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09/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五六冊目次

經部·書類

尚書集解二十卷

〔清〕孫承澤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孫氏刻本

..... 一

九州山水考三卷

〔清〕孫承澤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二六二

書經近指六卷

〔清〕孫奇逢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 三〇〇

尚書引義六卷

〔清〕王夫之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三年刻船山遺書本

..... 三七八

尚書體要六卷

〔清〕錢肅潤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四八〇

書經疏略六卷

〔清〕張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著蔡張氏刻五經四書疏略本

..... 七四一

尚書集解二十卷

〔清〕孫承澤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孫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集解

二十卷》提要

尚書集解序



余每言註經難註尚書尤
難尚書乃夫子之所序定
者今傳世有今文古文之
不同有艱澁平易之互異
漢人言書有百篇今存者

序一

僅及其半所存者果盡出
於夫子之所序定者乎且
易有程子之傳朱子之本
義春秋有程子之傳詩有
朱子之集傳大儒著述確
乎可循程朱俱不註書朱

子僅屬之蔡仲默氏仲默
每註一篇輒請正朱子然
止訂二典禹謨遽捐館舍
其餘未經訂正者果盡合
朱子之意乎推而上之又
盡合程子之意乎且漢人

序二

表章六經易有數家詩分
為四春秋分為五獨以書
為樸學不好馬鄭諸家俱
未見真古文行世者獨孔
安國一傳而又亂於唐人
之識緯凡此皆註書之難

也余垂髫先人麗津府
君口授周易比長兼習尚
書尚書不獨治統所屬道
統寄焉言心言性言敬實
開萬古理學之宗視諸經
為尤要登第後筮仕汴梁

序三

故宗西亭先生家多經學
秘本因得盡讀諸儒書義
抄貯笥中變後尚有存者
退居二十季迴環熟繹因
嘆書固全經其不死濟南
一老於秦始漢高之世留

傳遺經於文帝之時天也
濟南記憶不全者復出於
故宮殘壁之中天也文有
艱澁平易之不一以事非
一代作非一手如周易四
聖繁簡不一詩之正變不

序四

同三頌簡緝之相遠也所
謂亡書考其篇目率多詭
異或夫子之所刪也朱子
即不註書而仲默所註或
曾面授意旨况同時有東
萊之書說後百季有金仁

山先生之表注許白雲先
生之叢說其精粹不遜朱
子雖漢人無馬鄭之箋注
然經學晦於馬鄭者多矣
有無固無足論也余舊著
集解一編今年屆八旬恐

序五

其散逸重加裒益刊之家
塾所解多從蔡傳參以東
萊其有不合者正以仁山
白雲兩先生要歸之明顯
暢達而止至於書之有序
其言簡古非如詩序穿鑿

迂滯為詩之蠹即不出於
孔子或出於當日之史官
故程子呂子皆尊信之今
仍弁于每篇之首以補蔡
傳之缺又蔡傳中有日月
隨天左旋之說明初命學

序六

士劉三吾修會選一書改
正其失左旋之說其實不
誤此不足為蔡傳病若其
考證失真如璿璣之璿玉
也誤以為珠簡潔二河也
誤以為一如此尚多又洪

範一篇有禹之經有箕子
之傳乃俱以為箕子之言
此其失之大者余故曰註
尚書尤難也
康熙十一年二月退谷孫
承澤撰

序七



尚書篇目考

書五十八篇

今文三十三篇

伏生所得凡二十八篇而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因古文出後方別出此五篇故成三十三篇

虞書四 伏生為二篇

堯典 復出 舜典 復出 皋陶謨

益稷 復出

夏書二

尚書篇目考

禹貢 甘誓

商書七 伏生為五篇

湯誓 盤庚上 盤庚中 復出

盤庚下 復出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二十 伏生為十九篇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復出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古文二十五篇

虞書一

大禹謨

夏書二

五子之歌 胤征

尚書篇目考

商書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周書十二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三書四十二篇		
虞書十一	九共九篇	棗飫
汨作		
夏書五	厘沃	湯征
帝告		
汝鳩	汝方	
商書十八		
夏社	疑至	臣扈
尚書篇目考		三
典寶	明居	肆命
徂后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壺	祖乙	高宗之訓
周書八		
分噐	旅巢命	歸禾
嘉禾	成王政	將蒲姑
賄肅慎之命	亳姑	
漢文帝時今文二十八篇出於伏生即立學官夏		

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治之史記伏生教濟南後漢生及歐陽生漢蔡邕勒於石謂之石經孝武時古文十八篇并序一篇出於孔壁

孔安國就古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蓋安國以隸書雜古書泐成字故曰古文伏生書全用隸文故曰今文

孔安國作傳而未行世皆未見孝武末民間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此偽書也與伏生所傳者共為二十九篇故東萊張霸知五十八篇之數又見尚書篇目考

四

百篇之序而於今文內似見得盤庚本三篇康王之誥自為一篇及偽書泰誓三篇共三十四篇而造偽書二十四篇以合五十八篇

孝成時古文立學官尋廢故漢儒不見真古文東漢末鄭玄亦不見古文而見百篇序及知五十八篇之目則就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泰誓二篇為三十四篇足五十八篇之數

偽書二十四篇辨與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

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

前晉豫章內史梅賾上古文尚書孔傳缺舜典一篇而偽書始廢

南齊蕭鸞時姚方興上舜典孔傳至隋時此篇方行於北方

右大意並依疏文蓋蔡傳序文節入疏文內於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下誤入舜典益稷四字故篇

名及數目皆不能合今按疏文說如上甚明

尚書篇目考

五

孫熺較

尚書篇目考終

尚書集解卷之一

北平孫承澤學

虞書

唐孔氏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

程子曰堯典為虞書蓋虞史所修舜典以下皆當為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臯陶謨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為虞書

尚書集解

卷之一

一

則堯典當為唐書也大抵皆是後世史所修典則也上古時淳朴因時為治未立法度典制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故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楊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伏羲始畫卦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書序夫子所為逐篇序其作之意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

舜作堯典

劉氏元城曰此序文也呂氏東萊曰書序孔子所作也聰明四句該一篇之旨九載績用弗成以前皆光宅天下之實容四岳以下皆將遜於位之實包本末而言之也堯典綱目在欽之一字惟欽則聰惟欽則明自古人君未有不本聰明以出治者文思出於聰明者也散而在外則為文聰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為思聰明之潛蓄也堯德如此是以天下雖大無非在堯盛

尚書集解

卷之一

二

德光輝之內乃一旦遜位視之如敝屣焉其化可知矣

書之有序一篇之綱領也從前俱以為孔子手筆程子及東萊呂子諸儒皆以為然朱子力駁之蔡氏遂削去不入傳中按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漢人去古未遠其言或有據也

堯典

漢孔氏曰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與粵通若發語辭也稽考也放至也勳功也敬而祗肅曰欽昭而融徹曰明章美內含曰文睿慮通微曰思安安而又安所謂性之也允信也克能也表外也格至也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德之華也被及表外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

尚書集解

卷之一

三

許氏叢說曰欽明文思分而言之欽體而明用誠敬主於中而精明發於外也思體而文用智意動於內而文章著於外也合而言之欽明為體而文思為用主於中者誠敬則思之發也周盡存諸內者精明則文章著於外者煥然矣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皆文思之昭著充塞而放勳之極至也

呂氏書說曰序言聰明此言欽明伊川曰言欽則聰在其中去聰說明見聰明不可分欽之一字乃作聖之工夫也聖聖相傳莫切於此加欽於上意極精微非去聰也伊川又曰明包聰百聖相傳只一欽字如湯慄慄危懼文王不暇食

是也使堯不欽何自而有其聰明前言聰明指其生知全德之自然也後言欽明指其作聖始終之工夫也安業者止於其所當止允恭克讓何以遂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實用其工自見功用之至此蓋允克者恭讓之至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俊大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族也平均章明也昭明皆自明其德也協合也黎衆也變化也時

尚書集解

卷之一

四

是也雍和也

真氏精義曰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大德即其總名也明俊德者修身之事其下即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事也此帝者爲治之序也

王樵日記曰上備舉堯之衆德而首以欽之一言此總挈堯之盛德而蔽以明之一言堯爲萬

古明君之首語其本曰欽而已敬則明肆則昏

聖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以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而其功及於家國天下程子所謂惟上下

也

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以此事天饗帝者

也

九族漢孔氏曰高祖玄孫之親陸氏釋文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

唐孔氏曰夏侯陽等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朱子云九族當依古注

百姓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公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歛

族親自爲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之言

之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尚書集解

卷之一

五

羲和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吳廣大也曆者

其書也象者其器也璿璣玉衡之類是也星四方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

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程子曰前言堯之治始於明俊德而後由睦九族以至和萬邦變時雍此復言其立政綱紀分

正百官之職以成庶績而事之最大最先在推

測天道明曆象欽若時令以授人也天下萬事

無不本於此故最先詳載其事聖人治天下之

也

道惟此二端而已

陳氏雅言曰敬授與允釐意相似聖人事天治民亦欽敬之心而已敬天之心嚴於曆象之際勤民之心嚴於授時之際聖人於事何往不敬而况於事天治民之大者乎

白雲許氏曰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韋昭注曰即羲氏和氏此兩氏子孫之世官也則羲和為二伯與仲叔共六人無疑
唐孔氏曰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于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

尚書集解

卷之一

六

鶉尾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蠲管子曰亥枵丑曰星紀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禹貢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先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為交趾明矣春曰宅嵎夷夏曰宅南交冬曰宅朔方而秋獨曰宅西徐廣曰西今天水之西縣也寅敬也賓導也秩次序也東作春作也西成秋成也春夏欲民

早起故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秋冬寒不能早起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二

叔不言餞者因仲之辭日中者晝夜半也二分皆晝夜半而春言日中秋言宵中者互相備也

春分朱鳥七宿昏見於南方夏至則青龍秋分則玄武冬至則白虎皆七宿而獨舉一宿者舉

其中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秋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析分散也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

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尚書集解

卷之一

七

其氣之和也

陳樸集傳曰乃命之初既按曆法之成法以作曆分命申命又恐其或戾於法而審訂之以謹

後來之曆此敬重之至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

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訛化也敘南方化育之事以敬致其功永長也火心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

也冬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位也因

者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

獸毛希而革易也

冬夏至日周禮玉人云圭尺有五寸以至日
註云度日景至否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八分
冬日至之景一丈三尺一十四分又典瑞註致
日月度其景至否以知其行得失也朱子曰土
圭是量表影之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為
之二至立表觀表影長短以玉圭量之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
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餞送也夷平也農事至秋稍緩可以漸休故曰

夷毛毳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尚書集解

卷之一

八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曰短星昴以
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在察也朔易歲於此改易也隩室也氣寒而民

老幼皆入室也氄毛鳥獸生粟毳細毛以自溫

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

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也程子曰古之時分

職主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命居其方之官主其

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于周乃卿之任統天下

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以星曆

為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東萊呂氏曰三章言平秩惟末章言平在朔易

者意旨尤深蓋朔者初也月且謂之朔旦者始

而新之之謂也北方終其陰而後始其陽故謂

之朔方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

朔易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而

聖人體之以贊天地化育周流無間乾健不息

艮始終萬物之意也許氏曰三方皆寅敬於日

而北方不言於文勢亦少一句非缺文也蓋歲

尚書集解

卷之一

九

與方與晝夜各以類從故春之中於東方朝時
賓日秋則西方昏時餞之夏則南方午時致之

冬則北方宜於夜半非禮日之時而地去日遠

非所經地故北方無祭日之文

又曰仲叔專候天以驗曆以日景驗一也以中

星驗二也既仰觀而又俯察於人事三也析因

夷隩皆人性不謀而同者又慮人為或相習而

成則又遠取諸物四也蓋鳥獸無知而囿於氣

其動出於自然故也驗之詳如此所以正曆正

曆則專為使民趨作訛成易之時體天雖聖人

之事亦凡以為民也

朱子曰按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日在斗昏中壁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又曰中星自堯時至今已差五

尚書集解

卷之一

十一

元金氏堯曰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月令中星與今日又不同歲有差數先賢故立歲差之法以步之差法當以郭守敬七十三年者為稍的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月至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昴中至本朝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昴中至延祐又經四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入度矣昏亦壁中以此驗之誠有不同明保定那雲路曰從古義和道廢日官失職帝王六曆訛於四分漢人踵之久假不變而不知為好事之偶作也四分之曆天與日齊以步氣朔一躡步不可行也追漢末劉洪始覺其誤乃減歲餘立歲考冬至日躔在斗二十二度千古不明之數自洪始發之後之曆家代各改革然不數十年而輒先後天不可行者何則以歲差之中仍有消長一機未備也至元太史郭守敬乃悉其竅焉觀守敬之言曰上考往古下驗將來皆距立元為算歲實上推每百年長一下

算每百年消一其諸應等數隨時推測不用為元其說至明也至洪武初欽天監博士元統則不知測驗為何事而徑削去消長另立準分監

劉李德芳持消長正論力爭之不得然而統所修改四准則授時舊數按年續之一無所改者也訛傳至今失之益遠夫曆從何來自日躔之在天來也今仰觀天象立春日躔在戌寅亥初而欽天監在巳卯子正此可以口舌爭乎且七政一稟於日躔日度變而朔轉交及五曜之率皆變氣應一差即諸事皆差而以之步曆無一可者故守敬曰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試觀今日之天其應形圭景立春在亥分寸易辨一指點間可與海內億萬人有一目所共見者正孟子所謂天日之故可求而生致者而陳留諸生駭化蛟曰曆莫善於授時其日躔一法天日會於北陸萬世不易也惟是天盤漸移

尚書集解

卷之一

十一

而東堯在虛漢唐宋在斗今在箕四度當隨時測驗以合天道乃猶執東方七宿而膠守之此不善宗授
帝曰咨汝羲暨和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暨與也周四時曰暮暮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云六日舉其全也歲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故以閏月定而正之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眾功皆廣也
東萊呂氏曰前命羲和曆象之事至此乃言作

曆之要法故以閏餘總命之蓋閏者一歲之樞紐天地之數惟奇則無窮一歲餘十二日有奇苟不置閏則四時之氣無由而成以閏月歸奇始可以定時而成歲其言咨汝義暨和者總教之以若天授時之要也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抑亦見治天卽所以治人天時既正而後百工可得而治庶績可得而熙也

陳氏大猷曰一朞三百六十六日其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尚書集解

卷之一

三

日一日行天一度一朞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四分度之一當一日是爲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月行速一日行天十二度強一月一周天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則爲一月十二會則爲一歲一月三十日除小盡六日一歲止三百五十四日每日行天一度是一歲中實欠十有一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也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使日行所欠之天度以歸其不齊之數而後春夏秋冬之氣節始正而歲

始成是爲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朱子曰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

尚書集解

卷之一

三

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日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日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

又曰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轉輪急小輪轉慢雖

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禮
記月令疏云日月循天左行日一日一夜一周
天而天一週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也

明高祖以天左旋日月右旋命學士劉三吾等
剛定蔡氏之說遂取陳氏祥道之說陳氏謂天
遠地而轉一晝一夜適周一匝又起一度天左
旋日月遠天而右轉日一日行天一度月一日
行天十二度強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蠟
行磨上而右轉磨轉速而蟻行遲故日月為天
所牽轉其說實為不然元儒陳氏普精於天文
其說曰天遠地左旋東出西入一日一周而少
過之日者天之精與天左旋日適一周以天之
過也而為少不及焉天日進而日退也日非
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曆家以日月皆右
旋以此蓋不計天之進而但日月之退為右

尚書集解

卷之一

十五

旋以背而為面也然苟不計天之進則是四時
昏且中星常不移矣無是理也其說與張朱二
子合可為定論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
嚳訟可乎

疇誰也咨嗟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
之人而登用之乎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啟
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嚳口不道忠信之
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不善也
朱子曰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

是為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騶
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
以天下授舜孔氏正義所謂三言求人未必一
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故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都歎美辭共工官各方類也鳩聚也僝
布也言共工能類聚而布其功也靜言庸違者

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貌象恭敬而實滅其天理

尚書集解

卷之一

十五

滔滅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
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
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
載績用弗成

四岳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蕩蕩浩
浩皆水之狀也割害也懷包也襄上也俾使也
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兪衆共
之辭咈者甚不然之辭方不順也命正理也

謂其不循順正理而毀圯族類傾陷忌克之人也。亦已也。言不用亦可。又言但試其可以治水。乃已耳。蓋時廷臣未有能于繇者。不若姑試用之。堯於是遣之。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弗成故黜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與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

尚書集解

卷之一

夫

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降二女于嬀。嬀嬪于虞。帝曰。欽哉。

與受也。否不也。忝辱也。明其明顯在位者。揚其側陋者。言惟德是舉。不擇貴賤也。師衆也。錫與也。予聞者。我亦聞也。如何復詳問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也。諧和也。烝進也。姦亂也。言舜能以孝和。諧父母昆弟。使進於德。不及於亂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也。

刑法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釐理也。降下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也。

南豐曾氏曰。帝曰。我其試哉。三句皆堯之辭。釐降二女二句。乃史官之辭。言堯以女下嫁於舜。爾欽哉。是堯戒女之辭。釐降只是經理二女下降時事。爾王氏樵曰。明明之說。當從訂傳。當時在顯位者。固皆堯之所已知。恐在側陋者。容有人焉。而未知。故欲廣明揚之道。令毋拘明與側。

尚書集解

卷之一

七

陋有則舉之。故四岳承之。而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正與上相應。處帝曰。予聞則已。嘗知之。特未有人舉之。及得其詳耳。此一段敘事曲折如畫。又曰。堯初於四岳也。曰。汝能庸命。與朕位。卽欲以位授之。及舉舜也。何乃三載之久。而後使之陟帝位乎。實試之也。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正與我其試哉。意相終始。而語相照應。且不特此也。古文舜典合於堯典。則慎徽五典。以下正爲試之之事。今以分爲二篇。而堯典止言釐降嬪。

虞之事故先儒偏重之而不知試之為歷試也然則所謂觀厥刑于二女者亦豈無試之意乎曰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於此可以觀人而益見其賢非謂於此可以試人而纔見其實也

東萊呂氏曰堯典一篇始終無非欽也始之欽明終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寅饒曰敬致曰往欽哉皆以敬為辭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而實自堯啟其端焉

尚書集解

卷之一

六

夏撰書解曰帝堯為五帝之盛帝堯典為百篇之首篇呂氏謂書首二典猶易首乾坤乾君道坤臣道天地之道備於乾坤而君臣之道見於二典至當之論也然堯典篇中不過三大節修齊治平一也治曆明時三也知人舉舜三也節目有三而綱領惟一者敬而已

尚書集解卷之一終

尚書集解卷之二

北平孫承澤學

虞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唐孔氏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歷試于諸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

程子曰舜典夏時所作篇末載舜死夏時所作

尚書集解

卷之二

一

可知故史為追紀之辭與堯典同

按古無舜典自堯典帝曰欽哉接慎徽五典所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也陸德明釋文言舜典本文初無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一十二字乃姚方輿所上也後人更增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一十六字亦曰此方輿別本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

本多德月間乃命以位

華光華也協合也言舜於帝一德也哲恒潛曰
器明相融曰文微之微者精一之致也恭不莊
而溫恭而安也塞不貳而允誠無息也德淵穠
而玄可象矣故升聞而庸也

白雲許氏曰器哲體而文明用存於中者深沉
而智哲則見於外者文理而光明溫恭用而允
塞體見於外者和粹而恭敬則存於中者誠信
而允實此即玄德而重華協於帝者也

尚書集解

卷之二

二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
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和也五典五教也克從無違教也司徒之事
也揆度也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
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而左傳亦云使主
后土以揆百事則百揆司空之事也四門四方
之門也穆穆美也諸侯之來朝者舜賓迎之宗
伯之事也堯之所以試舜者亦多方矣洪水為
患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

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
有以相之歷試至此至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
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也詢咨也咨事考言者咨舜以職事而考
其言也乃言底可績者其事皆如其言而致有
功也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唐虞觀人之成法
也堯賢舜曰乃言底可績舜賢禹曰成允成功
其義一也程子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詢謀

尚書集解

卷之二

三

汝所行之事以考汝之前言皆可致功實也聞
其言則堯知其聖矣見於事至於三年而後天
下知其聖也

讓德弗嗣之下王魯齋謂堯試舜如此之詳而
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與位之際亦無丁
寧告戒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
篇首二十四字乃此脫文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
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東萊呂氏曰必於
文祖之廟者以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也程子曰舜既受終則察七政之度以觀天意蓋聖人欽若昊天之道也王氏日記曰堯在位而首命羲和曆象授時蓋敬天勤民事莫先於此也舜攝位而首察璿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事莫先於此也二十八宿附天不動動者日月五星其行歷處即為曆數故謂之政天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為限

尚書集解

卷之二

四

每宿各有度數合為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五星循此宿度隨天轉行以成人間歲時月日之候曆數所以算之儀象所以觀而察之遲速順逆合其常度而不差所謂齊也七政齊而四時正故曰此曆象授時所當先也恭傳以齊為璿衡者璣為轉運衡為橫簫運橫使動于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璿衡橫簫所以觀星宿也以齊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觀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規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璿衡察之日月與五星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天意既順於是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也祭天謂之類者類事類也以事告非常祀也精意以享曰禋宗尊也六宗尊神也孔安國所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不能親詣望所在而祭之故曰望羣神丘陵墳衍古先聖賢之類祀典衆多按所有而及之故曰徧皆以攝位告也

尚書集解

卷之二

五

蘇氏子贍曰凡祀上帝必及地示何以知其然也以郊之有望知之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傳曰望郊之細也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禮成於一日祀山川而不及地此理之必不然者也是以知祀天必及地也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以來學者考之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時祭帝汾陰配后土而王莽始合祭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否而唐明皇始下詔合祀至於今者疑焉以謂莽與明皇始變禮而不知祀天之必及地蓋自舜以來見於經矣又曰六宗所祭不經見諸儒各以意度之惟晉張晃以為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於齊七政之前而別祭餘廟於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推之則齊七政之後所祭皆天神非人鬼矣以祭法考之其曰燔柴於泰

壇祭天也泰埋于泰所祭地也則此所謂類于上帝者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官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禋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惟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則此所謂望于山川備於羣神也祭法所敘蓋郊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而舜典之章句義疏也故星為幽宗水旱為雩宗合于所謂六宗者但鄭玄曲為異說而改宗為祭不可信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代堯朝諸侯也輯歛也班還也五瑞五玉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璧男執

蒲璧既盡也正月之末盡也蓋齊七政類上帝

尚書集解

卷之二

六

無暇日見諸侯既月無事則四岳羣牧可以日

觀矣古者朝覲贊玉已事則還之故始輯而終

班也

程子曰輯歛五瑞徵五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

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曰日見之

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欲以少接之

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既見則頒還其瑞玉與

天下正攝代之始焉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

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此代堯巡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祭天告至

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牲幣祝號之次第

也東后東方諸侯也協合也合四時之節氣月

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十二律度量衡

皆受法于律黃鍾萬事根本審而同之也五禮

尚書集解

卷之二

七

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

五等諸侯所執以為贊者王氏曰凡贊諸侯圭

周禮小行人六幣圭璋璧琮琥璜註云幣所以

享也享后用琮則餘五玉即所贊之五玉也三

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

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所以為贊

而見者也五器即五玉也製成器者卒乃後者

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

也南岳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二月東五月

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

於其廟而祭告也特特牲也

傳疏以五玉卽五瑞也按周禮典瑞註云瑞符信也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天子目而還之若五玉諸侯執之以進見天子天子受之而不還者也陳氏曰贊與瑞不同瑞者上瑞而下守之以為有國者之符信也贊者下獻而上受之以為享上之儀物也五需蔡傳作五禮之器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器以物言則曰玉以形言則曰器陳氏大獻曰卽五玉製成器者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

尚書集解

卷之二

八

此定朝巡之制蓋亦堯意而舜承以行之者也

敷陳也奏進也庸用也諸侯四朝各使陳其言而試其功則賜以車服而用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中古之地但為九州及舜卽位分冀州

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封表也封十有二

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濬川濬導

十二州之川也

王氏口說曰濬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青入於徐梁入於雍并入於冀也此說則也誠方有

青幽并而無徐梁營益周又分冀為并而併營於幽後禹之青而省徐入青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笞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象其所犯五

刑墨劓剕宮大辟也作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

輕者官刑以治庶人在官慢于事而未入于刑

者扑夏楚也學校之刑也過誤而入于刑與罪

疑者皆入金以贖易曰无妄行有眚眚亦災也

尚書集解

卷之二

九

眚是也怙恃也終不改也賊害也不幸而有罪

則縱捨之恃惡不俊以害人則刑之史官敘舜

制刑之法如此重明舜意曰欽哉欽哉惟刑之

為憂恤哉言其敬慎哀矜之至也程子曰未句

說者以為舜語非也

朱子曰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又所以寬鞭朴

之刑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官載述舜之制刑因敘其所用刑也流放統謂之流故曰流宥五刑而於流之中有輕重之稱流者去遠之也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以罪之輕重地之善惡遠邇爲差極則誅死之也四者自輕及重而言呂東萊曰四罪而天下咸服舜自卽位以來止於四罪之誅故史官特敘於舜典之篇抑以見用刑之簡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遇密八音

尚書集解

卷之二

十

二十有八載舜攝位之二十八載也殂落死也喪爲之服也遇絕密靜也天下不忘堯見堯德在民之深二十八載之間舜一遵堯之政而不變天下不知有代攝之事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舜服堯喪畢故復至

文祖廟向告攝今告卽位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卽位告廟後乃謀治於四岳之官開四方之

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陳氏櫟曰自此至惟時亮天功紀舜初卽位事四岳總四方諸侯故以闢四方之門廣視聽之於四方者咨詢之闢四方有以見天下爲一家之氣象明四目達四聰有以見天下爲一身之精神焉陳氏大猷曰舜初攝位則覲岳牧初卽位復詢岳咨牧蓋內外之要職莫先焉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

尚書集解

卷之二

十一

難任人蠻夷率服

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惇厚也元善也難拒也任人佞人也惇厚其德信用善人而拒佞人則蠻夷服蓋佞人必好功名不務德而勤遠畧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兪汝往

哉

此節首稱舜曰見前此稱帝者堯也以後稱帝者舜也舜攝時未嘗稱帝也奮起也庸功也載事也嗟歎而問四岳有能奮起于功以廣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官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時懋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使禹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尚書集解

卷之二

十一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厄也播布也稷堯之農師也舜以舊官申命之舜典凡不容而命命而不讓者皆申舊職也

百穀者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菓各二十種共為百穀三穀者曰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為六十種蔬菓可以助食儉歲可以救飢果熟可食乾之可為糧豐數皆可充飢二者輔穀之不及故總曰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五品五倫之名位等級也天所叙也舜慎而徽

之契敬而敷之矣如是而有不親不遜也其惟寬乎寬之也者需之也天地之化無迫也

陳氏經曰教以敬為王而濟之以寬敬匡之直之之謂寬使自得之之謂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亂也夏華夏也亂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三就惟大辟棄之於市官辟

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也五流五等象刑之

尚書集解

卷之二

十二

當宥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大罪

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也聖人制刑無非欲人遷善而遠罪惟明克允蓋明

始能允敬教而寬敬刑而明也

夏氏撰曰舜命契教以一言曰寬命臯陶教以

一言曰明簡而易守也王氏樵曰堯言其要在

欽恤二字舜言其要在明允二字欽恤者聖人

用刑之心也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也

蘇氏子瞻曰堯舜以德禮治天下雖有蠻夷寇賊時犯其法然未嘗命特出師時使臯陶作士

以五刑三就五流三居之法治之足矣兵旣不用度其軍政必寓於農民當時訓農治民之官如十二牧司徒司空之流當兼領其事是以不復立司馬也而或者因謂堯時士與司馬爲一官誤矣夫以將帥之任而兼之於理官無時而可也堯獨安能行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順其理而治之也事百工之事呂東萊曰垂之巧蓋因萬物自然之理非若後世所謂技巧咸精其能者若之一字最可玩諧之一字生於若也

尚書集解

卷之二

古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下者高下之謂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虞掌山澤之官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禮重事也故咨于四岳三禮者天神地祇人鬼

之禮也典禮之官將以對越天地感格鬼神非致敬不可故曰夙夜惟寅寅者敬也自且至暮無時而不敬也直哉惟清直者敬以直內之直內無私邪則清明在躬敬之功於此可見典禮至重故再三命之帝曰俞往欽哉欽之用於禮爲尤切也舜命九官惟禹與伯夷咨四岳緩急大小之不同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

尚書集解

卷之二

五

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典樂教胥子夔之職兼二事也樂與教相關不可以不兼樂者廣大易直感人也深故掌樂必兼教之任動盪感發使人之良心勃然而生教人之道無大於此周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漢之太常猶領太學其意久而猶不廢也以此知教人不在規矩誦說之間矣直而溫至簡而無傲皆教者之事也教者必因其所長而輔其所不足直者患不溫寬者患不栗剛者患虐簡者

患傲預防而蚤禁之所以教也而教成於樂樂
出於詩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
故曰詩言志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吟咏其言則
必有長短之節而樂生焉是謂歌永言聲者樂
聲也永者人聲也樂聲升降之節視人聲之所
能至則爲中聲是謂聲依永永則無節無節則
不中律故以律爲之節是謂律和聲聲和則入
音皆克諧協不相奪其倫次而樂成矣樂成則
可以奏之朝廷而人無不和薦之郊廟而神無

尚書集解

卷之二

六

不和以和感和自然之理也以此而教胄子豈
有不感化者哉

朱子曰詩何爲而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既有欲矣則不能以無思
既有思矣則不能以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
不能盡而發於嗟咨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
音響飾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詩大
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
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

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永音詠永言之永
於慷慨永長也長言之此所謂詩言志歌永言
也直言而無吟咏者謂之諷長言之謂之歌配
歌謂之樂聲依永者言樂出乎詩也樂主音聲
凡聲皆依於咏歌故曰聲依永單出爲聲成文
謂之音聲合於律乃成文而不亂律者音樂之
法也所以然者蓋盈天地間惟陰陽五行之氣
人物皆由是以生有氣則有聲有數氣有升降
隨所到次第而得清濁之序在人則出於喉吻

尚書集解

卷之二

七

舌齒唇在天地間則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
蟻螻無非聲也律則寫其所謂中聲者而已矣
在氣爲中氣在聲爲中聲在人則喜怒哀樂之
未發與發而中節也聖人爲之律呂以寫之陽
氣升降之數有多寡故律管有長短律曆同道
故十二管吹以考聲列以候氣及其吹之而聲
和候之而氣應此天地自然之妙也

張子橫渠曰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
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真書詩言志歌永
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則樂之意蓋盡於足詩
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

人可聽今之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
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
入於喉後益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聲律考畧

單出為聲聲成文為音或曰在人為聲被諸器
為音官聲出於喉商聲出於喙角聲出於舌徵
聲出於齒羽

聲出於唇

子黃鍾寅太簇辰姑洗午蕤賓申夷則戌無射
為六陽律丑大呂卯夾鍾巳仲呂未林鍾酉南
呂亥應鍾為六陰律陽律生陰律為下生陰律
生陽律為上生十二相生至仲呂而窮其數不
行

屬事羽

五聲論長短之序則曰官商角徵羽論相生之
序則為官徵商羽角官屬君商屬臣角屬民徵
屬事羽

尚書集解

卷之二

大

按五聲相去一律則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
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謂之變徵羽官之間近
官收一聲謂之變官又自林鍾而下有半聲自
蕤賓而下有變律所以齊五聲之不及也蓋律
呂之數往而不返黃鍾不復
為他律役至仲呂而窮故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呂氏東萊曰夔聞舜之言心領神受曰於予擊

拊之際百獸尚將率舞則神人以和可知

蘇氏子瞻曰此舜命九官之際也無緣夔於此
獨稱其功此蓋復之文也簡編脫誤復見於此
細玩章旨予
瞻之言良是

帝曰龍朕詛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

夜出納朕命惟允

聖疾也殄絕也絕行猶獨行行之不可繼者也

惟讒說獨行為能駭眾師眾也納言之官聽下

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樞機之官故能為天

下言之帥舜有不問而命臣有不讓而受者

皆隨其實也

王炎小傳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

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

教故次命皋工立成器以為利人治之末故次

尚書集解

卷之二

九

命垂如此治人亦備矣然後及動植故次命益

民物如此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

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賢萃功成苟

讒說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墮故末命龍所

以防讒問衛羣賢以成其終猶命十二牧而終

以難任人夫子荅為邦而終以遠佞人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入四岳九官十二牧也亮弼也既分命

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弼天功蓋各官

所治之事皆天功也而其要在欽惟其欽故不失時而能亮天功也言天始於此而卑陶謨詳之隆古君臣相勗者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主於敬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唐孔氏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

命羣臣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九年三考幽明

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考績法明衆功

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北背也善

尚書集解

卷之二

三

留惡去使分背也呂東萊曰史官載分北三苗

與堯典獨書其繇之事同見萬國皆順軌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蘇氏書傳曰舜爲民者三十載歷試三載攝位

二十八載通爲三十堯崩舜服喪三年然後卽

位蓋年六十二矣在位五十載而崩說者以爲

舜巡守南方死於蒼梧之野韓愈以爲非其說

曰地傾東南巡非陟也陟方者猶曰升遐爾書

曰惟新陟王是也傳書者以乃死爲陟方之訓

蓋其章句而後之學者誤以爲經文此說爲得之

許氏叢說曰堯典四欽字舜典亦四欽字欽明

文思史臣頌堯之全德也欽哉欽哉史臣頌舜

用刑之善也餘五欽則戒人是皆堯舜躬行心

得之餘措諸人者也堯舜之聖亦惟欽而已矣

讀二典者之所當知而日用之所當先也

董鼎纂註曰自徽五典至陟帝位是堯試舜內

三年事爲司徒百揆四岳未爲君時也自受終

尚書集解

卷之二

三

至遏密是攝位二十八年內事不過以百揆代

堯行天子事亦未爲君也曰格文祖然後卽帝

位始稱帝舜之君道乃可見耳方攝位時巡四

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至

卽位後惟責成於岳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

權以激勵之外此不復以身親焉五十年間有

天下而若不與非得爲君之道而然歟攝政以

前可見臣道之勞卽位之後可見君道之逸乾

知大始坤作成物君臣之道一乾坤也夫子以

君哉稱之宜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

篇彙佚凡十一篇皆云

尚書集解卷之二終

尚書集解

卷之二

三

尚書集解卷之三

北平孫承澤學

虞書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

益稷

漢孔氏曰矢陳也陳其成功申重也重美二子

之言蘇氏子瞻曰矢陳也申推明之也

大禹謨

謨謀也草廬吳氏曰典者載堯舜二帝之善政

尚書集解

卷之三

一

謨者載禹皋陶二臣之嘉言

白雲許氏曰三謨皆陳于帝舜之前乃舜典之

別篇禹謨自格汝禹以下舜晚年事以禹王天

下故在皋益之前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教也以文教布于四海而繼堯舜蘇子瞻曰

史記以文命為禹名則布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禹之言也君臣各艱畏則非僻無自入政事

修治而下民咸化民利在爲善而已故敏於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

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無不得其所矣

此三者最難也必也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

告不廢困窮乎惟堯能之而已呂氏東萊曰舜

於克艱工夫深矣故聞禹言有當於心以爲信

如此也嘉言以下舉堯克艱之道以證之堯之

尚書集解

卷之三

二

時克克此艱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

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都美也唐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

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不通神妙無方文

經天地武定禍亂眷顧也奄同也言堯有此德

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

蔡氏劄記曰帝德廣運廣而不運則有止息運

而不廣則有際畔廣運者聖之所以法天宥密

者賢之所以希聖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禹因益眷命之意而言天人感應之理惠順也

迪道也言吉凶之出於善惡猶形響之生於形

聲以見不可不艱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

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

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

尚書集解

卷之三

三

益因禹陳克艱惠迪之謨而復陳克艱之目於

舜也蘇氏傳曰虞憂也自其未有憂而戒之矣

孔氏正義曰法度使行必有恒無違常也無遊

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已也

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

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凡百志意惟益廣也無

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已

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

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呂氏東萊曰無

怠無荒極本末而言之上極言其本下極言其末以見不可不艱也

陳氏櫟曰自克艱至此五節文意相連實一時之言禹以克艱告舜舜不自居歸時克於堯故益因言帝德廣運以美堯禹又申其未盡之蘊以迪吉逆凶戒舜故益因盡言畫一以戒舜若然則以廣運一節爲美舜者其非明矣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尚書集解

卷之三

四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益言儆戒之道禹嘆而美之謂帝當念其言也君德之實在政爲政之要在養民養民之政有六府焉惟修則有以爲養民之本有三事焉惟和則有以盡養民之事合六府與三事是謂九功惟修和而叙焉則民享九叙惟樂生而歌焉斯爲養民之成矣然怠心或生則成功易壞故又欲其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也俾勿壞然後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之責爲

有終而克艱儆戒之心爲克盡也蔡氏劄記曰六府是利用厚生之節目利用厚生與正德總爲三事後世治之不古只三事不明

王氏炎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溝澮之導瀆之蓄井之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產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金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修也播種有宜耨穫有節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練金金以

尚書集解

卷之三

五

治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修也六者旣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旣以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旣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詠其

久而不廢故常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
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
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
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
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
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
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
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
惟始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

尚書集解

卷之三

六

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
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
功

舜因禹言而推其功以美之六府三事不易治
也地平天成而後六府三事信得其治此舜以
九功之叙歸功於禹之治水也萬世永賴之正
應其俾勿壞之意禹責難於君帝求助於禹聖
世君臣之心見矣

王氏樵曰禹謨止此下記禪攝及征苗之事
謨中有益而篇各大禹謨以禹爲主也皋陶中
有禹而篇各皋陶
謨以皋陶爲主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
汝惟不怠總朕師

格來也宅居也總率也師衆也舜倦勤初即付
禹以天下曰總朕師師曰朕師已未釋位之辭
也舜初即位命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載曰
帝載未敢遲身常天下之辭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

尚書集解

卷之三

七

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
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禹因帝總師之命而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
依歸惟皋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
茲指皋陶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用舍皆在此
人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語默皆在此人名
言則名言之允出則誠實之所發見者蓋言及
覆思之卒無有易之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
攝位也

蘇氏子瞻曰種德如農之種植衆人之種德也
近朝種而暮穫報亦狹矣臯之種德也遠栽培
之深厚滋養之豐裕及其充溢不已自沛然如
雨露之降民被其潤澤而懷之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
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
乃功懋哉

帝不聽禹之讓而稱臯陶之功以勸勉之蓋時

禹臯陶同在帝前也臣庶羣臣庶民也干犯也

尚書集解

卷之三

八

正政令也弼輔也懋勉也言惟此臣庶無或有
干犯我之政令者以爾爲士師之官能明于五
刑使輕重適當以輔五常之教而期我以至於
治刑而實期于無刑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
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
之功也

愚按法者人臣之所守故在臯陶則曰明刑在
帝則曰好生然臯陶之刑至於弼教期於無刑
則未嘗不歸於好生也此所以爲邁種德也與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
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
用不犯于有司

蘇氏子瞻曰帝因禹之讓臯陶故推其功而勉
之臯陶憂天下後世以刑爲足以治也故推明
其所自以爲非帝之至德不能至也

王氏樵曰帝之德至難名也而臯陶以罔愆蔽

之今之言舉事無失者必以爲精明之極而帝

尚書集解

卷之三

九

乃首以寬簡得之不言其賞當功罰當罪不殺
無辜不失有罪而言其賞之世延罰之弗及嗣
刑故宥過與夫刑賞之疑者寧屈法以申恩而
總之曰好生之德然則帝之所得者仁而已虞
書未嘗言及仁而好生一言已盡仁之妙矣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舜又申言歸美於臯陶自罔愆以下皆帝之所
欲也能遂帝之欲而治者以臯陶能使民勸勉
愧耻遷善遠罪契之教化四達不悖如風鼓動

莫不靡然而嘆其弱教之功爲大也

帝曰來禹降水警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白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帝雖稱美皋陶之功而攝位之命終當歸之于禹故來禹而命之也夫降水者洪水也舜之時水已平矣何以謂之儆予聖人前後相承同爲一體以身任之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

尚書集解

卷之三

十

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于人矣而又能勤于王事儉于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故禹有是德而帝盛大之禹有是功而帝嘉美之功德如此天意所屬以見其不可辭是時方使居攝未卽天位故以終陟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呂氏東萊曰舜既授天下於禹遂命以保天下

之要人君以正心爲本故先之人心私心也私則膠膠擾擾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難見也此乃心之定體一則不稜精則不差此又下工夫處既有定體又知所用工然後允能執其中也此理禹所自知舜復切於言者以天下授人謹之重之自不容已也

朱子中庸序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

尚書集解

卷之三

十一

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按此十六字賴朱子序文

發明無遺意

王氏樵曰道心則中而已矣所謂天命之謂性也過與不及皆物欲所生非天之命皆失道也中而曰執執而曰允執以見非精一之至而有定力則擬議之間忽不自知其墮於過與不及之歸矣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此帝好問執兩端而用其中之心法也古者帝王聽政使公卿大夫至於列士庶人之賤瞽史

尚書集解

卷之三

十一

之微莫不得以自達有見者陳其言有謀者獻其謀而天子執一中以裁酌焉言之考於古謀之咨於衆者必事理之當人心之公也若言不考於古則爲一人之私言謀不咨於衆則爲不可成之疑謀豈可得而誤聽誤用哉言不誤聽謀不誤用安往而不允執其中乎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

帝舜命禹攝位而又告以君民相須以盡治道

可愛固君也而民則甚可畏衆固戴后然非衆則難與守邦后者人心之所歸赴邦者非人君所能自守也可不欽哉欽之一字百聖用功之地堯舜相傳皆不外此謹乃有位曰乃者深意所寓既欽又謹乃能有位則知位不可以苟居也可願者猶孟子之可欲敬修者用工之無已也大抵善心難持於可願欲之事尤當加敬以修之聖人之心純乎敬既曰欽又曰謹復曰敬

尚書集解

卷之三

十一

舜純誠之實積於中故純誠之言發於外也四海二句反言不可不敬也惟口句泛言見言之不可苟也言之不易故曰不再其爲授禹也決矣
陳樵集傳曰堯授舜舜授禹言有詳畧而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慎之備一也堯之傳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之傳禹曰所得於堯之四句一爲禹言之中間不過增益十有三句義理益明敬戒益至矣陳氏大猷曰人心惟危以下示心法傳道統也可愛非君以下示治法傳治統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

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
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歷也禹欲歷卜諸功臣擇其吉者而用之也
蔽斷也昆後也習重也舜言官占之法先斷於
志而後命於元龜我志既定矣以次而謀之
人謀之鬼神謀之卜筮已吉矣若再卜之則是
重習也非官占之法也蓋舜於禹懋德嘉績之
時志已早定固知天人之理不違於是其所以
謀之幽明參之以為證驗耳又因禹固辭而曰

尚書集解

卷之三

古

汝諧和同天人一言以決之也陳氏經曰人謀
鬼謀雖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為先就人謀中又
以謀及已之心為主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正月朔旦與天下更始受命于神宗亦舜受終
于文祖之意神宗堯也天下者堯之天下受命
于神宗示不敢專也率百官即所謂總朕師一
如帝初攝故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

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
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
心力其克有勳

禹攝位之初舜命之徂征禹欽帝之命而誓師
也此上古征伐誓師見於經之始一乃心力一
語簡而盡其誓至費誓凡誓師之言其理不能
出此一語

尚書集解

卷之三

古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替聵夔夔
齊慄誓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
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

禹之徂征也不必直禱其穴也奉辭以臨之起
其悔悟耳苗之逆命不必發兵拒守也不從辭
命未知悔悟耳然非舜禹德有未至與志或自
滿也爾益云然者古者聖賢行有不得皆反求

諸已大率如此益言凡三致意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瞽瞍之頑而孝可若神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夫以帝之事父豈有不至而不得於父則亦惟負罪引慝起敬起孝而已此一段分明說至誠無不感動帝初年亦只是此心以瞽瞍至尊而至難事者尚且感化但不可以瞽瞍與苗比說故又進一步說此至誠之效雖感於神明亦由此道而况有苗乎遂俞益

尚書集解

卷之三

六

之言而班師聖心若曰是吾德之未至而已益思所闕史臣原其心而曰誕敷文德誕敷者前日已敷今日又誕敷之也舞于羽于兩階正見其敷文德七旬言其速也惟德動天豈不於苗而益信哉

此篇亦載事亦記言與二典相類蓋三聖相授受乃隆古一大事此三篇蓋以備三聖之事也臯陶益稷則專記言而已大抵典謨皆記唐虞之大事大訓其分篇者以簡表重大而分因各為之名以識其端耳禹謨一篇上接二典下統二謨義理弘大傳心之要在焉孟子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所見

而知者此而已後世以刑知臯陶以謨知臯陶而不知臯陶之德與功稷契之流禹之亞也亦於此篇見之

按禹謨幸存古文殆天未喪道也危微精一千古言道者宗焉或以其晚出疑之元吳氏澄明歸氏有光於書欲止存今文然則禹謨可廢乎此必不然之說也

尚書集解卷之三終

尚書集解

卷之三

七

尚書集解卷之四

北平孫承澤學

虞書

皋陶謨

漢孔氏曰謨謀也皋陶為帝舜謀

馬氏碧梧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謂之

謨者實陳於帝之前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皋陶將矢厥謨而以爲其本在君人君能信蹈

尚書集解 卷之四

其德則明足以燭理虛足以受善故臣之所謨

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謨王開陳弼王匡諫

明見察而諧不忤也

此條爲說不一孔氏迪蹈也在君上說與下慎厥身修思永相應故蔡註從之

林氏以迪改迪之迪言臣欲允誠以敬迪君德則謨必貴明弼必貴諧不明則不能開陳不諧則祇以低梧皋陶欲

與禹以此事舜也

蘇子瞻作史官贊皋陶之辭言也所稱皋陶之德皋陶信蹈而行之非虛名也其爲人謀也明

其正人之夫也和皆皋陶之德也書言若稽古者四皆史之爲此書也曰順考古昔而得其爲

人之大凡如此

又曰允迪二句史之所述非皋陶之言也而禹曰俞所然者誰乎上當有闕文

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庶明勵翼邁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俞如何者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美其問也

先嘆美而後言者不敢易其辭也大抵齊家治

國至于平天下皆自身修而出故當修身之際

必深思永久之理可久而後功用無窮也惇敘

九族自身修而見于齊家也伊川家人傳曰正

倫理篤恩義惟惇敘足以該齊家之道也庶明

尚書集解 卷之四

勵翼又大于一家者朝廷之上百官之中明白

一心各思勉勵翼敬以奉其職翼與小心翼翼

之翼同自齊家以至于治國皆自根本始故曰

邁可遠在茲可者明其有此理也蓋用功不已

則其理可遠非謂修身即能齊家治國乎天下

也皋陶之言雖約而天下之平不出此道宜禹

拜而俞之也

真西山精義曰皋陶陳謨首以謹修其身爲言

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慎之一言又修身

之本也思永欲其悠久不息悠久不息常思所以致謹然後謂之永慎則敬而不忽思永則久而不忘脩身之道備矣然後以親親尊賢二者繼之身為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蓋祖於此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臯陶言自脩身至於治國平天下本末已備苟不明所謂知人安民則不足以盡脩身之理蓋

尚書集解

卷之四

三

知人安民乃修身中綱目之大者臯陶特指以為言謂修身之道當先于其大者而致力兩曰在者辭定而理決可以知其為修身用功之地也

龜山楊氏曰知人安民此臯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聞其言喟然而嘆嘆其難非病其難也咸若時謂兩者俱如此雖帝堯亦難能之也哲者知之明也能官人處之一一當其材稱其任如此而後可以言知人此知人之所以難也惠者愛之溥也黎民懷之者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是以民之不能忘也如是而後可以言安民此安民之所以難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言二者兼盡則雖有奸邪小人不足畏矣

尚書集解

卷之四

四

凡奸邪之所以害治者以人主不知其為茲邪也苟誠知之雖驩兜未放有苗未竄共工未流安能肆其惡哉故深嘆其難而不敢易也

真氏曰孔壬二字舊說以為甚佞而王荆公則謂為包藏禍心蓋以壬為妊娠之姓胡氏非之以為荆公將以腹誹罪人也近復有祖其說者不若舊說為長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蘇氏曰人之難知如此然豈可畏其難而不求其說乎蓋亦以九德求之論其人則曰斯人也

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斯德也有某事載采采者

歷言之也

此節東萊書傳乃言曰
以下與集傳異附錄之

皋陶聞禹以為難乃告以切近用功之地謂人之行亦有九德之可觀亦可以仰其行而言人之有德曰亦者自是以可以造知人安民之道也皋陶言不盡意乃言曰將事事而條陳之采事也載自任也皋陶自任事事條陳蓋深與禹相得言之未盡故繼言之不待問也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尚書集解

卷之四

五

皋陶悉德之目凡有九人之有德者克全而無偏然後為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材之優劣判矣此知人之要也先儒謂自寬至彊皆所稟之性自栗至義乃學問之功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有常而不變若勉于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是又知人之要也

呂氏曰皋陶於此歷言之九德非相濟之謂也栗濟寬立濟柔即不可謂之寬德柔德矣蓋有所偏然後有所濟既謂之德則純全也如寬而

不栗則縱弛之人柔而不立則懦弱之人豈所謂德乎九德蓋自然而然而莫之為而為者初不

是勉強作為也九箇而字與命夔典樂章語意不同蓋彼言教胄子欲其如此有以彼濟此之意此則成德之自然也此曰吉哉周公曰庶常

吉士召公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

日宜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

邦

尚書集解

卷之四

六

既論知人之事因言官人之道宜明也言人于九德之中如有其三而能日宜之則三德彰而有常矣可使為大夫而夙夜浚明有家浚治也明辨也有家大夫之事也又言人于九德之中如有其六而能日嚴祇敬之則六德彰而有常矣可使為諸侯而亮采有邦亮亦明也采者諸侯之事也言明其事于國中此舉言人之德有不同而受任各有所宜如此

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

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言用人之道在于翕受敷施翕受者隨其德之多寡合而受之而不求其備也敷施者隨其職之大小布而用之而各當其材也此所謂能官人也官人者使九德之人咸以所長而施于事大而干人之俊小而百人之又皆在官使則百僚皆以德交相師法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事物物各得其理則五辰自然循軌而庶績其凝成而不散矣此能官人之效也

尚書集解

卷之四

七

蘇氏曰翕合也有治才曰又撫循也五辰四時也凝成也九德並至文武更進剛柔雜用則以能合而受之為難能合而受之矣則以能行其言為難故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此天子之事也

胡氏且曰五行在地為物在天為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財而為人用矣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原隰所以

撫上辰也秋為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王氏炎曰五辰分配四時春則寅卯為木之辰夏則巳午為火之辰餘倣此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亦官人也而先嚴之君身天子有一毫逸欲則其下化之猶教之也兢兢業者敬之形容也幾者動之微也一日二日之中幾微有萬而難察故不謂萬事而謂之萬幾兢兢業業之猶恐不及

尚書集解

卷之四

八

況可得而逸欲乎無曠庶官曠空也非無其人而曠非其人之為曠也蓋天工人其代之耳而可曠乎無教無曠此所以兢兢業業也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此下安民之事也天命在人自然有君臣父子之教在我則勅之勅者整齊之功也惇者厚也惟民生厚民之五典本無不厚勅之使歸厚而

已勑之道從厚則近本也物聚然後有禮人
羣則禮自生豈非天秩然自我而出天下惟視
吾用之如何爾典禮出于天天命之謂性也曰
惇曰庸修道之謂教也天敘天秩非人所爲惟
君與天爲一故能惇之庸之也同寅協恭和衷
哉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則
所惇所庸乃天之典禮也至于命德罪孰非天
也故直言天而不言我見賞罰之純乎天也蓋
典禮雖本于天猶待人輔相樽節而成之若賞
尚書集解 卷之四 九
罰則不可加一毫于其間有一毫之私則賞罰
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刑賞政事之大者懋
哉懋哉勉勉不已求合于天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
下敬哉有土
此申言天人合一之理莫聰明于天而非有視
聽也民所共見而共聞者天之聰明也莫明畏
于天而非有好惡也民所共予而共棄者天之
明畏也如此則果何有上下之間乎故有土者

當敬之敬之不以民視民而以天視民則安民
之道豈容有不盡者哉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皐陶
曰子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上面敷陳已盡乃又互相驅勉以底於行所謂
協恭也所謂懋哉也當日皐陶與禹交陳于舜
之前周旋切至舜恭已無爲聽二臣之論治而
已故書言若稽古止于皐陶見皐陶之德與禹
相參也
尚書集解 卷之四 十
皐陶發明知人之謨較詳於安民蓋明于知人
則安民有不難者矣然於言知人之餘則戒逸
欲崇兢業惟恐人君不知戒懼而至于曠官廢
事於安民之中則懋政事敬有土惟恐人君不
知懋敬而至於蕩天玩民蓋人君一心又知人安
民之根本也
尚書集解卷之四終

尚書集解卷之五

北平孫承澤學

虞書

益稷

漢孔氏曰禹稱其人因以名篇

呂氏曰益稷與臯陶謨文相連以簡編之重

分爲兩篇議論相承初不間斷益稷名篇非

有意但以禹首舉益稷爲言故取以紀其目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子思日

尚書集解 卷之五

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

隤下民昏墊于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

于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

俞師汝昌言

汝亦昌言者因臯陶而又願有聞于禹禹聞帝

言歎美於心謂臯陶言已至我復何所言乎欲

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因言子思日

孜孜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能日孜孜矣則無

待于言可也臯陶問孜孜者何如而禹所答皆

往事不言今日孜孜之事而臯陶遠日俞思汝

昌言則已深領禹之心矣蓋禹述其治水本末

先後之詳凡皆孜孜之效也予乘四載卽舊註

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也隨山刊

其木以相視水勢于是與益進衆鳥獸之食于

民九川水之大者俾入于海畎澮水之小者俾

入于川大水決而有所入小水濬而有所歸治

水之序也於是與稷播艱食奏鮮食亦鳥獸之

尚書集解 卷之五

食也水土方平民之播種尚艱故曰艱食粟穀

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鮮食兼之當洪水未平之

時道路壅塞阻不相通九州所有偏聚其處至

是懋遷彼此之有無更相補易化其所居使之

均足烝民乃粒曰乃者深見艱難之意洪水之

勢滔天禹之用功非一手一足之力非一朝一

夕之故然後乃得而粒食萬邦以治此非禹之

夸辭也其意謂昔者艱難如此今雖平成昔者

之心頃刻不可忘正其持敬不息之工夫所不

期而發也禹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故臯陶曰師汝昌言使禹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稱帝以告之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帝深然之而禹又推所以謹在位之意止者心之所止也安者不使欲念動搖其

尚書集解

卷之五

三

中而不得其所止也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至左右輔弼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是惟無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以是昭受于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安汝止三言禹之心學也禹曰安汝止伊尹曰欽厥止詩曰敬止易曰艮止孔門知止聖學相承之徵旨也西山真氏曰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爲物役之不

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網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近臣也帝以其言切而道大故歎曰我獨成此非臣誰與共之助我者四鄰之臣而助四鄰者凡在朝之臣也故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

尚書集解

卷之五

四

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作朕股肱耳目君爲元首股肱耳目臣爲之君臣相須爲一體也予欲左右扶持其民翼而左右者汝也予欲宣康濟之力而及于四方爲其事者汝也竭股肱之勞以任天下非一手一足之謂也予欲觀古人之象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黃帝已有衣

裳故曰觀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此六章者會之於衣以為在上之服宗彝虎雉藻火粉米黼蔽此六章者繡之于締以為在下之服凡此十二章以五采施五色而作服所賴以明之者汝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六律五聲八音者天地自然之和也以此察治忽則無纖毫之偽出納五言五言樂之成言者是也詩有出于上者為出有出于下者為納出納作之于樂所賴以聽之者汝也

尚書集解

卷之五

五

許氏曰宗彝宗廟之尊彝也有六彝虎雉各居其一虎取其義雉取其習會彝于衣則取其孝也羅氏端良曰風雲雷雨亦天象也而有難于取象者故借四物表見之風以虎雲以龍雷以雉雨以雉也孔疏曰衣裳日月尊而在上裳章黼黻尊而在下衣在上為陽統于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統于下故所重在後王氏曰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六律以正五聲五聲被之八音此其序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作股肱耳目者臣也主股肱耳目之用者君也君之主宰有違則臣當弼正之臣盡其直則君免於違一體之義固如是也若遠小嫌而難相違

拂姑面從而退有後言則不直矣不直非臣之

所以為鄰也故戒之而曰當敬爾四鄰之職也

漢孔氏曰四鄰四近前後左右之臣物使敬其職明王樵曰四鄰細玩上下文意首曰臣哉鄰

哉即繼之曰臣作股股股耳目則四鄰正指股股耳目而言矣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

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

否則威之

自此論教育人才之理庶頑讒說若不在是於

是收而化之始則用射侯之理以明之射者心

尚書集解

卷之五

六

正然後能中揖讓而升下而飲非敬不可所以

發其敬心也撻而記之記者使之自記非教者

記之也又書之于簡冊以識其過人之有過窘

誚之時愧悔之意必生漸久而漸忘是以改過

常不力撻而必記又有書以識之非斥絕之也

存其過所以存其耻目接于所記所書則必耻

耻則善心生欲並生哉欲與之並生于天地之

間善者生之理也工者掌誦詩之官也時而颺

之颺其詩也以驗其從化與否也詩者出于性

情古人采詩以觀民風卽此意也歌其詩以觀之感格而化者可得而知而感化者復有淺深或尊承之或任用之至于怙終不悛者而後用法以刑之舜何爲于讒說者教之如此其至蓋作之君作之師不如是則不足以盡君師之職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尚書集解

卷之五

七

禹不盡然帝之言而又廣帝之意謂君道在于修德使帝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無不被其澤則萬邦黎獻皆帝之臣惟帝是舉而用之耳既舉而來於是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試以功而考其實錫以車服而旌其庸夫衆賢盈于朝則相觀者慕誰敢不讓哉勸懲明于上則不及者耻誰敢不敬應哉帝不如是則今所用之任方且彼此扶同朋比欺罔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前一節議論必得此一

節議論其義始備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頹頹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禹既推其理之廣大又收拾于工夫之切近者言丹朱之傲始于慢遊是好爾慢遊不已遂至于傲虐是作夫慢遊之罪不過怠惰嬉遊何至于傲虐之作而朋淫以殄厥世蓋爲惡之初以慢遊之過小爲不害日復一日惡力侵長則慢遊之念轉爲傲虐而不自知傲而至于虐惡亦

尚書集解

卷之五

八

猛矣則何惡不可爲及其成熟自然足以殄厥世也罔晝夜頹頹然勇于惡昏肆而窮日夜之力也舜大聖人也丹朱之不肖去舜雖遠而慢遊之初實人心之所易入安得不要其終以爲戒見聖人之功夫愈無窮也

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

禹懲丹朱之惡而求之于身曰創者見惡而爲善之力也惡在丹朱創在于禹是禹因傲而得敬也平成功用盡于此而出也丹朱至于殄世其始不過慢心禹至于各迪有功其始不過敬心善惡之端也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禹以天下爲一已憂也五服二千五百里方面共五千每州各立一師外及四海皆立五長以相統率禹經理天下之大略也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深足以見舜世教化之盛各迪有功如周時人人

尚書集解

卷之五

九

有士君子之行天下皆迪功則不卽功者易見獨舉苗一人之頑弗卽其工則自苗之外必無不卽工之人矣以禹之敬勤勞治水如此創懲自反如此苗尚未卽工則敬之工夫其可已乎帝其念哉禹將與帝相與自反共致力于未盡之工夫也不徒苗之頑在所當念天下之事盡在于艱難之中念哉之意無時而可已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舜謂能導迪我之德者皆禹之功秩然而有次序歸各迪有功之功于禹也臯陶祇敬汝之功施象刑而極其明任苗弗卽工之責于臯陶也功歸之禹責任之臯陶而舜無所與君臣一體本無間也

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踳踳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又一節也治定功成夔故以樂之至和爲言

尚書集解

卷之五

十

祖考來格其幽冥所感如此虞賓在位羣后以德相遜所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也其明而人和如此則堂上之樂可知矣至于堂下之樂作鳥獸踳踳然而舞其和又可知也簫韶九成樂大備之時雖至治之祥如鳳凰亦來儀言和之至也史官特以虞樂結虞書五篇之終蓋成于樂帝王至治之盛泰和之氣鼓舞動盪者如此蘇氏曰虞賓丹朱也丹朱之惡幾于桀紂今乃與羣后濟濟相讓此其難

化蓋甚於鳥獸也

王氏日記曰郊特性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卽此說以証此章及儀禮皆無不合古文簡質下之一字別管箏等爲堂下之樂見鳴球琴瑟爲堂上之樂矣

許氏曰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歌曰合樂升歌者工升自西階歌某詩是也笙入者工以笙入于堂下奏某詩是也間歌者堂上歌某詩堂下笙某詩一歌一笙相間而作也合樂者堂上堂下之樂並作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通之爲十二而謂之九成者升歌笙入其爲三成也蓋間歌合而言之爲三終分而言之爲六終與升歌笙入同也是六終

尚書集解

卷之五

十一

終乃爲三成合樂三終則六終其其中矣故謂之三成又曰書言及擊鳴球搏拊擊箏以誅蓋詠時擊箏拊琴瑟也此是說升歌三成言下管鼓箏箏以間蓋間時奏擊堂下而隨之管鼓箏也此是說間歌三成言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是說合樂三成以上九成不言笙入者笙入與升歌共爲三成故不言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又申言之曰我作樂百獸無知者尚且率舞則庶尹信其允諧夔前言舜樂如此之盛矣至此再言夔曰於予以別之蓋前之樂舜之樂也後之樂夔之樂也舜樂之盛雖職在后夔而實

本于帝舜之德于此而後自謂我之樂非自夸也樂使人鼓舞動盪而不自知所謂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也所以重復言之感發而不能自已擊拊卽前之憂擊搏拊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虞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尚書集解

卷之五

十二

唐孔氏曰帝旣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爲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當在于順時惟當在于慎微旣爲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皋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爲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已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

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而又戒之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怠緩慢哉衆事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群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王氏應麟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爲戒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屨省爲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又曰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詞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

尚書集解

卷之五

三

呂氏曰舜臯陶之賡歌三百篇之祖也治定功成君臣陶于至和不能自已正薰陶浹洽手舞足蹈之時於是時而作歌宜其發揚蹈厲而云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至樂乃在儆戒畏懼之中臯陶稽首颺言亦當鋪張治功而不出于規矩準繩之中皆不失其則者所以見性情之正而爲本于三百篇也臯陶之歌百代爲君者所當戒而于舜時爲尤切舜之時恭已正南面法度

彰禮樂著群賢布職但總其大綱不可復加正所謂無妄之往何之矣二典三謨或記其臣之拜或記其君之拜皆和氣浹洽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尚書集解卷之五終

卷之五

十四

尚書集解卷之六

北平孫承澤學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漢孔氏曰分其圻界刊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

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

禹之王以是功

禹貢

金氏曰夏史敘禹平水土之功總以貢名識其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一

成也每州有賦有貢有篚而貢則夏后氏田賦

之總名也故以為名禹貢敘水土之事在唐虞

之際禹謨序功謨之事則在有虞之時舊皆名

夏書以夏史之所述也夫子定書并禹謨于虞

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于夏書以明大

禹有天下之本也

蘇氏曰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澤舊著禹貢考意主詳備而歷代漕渠水利海道膠萊新河附焉欲借古經以資時用也今註經不敢旁及重加剛定而為此篇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敷土序所謂別九州也隨山刊木隨山

以相度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

云山行表木奠高山大川者奠定也高山五岳

大川四瀆定其名秩祀禮所視

南豐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

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

有高山大川為之限隔風氣為之不通民生其

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為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二

九州又定其山之峻水之深大者為其州之

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以為之紀綱也

星土之法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

封註云星所主土地星紀吳越立楊齊嫩營衛

降喪魯大宋趙實沈晉鵠首秦鵠火周鵠尾楚

青星鄭六火宋析木燕詳見漢晉書天文志

冀州

堯河水為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堯為

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于冀故禹行

自冀始次于堯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

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

次乎揚。次乎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為某州。而冀獨否。蓋以餘州所至而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仁山金氏曰。冀為帝都。故為九州之首。不言所至。春秋王者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

載始事也。壺口山名。在今平陽府吉州地。蓋受河之口。龍門則河南出之門也。金氏曰。凡禹貢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三

所書之山。多是即山以名其地。非謂獨治其山也。

治梁及岐

金氏曰。梁。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北。呂不韋謂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水經注謂呂梁之山。鉅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動天地。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岐。狐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勝水所出。統為西山。古河運之險阨。治二山以廣河道也。曾氏曰。禹于壺口之西闢孟

門。而始事于壺口。于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繼事于梁山。東萊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故首及之。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繇之功而修之。廣平曰原。山南曰陽。蓋汾水出于大原。經于太岳。平陽。西過河津。孟門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河大汾小。禹急其大。繇急其小。此治亂之別。梁岐相去近。中間無別山。故曰及。太原岳陽相去遠。中間非一處。故曰至。

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謂霍山即太岳也。

尚書集解

卷之六

四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單懷平地也。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單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漳水二。一名清漳。一名濁漳。濁漳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鄆道元謂之橫水。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陳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辯。始可與地利。定賦法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者稅歛之名。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也。錯是間雜之義。上上之下。即次上中。雜出第二之賦也。冀州之賦定上上。而定其田為中中。賦高於田者。建都之地。地廣人稠。生之者衆。場圃園田之類。各有所征。土賦參乎田賦也。朱子曰。常出者為正。間出者為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五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真定恒嶽北谷。東入滹水。衛水出真定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邢趙深三州之地。水已復故道。則大陸之地可耕作。蔡傳曰。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于田賦之後。呂氏曰。言水土平于田賦之前者。其害大。當先治也。言于田賦之後者。其害小。徐治之也。

島夷皮服

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服皮服。

夾右碣石入于河

夾。挾也。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冀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

程子曰。冀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

尚書集解

卷之六

六

按碣石在今撫寧縣西南。離岸三十里。蓋古滄州與平州相對。自滄州望之。則離岸五百里。自平州言之。止三十里耳。蔡仲默止據滄州志。而不考其實。遂謂五百里。中九河與碣石皆論於海。豈知碣石今猶見在乎平州。今永平。

濟河惟兗州

漢孔氏曰。東南據滂。西北距河。唐孔氏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林氏曰。自兗而下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序所謂別九州。篇首所謂冀高山大川也。鄭氏樵謂禹貢以地名州。為萬代地理家成憲。按沛古文作沛。即沈水。沈音行。出

王屋山既東為洙入海者也其從水從齊者自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入泚非四瀆之水俗誤以洙為濟

金氏曰古河北流充當其東地平無山水患特甚禹疏九河淪濟潔有雷夏以鍾平原之水有灘沮以洩河洙之餘至後世東北海淪西則河徙中則潔并南則洙伏故川澤源委悉非其舊矣

唐書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濟之言獨也不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七

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專

九河既道

河至大伾折而北流則充當其東地平曠無高山大川之限禹于是播為九以殺其怒爾雅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潔七鈎盤八鬲津九朱子註孟子亦引之蔡傳合簡潔為一而謂其一即河之經流然南皮縣明有潔河當從爾雅凡水禹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泛濫既去而水

自得其故道則曰其道

雷夏既澤

唐孔氏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今高地水盡而澤復為澤也其地在今東昌府濮川西北隋時為雷澤縣

灘沮會同

二水勢均故曰會同河出為灘濟出為沮然自河遷濟伏二水不可復尋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尚書集解

卷之六

八

桑土宜桑之士既蠶者可以蠶桑也兗地尤在卑下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黑墳者黑而墳起也繇茂也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正也作耕治也兗州之田居中下為六等而其賦之正額則為九等不曰下下而曰貞者若

天下以薄賦為正也兗州當河下流被害尤劇其田必待農功耕治十有三年之久乃始科納

其田必待農功耕治十有三年之久乃始科納

與他州同也。聖人念其災之重，故征之緩也。蘇氏曰：貞正也。賦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非其正也。此田中下，賦亦中下。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篚屬也。言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篚，篚而貢焉。

浮于濟，漂達于河。

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兗之貢賦，浮濟浮漂，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九

都矣。漂河之支流也。白河徙而漂不復存。章丘縣志：漂水出長白山，非古漂也。

海岱惟青州

漢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唐孔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岱，泰山也。是名岱宗，其山特起東方。濰水出其東，淄水出其西，東即蒙艾為沂水諸源，西南即泗水所出也。

按齊十二州分青州，東北為營州，即遼東也。漢末公孫度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

嶠夷既略

嶠夷，東隅出日之地。既略者，始經略為之封畛也。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出濰山箕谷，今密州。濰水出瑯邪箕屋山，北至昌邑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壽光縣入海。王氏樵曰：蔡傳作入濟誤。其道各循其故道，青雖近海，然不當

尚書集解

卷之六

十

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功畢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地，廣漠而斥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呖，絲，臬，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壓，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以錯總之。呖，谷也。岱，呖，岱山之谷，臬，麻也。鉛，黑

錫松泰山之名材。怪石怪異之石可以爲器用。萊夷萊山之夷。作牧芻牧也。海水患除。始芻牧也。膠山桑也。山桑之絲堅韌異常。可中琴瑟之絃。亦可爲網。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篋在作牧之後。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諸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以堯都在冀而河行于冀也。雖不言河。濟固達河也。

尚書集解

卷之六

十一

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自元人始至今。借以濟運。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南至淮。北至岱。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七州皆止二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同于青。止言淮海則同于揚。淮沂其又蒙羽其藝。

淮水出河南桐柏山。其原遠矣。于此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其治。故于此記之。沂

水地志云。出泰山蓋縣艾山。今沂水縣也。至下邳入泗。蒙山在今蒙陰縣西南。羽山在今海州贛榆縣西。二水既治。則二山可種。王氏炎曰。先淮後沂。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淮沂又而後蒙羽。可藝事之相因也。

大野既豬

大野澤。漢志去在山陽鉅野縣北。水之停曰豬。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涕。則其地與其所鍾可知。或又云。鄆州中都西南有大

尚書集解

卷之六

十一

野。破鄆州今東平州。卽古東原。而中都則汶上縣也。去古既遠。陵谷變遷。求古大野。未知孰是。順渠王氏曰。南旺湖在汶上西南。祭剋百五十餘里。而清河貫乎其中。界爲二湖。東原徐。鄆諸邑。悉環列於左右。與古經志合。是南旺湖卽古大野。

東原底平

東原近濟之地。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于平。王氏炎曰。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相因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漢孔氏曰。土黏曰埴。進長曰漸。藜生曰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徐土黏埴而墳起故田視九州

為第二當時生聚人工未及故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羽吹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

夷噴珠暨魚厥篚玄纁縞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

與之使立社煮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

取王者覆四方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

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泗水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三

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蟪蛄之屬暨及也珠為

服飾魚供祭祀淮夷所有如萊夷之有縹絲也

玄黑縞也縞白縞也纖細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論水之大小則泗合于淮論貢道之遡流直上

則淮浮于泗自泗而河

淮海惟揚州

揚州北據淮東南據海仁山金氏曰自揚至數

淺原其東水皆東流嶺水皆北流而自建嶺北

趨者脊以西之水皆西北流是匯為彭蠡也脊

以東之水南者為浙江北者為震澤揚州淮在

徐已書又江于荆已書朝宗故揚中間惟二巨

浸西通南江則彭蠡之水無所溢而令江東江

西之水有歸東流三江則震澤之水有所洩而

浙西之田不瀾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今鄱陽湖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所居

于此言澤水既豬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

尚書集解

卷之六

古

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古言三江不一蔡傳王唐仲初吳都賦註以松

江婁江東江為三江為是松江下七十里分流

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

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

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三江入海則吳越

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即太湖其水底于定而

不震蕩也。

古有三江。今東江已失其故道。惟婁江在震澤之東北。明夏忠靖嘗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劉家港。以入海。劉家港即古婁江也。吳淞江在震澤之東南。周文襄嘗浚顧浦。以通吳淞。而入海。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竹箭。蕩大竹。水去已布。生少長曰夭。喬高也。

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土惟塗泥。故田下下。而賦第七。或時雜出第六。

者。人工脩也。仁山金氏曰。揚江湖之區。下濕之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五

地。其土塗泥。而其田反居第九。古人尚黍稷。田

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

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為最下。厥賦第七。

又有時雜出于七等之上。則人工脩矣。自唐以

來。江淮之田。號為天下最。漕餉皆仰給東南矣。

厥貢惟金三品。璫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

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璫琨。石之美似玉者。取之以為

禮器。篠以爲矢之筈。蕩以爲樂管。及符節之函。

齒象齒。革犀兕之革。可為甲。羽鳥羽。南方之鳥

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之也。卉服

草服。鄭玄謂島夷亦以其服為貢也。貝錦名。凡

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小曰橘。大曰

柚。包裹而致。錫命乃貢。言不常也。禹貢言錫者

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

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皆

錫命乃貢。仁山金氏曰。惟木惟字訓與。

汭于江海。達于淮泗。

尚書集解

卷之六

六

順流而下曰汭。汭江入海。自海而入淮。達泗不

言達河者。因于徐也。

陳氏大猷曰。循行水涯曰汭。水之險者莫如江

海。遇風濤。多汭岸而行。故獨言汭。不言淮。以著

其險也。上古海路難通。揚州雖有汭。江海之文

然所公者。由江淮之海而巳。不甚離邊岸。而

放入大洋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汭于海。至吳

始開邦濬。隋人廣之。而江淮之舟楫始通。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荆山在南郡。衡

山長沙。湖南湖北之地。荆山其南為荆川。其北

為豫州。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二水經此州趨奔入海若朝然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王氏樵曰朝宗者未入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以朝宗二字狀出水勢之妙

九江孔殷

九江分言之則沅漸元辰敘西澧資湘合言之則洞庭也言江漢既治九江之水各順其流合于洞庭見水道甚得其正而無橫決之患也孔甚也殷正也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七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二水乃江漢之支流也江漢既治沱潛亦皆各循其道而無逆流之患矣

雲土夢作乂

雲夢二澤名江北為雲江南為夢江漢既治雲澤之地已見乾土夢澤之地已可耕治蓋二澤地勢有高卑水落有先後成功有早晚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陽之土皆塗泥故田第八賦為第三者地澗

而人工脩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柅幹栝柏礪砥斨丹惟箇箬栝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貢略與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

善者為先也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

丹銀齒革則荆揚所產不無優劣古者以珠玉

為上幣黃金中幣刀布下幣所謂三品也柅栝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七

栝三木名栝木栝葉松身栝栝所施多矣柅木

似柅而可為弓幹故舉其用言砥細于礪皆磨

石也斨中矢鏃如孔子所引肅慎氏貢石斨是

也丹朱砂也箇箬竹名栝木名皆可以為矢三

邦地名底致也致貢箇箬栝之有名者匭匣也

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

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玄纁絳色幣古人玄衣

纁裳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不同者組

綬類辨絲貫珠以為冠纓佩以貫玉帶以為組

約是三者皆冕服所需大龜尺有二寸寶龜也
不可常得故錫命乃納之謂納不謂貢明非貢
物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自江沱而入潛漢與洛不通舍舟而陸以達
于洛自洛而至南河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荆河惟豫州

豫于九州爲中土南跨漢而抵荆山北距南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九

天下之水以河爲宗豫州之水以雒爲宗故出

熊耳者伊也出冢嶺者雒也出管亭者瀍也出

澠池者澗也各異其源而雒水實受三水之會

合于一而東流入河則大河又實受四水之歸

榮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

豫州之澤有四曰榮曰波曰荷澤曰孟豬堯時

嘗有泛溢之患今榮波二澤既有蓄洩又導荷

澤之餘波以入于孟豬而孟豬亦能容受之以

見豫州之澤盡治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豫州之土高者柔潤下者墳起而疏豁不言色
者其色雜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州之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賦高于田者
亦以人功脩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纈錫貢磬錯

豫州之貢有漆有枲及絺紵等布其入篚者織

纈織細之新綿也至于待錫命而始貢者治磬

尚書集解

卷之六

十

之錯蓋磬錯非常用之物故不制爲常貢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冀最近以河爲界其東徑入河其西則

浮于洛而後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漢孔氏曰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蔡氏傳易

置據距二字蓋以東境止于華陽而漢志言黑

水出隄爲水經言出張掖故知西境之跨黑水

也華山地絡之所交會其陽爲梁州其陰爲雍

州其陰則北河其陽則南河

岷嶓既藝

岷江源也嶓漢源也江漢之源既滌則岷嶓之

墟皆可種藝矣

沱潛既道

沱潛水乃梁州江漢之支流非荊州之沱潛

也岷源一滌凡沱之在梁者無不導矣嶓源一

滌凡潛之在梁者無不導矣廣覽曰讀爾雅者

誤以江漢為沱潛所出之源不知為沱潛所出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三

之路也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水患平始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底績與單懷底績同晁氏以為和水

夷水經言底績皆指地言如單懷原隰并此而

三皆地也金氏曰岷嶓藝以見江漢之滌源沱

潛道以盡源流之分合蔡蒙和夷以見青衣大

渡諸水之治禹貢卽山以表水此一例也

厥土青黎

漢孔氏曰色青黑而沃壤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地方之厚薄不

同而年歲之豐凶亦異所以隨時制賦不遽定

為常額也

厥貢璆鐵銀鏤斝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美玉也鐵柔鐵也鏤剛鐵也可以鏤者以劉

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三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此梁州西南之貢道也西傾雍州山謂之西傾

其西地勢反下水皆西流入黑水矣自此而東

則洮水出其北桓水出其南故自西傾而向冀

都者必因桓水是來也自西而至葭萌浮于西

漢此由桓入潛也自潛遡流而屆于晉壽介有

漾枝津之阻故必由陸南歷岡北而後迤邐以

接漢沔此經所謂踰于沔也歷沔入褒褒斜之

間絕水百餘里必逾褒而暨于衙領之南溪灌

于斜川屈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絕河而渡曰亂

按斜谷在褒城縣西北褒谷在褒城縣東北出連雲棧直抵鳳縣郡國志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兩谷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褒水出太白山經鳳縣梁泉南流入褒中又南流沔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

黑水西河惟雍州

漢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

西四面積高曰雍

弱水既西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三

唐孔氏曰諸水言既道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

導之使西流也

王氏日記曰柳宗元弱水之說乃愚溪對近千寓言不足為據獨謂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此為得之

涇屬渭汭

雍州之水渭為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

而南注以渭為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于汭

而下屬于渭也王氏日記曰經不以渭立文而

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

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汭

者渭也

漆沮既從

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澧水攸同

澧渭相若故言同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終

南惇物鳥鼠三山名言相望正義曰至于為首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三

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

蒙上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云度其隰原即此也幽

地即今邠州有休屠澤即豬野蔡傳曰治水成

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仁山

金氏曰崑崙之墟也弱水自此西黑水自此南

河水自此北渭水自此東黃壤土色之正其田

上上古今號為天府然亦荆岐涇澧之地渭貫

其中最爲沃野餘多險塞故禹自終南而西至
鳥鼠自原隰以北至豬野皆先內以及外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春秋傳曰先王居構矧于四裔允姓之姦居于
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
州今敦煌也金氏曰聖人黜惡以遠爲罰經理
則不以遠爲間故三危亦定厥居三苗之在其
地者亦丕就吾之功緒矣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尚書集解 卷之六 圭

黃土之正色而又細柔故厥田爲九州第一後
世號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蓋以此也田第一
賦第六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而似珠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河所經也龍門
山在今西安府韓城東北禹鑿以通河也渭水
至長安東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

載皆可以達冀州矣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此錯簡當在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雍
州西界黑水此諸國又在黑水之外三國皆貢
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
之卽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
附于末

天下山川有二紀有四列皆以終南秦嶺大華
爲中界蓋脈之所發皆在西北其會皆在華山
之陰之陽駱田馬氏曰秦嶺南爲地絡之陽山
爲南列爲南條水則爲江州則爲梁北爲地絡

尚書集解 卷之六 圭

之陰山爲北列爲北條水則爲河州則爲雍星
野亦于此分焉以上舉天下山川分載九州此
下又分爲導山導水仁山金氏曰禹貢一篇經
緯脈絡舉天下山川分載九州北南以緯之又
分爲導山導水西東以經之然後紀綱源委可
指諸掌東萊呂氏曰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
則不知其脈絡此作史之妙也隨山以治水故以
導言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水之勢未有不因于山

導呀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呀岐荆皆雍州山餘皆冀州山逾
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此北條大河北境之
山也河濟所經

按導山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三條者導岍北
條西傾中條嶓冢條此馬融王肅之說也四列
者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
岍山為正陽列此鄭玄之說也大畧皆不離地
脈之說蔡仲默不取據導字分之為南北二條
而江河以為之紀此說亦有本唐天文志云
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是也南條北條即所
謂南戒北戒江為南河河為北河南北兩河上
應雲漢蓋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于二之中
又分為二焉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
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
者論橫勢則先北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
義視上鄭始
益精密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

尾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三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

陪尾豫州山也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

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伊洛淮渭所經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即梁州之嶓也荆山南條荆山內方亦山

名大別蓋近漢之山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漢水所出所經

岍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岍山在梁州餘皆荆州過經過也岍山之脉其

北一支為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至

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

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岍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

之文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江水所出所經

蘇氏曰自此以下皆瀟川之事也所導者九弱

水不能載物入居延澤中不復見此水之絕異

者也黑水漢水與四瀆皆特入海渭洛皆

入河遠冀之道故特記此九者餘不錄也

按導山導水只一事導山以記禹行之次第所

謂至于某至于某者禹所至也導水以記水行

之次第所謂至于某

入于某者水所至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瀟川也蓋總敘水之原委泝源而及流即

大以統細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在張掖西

亦名羗谷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

行故曰流沙弱水之正派入合黎其餘則入于

流沙程子謂禹導弱水至合黎則逆行者已順

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于西海近而

無能為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

于雍止曰既西而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

紀實也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三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金氏曰黑水出雍之西而南入于南海為雍梁

二州之西界蓋出崑崙之南谷也唐孔氏曰張

掖墩煌並在河北所以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

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

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

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漢孔氏曰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發于積石

尚書集解

卷之六

无

至于龍門或塞山或穿地以通流河自龍門南

流至華山北東行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

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孟津地名在

洛北都道所繫古今以為洛汭洛汭入河處山

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洛水水名入河大

陸澤名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同合

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加功故

敘之

按河流千里一曲積石而下曰至于者六曰過者二皆自其曲處得名耳若東若北則又極其

大曲折處言也始于雍經于冀雍冀之間則虞

激盛于豫歸于兗豫兗之間則虞泛大伾而上

河行于山大陸而下河行于地故龍門上下有

疏鑿之功無變遷之患大伾而後出峻就平不

得不為九蘇于瞻曰播分也逆迎也既分焉

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即渤海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

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

海

漾水名導之嶓冢山者名曰漾至武都為漢又

東為滄浪之水謂之為者隨地得名明非他水

也三澨水名大別漢口山又名沔口自嶓冢至

尾東匯澤為彭蠡朱子以為多句東為北江入

于海鄭漁仲以為衍文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

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金氏曰江自永康軍導江縣諸源既盛遂分為

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

渡馬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三

後東至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之正道計不施功故略之也至于東陵今岳州巴陵也東迤北會于滙當作會于漢蓋江勢迤北處正在出漢口以下不甚遠若至彭蠡則東流已久矣朱子之辯不過二言曰彭蠡有源兩江不分孔傳曰有北有中則南可知

黃氏玉潤曰自澧以上名上江東陵以東名中江彭蠡而下名北江

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三

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沈水濟水也始發源王屋山曰沈水既見而伏

東出為濟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復出河之南

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澤又東出于陶丘北陶

丘地名又東至于荷荷即荷澤汶北汶也又東

北至青州入海蔡氏謂其若斷若續而實有源

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盡之矣

李氏獻吉曰沈之性勁源于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東出為百泉為衛水一支為沛源出山東為七十二泉仁山金氏曰濟自王莽末年入河不復南出伏流地下今清河行其

故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禹自桐柏導之

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

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

漆沮入于河

渭水出南谷山禹自鳥鼠同穴之山導之澧涇

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東會于澧即澧水攸同也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三

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

從也澧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澧涇渭愈大

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于雍而自源徂流言

于此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

入于河

熊耳盧氏之熊耳洛出家嶺山禹只自熊耳導

之

蔡傳曰此盧氏以別上雒之熊耳明此非雒源

王炎小傳曰凡導川皆決而委之于海然百川東注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入于東海則天下之水在北莫大于河在南莫大于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也故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西有滯東有洛亦大川也故以是終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平治之功也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矣四隩者四表之外皆可宅而安居矣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墀而旅祭以告成功矣九州者九州之川已浚滌其源矣水平而復疏其源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三

為經久之計也九澤既陂因其勢而築堤所以謂之陂也四方皆會同而朝王也陳氏大猷曰禹貢書法簡嚴經于每州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惟言于兗雍故此以四隩既宅總之旅山惟言于梁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經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之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總之經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上官氏曰天下山川見于禹

貢者四十有五而九水為大九山為高大者既導則小者無不順矣高者既治則下者無不平矣此九山九川所以敘于九州攸同之後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敘貢賦之典也六府孔修金木水火土穀皆得其修也庶土皆正九州之土彼此互觀而各得其正也底謹者聖人當土正之時將以致賦先存敬謹之心敬心先存然後則上中下三等之壤曲折輕重皆得其平以成賦于中邦而後可以為萬世之傳也大抵作史敘其事者多違其心著其心者多略其事今紀禹之治賦本末皆備底謹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秉筆作史者皆知道之士也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三

錫土姓

水土既平田制既定于是脩封建之法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也

按姓與氏之分在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諱因以為族因生以賜姓朱子謂如舜

居媯汭及武王即位封舜之後于陳賜姓媯是也諸侯以字為謚朱子謂謚當作氏孫以王父之字為氏如魯有子展其後為展氏展喜展禽是也姓以別女氏以別男故姓以從女後世以氏為姓而姓氏遂無辨唐時姓異而所出同者尚有禁不得為婚姻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治定功成史記禹之功而歸之禹德也禹之治水歷年之久涉地之廣勞役亦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之者禹有德以先之也禹貢所紀若皆禹之力禹豈外是以求德哉眾人為之則力也禹為之則德也禹之盡其力者其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五

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人因禹之胼胝而斷以盡力之說故以德先終之此作史之妙也台朕乃史官代禹之辭猶春秋孔子以魯為我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稭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更敘粥成五服之事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也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稊也半稊去皮曰稭謂之服者三百里

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稭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于稭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有穀曰粟無穀曰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粗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分輕重也

孔氏曰侯服以外貢不入穀甸至治田故服名甸

陳氏大猷曰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者何哉農國之本也京師五民所聚聲名文物所出其民易以棄本逐末故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朝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五

廷公卿大夫元士食采之邑猶今職田也觀此則畿內固不以封凡卿大夫食邑亦取于諸侯千里之甸天子專之男邦小國也言男則兼子諸侯大國也言侯則兼公與伯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內無所逼而外足以禦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侯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為綏服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綏安之義內取王畿外取荒服各

千里而綏服介于其中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
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
里而爲二等也陳氏大猷曰綏服內安中國外
安邊疆也內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以文教爲主
外二百里非全無文教以武衛爲主文教以善
其生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矣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皆裔翟之地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
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三

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
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
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罪有
輕重故地有遠近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
等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
錫玄圭告厥成功

上言五服之制此言教化所及蓋法制有限而
教化無窮也漸如水之漸漬祲如衣之被覆朔
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上之與下謂
之錫禹奉玄圭爲誓告成功于舜而亦云錫者
何也蓋爲舜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嘗辭書猶之
衆舉舜而云師錫也

董鼎祭注曰禹貢紀禹治水之規模次第與水
平後任土作貢之法及弼成五服之事自黃帝
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

尚書集解

卷之六

三

大川以別識之使各州之官率民以趨事也其
始于冀州非徒以帝都爲先蓋水患皆由下流
壅塞而然禹先用功于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
然後用功于上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
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天下之大勢西北高而東
南下九水惟河爲大水患惟河爲急河始入于
雍而經于冀則冀當河之下流而兗又其下流
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兗則疏濬之下
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

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
通水患已平十七八矣上流不濬則猶有壅塞
之患于是自荆而豫以濬伊雒之源自豫而梁
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從北
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又北始于治
水之能事畢矣一書之中觀其規模次第若事
乎法度之維持求其綱領樞機實關乎德化之
感應故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讀是篇者毋求
作貢之法當求祇德之心

尚書集解

卷之六

无

尚書集解卷之六終

尚書集解卷之七

北平孫承澤學

夏書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漢孔氏曰夏啟嗣禹位伐有扈之罪

甘誓

漢孔氏曰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

尚書集解

卷之七

一

惟恭行天之罰

大戰于甘者陵抗不疑故敢大戰乃召六卿六
卿者兼統六師無事則爲六卿有事則爲六師
也王曰嗟六事之人服事于六軍者也予誓告
汝誓告六軍之衆也聲有扈之罪使明知之五
行之氣散在天地之間秀者爲人偏者爲萬物
有扈殘虐生民暴殄萬物威侮之實也三正者
天地人之正理其名雖三其理則一在我自暴
自棄則天地之正理皆怠棄而不存萬惡之本

原也方有扈棄侮之時天已絕其命至是而恭
行天罰而已非有私意于其間也唐孔氏曰天
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
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
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古者車戰一車三人左右二人御者居中啟之
誓師必欲各嚴其部分左不攻左而攻于右右
不攻右而攻于左御而不範而以詭雖有功亦

尚書集解

卷之七

二

不恭命也

命氏曰古者車戰之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一
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三其兩其甲士
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中御馬蓋每兩之長也
一卿一軍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蓋五百兩也卿
一人統之天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凡二千兩
先王之師左右各攻其事而不以詭遇為功非
惟師出以正抑左死于射右死于刺甲者死車
步者死列故能為不敗之師此先王之軍法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于則斃戮汝

古者用兵必載遷主遷社主而賞罰聽焉示不
敢專也有用命而可賞者祖賞之有不用命而
可戮者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中戒之也于

則斃戮汝者此于常法之外新出之者也甘誓

一篇僅八十字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

賞刑之典悉備深味其言非特儆眾具見其警

省敬畏之意焉所謂啟賢能敬承繼禹者此也

甘誓著世變也唐虞禪讓時雍洽豫矣言化而

不及政尚德也一變而遂為甘誓變亟矣政者

正也征之言正也惟以正人也故政不已而征

是帝王升降之大幾也恭行天罰欽天也侮五

行曰威蕪三正曰怠猶唐虞之遺旨存焉然旨

尚書集解

卷之七

三

存而風變矣

夏書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漢孔氏曰啟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

逐不得反國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

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

啟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

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溪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于五章之首如後世詩之小序也金氏仁山曰太康耽遊無度逾河之南又自河而逾洛之外又留連十旬而弗返此羿所因以得志也

呂氏曰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書體觀五子之歌一章切于一章一章述禹敬民之訓二章自咎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反覆家緒之本末五章盡取憂懼歸之于已其情極矣欲觀詩者當先觀書觀舜皋之歌則見詩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

尚書集解 卷之七

四

陳氏大猷曰五章俯仰節奏怨而不怒真溫柔敦厚可以怨者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禹之訓也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

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子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子臨兆民察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子五子自稱也既述禹訓因深言君位不可恃以為安而民之為可畏愚夫愚婦言其至微一

能勝子言其不可忽蓋兆民之情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一失其心則君民之分不足復恃且怨不在大亦不在多太康之失至于黎民咸貳則其失多而民怨非今日矣夫以一人

之寡而三失之多豈能勝民怨之眾乎怨豈在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怒是也不至彰著則人主不知著而圖之常患無及故當不見是圖如民

尚書集解 卷之七

五

情欲逸吾役而勞之民雖未怨也度其緩急而張弛焉如民欲資饒吾不能無稅歛民雖未怨也量其有無而取舍焉陳子昂曰天下有危幾百姓是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喻其危懼可畏之甚也

陳氏大猷曰失至於三不望其復改頌復之凶也民怨之蓄必深矣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訓亦禹之訓也作爲也色女色也荒迷亂也禽
吹佩也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宮室也彫
鏤飾也漢孔氏曰有一必亡況兼有乎西山真
氏曰禹之訓六言凡二十有四字耳而古今亂
亡之數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
乃底滅亡

漢孔氏曰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言
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按堯舜之道惟

尚書集解

卷之七

六

在儆戒太康失道懼在逸豫心志荒而百度廢
紀綱亂矣是以并冀方不能保而失天下也
陳大猷或問曰遊者君天下之本紀綱維持天
之制皆不可缺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我祖禹也蘇氏傳曰關通也和平也緒餘也古
者有五權百二十斤曰石三十斤曰鈞舉其二
則餘可知矣太史公曰禹以聲爲律以身爲度

左準繩右規矩知度量權衡凡法度之器至禹
明具故曰我祖有典法以遺子孫凡法度之器
具在王府而不能守以亡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呂氏曰發嘆而言惜之重憂之至也萬姓未嘗
仇五子也而五子自以一身當萬姓之怨予將
疇依知太康之孤離而不可立也鬱陶憂結之
懷忸怩惶愧之顏也此章不必以訓詁求讀之

尚書集解

卷之七

七

自使人惻然見兄弟一體之至太康失道仇不
在第五子無失何以忸怩蓋視太康所爲如已
爲之故弗謹厥德雖悔可追如出太康之口代
爲太康寒心也

陳氏大猷曰五子不咎羿而曰萬姓仇予不咎
萬姓而曰弗慎厥德不咎太康而惟自怨艾所
謂怨而不怒也太康失邦咎在不敬慎耳始之
曰奈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敬慎乃一篇之
綱領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夏書

羲和酒淫廢時亂日亂徃征之作亂征

漢孔氏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沉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亂國之君受王命徃征之

亂征

漢孔氏曰奉辭伐罪曰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

尚書集解

卷之七

八

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徃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仲康太康之弟五子之一也始即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為大司馬掌六師于是有羲和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迷亂于其私邑胤后承王命徃征之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至夏合為一官其人蓋羿黨其時尚未能正其誅然即其荒酒廢職亦當致討也呂氏曰史官先言惟仲康肇位四海六師之掌命有所自徃征之命承之而已其辭甚嚴正萬世

君臣之綱也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嗟者發嘆而憫其勞之辭明徵定保即聖之謨訓也明徵者昭然可見之兆也凡天之所以示證于人君者皆所以警戒而定保之如仲舒所謂自非大無道盡欲扶持而安全也先王克謹

尚書集解

卷之七

九

天戒即明證之戒也人臣克有常憲謂常行之法也曰克者君臣用工之地也百官修輔不言輔弼而言修輔者輔弼之工夫人臣自謀于朝夕者也輔者不過輔弼之謂加之以修則交相正救無時怠忽之意深矣厥后惟明明者百官既修輔萬幾無蔽故明而又明謂之明明者人君有本然之明得臣以輔之則明而又明有日新無疆之意也官眾皆相規正百工亦執藝以諫責難于君謂之恭不諫者謂之不恭則邦有

常用之刑自官師相規至邦有常刑為道人狗
路之辭此正先王之所謹臣人之憲而修輔者
蔡元度曰周景王鑄無射伶州鳩諫曰既財罷
民魯莊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於為而替前
人之令德工執藝事以諫皆此類也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
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替奏鼓齋
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知昏迷于天象以
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

尚書集解 卷之七
無赦

此正義和之罪以見其當誅也當時法度既修
明道人又每歲宣揚其命于凡有官之人所以
起其敬心宜無一人敢犯者惟義和獨沈亂于
酒以顛覆厥德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
無所獲顧天紀自堯以來義和世守者曰欽若
至是乃至于擾亂季秋之月辰弗集于房房者
日月所會之次舍也日月之行至朔必會于房
集則為順不集則為差日者君之象日既有變

百官莫敢自寧如瞽之微以至嗇夫庶人之在
官者皆奔走以救變義和處此官乃不聞知可
謂昏迷于天象矣以干先王之誅在政典先時
後時且必殺無赦况昏迷如此豈特不恭之刑
而已哉

孔氏正義曰先時不及者謂為曆之法四時節
弦望晦朔不得先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
九十日有餘分為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
節氣者以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
分之均分為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
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
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強半也以月
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

尚書集解 卷之七
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
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
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
月死而更蘇也先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
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曆乃以癸
亥為朔是造曆先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
曆後天時也後即不及

也其氣望等皆如此
朱子語錄曰日月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
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
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
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
日之為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
而月之為食是皆有常度矣王者修德行政能
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
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
差而不正相對者所
以當食而不食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
子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奉王命行天誅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
使用命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
魁脇從罔治舊染汗俗咸與維新

炎熾也崑出玉山名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
脊也奉天討者謂之天吏逸過也言苟爲天吏
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殺之其害有

尚書集解

卷之七

十三

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渠魁
而已脇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汚習之人皆赦
使自新也義和非止廢官而已有私邑有徒黨
有脇從距命不臣之迹蓋非一日其與其黨蓋
又不但崇飲私邑而已是時羿爲篡賊而義和
如此其爲助羿爲亂不言可知然亂侯聲罪致
討畧無及之者蓋是時仲康之力未足以翦羿
姑據義和職守爲問則已足以正其罪而誅其
不臣之心矣此處變先後之序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
懋戒哉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恩意之謂是二者皆所當
有但軍旅主威臨軍之道威勝其愛則信其事
之必濟愛勝其威則或流于姑息故信其無功
誓師之末復嗟嘆而深警之欲將士之用命也
謂之曰威克厥愛愛克厥威即見愛乃威中之
愛威乃愛中之威而非有二也但軍旅之道以
愛勝威則不若以威勝愛耳蓋以威勝愛不妨
有愛以愛勝威則令或不行矣郭子儀守河陽
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五
代時兵驕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忽誅不用命
者七十餘人三軍大震復合戰而克之此豈非
威克厥愛允濟之效與
書說曰夏書存于後世者最少因亂征可以考
官名法度人物軍旅之事顯然備具想當時廢
職者惟義和一人而已觀書之要觀其畧當知
其詳觀其存當知其不存者

尚書集解

卷之七

十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

釐沃^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

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七

尚書集解卷之七終

尚書集解

卷之七

古

尚書集解卷之八

北平孫承澤學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

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著緣始也升自陟陟乃用師經
由之路如秦誓渡孟津紀事之實也孔氏以為
升陟出其不意詭道也豈王者之師哉

湯誓

尚書集解

卷之八

漢孔氏曰戒誓湯士衆唐孔氏曰此經皆誓
之辭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
夏多罪天命殛之

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
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
今順天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
夏子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于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
茲今朕必往

亳邑之民以桀之惡不及商民商民安於無事
而畏伐桀之勞故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又曰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一則曉
之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亳衆知已事之小
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
之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亳衆知商邑之安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二

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
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申言賞罰以警衆也禹伐苗止曰爾尚一乃心
力其克有勲至啟乃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
于社予則孥戮汝已不同矣湯誓師之辭與啟
相若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世變風移然
與上古則有間矣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小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誥伯仲
伯作典寶上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唐孔氏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仲

虺作誥以告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

仲虺之誥

漢孔氏曰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

誥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三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懋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
口實

湯非畏議論也湯居萬世君臣之始變此心之

懋此誥之作皆不可少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王乃亂惟

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

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作誥以開釋湯意嘆息言民生有欲無王

則爭且亂天生聰明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

者也禁爲民主而自行昏亂民陷于水火則既失其所以爲主矣天乃錫王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使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天意如此茲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命而已典指君道卽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是也此萬世之常道也堯舜以來歷聖相授守此而已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尚書集解

卷之八

四

言託天以行虐于民乃禁之大罪式用也爽明也天用不善其所爲商用受天之命以昭明其衆所謂時乂也有夏昏德衆從而昏商有明德衆從而明天下之繫乎有主如此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言天命方言人事言湯之德又戒湯爲君之事此一篇之次第也當禁之時小人爲羣見湯之

賢則簡忽之見禁之勢則親附之小人之常態也當此之時肇造我邦其在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言禁之徒視湯爲莠爲秕其勢不能兩立小大戰戰而懼非辜者懼其以賢而害于勢也況我之德言已足聽聞而不可掩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邇近也殖生也聲色者誘人之寀故曰不邇貨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五

利者浸德之莠故曰不殖此仲虺見聖人之的故言之愈近而其實難其功愈切湯惟如此故志氣清明而好惡取舍無不得其當懋與子懋乃德之懋同人之懋于德者則懋之以官懋于功者則懋之以賞言官賞一稱其人之功德而無所私也用人之善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繫吝言從善無我也臨下御衆能寬而能仁君德昭著而孚信于天下也

六經言仁自克寬克仁一言始遂開萬世言仁之端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以心德之體言則仁

為體寬為用以愛之用言則
寬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子后后來
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湯之征葛為民用師之始自此以往東西交怨
室家相慶民之戴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是
之時君臣易位雖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
時唐虞都俞揖遜謳歌朝覲之氣象依然若存
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湯之

尚書集解

卷之八

六

心猶堯舜之心不幸當天下之變大不得已而
不可避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
存邦乃其昌

仲虺作誥至此畢矣又欲湯大其初政以副民
望故因戒以為君之職欲其于賢德者佑之輔
之忠良者顯之遂之弱昧者兼之攻之亂亡者
取之侮之弱昧亂亡乃彼之所以亡兼攻取侮
惡惡雖不同而同于推其亡也賢德忠良乃我

之所以存佑輔顯遂善善雖不同而同于固其
存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
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
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
則小

又戒之德無止法民無常懷憂勤惕厲日新一
日德乃光輝而萬邦人心繫屬歸仰者亦常新
而不厭少或自滿則怠荒之心乘之德將日虧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七

而九族之離自此始矣故王當懋昭王之大德
剛健萬寶光輝日新以立中道于天下中而謂
之立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見於君身者而使之視以為則也建
中之道在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義者心之制
事之宜也事雖在外而所以制其宜則在心禮
者天理之節文言以禮為心之準則也事制于
義心制于禮則念念事事皆允執其中而可以
為民則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

人之言以爲隆師好問而戒以自高自用由此而制事制心皆得準則也

孟子言堯舜之道若湯則聞而知之湯之道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說者以爲萊朱即仲虺之一字自堯授舜舜授禹後再見于此而其制心制事二語實有得于傳心之要上承精一之旨下啟四勿之傳實在于此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上已勸勉之復嘆息戒以慎終之道有禮則殖昏暴則覆天之道也謹厥終惟其始蓋湯此時

尚書集解

卷之八

八

正當謹始于正始之初必思所以爲厥終之地欽崇天道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之謂也欽之工夫至矣又加以崇欽之至也永保天命能欽崇則永保也

蘇氏曰湯之慙德仁人君子莫大之病也仲虺恐其愧心既釋驕心或生故思有以廣其意者首言桀得罪于天天命不可辭次言桀之必害已終言湯之勲德足以受天下者乃因極陳爲君艱難安危禍福可畏之道以明今者受夏非

以利己乃爲無窮之恤以勉湯而解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而湯之所慙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夫君臣之分放弑之名雖其臣子自不能文況萬世之後乎

商書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誥

唐孔氏曰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九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漢孔氏曰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湯誥一篇立一代之規模新天下之耳目垂六百年之基業者皆在焉卽位第一事也誕告萬方非家至而戶曉也意卽位之始萬國之君皆朝于亳故因而告之嗟爾萬邦有衆吁嗟嘆息憫其勞苦之意也明聽予一人誥提警振起作其更新之意也一篇之意盡在是矣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常
性率性之謂道也克綏厥猷惟后修道之謂教
也天之所賦爲命人之所受爲性子思言修湯
言綏修者裁成之謂綏者安養之謂修與綏非
外有以與之互相發明因其所受者以修之綏
之而已仲虺言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
生聰明時又卽此意也但仲虺於情言之自末
以及本湯於性言之自本以及末理歸於一而

尚書集解

卷之八

十

聖賢之間亦見矣

孔氏訓衷爲善朱子謂以衷爲善未親切衷只
是中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
天地之中相似王氏日記曰若有恒性謂順其
降衷之自然皆有不昷之常性也卽民之秉彝
之義民有常性由之于日用事物之間則謂之
道使安其道非君不能克綏厥猷爲一篇之綱
領

六經言性實始于此厥后秉彝受中之
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孟性善之理益明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
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
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言禁自爲不道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如荼之苦
如毒之螫不能堪忍言虐之甚也民並稱寃于
天地惟天道福善禍淫乃降災異于夏以明其
罪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
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肆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

尚書集解

卷之八

十一

爾有衆請命

天命明威承上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而言神后
后土也請罪請夏禁當問之罪於天也肆遂也
元聖伊尹也戮力并力也請命請有衆更生之
命於天也伐罪救民湯不敢專而一聽於天也
上天乎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
民允殖

上言請罪請命此言上天信果佑愛下民故夏
桀竄亡而黜伏則請罪者得矣夫夏王有罪而

既伏其辜萬姓無辜而卒蒙其佑上天福善禍
淫之命果無僭差昔也民困于虐政如草木之
憔悴今憔悴者蘇枯槁者復如草木之敷榮也
兆民信乎其殖矣殖生長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
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湯初以民心天命所在不得不伐桀今罪既討
矣乃使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用見湯之伐桀出
于不得已而既伐之後以天下爲大慄然而不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三

敢當也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否也輯寧之責
在已則桀之戾將移于今慄慄危懼若將隕於
深淵此湯之敬百聖相傳爲君之心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惛淫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

皆舊邦也而曰造邦明商命維新與之更始也
誥告無他惟以匪彝惛淫爲戒者蓋從非度而
就逸樂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罔念其職之所在
是大桀小桀也故欲諸侯以爲痛切之戒各守

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
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

爾有善所當舉也朕弗敢蔽罪當朕躬是負天
下弗敢自赦是皆簡在上帝之心簡閱也有善
有罪皆閱在于帝心也民有罪實君所爲君有
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于責已薄于責人實
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三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復再三嗟嘆庶幾惟此是信乃亦可以有其終
纂言曰此兼人已而言

成湯既有懋德又言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
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夫順天應人而得天下其
功至大方且懋且憂正其天機之動照察之密
不肯放過者如此成湯所以成聖也朱子亦言
成湯有細密工夫春秋時齊桓一有召陵之盟
遂示矜大之意故敬肆分而王伯辨矣

咎單作明居 亡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唐孔氏曰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

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

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

伊訓

漢孔氏曰作訓以教道太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

尚書集解

卷之八

十四

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

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乙丑日也不言朔者非朔日也祠祭也先王湯

之祖廟契以下也烈祖湯也太甲以湯崩之踰

年十二月卽位改元伊尹攝祭于廟太甲祇見

厥祖皆以卽位告也

呂氏曰伊尹當太甲在喪之始而作訓乘其初

心之虛也商曰祀周曰年孔子周人故作序以

年稱史官商人故作書以祀稱以十二月為正

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伊尹逆知太甲資質未

必可保故於是時作書以戒之卽位之初祇見

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此時太甲

豈無悚然作新之意此時以格言大訓入其心

則其聽之必篤雖久而猶有餘力然則太甲既

立不免于昏迷而終于克終允德則訓之之早

故也

孔子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

湯沒而太甲立正義曰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

尚書集解

卷之八

十五

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

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朱子於孟子外丙二年

仲壬四年之下雖引趙岐之說仍引程子之說

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

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此說出于程子而質

之于經又合其當從無疑也邵子皇極經世書

以太甲元年繼湯是先

大儒皆以此為定說矣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

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

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毫

伊尹欲言湯德推本自夏而言之德曰方懋方

者常常如初日新之謂也此德既懋則天地萬

物自然各得其理矣夏之先后懋德如此宜可
憑藉桀弗之率天卽降災感應之速反覆手爾
懋德而罔災感應之理存于懋德之中也弗循
而降災災咎之理存于弗率之中也造孽雖鳴
條一日之間而基本則兆于毫邑之素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惟我商王提湯之德而言之也聖武者易之神
武是也虐與寬爲對代虐者必以寬湯之伐桀
非有他道不過取其對者代之此與仲虺語合

尚書集解

卷之人

六

聖武勇智也代虐以寬克寬克仁也兆民允懷

彰信兆民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
家邦終于四海

告以嗣位在初欲乘其天理正發之初而開導
之也卽位者嗣德之始親長者敬愛之始孝弟
之道達諸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敬之心于
親長我知我道所當爲而已形其愛敬之則于
他人則以理之同者不言而喻心之同者不令

而從也是以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
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
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者五典也本有自然之敘惟亂之于桀故
至湯而始修之五典者理也諫之可從則理在
于諫有所拂是以已而拂之也則人紀之理拂
矣天民之先覺則理在于先民不能若是以已
而逆之也則人紀之理逆矣如之何而肇修乎

尚書集解

卷之人

七

弗拂時若卽肇修之工夫也湯之克明若齊聖
廣淵易見也惟克忠爲難求湯放桀以臣易君
豈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
心未離事桀之心何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
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
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
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
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旣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
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得之既難故其慮後世也深敷布也布求猶旁求也

制官刑傲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官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官刑官府之刑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

尚書集解

卷之八

文

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然三風十愆前六愆因後四愆而生人之力體察當於其所自生也見聖人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敬一為侮矣聞忠直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契則心逆矣耆德之人一念之隔則為遠頑童之人一念之喜則為比四愆不免則六愆隨之卿士邦君有一于身必至喪亡非謂一愆之能喪亡也德不孤惡亦不孤有其一則至於二至

於三而九者從而有所矣有一云者箴其病於未

萌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童

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異時太甲欲敗

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

陳氏詳解曰湯傲有位之官刑為後嗣慮至矣

三風十愆以戒卿士邦君而舉以訓太甲者意

謂卿士諸侯犯此已足喪家亡國況天子乎微

意見矣況不匡刑墨傲臣下者欲其以是傲天子也

尚書集解

卷之八

文

邵氏寶曰不斥王而有位之傲重輔也不訓有

位而蒙士之訓重豫也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

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

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祇厥身作敬其身敬其身則知邪動辱也從欲

危也而訓言常念矣故繼之曰念哉聖心之慮

此其為天下國家之計甚大故曰洋洋聖言所指明白痛切易知易行故曰孔彰是謨訓者參

之天道民心而嚙契夫災祥慶墜之故者也惟上帝不常而此理未嘗不常作有善惡降有災祥何不常之有善卽德也祥卽慶也墜厥宗卽殃也爾若作德雖小善足以慶萬邦若其不德不待大惡而亡可不祗厥身哉祗厥身爲一篇之要此又申戒之也

肆命 徂后 二篇七

商書

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二十

伊尹作太甲三篇

前一篇作于未遷桐宮之先後三篇作于自桐宮歸亳之後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漢孔氏曰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誕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祗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顧誕者卽敬也推此心以奉天地神祗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卽所謂顧誕明命也惟湯有此敬心故天監厥德用集人命自顧誕以下至罔不祗肅皆湯之德曰用者見命非自外至也而使民君臣交勉以開丕基嗣王承之可不敬哉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三十

夏都亳之西故謂之西邑夏尹見夏有道之君凡百所爲無不纖悉內而修身外而治朝廷大而治天下全備而無一毫虧闕不滿人意之處其君如此是宜爲相者亦感動奮發相與同保其終周者謹畏之至如孟子周于德周于利之周也後嗣指禁而言也禁所爲不周恣行暴虐豈得而有終乎故臣亦罔見其能有終者伊尹列舉善惡之證明白如此嗣王豈得不戒哉君之不君不特自辱又辱乃祖成湯矣

按周解為忠信蔡傳從正義也
呂東萊作周悉之周其義為長

王惟庸固念聞

此史氏之言也謂尹忠誠懇切太甲方且以為
常雖聽尹言若無所念無所聞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
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此述先王為善之勤慮後之遠以戒之也乃言
先王昧爽不顯昧爽者天未明將分之際也湯

于是時已大白顯明洗濯其心潔雪其志以待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五

且此聖人敬戒之心即顧諟明命之功也乃湯
之心猶不自足方且旁求必欲盡天下之賢啟

迪我後人凡湯所行皆稟于天而正理不可易
者所謂命也使太甲能循正理而行安有覆亡

之忠哉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既動以先王又指其受病之源而藥之德雖多
莫先于儉身心家國之長計以儉而得以不儉

而失儉曰德自其收斂之根于心者言之也故

須自根其心者謹之謂之惟懷者更無別事兢
兢然但以儉為永圖之道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者虞人之虞也虞人既張其機欲以發矢必
先省察其括循于度然後釋弦發矢無不中矣

君子之處事亦猶是也天下之事莫不各有其
度人君惟當欽其義理之所止率夫乃祖之所

行日止曰祖即事之度也能欽其止則率其祖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五

之所行祖之所行亦即其所當止也則事事有
依據之實如此則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

譽于後世矣呂東萊曰伊尹視萬世之毀譽其
責盡在一身孟子曰伊尹聖之任也于此可見

王未克變
此亦史氏之言謂王不能變其舊習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營于
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習與性成孔子曰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天命之謂性人為之謂習太
甲于不義之事始乎習成乎性于不可使狎于
不惠之人狎暱也惠順也不順之人不義之事
日日近之此習之所以成也營于桐宮營宮于
桐也桐湯之墓所也秘密也言桐宮秘近于先
王朝夕哀思興起其善心以是訓之無使終身
迷惑而不悟也

陳氏集傳曰千古性學開端于若有恒性之一
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
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恒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
遠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恒性本有善而無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五

惡惟習于惡而後性流于惡其既流也性若成
矣然能謹所習而習于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
性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此意雖至橫渠
張氏始剖判言之已肇端于湯尹言性之初矣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漢孔氏曰徂入桐宮居憂能思念其祖終其信
德唐孔氏曰居憂謂服治喪禮也

王氏日記曰按不知朝政三年不言也徂桐宮
居憂也放者後人之言耳非史氏明著其文入
鮮不以伊尹為商而奪之政矣桐宮之憂猶今
之墓墓耳史氏記其實曰居憂伊尹言其設教
之意曰審適
先王其訓

商書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漢孔氏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
服闋冕冠也踰月即吉服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
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
之休

民苟非君則不能相匡以生君苟非民亦何以
君萬方言君民之勢不可一日相無也桐宮之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五

遷豈得已哉賴天之靈克終允德乃皇天之眷
佑默俾之實萬世無疆之休太甲克終允德伊
尹之力而歸之天此大臣居功之道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
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
之德圖惟厥終

太甲既悔乃知前日之非拜手稽首曰我小子
初以不明于德自至不善欲至于敗度縱至于

敗禮以速召其罪戾于厥躬觀此數語乃自艾
自怨之深也天作孽猶可違避如水火之災人
得而逃之至於身所自作則身自被害一身之
間何所逃哉既往背師保之訓至圖惟厥終見
太甲望伊尹匡救之切當太甲不惠于阿衡之
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之不聽及太甲既明之
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不言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德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伊尹語以明君之事惟在

尚書集解

卷之八

美

修厥身允德協于下而已蓋昔日太甲不明人
心幾去今日悔過圖終新志甚美而天下之仰
望亦方新苟非慎厥身修實德昭著四海臣民
之心豈易厭服故修厥身至德協于下乃惟修
身之至惟明后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
鄰乃曰徯我后后来無罰

既期以允德協下因舉先王之實事以為法先
王之德無所不允自其誠于愛民言之心皆祝

為赤子政尤先于困窮惠曰子惠其愛者誠矣
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
懽心至于並其有邦厥鄰之民乃以湯為我君
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蓋湯子惠其民鄰
國乃民不見德惟罰是聞即仲虺后来其蘇之
意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既舉湯事因勉太甲以法之曰懋乃德視乃烈

祖者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勉之而可期其至

尚書集解

卷之八

毛

視乃烈祖欲太甲以湯為的也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烈祖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勉之
不已之心一以烈祖之心為心烈祖之事為法
庶乎身修而德允者可至不可有一時之豫怠
不然即與烈祖不相似矣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
之休無斁

當太甲幼冲之初伊訓之書懼其未能有所立
也則使之于親而立其愛于長而立其敬既立

之後則已知有愛敬矣于此使之思孝思恭思者日加省察之謂也視遠惟明德惟聰明人能視而不能視遠有物以蔽之也物不能蔽則本然之明見矣人能聽而不能聽德有物以雜之也物不能雜則本然之聰見矣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此則朕亦承王之休美無厭敬之心矣

按孝恭明聰四者修身之要允德之日也二思二惟似宜二義朱子以此惟爲惟明后之惟最爲得之蔡傳云惟亦思也然經不用四思自當從經

尚書集解

卷之人

天

商書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申者重復之意也皇天本無私親能敬者則親之敬者天之理也民心本無常懷有仁者則懷之仁者民之心也鬼神亦無常享惟誠則享之誠者鬼神之德也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當天位所以艱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德惟治德者即所謂敬仁誠也總之于已則謂之德見之于外則有三者之異有德則治出治則入亂治亂之定理也然所謂治者道也亂者其事也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與治同道無有不與與亂同事無有不

尚書集解

卷之八

天

亡必當終始謹其所與乃惟明明之后所謂與乃是幾微處意之所向也一毫不謹亂亡皆自此出惟終始常持此心則謂之明明后以其明明則能見治亂之機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敬仁誠三言者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合之一德又約言之一敬而已故此專以敬言之先王爲明明之的亦惟時懋敬其德而已克配上帝

與天相似也蓋敬即天之理故克配也今王嗣
有令緒尚監茲者言庶幾監視此理亦懋敬其
德哉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言進德修業有序當循序漸進也上欲太甲
于敬字做工夫乃學先王之要法此下五者則
又欲其矯乎情之偏呂東萊曰教其于實地而
用工也太甲既有見于道忽畧之意易以生可
不知至高至遠之理實出于至下至近之際乎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三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無輕民事而思其難無安君位而思其危

慎終于始

漢孔氏曰于始慮終于終思始漢孔氏曰欲慎
其終于始即須慎之二孔兼終始兩意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

逆耳之言不可謂其不順即以爲非必當求諸
道遜志之言不可謂其遜順即以爲是必當求

諸非道求者用力之地也蓋逆心之言亦未必
皆是但忠言多逆遜志之言亦未必皆非然諛
言多甘惟一以道接之逆者難入而求諸道遜
者易入而求諸非道道則從非道則捨而言之
順逆不與焉則不墮乎已情之偏矣聽德惟聰
最難前既言之此又申之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所陳已盡此則欲太甲謹思而力行之耳

天下之事不先思慮何爲而有所獲既慮之後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三

若不能爲又何由而有所成果能盡思爲之力
則德成于身而所存者皆先王懋敬之純心所
行者皆先王懋敬之純行矣一人元良則萬邦
之所承聽而效法者一人而已

呂氏曰伊尹言元良而未說所以元良蓋隱而
未發使之自覺耳至是將告歸先露成有一德
之一篇之意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

孚于休

人君聽言豈不欲遠辯言然僞言似正者有不

自覺故深戒之人臣功盛豈不欲退然爲寵利所誘有居之而不自知者此告歸之意也上一句以戒太甲下一句以自戒人君非不知先王之成法不可亂惟辯言若可喜所以慮其或蔽于所喜人臣非不知成功之不可居惟寵利乃人情之所喜所以慮其或安于所喜亦總言君臣之大體也

蘇氏曰天下之亂必始于君臣攜離君以辯言亂善政則大臣懼臣以寵利居成功則人主疑始也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三

陳大猷或問曰伊訓作於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于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厲大臣格君淺深有序故如此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唐孔氏曰太甲既歸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

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復政舉三年所攝者還之君非政在尹而今始還主德方新功成身退臣道然耳陳書戒德即太甲之德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太甲處仁遷義伊尹之責塞矣猶慮其德之未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三

一故以斯言儆之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有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此一德之反以神爲可慢則以幽明爲有間以民爲可虐則以小大爲有殊豈一德哉啟迪有

命命者卽一德之所在謂有一德之人也啟迪卽眷求之意也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當天心于是受天明命而有天下也湯以一德而受命則人君常厥德保厥位豈不信哉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非天私我有商私則非一德矣非商求於下民求則非一德矣此二者之應德之一與二三而已

尚書集解

卷之八

書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一者純乎天理二三者雜於人欲天理無往而不吉人欲無往而不凶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降災祥在德故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太甲卽位已久此自復位既新受命其德亦當俱新易以日新爲盛德故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

也一則始如是終如是不間以二三則德日見其新矣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上旣言一德之事至是謂非一已所能盡惟左右前後皆輔成一德之人然後可臣之所以爲上者輔君之德也臣之所以爲下者爲君安撫其民也是君民爲一也其難其慎慮小人之廁其間也惟謹擇其不善者去之則吾之純一始

尚書集解

卷之八

書

見惟和惟一純君子也君臣之間和同無間而展盡一心所以爲一也金仁山曰篇首言尹湯咸有一德上文旣勉太甲以君之一德故此又論臣之當有一德也按篇題蔡氏云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夫君德旣純一而又任用得人此所謂咸有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德之運用無常師也善則爲師善常主如仁義禮樂若非一也仁義禮樂之原咸歸于一所

以謂之一也張子橫渠曰德至天下之善善原
天下之一朱子謂這見他說得極好處蓋從一
中流出者無有不善蔡氏曰協合也克一者能
一之謂也按以善為主善則師之故無常師善
亦無常主惟協于吾心之能一乃為至善王氏
日記曰理之散見者謂之善而德其總稱一則
其本原來處也窮理者須窮其不一者而至于
一力行者須體其不一者而至于

尚書集解

卷之八

美

之祿永底蒸民之生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
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天祿安民生厚此一
德之驗也呂東萊曰不咸於萬姓則非一德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德之修
否不能掩于後世之公也萬夫之衆人各有意
欲行其私而吾能總攝而整齊之如出于一人
此非政教之善有以深服其心何以能如此故

可以觀政之修否不能掩于天下之公也王者
遠畏後世近省當時則所以修其德政者不容
已矣

唐孔氏曰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
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說梁傳皆曰天子立
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
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
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
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三廟不毀與親廟
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
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
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廟制七者
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
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

尚書集解

卷之八

美

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
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
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
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
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
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
父及祖也并高祖以下共為三昭三穆耳喪服
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
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
為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
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
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
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云庶子初基
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
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后非民罔使是君使民亦以資于民也民非后
罔事是民事君亦以裨于君也君民之相須者
如此有人我未免有廣狹見人之狹則無以盡
人善而虧已善矣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于
上者焉是善有一之未備即德有一之或遺其
何以成一德之全功哉蓋民之主即善之主而
民之善即君之善合萬善而後成一君而後乃
成一德也

自俾萬姓至末呂東萊書說極佳但稍簡耳俾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三

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見德之一
矣曰不咸于萬姓則非一德此一德之驗也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合古今爲一體萬夫之長
可以觀政則通人已爲一體萬夫之長諸侯也
能統萬夫則推而上之皆同可以見衆寡之一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又見君民之一無自
廣以狹人苟以我爲廣以人爲狹則有彼此而
非一矣心既自廣匹夫匹婦必無以自盡民主
亦孰與成功由德之不一而已一德之理非可

以言語牽合惟用工而實有見者知之

張氏居正經筵講義曰此書始終以一德爲言
反覆諄切其旨深奧蓋天命賦予之理本純一
而不貳但人以私欲間雜之則不一始終有間
斷則不一表裏有參差則不一修德者必克盡
已私純乎天理使表裏如一始終無間而後謂
之一德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即所謂一德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即是
協一之工夫昔伊尹在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

尚書集解

卷之八

三

故悉平生之所學以告太甲蓋欲使其君爲堯
舜之君而後已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

咸作咸乂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尚書集解卷之九

北平孫承澤學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唐孔氏曰盤庚將欲遷居而治于亳之殷治民

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

庚以言辭誥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

盤庚

漢孔氏曰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

尚書集解

卷之九

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

金仁山表註曰遷于殷則宗廟朝市皆已攻造

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衆感民之以遷爲憂者

乃率呼以諭之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

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

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

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曰盤庚之言也爰於也劉殺也匡救也我先王

祖乙既宅于耿固重我民之生豈置于盡殺之

地民適不幸罹于水災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

生乃稽之卜曰是圯者無如我何豈能不遷乎

我先王自湯以來奄有五服以謹天命之故猶

不敢寧居遷者五邦矣今若不承古而遷則天

其斷棄我命況能從先王之烈乎

若顛木之有由葉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

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再以喻曉之木之蠹病者雖勤于封殖不能使

尚書集解

卷之九

二

復遂茂顛仆也由木生條也肆生曰葉既仆而

葉生之然後有復盛之道不顛則無所從葉也

言天之欲復興殷必在新邑矣

薛氏曰不遷故罔知天之短命則遷乃天欲永

我命也不遷故不克從先王之烈則遷乃紹復

先王之業也

盤庚教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

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上文論民之辭明矣然民之不欲遷皆在位者

始而胥動浮言既而排擊阻難盤庚知其然故
教民遷都必自在位始而之所以教在位者亦
非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
都之事以正今日君臣之法度使知君令臣從
國有常度而不以爲駭耳然所正法度者亦豈
有他哉惟曰小民間有審利害之實以言箴規
其上者汝毋得排擊阻難之使下情不得以上
達也王之告臣大旨如此乃命臣民之衆咸至
于庭以聽命令焉陳氏大猷曰法度如朝市室

尚書集解

卷之九

三

廬之營建道路頓宿之部分去舊卽新之區畫
之類遵故事則人情不駭達箴言則人情不壅
此遷都之大綱也呂氏東萊曰自盤庚敦于民
至正法度此序書者之辭曰者復紀其言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復述王之言來衆人而告之訓辭汝衆之所以
不從遷者私心累之也汝盍謀去汝之私心乎
私心何如蓋傲上之命則不肯遷從已之安則
不能遷凡此皆汝心之私所當黜者也是心不

黜雖百喻無益故盤庚特指而言之此一書之
要領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
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
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此援舊人之從先王以責今之不然舊人世勞
王室凡事所賴以共成者也王播告之修則奉
承於內而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及宣
化於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汝

尚書集解

卷之九

四

亦我之舊人我之圖任共政亦無異於先王奈
何諛諛多言內無忠信足以起人之信上匿下
譁所以起信者率以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
所言果何謂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
予亦拙謀作乃逸

先王有作舊人則從今我有作汝臣則訟豈我
寡謀輕動自荒茲德耶非也惟汝含德不惕予
一人耳予視汝情明若觀火猶不忍刑以繩汝

欲寬容以濟事汝苟執迷不改是我亦拙謀成
汝之過矣合德不宣布德意也逸過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遷都之事如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農之服田
力穡乃亦有秋大抵綱舉而網隨以君臣之勢
而論固自當從我也以理而論農夫不憚耕耨
之勞則獲有秋之報汝往新邑則復獲其安理
又可違乎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
尚書集解 卷之九 五

汝有積德

蘇氏書傳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
以苟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
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友乎勞而有功此
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
積德今日非德也曰積德者先王時汝祖父率
民以遷今汝又率民以遷是世有德及人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惟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
畝越其固有黍稷

不畏水患將大害虐于遠近之民與惟農何異
憚目前之勞自爲苟安不勉強昏是以服事于
田畝安有黍稷之望憚于遷徙焉得安寧也從
康之害如此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
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
及

汝不能溫和以善語開諭百姓乃動浮言以鼓
之此豈百姓之罪他日罰及于汝乃汝自生毒
尚書集解 卷之九 六

以災殃其身汝倡不遷之說懷安之民固以爲
汝德水圯之餘將必以汝爲惡是汝先其惡也
既先種其惡在民矣又乃奉養其恫恫百痛也
譬如癰疽奉養而護之潰則不可救矣後雖欲
悔亦將何及觀奉其恫悔何及之言見盤庚思
意之周既歷數其戀土懷安之情至此乃開其
自悔之路

相時憺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
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我視小民猶有審利害之實出箴戒之言以相顧省者則有位者當何如乎小民箴言欲發而爾之逸口能排擊阻難之雖則可畏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豈不尤可畏乎汝爲公卿大夫朝夕在廷事有可言曷不告朕而胥動浮言恐汝沈溺百姓不可復出今已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近矣將何以撲滅火至于不可撲滅之時雖欲

尚書集解

卷之九

七

救之將不可得汝至于不可救藥雖欲不刑亦且不可使汝而被刑亦惟汝衆自取之也非我有咎蓋非我之本心也

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遷任古賢人引其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汝等皆我之舊人而乃爾乎器則欲新不欲舊耳此重在上一句不在下一句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

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追勤共于乃祖乃父則共事亦期于後王後臣豈有無罪而加以非罰乎乃祖乃父安國家定社稷之勞簡于先生彰其善于後世使汝有勞固當世選之豈至于之身恐獨不選而掩爾之善乎惟汝之未効勞惟汝之不強爲善耳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以胥及逸勤之故惟天下之至公也凡後人之有功有罪先王與爾祖父之神明實監臨之作福作災惟神所

尚書集解

卷之九

八

降子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言賞罰之私欲世臣之效命至篇末皆此意

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子一人之作猷

子告汝于遷都之難子謀既審若射之有志非嘗試而漫爲之言不可不聽也人之不能從善有二蔽焉老成者謂其言耄幼弱者謂小子何知而不知理之所在老成者不可悔而少者不可少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

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通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
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我不知孰遠而疎孰近而親有罪則伐之至于
死有德則彰之而不掩爾善遷都而善惟汝之
功遷都而不善惟予一人有放佚之罰見盤庚
自咎而不咎人上兩言法令也下兩言恩意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
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尚書集解

卷之九

九

當時所告惟造在王庭者其餘不聞者尚多故
篇末使之轉相致告自今以往各敬爾之所有
事齊乃位謂不離所守以聽命度乃口謂非言
勿言言罰猶未罰也罰及汝身則不可悔矣盤
庚一書前半篇涵養寬大如此後半篇嚴厲森
肅如此于言辭反覆抑難之中當知其有德量
有恩意有措置其含洪包容者德量也其反覆
訓誥者恩意也其規畫纖悉者措置也

尚書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誕告用直
其有衆咸造勿喪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
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呂氏曰王庭乃道
路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班次臣在前民在後
故升進民於前而告之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曰者告庶民之辭也汝當洗心滌慮以聽我言
不可荒廢以失我命也

尚書集解

卷之九

十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
浮于天時

古我先王無不願從民欲民亦保我先王而與
之相爲憂感君民之情通故凡有所爲鮮有不
浮于天時者天時之災固可以人力勝之也盤
庚自反言先王能如此我乃不能是亦我有未
盡者且以開諭百姓也浮勝也上下同憂天時
可勝何事不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顧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者舊都之不可安居乃天以是虐我商家也我先王不敢懷安視民之便利卽遷不若今日之猶豫也何不思念古后時所以如此者乎遷之本意欲奉承汝俾汝同躋于喜樂安康之域汝不察乃謂我有何罪而以遷都之事殃罰于我民視遷徙爲殃罰故明諭

尚書集解

卷之九

士

之曰非也我所以呼爾懷念此新邑者非爲己亦惟汝之故而將以大從爾之志爾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計遷已久成遷在今今予將試以汝遷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攸困朕心之所困在於欲遷而民不從也我憂汝民之憂汝乃不憂我心之憂乃

皆大不宜布其心不欽敬其念以至誠感動我一人苟安而不肯遷是爾自窮自苦耳何由自解今已欽其資賄盡室首途之時若次且不前如乘舟弗濟必敗所載夫從上之忱貴于屬而忌于疑今汝已從我決遷此心不屬終難共濟奚止臭厥載有胥及溺而已利害若此而不之稽雖自怒庸損於苦乎鞠窮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尚書集解

卷之九

士

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是大勸憂之道若謀長則知災在旦夕今日之勢可謂有今日無後日汝何生在上乎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今予命汝一意決往不可疑二起穢惡以自臭敗應上文臭厥載而言使逐濟也予恐人蠱惑汝偏倚汝之身使不正迂曲汝之心使不直身心顛倒利害昏迷喪亡無日

予迂績乃命于天于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舊都圯壞天將斷命今我因水患未甚而遷是
迎迓接續爾之命于夫也予豈因此威虐汝
衆但用以承汝養畜汝爾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我先神聖之后自成湯以來撫勞爾先我念及
此烏得不羞養爾所謂羞養者乃用以懷爾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也崇大也耿圯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
而久于此也高后謂湯也必大降罪疾于我以

尚書集解

卷之九

十三

我爲虐民也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
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
罰汝汝罔能迪

汝萬民乃不生生生者新起之意也不能奮
于蒸濯趨事赴功以與君同心共謀遷都之事
我先后亦必罪戾加汝謂汝何故不同我幼孫
相與遷都先后昭明之德洋洋在上必罰殛汝
至于此無道以獲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
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
汝不救乃死

前告百姓至此乃告在位我先王既勞乃祖乃
父乃祖乃父既有功于王室今爾子孫正當共
與我畜養百姓而汝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非
我命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爲此惡是反祖父之
行我先王舊常撫綏爾祖父爾祖父必將以義
斷恩而棄絕汝矣汝至于死亦不救汝此節共

尚書集解

卷之九

十四

作我畜民句蔡傳謂皆爲我所畜之民也以世
家舊臣爲民恐不然

茲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不乃告我
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凡爾在位與我共治政者不可具貨寶而不肯
遷恐因遷散失故搖動百姓其本根之病正在
于此故告之汝若具寶玉而不肯遷爾祖父必
將告我高后導迪我高后作大刑于汝降大不
祥于汝矣上告民之辭畧此告羣臣之辭詳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漢孔氏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陳氏櫟曰告汝者一定不易矣汝當永敬我所大憂者以君之心爲心無相絕遠蓋君臣一體當分君之所謀而共謀之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于設正緣羣臣徇于私情之偏則此理不見故勉以舍其偏見設中于心

乃有不吉不迺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躬殄滅

尚書集解

卷之九

五

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道路中奸人恐其乘動搖之際生變故嚴其令以告曉之其有不善不道顛怪逾越不恭上命之人與暫時于所遇而作奸宄者小則剿大則殄滅之無使遺育移其種類于茲新邑以爲民害也

邵氏實曰此道路之令也顛越不恭闕也暫遇姦宄盜也遷徙道途之際羣小易乘機爲姦之時故嚴其令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又教之以生生者新新不已振發懈怠廢弛之意也蓋正遷之時離其舊而未覩其新民心未有所據依也試同汝遷庶可建爾之家爲萬世無窮之計乎陳氏櫟曰生生生養不窮之道也

商書

盤庚下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尚書集解

卷之九

六

此史氏之言盤庚既遷新邑定官府民廛井邑之居正君臣上下之位呼集慰勞而安之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百爲經始君臣上下正當同力一心以立邦家無窮之命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民雖既遷恐前日浮言之徒必有倡爲事定後

罪責之說者故以此言釋衆疑而絕讒謗也故
盤庚敷心腹腎腸歷以心事告其民謂必不以
前日不從之故而加罪爾衆爾無懷疑相與怨
怒言上既不念罪則下亦不當蓄怒也破其疑
則安之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
于朕邦

亳居依山契始居之其後屢遷而湯復居焉遂
以亳而興王業王業之興是多于前人之功多

尚書集解

卷之九

七

之猶言大之見居亳之善也言居亳之善所以
見今遷之宜不曰適于亳而曰適于山者亳地
依山也降下也凶德水患也亳地依山土厚水
深可以永無水患由是厚民生行王化績孰嘉
焉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
民以遷

今耿爲河水圯壞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
陷于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

遷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
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所以遷者蓋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以治
我家我之遷蓋與二三篤敬大臣謀慮欲順承
爾民命以長居于新邑篤敬者同心同德之人
也

肆于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責

尚書集解

卷之九

六

冲童也弔至也靈善也言大事必謀于衆向爾
衆不欲遷而我不從非廢爾衆謀也乃至用爾
衆謀之善者爾我之情如此爾何疑于我乎大
事必卜向者卜稽以爲當遷而爾衆不欲亦非
敢違卜也本亦爲我思慮欲我仍舊貫而宏大
此大業爾爾之情如此我何疑于爾乎正義曰
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詩曰有責其
首是宏責皆爲大之義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使羣臣各分受治民之責隱者惻隱之謂體君
之意以撫懷斯民也邦伯師長卽前日在位惑
民者盤庚至此無所改易此意尤不可不深思
也自此至篇終專告有位者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懋勉簡擇相度我其懋汝簡汝相汝汝當念敬
我衆念謂念之而不忘敬謂敬之而不忽蓋民
乍至新邑敬民之念稍弛民卽有不得其所者
矣

尚書集解

卷之九

九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肩任也鞠養也敢果也朕不任好貨之人惟果
敢于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有養者謀人
自營者各保其居此念敬我衆者也我則敘而
用之欽而禮之
王氏龜齡曰導其耕桑薄其稅歛使老幼不失
其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族黨相友相
助謀人保居之事也既養之又安之則斯民之
生生得矣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所任若此所不任若彼朕志不難知也既進告
爾矣爾臣惟能如我所勉斯可謂之能順朕志
而昔之不欲遷不足謂之不順朕志也惟違我
所戒斯謂之不順朕志縱使昔能從遷亦不足
謂之能順朕志也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
所言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敬我之所否而無總貨寶申不肩好貨之戒敬

尚書集解

卷之九

十

我之所若而生生自庸申敢恭生生之訓生生
自庸以民之生生爲功而自勉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式敬也敬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持之久
也民德民功在此心之無倦而已
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
圯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
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
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

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

王氏炎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卽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而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

尚書集解

卷之九

主

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尚書集解卷之九終

尚書集解卷之十

北平孫承澤學

商書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漢孔氏曰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于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命說爲相使攝政

尚書集解

卷之十

一

說命

漢孔氏曰始求得而命之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于禮也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于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爲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

亮陰當作深間天子居喪之次也古者諸侯大夫士遺喪居倚廬倚者謂于中門之外東牆之下倚木爲廬大夫士不障諸侯加圍障然則天子則又加梁楹故謂之梁間與按間謂廬也古無卷字疑間卽今之卷字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羣臣望高宗之切高宗猶不言乃作書道其所以不言之意而誥之言其以一身臨天下之大常恐不能自勝惟深有所懼之心是以不言不言者真見其難也見其難而圖之恭默以思恭

尚書集解

卷之十

二

者敬也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沉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此作聖之實功也此心純一不二與天地無間是以形之于夢若接上帝受良弼之賚天既以良弼代言所以不言也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得良弼于夢乃繪畫其形象遍求于天下惟至誠求賢之心切精神交接故兆朕之見非若偶然夫高宗固自信而百執事亦信之而往求不

以爲誕者高宗信其心羣臣信高宗故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爰立作相將倚以天下之重也乃置諸其左右

專以納誨輔德望之此高宗之特舉史氏之特

書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朝夕者無間之辭曰左右曰朝夕可以見古師

保之親矣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

尚書集解

卷之十

三

用汝作霖雨

君德賴納誨以修猶金賴礪以利焉君德賴納

誨以進猶川賴舟楫以濟焉君德賴納誨以成

猶旱賴霖雨以蘇焉此喻望其納誨之切下示

以納誨之道

啓乃心沃朕心

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按德具于我之心

而誨出于汝之心啓乃心者誨之所納者盡沃

朕心焉則義理之所入者深矣

若藥弗賦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上二句喻臣之言不苦口下二句喻我之行無

所見事亦相因言不苦口則行無所見矣

仁山金氏曰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思

道者想此道體為何如也此高宗之舊學孔子

曰思而不學則殆高宗思之之功固至然磨礪

相濟涵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益若金蓋思而

有所未快自以為鈍而資其礪也若濟巨川蓋

思而未能達通自覺其險而資其濟也若歲大

尚書集解

卷之十

四

早蓋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滋養之助自覺其

竭而思其化也故又總之以啟乃心沃朕心言

之若藥之喻謂言不直則已之宿疾不除若跣

之喻謂知不明則行必有所不安皆用工之語

非泛言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

后以康兆民

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故高

宗欲傳說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使其循

先王之軌蹈成湯之道以安天下之民也先王

如太甲太戊之屬皆迪高后以安民者紹先烈

自近者始故稟先王迪高后也

嗚呼欽于時命其惟有終

君德成則輔德有終民生安則同心匡辟有終

高宗眷望傳說至篇終總而告之其懇切又如

此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

臣不命其承時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尚書集解

卷之十

五

此廣從諫之量也諫本以聖責君猶繩以正責

木吾君切于求諫但患吾君不至聖人之地耳

若克至聖人之地雖不命之以諫誰敢不祇順

吾君之命以諫諍乎此乃欲高宗受諫之量使

廣大耳高宗本欲責之于臣傳說乃使求之于

已學者當以此意觀之

蘇氏曰說以匹夫得政而王虛心以待之者如

此意其必有高世絕人之謀今其所以復于王

者曰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說以

爲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

商書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及大畧至是乃詳及爲君立政之道夫明王奉順天道以立邦國都邑上則有后王君公以統其下下則有公卿大

尚書集解

卷之十

六

夫師長以承其上夫豈徒昇人君以安逸之具哉正欲人君不恃一己之尊常憂勤以治民耳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金氏曰君臣上下雖皆有治民之責而其源則在君君者臣民之標表也聰明者天理之公也聽是非察善惡用舍賞罰一惟是理之公而私意不與焉此人主所以憲天之聰明也呂氏曰君既憲天則與天一矣爲臣者安得不敬順爲氏安得不從治端本澄源蓋出于一人之時憲

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憲天聰明之條目也朱子曰口非欲起羞而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冑本所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笥易以與人不可不謹干戈討有罪然須省察自家真箇是

尚書集解

卷之十

七

否恐或因怒而妄加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禍蓋衣裳之子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于人而必省在己之是非也又曰四句皆是審呂東萊曰上二事人加諸我者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諸人者不可不省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王誠戒是信于此而能明其知羞知戎于未起之前知衣裳知干戈于在笥省躬之日非聰明憲天者乎所謂能用其明也自是推而廣之信其無一之不美矣邵文莊曰戒而不允猶不戒也允而不明猶不允也蔡氏曰戒而後信信而後明弗信由弗戒也弗明由弗信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
惟其賢

國家之興亡治亂係于羣臣官人爵人之際不
可不審也官或及于私昵爵或及于惡德是出
于私意也出私意則非憲天聰明矣夫天命有
德五服五章則官與爵本天之所有豈人君得
而私之哉惟當于賢者能者與之官不自我而
自天則當于能也固宜爵不自我而自天則當
于賢也亦宜官爵既當賢能則其爲憲天聰明
尚書集解 卷之十 人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者事之理也作事固欲從善必得時措之宜
則善爲有用否則雖善何補故凡舉事當從時
以合夫聖人時中之道此憲天聰明之用也善
者理也時者機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凡人之善皆天之善也凡人之功皆天之功也
苟有之矜之則私已之心重非所謂憲天矣烏

得而不喪之乎

崔氏後渠云覺心之故即收也知我之病即
藥也矜已之是即非也有已之長即短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事其事乃有備有備則倉卒不能爲之患有備
無患大小事皆然通上下皆然但天子則所係
尤大也

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正義曰無開小人以寵寵非其人納侮之道耻
有過誤而文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人君只守

尚書集解 卷之十

九

此二語其益無窮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止也言人君之道無他惟厥攸居則政事醇
而不雜也攸居者安于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
于天政事之本原也攸居于是焉此憲天聰明
之效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天之聰明乃至公無私之理祭祀之黷私于其
親非所謂敬則公理不存而我與天有間矣何

則祭者禮所自出祭之贖則反褻而至于煩亂
既非憲天聰明豈可以事神也哉陳氏大猷曰
以上皆憲天聰明之事皆有天然至當之理惟
聰明者能盡之苟加一毫損益卽是私意非天
之聰明也

王曰古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
善于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

蘇氏曰傳說之言皆散而不一一言一舉皆足
以治天下之公患立獨以訓試丁哉人至于今

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
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爲知之非艱也艱
在能行而已行亦非艱也艱以不忱而已王而
忱焉則亦何艱之有周子曰知易而行難果而
確無難焉王忱不艱之謂也按知對行言古所
未發自傳說發之開後世學者致知力行之法

朱子曰前軒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特傳說
告高宗耳蓋高宗舊學其弊于義理知之亦多

故知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
致知爲先也此等議論儘好

商書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
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甘盤殷賢臣高宗爲王子之時學于甘盤學未
大成而盤遷于荒野自河而毫不知所終既得
傳說遂命之以續甘盤之業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
尚書集解 卷之十 十一

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高宗求說之訓又設譬以開諭之酒非麴蘖不
成爾成我之德則酒醴之麴蘖也羹非鹽梅不
和爾調劑我氣質之偏則和羹之鹽梅也爾之
麴蘖乎我鹽梅乎我者當以柔濟剛可濟否交
互以修使予德性有成而後已勿以予爲不足
與語而棄之予能力行汝之教也交者非一之
義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

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傳說于是以聖學無窮之理告之夫人君之求多聞非徒以助言辭為觀美而已立天下之大經彌綸天下之大化而至於贊天地之化育所謂建事也則學問本為實用時惟者決然之理也學之于古人之訓乃有所獲有獲者求其實而可用者也人之自恃而不知學古者必謂前言往行古人陳迹耳事不師古欲求長世非說之所聞也其辭之嚴深見古之不可不學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

十一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此下歷教高宗以如是而學及其得之之次第也惟學學字正接上學字說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敏勉也時敏無時而不敏也高明者多不能遜志及工夫銳進則不能有常故欲其遜志務時敏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而來矣義理非遜不能入非敏則間斷生疎所修何以能來來之一

字最可玩味然又不可以所來自足當允懷于

茲二者工夫益進進不已則來者始不可以一

二計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于己者如此

王氏日記曰言學非始于傳說言為學之方則始于傳說也如所謂遜志務時敏為學之方乎孔門言之始詳其後諸儒述之益詳而要不出傳說之二語也至于學則仲應告成湯以懲彫大德建中于民而其要在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在能自得師而好問此蓋湯之所得于堯舜者非學而何言學執備于是故知言學非始于傳說也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自學學之半也教人亦學之半也能自學而不

尚書集解

卷之十

十一

能教人則是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能明德而不能新民非學之全也必始之自學念念不忘常在于學終之教人亦念念不忘常在于學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此為學之極功也

惟教學半自東萊作教人與受教者其功各半聖人之教人引而不發上一半固懶提誨之助下一半必自用工此說甚新然傷于巧尹和靖先生曰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夫德修罔覺已幾於大而化之之謂聖矣復使

之監于先王者蓋至公無私之理雖聖人不可有一毫自恃之心也學者所以學是理也先王本不能違是理則後人其可以違先王乎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
言高宗能修其德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又布列于眾職也蓋進賢者大臣之責而其本在君故說于進言之終而言其所以自效者如此陳氏雅言曰君德之修替乃賢才進退之所係此欽承之言必繼于無愆之後而

尚書集解

卷之十

古

旁招之語特爲欽承而發也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高宗欲說輔已而先贊美之也謂眾咸仰朕德謂望其有非常之治以說舉傳巖之野有以風之風猶風動之風汝不輔君作聖何以答人心之望乎孔氏訓風爲教而蔡氏因之似不如只作風動說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有手足方可以成人有良臣方可以成聖高宗

頊刻不能忘傳說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子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衡猶阿衡作起也作我先王言伊尹以其君聖也乃曰者舉伊尹之言見伊尹之能酬其言也初伊尹應湯之聘而起嘗言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

尚書集解

卷之十

五

是民爲堯舜之民哉故此言弗克使其君爲堯舜則其心愧耻若撻于市言耻之甚也思天下之民一夫不獲其所則曰是我之罪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能輔我烈祖格于皇天則真所謂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矣良臣惟聖豈不信哉爾尚明以輔我無使阿衡一人擅美于商家也

西山真氏曰學者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存此念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

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言今我而獲說則后得賢矣當與爾共治

也說而遇我則賢得后矣當與我共食也以君

臣相遇之難而見今日相遇之盛爾其克紹汝

君子先王安斯民于永久此以致君澤民之事

責其臣也傳說于此無復可言者但曰對揚天

子之休命而已此以致君澤民之事任諸已也

君臣之相勉勵如此罔仰阿衡專美有商信哉

商書

尚書集解

卷之十

六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

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漢孔氏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日繹蔡傳

曰祭禰廟也序言湯廟不合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高宗彤祭之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此為神告

以宗廟之失審矣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已謂當格王心之非後正其事蓋高宗不專

修人事數祭以媚神此其心之惑也而祭又豐

于親廟違典祀之禮此其事之失也先格其心

之非而後其事之失可得而論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

永非天天民中絕命

乃訓于王曰天之監人惟主義如何耳人之所

行有義有不義故天之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

大人人自以非義中絕其命也所以言此者人

尚書集解

卷之十

七

主之所欲者壽而已禱祠之意常在此故言永

年在義不在禱祠此格心之第一義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

台

又言人有不順德不服罪者服罪謂改過天未

即誅絕以孽祥為符信以正其德人于斯時恐

懼修省側身修行以消變異猶恐其後其可曰

孽祥其如我何而莫之省乎本為雉雉進戒故

此言孽祥之來乃上天所以譴告正指雉雉之

異不可不思其故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乃正其所失之事而言之曰嗚呼王之職于

敬民而已不侮鰥寡懷保小民視之如傷保之

如子此王職也此天心也舍此而徼福于神非

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嗣典祀其可獨豐于

昵廟乎此王事之當改者也昵近也尸子曰不

避遠昵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

金氏曰此篇首用高宗彤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

尚書集解

卷之十

六

釋于高宗之廟兼高宗名臣不聞祖已乃訓于王似告幼君書序大誤惟史記謂此書作于祖

庚之時為得之

商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

黎

西伯孔氏正義作文王蓋武王也史記嘗載紂

使膠鬲觀兵膠鬲聞之曰西伯何為而來哉則

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金仁山曰西伯武王

也武王襲爵以後未克商以前商人稱之曰周

西伯也故胡五峰大紀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

皆謂武王舊說文王失之矣吳氏纂言曰武王

孟津之役首事于黎紂都朝歌黎在畿內如以

戡黎為文王豈有人臣伐畿內之國尚能退就

臣位乎服事殷之謂何矣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此祖伊告王之因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

尚書集解

卷之十

九

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天子者驚懼之情呼君而告之也天既訖絕我

殷家之命格人與元龜皆罔敢知吉格人與元

龜並言者乃有道之士至誠如神如元龜之先

知也成湯德澤在人神靈在人于后人未嘗無

相助之心惟紂驕淫荒戲用以自絕其天命自

云者天無心周亦無心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紂自絕于天天亦棄之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

民不相保骨肉相棄不虞天性也民窮盜起法
度不能禁不廸率典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
其如台

上言天棄此言人亦棄之也大命有天命之人
也摯至也言受大命者胡不至乎今王其無如
我何言不復能君長我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自謂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

手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祖伊退而言曰乃罪多參在上言不可掩也乃

何以能責命于天乎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言殷亡可待指汝所為之事殆不能免

戮于爾邦此真當日忠臣義士痛哭流涕之言

也

鄭氏季皮曰此篇祖伊之言危迫之甚必在周
師既渡河之後若文王時必無殷之卽喪戮于
爾邦之語

商書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漢孔氏曰錯亂也告二師而去紂

微子

漢孔氏曰微子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
遂陳于上我川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此章皆微子憂商之亡而言其所以敗德之故
其若未定之辭或者非斷然之辭商亡形決矣

尚書集解

卷之十

圭

猶曰商其不能治正四方乎微子猶冀紂一

旦悔悟不謂其果不能也我祖成湯之為君致

其功烈陳于上世昭然可考今乃沈酗于酒敗

于下與陳于上為對祖宗之功參列在上紂沈

酗于酒敗厥德于下可謂忝厥祖矣微子深嘆

之辭也金仁山曰此喻紂之必亡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

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輿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

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紂以一人貪戾故其下效以成風小大好草竊
姦究民之無良一至于此且上至卿士亦師師
非度互相倣效以自恣于法度之外有罪罔常
獲者以紂爲逋逃主方興言方興而未艾也今
殷其淪喪若涉水無津涯難以濟矣幾年有殷
遂喪于今乎金仁山曰此言已之欲去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
指告于顛隳若之何其

金仁山曰欲處不可收欲逃恐遂亡情不能已

尚書集解

卷之十

三

又問二子當有救亡之策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微子與二人對語獨父師言者賓王相對之言
也王子云者微子帝乙之長子也沈酗者紂與
上下自墜于昏迷之地所謂自絕也豈天之爲
哉乃以爲天毒降災者箕子忠厚愛君之心也
不敢指絕其君歸之于天尚期紂之悔悟也可
謂忠厚之至矣唐孔氏曰微子告二人而獨箕
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

乃罔畏畏拂其耆長舊有位人

人貴知所畏一不知畏諸惡皆本于此先民時
若所以爲湯拂其耆長所以爲紂耆長見拂而
播棄故皆遜于荒此答老遜于荒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大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相容將食而無罪言
政亂甚也此答草竊姦究之語

降監殷民用又讎欲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
罔詔

尚書集解

卷之十

三

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無復他事惟有急征橫斂
若讎耳上以讎施下以讎應下既敵讎其上而
上又召之不怠是時暴君汗吏上下相和罪合
爲一無復肯以民之多瘠爲上告者此答相爲
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詔王出迪我舊云刻于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謂商今其將有災乎我當出而受其敗亡之禍
若商果淪亡我終身決不爲人之臣僕矣然商

家不可紀祀告微子宜出乃合于道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隕之語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晉

先王使無愧于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遜

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于汝鵠汝方商書終于微子

尚書集解卷之十一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漢孔氏曰大會以示眾

唐孔氏曰湯誓指湯為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

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

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此會中之大故稱泰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晉

蔡氏曰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人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大復于王屋流為烏太史公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死有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馬融得疑其偽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也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建寅之月也

王氏日記曰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卽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于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于十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言十一年觀兵是乃謬中之謬程子曰此事問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絕則是君庶當日命絕則爲獨夫武王觀兵是臣脇君也二字之誤使武王千餘年蒙脇君之惡是可以不辯哉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金氏曰王曰者多謂史官追稱武王正名討伐

則稱王舉兵亦爲合義不必拘追稱之說也漢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二

孔氏曰友邦親之冢君尊之也御治也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

元后作民父母

推本原而言之也萬物無不自天地而生故曰

萬物父母也人爲萬物之最靈者元后又是人

之中實有聰明者亶者誠實也元后乃民之父

母必思與天地同功輔相裁成贊天地之化育

也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

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推原紂爲惡之本也紂之惡本于不敬上不知

有天下豈知有民乎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

惡之本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

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

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紂之惡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敢者果敢之謂行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三

之愈力無所忌憚也所惡者極其惡及其族而

後已所愛者極其愛及其世而後已但惟宮室

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百姓焚炙忠良剝

剔孕婦人所不忍爲者紂皆爲之故皇天從而

震怒遂命我文王敬行天罰肅將敬將也紂之

惡在于不敬上天文王之興在于肅將天威大

勳未集者天旣以君師之職付之文王使文王

已獲伐紂以除害是大勳之集也使文王能化

紂改過亦大勳之集也二者皆未遂所以大勳

未集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
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
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遂使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者觀
紂之所為于商地也惟受罔有悛改之心乃夷
居謂安然居處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祀如人上棟下宇不復思省皆夷居也紂夷居
之中犧牲粢盛盡于凶人所盜亦不思有以治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四

天之覆亡可見矣方曰吾有民有命民與命
非不可恃但紂之所恃乃其虛者耳是以不知
懲其侮慢之過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
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申言天所以立君之職分也天之所以立君師
者兼治教之職惟其能助上帝寵綏四方而已
言紂之反此也今我更不問有罪與無罪我曷
敢有越厥志武王之志即天心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
臣三千惟一心

又言伐商之必克度量也凡勝負之理力鈞則
度德德優者勝德鈞則度義義直者勝此二語
意古者兵志之辭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是衆
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義乎若武王
之德則仰之若父母者也武王之義則望之若
時雨者也三千一心所謂仁不可為衆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五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于弗順天厥罪惟鈞

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其惡貫已滿天命
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是我與紂
同罪矣日記曰貫盈當如此看蔡氏曰貫通盈
滿也訓貫字非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
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此湯所謂敢用玄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也使
武王有一毫愧心必不能對越而為之矣祭社
曰宜冢土大社也底致也先言受命文考者以

天本命文考肅將天威武王卒其伐功故受命
文王之廟而後告于皇天后土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
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見天之與民其
親仲舒所謂天人之際也武王至此言尚庶幾
輔我一人聖人臨事之心也永清四海四海本
清而紂汚之伐紂四海即清矣君者四海之源
也時哉不可失武王見天已的謂此天時灼不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六

可失正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時非後時所謂
乘機會赴事功之比也

金氏曰泰誓三篇上篇誓諸侯因及御事庶士
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自誓其師

周書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
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武王已渡孟津次于河朔而與西土之人立約

束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
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耆老昵比罪人淫酗
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
德彰聞

武王欲數紂惡而以古語發端惟日不足者言
終日爲之而猶不足也今紂行無法度竭日不
足故曰力行其無法度耆老所當親近者反播
棄之罪人所當斥絕者乃昵比之又且淫于色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七

酌于酒縱肆威虐此正所謂凶人爲不善日不
足者也紂之爲惡臣下亦化之各立朋黨相爲
仇怨脇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
呼而告天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大抵爲善至于
極則致治馨香爲惡至于極則穢德亦彰聞矣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者言愛民者天之本心奉天者君之本職自
其源而言也有夏桀弗克若天不順天之本心

不盡君之常職也既不知有天安知有民故流
毒下國而不恤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
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
彼夏王天以其子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
商必克

惟受之罪浮于桀矣何以驗之下文列數者是
也元良微子也剝害之諫輔者比干也賊虐之
妄謂已有天命命卽至公之理豈可以爲已有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八

紂既不知天命自然不知敬天之理故謂敬不
足行自然不知鬼神之德故謂祭無益自然不
知民之當愛故謂暴無傷鑒視也其所鑒視初
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成湯黜其命矣今紂
多罪天其以我又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
之下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
天意有必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于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人漢孔氏曰平人凡人也紂雖有夷人之多
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
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
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今朕必往

漢孔氏曰天因民以爲視聽民所惡者天必誅
之按前以天意人事知紂之必克此以人心天
命斷朕之必往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九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
光

朱子曰言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
而殺伐之功用以張大比于湯之伐桀又有光
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
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武王伐紂驗于人心天命操必勝之勢矣何以
復警戒衆士不可謂無足畏寧執我非彼敵之

心臨事而懼此持勝道也然商民畏紂之惡慄
慄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
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周書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漢孔氏曰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
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十

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君子稱將士也天有顯道如日星示人其義類

甚明在于日用彝倫之間豈難知哉紂亦非不

知但狎侮之耳五常卽道之顯而類之彰者也

紂狎侮弗信荒怠弗敬所以行于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之間者無復知有天理之可畏

張氏無垢曰天有顯然之道其禍福各以類而

彰善福之類也故善自取福惡禍之類也故惡

自取禍以類相召夫豈有心哉

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
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
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
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歷數紂之惡謂其殘酷無道流毒海宇於姦邪

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

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污褻之行悖亂

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

勉力不忘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祝者斷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十一

公羊言子路死孔子曰天祝予何休注斷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

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引古人之言撫者后之道虐者讐之事也紂天

命已絕人心已去一獨夫耳方擁虛位大作其

威于民乃汝之世讐樹德必務其滋長除惡必

務其根本殄殲渠魁殄殲乃讐而已爾衆士其

尚連果毅以登乃辟而成其大功而末復以賞
罰勵之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
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此武王稱文王聖德輝光被于遠而著于近故
能受天命而得民心也

子克受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考
有罪惟子小子無良

上既頌文德之盛至此乃曰事幸而集則文考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三

之功不幸不集則予小子之過善則稱親過則
稱已理所當然也又按三篇三數紂之惡發舒

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
而天下已無商矣豈非萬世之永鑑哉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
牧誓

牧誓

漢孔氏曰至牧地而誓衆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
鉞右秉白旄以麾曰迷矣西土之人

曰武王之言也迷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
之蘇氏曰黃鉞以金飾也軍中指揮白則見遠

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爲儀耳故左杖黃鉞麾非
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說

而學者妄相附致張爲議論皆非其實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

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三

戈比爾于立爾予子其誓

蘇氏曰御事治事也指此三卿也六卿止言三

古者官必不備或三公兼之亞旅衆大夫其位

次卿師氏亦大夫至以兵守門庸蜀羌髳微盧

彭濮人數國皆西南之夷唐孔氏曰戈短人執

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予長立

之于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

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化難無晨化難之晨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此天地易位古今之大變也天地之中各有定位君倡而臣和男外而女內夫行而婦隨皆不可易者牝雞至于司晨陰陽謬戾則一家之索可知矣尊有常尊紂昏棄厥肆祀弗答是不能尊其常尊也親有常親紂昏棄王父母弟是不能親其常親也皆所謂易位也乃男內而女外婦倡而夫隨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也是以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西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于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于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于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王之所謂恭行天罰者軍旅之嚴整也戰法

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坐作進退之法也伐擊刺也少則四五多則六七而止齊此攻殺擊刺之法也桓桓威武貌欲將士如四獸之猛于商郊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弗勗謂不勉于前三者又以戮警之所謂嚴整也所謂天罰也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五

武成

漢孔氏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于克商呂氏曰觀武成一篇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摹有定商之規摹以至公大義取之以明法成理定之後世之君亦有乘機會赴事功而取天下者如秦皇隋文晉武得天下未幾或以奢侈亡或以叢勝亡或以委靡亡取之無其義而又無以定之也往伐者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時歸獸者歸馬放牛之時識其政事

者列爵分士之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鬼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旁死鬼初二日也明生而鬼死旁近也古者以事繫日此時紀于鬼者大抵出師以先期一日整辦軍容初三日將往伐商則初二日正整軍之日止書一月壬辰其下不書事者事在翼日癸巳初三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夫

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厥四月哉生明四月初三日也王方自商歸鎬

京見武王數十日之間留于商邑制治規摹撫

摩人民凡周家之政皆在于此乃偃武修文示

天下不復事武之意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

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

野而弗復服車甲蚌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

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

庚戌崇望大告武成

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祭

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既生鬼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鬼望後也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

朱子曰日為現月為鬼鬼是黜處鬼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鬼載如人載車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于鬼鬼載現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七

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層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西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曠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鬼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吞月在日後光盡理伏矣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

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小子其承厥志

武王謂伐紂非已之能自公劉太王王季篤前

烈基王迹勤王家建之啟之有自來矣大王王

季稱王者追王之也文王能成其勳大受天命

以撫綏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非于大

用力而小用德也德之所施各稱其宜于大邦

自見其德威之可畏于小邦自見其同仁之可

懷而已惟九年大統未集猶曰大勳未集也予

小子其承厥志言我小子何所為其承祖父之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大

志耳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

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

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

率俾

底致也告于皇天后土即泰誓言類于上帝宜

于冢土天地尊之至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

曰以下乃述其告天地山川之辭有道指祖父

也大正以兵征之也人君當輔相天地參贊化

育使人物各得遂其性今紂于天物則暴之絕

之于眾民則害之虐之而惟天下有罪逋逃而

歸紂者紂皆主而藏之如淵之聚龜鼈藪之聚

鳥獸仁人謂亂臣十人予小子既獲仁人故敢

敬承上帝以遏絕亂畧畧路也敬承天意以絕

亂路是以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

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九

恭者敬而奉之之謂成命一定而不可易決于

伐商也肆遂也武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

者之兵弔民伐罪秋毫無擾凡以安其士女而

已士女喜悅以篚篚盛玄黃之幣以迎我師顯

我周王之當王天下也然此豈人力之所能致

蓋天之休命有以震動人心故人皆歸附我大

邑周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

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問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聖人與神明貫通故臨之若在上贊之若同體
言以濟兆民見武王伐紂我無與焉一承天之
休命也先時後時皆非俟天休命必甲子昧爽
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然後往伐所謂俟天
休命也當時止其黨與紂俱生死耳其餘人心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辛

皆歸武王故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之兵前
自殺其後同黨之人血流漂杵戎衣一衣天下
卽定矣一者不再之辭武王乃反紂之虐政由
商先王之舊政箕子之囚則釋之比干之墓則
封之商容之問則式之至于財本流通之物粟
本養人之具紂私而聚于鹿臺積于鉅橋武王
散之發之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
之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悖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史氏載治定後之政事也封建之來久矣其
上世皆有功德于民子孫世其土地聖人因而
爲之制列爵有等分土有限而不可踰而又使
之建官必以賢位事必以能所謂建邦設都樹
以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者也五教者五常之教
也食者衣食足而後知禮節也喪者慎終追遠
之義也祭者報本反始之義也惟于此三事教
之者皆良心之所自發也王者之治不過教養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一

壬

而已武王至此夫何爲哉有信者則悖之有義
者則明之有德者則崇之有功者則報之使萬
物各得其所垂拱而天下自治垂拱二字正見
武王文德雍容與唐虞氣象相似蓋治法詳于
有爲治化享于無爲以天下爵土官賞于天下
賢才功德以天下同然兼彙勵天下人心風俗
始雖不免乎商周征誅之習終亦可遊于唐虞
揖遜之天矣

此篇前儒皆以爲有錯簡作改定之文然細讀
經文似有不必改定者此篇前段史臣記事之

日月總載于前王若曰以下又史臣敘武王之
言如代言之體非自武王口中出也文章錯綜
反復深有古致如改定者殊覺板滯遠古遠矣
日月或有參差止爭間與不間亦難臆定也

尚書集解卷之十一終

卷之十一

三

尚書集解卷之十二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洪範

漢孔氏曰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洪範一篇內有經有傳經者禹之言傳者箕子之言也此其說發于仁山金氏而經始明余向著洪範經傳集義一遵其說今重加刪定以成此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一

十有三祀以見武王伐紂之後既釋箕子之囚

即訪之急大道也○真氏西山曰稱祀者成箕

子不臣之志稱訪者表武王下賢之心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

不知其彝倫攸敘

王問天陰定下民而輔合其居止我不知其秉

彝人倫之所以能敘者其意若曰天生民之初

無言語以告訓無聲色以警示而民之彝倫自

然有敘其所以然如何蓋極本窮源之問也

石齋黃氏曰程子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
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物各止其
所而天之彝倫乃敘故曰相協厥居子瞻蘇氏
曰陽升也通也天人有相通之道若顯然命之
則家爲巫史矣惟達者默然心通謂之陰陽君
子不默通天道則無以助民而合其居王肅曰
陰陽者上天之事相協者人君之事言上天深
定下民與以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協其居
以助天性也學士劉三吾嘗引王肅之說以詆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二

蔡傳其實陰陽相協皆本于天書曰協和萬邦
詩曰克定厥家雖人事亦天道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墜洪水汨陳其五行帝
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
嗣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箕子欲言九疇先于根本推之洪水之害正當
疏通鯀反墜塞之故汨陳其五行水者五行之
一水墜而五行皆汨見五行同一源也汨其一
則五者皆失其性矣此帝不以洪範九疇畀鯀

而彝倫之所以不明也禹則不然故帝乃錫之
書出于洛而禹得之遂推其類以爲洪範九疇
彝倫之所以敘也

吳氏彙言曰洛書不出於鯀治水之時而出于
禹治水之時是天不以畀鯀而以錫禹也洛書
不出洪範不作人不得見此常道之次序所謂
敘也洛書出洪範作人皆得見此常道之次序
所謂敘也然洛之出書不過龜背有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之文而已五行至六極皆禹所分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三

配則洪範之書禹所自作也今日天錫禹何也
蓋禹心得此道前此未嘗爲書因龜文有九感
觸其心遂作洪範九疇雖禹之自爲然實因龜
文發之若天啓其衷云爾故爲天所錫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
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
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許氏曰大禹洪範龜文止于前十句其初一日

至次九曰二十七字是箕子對武王陳述之辭
其後九疇之目亦禹之經箕子陳之時見于後
集說云此洪範之綱大禹所敘而箕子述之以
爲經也水火木金土五材之氣行乎天地之間
以生成萬物故爲九疇之首五事以修身而敬
爲入德之要八政以致治而農務爲急協合也
協于五紀而天人合矣建立也皇君也極標準
也人君立德以爲民物之標準也又治也以三
德治民之失中者稽考也念省驗也嚮與向通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四

勸之向善以趨福威與畏通戒使畏懼以避極
也

朱子曰洛書者大禹治水之時神龜負文而列
于背禹則之而爲疇也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
耦之數自一至九其數如此禹敘而次第之以
其一居初而爲五行以其二居次而爲五事三
又次之而爲八政四又次之而爲五紀五又次
之而爲皇極六又次之而爲三德七又次之而
爲稽疑八又次之而爲庶徵九居次之末而爲

福極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
文五行以下卽禹法則之事蓋因洛書自然之
數而垂訓于天下後世也若其效法次第之義
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爲之洛書一位在子
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爲五行五行則
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爲人事之始矣
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爲五
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
修身踐形之道立矣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五

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爲八政八政則修身不
止于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經陳紀創立法度
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
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爲五紀五紀則治不止
于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曆明時仰以
觀于天文矣五居中央爲八數之中縱橫以成
十五之變蓋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爲皇
極耳則人君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
面內環觀者皆于是而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

六位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
 為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臨機制變
 隨時制宜且盡其變于人矣七位在西火之成
 數氣合而形已若矣故為稽疑稽疑則不徒順
 時指之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
 其變于幽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
 益著矣故為庶徵庶徵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
 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其數則金之
 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為福極福極則休咎
 得失不徒見于一身而通行于天下矣其事廣
 大悉備故居終焉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
 五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眾用之
 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
 不言數者乃眾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為始則自
 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為
 統則生數至常成數至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
 疇本于洛書者如此後學不藉此章具洛書之
 文例以空談而說之則陋矣

一五行洪石經無一字解傳一曰水二曰火三曰
 木四曰金五曰土經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
 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
 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其傳
 許氏曰金先生言此九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
 發明者蓋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也然則自水曰
 潤下以下為箕子之傳
 集說曰此洪範之目箕子演之以為傳也水火
 飲食所須而水尤禹所方治故首水而火次之
 木金者與作所須而薪乃附火以為飲食故木
 次于火而金又次之土則萬物莫不資焉故敘
 于五以見終始乎物之功也水性潤而又下火
 性炎而又上木性有可揉而曲者有不揉而但
 可任其直者金性以人鑠鑄以變革其形質種
 曰稼以生言欽曰穡以成言土無不生其為民
 用之重者爰于也於是稼穡而已作為也水初
 潤本涉下積于斥鹵則味鹹火初炎未苦炎久
 而焦則味苦木不酸結而為實則酸金革於火

而味辛其味生于百谷此五材之切于人故九
疇以爲首也

金氏曰水曰潤下以下言五行之性潤下作鹹
以下言五行之味五行者造化之用其功用甚
廣此獨言其性與味者以切於民飲食器用言
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
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其傳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八

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秀也故水火木金土之
氣凝而爲貌言視聽思之質有物必有則故貌
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皆其德之
本具而恭之作肅從之作乂明之作哲聰之作
謀睿之作聖皆其事之所當致也此五事之則
大禹敬用一言盡之而箕子演之尤備所以明
萬世人君修身之道也

唐孔氏曰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爲
說貌總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

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
項氏曰五行天序也五事自外而內自粗而精
人事之序也或者必欲按五事以配五行多見
其不合也

朱子曰自恭作肅至睿作聖此學問之極功盡
性踐形之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
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禹經傳文缺
八政者人主施政以教民也食者教之以務本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九

貨者教之以資生而卽繼之以祀報本反始教
之大者也司空掌土所以定其居司徒掌教所
以正其德司寇掌禁所以治其邪以上所以內
治曰賓曰師所以外治賓客之好賓則盡之兵
伐之事師則盡之皆所謂教也皆所謂政也

陳大猷會通曰養生事死須要得安其居故司
徒次之居安而後教可施逸居而無教則近于
禽獸故司徒次之朱子曰教之不從而後刑之
刑所以弼教也故司寇次之內治既舉而後外

可理故實所以懷諸侯諸侯或不庭則征伐

之故次實次師焉

九疇皆有傳而八政獨無缺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

數禹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

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

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

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

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箕子五紀傳舊錯簡在庶徵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十

五紀者五行之總也人生於五行而紀於五曆

大君之所以合天非獨治曆之事也箕子遂以

歲月日星分屬於君臣上下以明調贊之實政

不言曆而曆在其中矣曰者箕子之辭也省察

視也王言省卿士師尹不言者冒上文也一歲

該十二月王當視歲功之運以總攬羣綱一月

該三十日卿士當視一月之運以各率其屬至

于官師庶尹又當視一日之運而朝夕靡懈修

舉衆務蓋天之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治

象清明賢俊俱出民俗平康易其序則反是君

臣責任之修廢其效如之成功統歸于上故無

易者先言歲月廢墜多起于微故既易者先言

日月蓋自一日之差則累累皆差也至於庶民

陳列于下猶衆星森布于上也星有好風好雨

之不同庶民亦有嗜慾之不同雖日月之行有

冬有夏自有統體若不可有所徇而月經箕多

風離畢多雨汲汲于從星何也然則安可謂治

之自有統體而泛然不從民欲乎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十一

九峰蔡氏曰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

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

欲者如何耳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饑者欲食

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

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

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

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

異好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

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

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也

吳氏幼清曰歲自今歲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一周天以分至春閉定歲之四時是為一歲之紀月自此月朔至來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會以晦朔弦望定日月之大小是為一月之紀日自今日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周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經星辰謂天壤因日月所會之處分經星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是為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自一二三四至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之用是為曆數之紀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圭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馬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箕傳

朱子謂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

人君下布五行上協五紀端五事于上而躬行

言動皆可以為民之標準修八政于下而法度

政事皆可以為民之標準此所謂建其有極也

人君會建其有極于上使人皆有所標準以為

遵行之的故人皆不敢徇己之私而從上之化

亦不必私意妄為而皆可安行于道化之中遵

義遵道遵路所謂會其有極會如朝會之會蕩

蕩平平正直所謂歸其有極歸如安歸之歸此

章詠嘆淫溢雖指民之叶極而言然皇極四方

八面公平正大之體于此可見矣信哉其為古

今相傳之語為皇極之經也朱子曰自無偏無

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許白雲

曰無偏陂好惡無偏黨反側戒辭也遵王之義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圭

道路勸辭也王道蕩蕩平平正直贊辭也會其

極遵其義道路也歸其極皆至于蕩蕩平平正

直也大抵皇建其有極一語為君之職此韻語

乃教民歌詠之以求合于君之極者也

曰者箕子傳辭也皇極之敷言蔡氏謂即上文

敷衍之言也若謂皇極之道此彝此訓非我所

自作乃帝之訓也庶民不可視為空言必當循

習踐履此訓可也斯民能以是訓而是行之則

可近天子道德之光華矣不言近皇極而言近

天子之光者天子既建極則天子即皇極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也謂之王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也皇極之道備于此矣

朱子曰皇極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主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無不睿便是建極三德只是就這道理上權衡或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十四

放高或捺下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于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于天則為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為六極在天亦為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九疇方貫通為一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禹平康正直箕疆弗友剛克箕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箕

上所言者大中之體至此言大中之用所謂時措之宜觀時會通之義也人皆謂剛柔非皇極之德不知所以用剛柔者乃欲民歸於中也正直皇極之本體剛克柔克皇極之用也

上列三德之經箕子演之以盡其義蔡氏曰疆弗友者疆梗弗順者也變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潛者沉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疆弗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十五

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于皇極者蓋如此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肆曰克曰貞曰悔禹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
于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
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
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其違于人用靜吉用
作凶 箕傳

皇極既敷衆理皆備人君至此若無疑可稽方
且稽之于龜筮者聖人公天下爲一體不以一
身之無疑是謂無事可稽見敬慎之無窮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夫

必曰擇者聖人之占卜與後世異聖人占卜假
著龜以寓其神著龜者至公無私之物必擇卜
筮之人其至公無私與之無間然後可以通乎
著龜惟能如此然後乃命卜筮曰雨其兆如雨
曰霽其兆如雨之霽曰蒙其兆陰黯曰驛其兆
絡繹而連屬曰克其兆交錯曰貞內卦也曰悔
外卦也

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用二貞悔也衍推也忒
差也兆有定體卦有定辭自其有變動之差而

天下之至變生焉故善卜筮者推行其差忒而
已必立如是善衍忒之人以作卜筮之人凡二
人推占則從二人之言蓋衆則公也

大疑如盤庚之遷都成王之誅管蔡是也盡人
謀而後卜筮以決之

心者人之神明虛靈知覺無異于鬼神乃龜筮
之靈不踰于人故始謀也先人而後龜筮然鬼
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無私故定謀
也先龜筮而後人夫聖人之定謀非皆爲身與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七

其子孫也而天愛其身必及其子孫聖人之謀
周于天猶天之謀周于聖人也詩曰賄厥孫謀
以燕翼子

又于下一等言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
民逆其事亦吉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
吉之所在也然於三從之中必龜筮皆從乃可
蓋龜筮無心之物既已皆從他雖有逆卿士庶
民或者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
無疑卜稽如合獨卿士庶民懷居而不肯遷何

妨於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如周公東

征成王既不知周公民又不靖反曰艱大惟在

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從故亦吉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正義曰民

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

故通以民為一令與君卿等也又曰庶民既眾

以眾情可否亦得上敵于聖人老子曰聖人無

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六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

凶謂人君洗心滌慮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

之誠惟龜與筮皆從庶幾足以驗吾無一毫之

未盡若龜從而筮不從必其尚有未盡者故作

內吉如祭祀之事則可作外凶如征伐之事則

不可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凶謂卿士庶民皆

從汝又自從獨龜筮二物不從若不必拘于枯

槁朽計矣古人卜筮不與後世同龜筮之不同

則是揆之于理有所未當人已雖從終未免于

人為守常則吉一有所動作則凶此義此理至

精至微天下舉以為然不知又有未然者歟

按古人先筮而後卜筮法載于周易繫辭其法

一變三變而成一爻九變而成內卦十有八變

而成外卦六爻既成則筮人畫所得之卦于板

以授太卜太卜以墨畫筮人之卦于龜腹蓋人

明火以作龜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

灼後右觀其食墨而決以五兆兩者點如雨下

其象水其日丙丁其行北方霧者渾沌昏寒其象

土其日戊己其行中央釋者曲直相達其象木

其日甲乙其行東方克者裂文交加其象金其

日庚辛其行西方五者卜之所以決也卿大夫

以下至於庶人不敢用龜則惟以筮所得之卦

六爻皆靜則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六爻皆變則

本卦為貞支卦為悔貞取守靜之義悔取變動

之義本之以貞而決之以悔二者筮之所以占

也兆有定體卦有定占自其有變動之差而天

下之至變生焉龜兆一成所應久遠筮則應在

一時而時日推遷必須更筮此其子演傳所以

先卜後筮而史蘇亦有筮短龜長之說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十九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曰時五者來

備各以其敘庶章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

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

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

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其傳

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其傳

皇極之道可謂備無偏倚矣又察于至明驗于至微敬之至也微曰庶者見所徵者非一也兩于五行水也暘火也燠木寒金四氣皆因風寒而成亦猶四行皆由土而載故風屬土此禹經之所列也下曰傳文也時是也是五者來備無缺也各以其敘無舛也庶草猶言百種蕃庶豐茂也一極備氣過多也一極無氣過少也如雨多則滂雨少則旱是極備與無皆凶也餘徵皆然休徵謂嘉德之證驗也肅又哲謀聖五事之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三

照物而行逸豫恒煥應之心無謀慮而動之怠躁恒寒應之性不通曉而思以昏闇恒風應之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則人君可不謹其念而敬其事哉

按庶徵專以五事言者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之得失而八政之屬凡事皆在其中矣皇極之建不建其要在是而已而敬之一言又五事之樞而建其有極之本也人之五事與天之雨暘燠寒風俱出于五行故相為感應庶徵一疇古人燮理陰陽之實事也漢人流為災異之學失其本也

朱子曰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卽有此應統而言之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于暘又自致暘無與于雨但德修而氣自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三

父者賜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

曰考終命再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

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

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

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戮

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用好子而家時人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圭

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傳

舊以有皇極之語故歸簡在皇極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再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

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此福極德

在三

白雲許氏曰五福六極本天之所與而君民共

之者也君建皇極于上則能備受五福而六極

不足以及之矣君則順天以理民集五福于身

而導之使之避極而趨福所謂欽福以錫之也

其于奪蓋可與天同功不可有一毫私意于其

間有一毫之私則有不當錫之福不當加之極

矣此蓋係于皇極之建不建也夫緣寡孤獨者

常有養水旱凶荒則矜其急仁政以開其良心

醫藥以濟其天死錫之壽也分井廬以生其財

輕賦欽以厚其用錫之富也諸侯用命盜賊屏

息則民以康徭役不興遊畋不時則民以寧修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圭

身以先之學校以教之則能攸好德明德于良

心未喪之前慎罰於惡幾未甚之際則可考終

命反是則用極于民矣然民之一身天所以與

之者素有分而秉彝好德之心又上下之所同

然是民欲受天之福則惟好德之一節耳能好

德則四福亦莫不隨之而六極自遠矣雖其分

有厚薄之不同而知富貴之在天能殀壽而不

貳是皆好德者為能爾所以承四福者也故洪

範之書言錫之福惟曰有猷為能守好德者也

此福雖主于祿而言然亦可見上之導下下之敬天惟在于好德而已上之人能使下好德則可遂其錫福之公下之人能攸好德則可享天所賦之分上之人好德則能建其有極下民好德則能錫汝保極矣故洪範惟言錫福而不言錫極蓋入此則出彼而善固人所以本有也按欽時五福以理言又言福不但欽于君而又其有極則五福同于上下君之于民如此則民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五

亦錫汝保極矣民皆從化亦君之福也德者此心之同然履道之吉天下之公福君有以與其民民亦有以與其君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也盛矣哉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此下言錫福與民之道也朱子曰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區處之始得按庶民之中有猷有守是一項人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是一項人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是一項人

三項人所謂氣稟有清濁純駁觀感有淺深遲速不可一律齊者也念之受之錫之福則隨材造就所謂逐一做道理區處者也有猷如子貢有爲如子路有守如原憲此等人可與進取故當念之念謂加意使有成就也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也不罹于咎不陷于惡也此中人之資可導而上下焉者此等人進之則亦足用爲善故當受之謂不拒而與其進也康安和之意而康而色好德之徵也曰予攸好德樂善之實也有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五

人如此汝則錫之福則是人斯其有皇之極矣至于民有不幸而災獨可哀者有幸而高明榮顯者人主又當扶之抑之彼人之有能有爲當榮顯者進而福之亦邦國之福也羞進也傳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進之之意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亦所以進其行也正人在官之人富謂祿之穀善也祿足以恤其家而後可以責其善弗能使好于而家北山大夫所謂室人交徧隨我也則是人斯其事矣謂將陷于罪戾雖斯

人之華亦吾待之未至也夫爵祿以待賢者而于其所加又無往而非勸善勵行之微意則在位者孰不惟皇之極哉若實行不修于其非好德之人而福亦加焉則爲汝用咎而已其言以戒其輕予也觀此人君子于天下人材如慈父嚴師而一世之人所以能受福而免于極也使上不能立標準使威福之柄玉食之體下得而干之則大夫必殘其家諸侯必危其國矣有位者固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亦僭忒而踰越其常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五

必轉五福而爲六極豈皇極之所宜有哉

董氏纂注曰洪範有禹之經有箕子之傳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蓋天地之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己治人而氣參乎其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卽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爲徒爲民之則

者也伏羲本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一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敘九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陰陽一五行也五行一太極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卽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敘彝倫哉

尚書集解卷之十二終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二

五

尚書集解卷之十三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西旅獻葵大保作旅葵

旅葵

漢孔氏曰因葵而陳道義正義曰成王時召

公為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

按胡五舉聖王大紀謂旅葵為成王時書後人見篇首有惟克商通道之語遂以為告武王不思武王之克商僅六年而崩如越裳肅慎之來貢皆在成王時則西旅之貢亦必在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一

成王時無疑矣

惟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

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真氏曰西旅獻葵而未受也召公已作書戒王

古者大臣之格君心皆于過失未形之際不待

已形而後言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惟服食器用

明王慎德旅葵一篇綱目也四夷所以咸賓者

正以明王能謹其德耳真西山曰明王敬謹其

德豈欲四夷之我賓哉而賓貢乃不求自至然

其所獻惟服食器用而已無他玩好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

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聖人公天下以為心天下之物與天下之人共

之然至公大同必文理密察自有差等王乃以

其物錫異姓之諸侯以示德之所致俾無廢其

所職若寶玉則分于同姓之國以布親親之恩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二

于是人不以物視物而以德視物受其賜者不

敢慢易而各思勉其德焉

金氏曰德之致即謹德所感貢方物者也上以

德致亦以德示而下以德視之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

以盡其力

此下歷以謹德之事戒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

德至于盛必無狎侮之失狎侮君子是不以禮

使臣也君子必遠引而不得其輪忠矣狎侮小

人是不以義使民也小人必難保而不得其效力矣此因言慎德而推廣之狎侮則非所以慎德矣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貞正也不役于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喪德即所謂狎侮也玩物喪志即所謂役耳目也王氏十朋曰玩人則以驕滅敬故喪德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三

玩物則以慾勝剛故喪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心之所之謂之志不可不定也而定之莫若道則中有所主庶無玩物之失矣入于耳者謂之言不可不聽也而聽之亦必以道則自處以正庶無玩物之失矣內外交養謹德之要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陳氏大猷曰志言如此則本正矣豈復有作無益貴異物之事不貴異物賤用物則珍玩不貴所貴皆服食器用之物矣遠格則邇者可知邇安則遠者可知又曰寶賢則天下安然其安自近始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此明王謹德之工夫也早夜罔或不勤罔或者言不可頃刻之不勤也暫有止息則非謹德矣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四

勿以受契之事為小當知細行不矜終累大德蓋必無所不謹猶之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以見一暫止息則前功盡棄矣首告以慎德後戒以喪德累德聖人于一事之幾即兢兢如此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允迪茲指夙夜罔或不勤而言也如此則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不然有投其間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此人君所以貴謹德也

蔡氏徇記曰方物至賓也無異物亦賓也方物

者慎德之感異物者不慎德之感召公因旅葵

陳保治來遠之道歸之于慎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亡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

漢孔氏曰書藏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蘇氏書傳曰金縢之書緣周公而作非周公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五

作也周公作金縢策書爾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猶言不二公曰我其為

王穆卜太公召公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二公

于廟周公曰王疾無害未可以憂我先王欲卜

王周公欲自以身禱故以此言拒二公公乃自以

為功功事為三壇同墀祭土曰壇為壇於南方北

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植置

執也呂東萊曰太王王季去武王未遠當在昭穆

之數則禱在宗廟何必為壇墀去祀為壇去壇為

知不敢禱于宗廟而自禱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違厲虐疾若爾三王是

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册祝告神之辭也元孫某正義曰本告神云元

孫發此獨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違厲虐疾呂

氏曰常人疾多自致聖人無致疾之道偶與天

之厲氣相值故云丕子元子也武王為天元子

三王有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請以旦代

之

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六

且能仁順祖考多材藝可役使能事鬼神乃元

孫不若旦多材藝不能事鬼神是元孫之死不

若且之死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罔

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

亦永有依歸

言元孫任大責重乃受命于上帝之庭布佑四

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祇

畏是其生則所繫于天下者尚有無窮之事未

可以死故嘆息言三王當無墜失天之降寶命
庶我先王之宗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
帝庭之命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
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爾之許我則以璧與珪歸待爾之命否則屏璧
與珪謂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期周之基業必
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籒見書乃并是吉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七

非三卜也三王之前皆有一龜卜之皆吉龜三
而吉一故曰一習吉及見其書亦并是吉并者
大同之謂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
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公曰觀此龜之體王其罔害我小子新受命于
三王言垂得永其年以圖終其業茲可待武王
之疾瘳能念予一人矣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納册于匱中國家之常典古敬神凡卜筮之物
皆不敢輕既畢則藏之非周公特藏之留為後
來自解之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

此以後史官記周公之始末合其流言之本為
一篇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奉湯祀而使管蔡
霍叔監其國三監在其國陰造不利之言使播
之于周故曰流言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八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鄭康成讀為避居東則避之也蔡傳以辟為
居宜從鄭為正仁山曰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之
二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尚幼朝廷之事不可無
所屬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東也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
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
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按伐柯九罭狼跋三詩皆周公居東之詩也狼跋詩曰狼跋其胡載處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言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重自得如此蓋周公居東待罪而不失其常度故詩人之言如此使居東爲東征則又何狼跋之云碩膚之孫乎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至于作鴟鴞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所謂未敢者即改悔之根本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九

王氏日記曰鴟鴞之詩在東山之前是貽詩在前而東征在後又其明證也朱子鴟鴞詩傳尚仍用孔氏之說未及追改

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册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

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

按鄭康成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二公及成王因以問之皆謂信有此事已而嘆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耳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十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册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周公勞勤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于國家禮亦宜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蔡傳言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于伏生而此篇伏生所傳當以親爲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國外曰郊王出郊者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迎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

昔鄭康成弟子趙商論金縢之事何忠不爲康成答以君父方困忠臣孝子不容然爾歸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周公達于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此非忠孝之志也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自中臣子之心此乃康成善爲開曲之說古人所天教日之禮自是心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十一

不容已事天事君親其道一也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呂氏曰武王滅殷而存其後故立武庚祿父于衛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謂之三監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挾武庚及淮夷同叛于是將黜殷命遂作大誥不言武庚乃言三監及淮夷叛者蓋武庚之叛生于三監之謀欲間周公

孔子灼見其情春秋一字之貶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者武王初崩成王幼小周公居可畏之地內而三監有不利孺子之言外而武庚挾滅商之怨搖動王室安危存亡之機在此周公大誥萬方明諭厥旨以行大誥此大誥所以作也

大誥

金氏曰大誥一篇不及其他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于冲人以下釋其艱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十二

大也子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子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不在言矣抑大誥之篇曰殷小腆曰殷迪播臣于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親親恩也誅之天下之大義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政雖攝于周公而成王在上爲天子號令雖由
已出故必稱王命以告也猷發語辭猶虞書咨
嗟之例言我不爲天所恤降害于我周家武王
遂喪而不少延也大思我幼冲之人嗣承大業
使惜于事理弗能造哲以導民于安康是人事
且有所未至況言其能至知天命乎此數言大
意已盡不復反覆以論之大誥發端便以造哲
迪民爲格知天命之道天命不外人事

已千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責敷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三

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者更端之辭言我以幼冲小子當此禍變如
涉深淵之水無有津涯可畏如此予惟往求朕
攸濟者雖畏之之深終不可不往求其濟之之
道必敷布責飾其典章法度大前人所受之命
茲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大者創造之實敷責
者繼述之工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者謂討
有罪乃天之威用若不往伐是閉天之威用也
朱子以用字當屬下句用王安石之說也似不

如依經

寧王遣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
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蠡

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有大龜以爲國鎮此一
句大誥一篇之綱目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爲言
寧王武王也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其
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遣我
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明以定吉凶冀嘗
卽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四

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
兆益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
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
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
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言武庚以殷餘小腆之國大敢紀其既亡之緒
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因知我國有三叔瑕隙
故敢言我將復殷祚而反鄙邑我周邦也

今春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寧武圖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今蠢動之明日即有十夫來翼輔我以安寧我
武王所圖之功天意之歸以賢人觀之見矣我
于此必有大事之休美况朕之卜并吉人從卜
從故謂之并吉三山陳氏曰賢者之見常先衆
人而決彼知天理人事故來助周周公因十夫
之來信天人所向故知我有大事之休美况卜
之并吉乎聖人雖灼見事理之當然亦不敢自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五

用必考之人謀鬼謀之合而後決也陳氏大猷
曰此章方言武庚作亂來歷決之以賢與卜民
獻龜卜乃大誥綱領

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
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適播臣

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
詞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
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

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
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
雖由武庚然亦在于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
不睦之故實兆黷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
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
而勿征乎小子呂氏謂為成王非是蔡傳以小
子為邦君等之自稱以考翼為父老敬事者為
安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六

肆子冲人永思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
役遣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
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子曰無甚于恤不可不
成乃寧考圖功

此節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也言爾以艱大沮
我肆子冲人亦豈不思其艱大哉其如四國允
蠢害及鯨寡之可哀何造哲迪民康乃憫人窮
者之所汲汲而可以艱大止邪我之所為皆天
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于我

之身而役之以圖大也奚可畏其大而為也
天實以其甚艱者投于我之身而役之以圖艱
也奚可畏其艱而不為也我固不違自恤以義
言之爾邦君御事誠當寬我曰無勞于憂爾寧
考之圖功不可以不成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
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
惟卜用嗚呼天明畏爾我不丕基

夫天人並應卜並吉則上帝之命明矣我其敢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七

不往哉向者天以休命于武王與我小邦周是
時武王亦惟卜用故能安受于天命今天其相
我民況亦惟卜用安得不往天之明示其威畏
者乃欲輔弼我丕丕之基業畏之者乃弼之也
大抵國家多成于憂患亡于治安天雖降威不
可自沮此周公之自彊亦所以畏天命也陳氏
櫟曰小邦不必言百里此非文王也天明畏與
臯陶同亦與紹天明不類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

闕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
化誘我友邦君天悲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
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予
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語舊人即所謂考翼者
逮事武王克商者也又專呼而告之曰爾惟武
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
王若此之勤勞哉武王創造之初亦以艱難勤
勞而成之則今日天之否闕勤勞我者乃我成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八

功之所也予敢不極卒寧王之圖事乎龜從雖
可以即事而人謀未協故猶煩化誘之辭冀其
僉同之應而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
信之辭考之我民而可見矣予曷其不于前寧
人之圖功是終乎天亦惟用此事變以勤勞我
民如人之有疾必速攻治之非可養患于身也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受之休是畢乎

朱子曰諸家集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
漢書顏師古注云集匪通用如書中集字正合
作匪字義許氏月解曰天悲忱辭謂天非誠有
言辭考之民可見天意欲征武庚非諄諄然命

之民心所欲即天意也陳氏懋曰以前寧人為武王舊臣亦未隱玩文意寧王寧人前寧人皆合指為武王業忱辭許氏說甚明順且不肯朱子意余以為在此節作匪字看固可于下節越天業忱及天畏業忱說不去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養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

周公又以成王之意而言謂昔日我往伐時蓋非輕動我心與口亦艱難長思之矣以作室喻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九

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舊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況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室田之基業乎必言子之不肖而棄基業矣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武王之心謂何我何敢不以我身往安寧武王所受之大命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

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

救乎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

憚于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兄考武王

周公之兄成王之考也

仁山金氏曰堂播之喻責之吾身伐救之喻責

邦君御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業忱爾時罔敢易法矧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十

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都胥伐于厥室爾

亦不知天命不易

歎而言肆哉謂我鋪陳辭旨爾庶邦君及爾御

事之人可不聽乎爽邦由哲者通達國體乃曰

明哲之人今亦惟十人灼然誠意踐履能迪知

上帝之命十人即十夫也賢人能盡天地之心

十夫歸則天意歸矣當天下平定之時天輔我

以誠我是時尚不敢變易其法謂不敢違天況

今降戾于周邦尤不敢不從天命也惟此四國

首倡大難之人就近相攻于室事危勢迫如此我不往伐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言天意之決也陳氏標曰爽明國事實由哲人爽邦猶言通達國體也十人卽十夫所謂爽邦之哲人也亦惟此十人深知帝命及天之悲忱爾于當是時尚不敢變易上天命討之法矧今天降戾誕鄰胥伐骨肉相仇事勢危迫如此爾乃以爲不可征是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矣以此解之豈不明順蔡氏必以十人爲十亂費辭辨之自爽邦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三

至悲忱本無武王時之意也十夫十人前後相應周公十亂之一不應自言之也

子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天子曷敢不終朕畀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林氏之奇曰我長念于心則謂天以紂之暴虐而改命我周其于般人也若稽夫治田去其稂莠必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而後已今也有遺種焉則我何敢不于田畝之中而畢其事乎蓋武庚之叛亂而不去則爲不終朕畀

矣

子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上旣歷解其艱大之疑此又釋其違卜之意謂我何其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乎亦以寧人之事不可不循而率循寧人則有指定之疆土循寧人之舊事則王威自當丕揚于海表疆土豈容竊據于他人事理如此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以天命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三

斷不僭差卜之兆辭已明告如此矣

呂氏曰大誥一篇以下爲王然始也先言十夫子翼然後言朕卜并吉旣也先言今天相民然後言亦惟卜用其終亦先言天休寧人然後言今卜并吉蓋卜筮之本先人而後天此王者舉事之意參人以天非專信卜筮也

周書

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子之命

漢孔氏曰稱其本爵以名篇

林氏之奇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

賓之而不臣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
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猷發辭孔氏曰微子帝乙元子惟考古典有常

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按崇德謂尊崇先聖之

德而不泯其祀也象賢謂立其後以主其祀使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五

世其德而存其儀刑不使與之俱亡也象也者

為之象也禮者與禮物者文物修其禮物不使

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使後世有所考也賓以客

禮遇之傳所謂宋于周為客是也凡此皆古制

而周室稽之以處微子皆聖人公天下之心也

陳氏樛曰稽古以下四句所以考之于既往與

國咸休二句所以期之于方來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上言崇德此乃陳湯之德齊聖廣淵者形容之

也克者百聖相傳之妙也齊莊敬也聖通明也

廣言其大淵言其深此四德不可分當于此識

湯之全體湯之德盛如此所以皇天眷愛保佑

誕受厥命也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則湯開創

六百年基業正在于寬除其邪虐除桀之邪虐

也以盛德受天命以寬大撫天下其功既加于

時其德又垂於後此言崇德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子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五

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猷下民祇協庸建爾于

上公尹茲東夏

成湯之道在于猷也微子之賢在于踐修厥猷

也履其後曰踐能敦行之曰修微子踐修成湯

之道在帝乙時已以賢稱恪慎克孝事親以教

也肅恭神人事神治人皆以教也予嘉乃德曰

是敦篤而不忘其家法者也上帝歆享其誠下

民敬順其治是可以統承于湯而作賓王家矣

故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焉此言象賢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
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
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真氏曰微子既篤于敬矣而猶勉以欽哉欲其
敬而益敬也能敬始能全敷教訓慎服命以下
之衆美因以戒勉期望之也陳氏櫟曰慎乃服
命不過如康誥之明乃服命謂所服之命耳自
二孔以上公服命無乖禮制爲說而林氏祖述
發揮之意深論奇非此章本然之文意也此既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圭

言之下文勿替朕命又申言結之實皆指此篇
之誥命耳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嘆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
命汝之言也

呂氏曰成王黜殷命殺武庚非小事也王室震
動宗社幾危以周公居東尚必二年而後罪人
斯得其爲禍甚至其成功甚艱矣今觀微子一
篇曾無一語及此怡然氣象和平如常時見君

子所過者化封微子賢者封之耳殺武庚叛者
殺之耳周何心哉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
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尚書集解卷之十三終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三

圭

尚書集解卷之十四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誥酒誥

梓材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康舊所封之國叔

字也武庚三監既平析其地為邯鄲衛以衛

封康叔此其誥命之辭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一

呂氏曰命康叔為衛侯其誥三篇如此之詳

者蓋當三監既叛之後民志未定邦之安危

惟茲所以命之不得不詳也所謂餘民者三

監既伐商之大家世族已皆遷于洛邑其存

而不遷者謂之餘民遷于洛邑者使之密通

王室式化厥訓周公以聖人躬師保之任重

以君陳和其中畢公成其終不遷在商曰餘

民者命康叔以訓誥之至于三篇之多以此

知商民難化周公成王垂慮之詳如此也

此篇序文及孔氏以為成王之書朱子定為武王之書以朕弟寡兄乃武王之言也蔡傳從之而葉氏曰武王既崩三監平定之後而以衛封康叔周公述武王存日之戒以命康叔也然伐三監時成王即位三年矣周公舍新王而述武王之戒又事理不通者也讀呂氏書說謂周公奉成王命而作誥意出于成王而辭則周公口述也似為得之于經之篇

序亦

惟三月哉生臯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

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

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生臯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初立基址作新大邑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二

于東國洛四方之民大和會而來以供洛邑之

役夫斧斤板築之事不免勞民而大和會以赴

役即文王作靈臺而庶民子來之意也要荒之

外無不供役見作洛事大役重動天下之諸侯

百工者百官也播揚鼓舞使民之情皆和協懼

悅著見功績于周士與事同也周公于是勞來

慰撫廣敷大命以詔誥之

呂氏曰自三月哉生臯至乃洪大誥治說者以

為脫簡疑洛誥之文不知其脈絡正相關係蓋

所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欲遷商民使之通
王室以化厥訓也所以命康叔為衛叔者使之
撫養訓導不遷之民也兩事皆為商民故也已
遷之民作洛邑以處之又作多士多方之書以
告之不遷之民使康叔以治之又作康誥酒誥
梓材之書以告之合言于此表裏所以相應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呂氏曰周公承王命而作此書其意出于成王
其辭則周公之于康叔如相與語也惟其本于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三

成王之意所以謂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
封者康叔諸侯之長周公之弟呼而進之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先告以文王之事言惟我大顯之文考能明德
慎罰此四字深見文王之心明德者如日月之
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謹罰者兢兢祇畏
視民如傷也

呂仲木曰明德謹罰固一篇之綱領也然明德
尤為之本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

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
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
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
殷民結之

不敢侮鰥寡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
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四

敬可敬罰可罰昭示其民時我附庸一二邦克
自修治西土之人情深怙冒帝乃大命文考殪
滅戎殷汝小弟封得莫茅土在此東土此告以
得受封之由欲其知所自也

陳氏大猷曰不敢侮鰥寡者仁民也庸庸使能
也祇祇尊賢也明德之事威威懲惡也慎罰之
事是是非非使民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
恐康叔以受封為當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汝
凡之勉勵故汝得以有此土地庶其念所自之

艱難而不敢慢易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
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
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
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周公又嘆息而言之今商之民在康叔能率行
文王之事耳何者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爲侯必
以能祗通文王之事祗通者敬而述之也康叔
者當紹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爾往之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五

國商之故地也商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遺風舊
典當敷而求之必可以保乂商民矣不惟商之
賢君其考成人皆汝所當法又丕遠惟商考成
人之德以宅汝之心而知所以訓民可也夫治
商之民由商之政固矣又進而別求有古先哲
王前言往行多聞而由之以康保其民可也康
叔果能多求徇師衆理該通學問精深至于與
天同其大自然心逸日休綽而有餘裕近于聖
人之地方免廢王命之責

蔡氏劄記曰弘于天知止之學也宅心本以博
學博學實以弘天學至弘天言德則裕於身言
王命則不廢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瘵乃身敬哉天畏悲忱民情
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
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周公復以王命嘆息言之今命爾爲諸侯非欲
富貴爾身乃委疾痛于爾身不可不敬也天命
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六

見而小民至爲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惟
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
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
耳順者順于理勉者勉于行

唐孔氏曰弭怨之道當惠所不惠如鰥寡孤獨
人所易忽汝當撫摩是惠所不惠也纖微小事
人多棄忘汝必勉行是懋所不懋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
天命作新民

已汝惟小子汝知汝事之所專重者故所事在弘廣王之德意以應保殷民殷民乃天命所視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殷民所以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此寄托之重而期望之深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膏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膏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言慎刑之義謂人有小罪非出過誤乃是怙終自作不法用意如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七

此雖罪小乃不可不殺人有大罪本非怙終乃惟過誤偶爾如此既服罪輸情盡道其辜乃不可殺過誤之中過自己生為膏罪自外至為災此章即虞書膏災肆赦怙終賊刑宥過無大刑過無小之意

敬明乃罰罪無大小故則刑過則宥敬明乃罰一句是綱領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大明服以下言敬明之事也汝當大明天下之服服事也惟民其相正勅相勸勉皆協和矣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陳氏大猷曰去民之惡如去已疾則調治無所不至民必康且治矣王氏炎曰刑罰之有敘者政而已未及夫德也故民之和勉強而已非其德也惟導之以德然後民應之以德也畢棄咎其康又所謂應之以德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八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刑人無或劓刑人又曰二字說者不一只作衍文又反覆告戒之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必本其所犯非汝封所得專之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有司之事也蓋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康叔者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親則陳列其準的使有司永知所守而其

所師者亦殷罰之有倫者而已非輕重失倫則不必更也梟門摑也有限準之義劉三吾會選曰有司外事汝當使其不過于準限取法乎殷罰之有次序者即無過乎準限矣極爲明晰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陳氏大猷曰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服猶著也著于心而念之也蔽要者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汝要囚不可輕必服念之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九

月深思詳察畢見情理乃大斷其所要之囚歐陽文忠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俱無憾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葬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承上文言汝之聽獄既陳是法與事必法與事相當而斷以殷之常法矣然議事以制有義存焉必揆以時宜而用其義刑者刑義殺者殺以就汝封之意當顧人之所犯何如然刑殺雖已

當罪而自以爲當則念心以生刑殺所由以不中也故使盡順于義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可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汝惟小子者言汝固小子年雖少而心獨善也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悉知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啓不畏死罔弗懲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十

凡民自得罪以下數句蓋周公舉一端以爲證驗也豈不見常人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如盜賊奸惡殺奪人財貨剛彊勇悍又不畏死人皆惡之刑法加焉刑加于自犯之罪也凡所用刑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人所共惡是移法就己也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

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
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寇攘姦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然五刑之屬
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不友爲人子者幹父之
盡供爲子職不敬順其事反大憂傷其父之心
父又不能愛養其子反疾惡之父子交相怨也
弟不思夫天敘至明之理長幼自然之序乃傲
狠不恭其兄兄亦不念父母之鞠養大弗友于
弟兄弟交相戕也惟弔茲弔至也至于如此則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十一

爲之政人如卿大夫者豈不負天之責邪天之
降衷秉彝以與民者亦大泯亂矣前言殷罰曰
彝此改文王之罰而曰作者以殷罰治殷俗因
人情之所安也以周罰蔽殷罪撥殷亂之所在
也

不率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
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瘼厥君時乃引
惡惟朕憇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憂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况

汝國有庶子以盡訓導之職者有正人爲官之
正者又小臣凡有符節者皆汝所統屬當有以
爲之統率不然若以脩明教化爲迂不敷先王
之正教而別播敷以誑炫愚俗徇其苟且自恣
之心以邀其大譽豈非不體上心不用上令而
病其君乎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也汝其
速由茲義以率殺可焉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
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十一

由此義以表率之表率不從然後不得已而殺
之此乃爲君爲長之道苟康叔不能自治其家
人及小臣外正左右執用之人使用威虐以脅
其從何以得其誠心之應是大放棄王命縱使
民畏而彊服其治已非用德故曰乃非德用又
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
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既先以身率之然後用刑康叔又當無不克敬

其典與者常也君臣父子兄弟是也乃由裕民者與以弼教從容化教非以操切之也惟文王之敬忌者敬則不忽忌則不敢蓋文王之刑妻至于家邦敬忌之念至矣惟深維焉敬與裕民之道安在心口相語我庶幾有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懌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三

前既責之民又責之臣又責之康叔自此以下成王將以自責也爽明也我明而思之見得治民必有以導之而後可以至吉康之地迪者其責在上也我又思商先哲王之德用康寧保又其民作而求之今以民無以開導之何由以至于安貼吉康無以開迪百姓則爲無政于國矣終言身率之意也

王曰封于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

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故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用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導之雖屢猶未攸同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我不當怨也惟民之罪不在大與多苟爲有罪在予一人況曰舊染之惡其尚顯聞于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古

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任刑而不任德是爲作怨是爲非謀是爲非彝不可不戒斷以誠意大法古人之敏德者用以康乃之心謂安于義理而不動于非幾也省汝之德謂知其不足勉其所不及也遠汝之謀謂以至極自期而不以近小自限也一心于德而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陳氏經曰蔽

如一言以蔽之之蔽惟斷以至誠則不惑于非
謀非彝矣慎哉無作怨無異圖無異典一語以
此心之忱大惟敏德之法常顧汝德遠大汝謀
永奠其民則汝惟無取之可殄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
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
享

終以天命殷民結之肆語辭如肆徂肆往是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五

上以天命言而欲其明乃侯國之服命高乃聽
不可卑忽康又其民以保有天命而不至于殄
享下以殷民言而欲其勿替敬典聽我所告以
保有殷民而世享之也敬典實兼明德慎罰而
言德罰非判然兩事須有文王之敬忌以守其
典始謂之敬典而慎罰皆德也故言敬典則德
刑咸舉之矣

康誥一篇始終以敬哉敬典爲言是知致敬之
道乃脩身治民之本

周書

酒誥

漢孔氏曰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
戒酒誥

按酒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
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
以妹邦爲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
尚克用文王教者以申言首章文王誥之
意其事則主于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云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六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漢孔氏曰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
之欲令明施大教命于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
歌以北是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
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文王於穆在廟所以言穆考文王前既宏文王
之大德後乃自明其所誥之命因表顯其臣
民之意而云王若曰嗚呼封在茲邦矣其亦敬

穆考文王之大命以治于妹邦首言我文王之
肇基西土也導迪其民臣惟祭祀則川酒而朝
夕之所誥戒惟酒是慎其用酒也乃在于臨祭
祀格上下之後庶幾肇福敬民而永爲彝用矣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
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
則無以薦其馨香非以資人酣飲也後人失其
本意所以大喪亂其德者無非由酒大邦小邦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七

所以喪滅者亦皆由酒得罪以飲酒致禍而曰
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民爲酒所困卽
天之降威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
德將無醉

小子卿大夫士之少者也文王以其血氣未定
尤易縱酒喪德故專誥教之以爲爾各有官守
有職業不可常于酒及庶國之小子飲皆惟祀
而後可雖祀而飲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于醉

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
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既告其有位者又告其民以爲我民訓導其子
孫惟土物是愛土物稼穡也惟此是愛則非僻
之念無自而生爲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
常訓不可以謹酒爲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
視之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
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

致用酒
此教妹土之民也言妹土之民久染沉湎之俗
自今當嗣續汝四肢之力大治黍稷之事奔走

事其父兄或敏于貿易牽車牛遠出爲賈以其
所得孝養父母父母歡樂乃可自洗腆致用酒
洗潔也腆厚也致用酒者致慶于父母而用酒
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

考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
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
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教妹土之臣也正伯皆長也曰君子者稱之
也與聽朕教典常也羞養也古之養老有四養
國老于太學養庶老于小學國老有爵有德之
老庶老庶人之老及子孫死國難者之父祖也
惟君爾乃飲食醉飽者養老君之惠也無敢不
醉飽榮君之命也爾乃可以飲食至于醉飽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九

聖人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父母慶用酒養老
用酒祭祀用酒而祭祀以事神其道尤難苟非
其人尤未易言故不惟曰爾能常常反觀內省
使念慮云爲悉稽于中正之德而無放逸之邪
始可以對於神明爾于斯庶幾能進饋祀以事
神焉神祇享之爾乃可以自介而用燕樂也介
副也言祭祀而裸獻者其正也祭畢而飲福燕
毛者其副也明酒不爲燕飲設耳如此則信爲
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元德永不忘在

王家矣

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
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又舉文王之事以言之我西土能輔助文王于
往日者自邦君以至于御事小子之臣皆庶幾
能用文王之教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今能受商
之命而有天下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
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十

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又舉商之所以與者告康叔在昔殷先哲王畏
上天之明命與小民之難保經德于已而秉哲
以用人垂統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經
世久遠而皆能成其君道教畏輔相故當時御
事之人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誰之恭實不敢
自暇逸況敢崇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
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

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越者繼上君與御事而言也服事也內服外服
內外治事之臣也侯甸男衛諸侯也伯諸侯之
長也御事百僚之長內服百僚對御事而言與
下爲總稱也庶尹庶官之長也亞大夫以下官
之貳也惟服宗工謂服尊官之事者庶官之屬
也百姓每官之族姓里居致其事者也此歷舉
內外之臣皆不敢涵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
曰上以助成王德之顯明下以助尹人之祗辟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三

爾尹人卽御事也成王畏相王德固自成矣厥
業有恭尹人固祗辟矣欲助成之當時內外之
臣同心以成君相之美如此金氏曰此以上述
商先王不飲之德及商先臣不飲之俗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
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
疾狠不克畏死事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惟弗惟德
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

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
辜

又舉商之所以亡者唐孔氏曰在今後嗣王紂
酣樂其身不愛于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
于民所敬所安皆在于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
淫泆于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
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于酒晝夜
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狠戾不能畏
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于殷國滅亡無憂懼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三

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于
天大惟行其淫虐爲民下所怨紂衆羣臣集聚
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亾于殷無
愛念于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
紂爲人自召此罪故也金氏曰此述商後王飲
酒之禍及其臣民羣飲之辜

王曰紂于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
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
時

陳氏禛曰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起下章欲康叔率羣臣以剛制酒之意因言我不惟若此多詰古人有言毋于水監當監于民今商紂身亾國滅可不監哉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周公又言我思爾一國之中繫爾統率者甚多

汝所當堅固謹戒在內則有商獻臣汝當尊敬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三

者在外則有侯甸男采衛又况有太史內史朝夕相親相近者于獻臣百宗工及供爾事者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戒又况有三卿者繫君之所定國之存亾繫焉安可不堅固尊敬乎圻父司馬也順衆人之事故謂之若疇農父司徒也掌邦教之官格民非心者薄猶言迫也迫去民之非違而使之格故謂之薄宏父司空也掌邦土之官順保民居故謂之若保凡此三卿汝所當劼毖者况汝能剛

制于酒剛制者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不用力斷然制之則安能制也故謂之剛制邵氏二泉曰殷獻臣侯甸男衛殷故賢臣之在外者也太史內史亦殷故臣今爲友者曰友則賢可知矣獻臣百宗工對在外者言之至爾事以下則今之所有事者蓋周臣云在殷臣則自賢者始賢者化則人無不從矣在周臣則自貴者始貴者化則人無不服矣

厥或詰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五

漢孔氏曰其有告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佚失盡執拘以歸于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呂氏曰其者疑而未定之辭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謂殷臣酒酒其非朋飲越諸技藝暫而飲酒者勿殺姑教之以其染惡之深而被化淺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

事時同于殺

有斯謂克有其教明享謂不失其祿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酒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于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夫羣飲者殺之周公本意也又以爲勿庸而姑教之從者褒顯而用有不從者始不得已而殺至誠懇惻之心可見與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辨乃司民酒于酒

汝當常主于聽我恣謹之言辨治也乃司有司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圭

也言康叔若不治其諸臣百工之酒酒則民之酒酒者不可禁矣

呂涇野經說云或問酒誥其言奚在乎曰其先

正其本乎夫由君而臣由臣而民本正而酒自

禁矣昔隋越公楊素以食經饋王仲淹仲淹答

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其謂是乎

周書

梓材

漢孔氏曰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

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梓材一書周公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輯寧撫摩新造之邦也康誥言治民之理酒誥去商民之病至於梓材惟欲其并包容其理固有次序而通一國之情最所當先也蓋流言之變正由天下之情沮塞而不通耳情不易通也在下而難通者無如大家在而上而難通者無如天子大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圭

家彊而難通者也天子尊而難通者也康叔任爲邦之責當通上下之情以一國臣民之情達之于大家大家者強姓巨室驕傲而難通大家通則一國皆通矣又併以臣民大家之情達之于王自康叔言之有民有臣有大家自王言之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止謂之臣康叔之爲邦君以通上下之情爲綱領當變亂新造之後上下之情不通于此而通之則變亂無從而生此康叔爲邦之本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子
罔屬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徂姦允
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哉敗人宥

汝如此常言于臣曰我有彼此相師之道爾大
而三卿衆而尹旅皆所當知我惟曰無虐人殺
人耳爾康叔當以身率先之君指康叔亦其君
能先敬勞乎民則羣臣遂往致其敬勞矣歷人
者如今于證罪人所經歷也殺人者傷人肢體
也敗人者毀人物業也遂于往日爲姦允者殺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三

人者歷人者皆宥之而咸與爲新羣臣遂亦見
其君以寬宥爲事凡前日之戕敗人者亦寬宥
之矣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
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又本先王立監之意而告之言王者所以開置
監國者其治本爲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
相戕殺其民無相虐害其民哀矜至于人之寡

弱者亦使不失所聯屬至于婦之窮獨者亦使

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以容蓄之可也且至
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
敬勞不倦引掖斯民于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
古王者之命監如此其無所事乎刑辟以戕虐
人可也陳氏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然監乃諸侯
之長也康叔孟侯衛亦連率之方伯故稱曰監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苗惟其陳脩爲厥疆畝若作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三

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
惟其塗丹雘

周公又舉物理以諭康叔如稽考田畝既用力
整理而陳布脩治矣必爲疆畝以防水潦之侵
又如作室家既築垣墉矣必爲覆蓋以免飄搖
之虞又如造器既勤于樸素矣必加采飾以壯
輪奐之觀敷苗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
以喻制度此皆周初已定者疆畝墍茨丹雘則
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今王惟曰先王既動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此節及下朱子以為他書錯簡誤綴于此蔡氏從之泛作臣下進戒於君之辭今錄孔氏之說以存經文之舊

唐孔氏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總結因其政術言法于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于前世已自動用明德拓懷遠人使來以為親近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三

夾音協以明德懷柔之故眾國朝享于王又相近也

親善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以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為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眾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正義曰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后後王也式用也與舊典也集和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朱子曰是一句漢唐兩孔

天以肆字為上非

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矣越及也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唐孔氏曰以此今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悅先王受命也

陳氏曰肆字不必訓為今肆故也遂也承上起下之辭迷民迷惑惡之民也命天命也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

尚書集解

卷之十四

三

唐孔氏曰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為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為善不可加因嘆云已乎如此為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至于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孫累世長治國以安民也

梓材一篇文義實有難通者然其書或止出于孔壁可以為斷簡而伏生之今文亦有之不應兩處俱誤細觀孔氏之說亦甚明晰至近時袁氏實以今王惟曰以下為康叔答成王之辭語文原無對答之體此妄也

尚書集解卷十四終

尚書集解卷之十五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漢孔氏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欲以為都

故成王居焉使召公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惟二月既望之後史官以月紀日之法也周公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攝政之七年十五日越六日二十一日乙未也

王自宗周鎬京以至于豐豐文武廟在焉以宅

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

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

古語辭言召公自豐而來也朏明也月三日明

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

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

朝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

甲寅位成

既得吉卜後三日庚戌召公乃以所遷庶民築

洛之基址工築之事方與也又五日甲寅而位

成位者社稷宗廟之位也基址既成大綱皆定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翼日之朝周公于是來洛徧觀召公之經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自乙卯至于丁巳凡三日周公乃以牛二祭天

地又以牛一羊一豕一祭新邑之社皆以營洛

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書役書也自戊午至甲子凡七日周公乃朝用

役書命庶殷及侯甸男三服諸侯之長皆戒集

以營洛也葉氏曰不及采衛者不以遠役衆也

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而作邑之事雖曰報大周公既命殷之衆庶則衆庶罔不趨事赴功而大有作爲焉已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書說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周宗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賫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三

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因周公以達王也商本天之長子後世失道天卽換易而商之命亦轉而爲周之命矣皇天之無親如此今王受命奄有四方蓋有無窮之休矣然而遺大投艱所可憂

者蓋亦無窮嗚呼王乃若之何其可不敬乎朱子曰此數句一篇之大旨也下文反覆推行此意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天既遠絕此大邦殷之命不可再造矣而殷之多先哲王精爽之在天者雖欲救其喪亡而不可蓋以其後嗣子孫及其後民弗恤無疆惟休

之命至于其終賢智之人不得在位而退隱于野病民者僥倖在官而天下之人知保抱攜持其婦子哀呼于天以訴無辜其往而亡者又執之而使無所容至于道非怨增故又嘆息而言曰天心亦哀于四方民是以眷命用歸于勉德者此我周文王之所以興今王其能疾于敬德則天眷亦在是矣疾者更無等待呂東萊所謂懋勉用力疾速於敬德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四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既言商事又並舉夏商而言之相視也視古之先民有若夏禹天固啓迪之既順從其傳子而保祐之矣禹也而考天心觀其向背順承不違宜若可永保矣今其後嗣子孫弗克世守其業亦既墜絕其命今視殷湯天亦啟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祐之湯復面考天心觀其向背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五

順承不違宜若可永保矣今其後嗣子孫弗能繼承其業亦既墜絕其命祖考之休難爲後世憑藉如此則疾敬其德王亦自求所以而稽于天者可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今王雖幼嗣守文武之大業凡壽考老成之士宜用之而無遺棄以其能考我古人之德而于事有所稽况其能稽謀自天而于理無所違夫

能稽我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又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若

召公嘆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代天理物任大責重如此其大能誠和小民使無一不得其所爲今日之休美王當不敢緩于德汲汲焉如有所不及用顧畏于民情之若險顧畏者顧視其若險不敢頃刻忘乎敬畏之心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六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誌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今王來此新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教化于此土中土中者洛天下之中也召公又托周公之言以戒且曰者言周公亦常曰作洛邑非徒然合天心格幽明治萬民皆自此出稱且曰者君前臣名也王來洛邑果能用周公之言爲此大規摹有此大功也天命至此方有所成以之治

民今必休矣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召公又教成王以治洛之法宅洛以化殷爲重化殷以服其御事爲先殷之御事素以貴得民以族得民殷人之所視而從也以殷御事親近副貳周之百工率與共事朝夕薰陶以節其性性本有節惟爲習染所壞是以流而忘反與正人居事有所觀意有所制日進于善而不能自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七

已以人治人此轉移殷俗之妙機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又言治人以身爲本蔡氏曰所猶所其無逸之所會選曰王其可不以敬爲所處之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頃刻而不敬乎德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

又以夏商興亡之故重發不可不敬之意夏殷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此反覆極言天眷之不足恃而敬德之不可緩者如此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八

又言今王繼受天命我亦惟此夏商之命當繼嗣其有功能敬德而歷年者况王乃新室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故又嘆息而言王之初服有若生子無不在初生之時初生爲善則習與性成而自貽其哲命矣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以預知之也所知者在今我服行之初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是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今既宅是新邑王其疾于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

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君德在于好生王勿以下民過用非法之故遂敢不以常法治其罪而至于殄戮是謂強驅之無功也民之為民也順導之則有功蓋王所處之位在于德元元者善之長以此德元覆冒天下民皆儀而刑之徧為爾德矣于王豈不顯乎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九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故君臣上下當同此憂勤以恤乎民其相期之意若曰我周受命當監視夏殷所享之年夏歷年四百則大而過之殷歷年六百則取法而勿替之蓋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所以如此者無非欲主以小民為受天永命之本耳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

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既因周公達所言于王末又殷勤至于拜手稽首言于小臣敢以王之讎民謂商民也百君子謂商臣也友民謂國民也讎民百君子未從化者友民已從化者以此兩等之民引領翹足待王之威命明德而保受之果有威命明德使之保受王方終有成命王亦顯明我非敢自謂勤勞但能敬奉幣帛以供王奉諸侯之常職而已若夫祈天永命則在王之身王之所當自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十

能也

蔡傳總括一篇之意謂其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此數語可謂盡之三代而下正由不知祈天之本在民得民之本在德此古今所以相遠也諸語多出史臣所修非盡當時本語惟此篇首尾渾全詞意反覆老臣愛君深長之慮經練世故切至之計藹然可得于言外蓋當時之本書而史氏傳之

者也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漢孔氏曰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

洛誥

漢孔氏曰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十一

此章首序作洛獻卜之意拜手稽首敬其事也

朕復子明辟程氏謂如復于王之復周公蓋言

我以作洛獻卜之事及告于汝明君也周公之

視成王孺子也成王之視周公叔父也拜手以

言之明君以稽之蓋大卜洛之事而深發其敬

也

王氏介甫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公往營成

周公得卜復命于王曰子觀之也曰明辟尊之

也先儒以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以書考之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為辟何復

之有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于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述作洛之意也管洛大政宜自天子出以成王

幼冲新立若不敢及天時建都邑基周家之命

而定之子乃不得不嗣太保以往大相東土其

庶幾為成王始基作民明辟之地王氏日記曰

于其始造謂之基命于其成之謂之定命命天

尚書集解

卷之一五

十二

命也即所謂天休也

于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

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仔

來以圖及獻卜

于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即召誥所謂乙卯周公

朝至洛是也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

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者卜都

之意主于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

意在地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

並列二說以聽于天而已卜黎于先者先人後
已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
公之心即天心也無問故無違也食云者使先
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俘來以圖及獻
卜者周公言向者卜洛既定使人來宗周獻營
繕之圖及龜卜之兆于王蓋追述獻卜之事也
王城下都皆在河之南洛之北距洛近而距河
遠下都尤近洛水故曰洛陽西漢為洛陽縣而
河南郡治焉東漢魏晉後魏皆為帝都而王城
累代但為河南縣至隋大業中遷都城于河南
并遷洛陽縣于都城中唐
宋因之而洛陽舊縣遂廢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三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
周匹休公既定宅俘來來視于卜休恒吉我二人
其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按上文周公以為王
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于乃胤保大相東土故
此成王答以此乃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故來相
宅以作周匹休蓋公歸重于王而王又歸重于
公也匹配也匹休者鎬京與王之地既休作洛
以宅中圖治為匹其休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

休美而常吉者也貞當也既得吉則公敬天之
休作周匹休之心遂矣是不特我當其吉而公
亦當其吉也自今以始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
之休乎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金氏曰此成王答謝周公之辭自此以下則周
公勉成王以宅洛之事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周公告成王以定都之首務也定都之初肇

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之不載者咸秩敘而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十四

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所焉始建新都昭假上
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
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蓋格君心萃天下
之道莫要于此故周公以為首務也
子齊百工俘從王于周于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我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成周者豈徒
然哉子惟曰庶幾有事焉以大慰天下云爾下
文所稱記功宗之類皆所當為之事也
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

篤窮

洛民既成周公之業既定矣論創業之勲不可後也故教成王今即出命曰記錄功臣之宗勲勞之最大者以其功作元祀功臣莫不祭于大烝為功臣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也既發命以報其功惟申命以勉之曰汝功臣其受此褒賞之命以厚輔王室蓋示之倚任之意也臨新都而慰答功臣所以託之心腹共圖久大之業而念舊錄功風天下以歸之厚此又其樞機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五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周公既告成王以褒賞功臣又戒以當大視功臣之載籍苟無不公百工效之亦皆公也苟少有私百工窺之亦將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酸酸厥攸灼敘弗其絕

百工視效如此孺子論功行賞其可少有朋比

乎孺子其少有朋比則其自此以往臨政出治將無不朋比如火始然酸酸之微耳其所焚灼以敘而進自少而多自近而遠遂不可絕矣其可不深戒其初乎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俘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又戒成王歸宗周其所順之常道及撫臨眾事皆當如我所行也若彝以常所持循而言撫事以臨事聽斷而言成王親政周公欲其如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六

予以若彝則舉動可以無愆如予以撫事則聽斷可以無失既示之以身又欲不改其臣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在周工乃周公之所擇任者使之咸知上意所嚮聯事分職各就有僚曉然不惑奮揚典起威底成績乃所謂明作有功也務為惇大之道以成寬裕之政新邑之治如此汝永有辭謂令聞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朱子曰周公言已矣乎汝成王惟冲子當惟其

終猶伊尹言慎厥終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前章之誨于內治爲詳至于統御諸侯教養兆民則未及焉故此章申言之此節誨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王者之統御諸侯必先識其向背不先識其向背則以僞爲誠以佞爲忠賞罰倒置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七

術也亦曰敬而已矣敬則是心常有無憎愛之私故能識百辟忠誠以享王室者亦識其有悖慢而不享王室者所謂不享王室者非必顯然負固阻兵也庭實任土之物固與其他諸侯無異第無誠意以將之耳享覲之多儀極其繁縟苟無誠意則其升降俯仰之儀必有不與物相稱者是以謂之不享惟其不用志于享則凡其一國之民皆化其惡惟曰不享舉無尊奉天子之心推其國之政事其將差爽侮僭罔王度而

爲叛亂矣固當察之于早治之于微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隸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節誨之以教養兆民之道也周公之于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亦有不暇爲者故教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爲者于天下王其聽我教汝于輔助斯民教養之常道次第而頒之于民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六

可也獲勉也民惟邦本汝乃于是輔民彝不勉行之是基業必將不永矣然有正父之舊典在焉惇篤次敘武王之故典罔不如我前日當國之時則天下不敢廢汝之命矣篤敘者典刑雖具誠意不存焉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貴乎篤也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蓋言其有歸老之志也彼謂洛邑戾至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矣蓋民者國之大本故于明農之後復言之欲王知所重也

王若曰公明保子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言公明輔我冲子公所稱舉以誨我者皆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先烈答天眷安民生舉祀典定宗禮備舉公誨不敢畧者蓋一一領契之意吕氏東萊曰文武之烈要在增光而發揚之上天之眷要在進修而奉答之四方之民要在和調而恒保之惇宗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元

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即前所謂肇稱殷禮蓋以惇重宗教大禮之心而舉行次敘大祀備祭百神而大享之也周公前兩章之誨大畧不出此矣周公之誨以祀為先者先其原也成王之答以祀為後者先其實也齋明之心蓋出治之原而為治之條理則此心之實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述文武勤教子冲于夙夜茲祀稱周公之功德也周公聖德之著光輝充塞天

地若可以止矣方且勤施治教于四方四方之人旁無方所皆作穆穆以發誠敬之容迎迓治平之象俾文武勤勞勗業垂統以教後世者賴公再明不復逃錯于冲子復何為哉惟蚤夜以謹祀而已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又言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常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周公位冢宰則有輔佐之功兼師保則有啓迪之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二十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留周公治洛也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可知就君子周周鎬京也

成王舍洛而還鎬其重遷之意必嘗與周召議之已定然後命公留後而經不詳矣及觀漢地理志謂宗周與洛邑通封畿乃知都洛者必以關中為根本管洛之初意亦未必舍鎬京也觀日作周匹休是二都並建之意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教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四方今始開啓治端耳周公雖已平殷之亂而

周禮之事未定公之功亦未克教寧而豈爲全備哉公必當開導將大我之後爲我士師工之監視當時爲士師工者固多公當爲之表率大保養文武所受之民以治之爲四輔師保之佐此章成王自謂我眇然幼冲之子固不足以留周公縱公不爲已留亦當爲天下留爲文武留也

金氏曰此成王在新邑將歸周命周公留後治洛之辭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五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定止也予往已公勿復辭公功肅將祇歡謂天下敬樂之人心于公如此公留則王室安公去則天下疑豈非困我哉我惟無怠于安民之事公留而勿替所以儀刑我臣工者則四方得以世享公之德于無窮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爲成王而留謂王命予來欲承保乃文祖受命之民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其誕保文武受民之命也弘朕恭者周公本有此恭王又深以文武爲言是所弘大我事君之恭豈得而不留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因其來而不果居故止曰相宅周公以治洛之本在王故以事之在王者言之典者文武之所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五

講畫大悖典則法必監于先王殷獻民殷之賢者大悖獻欲王盡簡而用之則材不棄于異代此二者治之要也治爲四方新辟君德莫大于恭作周恭先者以恭而倡後王也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陳氏櫟曰曰者公期望于王之辭其自時中又其卽將然之辭也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且者周公自言我以諸侯大夫及御事之人篤厚前人已成之烈答天下之衆為周家誠信之臣先先者周公欲以信而倡後人也于王言恭先于已言乎先恭已者君道也乎誠者臣道也考成也昭于成王也刑儀刑也儀刑四方固在王身導迪彝教以成之者公也單文祖之德單盡也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大行謂殷之頑無不化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三

俾來恣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王還歸鎬京遣使來洛詰恣殷民因命寧公慰問公安敬之至也蘇氏傳曰秬黑黍也鬯鬱金香草也鹵中尊也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禋也宗廟之禮莫盛于禋王使人來戒救庶殷且以秬鬯二鹵綏寧周公拜手稽首而致之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

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語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語也按體薦謂半解其體而薦之亦謂之房黍

鬱鬱金香草煮以和酒者不和鬱單謂之秬鬯和鬱始謂之鬱鬯經文但言秬鬯蓋臨祭以灌始和鬱祭傳云鬯鬱金香草用蘇也

子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蘇氏傳曰周公不敢當此禮即日致之文武不敢以王命宿于家按蔡傳依孔氏說以宿為進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三

爵不如作不宿肉之宿蘇說為長

惠薦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祭之祝辭惠順也惠薦敘文武之道身其康

健無有違惟自疾福及子孫萬年厭于乃德無

不惠順福及殷人亦乃引考引考猶言壽考也

子孫黎民之福亦王之福故曰皆為王禱也

王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敘敘條次第也公謂王俾殷者言王

當使殷人聽受敘條次第千萬年其永觀法我

孺子之德懷念之而不能忘也此乃公責難于王之辭蓋王以治洛之責在公而公以化服之本在于王之德以一德字收全章之要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禋

此史臣記成王在洛之事也戊辰十二月之日也烝祭歲者猶云烝祭以修歲事也因歲事之常告文武以周公留洛之事盛其禮而用特牲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五

駢赤色冊告神之冊書逸史逸也讀冊告神謂之祝逸祝冊者使史逸讀冊書也古者褒賞功德必于祭口示不專也王賓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皆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禋灌也以圭瓚酌鬱鬯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史官記周公輔成王保文武受命終始至此凡七年也邵氏二泉曰此敘事變體也先日而月而追計其年若曰是時也周公輔政七年矣曰誕保文武受命者蓋終誥詞云

一篇之中言敬者曰奈何弗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切事少至倦倦之心也異時成王爲守文

尚書集解

卷之十五

五

今主而周家卜世卜年過于夏商然後知公言真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耆龜也

尚書集解卷之十五終

尚書集解卷之十六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多士

按多士即不附周之頑民周之頑殷之士也
周公屢誥始終不以頑之一字加之盛德也
矣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一

呂氏東萊曰洛邑始成以周公之袞烏臨之初
于此而發王命焉光景之新繪畫莫陳而史以
三語盡之可謂善形容矣序言殷頑氏賤之也
所以指其實史言商王士貴之也所以開其善
陳氏傳良曰三月周公相宅年之三月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
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弔恤也周公傳王命以告多士爾殷之亡以紂
暴虐不為天所憫恤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故

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之

誅罰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是周革

殷命實奉天討罪之公非有所利而為之也呂

氏曰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

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又呼而告之曰非我小邦周敢弋取殷命以疆

弱小大論之小國亦豈能弋殷命然而卒革殷

命焉是天也非人也多士亦可以少悟矣天之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二

于物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
者天之道也觀天之不畀殷益信其不固亂也
天既不畀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俾作民主我
曷嘗敢有求位之意哉是乃因其疑以解之而
非以自解也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前既言惟天不畀矣復告之以不畀之理豈在

外哉是乃我下民所秉之為善善惡惡確然不

可易者也下民之為是乃上天之明畏也秉為

卽乘彝詩言其體此言其用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又言商之伐夏周之伐商其順天應人一也曷以夏商之事觀之欲其卽往以知今也陳氏大猷曰天心仁愛人君常欲導之于安逸之地如所謂爲善最樂作德日休卽帝之引逸也桀乃不適于逸白趨于危呂氏東萊曰上帝引逸者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三

天心仁愛亦何間于桀第桀從欲惟危自不適于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夏旣廢其命故天乃命爾先祖成湯爰革夏正焉俊民甸四方者湯所以盡人君之職分也明

揚俊民分布遠邇使之甸治區畫各有攸守而人君之職分盡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自成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品差亦不一矣謂之罔不明德恤祀者明德者治國平天下之本而恤祀則致敬鬼神聚其德而神明之所以傳世不墜也

亦惟天丕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四

商之多哲王是豈人力哉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而然也殷之哲王亦皆操存此心罔敢失帝之則無私王則無私施也此布德行惠所以罔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後嗣王紂也呂氏曰紂昏蔽之極大不明于天道其本旣亡矣况曰其有能聽念先王勤家而

思所以保之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勞必不忍淫泆以蕩覆之也夫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矣罔顧于民祇則不畏民矣三畏既除舉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者推本紂所以爲天所絕者不明其德而已明德天之所賦也明其德者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五

人之盡乎天者也紂惟昏蔽不能明其德故其惡如上所陳也序紂惡而以是終之探其本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金氏曰自古小邦大邦未有無罪而亡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國商罪貫盈我有周奉辭伐罪而已豈無其故而亡商哉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前章所敘武王革命之理此章所謂今惟我周

王則指當時言之也爾多士徒見東征周公成王之事而故明告以是皆帝之事我周王特大善承之而已周爲天子職當奉承帝事帝既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勅正之功于帝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雖我割殷之事未嘗容少私意一于從帝而無貳適惟爾有殷王家自不得不惟我之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可貳于周乎上帝臨汝無貳爾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六

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示多士以確然不可移奪之志以定其心而一其所向云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亦豈徒割殷之事哉此東萊之說極精蔡傳全用之

子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其曰乃審度之辭蓋嘗審度叛人致討之由實惟爾大爲非度我固不先起兵端以動爾其作

孽乃自而已非他人也又將誰咎乎

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仁山曰予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戾紂死于
是武庚死于是何不正如是乎生乎其地而爲
良者鮮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此章明告以遷洛之意予時惟其遷居西爾者
自殷視洛則爲西也所以遷爾居于洛者非我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七

一人秉德不康寧而樂爲開端動搖也是惟天
命而已無違者戒多士不可違天命也朕不敢
有後無我怨者言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
敢有後雖欲少從容而不可得爾其體此意而
無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卽其舊聞以開論之也惟爾平日所知者殷之
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事歷然可考
我周之華商正如是耳以所聞于前而驗所見

于今廢典之理亦可識矣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于一人惟
聽用德肆于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
予罪時惟天命

今爾又曰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
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之于商
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稱王命以折之言爾
等雖有是言然予所用惟德而已故予敢求爾
于天邑商而遷之于洛者惟循商迪簡故事使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八

汝遠大戾之邦圖維新之益以矜恤乎爾而已
是我望汝以可用之機而不能必汝有可用之
德則不爾用者非予罪也滅德者不章天命自
如是耳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于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
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

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爾四國民命盡以爲俘可
若正法定罪我惟黜爾四國民命盡以爲俘可
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流竄荒裔可也今

遷爾洛邑密爾王室是以親比爾為事俾臣子
我宗法成周濟濟多遜之盛漸染董陶以成其
德為汝賜不既多矣乎此呂氏書說蔡傳以遷
洛為遷迷真西山以為非不如此說為妥陳氏
櫟曰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實亦惟爾多
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九

計言我惟不忍爾殺故惟告命之是申自奄既
命之茲又命之無非欲汝之曉悟而已且我所
以營洛者有二蓋為四方諸侯罔有所賓禮之
地故即土中建都以會朝此營洛之本意也亦
惟爾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我周家進于濟濟多
遜之盛非居洛不可此又營洛之本意也然則
待汝商士者亦甚厚矣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爾乃尚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

分之以田也爾乃尚庶幾安寧各幹其所止無
起覬覦之望此蓋受之以業也
爾克敬天惟昇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
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爾之所以自圖吾之所以望爾盡于一言曰敬
而已矣小心翼翼畏義畏法敬之謂也爾克敬
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
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
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十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
爾小子乃與從爾遷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續爾居為長久之計爾其
有幹有年于茲洛矣有幹則有業有年則有養
所以能胥匡其生也爾小子乃與從爾遷者言
爾之遷洛乃建立門戶之祖後世子孫之興實
從遷始豈不甚光榮矣乎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多士多方篇末皆有又曰蓋殷勤以續前語然

多士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辭不可盡通然所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勉以安民之大指則可知也

多士一篇言典喪則由于天言天命則由于德言德則本于敬其曰爾士爾止有幹有年遠至于子孫備盡人情以導而勉之于善慤慤反覆可謂至矣抑殷人自奄師之後使遷則遷役則不作非尚有悍然難服之意而周公誥告之勤如此何也蓋聖賢之化貴于表裏之交孚有一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十一

人一念之未釋然者常人以為緩而聖人以為

急也

周書

周公作無逸

無逸

漢孔氏曰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呂氏東萊曰逸豫者禍亂之原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張氏南軒曰周召之于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戒于後不如是不足以爲周

召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矣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十二

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有不可得而離者焉此

呂氏說蔡傳因之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言先洞悉稼穡之艱難乃處于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成王生于深宮而遠處人上周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先知字與則知字爲對蔡傳乃逸者以勤居逸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乃諱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周公既傲成王復引閭里近事明之相視閭里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于參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蘇氏書傳曰雖農夫之子生而飽煖則不知艱難而况于王乎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五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嘆息而謂之我聞蓋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而不違其則天人一

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五年何也惟敬則壽也主敬則攸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于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其肩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呂氏東萊解敬以致壽議論精至羅氏嘗錄入鶴林玉露中余每書于座右以爲箴

銘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五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武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故于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言乃雍者發言和順當于理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于安居樂業之中也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孔氏以爲太甲蔡傳力辨其非王氏樵曰殷王之稱甲者五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祖甲蔡氏此說良是其曰要以周公之言爲正者誠確論也

鄭氏康成曰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高宗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故云不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五

義惟王所謂小人者指微賤而言見其身在畎畝故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也

陳氏大猷曰保愛護也惠利澤也鰥寡非特保惠之又加敬焉獨舉三宗者以繼世之君享國最長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無逸之反也惟其生則

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

之從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

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陳或十年或七八年

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

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

抑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其淵源之所自

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于無逸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六

者深矣

文王甲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

鰥寡自朝至于日中身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

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

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文王紹抑畏之傳而實見于身者于衣服之奉

所性不存而專意于安養斯民康功田功言卽

者事在有司者文王以身先之事在民者文王

以身勞之故曰卽也蓋以文王有徽柔懿恭之

德柔恭所謂抑畏也柔而傲恭而懿抑畏之純美而不過也其德如此和易近民故能懷保小民又加恩惠于餘寡之人自朝食至于日中至于過身猶不暇食用咸和萬民其勤如此故雖遊以省風田以講武國有常制而文王亦不敢盤樂而過于遊田是以上無濫費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賦之供無橫征也是以約在一已和在萬民文王之無逸可見矣故中身受命爲諸侯而享國猶有五十之效焉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七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

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今日耽樂當此之時既已盡失天人心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是人也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于爲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大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

漢孔氏曰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君臣以道相正心正理明下民所以無或敢譴張爲也

呂氏曰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也教誨者教戒誨語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訓告教誨皆見于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于日用飲食之間功用蓋相表裏也註疏曰譴張誰也幻卽眩也惑亂之名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

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言成王于上文古人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是使民心口交怨而國危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知而弗去所以為智之實不蹈其哲則去之者也非智之實也故周公稱三宗文王之哲必以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十九

迪哲言之謂允蹈其知而弗去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曷為而知三宗文王允蹈其知而弗去也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執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譖入于耳激于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是非能蹈其知者也惟三宗文王不然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其所未至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

我之過信若是不止于不敢含怒而已蓋初無怒之可藏也斯其所以為迪哲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謂于我所言古人迪哲之事而不見聽則人乃或譸張為幻造飛語以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不能不信之則以為果若是不永念其為君徧覆包含之道不寬綽洪裕其心以其譸張無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二十

根之說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無辜遠近小大有萬不同而其怨則有同皆叢集于一人之身其何以當之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周公教戒既畢復嘆息而使嗣王監于茲者蓋一篇之訓深切至到欲其永監于此也無逸之篇七更端每以嗚呼發之蓋深嗟永歎其意在于言語之外也

董氏纂註曰此篇學所其無逸以為之綱而分

先知稼穡艱難與不知艱難以爲之目此一書之大旨也商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王生則逸不知艱難者也戒嗣王之觀逸遊田懼其不知艱難也遠引古人恐不盡信故尤欲其師文王懲商紂以耳目所及者爲言焉真萬世之龜鑑哉

周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五

君奭

呂氏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幡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旣喻非特留于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身任托孤之責而不辭惟不苟于隨所以篤于信也

東萊之說極佳本于程子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于保也周

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已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尊之曰君奭召公名也古人質相與語多名之召公周之支族言天旣下喪亡于殷殷旣失天命我有周旣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于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邪我亦不敢知曰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五

其終出于不祥乎意言在人也下文發之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復嘆息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質之召公已嘗曰是在我矣我亦如召公之意不敢苟安于上帝之命曷爲遽忘前日之言而欲去也苟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于今日我民無怨尤違戾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可以退身而他日之

事則惟他日之人在我後嗣子孫自任其責如
萬一後嗣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侈肆過絕佚
墜祖宗之光明則宗臣之義可云我在家而不
知乎固不得以既退而逃其責也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
明德

帝命之弗敢寧天威之當永念正以天命不易
保天難諶信故也是命也前人以恭明之德克
當天心而得之後嗣子孫不能經歷繼嗣則失

之矣今公可不為孺子慮乎

在今子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
子

惟天命難保如此故在今子小子且朝夕夙夜
于王非敢曰大有所裨益匡正也惟以前人文
武光大之德施于我幼冲之成王而已明德者
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其體由施
用則言其發也施如詩所謂施于孫子之施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下文

王受命

又曰天命不易固不可信矣然在我之道惟以
寧王之德不斬于其子則天于文王所受之命
豈遂庸釋于其孫哉言此者所以釋迪前人光
之意而終之也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
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
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
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五

呂氏東萊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
休于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
無間太甲時保衡即伊尹不言其績因上文也
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
心自其徧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
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
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
其又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
有愧于二臣也亡書有咸又四篇其又王家之

實歎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于巫咸也

金氏仁山曰此章承上章引商為證商六臣皆相初政者伊尹佐湯創王業而太甲初年政出伊尹若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皆以世德舊臣相嗣王初政周公歷數諸賢特以發明嗣守之初必有世德受托之臣以釋召公之疑而留之至于武丁之相不言傳說而舉其盤蓋盤初年之師保說後進之賢相此篇當成王初年勉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五

留召公故但舉世德受托之相是以及其盤而遺傳說耳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唐孔氏曰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王氏樵曰陟不必以為升遐蔡說非是多歷年所通以殷之國祚言以見五王六臣之功非指各君享國之數也

按陟配天蘇氏子驥謂五王配祀于天而其臣亦配食于廟其說得之此蓋殷禮也至周惟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傳不配天也陟配天言其臣主之詞其榮多歷年所言其致國祚之久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周公言不特六臣能有輔君之功天之于商其佑命之也純一而不二故商國賢才衆多而能實言國以有人為實也是以當時在內則大而百官著姓小而王臣之微莫不秉持其德明致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五

其憂此其在內者之皆賢也在外則微而小臣大而藩屏侯甸者又莫不奔走服役此其在外者之皆賢也惟天佑命之純之故故君之用人惟有德者是舉而此衆賢之多皆能治君之事以與君共理故一人有所命令于天下天下之民如敬聽于卜筮而無不孚信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公正也格感通也此又言壽國之道蓋多歷

年所天之壽殷也天豈私于殷哉實由成湯伊尹而下君臣有至平之德通格于天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以商家先哲王之多也基業之厚也一旦失道而滅天曾不私壽之況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固者乎今召公能爲周家永久之念則天有鞏固之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矣

呂氏東萊曰前章序成湯伊尹而下君臣各盡其職不虧不偏蓋平格之實也天之保乂有殷如此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曾不賴前人而免焉蓋見天之無私壽也此原文也蔡傳改入伊尹而下六臣等語後人遂以爲呂氏以平格歸諸六臣而君不與非是不知非原文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毛
公曰君與在昔上帝劄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商與周接其興亡既可見矣若文武之朝則召

公回翔其間而身履者也故周公復舉其親見者以儆之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劄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繼商而興也寧王孔氏以爲文王蔡傳以爲武王觀集大命厥躬知爲武王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大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虢叔文王弟閔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又言集命雖在武王而基命則在文王文王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毛
庶幾能修治變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此五臣爲之輔成此修和之治以遺武王也金氏曰

此章承上章因言文王四臣歷相武王以勉召公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周公前旣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矣矧曰修和有夏乎反覆言之故以又曰更端發

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上文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迪葬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于上覆冒于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无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威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孔氏謂虢叔先沒意其或有所傳歟武王繼世文王五臣雖一人先沒惟此四人者尚蹈有祿位蓋言賴故老之猶存也遂與武王大將天討咸劉其敵蓋言其大勲也大勲既集遂顯其君惟覆冒之所及大盡稱武王之德蓋言其達聲教于四海也造端于文王故論其原成終于武王故論其效固相為

終始也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預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畧隨意而言至于留召公而非欲為人物之評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未在此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周公言今兩聖五賢之責皆在我之一身懼不能勝若遊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此小子乃指成王言成王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三

雖已親政然幼冲小子未知艱難當同未在此之時而盡瘁扶持之汝大不可以此專責于我而遂求去也召公若收欽以老成退藏罔勗勉成王之不迷則我其能獨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鳳將藏而不復聞其鳴况敢言進此而有所感格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歷陳文武股肱之盛復嘆息告召公曰其

監于茲勉其視此而自強也我周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有大艱在焉思其休豈不可喜固當有以承之思其艱豈不可懼固當有以保之苟欲潔其身而不爲社稷深長之慮則亦涇涇然狹隘之甚矣告君盍謀所以寬裕之道乎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逃亂也此章自言其所以不去者而亦以勉召公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夏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尚書集解

卷之一六

三

蘇氏傳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敷其心腹以命汝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勗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于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求去乎王氏樵曰偶王在夏以耕喻也三耜爲偶實誠也言在以誠相與也乘茲大命以車喻也大命未易勝君臣當并力一心如車之共載故云乘茲大命乘載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蘇傳曰告汝以我誠心汝保奭能克以我所言監殷之喪其否塞大亂至于如此可不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蘇傳曰予本不欲如此告也予惟曰王業之成

尚書集解

卷之一六

三

在我與汝二人而已汝聞我言而心有合也曰信如我言在我二人而已然今天方保周王室曰昌大在我二人受此福乎德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二人德不能勝也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溢爲憂也汝奭如以滿溢爲憂乎則當能自敬德求俊民而顯明之他日讓此後人于大盛之時而去未晚也邵氏二泉曰非丕時而讓忘世者非俊民而明誤國者也能讓能明可以乞身此大臣去國之道也

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
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口罔不率俾

蘇傳曰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
休我以今日之休爲未足也欲與公威成文王
之功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出口之地莫
不祇服乃已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罔于天越民

惠順也周公告召公我所以不順汝欲去之意
乃若此多誥諄復而留汝者予惟用憂于天命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三

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以爲凝命安民計也呂
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周公深見于此故言賢
者欲去民將不能聊其生則爲天憫之也前以
文武留召公今以天留召公意益切矣召公其
能不留乎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祇若茲往敬罔治

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
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諸

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
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
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
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造就職之辭厥後
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
味于周公之言也夫

董氏纂注曰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
知次言天民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
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六

三

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人所
能哉哉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
詳召公同功一體之人均有忠君愛國之心者
也安得不油然而感幡然而留哉

尚書集解卷之十六終

尚書集解卷之十七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一

呂氏東萊曰冢宰首六卿而總百官天子之相也周公以三公而下行相事者也史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王少國疑之時冢宰之位一搖豈周公一身之利害哉象之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于一身耳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係天下之安危矣雖欲遂友愛之心于三叔不可得也心一而位殊也管叔蔡叔霍叔處分輕重各異者因其情而定其罪天討所加不敢

以私恩掩公義也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

士者周公感然于三叔之刑幸而蔡仲能用敬

于德故亟擇用分封之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

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漢孔氏曰胡仲名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

慎其道故我命爾為侯于東土往就汝封當敬

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

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二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遺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此因其率德改行而加勉之蔡叔之罪在于不

忠不孝爾庶幾掄前人之失者在于忠孝而已

爾前無所因自拔為善可謂邁往其迹自爾之

身克勤無怠則不但掄過于前可以垂法乃後

率乃文祖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焉

陳氏襟曰子能改父之惡而為善則孝矣為子

而孝則爲臣而忠古人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是
惟忠本于惟孝也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卽所
謂邁述自身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
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天無私親所輔者德民無常主所懷者惠進爾
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不惠則
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
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善固不一端而無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三

不可爲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爲之惡爾其
戒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建國之始圖事揆策必審其始而思其終終始
具舉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于困徒謹初而不
思厥終則終至于困窮雖意然愛懼猶無益也
有始斯有終理本相對實未始在于始之外所
以不見者特恩之未盡耳惟云者思之之謂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

民

告之以諸侯之職也勉其所當爲之績睦其四
鄰之國是二者乃所以蕃屏王室和協兄弟也
康濟小民者民惟邦本康濟之政必下逮于至
微至弱然後可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
庶是乃所當懋之攸績諸侯之職盡矣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
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四

奉王室待諸侯撫小民隨時隨事莫不有中率
皆自于中則無過不及之失也舊章蓋文武典
憲布在侯邦者所當謹守而已不可作其聰明
而變亂之也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所以
戒其出于已者也聽覽不貴于速而貴于詳故
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苟惟不詳豈能不以側
言而改其法度乎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
度所以戒其靡于人也兩者交盡則不負分茅
祚土之意而爲天子所嘉矣陳氏大猷曰舊章
常度則中道所作內不變于已之私智外不變

于人之私言則中道立而侯職盡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呂氏曰

仲豈荒棄王命者地之遠時之久敬或有時而

替故于終復戒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亡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

蒲姑亡

周書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五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唐孔氏曰成王歸自伐奄在于宗周鎬京諸侯

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告天下國

史敘其事作多方又曰奄君重叛故告天下諸

侯以興亡之戒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

多方

呂氏傳曰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既

遷殷民而獨告新民者也故其辭視多方為

畧多方既踐奄而徧告庶邦者也故其辭視

多士為詳宗周為鎬京王者之定都天下之

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

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仰宮于宗

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

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

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

爾罔不知

多方周公以王命誥者也史之記載先曰惟五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六

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何也示有所統君

臣之大義也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

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以見大誥康

誥多士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

命也猷告爾四國多方而繼之以殷侯尹民者

所主在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

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爾奄大肆其圖度狡計以求天之命自底滅亡

不深長敬念于保宗祀之道也天命可受而不
可圖圖則人爲之私而非天命矣此蓋深示以
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于是下
引歷代所以失天命受天命之明證以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
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復舉夏桀以證商紂言天降災異以譴告桀桀
不知警天譴愈甚桀惡愈長方且大其逸豫雖
憂民之言不肯出諸口况望行其實此心誓有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七

開時乃帝之所以迪汝也而不克終日勸焉况
望至于久乃爾所聞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
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
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剗割夏邑

天命在民所天之道愛民而已桀圖天之命乃
不克開于民之麗麗猶依也奪其時失其業匪
其財傷其力使無生路可趨猶乃大降威虐于
民罔已亂矣而崇之不已其所因則始于內變

盡其心使桀錯繆顛倒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
進于恭以大寬其民而惟貪叨忿憤者是日欽
崇以剗割夏邑也桀失天命由失民心桀失民
心其事多端而其大者在內變用事用舍顛倒
叨憤任而仁善者遠洪舒者爲無用而剗割者
爲能臣此所以暴其民甚而民欲與之偕亡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天惟斯民求主于是大降顯休之命于成湯以
討滅有夏陳氏大猷曰顯者明之至休者美之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八

至桀既失君德天于是求民主故降顯休命于
湯使刑殄有夏刑言伐其國殄言絕其緒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
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
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呂氏曰桀之自絕者大故天之絕桀者亦大桀
所任用皆不義之人義民在下志不得伸雖多
何補故周公歎桀以爾多方之義民相隨覆亡
不能承受衆多之享猶負米而餓載泉而渴蓋

深哀之也義民不能用而所敬之衆士則皆叨
憤之人大不能明保斯民享其乂安乃專相與
播其虐于民民被其虐凡百所爲無一能達四
向皆窮如抵墻壁民窮如此安得不速其亡言
雖指桀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
愧乎金仁山曰此言夏桀之失民而夏所用之
多士亦不爲無罪蓋引之以責殷之多士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九

天無心以民之心爲心民之所簡者天之所畀

也民擇湯而歸之故湯代夏作民主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所以能以爾多方簡代夏主民者其道豈有
他哉謹其所依而已湯深謹其君之所依所以
爲勸民之本厥民所以儀刑觀法者亦用此而
競勸感之非自外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
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

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辟不當則良民
懼而戮不足以爲勸非慎罰也宥不當則奸人
幸而釋不足以爲勸非慎罰也商之要囚時乎
殄戮多罪也亦克用勸時乎開釋無辜也亦克
用勸其慎罰如此呂氏曰赦而民勸之猶可也
刑使民畏耳亦克用勸則有默行于刑赦之間
者矣蓋所謂明德謹罰之本而君之所依者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十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
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
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亾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
公操則存舍則亾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
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亾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
公所以示天下者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諾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
釋有殷

周公先自嘆息而後稱王命以告之也言天未嘗用意棄夏商乃二國自絕耳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爾有辭

言孽非天作乃紂自作紂以爾多方之衆惟意所適大肆淫泆不順天命而妄圖度焉至于肆欲逆天民不堪其虐無復諱避雖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是民既棄之矣天固不得不棄之也

乃惟有夏國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十一

再以祭言之祭圖其政既不集于享而集于凶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豈非祭之所自取乎集積集之集治世之政聚其所以興所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滅所謂不集于享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獨烝天惟降時喪

商親代夏爲紂者可以永監矣反于祭之淫逸而又加其逸焉所謂逸厥逸也言罪浮于祭也

不獨不潔也紂圖其政無非穢濁不獨烝進而怠惰故天降是喪亂焉又豈非紂之所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者通明之稱難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通明其機惟在念與不念之間紂雖狂惑如其能念則作聖孰禦哉蓋紂有可改之理故天以商先哲王之故徘徊五年須而待之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十二

暇而寬之依依于其子孫而覲其改焉紂乃大爲民主肆于民上曾無少善可念可聽是白絕于天矣然周公知天之未遽絕紂可也又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久速極于著察故明數其年而謂之五焉此蓋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則非矣

蔡氏制記曰多方一篇發明大義則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可以見周道之有本矣邵

氏二泉曰文王既沒武王服喪三年還兵二年
武王遲之久者即天之所須服也天何須焉之
謂商也紂商子孫也自改焉其可
也或別立商賢子孫其亦可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
堪顧之

紂之改終不可得也天于是求民于多方大
警動以稜祥譴告之威開發其能受眷顧于上
天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
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三

金氏曰商既無可念聽多方又罔堪顧之惟我
周王靈承于旅謂善順衆心是克開于民之麗
也克堪用德所謂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周
王克堪用之也是誠可爲神天之祭王故天啓
佑之以休嘉之道而簡拔畀付以代殷之命用
尹正爾多方焉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
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
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土熙
天之命

征討雖行誅戮未及宥過之恩亦厚矣爾何不
誠信寬裕于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
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滌其
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
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
其何不如此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十四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
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人當自愛天命當安不可輕棄不法之事不可
作今爾乃屢蹈不靜自取滅亡爾心其未知自
愛邪爾乃大不安天命邪爾乃輕棄天命邪爾
乃自作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爲當然邪四
國之民自以不忘殷爲義欲圖見信于正者而
不知其爲不法也不法者正之所誅何忱于正
之有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
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
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以爾執迷不悟我不謂其不可教時同于殺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今至于
再至于三矣若猶不省悛悛然不用我降宥之
命則固將大罰殛之前日之恩不可望矣此非
我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其辜而已秉德
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已之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五

迪屢不靜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
伐爲不康寧故每提耳而告之

金仁山曰教告之謂東征之前文告之也戰要
囚之謂東征之時俘囚之而不殺也至再至三
而爾不用命故遷殛之此節多士篇所謂時其
遷居西爾非我奉德不康寧者所謂昔朕來自
奄于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
逃者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

臣我監五祀

此以下專告多士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
多士者武庚之遺臣也夫人情久而服事勢久
而定向者于遷洛之時有監官之建爾多士受
其約束奔走臣服五祀于茲情亦宜孚而勢亦
宜定矣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蓋殷士有職于洛共長
治遷民者也遷商民之時就拔其雋豪以長治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六

之乃用其素所服習者此安集新民之要領也
胥如大胥小胥之胥伯長也正如黨正縣正之
正各有治教之職爾無或不能事其事也臬事
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
明爾惟克勤乃事

自作不和以下勉以盡職之辭夫心不安靜而
欲言動當理身得其和順難矣惟爾和之哉而
非可求之于外也身不和順而欲家人效法家

得其和順難矣惟爾和之哉而非可求之于人也身家既治爾邑自從亦且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克明如此爾惟克勤乃教事而胥伯非不克臬者矣爾惟克勤乃治事而多正非不克臬者矣

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爾梗化之衆誠可畏矣然如所言理會身心順服家邑亦在我而已彼之凶德庶幾不足畏忌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七

者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蓋服凶人莫如和敬也又克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和敬盡于已而介助資于人于化爾衆乎何有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吹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資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果能如此庶幾自此洛邑長保田祿豈惟此哉天亦惟畀矜爾豈惟天哉我有周亦大介助資錫爾介如佑賢輔德資如錫之土田且將自

此洛邑之胥伯多正而迪簡在王朝矣不倦爾之事且將有服在大僚矣多士徧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士

前章旣勸之以賞此章復董之以威爾多士苟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六

爾之民亦惟相告以不享汝矣下之奉上謂之享天之明威凜然在上未嘗求人而加之也爾乃放逸頗僻大棄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而自取之我職爲天吏將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逃爾士蓋不得而私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在汝勸信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語已終而猶有餘語也

又曰是又爾更端為善之一初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是維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從三監之叛則既失此初矣遷洛又一初也復不能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九

而屢迺不靜則又失此初矣今歸自踐奄而又為多方之誥丁寧反覆喻以時惟爾初之過一皆洗滌今之善當相與維新豈非又一初乎若又失此初不能敬以納民于和則永無可望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于不言之表周家忠厚何其至哉

周書

周公作立政

漢孔氏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

臣立政為戒

立政

漢孔氏曰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呂氏曰自立政而後周公不復有書矣在百篇中則是篇乃周公絕筆也無逸立政二篇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

王氏樵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材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十

蓋古制長官自擇其屬長官既賢則所舉無不賢者矣

唐陸宣公贄奏議曰委任長官謹簡僚屬所簡既少所求益精得賢有監識之名失實當開繆之責又曰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按用人為立政之要宣公之語盡用入之法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周公以立政之道得人為本是以率羣臣將有

言于王而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

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

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

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

賁羣臣之辭未畢周公嘆息言曰美矣此官然

知愛得其人者少哉周公與羣臣之言錯互相

足古書無此體蓋史官在旁親見而記之所謂

堪畫者也準平也察獄之官也此節孔氏正義俱作周公語呂東萊從之然細讀本

文作史臣記互相告戒語于文情俱合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圭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額俊尊上帝迪知

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

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而用丕

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周公既嘆知恤者鮮矣復歷舉知恤者以告成

王夏也成湯也文武也皆知恤乎此者也若有

夏先后則既允蹈之矣迪云者蹈之之謂也乃

其國家所以大強者以能顧召賢俊知尊上帝

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

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

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

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

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為君之實也茲者此

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君也仰皇陶與禹言九

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

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于德

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

蘇氏書傳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圭

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是一篇之中所論宅

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

小臣百執事也古今學者解三宅三俊多不同

惟專以經訓經庶得其正書曰迪知忱恂于九

德之行是九德為三俊也皇陶之九德則箕子

三德之詳者也并三為一則九德為三俊明矣

書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是事也牧也準也

為三宅所以宅三俊也

金氏表註曰九德本皇陶所陳知人之目有夏

君臣世守以爲取人之法三宅亦夏諸大臣之
總名商周亦世守之職名雖各不同而掌事掌
民掌法事任則猶故也故中篇歷述三代大臣
皆以三宅言之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恭德罔後

呂氏書說曰非人才果異于往日也桀之惡德
弗作往日先王之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
見于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于絕世無
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五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
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
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典
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
也湯所以至此者豈一手足之力哉亦曰圖任
三宅三俊而已克卽者言湯知之之明也所用
之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
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未卽宅未卽俊之前

知之者獨湯既卽宅既卽俊之後則夫人而信
之也其知之如此又嚴事之於其一話言一舉
措惟大而效法之罔有疑二然後能用三宅三
俊而俾其自竭待之恭也知之既明任之復恭
賢俊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
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
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
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
蘊矣兩丕式字上言君丕式乎賢下言民丕式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五

乎君

嗚呼其在受德督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
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倅我有
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桀紂所任非人皆本于躬有邪德故曰桀德受
德推本而言之也言受德強督故所進用惟用
刑暴德之人與之行威虐于國乃惟羣小近習
逸德之人與共政事而耽樂于內帝敬罰之使
我用有此諸夏受商命而奄甸萬姓也甸井牧

其地什伍其民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
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呂氏曰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
能無間惟文武真能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也
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見其心
也

唐孔氏曰文武知此三宅三俊之心用之皆得
其人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三

心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
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
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
毫阪尹

上言文武之知人此歷言文武之官皆得人也
文武立政以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任人常任也
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三事者庶官之首庶政
之綱文武之所慎簡者莫先于此此得其人因

使各舉所知各簡其屬則布列內外無不得其

人矣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左右

攜持器物之僕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

大府之屬大都小伯者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

省文互見耳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地也

藝人執技以事上者百司庶府此內百司所謂

裏臣也表對裏之辟若外府外司服之屬則表

臣也太史史官秩下大夫尹伯者有司之長如

庖人尹庖內外饗尹饗膳夫則其伯也鐘師尹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三

鐘磬師尹磬大司樂則其伯也既歷數文武之

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

之庭無非吉士也常久也言終文武之世無非

吉士也此文武用人之大法所以立周家忠厚

之體也序書既備復論諸侯之官與夫王官之

監于諸侯四裔者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

之三卿與其副也夷微盧烝三毫阪尹王官之

監于諸侯四裔者也言夷微盧烝四國及商故

地分爲三毫與阪險之地皆有尹也自諸侯三

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蓋承上庶常吉士
之文以內見外也王氏樵曰文武時得人之盛
如此推其本原由其知立政綱領在用三宅三
宅得人故內外眾職皆得人也下文遂復以三
宅參錯言之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
有德

厥宅卽三有宅心三克字最有力言文王之知
人惟克知其心乃克立其官以克稱其任之人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五

也常事常任也司牧人常伯也此篇論三宅有
全言之者有舉其二者有舉其一者參錯及之
耳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
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
也國家之事不出於此三者矣文王既宅心而
司牧人克俊有德則典之者各有司存豈文王
之所當兼哉惟付之有司之牧長順其用違蓋

可否聽其裁決而已不復兼也牧夫立庶言庶
獄庶慎之事故不曰牧夫而曰有司之牧夫也
邵氏二泉曰牧夫三宅之一也舉一以見其二
蓋文法也用違是訓則不克於用言矣故稱罔
敢知者惟曰庶獄庶慎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于三者罔攸兼而于庶獄庶慎則又罔敢知
焉罔攸兼者委任之至不以身與其事也罔敢
知者敬忌之至不以心與其事也呂氏曰置庶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天

言而不論者事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則
獄與慎可包之矣蔡氏傳曰號令出于君有不
容不知者故不及庶言也二說呂勝

亦越武王率惟枚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
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吳氏纂言曰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其于義德之
人用之而不敢替率循文王之謀其于容德之
人從之而不敢違蓋拯民危急必資剿裁之能
論謀宏遠必資寬大之度此武王述事繼志而

不改父之臣故父子並受此大大之基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
庶愼時則勿有間之

申前告嗣天子王矣之意屢言深警之非前日
委重視成比也政事有小大綱目之判曰立政
則既舉其綱矣復曰立事者挈持固有其要綜
理欲其周也所以立政事者豈人主親爲之哉
要在闡任準人牧夫而已三宅遺其一蓋畧舉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无

其二以包其餘無他意也圖任三宅不可無知
人之法灼知厥若所謂知人之法也若順也人
之于善豈無餘其外而勉爲之者哉苟能明知
其所順則君子小人心之所安不得而遁矣既
灼知其所順果正而不它然後推心而委付之
使之爲治以相助輔翼我所受之民以和調均
齊我庶獄庶謹之事豈容復使異意者間之哉
民而言受者言受命于天子祖宗而非成王之
所自有也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可不專周公

以竭兩端而告之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承勿有間之而言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
成德之彥以又我所受之民未終也惟思也

嗚呼孺子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
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又之

周公復嘆息言子已受人之美言皆告孺子王
矣繼今以後王以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如
自作聰明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手

誤之也宜簡畀正人使之以正法斷刑以正理
揆事所謂正道也尚有所誤而事不治者乎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
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
言商以該夏言文以該武也自古立政之道于
三宅之官則克宅之言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
克由繹之繹引其端緒也蓋不間之以人不誤
之以已則能使賢者自效有以繹引其端緒而
盡其用也夫國未嘗無材而患不能俾又者以

宅之不當其材不盡其用也當其材盡其用于

俾又乎何有

克由釋之由字只云既克宅之又
能由此而細釋之詳考其實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
家

自古夏商我周之為國無有立政用儉利小人
者馬融曰儉利佞人也儉利小人不順于德是
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三

儉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

國家也

今又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

牧夫

復呼成王而警以獄事之重也繼自今文子文

孫者自成王以至于後嗣也今文子文孫者專

指成王也始云庶言庶獄庶慎已而去其一止

曰庶獄庶慎已而去其二獨曰庶獄蓋挈其重

者獨舉之使成王深知獄之不可少誤而致廢

于典獄牧夫之選耳獄曷為其獨重也民命所

係亦國命所係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

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

獨戒之哉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

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兵者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

焉繼世之至多湛于逸樂不出戶庭弛備忘戰

以廢祖宗之業故戒其必能詰治戎兵備登大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三

禹九州之舊迹有截其師嚴正方整行于天下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震耀文武之光烈周公

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犴獄之間尚恐一

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

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

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金仁山曰古人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
井甸陳法講于蒐狩射御習于鄉學巡邊四征
寓于巡守會同但恐守

文之主或自廢弛爾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陳櫟
書傳曰庶常吉士文王用人家法也故上文言
其惟吉士此又言克用常人常人常德之人吉
士吉德之士未有常人而不吉吉士而不常者
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
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立政之篇終矣周公復告太史以蘇公之事何
也立政所甚重者獄而蘇公者治獄之師也蘇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三

忿生之爲武王司寇每用法敬其所由之獄未
嘗敢易小大之獄莫不由于司寇式敬爾由蓋
言無所不用其敬也故能封殖基本以長養我
王國蓋苟治獄者以此爲法而有謹焉斯能各
以輕重之條例用其中罰而無過差矣謹者敬
之形所以傳蘇公之心者也命太史書蘇公之
事于簡以示後王曰此萬世司獄牧夫之式合
此則用戾此則斥豈不易乎周公之爲庶獄慮
者悉矣

董氏鼎曰周公復政成王而作立政以王政莫
大于用人用人莫先于三宅三宅得人則百官
皆得人而王政立矣公前日攝政猶可無言今
歸政留洛心在王室豈容默乎此立政所以作
也

尚書集解卷之十七終

尚書集解

卷之十七

三

尚書集解卷之十八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漢孔氏曰黜殷命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

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唐孔氏曰以見天

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

周官

漢孔氏曰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

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史官言成王撫臨萬邦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

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

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

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

蘇氏曰侯甸男邦采衛此周五服之名也禹貢

五服通畿內周五服在王畿千里之外并畿內

為六服董督也治官治事之官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漢孔氏曰標此二句于前以示立官之意王氏

樵曰按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正以制治保邦之

本在此也官者治亂安危之所出人則制之保

之者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

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上文蓋述古語此曰字成王自言也建官其來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久矣雖唐虞亦稽之上古損益隨宜建為百職

內則百揆無所不總四岳總方岳之事外則州

牧各總其州侯伯次州牧而長其屬國內外相

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

時世變事煩觀其會通制其煩簡官數加倍亦

能用又然此特制數爾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

其人庸則廢事邪則亂政明王立政不惟其官

惟其得人而已夏商官倍亦內外相承體統不

紊蓋官不相沿而此意不可易也

按周官一則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又則曰官不
必備惟其人此千古用人之要得其要則治失
其要則亂

蘇氏曰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官為倍之德
衰而政卑也堯舜官天下無患夫之憂故任人
而不任法人得自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
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
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愈衰政愈卑
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倚以苟
免故法愈亂官愈多而事
不舉人主知此則治矣

今于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
迪厥官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三

成王以已之德弗若古人祇敬勤勉夙夜不怠
仰惟其制治保邦之意是順以訓迪厥官也呂
氏曰德君德也祇勤于德則止其所而非叢勝
也訓迪厥官訓導之俾各知所職下文所序是
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于此立以為周家定制則
始于此也經邦而下皆訓迪之辭也三公位皆

上公所論之道即以經邦燮理陰陽者也經者

經綸之謂也燮理者和調之謂也明則邦國幽

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乃所謂道也經綸之用

藏于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亦何待于論乎

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

者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贊天地之化育者

不足以與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程子曰三

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

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四

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
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

一人

漢孔氏曰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于公

尊于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

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呂氏曰三孤貳三

公而弘大其化寅敬也亮明也敬明天地之理

以輔予一人也陰陽以氣言也天地以形言也

燮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于此者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于孤言之而公之職反不與言何耶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物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尊之至也

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爲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殺召公仍爲保而不開設師傅蓋難之也陳氏傳良曰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五

則加公之位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其調精微之源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天官卿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之使咸得其平是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陳氏大猷曰徒衆也教民衆故稱司徒陳氏標曰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即在寬之意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治理也壇坎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節賁本末而等文質所謂禮也神人所以治上下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六

所以和者也成周合禮樂于一官和云者兼樂于禮中也金仁山曰宗伯不言司蓋所掌者禮禮莫重于祭祭莫切于宗廟不敢言司尊宗廟且崇禮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自夏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于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攻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于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

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為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所謂天討也

司空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凡邦之刑辟皆總焉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之罪惡雖萬狀要不出于隱顯之兩間曰詰曰刑既皆有以待之矣陳氏經曰虞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七

禮樂分爲二官周合爲一虞以士兼兵周分爲二帝世詳于化而略于政王世詳于政而略于化世道升降之異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邦上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金山曰司空掌空土之官也分畫空土以待臣之受封士之受祿農之受田工之受肆賈之受廛也凡士之未受者司空主之既授則屬之司徒司馬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陳氏大猷曰周以六典治邦國自王朝至諸侯皆用六典以爲治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修舉六典於內以倡率九州之牧使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遵王朝六典以治其國而阜成兆民阜謂厚其生成謂化成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八

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卿何也綱在綱之中而首亦豈處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並列于八方也冢宰之與五卿並居于六職也一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太明黜陟

六卿倡九牧既立爲治之綱矣繼以朝覲巡狩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卿牧倡和固有體統然多歷年歲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乎六年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乎又

六年王時巡至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廢也諸侯既親承德意于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于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見于虞書今復見于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可推矣周官行人之職曰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是六年六服各一朝也今止言五服者要服不必其來周官又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九

云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是五服已更兩朝矣此與經不合同以經爲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有官君子合尊卑大小而言敬汝所主之職慎汝所出之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言令一出有行無反見令不謹於未出之先必反于既出之後不可不慎耳令而不行是去而復反故言反也以公滅私則慮無不善而發無不當矣以公滅

私令之慎也民其允懷令之行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者卽所學之成法也古今之變亦不齊矣能用其所學以議事自不迷矣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蒞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十

怠情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呂氏曰末二語復申勉之以學之不可已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應事以才不通于理觸事面牆始猶以才力營之事漸多則不勝其煩矣嗚呼晚世日集不學之士付以天下之事欲求其不叢脞豈可得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

艱

申戒卿士也人之居官患在因循苟且不以功業自期故更端而警之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人無所挾何驕而位不期驕則爲居所動也人無所欲何侈而祿不期侈則爲養所移也故居

尚書集解

卷之一八

二

是位當知所以恭所以恭者恭爲吾之素德非有所爲而爲之于外也饗是祿當知所以儉所以儉者儉爲吾之素德亦非有所爲而爲之于外也恭儉出于素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若恭儉出于有所爲而僞爲則心勞而日著其拙矣王氏樵曰爲保位而恭儉所謂作僞者也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陳氏大猷曰寵謂祿位榮寵也寵與危常相尋

人臣居寵必當思危無往而不畏不畏則驕侈放恣必入于可畏之禍矣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此申戒卿士以人事君之道王氏炎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于義則莫不出于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于利則莫不出于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三

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夏氏撰曰能其官謂盡其所職也舉人而能其官則彼之能卽爾之能蓋非爾舉之則彼無自而顯其能也所舉非其人則彼之不能其職卽爾之不職蓋彼之不能任職由爾所致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佐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呂氏曰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各敬爾官以治爾政即前所謂欽乃攸司也統而言之惟在于輔君以永安民耳

王氏炎曰天之所以立君君之所以設官分職者凡以安民而已民永安則萬邦戴上無厭敬矣

邵氏寶曰唐虞九官周六卿夏商則有三宅周公作立政亦因之既而講畫以成一代之典名之曰周禮六卿之職于是乎備書未成而公卒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三

周公之所董正者其大綱也君子曰周禮在是矣

呂氏柝曰周官之要人君修德以擇人人臣以學而輔政振古不可易之道也周官之序自立大師至大明黜陟列其職也自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戒勉之也戒勉之道一曰公二曰學三曰志勤勇四曰儉德五曰慎六曰讓也自慎已上皆所以治已讓則用人也蓋乘之以公廣之以學行之以志勤勇守之以恭儉思之以慎而又

出之以遷讓豈惟公卿可畢其職雖州牧侯伯無不可矣

成王既伐東裔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歿欲壅成周公薨成王瘞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書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四

唐孔氏曰周公遷殷民于下都親自監之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辭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漢孔氏曰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

呂氏曰周公之歿也麗臣碩輔尚多立于朝而

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何哉諸老固非
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慮
其兢兢循守者或未專固微有自用之意于其
間則于治體已有間矣不若昇之後進端慤之
人則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旨蓋在
此也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
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治頑民不可以
急惟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
乃可居之若陳令德孝恭可想見其爲人矣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五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
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教之如師保之如保周公之德
民方思之君陳繼周公之職治周公之民亦惟
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訓則民其治矣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上言周公之訓其訓維何我聞之周公有言德
之昭明發爲至治至治之馨香明德之馨香也

上帝時歆鬼神享之者享其明德非黍稷之馨
香乃明德之馨也其訓如此今爾所治者殷民
非德則嫌於驅迫所用者公法非德則徒爲陳
迹爾庶幾用是周公之猷訓凡明德以爲至治
者惟日孜孜無敢逸豫雖神明可感而况殷民
乎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
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六

皆然戒哉戒其勿如凡人也君陳能爲周公而
民有不觀感興起如周公之再見者乎故曰君
子之德風言在上矣

圖厥政莫或不覯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
同則繹

師衆也虞度也圖謀其政無或不難有興有廢
欲合其宜出與國人入與官師共虞度之務盡
衆人之見衆言既同則又思繹于已果當而後
行之所謂無不覯也東萊曰廢興者非更革周

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蔡氏劄記曰知洪範之謀及乃心則知君陳之自爾師虞師虞者衆也自爾者獨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嘉謀以一事言嘉猷以大道言謀必有道猷必有事亦互言之也則入告爾后于內爾后能行之則謀雖臣之謀而聽謀者君之聰也猷雖臣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七

之猷而施行其猷者君之賢也斯謀斯猷非我后之德而何爾乃順之順將順也入告于內將順于外人臣之心贊行其君之善惟恐不成蓋如此也嘆息言臣人咸若是惟良顯哉玩其語意蓋君陳嘗如是而成王致美而深屬之之意欲其無替也蔡傳用葛氏語謂成王失言非也實至言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佞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周公明德以成至治之訓所謂丕訓也當推明其訓使廣被于民卽所謂弘也居人上者勢我所有不可依之以至于作威法我所用不可倚之以至于以削苟毫髮之不得平則爲非所當用此戒之以所當慮之事寬固得衆然不可失于縱而必行之有制和固爲貴然不可失于流而必出于從容苟毫髮之或過于中則爲陷于一偏此勉之以所當爲之則皆所以弘訓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六

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干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宥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戒君陳之徇君亦弘訓之事也夫刑罰重事也曰辟曰宥惟其當而已辟以止辟乃辟辟斯當矣三細不宥宥斯當矣在弗若干政弗訓于化之中狃于姦宥一敗常二亂俗三三者雖細不可宥以所關者大也金氏曰上文述君陳有善則稱君之行此又勉之執法揆理勿徇上意三細不宥孔氏作罪雖小三犯不赦與蔡傳異以理論之姦宥敗常亂俗不可分之爲三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
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
其或不良

上言用法此下言施教也頑蒙未喻遽與忿疾
非教之道人有能有不能求備于一夫非與人
爲善之道其無忿疾者一在于忍一在于容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忍也忍乃有濟小人怨汝置
汝則皇自敬德容也德乃不可以窺其際矣然
在成德則容爲大在學者則忍爲切蓋習忍可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九

以至容也至于人實難求備其職業有修有不
修別之使不相紊則人勸功人之行義有良有
不良進良以率不良則人勵行爾此所謂無忿
疾于頑也此所謂無求備于一夫也愚按周公
屢誥殷人絕無頑字至此始見之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
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于一人膺受
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至末歸重于君陳之身惟民之性本厚因所見

所習之物而有遷反薄歸厚在上所導爾民之
于上不從其令而從其好爾克敬典在德則民
罔不變而允升于大猷矣典五典也敬典在于
躬行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商俗雖漓而可變
世道雖降而可升以民生本厚先以攸好故也
人主不言福風俗敦厚人有士君子之行人主
之福也其曰終有辭于永世期君陳者遠矣
夏氏撰曰向之厚者雖化而爲薄而其本厚者
未嘗不存爾能敬典在德以化之民無不變薄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十

爲厚而躋于大道者
呂氏曰化之博福之厚名之長所以致之不出
于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
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
之以實始終一實也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顧命

漢孔氏曰實命羣臣敘以要言

呂氏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
躬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
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帝拔霍光于宿
衛託以幼孤爲知人抑不知所謂大臣者非
可寄安危屬存亡者不在此選如周召內爲
師係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歿則託孤所
謂受遺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沒始拔一人而
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無具甚矣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俾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主

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天
子之疾曰不俾曰不豫

甲子王乃洗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蘇氏曰發大命當齋戒沐浴今有疾不能洗頰
水而已洗盥手也頰頰面也相相禮者以袞冕
服被王身也大朝親設左右玉几

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
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
以因億廢素定之理雖垂歿固炯如也惟善治

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生而
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哉

乃同召太保與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
臣百尹御事

同召者平時召其長則其屬從今則將發顧命
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太保畢毛稱公
則三公也此先後以六卿爲序冢宰第一召公
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
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主

第六毛公領之師氏守王門司王朝得失之事
虎臣虎黃氏百尹官正也御事非官正而有執
事者

高官兼攝下司者
漢世以來謂之領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
言嗣茲于審訓命汝

誓言嗣言一出而不易謂之誓凡大事皆然嗣
嗣君也蔡係孔氏作嗣續我志未是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其麗陳敷句則肆句肆不

違句 周克達殷集大命

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于殷邦而集大命于周新安王氏曰此原先王創業之難也

在後之侗敬逆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成王自言其侗愚無所能惟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而已

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五

子釗弘濟于艱難 唐孔氏曰殆危也不能興起不能覺悟言必死也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與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夏氏曰王業以艱難而成成王今將死則艱難之業責之康王矣

柔遠能通安勸小大庶邦 弘濟之道必於民之遠者懷來之近者馴擾之

邦之小者安寧之大者勸道之皆君道所當盡而艱難可濟矣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此欲其輔君身以端治本也陳氏大猷曰夫人猶言大凡人也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于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于外求也貢進也戒羣臣其無以元子而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五

冒進于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于不善而陷于惡矣王氏懋曰自亂于威儀即修身之謂也無冒貢于非幾即謹其獨之謂也

茲既受命還出綬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唐孔氏曰王在庭內幄帳中發頤命既復反于寢處以王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之大記云疾病君微懸東首于北牖下是也于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倕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

賁百人逆于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將正其統故迎于門

外以殊顯之翼室即東夾室也初喪未為梁闈

故以東夾室為恤宅之地桓毛二臣宿衛者齊

侯時為天子虎賁氏

丁卯命作冊度

丁卯王崩之第四日大斂之後也命亦太保之

命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冊書將傳之于康王故

命史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唐孔氏曰既作冊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五

書因作受冊法度下文升階即位至受同祭饗

等是法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天子七日而殯越七日既殯之後也召公為二

伯相王室故曰伯相須待也召公命士致材木

須待以供喪用謂棺與明器

狄設黼衣

唐孔氏曰自設黼衣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是

相命不言命者蒙上命士之文也此下皆為將

傳領命而陳儀物也經于四座上言設黼衣綴

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風于前又施帳幄于

上如成王生存之日也狄下士喪大紀狄人設

階是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牖間窗東戶西

牖之間也戶牖之間謂之宸敷設重席所謂天

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

繒純緣也華玉五色玉也周禮凡吉事變几凶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五

事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且夕聽事之座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

也綴雜彩也文具有文之貝以飾几也呂氏東

萊曰就路寢西廂設座東嚮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嚮萃臣之座也孔氏曰豐席管席也

畫純以彩色畫帛為緣雕玉仍几彫鏤玉以飾

几也呂東萊曰就路寢東廂設座西嚮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座也西廂夾室之間筍席竹席

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脯

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天子朝親聽治養老私

燕各有定處平居四席各因事而設于其處今

則並設于殯前欲隨在以求神也

考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曰夾室也

此獨言西夾而不言東夾者蓋東夾者即初喪宅宗之翼室而西夾者則新陟王西階之殯宮也卿大夫無西夾則殯于西階之上士殯于客位惟天子有西夾其殯畢堂屋故于西夾為之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三

仍几者蓋王祭宗廟裸饋釋筭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凡其几朝夕相因喪事略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

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

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越字訓于于者于其處所赤刀赤金刀大訓三

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寶也弘璧大璧琬琰

圭名玉也則陳列四西序大玉夷玉天球玉也

河圖寶也則列在東序胤國所製之舞衣及大

貝用之服飾鼓鼓用之樂器皆制作精巧中度

備乎文事者則陳在西房兌所製之戈和所製

之弓垂所製之竹矢皆制作精巧中度備乎武

事者則陳在東房陳之以象其生存也

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陳玉復云在西序東序者明于東西序坐北

也序者藉之別名其籍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籍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

序共為列玉五重陳大猷曰玉一雙曰重

東西序皆有室兩坐及諸器物皆陳于室內赤刀以下諸物貴重必陳之于前故言東西序舞

衣以下必陳之于後故言東西房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三

次輅在右塾之前

王之所乘有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在西階面

則南向金輅以封同姓在東階面亦南向木輅

以封蕃國在左門側堂之前面北與玉輅為對

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在北門右堂之

前亦面北與金輅為對皆所以象生存也

呂氏曰此非獨盛彌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燿

座親深寶鎮燿華車輅時列入其庭肅然起敬

懼不克承委重投輿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翟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陳設既畢復定其儀衛也唐孔氏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禋

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

又曰所陳座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呂氏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康王受顧命而踐阼自是始稱王

唐孔氏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卽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士邦君卽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卽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卽位而已

蘇氏曰麻冕三十升麻爲冕蓋裘冕也裘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者以釋喪服吉示變也由賓階降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禋

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于莫視不欲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降太史秉書由賓階降御王册命

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卽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于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于太宗者此禮至爲册命所掌事重

故先言之陳氏大猷曰太保兼冢宰總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祀朝覲之禮故奉同瑁書卽册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上宗卽宗伯也蔡傳曰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王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册命御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皇后憑玉几以下漢孔氏以此卽丁卯命作之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三

册書蔡傳以爲太史口陳當從蔡傳皇大也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典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

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不能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宅上宗曰饗

康王已拜受顧命乃受大宗伯所奉之同瑁瑁則授之于人同則用之以祭王乃三致肅敬進爵于神位之前三酌酒于同中三奠同于神座告其已受顧命也宗伯乃傳神命說先王已歆饗矣禮成于三故皆用三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三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乘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康王既行祭告之禮以所奠之同授于太保太保受之然不敢用之以祭下堂盥手更用別同乘璋以酢更復報祭因授同于宗人遂拜王告其已傳顧命也康王答拜者尊所受之命也唐孔氏曰酢亞獻也王氏炎曰無終獻者此非正祭也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既拜之後于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既祭遂更受福酒齊以至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宅居也太保建居其所于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王以事畢也王答拜教所白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與太保降階下堂有司于是收徹器用助祭之諸侯皆出路門候見新君也廟門路門也路寢有東序西序故稱廟門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八 三

真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為來世法

尚書集解卷之十八終

尚書集解卷之十九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漢孔氏曰求諸侯之見匡弼

康王之誥

朱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却序文讀之文勢自相接連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一

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

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莫肯再拜稽首王義嗣

德答拜

唐孔氏曰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

應門之內立于中庭太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

諸侯入應門左立于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

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于門內之東

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為

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

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
為藩衛者敢執土壤所有莫之于庭既為此言
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
康王先為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為
嫌答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為王也

周禮天子之門五一日阜門二曰雉門三曰庫
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畢門外朝一內朝
二外朝在庫門之外應門之外應門之朝也治朝在
路門之外王日視治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
會宗人與嘉事之朝也此經云王出在應門之
內即路門之外然則王日視事與朝會皆在治
朝矣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二

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
相何以三公陝而東者周公之自陝而西者
召公之自陝而西者三公為二伯也陝縣
者漢之弘農郡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
分掌之界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
公代之畢公是太師也當在太保之上此先言
太保者于時召公領冢
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

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

西土

唐孔氏曰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

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天改大國殷之命謂誅

紂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

民本其所起蔡傳曰美若未詳眉山蘇氏曰美

美里也文王出美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呂仲

水曰當依馬氏美道也若順也大受天道而順

之也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

者以其能恤西土之眾也南軒張氏曰言克恤

西土以文武基業本于西土示不忘本也東萊

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

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三

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

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欠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

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舉成王之守成以告之也刑賞者人君之大

權勸懲者天下之大義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而

天下以懲以勸此成王所以能戡定其功而敷

遺後人也今王其敬之哉欲其務崇先人之美

張皇六師亦本畢協賞罰之意而言成王巡侯

旬四征弗庭六服羣辟罔不承德非詰爾戎兵
則亦無以方行天下陟禹之迹也康王卽位之
初而召公首進戒及此蓋有以也高祖寡命孔
氏正義曰高德之祖寡有之命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

名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

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四

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漢孔氏曰言先君文武之道甚大不大政化平

美富美不務咎惡于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也致行至中

信之道齊中正也信誠信也致行中正用是顯誠信之道也王肅亦以齊爲中

明于天下言聖德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

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不二心之臣共

安治王家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于上天天

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言文武得賢

臣之力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
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
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又言文武既定天下乃命封建侯國立爲藩屏

其意在我後之人欲其左右王室而已天子稱

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

此惟言伯父蓋舉尊以及其餘不屢數也諸侯

祖父嘗臣服于先王其事有法今爾尚相與顧

安之顧謂懷其舊績而不忘安謂安其舊服而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五

無替雖爾身在外無不以王室爲心用來愛其

所若卽美若謂天命也無自荒怠遺我稚子羞

辱稚子康王自謂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唐孔氏曰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王釋冕反喪

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臣爲君諸侯爲天子

皆斬衰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家皆以爲禮之變

獨蘇氏以爲失禮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

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王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木

又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舊說以廟門為殯宮之門不知是否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蒞事爾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已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為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為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為不可也

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爾

按朱子所考極其詳明使康王服冕夫禮夫子當刪之不應著之篇矣余謂往古之事以孔子之言為定漢唐以來之事以朱子為定

周書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命

唐孔氏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七

蘇氏書傳曰畢公弼亮四世蓋嘗相文王也至是耄矣而猶勤小物亦可謂盛德也哉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蘇氏曰畢公蓋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文武相繼敷大德言其久也用克受殷命言其

雜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豳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于一人以寧。

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曰世。是殷民自遷洛後，已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九

世道有升之時，有降之時，為政者世道之主也。當由俗而變，革周公當降之時，豳殷而慎厥始，降者得升之機，君陳當升之時，有容而和厥中，升者得至之漸。今日由俗之宜，世變風移，不善者亦希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別之也。有以臧厥臧則民有所勸，升者允升于大猷矣。若不臧厥臧則民罔攸勸，言政之繫于道之升降如此。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臧。

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

唐孔氏曰：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于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呂氏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于小物忽焉，亦非造次必于是者，惟勉于德者，貫推毫而不息，故勤于物者一。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九

小大而無間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漢孔氏曰：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言當識別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其所居之里，以彰其善，而使惡者病不能焉。蓋立善者之

風聲使聞者興起此以人治人所以爲風俗無窮之計也漢孔氏曰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政有恒則純清而不擾故以爲貴辭體要則典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十

重而不浮故以爲尚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安能有恒言而好異則言浮于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利口卽辭體要之反惡利口遠佞人所關大矣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做化奢麗萬世同流

呂氏曰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參養之所移其克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心無所制肆其驕蕩

陵蔑有德不知忌憚悖天道也甚矣典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家之衰做其俗相化未有不侈麗蓋萬世同一流也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陳氏大猷曰席猶籍也席寵惟舊言世祿之家也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于人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十一

而身之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夏氏曰下文訓以德義古訓卽閑之道也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陳經詳解曰禮義生于富足旣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

德者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開之之道孰過于此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訓教以進其善無片言及于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漢孔氏曰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三

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脩矣王氏樵曰保釐非二事不剛不柔乃所以爲保釐也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于小子永膺多福

陳氏經曰慎始甚殷頑民也和中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耳事莫難于成終少有懈弛則二公之化皆爲之不終矣聖

賢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心與道則無始中終之殊謂之洽謂之潤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遽能如此哉商民最爾甚微而所係甚重遠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畢公之身遠而畢公之子孫皆有賴于此可見周家以化商民爲重必如是而後可以盡成終之責也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建立也訓順也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王氏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三

炎曰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成王始宅洛邑成周又洛邑之東郊耳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陳氏大猷曰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今公無謂不能而畏之惟當盡其心無謂民少而忽之惟當敬其事蓋

能盡其心則雖難者無不舉不謹其事則易者不能舉也

南軒張氏曰內盡其心外謹其事則能敬順成

王之成烈以休美周公君陳之政矣

王氏炎曰觀士民不輕于從周見殷先王德澤

之深觀三后化殷卒至于從化見周家仁厚之

至此商周之盛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王氏應麟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既化

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肖歸鄭陽樊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十四

之民不肖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肖事秦

王化之入人深矣

東萊呂氏曰成康並稱成王見于詩書者多康

王自誥諸侯外惟畢命耳讀此可見其賢矣

周書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

呂氏曰穆王書三篇君牙罔命初年書也呂

刑末年書也舜命契爲司徒止一語而君牙

命書至一篇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

文獻在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

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蘇氏曰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

祭于太常日月爲常畫日月爲旌旗也孫氏炎

曰紀于太常所以彰顯之又王常所瞻視示不

忘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十五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

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

爾于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

呂氏曰穆王方自憂危恐不克續承遺緒故亦

勉君牙無忝祖考舊服謂忠貞服勞之事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

中惟爾之中

司徒之職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之則使不乖

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

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教之本則
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
正身之正勉強修飾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
熟不能也故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
欲其存心之中以導民心之中則民則和五典
傳矣敷典和則因民心之同得者教之爾正爾
中卽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于身先言爾于心
先言民互文耳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去

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真氏曰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
曰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
無時弗艱而于斯時爲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
金氏曰古者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土地人民
之數安養生息之宜無一不掌蓋教養兼舉未
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念小民之艱而以圖
易爲君牙告皆其職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

咸以正罔缺爾惟教明乃訓用奉若干先王對揚
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于天下而訐謏
遠猷莫不素定故以謏稱武王繼之然後大行
故以烈稱文顯于前武承于後各舉其盛者贊
之然文王之謏武王所承武王之烈卽文王之
烈也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于正咸罔缺者無
一事不致其周密乃訓司徒之訓所以教養萬
民者也汝惟教明汝司徒之訓用奉順先王以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七

對揚文武之光命焉則可以追匹先人矣光命
卽謏烈先王成康用汝祖父爲司徒以對揚之
謂舉行教養之事今汝惟順此則可續乃舊服
無忝祖考矣故曰追配于前人也
陳氏標曰舜命契爲司徒不過曰敬敷五教在
寬今穆王命君牙其詳雖至于一篇其要不出
舜之一言前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曰弘曰和
卽在寬意也此曰敬明乃訓卽敬敷意也帝舜
此言豈惟穆王不能易萬世職教者不能易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蔡傳曰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續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六

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周書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冏命

唐孔氏曰穆王命其臣名冏者爲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
呂氏曰陪僕替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王朝夕與居氣體務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

于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緹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陳氏大猷曰周禮止有太僕下大夫二人此言太僕正正其長也又有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齋僕道僕田僕等正皆長之上熏陶涵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羣僚所係甚重故冊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九

命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唐孔氏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免其愆過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冏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冏有

不飲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成休

唐孔氏曰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

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道也通知諸事其身

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

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

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

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

由臣善故也

觀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則有預于君之出入起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手

居可知出入王之大命則有預于君之發號施

令可知出入起居能謹于內然後樞機之發能

謹于外號令其大而所先者也東萊呂氏曰世

至出入起居鮮克自謹徒欲善其令而欲其行

所謂威其輔頰舌感人之末者也民若邦休豈

口舌所能辨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

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陳氏大猷曰文武猶資左右况予之無良乎匡

救其惡而不格其非心則止于東而生于西惟

格其非心則拔本塞源末流自善可紹文武之

先烈矣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

交修不逮

唐孔氏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于羣

僕令教正之羣僕雖官有大小皆近人王按周

禮太馭中大夫掌馭玉輅戎僕中大夫掌馭戎

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手

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張氏曰公卿

進見有時僕御昵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

間者知其情性尊嚴則未易犯其顏色習熟故

可糾其過失救過于無間之時易入而其為功

也早懋德交修正侍御僕從之職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漢孔氏曰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

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

惟皆吉良正士東萊呂氏曰命一伯冏作太僕

正使謹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于此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漢孔氏曰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諛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諛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

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重

縱曷其有極至于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自是蔽之者蓋小人之盡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謬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迤上以非先王之典漢孔氏曰汝無親近于儉利小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東萊呂氏曰後世近習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總貨寶之戒至此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末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于伯冏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重

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游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于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愛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蘇氏曰嗚呼予讀穆王之書然後知周德之衰有以也夫昭王南征而不復至齊桓公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而王初無憤耻之意乃欲以車轍馬跡周于天下今觀君

牙伯岡二篇皆無哀痛惻怛之語但曰嗣先人宅不后而已足以見無道之情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之放心則王不復矣呂刑有哀敬之情蓋在感悔之後時已老矣

周書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漢孔氏曰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五

呂刑

漢孔氏曰後為甫侯故稱甫刑

金氏曰呂刑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克然風俗日下情偽日滋晚年命呂侯為司寇重修刑法史謂甫侯言于王而修之也故曰呂刑作為詰命頌之天下焉大抵增墨刑之條以盡天下之惡滅官刑大辟之條以違犯罪之衆刑繁而輕蓋衰世之意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漢孔氏曰王享國百年耄荒忽度時世所宜訓刑以治四方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呂侯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若發語辭古有訓者古有訓記言其事也言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君號蚩尤者惟始作亂惡化相染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為義矯虔者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五

矯詐戾剽也顏氏師古曰寇謂攻剽賊謂殺人

在外為姦在內為宄妄託上命而堅固為邪惡曰矯虔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刑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又言三苗之君襲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非法也而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于是始過為劓鼻則耳椽黥面之法于魔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

辭爲差別皆刑之也。草廬吳氏曰：苗民三苗之君也，蠻獠之處，擅自長雄，雖君其國，非受天子命而爲諸侯也。其實一民而已。

民與胥漸，泯泯芬芬，罔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苗君久行虐政，其民習見亂政，胥相漸染，泯泯紛紛，同于昏亂，無中心于信。惟反覆爲詛盟，詛者背相咒也。盟者面相要也。既無信義，必皆違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三

之。以此無中于信也。庶戮衆被戮者也。方告無罪于天，天視民無馨香之德。惟有刑戮之慘，腥聞于上。故上帝震怒，命帝舜誅之。東萊呂氏曰：形于聲，嗟窮之反也。動于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穢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舊以爲堯舜傳作舜從之，遏絕謂竄其君分北其黨，類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苗

民極惡，又無次賢者，故遂滅之，無復繼世在下。國者舜所以待苗民者如此，蓋報其虐，非過也。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非常，鯀寡無蓋。

呂氏曰：當三苗昏虐，民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人心不正，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鯀寡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三

之微，亦無有益蔽而不得自伸者也。王氏樵曰：按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地民也。天神也。神本無通于民，與之常自于下，故曰絕地天通。又曰降格，蓋如神降于莘之類。曰罔有降，則前此豈真有降格哉？亦曰人爲之爾。迨聖人使重黎絕其通，正其位，而遂無降格，則可見其本無矣。又曰非常，不外于禮樂刑政，蓋仁義禮智人道之常，而禮樂刑政則聖人非常之具也。宋歐陽子作本論，謂佛老之害，在修其本以勝

之本于孟子反經孟子反經之說則本于此章之非常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上承苗之亂而正人心此反苗之道以除民害也清問虛心以問欲盡悉民情於是鰥寡有辭于苗而苗民無辭于罰矣德威德明言反其道一以德化德不待怒而威故民無不畏德不假察而明故民無不明明謂開悟而自新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天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東萊呂氏曰時承蚩尤三苗之蔽妖誕溺人重黎雖區別其大分然蠱惑未易遽勝故伯夷降天地人之典禮使知幽明之分人道之正折民之邪妄所謂折民于刑也子瞻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

厚民生三后成功以致民之殷盛富庶也莘老孫氏曰伯夷降典教之也禹平水土安之也稷降播種養之也東萊呂氏曰功成而民殷盛則防閑之者不可廢于是下文即命皋陶作士以刑限制之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唐孔氏曰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士師皋陶也此亦蒙乃命之文三后功成又命皋陶制百姓于刑辟之中以教祗德謂殷富之後民有不敬其

尚書集解

卷之一九

天

德者斷以中刑以教祗德中刑刑不頗也以教云者示刑中有教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業彝

穆穆在上以帝舜而言明明在下以三后而言君臣合德光輝灼于四方之遠罔不惟德之勤而刑以罰教亦不可廢乃明于刑辟之中循治于民以補其常教焉言此者以明刑不先于德教也秉彝之彝正義以為伯夷之禮

陳氏樛曰夫舜不輕于用刑也命皋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以祇德勤德刑之本必至于德而刑之用必合于中德與中爲呂刑一篇之綱領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爲本也曰觀于五刑之中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於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爲用也刑必合于中而後刑卽所以爲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庶幾乎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辜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金氏曰惟訖之惟與也訖絕也謂唐虞之世典獄之官非但絕于威勢之請託與絕于貨賄之路遺而已蔡傳曰言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于與天爲一者如此陳氏傳

曰敬忌如康誥文王之敬忌畏忌敬之一事也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獨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辜

孔氏曰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爲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爲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乎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于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爲政也無宥選擇善人使觀視于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潔其所爲故下咎惡于苗苗民無以辭于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

王氏棟曰伯夷禮官也降典而折民惟刑蓋以刑戒不知禮也皋陶刑官也制百姓于刑中以教厥德蓋以刑弼教也其事相為後先其功相為表裏蓋禮刑一物而伯夷皋陶亦如一人也又曰皋陶之刑本伯夷降典折民之意故曰舍皋陶而言伯夷探本之論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堯

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專告同姓諸侯也格命極至之命至理所存也格命何如亦曰勤刑而已今日用刑欲職舉刑當用以快爾之心無不由于聽斷之日勤事畢盡心彼我無憾而心所由慰矣苟斯須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爾毋萬一不勤至于失中而後戒也蓋刑罰非恃以為治乃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君者為一日之

用而已故非終而為過之當宥惟終而為過之

當辟皆非我所得輕重亦惟在人所犯何如耳

爾尚敬迎上天齊民之命以奉我一人之治苟

非天命所在非終者我雖以為辟爾勿徇我之意

而宥之惟終者我雖以為宥爾勿徇我之意

至是乃所為由慰日勤者矣其效君慶于上民

賴于下此安寧之福雖永久而不替矣可不念

之哉按雖畏勿畏畏威古通用謂辟也雖休勿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堯

休古以刑為咎以開釋為休謂宥之也

呂氏曰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

慰也罔或戒者必常情而後戒雖曰追悔方其

情時刑必有失其平者矣

陳氏棟曰此章言刑出于天夫俾之我故望爾

逆天命以奉我所以承天者勤也敬也能勤能

敬則刑非刑也德也刑非刑也福也可不念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

擇非人何敬非刑何慶非及

陳氏大猷曰吁來者嘆而呼之來前有邦諸侯
也有土卿大夫有采地者也刑凶器也而謂之
祥刑原制刑之本也芟民彘成三德繫人心固
天命何吉祥如之典獄者以祥用之則無往而
非祥矣祥刑非他在于安百姓而已謂使善者
有所恃惡者有所懲也王氏炎曰何所當擇豈
非所用典獄之人乎何所當敬豈非所用之刑
乎何所當度豈非獄辭之所逮及乎

蘇氏曰罪非已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善

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爲忠以多逮廣繫爲利漢
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于
此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乎正于五刑五刑不
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漢孔氏曰兩謂囚証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
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
正之于五刑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
金贖罪不服不應罰也至于五過從赦免也唐

孔氏曰刑疑從罰罰疑從過過則免之矣禹曰
宥過易曰赦過知過卽免之也王氏樵曰五辭
簡乎六句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罪辭卽今所
謂供也簡乎如云所招是實也正字漢人謂之
當言情法相當也

呂氏曰獄辭所及固當審度而兩造詞證復欲
具備蓋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當逮者不可缺
一人又曰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
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善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
審克之

五過之病或畏人權勢或報已恩怨或惑于女
謁或徇于賄賂或聽人請托惟此五者之病以
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
詳而盡其能也王氏樵曰治獄之道不審則疎
畧不盡其能亦非審也故篇中多言審克呂氏
以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非是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此專言察疑之道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呂氏曰當赦而不赦不當赦而赦所害皆不輕故又戒以審克也

簡孚有象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陳氏大猷曰此承上五辭簡孚而言獄辭簡核

孚實象聽以為可信也唐孔氏曰象或皆以為

可刑或皆以為可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囚

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象議斷之即周

官大司寇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陳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五

氏大猷曰無簡不聽謂獄辭之無核者則為疑

獄明矣更不須以貌聽而竟赦之也張氏南軒

曰具俱也謂上所言皆敬天威也陳氏大猷曰

當輕而重當重而輕則褻慢天威矣其可不致

其嚴哉

墨辟疑赦其罰百銀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

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

疑赦其罰六百銀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銀

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

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漢孔氏曰刻其類而涅之曰墨六兩曰銀鑊黃

鐵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截鼻曰劓倍百為

二百銀刑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銀

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

王氏樵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也法有

限情無窮上下比罪此以有限待無窮之道也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五

即今之依比何律是也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也

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也勿差僭于亂辭

勿用所不行惟詳察法意而審克之

呂氏曰墨劓所增皆輕刑官所損二百大辟所

損三百皆重刑也刑無增損居輕重之間者也

輕罪則多于前重罪則損于舊觀其目則哀矜

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唐孔氏曰古者金銀銅鐵鑄為金孔氏以為

黃鐵鑄與金作贖刑者則以為黃金蓋古人贖

罪悉皆用銅或金

黃金或銅黃鐵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
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此言用法之權也夫情有輕重故法有輕重無
權則輕重差矣何言乎權也有權乎人情者有
權乎世變者故上罪而服上刑人所知也然有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者矣則當權之以下服下
罪而服下刑人所知也然有事在下刑而情適
重者矣則當權之以上服豈惟輕重諸刑有權
哉刑疑從罰輕重諸罰亦視此以爲之權則無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五

不中矣刑權輕重以爲上下罰權輕重以爲多
少此刑罰輕重以情者也然情猶不足以盡之
又有輕重以世者矣道有升降俗有汗隆此世
變之不同也世輕世重惟其變之所適而權焉
斯盡權之道者也然謂之權則有若不齊而無
常而不知是乃所以致齊而有常也人情世變
之不同而君子之所以權乎其間者理而已矣
理之所在雖不爲一法以齊之而要爲合乎人
情宜乎世變其不齊乃所以爲齊也惟齊之以

非齊而先後有倫其歸有要謂定理也茲權也
乃所以爲經也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
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
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輪而孚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唐孔氏曰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
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之而已
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五

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卽不能然
也察囚之辭其難在于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
其僞辭惟從其本情非從惟從蔡氏傳不明蔡
正義此解本之漢孔氏
傳曰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
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
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于是刑之罰之又
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
獄成于下而君信之獄輸于上而君信之其刑
上備有並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

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並兩刑而上之也
此言獻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
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
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
貨非實惟府奉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
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詞官典獄之官伯長也族同族姓異
姓謂諸侯也朕之于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甲

敬于刑惟有德者可以用刑蓋相佑下民立典
獄之官爲民司命上與天配單辭人所難決惟
有德者其心明且清則能得單辭之實兩辭雖
人所易決而一有偏徇之心則偏矣惟有德者
其心中而不偏則能分兩辭之爭此民之所以
治也陳氏標曰亂治也民之所以治無不在于
以中而聽獄之兩辭耳兩辭之獄無可容私家
于獄如君子不家于喪之家無或以私意而求
成家于獄之兩辭也獄貨謂獄而得貨也府聚

也奉功猶云罪狀也呂氏東萊曰不可用私意
而家于獄之兩辭家之者出沒變化于兩辭之
中以為囊橐窟穴者也獄貨非所以爲實貨積
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舉罪之功狀終有時而
償報以庶尤而衆罪交至也孔氏曰永畏天惟
罰言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也陳氏大猷曰罰
獄而降罰非天道失中蓋獄者乃人生死之所
在故也苟用刑失中而天罰不至其極則刑典
獄者無所懲戒自此庶民無有蒙善政而在于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甲

天下者矣且任刑之大本在教與中用刑以教
爲至用法以中爲主前章已論之至此復提敬
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
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
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蘇子瞻曰王老矣諸侯多其孫故曰嗣孫漢孔
氏曰今往何監言今當何所監視非當立德于
民爲之中正平尚明聽之說言庶幾明聽我言

而行之也哲人惟刑無疆之辭言智人用刑有無窮之善名也陳氏櫟曰極多準則之名折獄能繁屬五刑之準則所以皆合乎中理而有是慶也或訓極爲中固非徑指五極爲五刑亦非也嘉師良民也祥刑良法也諸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申明前告示祥刑之意而欲其監觀于所告之祥刑也

篇名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爲法

尚書集解

卷之十九

聖

尚書集解卷之十九終

尚書集解卷之二十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平王錫晉文侯桓屯圭瓚作文侯之命

漢孔氏曰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

呂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以上可以下由此而上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爲春秋爲戰

尚書集解

卷之二十

一

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復有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于苟且因循自然降爲列國夫子編此書于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遺澤而流爲春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頽墮之意已見于辭命間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開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

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字也不名尊之也

先祖成康也言由文武以德受命先正之臣克

昭事其君故先祖得安在位也

嗚呼罔于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

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

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于一人永

綏在位

尚書集解

卷之二十

二

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嗣位之始遭天大譴

父死國敗資澤竭于下民邦本先撥而戎狄乘

之兵侵于我國家甚大就我御事之中無或老

成賢俊在事者于又無克亂之才惟曰諸侯之

在祖父列者其因恤朕躬耳又嘆言有能致功

于予一人則可以永安在位矣

伊恤朕躬
伊當訓爾

呂氏曰殄資澤于下民如所謂喪亂蔑資會莫

惠我師蓋推本禍亂所由邦本既先撥也百國

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養

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子嘉

顯祖前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

者也夏氏曰爾祖有功周室今爾有功于我是

汝能昭揚其祖也蔡傳曰後罔或者壽俊在厥

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

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

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

尚書集解

卷之二十

三

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柅轡一

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

柔遠能通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

德

漢孔氏曰遺令還晉國視汝果安汝國內上下

黑柔曰柅轡以皂草不言圭瓊可知由中尊也

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彤弓赤盧黑也諸侯

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

藏示子孫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王氏樵曰簡閱其士愛恤其民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按釀酒為酒曰秬也將稌和之以鬱曰鬱也周禮鬱人也人鄭氏曰鬱鬱金香草宜以和也釀秬為酒芬香條暢于上下也又曰秬也和不鬱者然則也乃酒名釀時無鬱今孔氏曰釀以也草誤矣尚在鬱舜之間未祭則盛于尚及祭則實于彝祭之初的鬱也之酒以灌尸主贊者酌鬱也之勺勺下有祭贊即祭之名以圭為勺之柄故謂之主贊主贊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黃金為外而朱其中

尚書集解

卷之二十

四

呂氏曰周終於東周蓋于此書見之東遷之初大仇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臥薪嘗膽之秋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遽自以為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往哉柔遠能通惠康小民無荒寧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于東乎
呂仲木曰讀文侯之命王道自是而衰乎故次

以費誓秦誓也平王不仇犬戎而伯禽能征徐戎平王不慎忘父之耻而穆公能悔喪師之過由二公而之焉堯舜禹湯文武成湯皐夔伊傅周召皆可為也故尚書於文侯之命之下而繼之以費誓秦誓焉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漢孔氏曰伯禽始封之國居曲阜徐戎淮夷並起為寇于魯故東郊不開魯侯征之于費地而

尚書集解

卷之二十

五

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

費誓

呂氏曰伯禽撫封于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徐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曰徐戎淮夷世為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

夷叛載于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于江漢徐方釋騷載于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朝廷爲之搖動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于廿誓周公之家學見于費誓啟之嗣位騷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騷當徐夷之變觀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于行陣者是以知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公曰嗟人無諱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伯禽爲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嘆而

尚書集解

卷之二十一

六

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成王征

淮夷滅奄蓋此徐州之戎及淮浦之夷叛已久

矣及伯禽就國則並起攻魯故曰徂茲淮夷徐

戎並興徂茲者猶云往者云爾徂茲蔡傳取孔氏往征此戎夷

不如蘇解

善穀乃甲冑敵乃于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

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殺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于楛也敵繫

也楛無施功之處惟繫紛于楛紛如綬而小繫

于楛以持之也蔡傳曰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穿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呂氏曰戎備既修則師可出故繼以除道路修餽廬舍也淫舍謂星列周廬無傷牯謂無傷所

舍之牯牛羈馬也漢孔氏曰淫大舍放也呂氏

曰牯閑也不用兵則馬在閑廐用兵則牛駕車

尚書集解

卷之二十一

七

馬服乘皆散于外也漢孔氏曰杜塞也獲捕獸

機檻斂室也穿穿地以陷獸者蔡傳曰師既出

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于野當室塞其獲穿

或不謹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

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數澤險阻屏翳有

害于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墉竊馬

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呂氏曰師既出則部伍當嚴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伍為敵所乘也賈逵曰牝牡相誘曰風蘇氏書傳曰軍亂生于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為法若牛馬風逸臣妾遭逃而聽其越逐則軍或以亂亦恐姦人規亂我軍故竊牛馬誘臣妾以發之禁其主使不得捕逐則軍自定得此風逃者當敬復其主我當商度有以賜汝若其越逐與其得而不復者皆有常刑漢孔氏曰又戒軍人無敢暴劫所過居民及攘取其物越人

尚書集解

卷之二十

八

垣墻為姦若盜或竊人馬牛或誘人臣妾汝則有犯軍令之刑蔡傳曰此嚴部伍之事

前之馬牛臣妾指其在軍中者也後之竊誘兼軍中與所過居民之家而言也或疑軍中安得有臣妾古之兵皆平民衣糧自賚一人從軍一家供之漢時亦有私從安得謂無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呂氏曰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于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與今所征獨徐戎蓋量

其敵之堅取緩急而攻之也軍事以期會為本芻糧為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尚書集解

卷之二十

九

呂氏曰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鄉遂正副之兵以應之林氏之奇曰國有四郊郊外為遂夷戎為寇東郊受敵故使東民專意攻守而謂發儲時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于不受敵之地也蔡傳曰楨榦之木也旁曰榦墻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于殺爾蘇氏于瞻曰糗糧芻麥不供則軍餓故皆用大刑大刑死刑也楨榦不供比芻糧差緩故用無餘刑而非殺

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卿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卿也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王國百里為鄉在鄉內遂在郊外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鄉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于郊故以鄉言之鄉遂

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
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留守也

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芟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楨翰芻芟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說文曰

芻劉草也芟乾芻也呂氏東萊曰楨擗人食芻

芟馬食視楨翰尤急故其刑不同林氏之奇曰

刑非聖賢所忍言者至用兵則不厭于三令五

申所以重戎事而全民命也

董氏鼎曰此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于帝王之

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雖一時禦敵未足以盡

尚書集解 卷之二十 十

魯侯之美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于此而盡其

心則他可知矣即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緩

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魯侯其賢矣哉

周書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緡還歸作秦誓

秦誓

漢孔氏曰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胡氏春秋傳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至于勸

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

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于誓告汝羣言之首

漢孔氏曰誓其羣臣通稱士也唐孔氏曰衆言

之首言中之最要者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

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也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言其戀人

欲而不忍割憚天理而不肯進凡人鮮不如是

故多可悔蓋多盤二字不能進善之病根也人

尚書集解 卷之二十 十一

情多欲是已故難於知過多欲遂已故難於改

過皆多盤之病也故責人無難惟受責于人俾

如流水言順且速是惟難哉以已前者不受人

言故自悔也

我心之憂日月遄遄若弗云來

陳氏大猷曰遄遄也邁行速也言歲月之遷逝

憂改過之無日也蘇氏曰已犯之惡既成而不

可追未遷之善未成而不可補日月逝而不復

反我心皇皇若無明日悔之至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此穆公自言已之前愆古之謀人老成長慮執古義不苟就人意者也我則謂其未成予志而忌之今之謀人新進喜事者也我則因其同已而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今庶幾謀事詢訪必于此黃髮之人乃無所失耳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尚書集解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

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蘇氏曰番番老者雖旅力既愆我猶庶幾得而用之佗佗勇者雖射御不違我猶庶幾疎而遠之論巧也皇暇也佗佗勇夫且不欲而巧言令色使君子變志易辭者我何暇復多有之哉蔡傳曰番番老貌佗佗勇貌馬融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論言巧言也王氏炎曰巧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爲其所奪故易辭王氏

樵曰番番良士指蹇叔也時蹇叔已死故追思之截截善論言豈非杞子之流乎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猶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人之志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尚書集解 卷之二十一 十二
昧昧思之深也如有設辭也介獨也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休休樂善之意容有所受也有技有才能也如已有之言視如已出也彥美士也

聖通明也彥而且聖不止有技而已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之愛之不止如自其口之所出言愛之至也是能容之真能有容也上曰其如以起下下曰是能以應上所以形容好賢之心至爲曲盡是能容之則不妬忌有不足以言之矣此豈尋常誠一無他技之人所可語于此哉先正謂惟無他技之人爲能容人之技其言亦有味也職主也此好善之人以保我子孫黎民則我子孫黎民亦主有利哉言人君爲其國計

者當用如此之人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違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大學作媚忌也孔氏曰疾害也陳氏大猷曰惡憎違背也不達俾才德者不能通達也殆危也言人君為其國計者戒用如此之人也

陳氏大猷曰此章大學平天下之傳引之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言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也

尚書集解

卷之二十

古

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張氏曰杌如木之動挫隍如阜之圯壞陳氏櫟曰國之安危係所用一人之是非是如上所稱有利非如上所稱殆哉本孔註結上文兩節有

照應

陳氏大猷曰穆公深悔前日用人之失故思得有容之士以輔相之也

李氏謹思曰或謂周書終于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世變往來之會王伯升降之機書終

文侯之命而王迹熄書附秦誓而伯圖興周遷

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強讀文侯之命見平王忘君父忘讎耻也如此讀秦誓見穆

公之遷善改過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弱秦欲不强得乎平王之詩下儕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見焉進秦

于詩書之末以倣周也春秋之華於秦每人之又且狄之又以尊周也天下之勢駸駸而趨于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于定書刪詩作春秋之

尚書集解

卷之二十

五

際乎

男道標

道林

孫瘡同較

尚書集解卷之二十終

尚書集解二十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號退谷山東益都人世隸上林苑籍故自稱曰北平前明崇禎辛未進士官兵科給事中李自成僭位受偽職爲四川防禦使入

國朝官至吏部侍郎平生以尊崇朱子得名而是書

篤信古文與朱子獨異所解自蔡沈集傳外多採

呂祖謙書說金履祥表注許謙叢說而力斥馬融

鄭康成蓋欲尊宋學故不得不抑漢儒然宋儒解

經惟易詩春秋培擊漢學其尚書三禮實不甚異

同承澤堅持門戶又併排斥之耳然千古之是非

曷可掩也

九州山水考三卷

〔清〕孫承澤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九州山水

考三卷》提要

格致錄第 卷

北平孫承澤撰

九州山水考

粵稽天地間形勢之大莫過於山水而其理亦莫過於山水故中庸言天地之爲物不貳而指山水以實之孟子言性而舉禹之治水以爲證蓋山水有原有委有脉有絡有分有合有性有情而其理無盡也古今山經水志搜奇者失之荒唐紀遊者但狎其耳目無足取也禹貢一篇不獨紀載成功

山水考

上

造化之功用神聖之闢闢俱在焉余于此篇反復讀之經年乃著其總目于前而分考之于後夫山之所墳水之所湧水之所奔山之所亘動靜相生剛柔互錯先儒所謂一理分殊分殊一理之妙不於山水益見乎

禹貢山總四十有三

正導二十有七

岍

岐

荆山北

壺口

雷首

太岳

底柱

析城

王屋	太行	恒山	碣石	<small>正陰列 十有二</small>
西傾	朱圉	鳥鼠	太華	
熊耳	外方	桐栢	陪尾	<small>次陰列 八</small>
嶧冢	荆山 <small>南</small>	內方	大別	<small>次陽列 四</small>
岷山	衡山	敷淺原	<small>正陽列 二</small>	
雜見十有六	岐	<small>冀青</small>	岱	蒙
梁	羽	嶧	<small>徐</small>	蔡
終南	惇物	三危	積石	
龍門	崑崙	合黎	<small>雍</small>	大伾
水總四十有二				充
正導九	弱水	黑水	河	漢
	江	濟	淮	渭
洛	雜見三十有三			
汾水	漾	滄浪	三澨	
沱	<small>梁州</small>	澧	九江	沈

汶	泗	沂	澧
涇	漆	沮	<small>雍州</small>
伊	衡漳	恒	
衛	澗	沮	<small>兗州</small>
濰	淄	三江	沱
<small>荆州</small>	<small>梁州</small>	桓	沔
流沙			

冀州

冀近也爾雅曰河兩間曰冀 宋程秘曰兩河間其民氣習情性大抵相近也 冀州帝都之地三而距河堯河之西古河經堯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也 又說冀州北隣沙漠舜分冀之東北為營州正北為幽州西北為并州方禹治水冀之北境未有定域故獨於冀不言封界其此與

山本考

冀州之地先堯而都者有黃帝史稱帝都涿鹿之阿即今京師地九州之名始於黃帝是京師乃黃帝所名之冀也至舜而分為幽則涿為冀之畿甸矣燕地在漢以前通名為涿至漢高帝六年始分涿郡

壺口

山名河流之衝始功於此按壺口龍門皆因河而名河南入之道迎而受之故曰口河南山之門輸而瀉之故曰門漢地志壺口山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即今平陽府吉州地

梁

呂梁山也在今汾州府永寧州東北呂不韋謂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酈道元謂呂梁之山鉅

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動天地

岐 孤岐山在今汾州府孝義縣西勝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汾

太原 廣平曰原太原原之大者古晉陽地汾水所自出

按太原今之府名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為并州廢舊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西三百里舊為唐明鎮有晉文公廟平太原後潘美奏乞以為并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趾為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為縣宋史載之不詳

山本考

岳陽 岳太岳霍山也今平陽府霍州周職方冀州

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山南曰陽堯之所都楊子雲冀州牧箴曰

岳陽是都是也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於河 經文治梁及岐梁岐相去近中間無別山故

曰及經文既修太原至於岳陽太原岳陽相去遠中間非一處故曰至 修者修鯀之故跡也凡禹

創始曰治因鯀之功曰修禹始壺口先治河也鯀始太原先治汾也河大汾小禹急其大鯀急其小

此治亂之別也於此得治水之理矣

單懷 今懷慶府河內縣太行為河北脊其山脊諸

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廣田皆腴美俗謂

小江南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其右洪水出

其左 按懷慶有古渠唐刺史温造修枋口堰引

水溉河內等縣田五千頃元時阿合馬復開井水

泄水溉田三千餘頃河北水利今稱第一 元王

恂玉堂嘉話云太行山水皆泝流地中關中諸水

皆行流地上如今都城之西諸山乃太行第八陁

也山下諸泉皆泝流至玉泉山復出匯為西湖流

山水考

入禁城西苑復繞官殿由玉河橋出入城河東注

大通橋河濟運

大通橋河元人郭守敬所修也每十里置一師北

至通州凡為師七元世祖賜名通惠河置師之處

往往於地中掘值舊時甄石蓋魏征北將軍建城

郭侯劉靖所修高梁河舊蹟名裏漕運河北達長店

即其河也入明廢不治天順二年漕運總兵楊茂

先請修治命戶工二部官往視言修之便會以災

異罷成化十一年詔平江伯陳銳等修漕一年而

成止引西湖水不能勝載嘉靖六年巡倉御史吳

仲復請修漕照元人郭守敬引白河故事計工四

月費銀七千兩始大通利運弁稱便吳仲著通惠

衡漳

即今漳河鄴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北

河紀云漳河之源出山西之長子日濁漳樂平

清漳俱東經河南之臨漳分流至館陶西南五十

里與衛河合入於漕至明萬曆初漳河北徙由魏

縣入曲周釜陽河而館陶之流絕沈存中謂二水

合流而有文者皆名漳正義曰衡即古橫字

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起日魏氏之行田也以百

畝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

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於是引漳水

溉鄴而河內以富

山水考

明萬曆三十年保定巡撫汪應蛟議廣水利疏言

按境內山川圖蹟實以耳目聞見易水可以溉金

臺滹水可以溉恒山塘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

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瀧滹當諸

河下流故號河中視江南澤國不異至於山下之

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議督委各府佐貳一員及

州縣正官併選南官中能識水利者周循勘議某

處可築壩建閘某處可通渠築堤高則灌注下則

車汲悉照南方開水田法量撥軍民夫役以便宜

收獲可益穀千萬石幾民從此富饒永無旱澇之

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此

誠國家無窮之利

先是萬曆二十八年漳河決工科王德完疏言漳

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為一變其

害小河決高家口斷二流於臨漳之南北俱至成

安縣東呂彪河合沉經廣平肥鄉永年至曲周入

滏水同流至青縣口方入運河為再變其害大溢

水不勝漳而今納漳則狹小不足收束巨浪病溢

而患在民衛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則細緩不能極

捲沙泥病涸而患在運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

費小利多為上策仍迴龍鎮至小灘入衛費鉅害

少為中策築昌彪河口岸隄障水運道固不資利
地方亦不罹害為下策

恒衛 二水名恒水出真定府曲陽縣恒岳北谷薛

氏曰東流合滌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

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於滌

水又南流入於衛水非古逕矣衛水出真定靈壽

縣東北十里合滹沱河入易水

大陸 爾雅大陸九藪之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

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

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

水考

上

平地蓋禹河自瀘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既出枯

澤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為

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杜佑李吉甫以邢

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

碣石 今永平府海畔山漢志云碣石山在右北平

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北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

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

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

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

帝都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

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

道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為北境絕遠者言之以

明海道亦可至也

按秦始皇時起黃腫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唐

杜甫謂滄陽豪俠地雲帆轉遠海梗稻來東吳是

用海之法已久不始於元人也

按元人海運始於丞相伯顏初伯顏平江南以宋

庫藏國籍命張瑄朱清等自崇明從海道載入燕

京後遂獻海運之議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歲

至三百萬餘石其運道初自劉家港入海至海門

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

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于戶慶明

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

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

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

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明初亦歲運七十

萬石以給遼東及會通河成海運遂廢隆慶五年

河道潰決戶科宋良佐請復海運時山東巡撫梁

夢龍極言可行謂海道多橫陸地多岐海人行

海猶陸人行陸傍海而行非橫海而渡今踏出海

道傍海居多較元人殷明畧踏出之道尤屬穩捷

遂以山東布政王宗沐為總河專司海運至萬曆

水考

上

上

按碣石在今撫寧縣西南離岸三十里蓋古滄州

與平州相對自滄州望之則離岸五百里自平州

言之止三十里耳蔡仲默止據滄州志而不考其

實遂謂五百里中九河與碣石皆淪於海豈知碣

石今猶現在乎平州今永平

又按碣石以西自天津以至三角淀古所謂雍奴

皆海潮所到之地注數百里元泰定中學士虞

集曾建議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以省漕運

惜元人不能行明萬曆中保定巡撫汪應蛟奏海濱屯田有教疏言天津舊法一帶地從來斥鹵不耕種臣謂以開漸治地之法行之未必不可為稻田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堤葛沽白塘二處耕種五千餘畝內水稻畝收四五石種葛豆者得水灌漑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以鹹立橋始信開漸之法可行於北海而斥鹵可變為膏腴也又天啓中屯田都御史董應舉云臣近到天津歷何家園白塘口雙港辛庄羊馬頭大人庄鹹水沽泥沽葛沽見江司農往日開河舊蹟猶存可作水田甚多荒廢不久開之甚易一畝農工止用八錢可得粟三石三斗久荒者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舊河為力不多只須挑濬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又左公光斗奉命視屯屯以北人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如元人初倚漕東南後亂漕不通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今不改謀後乃無食乃大興水田於天津一帶稻花茂密如江南鄭忠介元標見之歎曰夫治天下豈不以才哉人有有才天氣地力皆可

本考

上

本

得而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視業結猶扶桑也而今畝樓若此未幾皆廢至崇禎十五年追思汪司農之言因頒徐尚寶貞明潞水咨請書於戶部令議水利而已無及矣

兖州

兖信也五行星流而為兖 程瑛曰濟河之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曰兖 兖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據者跨而過之非止於濟也距者未至而望之蓋北盡碣石河右之地望之以為表識也 濟河 濟古文作涉按涉即沈 音行即 兖字 水出王屋山 既東為涉入海者也其從水從齊者自出常山房

子縣贊皇山入抵非四瀆之水俗誤以涉為濟 唐書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 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 水獨能赴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

九河 爾雅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 蘇五簡六濼七鉤盤八鬲津九朱子註孟子亦引 之蔡仲默不知何據合簡濼為一而謂其一即河 之經流南皮縣明有濼河未聞與簡河為一也 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

本考

上

本

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宋人歐陽忞與 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 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 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為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 河相涉宋人樂史寰宇記以馬頰即漢篤馬河鄭 氏求之不得又以為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 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為也河水 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平皆無稽考之言也

雷夏 澤名也即雷澤在今東昌府濮州西北隋為

雷澤縣志云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計古雷澤必大於今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今高地水盡此乃為澤也本夏澤而名雷澤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

澠沮 二水名河出為澠濟出為沮然自河遷濟伏則二水不可復尋矣 或以為二水當以爾雅為正其澠水即汴水沮水即澠水以今有汴有睢而無澠沮即此水也

山水考

上

古

濟漂 二水名漂河之支流也濟入河而南出故浮濟浮漂皆可以達河 蔡傳按地志漂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為此漢河與漂殊異又按史記禹釐二渠引河其一漂也薛氏謂古漂自東昌府朝城縣受河而東入海故浮漂可以達河西漢末河并行漂川其後河徙而漂亦不復存矣章丘縣志漂水出長白山非古漂也 兗地下九河之分則皆在兗地而其治之也惟兗為多故九河於兗言之兗不言山多平地也 觀

禹治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施工最多後世河患正坐分播合同不得其勢而以一淮受之同流入海而其路亦甚狹矣此決之所以時聞也 青州

金氏曰青州於中國為正東故名從東方之色商之時無青并青於徐也周之時無徐并徐於青也 唐孔氏曰青州東北跨海至遼東皆是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管州即遼東是也武夷熊氏曰青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稱為東西秦

山水考

上

古

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百二十二猶言十倍百倍 海 東海也山東三面瀕海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霑化海豐諸境皆抵海為界稱渤海云說文云東海之別有渤海故東海稱渤海列子云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即莊生所謂尾閭也初學記云北海之別有瀚海瀚海之南有渤海海則北海亦各瀚海矣 東方之極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汪洋浩瀚溟滓無際外控喬落內衛中夏則青齊形

勢實稱險絕

倚 泰山也在濟南府泰安州風俗通紀泰山山之

尊者一口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

代故為五岳長漢官儀及泰山記云盤道屈曲而

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

天窻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兩巖為

仙人石閣東巖為介丘東南巖名日觀日觀者鷄

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東南名秦觀秦

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

印木考

上

夫

黃河去泰山三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

山趾也 金氏曰泰山特起東方為中國水口表

鎮連延而生諸山北即原山濰水出其西淄水出

其東東即蒙艾為沂水諸源又東濰山所出西南

即泗水所出

濰淄 二水名濰源出濰山箕谷由高密至膠州分

為二北流西河入萊之海倉口 淄水水經云經

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過利津縣又東北入於海

舊謂入涉水者非是 經曰濰淄其道蓋河濟下

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雝

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

功畢矣

明戶部周之龍曰登萊本海運故道積之往蹟平

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為

二流北流西河入萊之海倉口以其自膠抵萊故

名膠萊蓋元時所濬可避遼東海運數千里之險

今其壩闢遺址尚在嘉靖中御史方壽宜訪求遺

蹟為圖表之副使王獻力持其議遂有膠萊之役

自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相距三百三十五里

兩口舊皆貯潮水常足不假濬者三百餘里濬者

一百三十餘里中有分水嶺下多礪石水微細

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遠耳河成漕由麻灣海倉

二口徑達天津直沽大舟自清江浦抵天津凡一

千六百里其中由河行八百里海行既由小海不

由大洋非若元人海運遠又所歷有蓬萊島沙門

黑水成山諸險也夫海運關燕都重輕膠萊係海

運通塞開膠萊復濬運此一奇也

明萬曆三年濰縣人工部尚書劉應節上疏議開

新河以永禪國計其畧言濬運之所以可慮者以

時有放洋之險覆溺之危二者而已欲去此二患

而坐收轉輸之利惟山東膠州一河南自淮子口

入海由齋堂島鷹遊口入淮以抵淮揚買客往來

始無慮日風順不過五六日之程亦人所共知也

中間未通者不過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計地約

有一百五六十里其間深溝巨浸尚居其半應挑

濬之工不過百里臣愚以為欲開膠河必通潮水

必捨故河而尋便道查得膠州南自淮子口大港

頭出海由州治而西抵匡家莊約四十里俱崗溝

黃土宜用挑治自劉家莊北抵棗園河張奴河至

亭口開屋陶家堤陳家孫店口至玉皇廟約六十

里河寬水淺宜從舊河之旁另開一渠玉皇廟至

楊家圈二十餘里水勢漸深約五六尺宜量行疏

印木考

上

七

漕揚家固以北則悉通海潮無煩工程矣大抵此河以工力計之宜開釗者什五挑濬者什三量濬者什二以地勢論之宜挑深丈餘者什一挑深數尺者什九以水注測之高下悉有準以錐探之上下皆有石似然可開無復可疑遂以徐杖爲工部侍郎往修竟奪於浮議而罷 崇禎十五年登萊巡撫曾櫻復請開新河上以銀十萬兩給之櫻尋墜去而罷

汶 志曰青州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入海汶

水山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至汶上縣入濟 此汶

古蹟也北河新志曰汶水之源有三一發泰山偃

臺嶺一發萊蕪原山之陽一發萊蕪寨子村會泰

山諸泉至靜封鎮合而爲一謂之大汶口轉西南

山水考

上

大

與小汶河合小汶河之源出自新泰官山之下西

流至徂徠山陽入於大汶合流至寧陽西北分而

爲二其一爲元人所改由堽城南流別爲泲水其

一出堽城西流至東平州東五十里會坎河諸泉

至四汶口而分其西流者入大清河由東阿而北

至利津入海此故道也明永樂中開會通河適於

寧陽之北築堽城壩以遏其入泲之流於坎河之

西築戴村壩以遏其入海之路使其全流盡出汶

上城北二十五里受灤濬諸泉謂之魯溝又西南

流至城北二里受蒲濬泊水謂之草橋河又西南

流十里謂之白馬河又西南流二十里謂之鷲河

鷲河者故宋之運道也涸而爲渠汶水由之又西

南十五里謂之黑馬溝又西南至南旺入於漕六

分北流四分南流

按元世祖既定江南漕轉之路自湖西入江淮由

黃河逆流至於中灤登陸以至淇門復由御河登

舟以達燕京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運命

兵部尚書李奧魯赤等自濟寧路開河達於東平

路之安民山凡百五十里北自奉符爲一睡以導

汶水入泲東北自兗州爲一睡以遏泗沂二水亦

會於泲以出濟寧之會源歸分流南北其西北流

者至安民山以入清濟故瀆經東阿縣至利津河

入於海其後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

臨清州以下御河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

言復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由壽張西北至臨清

徑達於御漳凡二百五十里是名會通河會源以

南爲逆以北爲順南接豐沛北迄天津凡一千五

百餘里 明太宗定都於北其運道一由海達直沽一由淮

入河踰陽武入於衛由衛入白河抵通州運兼水

陸力勞費鉅永樂五年戶部會官言北京合用糧

餉盡河北稅糧子粒并河所漕粟不足供需海運

不能負重載歲不過運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倚
海運為重洪武中會通河故道猶存迨河決原武
漫安山湖而南而會通之迹始湮今海陵陸費而
會通河故道淤者三之一宜可濬以清漕成而南
北之運通則無窮利也於是命工部尚書宋禮刑
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
十有六萬五千役二十旬濬租百千萬石濬之而
御史許堪言古海豐故河漕汶以元導汶入洗山
疏屬之衛而老人白英畫策以為元導汶入洗山
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閒地高圩數丈南旺之
間水淺濶膠舟舟不任重載固其理也今築壩於
東平州之戴村抑汶水無東流令盡入南旺湖南
旺者運河之脊也得全汶而湖深廣宜可漕於是
疏衛河達海豐古河而築壩抑汶水入南旺至南
旺而中分之四南流以屬徐分十之六北流達
臨清相地勢高下增築壩以啓閉蓄洩自分水至
臨清地降九十天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自分
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又為閘二十一而達於

山水考

上

手

河淮黃清河工提舉司其中創造運船五百艘
已運至三千艘以轉輸底平倉潤受載不深於度
淺易脫得水僅六擘而足六擘者三尺也於是會
通既道淮浦底績而南北之運始通初平江伯陳
瑄督海運會通河既浚海運罷不用命瑄理漕河
事瑄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避
河淮風濤之險浚瓜洲儀真二壩祛湖港之滯壅
徐昌二洪之石平水怒行沛縣昭陽濟寧南旺高
郵甓社諸湖築長堤以蓄巨濬開泰州白塔河以
通大江鑿高郵築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
增開四十七里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濱河置廬舍
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綠河堤種樹鑿井以
待購者置倉於淮安徐州臨清州通州以便轉輸
諸四千百里數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建綜周慮而
方圖之至於今是賴
山東泉源百八十餘出濟兗二府一十六州新泰
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
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是為分水派也泗

水由阜縣濬陽陽道清四縣之泉俱入濟寧是
為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
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為魯橋派也滕縣諸泉
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為新河派也沂
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是為邳州
派也皆所以濟漕河也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
泉矣
按滕嶧之間有泇水其水有二東泇出沂州西北
箕山南流至卞莊站東分一支入芙蓉湖漕田數
千頃湖在沂州東南芙蓉山下香鞭鍾馗古稱邳
邳之湖即此西泇出嶧縣東北抱嶺山東南流至
三舍村與東泇合南貫四湖漕田倍芙蓉又南合
武河入於泗謂之湖口淮泗舟楫通焉元和志云
承縣界有跋十三所皆貞觀以來修立以溉田者
今沂嶧二州仰泇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匹
焉皆十三跋之遺迹也武河者疑即漢志冠石山
之武水水經亦謂之小沂上流有故渠俗名文河
土人云後此渠六十里使此河通沛可避呂梁徐

山水考

上

手

洪之險而徑達新濟矣徐邳人恐徒河無業每沮
之隆慶以來數議開治加河舒工部應龍曾鑿韓
莊中作而止劉工部東星甫勳工而卒朝議可任
其事者莫如李長垣化龍於是即家拜工部尚書
總督河道及至循行淮徐鳳泗間歷覽周咨得前
河臣所開泇河遺跡謂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呂梁
之險而措之衽席者也乃上疏言開泇河便即鳩
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於是運艘通
行無碍昔稱過洪今稱
過淮為已至迄今賴之

徐州

徐舒也 程秘曰淮海間其氣寬舒其性安徐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
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

辨故畧之也

淮 淮水出河南桐柏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
淮至徐揚始大其泛濫為患尤在於徐故禹決淮
必於徐也 中國之水淮以北河為大而泚也頽
也汴也汶也泗也衛也漳也濟也潞也澠沱也灤
也沁也洮也渭也皆附於河者也淮以南江為大
而吳也越也錢塘也曹娥也螺女也章貢也漢也
湖也賀也左蠡也富良也瀾滄也皆附於江者也
至其支流小派北以河名而南以江名者尚不可

南水考

上

至

勝計而淮界其中導南北之流而會以入海故謂
之淮淮者漚也四瀆之尊淮視江河濟大小懸絕
而與並列者以其界南北而別江河也

沂 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
縣也南至於下邳西南而入於泗曾氏曰徐州水
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
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
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者乃禹貢之
沂也

蒙山 蒙山在蒙陰縣南四十里與龜山相連延袤
八十餘里蒙山之陽為費縣山陰為蒙陰縣詩奄
有龜蒙又以其在魯之東名東蒙山也

羽山 羽山今海州贛榆縣西五里祝其城南即殛
鯀處

大野 周禮職方兗州其藪澤曰大野漢志大野在
鉅野縣北而何承天云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
清涉則其地與其所鍾可知矣或又云鄆州中都
西南有大野陂鄆州今東平州即古東原而中都

南水考

上

至

則汶上縣也去古既遠陵谷變遷求古大野未知
孰是 王順渠曰南旺湖在汶上西南榮廻百五
十餘里而漕河貫乎其中湖界為二西湖廣衍倍
於東湖而東湖北接馬踏伍莊坡湖以及安山南
按蜀山馬場坡湖以及昭陽諸湖連亘數百里而
東原徐鄆諸邑又悉環列於左右與古經志合是
南旺湖即古大野 禹治水時大野既鍾洙泗濟
水而成泗通於淮濟通於汶淮通於沂汶通於洙
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於濟則自大江以北

長河以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於大野乎相匯
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堯之浮濟徐揚之
浮於淮泗亦皆於大野乎相關則大野在古已爲
貢道之要會處矣

東原 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在濟水之東
此地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於東
南以其地平故曰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
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漢景帝亦謂之爲濟東
國

山水考

上

垂

嶧山 嶧山在今鄒縣元人劉美之曰杜預云嶧山
在鄒縣北今山之西南有村曰故縣疑其爲古鄒
縣也唐杜佑通典云故鄒國城在縣東南周圍四
十里上冠峯巒下屬巖壑窮險勝景有鄒嶧山宋
逸齋王氏詩補傳云鳧繹二山皆徐國之地繹與
嶧同李迺仲詩解曰保有鳧繹之繹卽禹貢所謂
嶧陽也 又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有葛嶧山
泗 泗水出陪尾山其源有四西南過彭城又東南
過邳入淮浮磬石露生泗水之旁不根土石則質

潤而音清今靈壁所產是也 北河紀云泗水之

大源出於陪尾山之下四泉同發故曰泗水亦因
以名其縣四泉合而成流西南行經於卞城其西
有泉數十自縣之南境北流入之又有泉數十自
縣之北境南流入之自此西過其縣北又西過曲
阜城北五里分爲二流北曰洙濱流繞聖墓之前
而泗水繞其後皆過孔林西復合爲一西至兗州
府城東五里金口開東沂水零水入之 經言浮
於淮泗達於河今之泗道自河南徙皆爲河所居

山水考

上

垂

歸德而東彭城而南非復昔之泗矣



北平孫承澤撰

九州山水考

揚州

揚輕也 程秘曰江南之民其氣躁勁其性輕揚

孔傳曰揚州之域北據淮南距海

彭蠡 彭蠡郡陽湖也舊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自

洪官亭受江西嶺北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

軍三州之地至池州湖口入江漢志所謂湖漢九

山水考

水者是也

三江 古言三江不一蔡傳王唐仲初吳都賦注以

松江婁江東江為三江為是韋昭注曰三江松江

錢塘浦陽也其源俱不通太湖所引非也 松江

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

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

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古有三江

今東江已失其故道惟婁江在震澤之東北夏忠

靖嘗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劉家港以入海矣劉

家港即古婁江也吳淞江在震澤之東南周文襄

嘗浚顧浦以通此江而入海矣苟因其成績而修

之庶幾震澤之下流得以分注而可免泛濫壅塞

之患 按今淞江自吳江縣東長橋東行二百六

十里入海自元立松江府於水之南而此江遂名

吳淞禹迹之存於今者此一江而已婁江或曰自

蘇州府城東經崑山太倉入海今名劉家河者是

郡城東門名婁門亦其證也元海運明初下洋皆

由此崇禎末漲塞東江大抵在今蘇州之東南松

山水考

江府境自海塘障於南水北折為黃浦而東江不

可考矣元潘應武以為太湖之水出白蠟江急水

港下澱山湖東自小漕大瀝諸港以入海者即古

之東江金藻本其說以為可復而松江志曰上海

縣黃浦支河曰閘港閘港之東曰新塲舊有海口

論者指此為東江王圻曰東江疑在華亭海鹽平

湖界中復為捍海塘所截而歸有光則以禹貢之

文本不相蒙二江並是淞江之支流只有一江無

三江也

震澤 周職方揚州數曰具區具區之水多震而難

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不震蕩也廣義曰古者震

澤之水其西北上源則有宜欽金陵九陽江諸水

經金壇深陽縣宜興百瀆以下震澤而西南若雪

諸水又臨湖州七十二港以入焉然所賴導之以

入於海者止三江耳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緩此

東南之地每多水患不能成膏壤也 宋葉夢得

曰孔氏以太湖為震澤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

川有浸揚州澤藪為具區其浸為五湖既以具區

山水考 二

為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也

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為利故曰藪而浸則但水之

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瀾漫而極淺與

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於太湖自太湖入於

海雖淺而瀾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

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

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為田與太湖異所

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為一名

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為利害故二名以別之

此非吳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故誤指太湖

震澤為一耳 單錡曰自溧陽五堰東至吳江岸

管之一身五堰則首也宜興荆溪則咽喉也百瀆

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眾瀆則脉絡眾竅

也吳江則尾閘也

按單錡宜興人元祐間進士著三吳水利書蘇子

瞻欲上之於朝明永樂初遣大司農夏原古治蘇

松之木命都御史俞士吉賞水利書賜之即錡所

著也其書雖於今情形稍異然原委分明治法要

不能外也昔姚孟長先生議疏白茅歸太僕議疏

松江今聞劉河久涸白茅亦塞吳淞亦將如劉河

白茅矣夫三吳財賦之區范文正公所謂國之倉

庫也舊設水利專官歲請疏治誠重之也不然彼

中之田仍如禹貢之下下憂豈僅在三吳之民哉

元季吳人倪子貴盡以膏田送人脫累此亦司計

者所宜念也

揚州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蓋禹時江淮未通故揚

州入貢必由江以入海然後達於淮泗至吳夫差

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臨川吳氏

曰江北淮南地高於水雖曰溝通江淮止是江淮

之間掘一橫溝兩端築堤壅水於中以行舟耳江

淮二水實未通流也今按兩端築堤如瓜儀淮安

宋沈括夢溪筆談言唐李鼎為東南錄云自淮沿流至於高郵沂至於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故迹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荊州

荆疆也陽盛物堅其氣急程秘曰荊州之民其氣剛悍厥性強梁

荆 荆山在襄陽府南漳縣有兩荆山此荊州之荆山非雍州荆岐旣族之荆也荆山其南為荆其北為豫

山水考

中

五

衡 衡山南嶽也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寰宇記云宿當翼軫度應機衡故曰衡山舜南巡狩至於南嶽周職方氏荊州之鎮曰衡山其山盤繞八百里有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九井而峯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雲密石廩天柱惟祝融更峻其响巖峯有禹碑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响巖山

顧司空璠紀云登祝融之顛俯視四極蒼然一色山川雜陳瑣細莫辨風自遠來其力甚勁候與地游氣浩漫無際限以扶桑其外尚遠乃嘆寰宇所

周僅當天地之中

江 江山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西南至嘉州而沫水自鶴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水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

山水考

中

六

冢之山濼水出

源也東流則為漢焉漢即漾也而易其名又東流則為滄浪之水焉滄浪即漢也而易其稱又東過三澨之水至於大別之山南入於江會同東下有朝宗之勢焉

九江 按張勃吳錄岳之洞庭今之九江也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國下雋縣西北楚地乃今岳之巴陵洞庭在其西北則九江為洞庭審矣考漢志東澨之南自有沈澨沅辰敘酉澧湘資九水皆言洞庭東入於江太史公云予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口

山水考

中

七

安得古之九江而觀之蓋自秦漢說者止知潯陽為九江耳朱子文集漢史江陵新志更定一日瀟江二日湘江三日蒸江四日資江五日沅江六日澨江七日序江八日辰江近方麓王氏又以為九江為洞庭禹貢至於澧過九江澧水出岳州即古巴陵江水過澧州始經洞庭之口戰國策秦與荆戰取洞庭五瀟既有洞庭又言五瀟則是九江既瀟九而為五又會五而為一九江皆入湖而洞庭之名始著九江五瀟之名隱矣 明高封洞庭記

云巴陵之勝惟在洞庭一湖按禹貢九江孔殷即此湖水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皆匯流洋溢互瀟周廻八百餘里浩浩蕩蕩一碧萬頃 一統志云洞庭南連青草西亘赤沙七百里又謂之三湖

沱 沱在今當陽縣南至枝江縣入大江 王炎曰沱水在江陵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為百里洲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

潛 潛在荊州府潛江縣循源而下入大江隋志南

郡松滋縣有潛潭即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潛既耐

山水考

中

八

今松滋分為潛江縣 又爾雅云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 沱潛於荆梁二州再書既道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

雲夢 二澤名蔡九峯曰周官職方荊州其澤數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合而言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又者夢之地已可耕治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水落有先後成功有早晚也

沈括筆譚載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又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又詔改禹貢從古本余按孔安國云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是于涉離濟江入於雲中王綏盜攻之以戈擊于雲郢楚子自郢西走涉離則當出於江南其後漢書入於雲中遂奔郢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郢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註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余自隨州道安陸入於漢口有景陵王簿郭思者能言漢口開地理亦以謂江南為夢江北為雲余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雲方土而夢已作又矣此古本之為允

豫州

山水考

中

九

豫舒也又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其序 程秘曰河南之民其氣安舒厥性寬豫 經曰荆河惟豫州孔傳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以荆州視荆山在其東北以豫州視荆山則在西南也河即冀之南河冀在北土之中豫在九土之中故並有中州之名 豫州南跨漢而抵荆山東接吳通齊西自閩鄆兩谷入秦午通四達號陝轅轅少室亦多巖險古人於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湯之亳今河南偃師縣是也成王之雒邑今河南雒陽縣是也若汴宋所都則誠形勢兩弱然汴都通漕之便則他都不及也

周顯德間開汴口之渠導河水達於淮水以通江淮之漕又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陳穎之漕又於都城之東浚汴水為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濼以通齊魯之漕

伊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於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

洛 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上洛縣冢嶺山水經謂之謹舉山今商州洛南縣冢嶺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也

山水考

中

十

澠 澠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贊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澠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 澗 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於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澠池之間今澠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澗水所出 鄆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也 天下之水以河為宗豫州之水以雒為宗故出熊耳者伊也出冢嶺者雒也出贊

亭者澗也出澗池者澗也各異其源而雒水實受
三水之會伊自雒陽入雒自假師入雒澗自新安
入雒合於一而東流至鞏縣入河則大河又實受
四水之歸

劉德伊雒二渠記曰伊雒二水鑿渠以溉田肇自
唐時雒渠起郡治西南東侯保分雒水而東曰莽
渠莽渠之北又分三支曰清渠曰單渠曰太陽渠
凡四渠末流仍入雒及伊伊渠起郡南伊闕口之
北分伊水北行至午橋莊與雒渠交而出其上并
二支亦名莽渠清渠單渠但以東別之凡三渠皆
入雒二水之大可勝舟冬夏不涸百里內皆仰
焉宜德初始湮塞弘治癸丑都憲徐公恪巡撫河
南委官濬之已而復塞歲丙辰河南按察副使張
公龍復之又於雒渠之南大明等復創鑿一渠東

山水考

中

十一

行出午橋之上雒渠蓋并前為五矣
邵賈伊洛水田議河南本有水利用可以興水田如
分洛水以溉田者有大陽三渠宜利渠新興萬麻
等渠分伊水以溉田者有伊陽渠永寧渠及鳴皋
順陽濟民等渠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為
渠流入於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
可以灌田文莊留心水利官許州時大興水田人
至今祠之

榮 按濟水自溫縣入河潛行絕河而南溢為榮在
今鄭州榮澤縣西五里教倉東南教倉者古之教
山也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榮瀆水受河
水有石門謂之榮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榮今塞為
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鄆道元曰焉塞淫

水於榮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
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榮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
儀渠漢志謂榮陽縣有浪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
曰浪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

波 波水出婁涿之山北流注於穀今河南永寧縣
北七十里又職方豫州其川榮雒其浸波滢爾雅
云水自涉溢為榮自洛出為波

荷澤 荷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曹州濟陰
縣南三里有地有荷山故名其澤為荷澤也蓋濟

山水考

中

十二

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宛句縣南又東過定陶
縣南又東北荷水東出焉是也後荷澤自分南北
清河

孟豬 孟豬左氏爾雅皆作孟諸今歸德府虞城縣
西北 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孔氏曰荷澤
在胡陵孟豬在荷東北 正義云地志山陽郡有
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又云荷澤在涉陰定陶
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
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

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
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

汝淮中分豫境潁許汝亳陳曹開封滎陽京索皆
雒之東其水徑自入河號陝邾鄭北邙偃師鞏鞏
少室皆雒之西其水浮於雒而後至河

又按河南水利史起引漳水溉鄴召信臣杜詩造
六門堰於南陽其最著者矣金南陽令李固瑞創
開水田四百餘頃詔陞職二等仍錄其最狀編論
諸道是冬議與水田省奏漢召信臣於南陽灌漑
三萬頃魏買遠堰汝水為新陂通運二百餘里人
謂之賈侯渠鄧艾修淮揚百尺二渠通淮潁大治
諸陂於潁之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今河
南郡縣多古所開水田之地收獲多於陸地數倍

水考

中

三

勅令分治戶部按行州郡有可開者誘民赴功其
租止照陸田不復添徵仍以官賞激之陝西除三
白渠設官外亦宜視例施行夫金備安一閘能重
民務如此

梁州

梁即今全蜀之地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
開道關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經言岷蟠沱
潛蔡蒙和夷禹之故迹可見何嘗不通中國也

按楊慎禹穴考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
石亦深入迹不到巡撫劉巡夫修蜀志搜訪古碑
刻禹穴二字乃李白所
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

華陽 西嶽華山在梁雍之東其陽為梁州其陰為

雍州華山在華陰南十里削成四方其高五百仞
華嶽碑序云山莫尊於嶽嶽有五而華處其一入
主慶典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
璧秦胡絕緒布五方則受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
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宗山川而
報功也

黑水 黑水地志隸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
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唐樊
綽云西裔之水南流入於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

水考

中

五

西珥河曰麗水曰瀾浩江皆入於南海其曰麗水
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
西邊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
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
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於河漢岷江
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於南海

雲南金沙江考云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
蕃地即夏禹所導黑水也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
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文安辯疑錄云甘肅志甘
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
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
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別流達西極之外而無所

據見地勢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徑趨南海得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黃河源近雲南地則大金沙源自番牽之地南入緬海此水爲黑水無足辨矣

岷 岷山地志在蜀郡蒲氏道西微外在今茂州江

水所出也 蜀廣記曰岷山在茂州西北最後番

田列鷲村村有岷山名曰鐵豹一日羊膊則分水

之上源也一自西南入大渡河一自正南入溢村

經石紐過汶川 晁氏謂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

岷山

中

嶓 水經漾水出隴西氏道嶓冢山東至武都爲漢

常璩華陽國志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氏道

漾山爲漾水禹貢導漾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

會泉逕葭萌入漢郡道元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

而同爲漢水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所導也 按西

縣元時省入畧陽今嶓冢在興安州北九十里

沱潛 禹貢河漢江淮惟一見而沱潛於二州兩見

臨川吳氏曰凡江漢支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是

也

按江漢二水夾蜀山而行江在山之南漢在山之

北自梁至荆山行凡數千里凡山南谿谷之水皆

至江而山山北谿谷之水皆至漢而出其水衆多

不足盡錄故南總爲沱北總爲潛蓋當時之方言

猶今言谿谷云爾後之讀爾雅者誤以江漢爲沱

潛所出之源不知爲沱潛所出之路也禹貢言岷

山導江東別爲沱別猶言他也蓋江之發源在岷

山極西處自江源而東凡別水之來會者皆爲此

江之沱不得自爲一水也今蜀江沿岸溪水合處

中

猶有鑑沱勺流沱明月沱歸鄉沱之名尙可推見

當時命名之意云潛亦倣此

蔡 蔡山今雅州城東五里巖道南

蒙 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東雲霧常蒙其嶺其山

上合下開沫水經其中出爲瀾崖水沫水卽大渡

河也蜀守李水嘗鑿離堆避沫水之害

和 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岷州

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

夷 夷水出夔州府奉節縣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

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蔡氏謂和夷地名似以水為長

西傾 西傾山在臨洮府西南一百五十里一名嶺

桓 桓水出西傾之南洮水出西傾之北或曰洮即桓水自西傾南行一說桓西裔也非是

潛 經因桓是來浮於潛言自西傾而向冀都必因桓水是來自西而至葭萌浮於西漢此由桓入潛

也鄭玄曰漢別為潛是也 廣覽曰西漢即潛水

汙 漢水雖出為隸東南流為汙至漢中東行為漢

汙故云漢上曰汙 汙與渭不通禹貢逾於汙入於渭蓋褒水通汙斜水通渭褒斜之間又絕水百

餘里故歷漢川而至於褒水乃逾褒而暨於衙嶺之南溪乃灌於斜川屆於武功而北以入於渭

棧道七百里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為一谷兩谷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褒水出太白山經鳳縣

南流入褒谷又南流入汙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張湯謂以車轉從斜下渭則漢中穀可致是

浮潛逾汙之道漢人嘗用之矣今四川通貢職水

則大江陸則棧道潛汙入渭之道無復講矣

按西蜀水利秦以李冰為蜀守冰壅江水作珊穿二江成郫中雙過郫下以通舟船因以溉灌諸郡

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煎水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

宋乾道中四川宣撫使王炎奏開興元府山河堰溉南鄭褒城田九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

雍州 雍壅也唐地紀曰雍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取名焉 程瑒曰河西之民其氣蔽壅受性多鷄 西南積高曰雍又鳳翔府西

北三十里有蜀山雍水所出

西河 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自帝都而言也

弱水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漫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

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

與張掖縣河合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粟水西行至苑園水分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

山則弱水在苑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北史載太武至苑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乎王樵曰柳宗元弱水之說乃懸溪對近於寓言不足為據獨謂弱水在苑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此為得之

涇 寰宇記云涇水發源峽頭山西北自醴泉界經縣南七里東南入高陵縣注於渭 峽頭山在今平涼府西四十里史記黃帝西至於崆峒登斧頭

山水考

山即此

河渠書韓木工鄭國說秦孝公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水經注云涇水東南流經瓠口鄭白二渠出焉當時民得其利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公在後舉重成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共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按白渠起於趙國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起谷口出於鄭渠南故名白渠漢左內史倪寬又於此渠上流開六小渠以補助之定水令以廣渠田名六輔渠其渠歷唐宋修之總得六千二百餘頃至元有八千頃明宣德初遣官修鑿民復獲其利成化元年巡撫項忠奏於涇水上源謹源左側興工疏濬止於舊渠之口尋罷

渭 水經注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又東南流逕首陽縣南右得封溪水次南得廣

相溪水次東得共谷水左則天馬溪水次南則伯陽谷水並參差翼注而東南出 地志云出隴西首陽縣西南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 新志渭水出今臨洮府渭源縣南谷山東南流至華陰縣入河華陰古船司空縣也

漢武帝元光六年大司農鄭當時言其時關東渭渠從渭中上度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清度又可溉渠下民田萬餘頃天子然之發卒數萬人穿渠三歲而通人以爲便 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尾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

山水考

中

下

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滯者 按唐漕止百一十萬石除留於揚州河陰者止四十萬石從渭船入太倉蓋關中沃野千里而又大修水利貞觀之時斗米十錢不借資於外也再貢天子之畿曰甸甸田也總積粟米納之於五百里之內豈若後世輸轉於數千里之外哉故欲富國足民先治其畿甸始

地志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 雍州之水莫大於渭渭自鳥鼠而東而水之赴者固多矣自涇言之峽頭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汧縣弦蒲藪之芮水乃東入焉是涇上屬於汧而下屬於渭也夫渭泗

不相及矣而一涇以屬之見水之遠近聯絡者其勢也涇渭之清濁不同矣而渭受涇之屬焉見水之大小相合者其理也 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洎詩曰苜鞠之卽皆謂是也

漆 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

縣合沮水地志山北地郡直路縣今宜東君縣

沮 沮水寰宇記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稱

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

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然不曰入

山水考

中

五

而曰從者小從大曰從泉歸之曰從 按坊州今

省入中部縣昇平今省入宜君縣華原今省入耀

州

澧 澧水地志作鄜出扶風鄠縣終南山東至咸陽

縣入渭昔周作邑於澧詩人美之曰澧水東注維

禹之績言澧水自東北流經豈邑之東入渭而注

於河也然不曰入渭而曰同澧大故曰同

荆 按荆山蔡氏以為卽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而

三原馬伯循則謂此原乃唐之獻陵非山也四裔

郡縣圖記謂黃帝鑄鼎處在今三原嵯峨山蓋嵯

峨卽荆山也其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

俱在目前俯視秦川其平如掌其別嶺有西原中

原東原乃縣之所由名也岐東惟嵯峨為大嵯峨

之為荆山明矣

岐 岐山在今岐山縣詩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言太

王始邑其下也山有兩岐故名焉又名天柱山

終南 終南乃關中南山西起隴鳳東踰商雒綿亘

千里隨地異名總言之則曰南山耳地志一名太

山水考

中

五

乙山秦記云又名地肺南山深處高而長大無異

名者曰秦嶺乃地絡所由分秦嶺以南之水皆謂

之江秦嶺以北之水皆謂之河

惇物 惇物亦在西安府武功縣東南二百里一名

垂山

鳥鼠 山名在今渭源縣西二十里俗呼為青雀山

迤北而東支隴甚多其地鳥與鼠同處於穴爾雅

鳥鼠同穴其鳥為鴝其鼠為麀二物同穴入地三

四尺鼠深而鳥淺各自生育不相侵害自隴以西

諸山率有之 岳正曰予戍甘州時過莊浪見之
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屋穴穴口有
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鼯與鳥皆
入彼此狎昵有類雌雄

原隰 原隰泛言之則原為廣平隰為下濕之地然
西安府城南實有其地即古豳國也朱子詩傳亦
曰豳在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豬野 豬野即休屠澤在涼州姑臧城魏太武伐涼
謂姑臧城東西門外湧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其

積石

中

通

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萑蒹地澤草茂盛水土
如此此禹所以底績也

三危 通典沙州昔奔流三苗於三危即其地也其
後子孫為羌戎代有其地謂之瓜州其地多生長
瓜瓜長者瓜入其中首尾不出左傳允姓之姦居
於瓜州是也秦及漢初為月支匈奴之地武帝開
其地後分酒泉置燉煌郡即古瓜州也三危山在
其東南山有三峯故名焉

積石 孔氏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

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正義曰地志云積
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
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曰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
此北流故沿河順流而北釋水曰河千里一曲一

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於龍門西河也按積
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
中流黃河西臨蕃界

河從積石北流北入北戎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
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謂之河套即秦始皇所
斥奪匈奴河南海地在古已為通舟轉輸之道蓋
唐虞舜教豐於南實之北遠遶山外猶在荒

積石

中

通

服此其所以不可及也三代之季北戎入居河內
秦始皇逐出之秦楚蜀項之際復為匈奴所據漢
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即其
處宋時為西夏所據金人取之元因置東勝州西
夏以一隅能抗舊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
產健馬乃閩中之屏蔽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
知其為邊境之要地而不知其唐虞之故疆也又
北河之外陰山黃豆中界內外陰山之外皆大積
南北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外若不得陰山必
踰大積而居其北北即漠北也昔漢武帝驅之於
陰山之外而漠南無王庭每過之未嘗不哭也漢
南即陰山之南黃河之北敵所利以飽其力而窺
內者也此地明初洪武中元帥李文忠西界陝邊
於勝州立東勝城以統套內十二縣置將吏守之
正統後築榆林城於上郡以蔽延安綏德將套內
朔方河西千餘里盡棄之於是西北自大同偏關
以及寧夏固原無處不苦河套嘉靖中曾統力議
恢復為奸臣所講累及輔臣言自後無復有議及

者矣

龍門 地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

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按龍門在今西

安府韓城縣東北八十里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

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崖斷山

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

崑崙 崑崙國名崑崙山旁小國也在肅州衙西南

二百五十里南與甘州山連其巔峻極經夏積雪

不消世呼雪山

折支

折支國名有折支河唐與吐蕃舊界也漢武

帝開朔方置渠搜縣為漢極北界三原馬伯循謂

折支渠搜皆在今河套內寧夏東北河水過山折

為二支處有折支城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

搜縣故城北

按寧夏之靈州有填漢尚書御史三渠古引黃河

水以資灌溉故其地昔稱小江南富甲西邊自河

套失而靈州遂為衝地且河套之中可屯田四十

萬頃當日使能據東勝以守不變鹽法之制內資

屯牧外借鹽糧則各邊

可鼓腹歌黎弓臥也

格致錄第 卷

北平孫承澤撰

九州山水考 下

導山者隨山以治水故以導山金仁山曰禹貢一

篇經緯脈絡舉天下山川分載九州北南以緯之

又分為導山導水西東以經之然後紀綱源委可

指諸掌 呂氏曰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

知其脈絡

導所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嶽底

山水考

在折城至於玉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

前不載經文以所考者山水不及貢物原文不敢

刪也導山中無貢物故全載之尊經也

所 一名吳嶽在今隴州南七十里今為西鎮沂水

出其西而南入渭泗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

始此

岐 已見 荆 已見 岍岐荆三山皆雍州禹導山始於

岍乃東至於岐乃東至於荆山而渭之入河涇渭

漆沮之入渭皆在目前矣

壺口 已見 碣石 已見 壺口以下至恒山皆冀州山

禹逾於龍門之西河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破長城而入而壺口當其衝冀州之功於是伊始

雷首 今謂之中條山在蒲州東南十五里其陽曰首陽山雷水出焉山臨大河爰至於太嶽汾水所經堯都在焉太原岳陽之修葺於是乎相度矣

底柱 在今陝州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

析城 在澤州陽城縣山峯四面如城

王屋 在懷慶府濟縣西北山狀如屋涉水出焉從

山水考

下

二

底柱至王屋禹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而洧水之入覃懷之績皆在目中矣

太行 在懷慶府之北連亘數州為河北脊以接恒

嶽河北諸山皆旋其趾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

泉山皆石上起峯爾

恒山 蔡氏曰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一百

四十里今定州曲陽也 周官并州其鎮山曰恒

山管子曰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

水經注曰滹水又東右會長星溝溝在上曲陽縣

西北長星渚渚水東流又合洛光水水出洛光溝

東入長星水亂流東逕恒山廟北漢末喪亂山道

不通此舊有下階神殿晉魏改為東西二廟廟前

有碑闕壇場相列其水東逕上曲陽縣故城北本

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以歲十一月

至於北岳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戒周昭王南

征不還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因立縣縣在山曲

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為上矣王莽之常山亭

也 唐六典曰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恒嶽在

山水考

下

三

焉 沈括曰北嶽謂之大茂山嶽祠舊在山下後

移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祠乃在曲陽縣祠中多

唐人故碑前有一亭子中有李克用題名 又曰

北嶽廟中一亭築立天霄氣清登之可以遠望廟

有鬼尉像在昭福門壁之西唐人劉伯榮製也諺

云毘盧寺水北嶽廟鬼蓋指此

禹貢歷叙泉山而繼之以入於海者諸山所出所

經之水脈絡分明施功有序皆安流以歸於海蓋

所隨者山所導者水也 導山舊有三條四列之

說也導嶽北條西條中條嶧冢南條此王肅馬融之

說也導嶽為陰列西條為次陰列嶧冢為 廣覽

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
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龍門西河之
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
於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大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
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爲雷首又次一
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其間各隔沁潞
諸川不相連屬豈是岍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山
之經理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
而山之經緯可見矣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山水考

下

四

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於陪尾
山川之脉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導大
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於冀之東北此節導大河
之南境故自雍而經於豫之東以盡於兗之東北
西傾已見
朱圉在今伏羌縣西南二十里俗呼白巖山
鳥鼠已見西傾朱圉鳥鼠皆雍州山西傾之東北爲
朱圉朱圉之東北爲鳥鼠禹循西傾而東北凡衆
水之發源於西而東逝者皆在目前矣

太華已見卽西嶽也以西有少華山故此名太華禹
下鳥鼠而東行至於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
所會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
門其勢洶湧南逝及華之陰喬嶽絲亘其勢不可
復南乃折而東流西則涇率涇澧漆沮諸水爭赴
焉前則雒率伊瀍澗諸水爭赴焉山水一大交會
也

熊耳已見

外方蔡氏云地志潁川郡密高縣有密高山古文以
爲外方在今登封縣金氏云舊以嵩高爲外方非
是嵩高世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
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蓋古外方云

山水考

下

五

桐栢地志在南陽平氏縣東南今桐栢縣也熊耳外
方桐栢皆豫州山
陪尾在今德安府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爲
陪尾一說乃徐州山也在泗水縣桃墟西北禹旣
下太華乃於是而熊耳外方桐栢至於陪尾而淮
泗沂沭諸水之治亦可見矣 孔傳曰西傾朱圉

在積石以東鳥鼠在隴西之西三者皆雍之南山
至於太華相為首尾而東太華熊耳外方桐栢四
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雜出熊耳伊邕外方淮出
桐栢泗山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之功於上而後
條例所治之水於下互相備耳此條大河南境之
山也

導嶧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

嶧冢已見

荆山在荆州南條之荆山也荆山有二分屬南北兩

南水考

下

六

條

內方地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

方山

大別不載於地志左氏云吳既與楚夾漢楚乃濟漢

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金氏曰大別山在漢陽軍

漢陽縣西有小別山漢水至此入江謂之滂口此

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敷淺原

岷山已見

衡山南嶽也已見其山周八百里上有七十二峯十

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其峯高峻者五而

祝融為最嶽山之尊者也故再記之

九江已見

敷淺原今之廬阜也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

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

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

支為湖南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為福建二

廣此言最盡江山之曲折蓋岷山一帶南出為大

南水考

下

七

渡之源又包青衣以東烏湖江黔江諸源東出一

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東度桂嶺

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

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

故禹自衡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敷淺原為廬

山無疑蓋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莫居

故有敷淺原之名後世匡俗結廬居之遂名廬阜

而其支隴林麓猶存舊名江州潯陽縣蒲塘驛前

有敷淺原原西有傅易山古文傅作敷易作陽蓋

敷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阜之西南則敷淺原為廬阜本名而蔡傳所指為庫小者為支隴之目其舊號也審矣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至流沙

前導山記禹行之次第此下導水記水行之次第也

弱水 已見

合黎山名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金我曰合

黎山下居延澤即古合黎澤按合黎在今甘州都

山考

下

入

司城西北四十里

流沙通典謂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大抵

西北之地多是沙積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

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程子謂禹導

弱水至合黎則逆行者已顧其遠而無所事治者

固不必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為害者亦任其餘

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於雍止曰既西而於導水

不必曰入於西海皆紀實也

所導凡九水大意皆自西北而東南以弱水震在

西北故先言之黑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

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

先言河也漢入於江故先漢後江涉水發源河北

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雒

俱入於河不能入海不稱瀆故居末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

黑水三危 已見 萬水能載而弱水獨弱萬水皆清而

黑水獨黑 萬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

按弱水為雍梁二州之西界蓋出崑崙之南谷也

山考

下

九

自積石西傾岷山青衣嶺嶺以西諸水天竺以東

諸水皆入之故黑水諸源亦非一仁山金氏謂諸

源實合而為瀘水南夷謂黑為盧瀘水即黑水也

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江廣處於

江東南入於海而海道圖亦名黑水口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

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洹水至於大

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

積石龍門底柱洛汭大陸九河 已見

孟津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河南府孟津縣

也渡口對懷慶府孟縣晉武帝改為富平津水經

謂之小平津武王師渡孟津即此 河自積石入

中國至龍門底在奮迅震擊不可名狀至孟津河

流始緩南北通津謂之孟津

大任即澶州黎陽山今在大名府滄縣東河至此折

而北流或以為在成阜或以為在修武武德者非

是

泒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志在冀州北金史南宮下有

泒水

泒水枯澆即此冀州古信都也 張洎曰泒水即

濁漳

河出崑崙而說崑崙者多誤漢書西域傳云河有

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

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

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

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山於積石為中國

河 鄭漁仲言河水自西域來其大原有三正原

出崑崙山東北既而東行一原出天竺葱嶺一原

出于闐南山北行與葱嶺河合而東入於崑崙河

或云張騫窮河源至葱嶺河兩故西域傳云河有

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而沒其正源也元世祖

至元二十七年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得今

西番朶甘思南鄒日星宿海者其源也 積石在

臨洮府河州西蘭州蘭皋山石門黃河所出西南

南浸轉而東北流洮水北流入之又北而湟水會

星海諸水入之祁連山青海之水出浩疊東流會

於湟水皆入焉皆崑崙北谷諸水也又北入北狄

界中漸轉而東至唐東受降城折而南流為冀西

口雍東則梁山適當河衝禹從而治之見冀州故

不書又南至河中府龍門縣之西山開岸豁自高

而下奔放傾瀉聲如雷是為龍門南至華州華

山之陰渭水入焉水勢撞擊地名潼關折而東流

為冀南河至陝州陝縣底柱壅河中流世傳禹鑿

三門以通之是名三門山又東至孟州孟津河流

始緩南北通津謂之孟津東壘驪山入焉名

為濮河又東至澶州大任山即黎陽山也孔氏曰

山再成曰任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

記之漢塞瓠子築宜房皆在此處從此而北流為

冀東河至冀之信都泒水入焉一名泒泒河是也

又北至大陸說見冀州又北播為九河說見兗州

逆河之得名以海潮至而水逆流也

按禹之治河龍門上下河行於山雖有障塞之功

無獨運之患大任以下河始出城而平則

之而為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漬則

播之而為九塞其要領尤在此自禹之後河順其

道不復為患者千餘年至周定王五年河始決蓋

王政衰滄川溝洫不復盡力列國復行其私塞防

百川各以自利河不得其道所以多決自漢以來

未有百年無事者歸之天數豈盡然哉

賈讓治河三策其畧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

趙魏以河為境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

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於肥美民

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排水澤而居之灌漑

固其宜也今隄防墮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此

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

放河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

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早則開東方水門下水既冀

州田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與利除

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

費無已數達其害此最下策也

今之治河與古異蓋河之故道自懷慶大名至滄
滄入海彼時無漕河故議欲就其順下之性引之
東北而復其故道今東北有漕防其衝矣古疏
之鑿之惟欲去其害矣今則欲資其利蓋清舊不
藉河自景泰後始有黃三清七之說今徐州二洪
以下專用河水矣所以治之者有疏有濬有塞而
疏爲上蓋河自經汴以南分二道一出汴西榮澤
縣經中牟陳頰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東祥
符縣經陳留毫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
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
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縣一自曹
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
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一
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濶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
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後皆塞而止存沛縣一
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容納所以
不得不泛濫橫溢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
勢耳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

山水考

下

七

開也其在作西梁澤移家渡至壽州一道夾宜常
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
源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濶溝二道
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此
治河之善經也
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治法亦異蓋有塞
有濬有疏而疏之說勝河決張秋徐有貞治之有
捷其議者曰不能塞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示
二壺一窳五窳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窳者先涸
使歸而議決侍郎白昂治原武之夾舉南兵部郎
中斐性同事築陽武長隄以防水漲引中牟之夾
以入淮後宿州古汴河一帶皆濬而深廣之又疏
府之飲馬池中經符離一帶皆濬而深廣之又疏
月河十餘以殺其勢由是河入汴汴入淮雖入泗
泗入淮以達於海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
容又自魚臺至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
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
啓開疏之效亦明矣哉

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
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之東爲北江入於海
嶧冢大別彭蠡已見

漾孔氏曰泉始出山曰漾 又有曰漾水名源出隴
西氏道之嶧冢山者名曰漾至武都爲漢此東源
也爲漢之正流西源在三泉縣之東者則名曰沔
而經葭萌入漢蓋兩川一山東西異出而總則名
漢水也

滄浪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

山水考

下

七

滄浪水是也 葉夢得云滄浪地名非水名大抵
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
弱水澧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
別之滄浪之水是也
三澨在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 湖廣志
云今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澨
焉北爲滄浪之水又云三澨水在景陵縣南三十
里源自安陸達景陵

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

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
徽撫吉穎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
流非自漢入而為滙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
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
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於番陽又橫截而
北流為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水豬而為澤泛溢
壅遏初無仰於江漢而東流之積日過月高勢亦
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
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

山水考

下

滙澤而為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
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為北江者
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
則宜曰南滙彭蠡不應曰東滙於導江則宜曰南
會於滙不應曰北會於滙滙既在南於經則宜曰
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今地望相較絕為
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每歲四五月間
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漲入湖至七八月大
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為合東滙北滙之文

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
小而遺其大也 按東滙澤為彭蠡朱子以為冬
句東為北江入於海鄭漁仲以為衍文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
東迤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於海

沱九江已見

東陵今岳州巴陵

澧水名楚辭曰澧余佩今澧浦導立以長沙有澧陵

縣相為陵名非是 黃氏謂玉曰江水東發岷山

山水考

下

蓋

東出巫峽爾分流為沱凡出沱南者是也正流東
至澧乃荆之南境今沿江築圩而田獨華容縣章
華臺下仍通川水過九江即洞庭湖所受澧江
江沅江益陽江安鄉江湘江來江澧陽江平江九
水漲則瀾漫港汊所謂孔殷也至於東陵即岳陽
城陵之境又東一帶迤北皆與前沱水會為滙澤
故沱南之湖澤最廣今江水衝直城陵磯而臨江
驛至岳陽湖口六十里皆淤沙漲起南環湖北沿
江塞隘九江之口其章華臺之水亦淤窄矣漢水

西源於蟠冢之漾漾水東經漢中之境總名曰漢
又東經武當山北名滄浪過三澗乃沔北隨郢景
陵諸水流瀦雲夢者至於大別山趾入於中江而
江東滙澤爲彭蠡蓋彭蠡因小孤山彭磯至左蠡
而得名實彭澤也非謂鄱陽之湖且川江勢大若
江漲時廻流入洞庭最迅予嘗乘驛船必須人纜
拽出湖口但到彭澤江漲已緩惟浦回鄱水不得
流耳凡江自澧以西各上江東陵以東各中江彭
蠡而下各北江而叙江漢昔曰東者至厥蟠居西

山水考

下

去

而云非指曲折所向爲文也 袁中道曰澧水出
克縣西歷山今九溪是也至慈利與澧水會稱澧
澧至石門與溇水會稱澧澧至澧州與溇水會稱
溇澧過此至安鄉縣與澧水會稱澧澧王仲宣所
云悠悠澧澧者也澧居江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
派以赴洞庭而虞喜以爲江沅別流誤矣獨禹貢
導江有東至於澧一語當懷山襄陵之時雲夢一
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於高阜之處有
山可識者乃可施疏濬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

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九
江今沅湘九水是也東陵今巴陵也江借九水入
洞庭以趨滌陽雲夢始出而江洪之在雲夢中者
始了了可辨江始分而爲二酈道元注水經於江
陵枝廻洲之下有南北江之名卽江水由澧入洞
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而南
江之跡稍稍湮滅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
道猶然可考

山水考

下

宅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衆東出於陶丘北又
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
沅水發源王屋天壇之顛太乙池伏流九十里復見
涉源祠有東西兩源合流至温縣始名爲濟歷號
公臺西南入於河 太行爲河北脊其西水皆西
流其東水皆東流王屋本太行脊西之山沅水發
源王屋其源多伏流而力甚勁疾常從地中穿穴
而行故其出入無常伏見不一釋名曰涉濟也源
出河北濟河而南也蔡氏謂其若斷若續而實有
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盡之矣

泉即榮波之榮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榮澤濟清河濁穿河而過為榮還清故知其溢者涉也至王莽末不復南溢而河南無濟漬榮自受河為浚儀渠然涉未嘗不伏流地中也

陶丘郭璞云涉陰定陶城中有陶丘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邕曰再成其形再重也

荷即荷澤已見豫州 汶北汶也已見青州 李麟

吉日涉之性動源於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

山水考

下

六

穿太行東出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涉源出山東

爲七十二泉 玉樵曰今阿井者膠其性鎮陸能

清濁水歷下發地皆泉皆涉所過也又大小清河

七十二泉皆涉水也或分流以濟漕或疏引以溉

田涉之隱功及人甚溥有益於國甚大

附載七十二泉按一統志濟南名泉七十二對突爲上金線珍珠次之其餘不能與三泉侔矣今按對突金線珍珠杜康舜泉舊志已收其日皇華日柳絮日臥牛在金線東日東高日南漱玉北漱玉在金線南日無憂日石灣在對突南或云在檻泉西南日酒泉日灌露在無憂西日滿井日煮糠在對突北日散水日溪亭在北珍珠東日劉氏日濯澗在北珍珠西日灰泉在濯澗西北日知魚在灰

泉東南珠砂在灰泉西日白雲在劉氏南日登州日望水在萬竹園內日洗鉢在登州東北日淺井日馬跑在洗鉢西南日香泉在舜泉西日鑑泉在舜泉前或云即鑑泉也日金虎在李承務巷或云即黑虎也日東鑿脂在金虎西南日西鑿脂在東鑿脂西日孝感在孝感坊內日玉環在布政司前日羅姑在塔巷街東日混沙日灰池在城西南角場下日芙蓉在姜家亭前日滴水在西務北日灰灣日賢清在城西五龍堂東日雙桃在城西丁字街北日溫泉在城西石橋北城下日汝泉在神童寺內日龍門在神童寺東日樂地在龍門東日懸泉在中宮東或云在龍洞口日都泉在中宮鎮東南日柳泉日車泉在中宮東日煮養在四里山南日爐泉在南山下日甘露在大佛山日林汲在佛谷內日白玉在王舍莊北五里日金沙日白龍在龍洞山日花泉在張禹治日獨孤在靈巖寺或云在天麻嶺下日金泉在章丘費堂嶺或云即龍泉也北日深水在龍山嶺東南日南煮糖在龍山嶺

山水考

下

七

北日苦芭在柳嶺東一名高芭日鬩斗在梨峪門家莊日鹿泉在石固寨日龍居在章丘長城嶺西合約突諸泉及章丘百脉泉總七十二見名泉碑齊乘日濟南名泉碑論七十二泉遠至中宮靈巖諸泉具載而華不注之華泉明水鎮之明泉皆失不取况其名亦未大雅蓋金人之筆也

導淮自桐栢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桐栢已見水經云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栢山胎

簪蓋桐栢之旁山

沂水水經云出泰山蓋縣艾山在今蒙陰縣西北一

百二十里南至下邳入泗

泗水蔡傳出魯國下縣桃墟西北陪尾山西南過彭

山陽

下

下

山本考

下

下

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下縣今泗水縣也彭城今

徐州也下邳今邳州也釋名曰淮圍也圍統揚

州北界東至海也河圖括地象曰桐栢山為地

穴上為維星按淮水出桐栢山其源初則涌出

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齋東北經大復山東過義

陽今信陽也又東過褒信汝水自西北來入焉又

東過安豐下蔡壽春鍾離盱眙有泝水從北來入

焉又東至山陽通邗溝又東泗水自東北來入焉

又東至海州東入海泗水南至彭城名曰沛水有

睢水入焉又西南至下邳泝水入焉又南至楚州

山陽入淮此水今人謂之清河

按今之清江浦乃平江伯陳瑄於永樂十三年見

運舟泝淮險惡乃尋宋劉瑋議開沙河以避淮水

之險及喬維嶽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故道於是

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又於清江一

帶增堰以防走泄昔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

漕賴其利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

沮入於河

鳥鼠澧涇漆沮已見渭水出南谷山尚微經流至鳥

鼠同穴山始大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由是而東

澧水南注之渭則東與會焉由是而東涇水北注

之渭則又東與會焉澧涇大與渭相敵既會澧涇

而渭益大矣由是而東漆沮小於渭者也東北注

之而渭則又東過焉澧涇漆沮皆入渭而渭東至

華陰入河渭水治矣東會於澧即澧水攸同也

東會於涇即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

也澧涇大與渭敵故曰會漆沮小故曰過前分言

於雍而自源徂流言之於此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澗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

於河

熊耳澗澗伊已見洛出冢嶺山尚微東南二百里至

盧氏熊耳山之西始大由是東北則有贊亭之澗

澗東則有上洛熊耳之伊與洛敵也洛與之會而

合流又自東而北同入河而洛水治矣北方諸

水雖大河亦冰惟雒不冰所以謂之溫雒一是天

地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障北風三則前人謂其

中有岩石東漢都雒陽以漢運火德忌水故一切

從雒

仁山金氏曰天下諸山皆起於崑崙而崑崙無定
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卽崑崙
爾崑崙之南爲岷山岷山最大其北爲積石諸峯
其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峯其西北諸山尤綿亘
紛錯河之所以北弱之所以西黑之所以南皆是
也惟江淮河漢行乎中國自崑崙東北言之則自
積石而北爲湟水爲星海青海以至浩亶皆河源
也入北戎以東爲陰山其東南自代北雲中朔方
而南趨爲北嶽以至太行爲河北之脊壺口雷首
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羣峯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
之所以西入河涿易漳滹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
分而東趨者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
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洮水出
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
隴則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卽夾河而北以東若
岍岐荆山諸峯涇出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卽西
傾而下諸峯縣亘而南屹爲太華東北爲殺陝東
南爲熊耳外方伊雒之源又南爲桐栢淮源以達

於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
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也北則終南華熊諸隴
南則蜀東諸峯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
間岫縣亘爾又東則荆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
崑崙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
卽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爲桓水西漢水嘉陵
江諸源其南支卽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
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
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而爲喬山其再盤而北爲
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賈賈諸江之
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時天目章
昇濶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
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
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在右以障中原此
所以異歟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
焉此所以聚爲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爲固故山
東而水之流壅焉所以資於疏濶之功
余於丙午之春註洪範成復註禹貢至次年

三易稿而書成夫禹貢紀成功也實與洪範相
 裏洪範曰水潤下禹行其無事以水治水也水之
 性不汨而五行之性俱順彛倫所以修教也吾夫
 子獨贊其盡力溝洫何也推禹之心也禹之時像
 山襄陵不以爲天行之數曰由已饑由已溺之云
 爾及水土平溝洫出向之無水不爲害者今始無
 水不爲利也運輸之政與焉灌溉之澤普焉禹貢
 一篇千載水利之經也讀者以是求之禹之功至
 今在禹之心至今在也余所以起環是篇經年而
 不能已也

山水考考禹貢也莫不曰禹貢而曰九州也曰九
 州者禹貢之所名也經有貢物焉或昔之所有爲
 今之所無又或恒物焉以供天府尊之異名不敢
 考也昔人稱禹貢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辨衡
 爲萬古不徙之山河濟爲萬古不徙之水思禹明
 德考其可知可見者乎故曰九州山水考也

七十五叟孫承澤識於南城書舍之榻下

九州山水考三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取禹貢所載山水使分類相從山凡
 四十有九正導者二十有七雜見者十有六水凡
 四十有二正導者九雜見者三十有三附以澤九
 原隰十冠以水道會同源委皆首標其名而以所
 合諸水旁行敘貫引以烏絲畧似族譜世系與地
 圖之例迥殊中多附論時事引明代諸人議論事
 實以相證佐如水利海運之類與經義多不相關
 蓋借事抒議不專爲注經設也書首標曰格致錄
 卷而卷字之上缺一字未鏤其子曰乃題九州山
 水考上中下字蓋其格致錄中之一種刊而未竣
 者耳

書經近指六卷

〔清〕孫奇逢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近指

六卷》提要

書經近指序

先儒程子有言經學既明令人不復致思果何謂哉正以世之剪拾春華獵取青紫不暇研究書理卽或窮年講誦亦耳食傳註未嘗默會古人立言之旨乃高自位置以爲上接洙泗而紹堯舜禹湯以來相傳之統是耶非耶獨

徵君孫先生棲夏峯精心理學所著有書經近指一編乃及門魏蓮陸諸公夙稱得蔡子九峯之奧秘而渾於無形者也先生未及行世

茲刺史趙君校鑄以公同好俾予
言爲叙顧予何人斯能入理學之
室而爲答賢揚芬哉奈再祝日前
此年譜乃

玉立兩先生所手屬公者莫不人

環溪人頌祭酒何吝濡茲隄隄予拜受

書經近指序

而卒業焉但勿攻葩藝惟取

宣聖讀詩之法而盡之駟篇一言

若於書則何如耶焚藁良久爰取

九峯舊傳與夏峯新指參伍而觀

儼見古今來道統治統不越執中

用中堯之欽明欽若以示中也舜

之惟精惟一以顯執也禹之勿矜
勿伐以儆危也湯之不邇不殖以
謹微也武之建極錫極以滙中也
迄於太甲之自怨自艾以人心而

求道心也成王之無逸無豫以道

心而防人心也不寧惟是皋陶矢

書經近指序

謨而曰惟時惟幾伊尹稱先而曰

懋敬懋德周公立政而曰知微知

艱孰非祖唐虞來天人儆戒之訓

期以允執厥中哉此余臆以頌詩

之法爲讀書之法卽以此得先生

說書之法竝以得九峯解書之法

且以此得帝王師相之治法莫不
本於帝王師相之心法也嗚呼學
士家童而習之至於皓首而莫窺
其涯涘者幸先生近指以示之支
分節解條貫詳明而又不失提綱
挈領之大意誠所謂挾羣書之奧
秘而又能渾於無形者矣譬之水
流山峙有形也而魚不見水龍不
見石形無形也日照月臨至奧也
而陽燧取火方諸取水與弗與也
是編以布帛菽粟之言而融典謨
訓誥之理何以異此獨計名山所

藏乃先生口授以貽厥孫謀者刺
史君能按羅而校梓之傳以行世
不惟學者俎豆夏峯且佩服刺史
之功於不衰咎范忠宣侍講經筵
典訓諸解至今昭垂史冊君之哀
集理學行當晉列侍從以上獻

天子奏唐虞三代之治此其嚆矢歟
按先生所自爲序巽巽日有蔡子
九峯其人者以竟父師之志似猶
有未盡者夫九峯固善於釋書世
有譏其以皇極演數而強配之易
說則書亦何能盡哉

音

康熙歲次丙辰仲秋之望年家弟
濟南霍炳劍寒氏書於優優堂



書經近指序

尚書近指序

尚書自隋唐後傳誦始漸有人唯九峯
之說出乃有以窺帝王用心之蘊不但
屋壁皆靈伏生不死而尼山大音傳典
謨訓誥如新此豈騰說事哉迨制科興
而祖述憲章之學復流離于士子咕噥
之口榮華其言詞演字句之纏章博爵

書經近指序

罷之偉式卽凡用人掌曆治水立學教
稼典禮作樂弼刑之事其名俱存其實
亦從無提綱領為獻納者聖學不彰聖
治不奏蓋亦久矣予嘗慨近世講義天
德王道未嘗不津津也鏤木緙帙宿儒
老師所不能盡挾此者譬諸說鈴局有
過焉今乃得

徵君孫先生近指間爲披覽不啻昏夜
之獲膏燭朝光之普白日也先生以尚
書傳家其間七十餘年証于友講于弟
子上下古今儒者之說而折衷于尼山
刪書之大旨四代異同較朕指掌以一
敬包括全經無遺噫此真帝王之秘也
哉爰命梓以公世因筆數言而叙之恐
人以先生之言爲簡畧也蓋堯舜禹之
授受也以心天何心而傳賢傳子即天
之心也湯武之授受也以功天何功而
曰放曰伐即天之功也嗚呼心其功功
其心天人之際亦微矣哉治局有常變
氣運有升降凡此者皆天之所不得已
也非帝王以敬通之烏能寅契于常變

書經近指序

升降之交舉遺大投艱安若日用飲食
之序膺非常而創造不驚者乎朕則敬
也者帝王之精神天人之會通也雖曰
帝降而王約其始終摠不出執中一語
學執中者以敬入以敬成外此者假之
則霸矣先生將爲天下萬世嚴毫釐之
辨也精莫精于此一莫一于此矣近指
數萬言或亦天之不得不言也與識近
指則九峯先生之註始不虛作而予言
亦贅矣 崑
康熙十五年歲在丙辰夏六月孤竹後
學趙績憲清氏拜手謹識

書經近指序



尚書近指叙

尚書近指者

孫鍾元先生晚年所著也憲清趙使君
閱而好之為之鉅木予讀而嘆曰韓昌
黎謂莫為之前雖美不彰莫為之後雖
美弗傳不其狀乎 鍾元年登大臺其
於尚書既克探中敬之微析禪繼之要

尚書近指序

著為此書得使君表彰流布而後家習
戶誦傳之無窮嗟乎今之為司牧者可
知矣經營錢穀勾稽簿書以及飾厨傳
理獄訟詰奸盜已云稱職其少少都雅
者風雲月露寄其嘯歌非壯夫事語及
明經學表前賢輒以為迂濶而無當蓋
亦忘其本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

也其為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

書者也故吏治惟漢為盛其時士人皆
本經學以從政比入為近臣國家有大
疑難下公卿議皆誦說有法或問何所
本必謹對曰本某經本某師其既委贄
服官猶尊經學古如此維使君治相凡
五年所相當于午衝其間冠蓋臨蒞師

尚書近指序

旅往來芻糗轉輸殆無虛日拮据不遑
而使君猶于須臾之間究經義布藏書
以致追崇先賢之意即其刊尚書近指
亦足見輕裘緩帶殊餘整暇春露秋霜
悉遵繩矩矣抑楊子雲草太懸時人嘲
之子雲笑曰使後世復有一楊子雲斯
傳矣歐陽文忠得退之集于廢書篋中

知爲古文 正宗退之文曰昇天行而文
忠著作亦 遂爲有宋一代首推固知所
會既深斯 所好益篤表彰著書與著書
者其學識正復相等耳予故讀尚書近
指不第多 鍾元闢發道奧而尤羨便
君尊經學古之誼爲今日儘見云

皆

書經近指序

康熙十五年丙辰仲冬年宗侍生相州

張滑拜題



尚書近指自序

蔡子九峯之言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
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
固可得而言矣朕心何以得也靜言思之
曰惟一敬夫敬德之聚也道妙莫測靡有
攸定惟敬始能凝聚此理於心而無所放
逸倘或不敬則心君縱恣而天德亾百體
懈弛而物則廢將於何處問道法更於何
處覓治法乎堯舜禹以精一執中相授受
非敬而何以精何以一精處便是敬敬之
不息則無所以雜之者而一一則中矣商
湯周武之建中建極舍敬而中於何建極
于何建哉不獨湯武泉蘄伊傳周召諸大
臣明良合德臣主同心其所合所同者無

書經近指序

一不本於敬以敬德而祈天命顧民若慎
五刑肅六師時至事起殊途同歸則二典
者固三謨諸訓誥誓命之崑崙也自五十
八篇推而至於六經之旨亦無一不本於
此大凡不本於此者皆旁門異說非二帝
三王治天下之大道孔子與子路論君子
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書經近指序

至安百姓而堯舜其猶病諸敬之分量安
得有窮時敬之工程安得有息時堯之欽
若昊天天之健堯之欽也舜自夔夔齋慄
瞽亦允若以至玄德升聞毛髮骨節摠一
敬之所傳見一息不敬則無所以主此身
者與天地萬物有何關涉堯舜湯文間而
知之問此敬耳禹皋伊呂見而知之見此

敬耳子以尚書世其家習聞父師之訓故
每與子若孫暨及門二三子時拈此語質
之集傳參之大全亦覺無甚謬鑿處二三
子請筆之於書予念紫陽諄諄以闕疑爲
戒嘗云讀書經有不可解者亦不必甚求
解予之自謂不迷者烏知非迷轉甚耶蔡
子受父師之命作集傳潛心十年始克成

書經近指序

編予老矣依稀覺有隙明而心思既竭耳
目不靈姑錄其大畧如此亦庶幾望異日
有蔡子九峯其人者以竟父師之志云爾
順治辛丑立冬日容城七十八歲老人孫
奇逢啓泰氏題於蘇門之兼山堂



尚書近指小叙

歲丙辰 御衆持 徵君先生尚書近指蒙
過滄陽欲就筆墨錄以自課家憲清伯兄
于治邑之暇讀而起敬以為不可不廣其
傳因謀梓既竣命御衆叙之御衆雖侍座
有年而愚陋靡得烏敢叙 先生之書哉
朕而嘗聞其略矣 先生嘗曰從來世界
如急流石火全賴至誠之聖人通主其間

書經近指

小序

而醞釀之上生百世下生百世故在君相
幸有餘者在匹夫無不足是知有不足者
位也無不足者誠也誠者何敬之至也敬
之至則達天德而王道在其中矣此尚書
為聖人傳心之要而凡有志于萬物一體
之學者所當深究也要其大端有四曰時
日幾口中曰敬敬則中中則幾幾則時故
先生說虞夏之書雍雍乎敬也中默時幾

矣說商周之書惕惕乎敬也幾懋時中矣

大哉 先生之言敬也帝王之傳不息天
地之樞不毀本此而道立神以遷本此而
治通變以化未嘗旁溢于字句之綿密而
統括于一敬之大意正欲學者識唐虞三
代氣象耳故其言曰禹皋諸謨傲君于未
朕夏商而後如太甲高宗彤日旅獒等篇
則事形而後救正之此帝臣王佐之分世

書經近指

小序

道升降之別又 先生尚論前古之微言
確識也有如此若夫近代孫月峯之批則
文也申瑤泉之編則解也均膾炙于人口
而 先生年歷九十藁經數易取證于先
儒靜觀于世變問難于及門諸弟子其成
之難且久也又如此答尹彥明曰解經而
求新奇何所不至又恐人事訓詁而昧近
指也則後之讀者其亦無以輕心玩心嘗

之反蔽于隔閡簡易而失所川力之地以
爲不足博覽也哉門人趙御衆謹序

書經近指

小序

近指比例

一虞夏商周四代之書共五十八篇分爲六卷虞夏
商各一卷周三卷

一先述通章段落爾下總發其意或竟再一圖
復發之

一五十八篇無一篇不經先儒既邇來文士說過者
如種其全文須標以某子某氏

一此篇畧處甚多第取其詠贊大旨原非逐節逐句
發明得其意仍覺多贅辭矣

書經近指 卷一 九例

一指何以云近也蒙四書近指之文也經書無二也

一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故云近

一或曰堯舜官天下夏禹家天下湯武又放伐天下

指各不同惡乎近曰相違者跡相近者天民生

日用皆天也天立君總爲民湯武之應天順人

謂官天下可積禹舜服于湯有光謂家天下可

必明于天之道厥後可以讀唐虞三代之書

音逢自識

歲寒老人孫奇逢纂

瓜竹讀學危訂梓

虞書

堯典

堯典亦稱虞書者蓋三聖授受實守一道謂之唐書

則可以說雖不可以該禹曰虞書見舜上承於堯

授之禹此篇分三段首二節叙堯之德業乃命六

記其敬天以勤民之實時各至末記其為天下得人

之實欽字是一篇綱領明文思恭讓皆從欽出有是

書經近指 卷一 虞書 堯典

德自朕光輝發越於四表上下之間而其所以發越

者在既睦昭明協和處見此堯仁之所以如天也

天之功用正萬世欽若昊天命義和等治曆明時

求賢以官天下正是經理萬世之事迄今飲天和食

地德皆洽洽於堯天之中而亦與之相忘故孔子曰

禘禘乎民無能名焉夫堯一天也天不能稱運成功

日月星辰分之皆天之用合之成人之功堯憂不得

舜舜則日也四岳九官十二牧則星宿也合之成堯

之治大哉堯之為君以此○放勳二字是總擬欽明

二句原無所自竟被二句究動所極欽明文思主心

說恭讓王身說雖有心身之異總是一德故下文

言後德安安允宜四字正見其盛處親九族節指放

勳之實欽若昊天至庶績咸熙是一節事一片語言

節為綱王於造無下四節為目王於考驗而置問

所以成昏若時是求總治之厥風氣漸開須得甚

或轉相之道放齊謂問本開明不暗於時帝正謂

荒訟必逞已見有拂時宜耳若求是求分治之職

工即能建功蓋小人欲逞於天下初未嘗不竭力

書經近指 卷一 虞書 堯典

見從來聖賢皆從靜中用功靜者多言精神便如

河下用治水須以水為性絲之方命也族必日拂

之性矣安望其順小之性乎以天下禪舜而止憑

克諸以孝見功能才智皆餘事耳周子曰家難而天

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難必起於婦人故駱大

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降二女於妣洵是

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親身而已矣○欽乾德也乾乾

不息則明文思自生諸欽若實實敬長諸不章不

平在諸允釐成熙諸若時若承皆從此出○大哉堯

之能令已也惟令已故知啓明而臨訟故知虛遠而象恭故知比族而敗舉知此族而復試何也無已之盡也帝曰試不試則自信而帶人矣不猶已乎鯀在下而問問而問而後試何也無已之盡也已有問而不問猶自信而忽人言不猶已乎此之謂欽欽至欽天德也亦性體亦學要

舜典

首段謂舜與堯合德是舜一生實錄不可單作初年事看重華協帝見明兩作離聖人縱出不約而回不

書經近指

卷一

舜典

三

可以大小輕重言見可以謂天位也自正月上月至二十八載三十在位相堯所行也自格文祖至分北三面五十載受禪所行也舜之始終總不外乎一敬篤中慎微欽恤敬敷寅直欽哉等語與堯欽明文思欽若昊天其心法正相符耳愚謂賦載見著叢叢夔齊慝替亦允若此舜一生得力處讀二典想見堯舜清明廣大之氣與天無極令人穆朕神遊其際○德到極處是玄玄即諸文溫允猶詩言文王之德不顯百爵之克諧以孝五典自克從而百揆之叙四門之

穆大籠之弗述非其才足以理之由德足以宜之也乃言底可績績仰在德上說堯已為天下得人則堯之事盡矣故曰受終言受終則舜正始可知終非終帝位此堯所欲為木為已為未竟者皆舜終之所謂成厥終也璿璣玉衡終堯授時之事類於上帝終堯祀神之事輯瑞璠璣總以宣明帝堯之德歲二月東

舜典

是守節終堯還守之事五載一還守節終堯還守之事十有二州節終堯還理之事參以典刑節終堯奉天立法之事堯共工節終堯除奸之事二十官人

書經近指

卷一

舜典

四

載節見堯君道之終實見舜相道之久月正元日節前受終於文祖是受人臣代終之命此格於文祖是明人君正始之禮詢岳咨收總是切於為民之心蓋天下之務莫大於擇相故首求百揆之人其次播其其次敷教其次明刑其次利用其德以及墓木為吏厥後飾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夔之樂而終之德言相與保治於無窮此九節節承之序而萬世治天下之大畧不出於此三十二人職雖不同其為天之事而一欽哉體天正所以配帝分北行於三苗康

之惡愈可知○本其工本 虞曰君子工曰君子工
草木鳥獸何也天子以萬物為勳者也百工天工孰
君子一官物大產孰非子 惜命工虞必亦工虞官欲
也工欲而民用不周虞缺 而物生不遂故亦亦而讓
讓德之底也乃後矣矣 變讓之命不讓何也中分
焉已也乃其官業素官之 矣故帝不吝五臣不讓焉
無所為讓也○武克熊氏 曰舜典理會天道地道人
道外此後言惟刑罰所 以去小人也亦岳命官所
以用君子也未言考績然 陟之法其於君子小人之
善惡近指 卷一 五

大禹謨
祗承二字便見大禹能繼精一執中之傳篇中分二
段首至時乃功言保治事 綱領在克艱格致禹至帝
之初言攝位事綱領在 中惟時有苗至末言征苗

事綱領在修德思謂克艱正修德之實而德到純一
處乃所以為純中也功力只是一敬字啓賢能敬承
繼禹之道所謂天與子則與子○文命字與末節文
德川應教於四海重禹佐治上曰祗承見禹心即帝
心也克艱雖並言君臣禹却重君上所謂祗承於帝
也克艱要切保治意不論時彼與時平皆艱也惟帝
時克艱此艱也以克艱歸堯而舜之克艱亦可知矣蓋
贊帝德四乃字形容其不測此正克艱本原蓋之心
一禹祗承之心也惠迪二句蓋只言吉禹言出吉則
善經近指 卷一 六
人內深以機之可畏見艱之不可不克也彼戒無虞
益因禹言惠迪而指其所當惠者以廣克艱之旨帝
念哉禹因益推廣其言而申言之以終惠迪克艱之
旨禹言養民望帝以保治 欲后克艱厥后也帝推功
於禹言功自乃劍亦自乃 保後臣克艱厥臣也此是
第一載記君臣克艱之辭 汝惟不怠總厥師蓋天之
設君以為民耳禹之功脫 民於昏墊以全其生象之
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以 全其所以生也故舜傳禹
以天下而禹陽推象而處 近惟賢讓能寅恭無我豈

有一毫矯飾於其間或孟子叙道統之傳亦曰若禹
事則見而知之必有所據也則則無冊民傷於中
卑非行法實種德也此是虞廷真血脈固不以陞元
后不陞元后論禹之不自滿假天下服其能服其功
尤服其居能於功者故讓皋而不聽再授攸下功臣
而不樂禹之簡在於帝心也已久矣堯授舜舜授禹
言有詳畧而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慎之辭二也人
心道心非有兩個心只人心得其正便是道心朱子
曰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側不好的根本若帝之

書經近指 卷一 大禹謨 七

初見舜禹一德虞夏同於此是第二截記舜禹授受
之辭舜攝位首罪四凶禹攝位首征苗此振刷人心
大作用其克有勳其者預期之辭後世之兵奏勳在
既授之後帝王之師程勳在未會之先觀兵節所以
耀德也誕敷文德帝之德固無日不敷自此與師一
番之後真有德已至而愈修敷也獨而愈廓者正合
謙益意三句苗民逆命著其久也七句有苗格昭其
速也益贊禹修德而帝自誕敷文德總見臣同心
此是第三截記禹攝位後受命征苗之事○開人心

逐心心有二乎曰心何二焉人血氣之心與虛靈之
心一也馮氣則人危惟其人也操存則道微惟其道
也不微則危微則康猶反覆手朕乃心何二之有精
以察道心之幾一以止道心之存是天地之中也中
道而用白神則心非心也道也危無危也微也人非
人也天也是三聖之所守也人心惟危雖聖人亦朕
聖人亦人也惟微則心天而道惟精惟一則惟微也
漢語母微母微毋忘母荒日克日令皆防其危惟幾
惟康日安日止日復日枕皆守其微中庶言不亂熙
言未發言莫見莫顯統之於中和於三聖傳心如而

書經近指 卷一 大禹謨 八

命矣
皋陶謨
此篇首尾皆與禹同答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
也只在進德句作一篇之大吉身修思永知人安民
皆所謂進德也知人所以安民安民實在知人一箇
脈絡相貫知人曰兢兢安安民曰安安此等字而總是
一敬而已出曰惟帝其難意原可通於帝臬日思日
養養不有言者何以爲樂矣

謂此書多識慮慮三代筆象唐 尸不臣交相優美更
 商改政則多臣戒君可禹泉承 君服於未朕詞亦不
 言其前以復事形而後教正之 未免費詞矣肅皇帝
 書禮三委而首此篇意在斯乎 ○泉陶欲君明德以
 為三陳設之地也禹泉同列之 際或都或命或吁或
 嗚或知何無非真情實意之所 發善之在人猶在已
 也故陶言而升不為虛善之在 已猶在人也故自言
 而先言都不為矜君道在知人 安民知人狀後能安
 民又其序也亦有九德三節言 知人之事天叙有
 書禮通指 卷一 泉陶讓 九
 與二節言安民之事狀意實相 貫知人知其能安民
 之人也官人官其能安民之人 也翁受敷施斯撫辰
 爰堯言知人而安民已其其中 矣天叙節正人代天
 工之事後或有土惟兢兢業業 存九德以安民而已
 以九德觀人不求全而求常常 而不全不害為德德
 而下帝直婚備耳知人者知之 此而官人可能矣天
 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 以一身兼天下之務
 任之庶官不可使曠非無其人 之為曠非其人之為
 曠也呂氏曰寅恭停靡之根原 也君臣聚精會神與

天無謂則功特所庸皆天之 典禮否則為虛文矣實
 謂當統乎天此心當悉勉不 已一有息忽賞罰我之
 賞罰非天之賞罰矣 ○美哉 乎泉陶於天人之際深
 也語知人以人代天終之而 一之於兢兢業業安民以
 大白民終之而一之於懋敬 其所本者一也先儒有
 言唐虞之際道在泉陶謂天 之一字自泉陶括出而
 聖學本天之義始著至曰日 宣曰日嚴厥敬曰日贊
 賁古之學也日新其斯之謂 歟 ○西山真氏曰武夷
 新氏常舉泉陶讓天叙至有 土章曰泉陶之學極純
 善善通指 卷一 泉陶讓 十
 粹見而知之其在此與
 益稷
 朱子曰尚書只是虛心平氣 闢其所疑隨方量看教
 汝冷便自有得力處此篇文 氣似不相家以意會之
 總不出保治二字前一段平 水土化頑巖苦心經理
 上下交修於此見格天之 功中一段以聲樂之和成
 九功之和皆由舜德之無不 覆載於此見配天之德
 茲一段君臣勅天命相與 作歌保治於此見畏天之
 心泉陶言欲我以責其君帝 亦言欲我以勅其臣與

臣曰：欽哉！張應總之一敬而已。○當時禹為司空，覆
為山正，蓋為虞土，川山澤鳥獸魚鼈其所寧也。是三
人者，均主水土，所當偕行治水之役，益稷實有功焉。
故禹不忘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史臣以益稷
名篇特表而出之。自洪水至作，又但將已前光景叙
述一番，自不覺動人痛定思楚之念，所謂長言未盡
短冰躍歌，不昌言而實昌言之至者也。慎乃在位慎
會者，跟安止合內外工夫，幾康仰止，中事安止，惟
在幾處審幾，又惟求仍歸於安而已。其勇直必自其
書經近指 卷一 益稷 十一

至於是也，則說說說說，且不忠不直，亦不忍弃絕侯
明以禮教也。說說說說，以禮理之於先，納言以樂教也。
復時歲以感發之於後，德是聖人之心，以天下無不
可化之人，而人才實有終自絕於為善之理，命哉帝
光天之下，禹謂德自足化，何必更有化頑之術？國家
無變化小人之法，而有鼓舞君子之法，以君子化小
人以君德。察君子而頑，何足慮哉！此朱子所謂第一
段無若乃朱熹合下二節非一片事，亦非一時話。朕
丹未之小宵，蔽以一言曰：做而已。慢遊虛淫種種不
善，皆自做出做者和之，反做虛盡除而泰和全見。昔
頑弗即工，即泰和未至也。所以動帝念而益望光
天之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故史述夔言繼於後，並
節俱重帝德，說不是，斥夔自叙其功，參禮曰升歌，謂
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且
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
之，則總名為蕭韶樂，以球為首，八音以石為君，故
下節又單言石，前先言祖考虞實琴，而後及鳥獸

以資慶為序也。後先言自歐而後及庶尹以難易為序也。此朱子所謂中一段。舜之治至於功成作樂極矣。朕危亂之幾常先於治安之極。聖人安不忘危。上下交相儆戒。故史既載韶樂。復記歌詩。蓋樂之本也。韶韶九成。舜之治已極於至盛。惟時惟幾。舜之心方慮其至微。下二歌皆本帝歌。引意故謂之虞歌。帝以為在股肱之喜。皋以為在元首之明。成其義也。帝歌本為勅天命而作。君臣偕和乃無一語及王者修人事。所以勅天命也。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九成之韶書經近指 卷一 五十一

樂天之歌不可作。校觀此朱子所謂末一段。○安沙止何止也。幾康其止也。非幾非止也。幾非康非止也。不康非止也。康不幾亦非止也。惟幾則微者從幾。惟康則危者不幾。至善之止也。大學定靜安謐康也。其慮幾也。得止則文思而安安。帝欽躬安。安重華精一危微。而安止幾康三聖一德矣。何也。所造者天也。○泉思口贊。贊禹思口孜孜。職思其若也。泉謨安民。禹孜孜。未厭食以安民為難。焉二謨木一時。語相倡和如此。

夏書 卷二 一
禹貢

天地之間有山有水。山則其骨節。水則其脈絡也。洪水橫流。則骨節不靈。而脈絡壅矣。成何世界。禹之治水是天地一大功人也。禹世承賴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澹。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玩。蓋治水之道只是從低處下手。使下面之水未盡。後則上面之水何以洩。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又濬畎澹之水。使各通於川。大木有所入。小木有所歸。因勢而利導之。是謂行所無事。冀州至西。九即叙分九州。木土貢賦而言。導壻及岐十三節。分山分水。言其治之道。九州攸同。節總結水土。六府孔修。節總結貢賦。錫土姓七節。言封建。弱服之事。末節紀其功成。復命以結之。書以貢名。識其成也。夏后貢法言貢。而賦在其中矣。一書之中。雖紀平水土。訓貢賦之事。而祇台德先。則躬行教化之精蘊。寓焉。此所以按虎。詳精一。世中之傳也。讀此篇者。毋求作貢之法。當求其獻德之心。○馬素修曰。天下大勢。西北高

東南下凡水惟河為大河自北來流入於雍經於冀
冀當河下流而究其當河下流入海之處禹自冀而
究疏河之下流也自青而徐疏淮自揚而荆疏江漢
狀上流猶有所壅於是而豫疏伊洛之源從北而東
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北始於河終於河聖人治水
大規模也○禹敷土節記禹治水之要以見成功之
日分州始於黃帝而云禹敷者杜佑所謂堯遭洪水
天下分絕使禹治之還為九州是也隨山刊木是一
事隨山所至而刊其障蔽以治之也奠山川奠定也
書經近指 卷二 禹貢 二

北距河究之害莫甚於河九河其分流也水治則土
平賦不日下下而日貞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味
一貞字直將聖人底慎精神寫出青州直據東表乃
形勝富饒之地世號為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以
二齊即青州也青西南距崑崙而無羣山之憂之
夷畧而瑛瑯左右皆樂土東北雖至海而非橫江之
衝故濰淄道而濟汶上下皆安流青與他州成助
遠徐之海岱與青同獨及淮不同也出於豫大於徐
州境以淮而別州官以淮而除蟻珠等雜貢莫多於
書經近指 卷二 禹貢 三

其道矣西南至南條則由北距大河惟涿州之域豫
 若天地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古人於此定都不但
 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河經其北洛注其西
 伊統其西南瀾滎匯其西北勢渙則流難合流聚則
 患難治伊瀾瀾之入洛皆山谷入河以爲之受也全
 在禹能理分爲合上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惟梁
 州之賦華山地絡之所交會其陽爲梁其陰爲雍梁
 爲江漢發源不言江漢者二水在梁未大也而其流
 功則以江漢爲主岷嶓藝而江漢上游治注滂道而
 書經近指 卷二 禹貢 四

江漢下流治茶蒙二山上合下開涿水經其間水脈
 漂疾爲患亦因江漢之功而治及之西據黑水東距
 西河惟雍州之域雍水莫大於渭渭水在渭之上流
 渭水在渭之上流今渭水東入於涇合涇水北注於
 渭是涇連屬渭涇矣涇渭雖異流同向渭川而至止
 涇水雖勢與渭並必向渭水以合流則雍之水無不
 平也雍處九州西北地勢最高山脈叢起禹治之以
 攬九州大勢而控天下咽喉故尋原探勢不以堯遠
 而畧看三苗不叙西戎仰叙二豎隱臥爲全制中國

遷扼外夷之勝地史稱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以此
 岷及岐周節皆隨山也水之源未有不於山水之
 勢未有不因於山故隨山以爲潯川之伊始也朱子
 曰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
 非自狀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
 從西而東以著自狀之形勢上節導河北境自雍而
 盡於冀之東北下節導河南境自雍而盡於豫之東
 南河源出崑崙在吐蕃境遠不可尋故止從岷岐始
 導岷家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岷家存梁之北漢水出
 焉荆山內方在荆之北漢水經焉大別漢水所入亦
 荆州山禹導漢水先導岷家以潯其原岷山之陽南
 條江漢南境之山岷山在梁之南江水所出衡山敷
 淺原在荆之南江水所經禹治江水先導岷山之陽
 以潯其原導弱水道黑水九節皆潯川所以收導山
 之成功也弱水之流比黑水更遠至合黎則其逆行
 者已順不言入於西海以其遠而無所事治也導河
 積石北條北境之河水河源出西域之崑崙且多狀
 流積石固其見處龍門乃其險處龍門而下記其所

書經近指 卷二 禹貢 五

經傳不導洋南條之漢也東為中江南條之河也
水一源一流江漢則兩源而一流者也凡水合衆水
為一大水江漢則合兩大水為一大水者也導洳水
導濟也洳水或伏流潛者三見者三若斷若續禹之
導洳亦因其性耳准水出胎脊山尚微至桐柏始大
禹導淮自桐柏始渭水出南谷山尚微至鳥鼠而始
大禹自鳥鼠同穴導之洛水出冢嶺山尚微至熊耳
而始大禹自熊耳導之俱重淮渭洛會諸水上蓋大
水平而後能會諸水也故同節總結九州水土之平
書經近指 卷二 禹貢 六
治馬素修曰此意要得中結上文意言四隩見不特
充之降丘雍之三危也言九山見不特雍之荆岐梁
之蔡蒙也言九川見不特青之濰淄徐之淮沂也
九澤見不特徐之大野充之雷夏也四裔會同則亦
不特江漢朝宗離阻會同而已六甸俱重水上惟水
平故土治也六府節總結九州之貢賦董復齋曰九
疇先五行五行一曰水水土治則六府皆理呂氏曰底
慎其心也則壤其述也本末皆備林氏曰準則上中
下之三壤印前九等之田三等言其畧九等言其詳

陳大猷曰上各州惟此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
之所同錫土姓分封之制有土有社谷固有矣至是
編錫之祇台德先祇承所以為四敷也甸服五節猶
成五服之制服服其事也內而甸侯外而要荒莫
不各服其事於天子故皆謂之服王畿內甸甸名服
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
之所聚其民易以弁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
本重穀之意禹功既成遂以立圭為贊脩陳荒度始
終於帝舜之前而以治水之成事告焉亦始終克艱
書經近指 卷二 禹貢 七
之意也○陳大猷曰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畧外不求
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極於四
海自禹敷土而下桀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
以帝都為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導
呀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
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
下則以弼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
舉四極言之以至於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
森嚴非聖經不及此○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

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獻於天子其貢名
 篇大一統之意按諸州所載之水費疏鑿者雖小必
 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凡賦有正錫者每州以歲入
 總數而高下之所謂四土而定田不以川而費賦也
 凡貢不書所出之地者以一州所出皆具必言所出
 之地者以此地所出尤良也凡州先言水而後言土
 者以土之平山水之治也凡州不言草木而惟充徐
 揚言者以三州居東南下流草木不得其生惟水退
 而物性遂也凡土賦有正貢有錫貢者以川有常費
 若經近指 卷二 八

也凡貢道有順逆兼木陸者則於輸將之便也○
 皇乎神禹之烈統寰宇以為家於是乎庶土正三塗
 賦六府修而九疇攸叙也故不平其為地即不成其
 為天易天地交為泰傳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此之謂夫

耳誓

啓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諸侯對敵前此未有
 也禹任苗雖有誓狀以益之贊而匪師敷文德專書
 一篇則自此始可以觀世變矣所可取者奉行天罰

一言與汝不恭命三言見有危氏之威何忘棄不恭
 故也啓之行天罰以恭為本我恭天之命左右當恭
 我之命賞其恭命者於祖戮其不恭命者於社皆負
 能致其恭者也此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虞書
 言木其後變為嗙亂征啓予有衆湯誥嗙爾萬方有
 衆皆是五行即六府指其在人間者非運行之五氣
 也夏時建寅而曰三正蓋古重子丑寅三時三代雖
 三正迭建亦兼用焉古人每月皆有時政有危氏不
 奉正朔其廢時政可知矣故曰忘斧得罪於天大用
 若經近指 卷二 九

勳絕之○唐虞禪讓時難洽豫一變而遂甘誓不書
 正不書扈直書大戰明其變為已承矣誓辭曰孳戮
 則變始於春依此非帝王升降之人費耶猶幸恭行
 天罰有唐虞之道古焉

五子之歌

通章重述大禹之戒自古不惟創業難守成亦難厥
 子孫未必知而祖宗知之故率祖則典并祖則凶五
 子所以深悲時變追味祖德也後世用兵變而唐虞
 先新法行而宋室徵祖制之條典已如此○此篇書

中之詩也首三節是詩之小序後六節五子所作之
 歌也一章切於一章首章述禹敷民之訓二章自各
 取亾之道三章痛惜冀鄩之采四章反覆家緒之本
 末五章上取憂懼歸之於已大康以逸豫滅德只四
 不敢不慎故五子之歌始曰今何勿敬終曰弗慎厥
 德以敬慎二字披他逸豫二字乃一節之綱領也而
 歌中之悲恰諧結下載下應為嗚咽而斷腸亦令人
 感憤而生氣○呂氏曰奸雄何代無之人主之勢固
 破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彼必畏之非之憂所以因民
 書經通指 卷二 五子之歌 十

亂征

首節是亂侯征義和之始詞句句皆有書法仲康卽
 五子之一也皆於采三節數義和之當征今予以兩
 三節嚴將士出征之律視務從之語義和聚黨助逆
 明矣不恭常刑是章言最重處尚備予致承天子威
 命見新天子之靈奕不敢棄大司馬之軍政有獨肅
 奸雄胆寒未敢仰逞此舉之力也○官師相規規君
 也三代而下諫有專官而言路隘三代以上諫無專
 官而言路廣其或不恭邪有常刑見平時坐視得失
 而不言猶日有罰况天戒尤得失之大者乎上自官
 師下至百工皆欲其諫况義和不惟不言又廢其職
 乎今予以兩有采二節總是同力王室上以詰其奸
 問其罪為王室也下以罪其黨散其衆亦為王室也
 厥克厥愛允濟朱子曰循而撫之三軍之士皆知挾
 熟此意也少不得但勝威則非所以制敵矣懋戒勉
 其允濟戒其功也○堯典首重義和之命蓋以其
 官寅寅寅儀敬致靡不恪也乃遺棄厥官畔離之沅
 於酒擾天紀矣天誅得無行乎夏政以天為紀亂征
 諸天戒重先時不及時之誅嚴天也○四代書夏書逸

特其只與卜之統紀畧不其也

書經近指卷二終

書經近指卷三

歲寒老人孫奇逢纂

孤竹後學趙繼訂梓

商書

湯誓

此千古君臣變局之始其言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
 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非見得已與天命毫無弊
 違何敢明目張膽言之而毫無迴護咎人有謂為湯
 武之事更難於為辨讓蓋察其無利天下之心而有
 犯天下之忌則其中更苦耳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
 書經近指 卷三 商書 湯誓
 而應乎人非孔子定此案後世鮮不聚訟矣夫湯既
 順天應人而毫之人何以言不恤我衆也自毫衆而
 觀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自夏衆
 而言則水火也倒懸也後我后久矣救民即所以畏
 天通章以天命為主○湯在位國號商盤庚遷殷以
 後號殷湯伐夏全在天命癡之一句下文應人正以
 順天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今桀虐其民民
 欲其速亡如此人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在人心之
 所離即天命之所弃也天命湯代之湯敢違天乎

湯伐之天伐之也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
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其心一也○或問湯武放伐之
事憂一時之無君矣乃不憂亂世之無臣耶予曰湯
誓畏天恐人非而信天若小者一毫形跡則不敢任
且不肯任矣未列聖人地位而作此欺天罔人之語
便是莽探之流豈能遵孔聖人之律令哉

仲虺之誥

通篇要識得天立君之意總是為民民墜塗塗塗
夏之師為不可已既救民於水火之中矣能之乎
書經近指 卷三 仲虺之誥

揖遜之盛惟開後世放伐之端則其憤也憤而怒也
皆理之所當朕而情之所必至也仲虺作誥言天之
立君與商之得天民之歸商後若有無窮之禍為商
分之所當盡者如新德建中懷諸侯後嗣所以
崇天道者正自伊始臣民樂庶廷式張之謂專以
慙為言失仲虺作誥之意矣○天生聰明一語著眼
言在無王之時湯實應時之春也積禹舊服即武
王於湯有光之意曲盡之理禹舊所服行而其原出
於天者也聰明正是不滿於欲處時又者以已無欲

治民有欲使人各遂其欲也川爽厥師即晴又之事
言足聽聞正指不邇不殖節生民有欲惟聲色貨利
為甚不邇不殖正見聰明之主嚼朕不滓德懋六句
根本皆自不邇不殖來彰信要在湯身上說言寬信
是寬仁信是仁體之身以彰之民也惟德之彰信於
民所以一征伐而民皆愛戴之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應人所以順天也何慚之有佑賢節謂鳴條既放正
命德討罪一新之初而人心激勸之候故言此德日
新二句重看德發原於志故又戒以自滿懋昭大德

書經近指

卷三

仲虺之誥

至垂裕後昆正日新功夫得師及好問是日新一念
為之謂人莫已若及自用則自滿一念為之德與中
無二自己所得為德自民取衷為中天生聰明可即
事制義却說以義制事可即心制禮却說以禮制心
正有日新不自滿光景欽崇永保以天起以天止見
湯今日原無愧天心須求勿替天眷云爾○湯誓天
人之大權也事後而思有慙德焉慙於向之天人交
迫而動視古大順之致德讓之誠終不相符思而慙
慙而恐恐狀慙也斯不猶危微克艱之心也與哉故

曰湯武反之也反諸已者詳而訟諸內者深也也諸
揚德之言從根而振華勸德之言自著而入微蓋各
有當耳

湯誥

首節是誥之本序克夏而歸至於亳則退就侯國矣
諸侯率職來朝是天下不釋湯也故誥告嗟爾四節
告以君道所係之重桀不能君而已奉天以伐之乃
已朕事俾予四節告以在已憂君道之難盡而求諸
侯以助之是未朕事獲戾上下慄慄危懼便是堯舜

書經近指

卷三

湯誥

四

尚菟業祇台之心克綏厥猷庶乎其不負矣篇內凡
爾字指諸侯萬方有衆指民○通篇重克綏厥猷惟
后句天能降衷於民不能使民保其常性而勿失故
立之君而付以立教之任新安陳氏曰六經言性實
始於此中庸言性道教其淵源蓋出於此諸家解若
有恒性句屬下文恭氏獨屬上文以爲人性本賦之
天降衷之初順其自賦本有此恒性也特氣稟不齊
率性而行之或不能安於其道耳若字本輕說克字
方重說天賦人受順其自賦本有恒性此時君不必

容力於其間也至於修道之教各安其道獨有賴於
君焉此說最優非可易及朱子誠不輕付矣滅德作

威數虐萬方桀不能綏猷也將天命明威求元聖
天生之以佐綏猷者也上天乎佑下民俾予以綏猷
之責予一人其堪勝乎凡我造邦其君以綏猷之寄
當相與輯寧以副天心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言造
邦之事而一人原不敢寬一人之責也乃亦有終終
謂終綏猷守典之責此篇見成湯明性命之理知君
師之道諸中多菟業之語真聖學之淵源也○天有

書經近指

卷三

湯誥

五

恒命於時行物生驗之故予佑故弗僭而可信者天
其降衷恒性於親長愛敬驗之故曰夔曰典而知性
則知天降衷恒性非深知不信非深信不入忱信也
克時忱知天而信之也聖人知天之至故不見已善
而能舍不諱已罪而能聽斯其堯舜之聞知也與

伊訓

明言烈祖成德是此篇大綱領大眼目從來云天下
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
夏先后以懋德與後人以弗率以此已事之可見者

湯以聖武與其懋德猶之乎禹朕禹之懋德至於鳥獸魚鱉咸若而不能庇其子孫今王嗣德之初先王肇修之勤哲人匡王之傲俱無可憑只在猛自策勵與其孝弟之良心戒其逸欲之非心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則天命之不常者可常矣○通篇只明言烈祖之成德一句始終以興亡寓勸戒夏之興夏之亡初意明矣繼以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以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繼言湯以艱難興而防太甲以欲縱之私心敗厥德戒之也未章作者著之書經近指 卷三 伊訓 六

降祥德之惟慶勸之保其所以興作不善之降殃不德之墜宗戒之惕其所以亡而長綱挈領則在祗厥身之一言能祇其身則嗣祖德而興不能祇其身則背祖德而亡言言忠愛三風十愆三段俱以數字領起敢者正風之披倡處也太甲他時之欲縱尹於此時已窺見其微故預為之戒○風愆之訓視夏訓色禽酒音宮室之戒凜凜一律矣朕務於重人故未哲人輔後嗣廉以匡王王以允德終焉微相攝而權重權重而訓行如王之罔念何哉夏傳子而缺輔故再

傳而亂

太甲上

恩嘗謂為泉變易為伊用難泉變際堯舜而成明良喜起之盛伊尹之於太甲於其訓也而不惠則退而作書其辭更苦矣於其書也而罔念則轉而面陳其情更迫矣猶未克變尹且奈何桐宮之營密邇先王其訓老臣心事若親承先王之指示以義正君其道光明所謂伊尹聖之任者也倘尹稍有微毫不可盡之心力王之克終允德何敢望而所謂聿求元聖以與爾有衆請命者尹當何以謝先王○太甲二篇一法祖足以盡之首作書顧謔明命蓋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食息起居舉念是命恍在心日不可違耳若以心顧明命則心命猶屬兩物以承至祇肅皆顧謔之極於無間也湯顧謔尹左右則相賴君以有終可見矣昧爽不顯即顧謔明命也聖心昭明無時不暢當味爽時猶覺境界一新儉德不侈朕以自放之謂太甲之病在於欲縱與此相反此正無感命事先王昭德以勸嗣王繼德以儉蓋嗜欲少則精神固儉

書經近指 卷三 太甲上 七

此所以為勤也省括於度省字為慎儉德下手「」其字根慎儉來度與儉相照在度外者後在度中者儉亦止二句俱要提出省字省其何為心極何為祖武也尹受託孤之重任故告戒之詞節節提起先王而以與尹躬相關係收結之營於桐宮畢竟邀先王之靈而太甲乃克終允德至是尹韜可以告無罪於先王○按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恒性與習與性成之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恒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

書經近指 卷二 太甲上 八

若有恒性本有善而無惡惟習於惡而後性流於惡其既流也性若成矣厥能謹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橫梁始判言之已肇端於湯尹言性之初矣○顧諟欽明之統也顧諟天之明命日乾乾對越在天也下事神安民皆顧諟明命事味矣顯待日求輔於顧諟益嚴矣王德罔顯昏逾於明命是謂越命以自覆越是不信惟信德乃知作德克終允德只討得一信字

太甲中

先儒蔡氏曰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以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因而存此心者也通章皆闡終意俾嗣王克終厥德幸其有終也尚賴匡救之德罔維厥終悔既往而興來茲是真能圖終者也管之迷今之復咎之嗚今之明如日月昏既一復其舊萬景俱新允德以協下懋德以視祖真所謂無疆之休也哉

王拜手稽首伊尹拜手稽首見一時君臣相悅便是虞廷明良喜起景象○克終厥德正君民幾失而復得湯緒幾隳而復振之日故曰實萬世無疆之休也

功於天喜極之詞君子能致人於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太甲改過庸非天乎以終德為天之眷尹不敢自有其功太甲以不德為自之孽是痛咎到極處故尹以明后之允德協下勸勉之先王之德無所不允子惠困窮正湯之令民為身處懋德是允德前一層事王能懋德則所以允德協下者是矣王當縱賞之日須以儉合先王之勸故惕以慎當改過之日須以勤接先王之勸故觀以

書經近指 卷二 太甲中 九

懋孝恭明聽德也口思曰惟所以懋也承沐無致正
應轉匡救圖終王無息則尹乃無教相承之詞○
則曰度天體日禮森不可爽欲萌生而昏敗度矣又
縱敗禮矣欲縱自我故戾自我速孽自我作噫至哉
王言欲縱所以速戾也唯朕能無斂乎美哉王言匡
救所以為德也唯朕能無從乎嘻茲都俞喜起之遺
也于載再見矣

太甲下

申誥便見是接中篇圖終之意始以無常惕之既以
書經近指 卷三 太甲下

終始慎厥與勉之末以永孚於休則之永休則有終
矣上篇作於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
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
辭溫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
深以厲篇中天民鬼神雖三項而天為重先王惟時
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只說敬而不言仁誠說上帝而
不及民與鬼神舉其重者言也升高自下至末字字
皆聖學之關切天德王道總不出此固宜其以先知
先覺自任也○此篇重與治同道句道即敬仁誠能

敬仁誠則未有不治也終始慎厥與只是常常保此
克敬克仁克誠之道則惟明即后懋敬厥德克配上
帝未有不能仁不能誠而謂之敬德者未有民不蒙
鬼神不享而能配上帝者焉自下造自過愆又項自
親民民事可輕乎哉天位所以惟艱也前二終二
與則慎終為重此言慎終於始則慎始為重是
事業正在悔悟方新之時耳求諸道求諸善是道
敬仁誠也天道苟於元成於貞曰一人元良萬邦以
貞器朕有德與天合克配上帝之意永孚於休則實
萬世無疆之休應尹至是無待先王無負太甲無負
天下以身任重可以釋矣由其任重恐是不勝之公
而復還稱等竊竊自得之身其欣幸當何如哉稍有
憚麗之心便非尹之所以自處矣○敬德之聚也仁
與誠皆由敬得之故首言克敬繼言先王惟時懋敬
下文節節皆懋敬德之事

咸有一德

一德二字是此篇綱領天象運五節論德之不可不
一因德太甲一德任官至末論德太甲資臣民之善

以成一德之功先陳後戒先說常德次說一德因一
德說惟一因惟一說終始惟一又說任官惟一取善
克一遂因克一說一心正以心之一見德之克一也
而後一德之功成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
事之幹其理無二其運無息其體則并包而無遺一
德之書二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
武周公孔子其揅一也孟子謂升樂堯舜之道意在
斯乎○德即一德戒者戒其不一所以為一也常厥
德就用功言常即德惟一不常即德二三惟一故能
書經近指 卷三 成有一德 上

一如花隱室見得德儀甚活善體甚合無一善之或
遺無一理之不貫厥後能盡一德之量焉素修曰認
得無二三源頭覺千善萬善皆從一中來故至善為
師合得無二三源頭覺千善萬善皆從一中歸故歸
於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又曰一哉見萬姓同歸於
一也先王之祿一則安二三則危蒸民之生一則定
二三則提觀政即德之見於行者自廣狹人要看得
綱只與至善協一相反便是篇中詳陳一德而終復
戒之所謂陳戒於德者如此○一德天也天德日新
書經近指 卷二 成有一德 上

帝天道純一不已升湯德與天合故受天明命以有
九有之師得天所以得民得民正是得天處非天教
有商而商求下民承上起下振舉一德之為要受於
人者為吉商降於天者為災祥災祥不在天而在德
則天併無惟人主亦自盡其一德而已矣新厥厥命
惟新厥德惟有一德厥後可謂之日新惟能日新厥
後方有純一之德所謂終始惟一者也君德不一未
始不由於用人之不一用人之一亦足以見其君有
德之一德無常師則何歸重一字至善如特擇其端

盤庚上

先儒謂尚書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得亦要何
用此未識古賢為民之苦心也殷即湯與王根本
之造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從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商河之利而不虞後世之患自補乙至盤庚凡七世
都取災數比於水猶不肯遷蓋大家世族則安土重
遷小人又惑於浮言而不知利害之實百四節踐遷

責已明遷不遷之利害敬於民至末以從遷責臣明
從不從之利害上所論利害在命之斷永下所論利
害在君之任罰篇中做上從康浮言是當時在位者
膏肓之病出矢言見言之破的中其要害也反覆折
難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曲處看其恩意於規畫
纖悉處看其措置盤庚可謂仁君也哉○陳氏經曰
命在天而曰恪謹天命天其永命何也古人以當
之理為命而不以或狀之數為命勅天之命新天永
命者自己而言之使盤庚不遷都而苟安於耿民不
書經近指 卷三 盤庚上 上四

言於百姓是乃自棄其制矣以予制爾短長之命若
絕汝自作之愆觀汝既若觀天之明制汝亦若厥大
之勢是豈我有蓋刑之咎哉我今反覆告論爾臣者
亦見夫舊人之當在耳爾羣臣世有勳勞當與國同
休戚者惡可忘予一人圖任爾人之意聽予一人之
作敵自無做上從康而敢伏小人之做復矣邦之不
滅由伏爾雖欲復搆謀作乃逸不可得也恭爾事則
無做上齊乃位則無從康度乃位則無浮言盤庚始
終可呼告戒之意○盤庚之遷也上謹天命下重民
書經近指 卷三 盤庚上 上四

盤庚中

登進厥民則借天子以惑衆者無所容其說矣見不
曉民以從己之意古我前后八節以古今之利害曉
其遷失於政內節以神明之責罰徵其遷今予告汝
至末總承前意以火其遷一敗懇懇語民弗率知云

承汝俾汝惟喜康其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汝不憂朕心之懷爾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不克羞爾用懷爾朕都是誕古用重處○無荒失朕命發於君為言受於民為命聽之不審與不聽同是荒失也爾不惟民之承是言前居之體民心凡我所以承汝而汝汝遷者惟喜與汝康寧相共亦猶先王視民利用遷之意我憂爾民之憂而汝不憂我心之憂皆大不宜布其心苟安坐待木患之至是汝大以憂相勸寧爾自怒易廖也奉畜汝衆為廷緒汝命於天丕蓋正應書經近指 卷三 盤庚中 十一

畜字失於政節嚴之已以也下也乃不生生節所以嚴之民也古我先后節言民不從遷不惟得罪於先王且得罪於祖父也茲予有亂政節對民責臣之辭嗚呼節言予告汝以遷都雖不易常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無所絕遠而民與君間爾汝當以君之心為心各設中於乃心正緣羣臣徇於私情之一偏而中之理內矣大舜執兩端而用其中於民謂謂乃心遂無中之可設乎乃有不吉節道途之令生生生養不窮之道也末二句應於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位

民家承建而後邦國安定也○盤詰之矢有也制命之變稟導矣其登進厥民乃輸其承汝俾汝喜汝康共頌懷新邑之忱深動其誠念爾畏民哉且語民之言曰欽念以忱曰命汝一日各設中於乃心古先神后授受之徵言不過是賢王隨事而發矢口而出見無處而非是無人不可與言是故學微上下也誰謂學自傳說始發之哉

盤庚下

通篇以緩爰有衆一句為主無戲忘六節是合緩臣民立新業而釋舊疑邪伯六節是專緩其臣以仁術遷之民也始以朕志告百姓終以朕志告羣臣明示一人之心以通臣民千萬人之心告民以釋其疑情告臣欲其審好惡之辨蓋前日羣臣倡序言者病症在彼上從康而病根在具乃具玉今雖已遷惡其症與根猶未盡去故始日無戲怠以革其症終日承肩無總使除其根庶乎天命可永建矣○彼居官府民屢井邑之居厥位君卿士夫士民之位正位廉上下之體統積衆懋行役之勤勞兼臣民言天命

書經近指 卷三 盤庚下 十七

民命國命建謂命雖在天立之在我使民有以遂其
 生國有以承其祚也朕志下文所言是也意前日澤
 言之徒必有倡為事定後有罪責之說者故以釋其
 疑曰無其怒協此譏言於一人尚德謂民父本忠適
 亮依山自此民覆其吉所以降其尚德今我民對古
 我先王看緊呼起下節意恭承民命是朕志實緊處
 邦伯師長欲諸臣隱痛此新遷之民念敬仰德哉之
 實敢恭生生二句即念敬之實既羞告爾於朕志結
 前歷告爾百社於朕志句生生自庸自字重若視安
 書經近指 卷三 一 盡庚下 十八

民為民功則人已猶隔一層惟以民功自為功則策
 勵當無不至蓋安民原人臣身上事邦為貨寶之念
 所奪未免看民功不切自已末言汝諸臣當敬布為
 民之德於民始終不貳庶幾無虞急應建大命矣○
 方事之殷王專以自予曰予若觀火曰予制乃短長
 之命曰予一人之作敬懼不察失臣此事定讓善日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禾也於茲新邑令先諸有言
 卒怨謀豈有極哉朕曰篤敬深厚而力也不佞善不
 為福先詛主也夫

說命上

首三節記在說之重要立作相七節記聖說納誨之
 切末節說以受言望高宗也通篇重在心字上德具
 於朕之心誨出於汝之心使乃心不啓朕心何由而
 沃高宗恭默思道原在心上用功故望說不以言匡
 而以心匡又不以獨匡而欲齊乃僚罔不同心以匡
 此謂相遇之奇而相望之切說有不祇若王之休命
 也哉披鑿庚申談鬼神事如家常說話高宗又夢帝
 資予良弼此等皆在由而不知之中虞廷授受事
 書經近指 卷三 一 說命上 十九

考言乃言底可積說以版築之夫形肖於夢非先有
 論治論學之蘊也一旦驟進位於諸臣之上說不欺
 天下不疑恐非情理所宜也商俗尚鬼或亦神道設
 教之意乎陳同甫不為無見○自其作法於上曰則
 自其承法於下曰式自其教言於下曰命自其與命
 於上曰令非有二也正四方應作則羣臣知王之默
 不知王之恭默恭默故思從敬生道即正四方之道
 也誠心求賢乃思中事此心足以合上天生賢之志
 矣帝資良弼傳履之野惟肖明良相合景象在爰立

前者自前想見相業莫大於輔德故高宗首命之若
全節正見輔德處輔德莫切於格心承開而發之沃
灌而入之以心格心也苦口刺病固大臣致主之責
以人事君尤相臣休容之度欽時命而惟有終也說
固不待其辭之畢矣敢不甄若王之休命君臣魚水
千古創局○一篇之中五設譬焉金龜羈懼難也用
需濟懼危也早需霖懼病也若腹眩思責難於人若
既地履實趨於已言彌切彌實其所仰望者至矣明
良交而成泰後世君日醫而臣日請欲求唐虞三代
書經近指 卷三 說命上 三

說命中

通篇論爲治之道惟以亂民何極重亂民而不惡天
終苟道也首二節引起人君當憲天聰明中八節是
憲天聰明的條件後二節因王美其言而責以憲天
聰明之實蓋天之聰明與君之聰明無一處不相通
徹故成湯斷謨明命非顧之於天也行政用人處事
處已防患室徵宅心事神處處皆有天則焉背而馳
之自絕於天者也偶而中之猶豫以人者也憲天者

與天地合德上下同流說直從高宗見地力量到處
與一點化令他家容養持蓋聖學精微之功用也○
奉若天道謂天生民而不能以自治故立之君君奉
天而不能以獨治故任之臣后王若公皆有君道故
曰樹大夫師長皆臣道故曰承高宗已造明哲之地
說猶慮其有自用也始告以從諫則聖欲其取人爲
善也此告以惟聖憲天欲其與天合德也必與天合
德始可以造聖臣欲君而民從又一貫說正所以亂
民也惟口節修政之憲庶官節用人之憲慮善節忠
書經近指 卷二 說命上 三

事之憲有善節謙益之憲事節豫防之憲啓罷節
室欲之憲攸居節宅心之憲攸居卽虞書汝止君心
粹則政事無不粹憲天之原在此矣黜祭節指祀事
之失而正之亦憲天中事顯之念不勝衰頹之念不
勝擾見所居之未醇也高宗乃言惟服重在言說行
之惟艱重在行忱是知之確信處蓋未忱則知行分
既忱則知行合也張南軒曰知者聖凡之分也君與
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於傅說蓋發高宗
之知者甘盤也但未知則知之爲難既知則行之爲

難耳○朱子曰伊尹傳說之言雖為告君而發朕人
人皆可玩味無不切於己者○總百官官先政故中
備王政下篇主學也王恭默格天矣不履事則始故
體天立政仰事若天聖學本天者也憲天之政政與
學正自非兩

說命下

精一執中虞廷之學也朕有學之實而無學之名開
學之義則自傳說始分二段看首七節高宗有廢學
之憂說因進聖學之全四海之內至末高宗黃望之
書經近指 卷三 說命下 三
切說因自任之勇臨於先王成憲說以成湯望高宗
而克紹乃辟是高宗果以成湯自期矣阿衡專
美高宗以伊尹聖傳說而對揚休命傳說果以伊尹
自任矣厥終罔顯見高宗受學之誠厥修罔覺見傳
說授學之大大學之統緒肇於此○將學於甘盤此
古人言學字之始訓於朕志仰格心沃心之意訓在
志之微提斯匡正俾罔顯者顯也麴糶醴酒和而不
同也皆在說不在王說曰王以下乃傳說論學之詞
論學而曰建事事亦學也曰惟教學中教亦學也曰

監於先王成憲臨亦學也高宗謂格皇天永綏民天
民亦學也君之學不至為堯舜則學之事不完臣輔
君之學不至俾為堯舜則輔學之事亦不完而要其
功夫則在遜敏一心而已終始與學正遜敏到不已
處遜而濟以敏厥修所以來也乃來不自外來如斯
仁至矣之謂曰終始不曰始終學無止法也上言道
之積此言德之修以理之共出言之謂之道以理之自
得言之謂之德非有二也○任氏曰修乃來者可見
修罔覺者不可見惟其有可見之功此厥修之進於
書經近指 卷三 說命下 三
乃來惟其無可見之迹此德修之妙於罔覺○六經
言學始說命朕學不自說始危微精一安正喪康堯
舜禹之學也制事制心懋德建中湯之學也緝熙敬
止亦臨亦保文之學也迨至仲尼於大學括之曰明
德親民止至善其言曰時習而說是學之的也王恭
默思道大本立矣朕思不著察於事即立而罔實思
不稽質於古或高而失中所謂不學則殆者也其遜
志也如淵靡不入也其時敏也如天靡不運也其修
而來也如泉靡不益也其慎而積也如海靡不充也

不是之學。然猶有已也。於德也。必孤推敦學。半非徒自覺也。所以覺人也。故學在親民。終始與於學。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德修。國覺。則不已。而天故學在止。至善。噫。學至矣。

高宗彤日

此篇為雉雉而書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詞屢及民。蓋高宗憲天聰明。固不待深言也。禹皋陳謨。教君於未。厥夏商以後。如太甲。高宗彤日。旅獒等篇。則事形而後救正之。帝臣。王佐之分。亦世道之有升降也。幸因

書經近指

卷三

高宗彤日

五

災懼側身。修行故號。高宗。○王司敬民。是通章血脈。固非二句。規不能敬民。處蓋聖祖神宗。皆有敬民之功。宗廟之禮。天監在茲。民心亦在。茲豈容有厚薄乎。○呂氏曰。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災異之應。帝選賢君。與天貫通。災異之應。常速。高宗恭默。夢帝精神。素與天通。且聰明。憲天修德。又與天合。故於祀事。界過豐。飛雉。隨卽應之。此雖過於厚。亦過也。精誠積久。大既賞之。過失微。形天遂警之。因見天之警。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其速也。○天監下民。典厥義。義

則得天不義。則自絕於天。而天壽繫之。祈何與焉。詔王務民。義母。或於鬼神。斯為格王。乎。盤詰曰。念敬我衆。已。訓曰。王司敬民。知君職矣。

西伯戡黎

吳臨川曰。黎。畿內之國。文王以服事殷。火不稱兵。疑武王。嗣為方伯。或伐紂時事。善以戡黎。名篇。而和伊。但言天。凶。殷民。凶。殷見。周無利。天下之心也。天弃我。民。欲喪。我。總是王滿。戲用。自絕。不有。康食。因天之災。不虞。天性。不迺。率。與。而亦云。天者。見天。與人。無二。理。

書經近指

卷三

西伯戡黎

五

天弃自弃。民上有出曰。恐曰。奔告曰。天訖。殷見。大臣不忍。君之危。凶。而恐。救其失也。○不虞。天性。此書言性之第三見也。蓋謂人所受於天之性。為私欲所蔽。而不能省察也。不迺。率。與。謂不蹈行其所當循之法。度也。不虞。天性。不迺。率。與。便是自絕於天。處自絕於天。便自結怨於民。猶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其惡之。處而自取戮也。固宜。○伊告。警紂。不咎。周之。昨。殷。微。謂悼。凶。不忘。周之。必。與。有。皇。皇。於。天命。人心。去。雷。之際。已。焉。蓋。一。公。之。天。也。

微子

前段微子慮喪亂之事而謀濟亂於箕子比干後段箕子答以喪亂之甚而決其去就之義篇中目紂為我為殷詞皆悽惻宗臣之語猶之手五子之歌也微子之言切痛悲哀箕子所答更有步驟惟沉酣故嘔極長便用非度之卿士用非度之卿士便性飲於民節節相承罪源皆起於沉酣而原其所以賦則天也只重天字看自靖就是獻懼於自心正所為對於先王也一個人自有一個心安處欲知殷三人之心書經近指 卷三 微子 三

各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矣或曰比干當日何以無言曰微子之去猶費商量箕子比干自處之義則無可商量處一囚一死所遇之不同耳真西山曰使紂而囚比干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所謂易地則皆然○呂氏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相與公議於朝各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君子相與私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太師少師宗室大臣與社稷為存亡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下失其美欲知三仁之心此篇可見○陳

氏經曰賢人君子忠孝之心不見於安平無事之際每見於悲傷惻怛之時○臣子之與反正乃心何窮始曰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則猶與之也既曰今殷其淪喪又曰殷遂喪越至於今殆不可復與矣聲氣俱盡語訖乃更端曰我發出狂曰予顛隕地賦勢迫難煩肯悲斯號泣旻天之心哉故咨指告於二師咨之者師之也君子之宦學必有師必有同心之朋以相咨也王子出迪以去為道我不顧行遜則以與受敗也其道蓋各有當也曰自靖謂中自潔清夫去就死生之際微矣研幾宜弗爽一即其天之所安以上質先王弗自靖即中弗獨先王其信諸故三仁與山而仁惟自靖焉爾

書經近指 卷三 微子 三

書經近指卷三終

孫奇逢纂

孤竹後學趙續訂梓

周書

泰誓上

首節表年以首事次節是總誓之詞惟天地四節原
天立君之意受失君道之當討天佑下民四節推天
道而言已討罪之意末節以民情決天心而勵以其
討通章以天字作骨順天乃所以應人天民不于天
下凡父母皆能養但人自為養則養教必以后之權

書經近指

卷四

周書

泰誓上

一

養養斯普凡師皆能教但人自為教則教殊必以后
之權教教斯一故天作之之意武王不得已奉行天
誅其以夜祇懼如此蓋天之立君專以為民故一篇
之中三致意焉○大會於孟津大以言其公會以言
其齊明聽誓者明白止大可對天下萬世也重聰明
從實德出所謂自誠而明作元后者天之意作民父
母者君之責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
標準故作民父母一語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
終皇極弗曠上天不能體其作父母之心故虐民沉

瀆言色與聰明反是暴虐之原下皆暴虐之事乃夷

居以下是暴虐益甚處天佑下民全在作君師上作

君師正所以作民父母也寵綏不特安民之生兼安

民之性度德就平日孰為相天殺民說度義就舉兵

孰為順天應人說貫盈指上敢行暴虐罔懲其侮肅

將天威原是文考之事故先受命文考之廟而後告

皇天后土皆夙夜祇懼中事民之所欲二河根底天

之罰來不能底天之罰則上違天意下拂民心父母

元后之責負矣厥罪惟鈞豈容道哉○能體仁以長

書經近指

卷四

泰誓上

二

人曰元后在上帝生民作民父母焉嚮仁作君先覺

作師

泰誓中

首節是書之小序以下皆誓之詞曰嗚呼命之聽誓

我聞吉人六節言紂縱惡之實而以桀之事証之并

已代罪之決而以湯之事証之言湯言桀正此篇之

肯綮蓋已與成湯皆奉天命以討有罪倘有纖毫利

天下之心取云於湯而有光乎此事在湯行之為劍

在武行之為因既云於湯有光不必又有惡德只要

此心信得過天不可欺人何可圖也○通篇重惟天
惠民二句勿以人心天意平說人心正天意所在也
命湯黜夏正惠民處桀之已事如此因桀而知天之
凶紂因湯而知天之命予也前言三千一心此言亂
臣十人仁人即亂臣自其能克亂謂之亂臣自其能
禁暴謂之仁人此分言天人決必克之理下合言天
人決必往之勢揚武侵疆恨必往來用張在取殘看
出又民心事揭若日月受罪浮於桀我武光於湯正
血脈照應處董氏舉日最哉數語固不以至仁伐至

書經近指 卷四 泰誓中 三

不仁而萌作勝輕敵之心亦不以羣臣同心同德而
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也如
此○謂已有天命則有怙而傲謂敬不足行則無畏
而敢祭無益而不畏神暴無傷勇不畏人
泰誓下
以兩嗚呼對看上言商王之惡為天人所棄見商之
必凶下言文王之德為天人所歸見周之必興前篇
舉湯以萬古大義則武王於湯任再起之責者也此
篇舉文以一家世德則武王於文任成終之責者也

遠欲無愧於湯近欲無忝於文此所以誓之又誓無
憚諄復益亦臨事而懼之意○上曰狗彘以安衆志
此曰大巡以肅衆心天有顯道二句最重曰顯道已
自人言之但其原出於天故謂天之顯道類即道中
之類一物一則載朕不可亂也顯言昭著彰言辨晰
惟彰正是顯處五常即道之顯而類之彰者也前朝
涉節總是抑侮五常自絕結怨之實洪惟作威即前
朝涉等事曰世讎者紂孤人子寡人妻獨人父母讎
不但一身而已世字正與結怨結字相應惟我文考
節上詳紂惡為天人所去見凶紂有出此述文德為
天人所歸見造別有本末節雖設言無罪無良總明
文王之德足以勝商○悅婦人是紂喪股之本故稱
湯之德首日不遇聲色無欲所以為聖學之要也

書經近指 卷四 泰誓下 四

牧誓
前段肅軍容後段嚴軍令軍容肅朕後能聽誓命
命嚴朕後能成武功也泰誓言紂之惡終於悅婦人
牧誓言紂之惡始於用婦言此謂沉湎日色力行無
度一切暴虐自絕於天結怨於民皆是從此做去湯

之懋德建中一切用人行政亦只從不遜聲色不殖
貨利始大人格君端本清源有見於此接湯之放棄
猶未忍臆刻桀罪口實之愆亦出本心泰誓牧誓四
篇暴揚紂惡惟恐不盡世道降而文愈繁君子不能
無疑狀帝之不能不王猶春之不能不夏時至事起
景色自別無論征誅不同於揖讓即武與湯亦不必
同只要此心對得過上帝信得過小民便無愧於成
湯無忝於文考耳桀紂之後更勝於桀紂湯武之後
誰追跡於湯武此亦時爲之也○逸矣西土之人見
書經近指 卷四 牧誓 五

降爲戒戒殺降所以養餘威也愈見桓桓弗勅謂不
勉於輕進輕殺擊降之戒也時雨之師不敢因一獨
夫令天下受禍耳○牧誓戰誓也未渡河誓既渡師
畢會誓戒發又誓至商郊牧野及時事矣又昧爽而
誓軍事之重也心志耳目一而後勇敢倡勇敢倡而
後可勝可敗可生可死而不可亂故曰有湯武之仁
義而節制存焉

武成

此篇總記武王伐商始末其取商也以至公大義其
定商也以常典成法紂惡不悛流毒四海斯民久困
水火之中天地否塞日月晦冥武王取殘之心一上
帝好生之心也故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萬姓悅服謂
武有一毫利天下之心當時窺其微後世若其罪其
誰得而護之說者曰萬姓悅服何以有叩馬之諫此
亦拘幽之論耳未足窺天地之大也武王伐商之舉
與夷齊叩馬之諫正好並存天地間以見天之大道
之大從古聖人不過各做一件事○首節至無作神
羞告天地在師未出之先告山川在師所過之地所

書經近指

卷四

武成

六

告之神非一而告詞則一稱有道曾孫本其祖父而言已乃有道之人之曾孫明周之世世修德也惟爾有神四句亦告神中詞既戊午至說服記武王伐商及新政伐商總以本天曰俟天休命從容不迫見非以兵得天下也湯伐夏繼禹舊服武王伐商反商政政由舊禹湯所行犁紉奔之湯武復之適所以為資耳假武正是修文雖一意賦文德亦自有事即下諸侯受命祭祀則爵等皆是非只歸馬放牛便了記告羣后之詞歷叙前功而言今日伐商不過承先緒耳

書經近指 卷四 武成

歸車文王以起予小子句恭天成命承其承厥志而言列爵惟五通節重在立一代典章上當時井田封建之制俱素定但於侯甸官常民生日用處一經理之足矣○呂氏曰武成與堯舜氣象不同矣終篇一語堯舜無為之治乃忱朕若存焉○陳氏雅言曰聖人詳於有為朕後可以享夫無為蓋有為者所以致無為之本無為者所以收有為之效呂氏謂武成篇未有堯舜氣象信哉○潛谷鄧氏曰恭誓武成諸篇辭涉揚揚義詞避邊陳商惡已恭速文德靡深發揚

蹈厲之氣多禮懼庸戚之慮寡陳政紀事之文若戒德邇道之實徵昔人得之晚後先哲疑其撰作殆或朕與豈亦積積累之基大我天之烈有駿功而靡慙德故情不容掩與孔歸有司之失傳孟取二三策之可信有以也耳故受之以洪範旅葵彝書之意置其深乎

洪範

九疇所列皆三才至理聖人參贊經緯證應禍福以示萬世者也箕子告武王尼父繫易辭初不言洛書為洪範以洛書為洪範則自孔安國劉歆始此篇發之於禹而箕子推衍增益以成之初一節禹所第也下皆箕子所推衍增益也首尾都是歸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極之標準須發五事順五行厚八政揚五紀以結契個皇極又須又三德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徵便是驗之於天福極便是體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篇中稱武王曰而曰汝而自稱我終不臣用也不臣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分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按箕子我不願行遊

書經近指 卷四 洪範

我國爲臣僕其自處之義已審於三人自靖而自獻之時其因也較之比干之死則有間矣而箕子無庸心也既而武王之勸也較之前之囚則又有間矣而箕子亦無庸心也總之道之所在與時偕行如必特作朕求畢旦夕之命方可以告無罪於先王則亦一節士耳先儒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知言哉○通章不出惟天陰鳴三句初一節禹本文九疇之經一五行至末箕子演疇九疇之傳歸重皇極上十有三祀以是年歸即以是年訪急於求道也帝乃震怒天乃

書經近指

卷四

洪範

九

之應定不徒見於一身而通行於天下矣此四者皆所以維持皇極者也疇中敬農備建又明念鸞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須重發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莖在下故皇極居中而五行居一皇極統八疇發用在中之義也五行萬事之本根莖在下之義也下文箕子只演得用字而敬農備建等待人至自求一五行一字與初一之一不同物之生其初皆爲水其終皆爲土日者本朕之體作者修爲之用一日水五句全要發出切於民用意不徒以陰陽燥濕次序言之土爲水火木金自出故稼穡獨彙之以成德土得五行之全氣故稼穡獨成五行之全備作甘者訓鹹苦酸辛之和而備其全味者也通節俱要責到人王裁成輔相上五事節朱子曰恭從明聰睿皆德之本朕肅又哲謀聖其用之自朕知其本朕之德則所以敬之於未發者用此矣知其自朕之用則所以敬之於已發者用此矣聖只是思之德勿作造詣所至言按五事以思爲至而思必以貌言視聽爲先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敬者內外

書經近指

卷四

洪範

十

持之功也八政用於民以緩急爲序或言事或言官
互見也食必有以足之貨必有以通之所謂政也內
政六而可冠居後外政二而師居後厚民必先培其
命脉也此特言政之日其經理則待農用之君耳舜
之九官周之六卿箕子之八政名雖異實則同也歲
月日星辰皆天之示乎人者也天與日月五星之運
雖有遲速順逆之不同而皆有曆以載之有數以稽
之是曆者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之數以人而合於天
者也歲統月月統日日行於星辰而曆數總四者
書經近指 卷四 洪範

之功實惟民錫君而述之功盡錫保乃敷錫中事此
節總說下分說無滯朋比德節是極之建爲身教者
有政有爲三節是極之建爲政教者無偏無陂節是
極之建爲言教以訓臣民者曰皇極之敷言箕子更
端以贊敷言也敷與敷錫之敷一般自九疇錫而除
陽相輔之妙呈於有象自敷言作而陰陽相輔之理
顯於有言此豈可以君之訓視之哉乃天之訓也近
天子之光天子既建極則天子即皇極也光如日月
之光可望而不可仰故言近近者會歸之象也作民
書經近指 卷四 洪範

宜而柄發於下矣七疇要看衍忒字大疑字曰稽疑
似乎有疑皆可問曰衍忒則事主于不過差不正之
疑許在所不答矣曰雨曰霽曰貞曰悔二節言體衍
忒言用忒正是與極過差者占下有吉商去從止曰
衍忒何也君子不同福而問災無災即是福也亦不
問在天之災而問在己之過有過即是災也衍忒非
待有過而推乃恐其有過而推之耳占法先斷人志
後命於卜筮書龜之靈不至越於人也故建極之君
必自盡聰明庸知之體而後取食黑探著之川稽疑

書經近指 卷四 洪範 十一

所以在皇極三德之後八疇重時字來備其叙時也
有冬有夏亦時也時不時之休咎始於身及於民君
臣交省無非為民故提從民一段見省之實際處總
之天人一一相配論理則在人為事在天為行其理
詞故以時若時天應乎人也論象則星麗天而聽日
月之經行民奉君而聽卿士師尹之管轄其象同於
以時合時人有乎天也惟人省乎天者無不時而後
天應乎人者無不時時果天之所為哉人為之而已
矣此節合下節只以天行言未可說人事之徵徵字

至休徵節始見也五事為皇極之本為八政三德之
樞而與五行相配故庶徵專以五事言之重時字恒
字時來備其叙也恒極備極無也休咎屬人說休指
肅又哲謀聖咎指狂僭豫惡蒙徵則所謂若也五事
之德有則俱有必分類以應者想係五行徵應之大
槩耳須活看王省節方言人之省天省即念川之念
也省重失邊不但省召失之故直省其逆休咎之
道有挽回氣化功夫歲月日時無易二節見君臣不
可不省也惟星節不是言民無與於省欲君臣即民

書經近指 卷四 洪範 十二

以自省也首句提起虛說日月令而成歲功卿士師
尹與民令而成王休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則庶民惟
星矣民非無五事可修敷錫之權有王之者而民特
麗焉猶星麗於天耳福極雖兼君民重君上五福以
悉緩為先後亦由身世說到性命也六極以重輕為
先後亦由境遇說到身心也做好德諸福之本正建
極保極一章人惡弱諸極之本正不能建極保極一
章人○朱子曰箕子洪範弘深與衍若有未易言者
朕虛心平氣再三反復焉則亦庶朕明白而無一字

之可疑往時誤訓皇極爲大甲又誤認中孚夫皇極
卽君道也中卽王道正直也以此貫入疇鮮有不合
歸者○邵氏曰洪範大法也何大焉爾也天人上下
通一無二閭戶闢宇範圍曲成幽明隱顯誠感神應
一之乎天紀人極也是大法也夫殷季喪亂易隱於
美里疇藉於囚奴而道存焉武始入商禮其闕非就
見不取言也重道之所存也箕子乃言者王非就見
不敢言王非知足知天不敢言重道之所存也箕子
臣僕奈何陳洪範康周也曰天也湯之受天命也受
書經近指 卷四 洪範 七

旅獒

通篇以慎德二字爲綱只不實物而實賢一句盡之
明王二節慎德之明德盛五節慎德之事夙夜節慎
德之功末節言生民奕世所係以終不可不慎德着

終累大德句則知勤於保王業爲謹終看惟乃世王
句則知勤於示後嗣爲謹始貢是獻忱原非窺伺曰
厥絜亦是方物不係珍奇召公思深慮遠正孟子所
謂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召公作書以訓蓋開
國之君不但君不當有異好雖四海不當有異貢故
啓口說明王無異物惟服食器用必服食器用之常
物始足以見君德之所致若異物適以昭君之不德
寶玉亦德所致皆可爲服食器用之物者如瑾琕篠
簞之類德盛根慎德來大凡御侮人者必德薄無繼
書經近指 卷四 旅獒 七

識之人而馳於乘之也耳目不專指聲色凡物之可
玩者皆是役耳目有以我從物之意而度之未恰合
者多矣不役惟貞則純是度作王安得有玩人玩物
之事志以道寧二句是存養功夫慎德在於定志定
志在於審言以道接不在言時揆度主宰直在言先
定志審言如此豈復有作無益貴異物之事功成民
足遠格指已至者危言之所謂致之難保之更難耳
夙夜節是上五節總功夫始終皆曰嗚呼始欲其慎
終欲其勤也先述節歸到武王身上人主合萬民子

孫為德須合為民子孫為勳方謂慎德之義世王要
看註可繼之道不徒指基業言○遂通道宜若已迷
狀斯聖心之危哉旅旅陳德則格心之道也非見微
知著孰能即微微危哉湯伐夏仲虺申惟始之戒武
克商太保峻九仞之防於是知聖心之危也雖甚明
聖詎能無危能慎微而勤末焉耳慎微勤末道以寧
志也厥讀虺語而勤德之意嚴肅獎訓而閉邪之志
彌切矣

金滕

書經述指

卷四

金滕

七

此篇本二段惟克商至乃瘳周公至誠格神而起武
王之疾全滕之始事也武王既喪至末周公以精忠
動天而致成王之迎全滕之終事也故以全滕名篇
或曰周公於成王猶之乎伊尹於太甲也伊尹諫太
甲不從而放之朕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
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譏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
餘宅中闢大之後不棄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
輔佐用力何其艱也豈公之聖有遜於尹哉日是未
可以形跡論也尹之時既無頑民肆於外又無三叔

煽於內公之居東也一則身不在朝廷既流言之可

息一則兼輯寧東國又外變無可虞聖人之有不同

也亦其時為之也伊周並稱元聖原無優劣○金滕

之禱非獨弟為兄臣為君乃為天下為先王禱也大

鑒從之初以下示其休而永終之圖在克商二年之

時既以威彰其德而親迎之禮在君東二年之後想

見公之感格者微末可以成我先王公隱狀別有一

感動處乃命於帝庭五旬見武王任大責重未可以

先命即君師寵綬之命下地對上天言以祖考之靈

書經述指

卷四

金滕

十八

在天故耳定字有力周公真見周之王業此時尚未
定也公歸納冊金滕不敢棄乃國家故事非公為此
置藏其冊為後來自解之計也翼日乃瘳見公忠誠
感應之速自首飾至此皆叙公請命事武王既喪以
下皆記周公成王時事我之弗辟節周公與二公一
體故密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鎮撫則王室既有
所托而身謝重精不利之謫亦可息矣無以告我先
王言天日可表之心雖三王所深諒於我而嫌疑不
避之跡亦我所無辭於先王也須以王室動搖意

以詩貶王者欲王悟其本謀在反鄙周邦而非止揚
動公一身也○董氏舉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必至
於極而後見武王崩成王幼天下之重懸於周公公
負謫而不違自安上得詩而尚猶未悟文武之業危
如一髮非天其孰能警悟而扶持之故天之動威不
特以彰則公之德實以表見三監之罪而顯相文武
之業也如漢高困於項籍而大風為之揚沙光武窘
於王郎而河水為之自合○讀金藤而知天人靡闕
幽明一體庶微驗應之速也未可以成我先王何也

書經近指

卷四

全勝

十九

明有天道焉
大誥
分五段自首至股通播臣為一段天降威用以上二
節言來征之不可已下言卜之不可違爾庶邦君節
是連其違卜不欲征之言以起下文也肆予冲人二
節一段上被其難大之說而以終武功責之臣下破
其身不違卜之說而以終武功歸之天爾惟舊人四
節一段民養勸弗教以上反覆論以當終武功以下
責其不知天命予永念二節總告之也或曰讀奉誓
書經近指 卷四 大誥 二十

二公於三王臣道也臣以義合懼血誠之不屬故自
以為功垂切呼籲成之道也今讀陞命屏壁與珪
之語尚成不忍道卜占而王瘳則誠至之應也居東
何公封邑在東也人臣有故凶境上待察以俟命蓋
訪諸此有味乎王文中之推言之也日美哉公且之
居東也外不屏天下之誦而私其迹日必使我子孫
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口
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深乎深乎安家者
所以安天下是處變之大權也錄金藤著公德亦以

當終天休當承二意而承天休正所以終前功造哲
是造到明哲之地惟造哲斯能見民所以康者何在
將言用龜紹天明故先言已不知天命更康就詩呼
安民目前事理說格知就承天眷而細歷服於無窮
說此夢言大畧已盡下只反覆言之天威與天命應
不閉天威朕後能格知天命遺我大寶龜節承天降
威用大誥一篇之綱領也自始至終皆以下爲言文
武成之際事之大者凡三文王將獵得非虎非熊之
卜武王師渡孟津曰朕夢協朕卜成王王少國疑之
書經近指 卷四 大誥

也不當不辨不捕不獲正事之不卒功之不終休之
不畢處在武王時商罪貫盈不可不討在今日武庚
作亂不可不討今替事理一也而武王伐紂救民亂
在彼國此誕降胥伐亂在本國則事勢危迫今甚於
替矣爾舊人向不敢違法今乃敢違命乎予曷其極
卜又釋其違卜也東征之舉以天命與先王之責決
之本不待卜况今卜又并吉不違卜乃所以承天休
而終前功也○大誥諸東征也邦君舊人以四國並
起有艱大之虞欲違卜自守作大誥夫奕邦惟替理
書經近指 卷四 大誥

際三監商奄相煽而起賴卜并吉焉敢有違此亦法
祖之一事也我有大事休是上下相關語并字就三
龜說罔不反曰艱大此節緊關在王宮邦君室一句
蓋諸臣之意謂王但卜股必克而不知罪不在股骨
肉之間難於正法所以謂之艱大也揭出考翼分明

祗對民獻勿只作畏事阻徂看殊不知事關歷服則
宗社爲重三叔爲輕矣肆予冲人節釋其艱大也予
惟小子節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
三天字三予字緊相應天意微如此予不敢不如此
微子之命
崇德象賢四字乃一篇大主意克齊聖廣淵湯之德
也見已當崇踐修厥德微子之賢也見已當象象宇
活看盛德之形容不可見而立賢者爲后以象之也

此惟微子足當之欽哉節勉以化民正己未飭遣之詞武庚匹而後封微子明有統也就己封之國建爲上公賓之而不臣也於此想見成周大公無我之心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其子爲武王陳洪範亦是以天自處而初不計其爲聖人爲敵國也聖人與天同體與天同用未到聖人地位強學聖人不得○稽古二字古人所已行者本湯言之曰崇德自微子言之曰象賢修禮物者自正朔外不用時王制度而用其舊儀先王封先代之後欲存書緯近指 卷四 微子之命 五

既篤於敬矣而猶勉以欽哉欲其敬而益敬也○陳氏曰武庚以叛黜復命微子常情於此孰不暴白其罪明黜殷之由今此篇叮嚀惻惻無一言及武庚事以傷微子之心蓋語命賢者其體當如此西由真氏曰此非特得語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從容和平畧無忿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賓之而不臣使存一代之典禮此正自靖以自獻於先王之初心故曰中心安焉之謂仁 書緯近指 卷四 微子之命 五

康誥

通篇以明德慎罰爲主旨二節言文王明德慎罰以造周不敢侮以下欲康叔明德慎罰以治殷大抵以明德爲主慎罰皆明德中事既欲其明德又欲其以德用罰又欲其不用法而用德豈得謂慎罰明德爲二事乎篇中保又康又應和保又字無非變其悍逆背戾之習而歸於友順禮遜之中也篇首正言文之明德慎罰而篇中屢言嚴者蓋文之所以明所以慎無非法嚴人之明與慎也能保民則保天命亦非二

事開口呼小子而告以顯考之事又自謂寡兄易見
父兄作述之艱難雖謂守之不易一段親愛至情
千載下猶可想見○治天下不過德刑兩端不敢侮
寡寡者仁民也庸庸使能也祗祗尊賢也明德之事
威威懲惡也慎罰之事顯民帝休由得民推到得天
以修佑時叙總是歸德慎罰亦德中事也明德慎
罰二段俱以文王爲至明德一段由文王說到殷若
臣古先哲王蓋文王原合古今聖賢之德以爲明遠
稽正近述之事慎罰一段由殷變說到文王蓋文王
敬忌之心正殷先王用德之心監殷卽師文之用新
民卽明德事業悅難保天民不平見民之可畏甚於
天耳盡心在民上說凡惠恩易飭不惠不慈易戒惟
惠慈而有不惠慈者在最難自覺此正對盡字看敬
字於惠慈處求出不惠慈而益加之意耳乃服惟引
王應保卽引王事作新卽宅命事重保殷民上殷民
乃天命所視以去雷而人心所視以觀化者也以上
欲康叔明德敬明乃罰以下十二節欲康叔謹罰也
作新民在德取人情不齊罰亦難康故於慎罰特詳

書經述指

卷四

康誥

三五

敬明一串說下舉罰有兩端以見側正敬明之實也
時乃大明服明服二字一連謂明其叙以服乎人也
若有疾二段正大明服二句之實刑殺劓刑雖有小
大循理則有叙猶已則無叙二段亦敬明事外事獄
之未成而未達於康叔者有司事也要囚獄之既成
而達於康叔者康叔事也司師殷罰服念旬時正以
監殷精神傳與康叔處汝陳時臬事節意三層合時
宜不徇已不自矜則刑罰之不中者鮮矣汝惟小子
節能慎罰者汝之心欲汝慎罰者我之心我之心惟
欲以德行罰耳重康叔知厥心上凡民三節就世情
論未有不以殺越人爲上刑者而聖人却將不孝不
友不忠更加一等蓋常人所重性命之關聖人所重
風教之本殺越人之事關井小人稍知畏法者不爲
而父子兄弟之常人爲之而以爲無傷故特嚴之凡
民自得罪其罪已自定也所謂罔弗懲者也於我政
人得罪不自知其罪而待上之人原情以定所謂人
不必盡懲而大可懲者也乃別構敷造民大譽殷民
樂德已久導之以本性反覺不便順之以汗俗反覺

書經述指

卷四

康誥

三五

便良心張而習心熾故公法壞而私譽興亦率出此
 民變戕亂之義而速殺之蓋導惡與作惡同科也惟
 君惟長節歸到康叔身上只教化不先而以威聖民
 於善便是惟虐處固不克敬典通節重敬字正提出
 與文王慎罰合一心源正敬之至也矣惟民二節
 欲康叔以德用罰也股先哲王之所為无非導民吉
 康之道告德之誼於德之行猶易明也今告德之說
 於罰之行則法由心運威從惠教至難明者也罰有
 章程可據而德非可速求只好說其意而已無作惡
 節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朕日以德用罰則罰猶
 未能无刑期无刑必至不用而後為極致故不用罰
 用德是一篇歸結處助王宅新民不過以民寧而裕
 乃寧之乃字重看裕民乃為裕身正應若德裕乃身
 說以得天得民始之以天命民心終之天民是關鍵
 而得民正所以得天○康叔之封也王命之康卒蓋
 之康其開訓而克宅心乎篇中屢出康字日用康保
 民日無康好逸豫日惟民其康又日勉其康日用康
 又民日用康乃心終又日用康又民蓋人莫危者心

書經近指

卷四

康誥

三

心危則非謀非變用而變賊滋行民何以保何以又
 無康好逸豫則敬止而不危康乃心也乃心康而吉
 康迪矣天世享之矣此康叔之所以為康乎朕日女
 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厥心朕德惟乃知則叔
 之康乃心者久矣夫一德一心乃克若天乃克引王
 命作民乃克永世故則道賢賢親親並行而不悖焉

酒誥

首句為通篇綱領穆考文王至受殷之命先述文王
 此酒之教引起已之大命而若其常用之於妹邦也

書經近指

卷四

酒誥

三

大命如慈民慈臣是也我聞惟日王撫於時又叙湯
 以慈酒典紂以酒酒凶而推已欲以紂為監予惟節
 勉康叔慈酒自身始末問師又於臣民中不率教者
 各以有處之又獨詳於慈臣以其倡夫民者也按酒
 誥一書叮嚀告戒意甚嚴切及讀朱子論三叔監殷
 嘗恭為商頑民以酒所中流言公不利於孺子幾危
 宗社本書大槩為此而發從來無人悟及此意此誥
 疑周公所作○文王誥西土之人曰庶邦見無一地
 不誥曰庶士少正御事見無一人不誥曰朝又見無

一時不諱祀茲酒見祀外皆不可用也此之不聽至於失德喪身故謂天之降威酒人所為而以爲天降威者人之起居動靜刻刻皆與天通喪德喪邦自絕於天矣天豈宥之當時飲酒者必以爲小德無害於事不知謹酒非小德則酒豈小過哉此壽中人懸賜千古迷而不返嗣爾服厥節武王教民之詞欲康叔明之妹邦者厥父母慶如其適小子之心洗腆不致致物亦致誠有德將意庶士有正節武王教臣之詞欲康叔明之妹邦者養老有酬酢尊飲之禮故可

書經通指 卷四 酒誥 三

飲祭祀有飲福享尸之禮故可飲德之一字爲酒誥一篇之綱領喪德喪威皆以爲天之降威則永觀省稽中德者天安得不若其元德乎文王誥教只云惟祀武王推之奉親又推之養老其飲之端雖多而飲之用惟正蓋天下未有心通神明德兼忠孝而無酒於酒者我西土尚克用文王教不墮於酒今之教士者與文之教同可不明大命乎在替殷先哲王節言君臣以不滿酒而興也越在外服節言朝廷君臣風化如此自不致滿於酒不致則有動於職事之意

成王祇辟照應上文我聞亦惟曰節言紂之君臣上下一以荒淫爲心故沉溺於酒而亡欲康叔戒其所以亡也不惟若茲多誥監紂所以亡則必監湯所以興此正武王自嚴以嚴康叔處予惟曰節既欲康叔劫茲所賓所友所事所疇之人則防已之欲嚴於身以率其下者用力加重焉故曰剛制酒之爲病非剛不能制莫視得容易厥或誥曰三節就臣民中不率教者言之以終誥茲之事未節言民之治出於臣故教民必先臣也朕茲指通篇言曰誥茲曰典聽朕教

書經通指 卷四 酒誥 三

又曰典聽朕教者茲之詞茲者教之心雖欲其茲臣以端茲民之本亦須根身教來辨者別其酒酒與不酒酒也○讀酒誥而知酒之爲禍烈也嗣王一酣身厥心疾很罔畏於死遂至亡國天之降威莫此爲甚而人每忽之不知鑒戒所謂醉生耳子曰不爲酒困何有於我與古哲王德將無醉同一畏天之至也故酒誥誥德也

梓材

此篇出自斷簡前後文氣不相蒙前四節武王告康

叔首節欲其通上下之情次二節欲其寬刑辟之用
末節總承上意以成終托之後四節臣下勸德之詞
首節欲其以德馭侯次二節欲其以德化民末節總
承上意以承命期之末子曰讀尚書有一個法半截
曉得半截不曉得曉得底看曉不得底且關之不可
強通強通則穿鑿愚謂讀此篇亦當如是○孟子爲
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是此節註疏新安陳氏曰邦
君處上下之間達王必自達大家始得罪於巨室者
不公正而無以服其心也巨室難以強力服而可以
書經近指 卷四 梓材 王

威終要證上寬刑辟以通上下意今王惟曰四節則
臣告君之詞總一明德以馭臣保民而致命至於萬
年至以德也承保民保以德也從先王說起能法祖
方能養後先後總一德也○朱子曰明德者人心虛
靈不昧之理無上下之間亦無前後之別先王所勤
用以懷諸侯諸侯所既用以享天子均用此明德也
何上下之間乎王惟德用德卽所謂明德後王所用
以養遠民及用以保先王受命無非用此明德也何
前後之間乎○梓材非完書也厥保又洪規存焉以
書經近指 卷四 梓材 王

召誥

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制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
 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首七節記作洛之事
 見召誥之由八節召公而託別公之詞九節以下即
 誥也中分三段皆以嗚呼發之皇天四節誥以天命
 之當敬因敬之夏商而以用人終焉五王六節誥以
 元子之當敬履殿御事申前用人之事監二國命申
 前夏商之事若生子五節誥以初服之當敬上下勤
 若維道指 卷五 召誥

惟終用人不若歷年終夏商末節又託周公達王也
 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見俄而不
 敬德即俄而失天命至於失天命之後雖敬德亦無
 及王不敢後用顧畏於民若所謂疾敬德也敬作所
 謂敬之聚處非疾何能聚顧畏民若自勿敢於幾用
 又上下勤恤保受王威命明德大臣責難之恭助王
 疾敬德也通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
 為誠小民之本此是二典三謨諸訓真血脈○召公
 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成別公繼至自乙卯至

甲子十日而川書庶幾不作為而計之自成王至
 距甲子北一月耳八百年之業定於一月之間其規
 冥弘遠哉作洛之急務切在干化成人而化服之大本
 在於王身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奈何弗敬敬字乃一
 篇之大旨下文只推衍之始曰嗚呼未又曰嗚呼嗟
 嘆以承其聽也天既遷終節言最多先言王在天不
 能敬者以紂不能敬也祖宗之不可憑藉如此故願
 王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功夫又在疾字
 傳子自內始革命自湯始皆由希天若究竟既墜厥
 命今冲子嗣則當思可寄命者何人而善考敢或遺
 與有王雖小元子訣對前元子是見其休意下兩句
 正欲其知恤以承休也敬德誠民以祈天命下數節
 皆此意而此其綱也蓋民之暑險可畏常伏於太和
 盛美之中故不敢後後字從今字生伏及冷而或不
 敢姑待其後也王來紹上帝申元子意目自服見今
 日親政非如昔日即成大臣而已召公將自效其忠
 言故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端則遷殷頑民於洛
 蓋與洛之舊民雜居不能相安以處故御事殷人所

望而後言故必先有以服之使之比介於我其有則
 事也也可故作所言化下之木仰兼化民意不可不
 敬意以率之非以刑所及也不可不敬則不可不
 監夏又監成兼得夫重失遠日早望厥命乃公之意
 皆以四百六十年為才久也則禹湯之功方謂能
 監於夏殷曰初服從新做起欲成王為禹湯創業之
 憂勤不徒為林甲繼體之儀承也若生子一段義
 因此句申明之王不可下乘此初之機而表德德
 洽於民自早於天珍獲川是有意誠民而民下誠
 書經述指 卷五 洛誥

駕其不自始皆命謂子初生君不替不其相違也
 性則皆不神性則不替皆之體不保於天而保於已
 故曰自始曰天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短長也其謂水曰其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則皆大說其長之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皆可自始皆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洛誥
 此篇乃周公營洛之始終也周公拜手稽首至誨言
 四節獻下分上臣告君而陳相洛宅洛之事下君答
 臣而辨相洛宅洛之美華稱至若時十三節川辰分
 上臣告君以宅洛之事而因示歸老之志下君答臣
 叙其輔已之德而因致挽留之言小子其退至屬德
 書經述指 卷五 洛誥

也召諸記其始事洛諸記其終事二篇總是以民永命周公拜手稽首授使者告卜之詞時公在洛王在鎬王拜手稽首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詞公歸重於王王又歸重於公二敬字重誨言其基作民明辟之言也周公曰王肇稱殷禮時公與王俱在鎬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人君為神之主精神當與天地百神通而後可出治故始東之度有事謂王庶幾將適新邑而有事乎事即下記功教工作爵等事隱狀禮樂自天子出臣不得專也即命際承上來洛邑既成周業既

書經近指

卷五

洛誥

五

乃惟孺子通節重乘民髮此則公告成王教養萬民之道也此與上節俱所以終文武之業者時王與公皆在鎬京故指洛為彼及即根柢說言特大之祭無遠不至此太和在宇宙氣象明農不重歸老正委重成王處明保予冲子四節成王答周公及爾公也稱不顯德正明保處揚文武烈至成秩無文者不顯德所在也蓋王迷已行之事之詞凡此皆公不顯德以護冲子者也明光於上下節歸美公德故借上下四方形容之光日明是光之不掩處施日勤是施之不

書經近指

卷五

洛誥

六

武受民誕者無一民不保不特殷民也公定予往已此王與公次而歸之言也王命予來三節周公許爾洛復勤實理也引厥恭者恭先乎先正公之恭言外望王以恭先為乎先之倡主治全在王王雖退而中又之責自在王也作來茲殷四節時王在鎬公在洛中又在王故來茲殷以寓無教之意承保在公故來寧公以萬元祀之意禮文武乃歸功文武也天子禮梁公其取當乎惠篤叙借祝辭以寓資難之旨四句俱歸重王身上王作殷師上為王禱此微王賞盡其書經近指 卷五 洛誥

王於周曰王華稱殷禮祀新邑予惟曰應有事一聽之士乃王仰命日記功宗汝不視功載汝其悉自教工一聽之公太保稱且日其作大邑一歸讓於公公稱亂保若嗣續其事篇首日作民明辟末日作周恭先恭乃辟也篇首日作周匪休末日作周乎先乎乃休也恭先乎先此成周禮讓為國之實王始曰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公未日萬年厥於乃德又日萬年觀朕子懷德明明穆穆相為唱和故屬而成篇或曰洛誥文斷而意不屬蓋缺也非一時之事非一時之言也 卷五 洛誥

多士

首節是書本序告指一篇而言有開論勸勉二意章命之公遷洛之意開論之也保業安若久遠之計在克敬與不克敬勸勉之也用告商王士化民先謹乎臣之意自王若日爾殷遺多士至不貳適節皆言其割股之公以消其反側之心自予惟日至篇終皆言其處殷之厚以消其怨望之心蓋殷民反側怨望不寧厥居無非為周割股遠其民而不用故是書反覆

語之○遷洛之事召諸經營之洛諸考成之多士則
慰安之也將天明威致王罰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
人言之則曰王罰既曰惟天不弔又曰惟帝不界既
曰將天明威又曰惟天明畏蓋反覆以天命之去留
曉殷士而消清其觀鏡猶疑之故耳我聞曰封殷士
謀夏事便為成例諸篇說法多如此殷丁曰夫帝既
天澤皆自克明德中來其以明德而得天命也如此
後嗣王罔顧天顯民祇不聽念于先王皆自不明德
中來其以不明德而失天命也如此我聞以靈示而

書經述指

卷五

多士

九

割殷命則割殷非周之意實帝之意也殷不適用能
不適帝乎予其曰節上既連夏商與人以絕其觀鏡
之念以下述遷徙之故以平其怨望之心惟爾洪無
度言法所必遷也念天即於殷大戾大戾亦自無度
生來言理所宜遷也遷移自爾開之故非我一入奉
德不康寧予一人惟聽用德則爾之應用與否予惟
矜爾朕非敢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替朕來自帝節
遣言遷洛之意言罰之適以成之也遷洛以遷逃言
者真西山曰維其故土使遠惡俗即遷逃也比事

我亦多遷亦惟爾多士故服奔走臣我多遜作洛非
割爾乃便爾也此句最重尚有爾土尚寧幹止復言
遷洛之非罰也爾不克敬予亦致天之罰見遷洛之
罰非罰也惟時宅爾邑繼爾居二句所謂克敬下二
句非幹也終篇詳詳為爾居計蓋有恒產者有恒心
非誘之以利也王道也○多方告殷士遷洛也多士
告殷士作洛多方告遷洛曰降民命殷頑初定期惟
不之殺也致明罰而遷福威並用告作洛告攸居則
欲有幹有年於邑辭彌溫殊彌惻也矣曰非敢弋殷

書經述指

卷五

多士

十

命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曰肆敢求於商肆敢求
爾於天邑商溫之至也多方發語曰我大降爾命爾
罔不知言猶曰我制乃短長之命也多士發語曰弗
弔天大降喪於殷威矣多方誌其始多士誌其終蓋
先後相成而豫保其固也天靡不欲引民於康居王
靡不欲宅民於攸居其義一也故語終曰時予乃或
言爾攸居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句是一篇大綱凡七更端周公皆以

嗚呼發之首三節舉君子小人言之欲成王以勤為法以逸為戒在成王四節舉商王以勤居逸者告之厥亦惟我四節舉文王之無逸者告之繼自今二節欲其法文王之無逸成商紂之繼逸我開曰二節舉古人不弃忠言者勉之自成王三節舉古人不治論論者勉之末節致叮嚀之深意按三宗文王之無逸總只是一敬字王於敬自欲逸而不得故四人勉吾敬自生明也開論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策之益吾方資之以自反何止不敢合怒於心

書經進指 卷五 無逸 上

而已大凡開論而責人者皆不明所致也張氏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於前而周公以無逸戒於後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召○周公三年東征以定外亂特治其末流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所若北辰居其所之謂蓋居而不移之謂提一知字推出所其無逸之由非先艱難而後逸樂也艱難之中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以艱難為逸不當以逸為逸也乃諺既誕皆逸所發不

為君子之知依即為小人之諛誕蘇氏曰農夫之子生而飽煖且不知艱難而况於王乎歷舉三宗文王皆以不敢字形容總重敬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四句中宗無逸之實也陳氏經曰以天命之理自為法度凡身所躬行合于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不敢荒寧寧嘉殷邦四句高宗無逸之實也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太和導進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發此意以申勸成王下文論文王咸和萬民亦此意篇末論遠怨詛咒怨詈皆申此而盡發之要著眼爰知小人之依三句袒甲無逸之實也爰知本猶為小人來能保惠能字又本知字保惠者惠民時有一種惻然如傷之意不侮特于庶民中抽出一端以形容保惠之則不敢在心上說正知之精神能之脈絡也三節各寫出一所字微柔為恭節文王無逸之實也朱子曰柔者須操柔而不操剛姑息恭者須慈恭而不慈則非山中懷保惠鮮俱指安養說則咸和萬民方完得安養之事自朝二句推懷保惠鮮之心有時暇者境無時暇者心也用

書經進指 卷五 無逸 上

者用惠懷之道而成仰之也不敢盤根不遑暇來省
 耕省欽外無遊鬼而徧行外無川力不分于奉已故
 功全歸於恤民耳古之人猶胥訓告三句一步深一
 步敷言為訓開陳為告所以防君維護為保投洽為
 惠所以引君覺所未知為教竭所欲言為誨所以成
 君三句俱就君看從無逸後說方合稱字之神茲四
 人連昏總上無逸之君而欲成王取法知小人之依
 恃也治民祇懼嘉靖股邦保惠庶民咸和萬邦各盡
 其無逸之實連昏也見確朕可為準則之意厥或告
 書經近指 卷上 無逸 十一

之節設人情不堪之事以驗四君之連昏見不特臣
 之訓告保惠教誨可為無逸之助即民之怨詈亦可
 為無逸之用正所其無逸處此厥不聽指連昏二節
 而言前言民無或誇張此言人或誇張民槩指百姓
 人指有位之人上能聽言則在位不敢誇張民乃無
 或胥誇張為句上不能聽言在位小人乃或誇張而
 民之胥誇張不待言矣總于民加一胥字于人加乃
 或二字大有分曉陳氏曰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
 皆自幻言惑之人主憂勤則心莊氣肅而一身和

無怨詈而天下和壽所以長也人主遊樂則心有所
 憂壞而一身失其和邪說進小民怨殺罰肆行而天
 下失其和壽所以短也推言人主之壽下及小人怨
 害之情可謂深矣嗣王其監于茲兼戒勉二意○
 李氏杞曰無逸必寡慾寡慾而不壽者鮮矣遊樂必
 多慾多慾而能全生者亦鮮矣既以無逸致壽者為
 之勤又以逸樂損壽者為之戒使前有所慕後有所
 警有所慕則知無逸之可法有所警則知逸樂之不
 可縱此千古人主之炯鑑也○白康語至無逸篇多
 書經近指 卷五 無逸 十四

失次考無逸公末訓也明天大德在生民天生德在
 稼穡天稼穡在小人之勤勞故小人之勤勞于稼穡
 者天之德也民之命也國之所為依也上自后王若
 公下及民庶得安居菑食而逸者誰實為之不稼不
 穡生胡以殖又胡以逸故惟稼穡之艱難乃逸則所
 其無逸乃天心也諸欲生于逸諸善生于畏畏則無
 逸日勤逸則豫忘心不則禮義之經而諂其既也遊
 誕甚侮父母矣違天拂人心怨口詛皆起於此吁可
 畏哉

君奭

召公以盛滿難居周公反復留之通篇不出天民二字而天命俱在民心上見○首六節言保命全係乎大臣朱子曰弗承遠念天威至剛尤違只是一句見天與民不相離也人知天威自我民畏不知民願亦見天威須知有即安是危者弗克經歷句要見無人輔導意趣惟前人光正惟冲于經歷剛德地也我聞在咎四節叙商大臣得天之烈而勉之以匹休商實所謂純佑也純是無休與不祥相錯之謂故一人有事罔不是予前念天威于民罔尤違之日恐命以無人而不謀也此微天佑于民罔不孚之日証命以有人而謀也大臣進退所係之重如此在咎上帝割七節叙文武得臣以佐命而期以同心共保言五人之輔周無異于六臣之輔商故佑命之純于周亦無異咎之純于商也于文王則通知以昭于武王則誕將以昭一昭其安民和衆之德一昭其順天應人之德也使今之昭成王者不如具昭文武我二人何以謝先王前人效乃心節責以先王付託之不容辭告汝

書經近指

卷五

君奭

五

蔡仲之命

朕先師以喪亂之天動之予不允二節言天休之當其承而其道在于罔民心惟我二人其責愈重其襄愈難告汝朕允與予不允惟若茲語與予不惠若茲多語語皆相應見惓惓懇切之意末節言受命以得民為本○董氏鑿曰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不敢知次言天民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朕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戡哉憂之深是以留之切言之詳召公同功一體之人均有忠若愛國之心者安得不懼朕留哉○召公既留不惟相成王且相康王天之壽周家者周公留召公之力也○君奭公求輔書也意其東征後乎武王崩成王勿保奭當國多難而求去殆不忍也公居東王疑釋迎公歸而東征政柄有屬靖矣乃委政公而求去公留之篤摯淋漓句句打動保奭之心故讀君奭而深悲夫公口之志也

書經近指

卷五

君奭

六

首節是書本序下命仲敬哉二字作一篇統領兩節

蓋前人節述往行之美以勉之皇天無親二節廣善
惡之旨而成以慎勿惡積節言盡職之道率中節言
盡職之本相承看首所以慎初也乃敬之實得力處
末節因飭造而致叮嚀起通章只法祖盡之前曰率
德猶向文王身上求後曰率自中全向自家心上求
蓋中者自心與文心合一之源頭也此正進之以慎
初惟終之極致處惟終乃所以慎初○蘇氏曰蔡叔
未卒仲無君國之理嗣職在而職立術所以亂所以
封仲必在叔卒之後也率德就是改行處慎誠慎其
書經近指 卷五 蔡仲之命 七

為千古豪傑開生面不止對蓋愆一流人誠意莫大
于不忠不孝非惟忠惟孝為足以益之邇來有以忠
孝頌述三叔者其見解殊駭人聽三叔經孔孟論定
已久為此說者不知三叔不知周公董不知孔孟矣
甚矣意見之累人也○潘谷書經詳遺微子之命蔡
仲之命二篇予謂此三篇者一作實上家所謂賢其
賢也一不絕蔡叔之封所謂親其親也正是周家忠
厚立國之道
多方
書經近指 卷五 多方 六

與聞之大破羣疑深絕亂根一篇之中委曲仁厚打動人心兵銷刑措享國久長此周之所以獨勝與○四國罪不在赦而人降宥之爾爾不知非不知也且有辭也寅念于祀所以啓其聽試復夏事再徵商事非天有心去夏亦豈天有心去殷哉總其自取故又由殷說到夏由夏又說到殷反覆紮紉一轍之意其之亾本于不克靈承于旅周之興曰靈承于旅民如君德曰承此凡以民爲主而君承之凡有治民之責者不克自閑以法何以立法于民故期以克臬心法

書經近指

卷五

多方

七

孫五年須服與其能改糾無可念聽天其奈之何○釋讓征伐繼一天也殷而上王而稽天若臣稽謀自天罔不格知灼見於天故民志不惑也殷亾武庚罔知天顯作怨用無借君臣禮殺之義謂天命可圖也民志惑矣或曰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設憤賊于頑以殄戮用又兵謀愛起勢必至于覆宗殄祀公之所大不忍也詩詩于天命去雷之際反覆喻告使之和靜使見忠厚開基覩模宏遠矣

立政

書經近指

卷五

立政

七

休也自攝于王矣至終篇九節奉奉以去檢人川常
吉而戎兵謹刑獄爲王告蓋欲王以先王之知恤爲
法以夏商後王之不知恤爲戒忠愛之至至全可提
也○桀紂所用非人皆本于身有惡德額後則禹暴
德則桀克宅克後則湯暴德逃德則紂止見恤之所
在克知灼見由文武之德有以知之見之也知宅後
皆曰心者君臣相與惟此一心爲萬化之原並受此
丕丕基見非知恤者不能繼也成湯之克宅克後即文
武之克知灼見皆克知厥若之謂也成湯之嚴惟丕
書經述指 卷五 立政 五

勸人觀視蓋檢人矯飾以爲德未易窺測一人稱用
而衆正裝足從來奸人之禍人國其初豈盡無君子
哉陰陽邪正之不敵從古而已朕矣則用檢人克用
常人二帝三王立政總不出此用常人而能盡常人
之用是又在人君之克宅而細釋之耳在于王所者長
長勿卑尊皆常人也此是何等景象在于王所者長
勿卑尊皆檢人也此又何等景象三千年來能有幾
個商先王周文武何惟乎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
呂氏曰公非於王用兵恐其安安爾使之自強如易
書經述指 卷五 立政 五

蓋以此終立政用人之意焉○立政公訓王用人也
篇中言用人篇名立政用人立政之本也通知忱
有夏之所以能用人也三宅無義民夏則後矣嚴惟
不武湯之所以能用人也暴德逸德受罔後矣克知
均見文武之能用人罔猶之乎禹湯第望嗣王萬萬
不主如有夏之後有殷之後故曰告嗣天子王矣曰
文子文孫王矣曰孺子王矣屢言複戒也公慮周萬
世也故曰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釋用人不議
而謀政曰紛紛下也其能政乎

書經近指

卷五

立政

五

書經近指卷五終

書經近指卷六

書經老人孫奇逢纂

孤竹後學趙繼訂梓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此訓體也首
節是書本序下皆訓官之詞大猷三節言已訓迪厥
官意立太師十節歷舉公卿職掌因及馭外臣之法
凡我有官二節論居官之要在慎出令而歸本于學
戒爾卿士四節揭居官之戒在立功業以及養德居
寵而廣之推讓末節拈上意中傍之通篇俱訓諸切

書經近指

卷六

周官

分體統訓詞為二○成王撫萬邦綏兆民此正觀光
揚烈之時董正治官本末內外體統相承已全萃在
此一句未亂未危即唐虞之萬國咸寧夏商之亦克
用又也朕非祇勤于德無以為得人之本公孤之設
雖不始于此而直為周家定制則始于此端予一人
而以屬之孤者若謂公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獨
也六卿者萬事之綱為天下始于植綱紀故一日邦
治綱紀立直教以人道之大故二日邦教人道立斯
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日邦禮教立禮行而爵有丁紀

亂常者則克詰之事也故曰曰邦政大罪陳于原野
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狀後
可永奠其居故六曰邦土冢宰無所不統則禮太宰
掌建邦之六典教禮刑政之屬莫非治也成周以六
卿倡九牧亦猶唐虞以揆岳統牧伯故阜成之效不
域邦寧此對內臣言董外臣之法正見內治修而後
外治可維六年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所以達其舉
而修其廢也大明黜陟示以天下人心之公董諸侯
總為民允懷計耳前代之法當代之法皆學術內事

書經通指

卷八

周官

學則應事以理萬變不窮不學則舉是成迷矣上再
三致戒卿士總欲其效虞廷師師相讓輔君以安民
耳前阜成兆民指當時言後永康兆民則期于永久
也呂氏謂成王不出閭闔之扉主歸于宗周董正治
官四海皆隨其運轉萬世總入其維持此可稱知言
○此篇見成王規模大畧賦所得力於周公言政一
書多矣公翼王用人欲王知恤王立公孤而外六卿
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九牧各率
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承平內內倡外應

周洽奉和此成周治化之盛千古莫及也不惟其官
惟其人官不必備惟其人又曰舉能其官稱匪其人
官豈有以利口亂之者哉傳記之進高宗也曰學于
古訓成王之訓官也曰學古人官不學惰而滿乎惟
類方知其得力固在學耳○周官公經治之本也亦
周禮之本也潛谷謂此係東征後作曰王幼公保王
躬而已他未遑也王冠公辟居東矣政不在也后此
則留洛益廢故却在東征后制官建師比為康又也
道以經政王以道寧故雖天子必有師也以有尊也

書經通指

卷八

周官

君陳

周公監殷頑民于下都既殺成王命君陳代之此其
策命也周公化商民無不盡之心力繼其後者不必
別創規條故王三命周公之訓以告之曰懋昭周公

之訓曰爾尚式時周公之誥訓曰爾惟引周公丕訓
 無忿嫉無求備有忍從容則東郊之民耳目不眩常
 如周公之在其左右通篇以德字為主公治政以德
 君陳令德足以繼之故始而勉以明德齊終而勉
 以敬典在德篇中皆嘗以用德處○周公成文武之
 德所以為達孝君陳令德孝恭使見源流之合周公
 之訓惟在于明德法周公之訓惟在于無逸豫明德
 者致治之本無逸豫者明德之功君陳既親見周公
 其賦訓自不可易至于政謹始和中當廢當與不無
 書經近指 卷六 君陳

殷民雖染紉之惡狀亦重問丁周公之訓故有修者
 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倘有兩用率惟獨
 操職業可舉策而修行詎非舉策所能強在人自勵
 耳此方是寬而有制從容以相之節度處始曰命汝
 尹茲東郊敬哉終曰爾克敬典在德始終一敬而德
 有諸已德有諸已而殷民可化矣○商民難化皆由
 民彘我亂稱君陳而言孝友實欲舉孝友之德治民
 不可作家國一理說周公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
 至誠感神何有于苗周公之心一益之心也敬典在
 書經近指 卷六 君陳

備一至於和柔惟民生厚不修曰或不修不良曰或不
不良非灼見降衷恒性者不能及王德也一不以小
人待人入告外順非好諛也及顧此媚臣而有施德
于民只設上惠是造譽煇君也康誥聖之矣

頤命

此篇頤命二字首節至王崩記成王臨終而出頤命
之事所以正其終太保命仲桓至末記康王居喪而
受頤命之事所以正其始顧者垂顧後人之謂○宜
重光三字宜着眼見得文宣其光於前武宣其光于

書經近指

卷六

頤命

後合父子兩朝而宜其光便見嗣續之不易曰報曰
無敢昏逾見守成之難引辨字全在敬保上舉出引
濟意冒貢非幾尤見成王反本窮源真實得力處王
崩太子必在側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肅備
頤命而陳儀物以象先王側朕有以感康王事與
事生之恩而懼下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
矣答揚文武光訓只在奉循大下下着神而王答則
敬忘天威法祖乃所以敬天也王答非家宰以元老
受托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頤命教之

拜告禮成康王爲喪主立極前其答拜禮亦宜之家
宰傳頤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之拜敬人
臣仰所以敬先王也○審訓命汝示不輕發意則其
言之善可知也莫麗陳教見文武以德化服民心爲
受天命之本在後之側嗣守文武大訓有多少小心

處今天降疾以艱難遠元子則達邇之民安保其柔
能小大之邪惡得其安勸乎爾尤冒貢非幾此句着
眼幾者動之微感儀所從出正成王敬逆真朕相傳
處此頤命一篇宗旨也周家八百年鴻圖其令緒在

書經近指

卷六

頤命

七

此王崩以後紀慎終之儀飾非獨盛糜文而彰備物
天位峻極蠅蟻座親深寶玉頌重車輅峙列入其庭肅
朕起敬先王之靈爽若按矣二人雀弁以役紀仰備
之儀飾平居原備宿衛新君承統振揚神氣自不可
不肅既傳頤命登大寶而成王之終事康王之始事
備矣此篇人多忽畧而送親之終正子之始主庶之
家且不可苟而天子表正萬邦其慎甚常何如此經
中之喪禮也孔子重慎終孟子重當大事蓋本諸此
○真西山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

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為來世法。○顧命王末命也。敬明翼保仁覆丕冒罔聞於爾。爾其自命曰。爾侗不二厥心矣。川能敬。迓天威。爾文武敬。明大訓。無敢昏逾。斯集命之本哉。曰。日。貢。傷。冥。而。踣。也。曰。自。亂。傷。暴。而。奔。也。迪。知。允。蹈。故。言。篤。而。意。愾。柔。能。安。勸。輯。遠。邇。大。小。庶。邦。奠。之。于。丕。平。二。后。受。天。允。王。保。之。夫。

康王之誥

首節記康王即位朝見諸侯之禮。太保暨芮伯二節

羣臣陳戒于君王。若曰二節。康王求助于臣末節。記

書經通指 卷六 康王之誥

朝畢而仍宅憂以結之前篇。成王之終此篇。康王之始。○康王生長富貴。自文王美里說起。欲其知創業之艱難也。言克恤西土。以文武基業。本于西土。示不忌本也。張皇六師。謂周以仁厚開國。盈盛之久。其流弊易至。弛弱弊政。雖甚于東遷之後。几微已兆于一再傳之餘。召畢諸公。已預見于未成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衰弱者此也。康王資助于內外。謂文武之聖。本無賴于羣臣之助力。而當時則亦有羣臣為之輔佐。况我之今日。得不賴爾臣之助乎。慎緩爾先

公之臣服于先王。是望之以服勞。王家有世篤忠貞之意。釋見反與。眾前人。多疑之。當時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于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流言之變。起于兄弟。故于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十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率諸侯北。而前朝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朕。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王義嗣德。是此篇筋骨。嗣德者。嗣新陞王。畢協賞罰之德也。爾文武底至。齊信之德也。賞罰罰也。畢協則明德在其中矣。底至。屬事是德。

康王之誥

書經通指 卷六 康王之誥

之克實于外者。齊信屬心。是德之克實于內者。在人君為德。在上帝為命。用昭明于天下。明德即端命也。用端命于上帝。端命即明德也。康誥克明德。太甲顧諟天之明命。原非岐之為二。唐虞三代一而已矣。○濬谷。鄭氏曰。讀顧命。康王之誥。郁郁哉。文先民有言。樞機周密。禮統肅慎。王正始。令終保相。卿士羣后。揖讓之禮。何其從也。殷王宅憂。諒閭二年。百官總已。聽冢宰三年。王受教戒。諫惟勿言。又何惜也。周已奉命。從殷。或又曰。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于此具見。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周公保釐此其策命也以四鳴呼分股惟文王武王四節歷序得成化股之由與今日治之之務而稱公之德足以倚重之今予祇命六節詳山俗保釐之政而告以治道治體尤光于化股士以樹民望邦之安危三節揚化股之要而深期以成終末節總致叮嚀之意篇中日仰成日成式日成史傳成康之盛有以也成王見于詩書者多康王告書經述指 卷六 畢命 十

諸侯外惟畢命耳讀此可見其賢○保釐二字一篇綱領保在釐內旌別正是釐處善惡兼成惟有厥威可威則保在是矣畢公四朝元老不稱其盛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正形容其德之至處精微處乃見其廣大齊亮正色從懋德來命公以周公之事蓋四朝元老且論道變理不宜煩以民事因周公之事未終故取祇勞公往公其念哉是不不專從政辭打點全從心靈中靜掃餘浪鮮克山禮是總說以蕩三句正其寔也怙侈滅義則不止以

蕩茂德矣驕淫怙侈其心便不復存開之所以防其放也惟德惟義由古訓正是開處厥德克修謂只有德可能無惡可別此平康正而之時剛克柔克俱可不用憐心言合以化股為心心一則道同道治則政治政治則澤潤生民是一套事在股民有永年之休即在成周有永基之建公成終之功庶永有開于後世○命畢公于文王廟者若文王親臨之重其事也保釐二字交互不得折開不得全在山謂釐雖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黃勉卒曰惟文武惟周公惟公各用惟字發端相連並舉正當重畢公望以若成烈休前政以對文武周公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呂氏曰政由祭畢豈應局周公之事乎今日但使周公而往亦應有公之事于茲時是推其變化公事即一周公之事故特為亂命周公之事還勝子事旌別節吳臨川曰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東郊之政以保為繫旌別淑慝若釐也樹之風聲俾克畏慕者欲其同歸于善以保為釐也政貴有恒陳新安曰要言不煩此政所以成其有

恒者二句勿平好異句總項上只題意化民便都是
異了世祿之家病源在鮮克有禮陵德與忤天道正
謂鮮克出禮也情後戒義敬士正坐此病雖收放心
問之惟恨此便是聖賢學問收放心只在訓之以德
義以德義訓之到不剛不柔則心無所放厥德允修
矣此康王全體大用接二帝三王之統真血脉三后
協心非開放心何以能協心也惟既厥心非開放心
何以能既厥心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蓋本諸此○畢命保治也周治成康易大有
書經近指 卷六 畢命 十三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策命也首三
節叙世勳之美及委任之意而以繼舊服勉之弘敷
三節舉繼服之事在盡教養而以輔君為光前末節
申言當守宗法以昭治道法祖以翼君一篇至宰司
徒兼教養固是周官之法○穆王方自憂危恐不克
繼承遺緒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殷
厥心齊正見翼予之意全在作守著神敷典和則因
民心同得者教之爾正爾中即已心先得者率之由
民說到身由身說到心一步緊一步狀總之為寧民
書經近指 卷六 君牙 十三

之時乎彰施過揚繼世樹風順休命保泰之道也周
公茲殿救功老而留後以命畢公重公也殷民初建
造端止始志于萌芽曰克慎殷民始輯撫摩緩柔志
以寬備曰克和世風既移翕弛開張離別瘁揚則成
終之道也歸于上行下效衆定民安使天下回心嚮
道而已矣故三后協心同心也協心底道同道也道
洽風成政善民康于被潤何極即夷戎賴之矣予以
命公重公也

計也能思其艱而不能圖其易與不知艱者何異文
讓武烈無非斯民以寧率祖考之攸行正以昭乃辟
之有又倦倦訓以率祖意在斯○人臣續著王家名
標社稷有太常以紀之志不朽也天下萬世共為仰
企况為子孫者乎則嗣守文武成康遺緒者心之憂
危何能已也望君牙之繼舊服正為已承遺緒地耳
引敷式和教民之道典則一也引敷者求以式和之
也暑雨祁寒養民之道思艱圖易民乃寧者言必如
是而後民有飽煖之安而無怨咨之苦也謹烈啓佈

即教民養民之遺訓也。運晝日，漢成功，日烈重啓，作
意文王之譽，髦懷保武王之五教三事，皆其啓布之
實處。文先而武後，故曰成成正，以規模言，罔缺以節
曰言，申看言至大而且密也。○茅鹿門曰：上二句勉
其守家法所係之大，下二句中其守家法所成之大。
治亂何推當式之由，率乃二句中與上敬明四句應
率祖文句入敬明意，昭辟內入奉若對揚意，率乃祖
者光前之孝也，昭乃辟者事上之忠也，孝以廣忠，忠
以成孝，斯其為臣子之道與。○人心危若雨祁寒，惟
書經近指 卷六 十一

問命

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此其策命也。首三節穆王自叙
述先王有賴于近臣而已，聖助之切，今予命汝五節
命伯冏率屬輔德在於簡條，以正君而嚴匪人之威。
末節叮嚀後嗣，以足彌字意。○弗克於德，故居位自
危，冰惕惟厲者，所以自省其不德也。思免厥愆，何為

上純慈糾，其水承瀉，厥尚側重，獨邊侍御，僕從不
難於承而難於端，繩愆糾謬，格其非心，皆剝之事也。
謬皆非所發，從繩糾說到格心，是山顯入微處承之
過則為說，說必巧言，令色之人，便僻側媚，罔守極寫
巧令情狀，所謂檢人也。書中每言檢人，乃小人之最
奸猾者，偏能進上，以非先王之典，而以貨利蠹亂君
心。若一中其毒，禍將不勝言矣。穆王命君牙曰：心之
憂危，命伯冏曰：休惕惟厲，而老荒度作，刑猶未免有
惡德，焉非心之難格也。如此夫。○王方麓曰：繩糾與
書經近指 卷六 十一

格有明諫，顯諍處有潛移，默奪處各有所宜，施不可
分內外看，亦不可以繩糾，即所以格非心也。無兵不
及，愆認非心，從人品說，向行事又說到心術，格心句
重此處一非起居，號令無往不非，文武之圖不欽，賦
全由心正，叙且夕承，獨乃格心工夫。○人心危，巧言
令色，便僻側媚，充耳目之官，必揚虛美，必文實惡，雖
其明智，朕且泰朕自聖也。一自聖而衆惡歸之矣，今
常吉士焉，且夕承瀉，厥辟飲而王，致矣，賦而王，致矣
其所漸之者，速也。是格心之本也。

呂刑

呂侯為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誥四方雖王為權宜之術以歛民財其言尚有忠厚之遺亦木人舜金作贖刑之意也首節是木序下五段若古至厥世十一節述古訓以告典獄諸侯欲其知所監懲乃統告諸侯也念之哉節特告同姓以勸刑之事來有邦至有并兩刑七節總告諸侯以祥刑之實敬之哉節總以敬刑申勉承之末節以刑監詔後人而寓無窮之意通篇以德與中為綱領刑之本必主於德刑之用必合於中則刑即所以為德此一篇大意○堯荒見贖刑為穆王堯荒事作亂始自蚩尤淫刑始自苗民五刑古所有而虐刑以逞則苗始之皇帝未行天罰懲寡有辭正見其無蓋處伯夷典禮宜言禮不言刑而乃曰折民惟刑可見伯夷之刑即是齊之以禮舉陶明刑宜言刑不言德而乃曰以教祇德又見皋陶之刑即是道之以德禮禮刑原是一物德德即所謂惟畏惟明也德之勸刑之中總以維持民氣於不壞耳以敬忌之心至天合德此真天效廣廷刑官刑則無刑

書經近指

卷六

刑

十一

何以加此天齊於民俾我一日見得雖有五六日之

念而只有一日之罪惟不能無一日之罪不可無日

日之勤耳爾安百姓姓曰辨曰傲曰度皆所謂勤也將

由此以至子祥也兩造具備六節皆用刑條目節節

要見民安刑祥意穆王所重在贖狀出贖必在閱實

之後亦是恤民意此是經中之權上刑適輕節乃是

權中之善刑權輕重以為上下罰權輕重以為多少

上刑二句因人情權之世輕世重四世變權之惟齊

之以不齊乃所謂權也至於先後有序之謂倫衆體

書經近指

卷六

刑

十一

所會之謂要哉朕不察則權而一歸于緣罰惡非死

節正以善贖法而宜權變也上備兩刑非奉君之斷

乃成君之仁至望君從輕一邊朕言多懼見當敬意

有德惟刑謂有德于民者惟此刑耳哲人無疆之辭

全在成德以全民中上○王躬振口此即帝舜罪疑

惟輕寧夫不經之意說者謂穆王重贖特相聚欽大

罰貨之戒驚獄之罪先自蹈之又何以誥四方乎當

知所言言自有在苗民弗用靈只是一個虐字使庶

幾之通無辜陸寔府曰上古之世結繩而治惟有一

善善喪而刑立焉弗川遠是虐民之本殺戮無辜即所謂虐成庶幾惟及于民故剛于天也絕地天遠國有降格王氏委日絕者絕人與神通也絕在施之民使不得以妖術格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乎降于地之民蓋人惟昧正理悖常道而後惑神惟亂祀與明明奉常乃絕地天通之本也孟子反經無邪意是此証疏皇帝清問繁寡有辭有辭正見其無益處乃命三后恤功于民恤功以民事為憂也吳臨川曰三后各成其事惟務繁盛其民之生聚降

書經述指

卷六

呂刑

十一

天下盡出于刑而賜之正直也兩造節欲其原前定罪而已重在下四句疑上曰不簡曰不服互文見意惟不簡故不服也刑降而為罪罰降而為過五過之流是為天討其審克之則刑罰不待言矣五刑之疑與因之曰此節論處疑獄之法首三句重兩側疑字因不簡不服之疑而後有正罰正過之教其關係出入其重此所以不可不審克者耳簡字以下正審克之實指與不能一是未可赦而未教一是可赦而直致蓋民生所在即天威所在上帝臨汝不容一毫之書經述指

卷六

呂刑

十九

也非適乎手哉此已昭厥矣非徒折獄惟良折獄見
 折獄者惟良而後可後者口負其中自謂中而原不
 中良者心藏其中不言中而無不中察辭七句正在
 中處毛勃五云察辭問理之辭問鞠以察為主恐性
 察而忘哀教之心故勉以哀敬折獄啓刑書擬罪時
 事擬議以明為主恐恃明而忘中正之則故勉以威
 威中正至益成而輪則歸結時事歸結以子爲主非
 恃其平而雖有不備亦非盡法之遺故以備辭終焉
 此皆溫良長者之事所以折獄與良共之任刑之本
 書經通指 卷六 呂刑

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爲主用法以中爲主通篇總是
 此意故未復提敬與中訓之不敬無復望中矣私家
 於獄辜功報尤將何所不至哉今律何監二句劉晉
 卿云看何字非字俱是翻跌語氣須知德直刑中之
 主率中之所在可回既死之良心而服體之保全猶
 小中之所在可以積古今之元命而一時之刑措猶
 淺要細會此方是監字意○自秦隋而後世界萬難
 再返爲唐虞三代生民無祥日在水火之中總因刑
 罰不中故也呂刑一書虛後世苟且之政令民無所

措手足故有此訓孔子存其書亦時與勢爲之也獄
 貨私家幸功未畏不意屈辱時已有此况景又何憾
 于今之世○錄君牙問命呂刑何也若教也禮學國
 最久初德精明中肆其侈心于車轍馬跡未金賄非
 古也至治象雖遠取悔而初志復還見聖狂適反覆
 于厥可懷也夫亦可畏也夫漢武唐玄宗國均久均
 有逸志于中年惟無厭飽也爾輪臺之悔祇宮之保
 先後一發乃天寶悔時有及哉于是知懲呂刑于爲
 戒者也美哉乎漢太宗之末命曰惟年之久長懼于
 書經通指 卷六 呂刑

不終敬明無荒其有先王之心乎○天齊于民朕惟
 齊非齊也乃倫要彌朕即天倫慶事時應重有權則
 非齊乃齊也故刑罰一天

文侯之命

平王東遷以文侯爲方伯作策書命之夫子存是書
 志東遷且感東周之不可爲也朕其命辭猶有王者
 氣象神寄春王正月之意云爾篇中克昭顯祖已朕
 之功用成顯德未盡之功君非顯無以格天故必如
 文武之丕顯而後可臣非顯無以佐命故必如先正

之昭事而後可以顯始以顯終正欲以臣顯成君顯也○周家之命集于文王定於武王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言文武下民之珍資澤既為致亂之本厥服之無者俊又乏拯亂之助王初即位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振則周道亦未至盡廢奈何至魯隱初即位五十年意已不振故孔子托始隱公而春秋作為書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于平王春秋托始隱公孔子蓋絕望于平王也○首節平王將言已無者詩俊之助故先言先王得先正之助也天丕愆者言天有大罪過于已不忍斥先君之詞既珍資澤且朝之禮人已不克任極言茫茫何依之狀曰祖父伊恤蓋深有望于同姓之親也克昭乃顯祖異因之曰此節重會紹修并四字顯祖文人即先正以子孫言則為顯祖以功業言為之文人不必露再叙出克紹句虛下三句一氣說正克紹之實會紹二字俱以同祥言進孝文人請能善繼其志汝多修并句又舉其事而重贊之修因治而并外難皆非常之功也未節白虎通曰安民者賜真馬討不順者賜弓矢孝道格者賜和恩蓋

書經近指 卷六 文侯之命 五

勉以未賦之功也當人心懈散使藉王之靈祇有廟之萃燕合離專征代以招賜輯叛正重藩屏之借惠康即在榮能內不必分教養末句總承上四句克昭顯祖德已顯矣成聖其終之蓋顯也○唐虞則天天無為故帝無為王法天順治有為矣伯匡于功文侯之命其王伯之交乎謂平王初政也費誓伯之端秦誓伯之修也故書終二誓而春秋作

費誓

淮夷徐戎為寇魯侯征之于費誓衆之辭首節祭命而叙其征討之由善殺節治戎備之事淫舍節除道路之事牛馬兩屨節伍之事甲戌節立期會之事○論個亂則淮夷為主詩故光衆之論兵機徐戎乃淮夷之所恃也戎破而夷自服矣故先敘之征者未天子之命也期有重輕而不可犯則一此國史所書而夫子存之於帝王之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雖一時禦敵未足以盡魯公之善而亦未先後輕重緩急井賦有條見機整暇魯公其賢矣哉自古誓師未有不敵彼之罪則我之順此篇不賦蓋淮徐徐孽流凶相

書經近指 卷六 費誓 五

禦之耳而精器賦嚴紀律此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也○虞夏德威無威故禹湯收讓泉期無刑殷
周刑而不詳若刑詳刑費誓詳兵兵大刑也故書錄
誓刑費誓以明刑虞夏賦明幾康德不危于人及周
禮允夫

秦誓

此秦穆公信杞子之言不用蹇叔之謀師敗于殽悔
過而作首節發誓之端羣言之首謂一篇肯要所在

二節述多盤為過受責為改過所謂羣言之首也三

書經近指

卷六

秦誓

三

節恐時日過而不及改四節欲親古之謀人遠今之
謀人正所為改過也五節指當官事而詳改過遷
善之實尚有是改于忘之失而欲親之皇多有是改
慈親之失而欲遠之勇夫謂用三仰今尚不欲也婦
重編言六節為容賢之臣以圖其利七節寫不能容
賢之臣以承其始八節以惡正截善編言一等人
八節總以邪之安危結之見當慎于用人不可習于
多盤也九節之時識國非一人來懷之時造國非一
人而一君子能引眾君子一小人能引眾小人未有

不起于一人者也馬素修曰昧昧我思之蓋帝王相

傳用人之法穆公速之以自省耳昧昧思者沉思默

想之謂若浮氣人之則思為朋從矣以人事君造福

甚遠昧昧我思之語與憂字相應如有者設為有知

此人也不可即指蹇叔此一專從思想中說出非實

事○胡氏安國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至于勸善其

詞忽春秋備書秦誓用兵之失兼于懲惡其法嚴世

篇乃初喪師悔之辭未幾再用三用孟明敗敵之

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與晉連兵易世不止安在其

書經近指

卷六

秦誓

三

條悔過也書之所取取其知悔春秋之所貶貶其悔
而不改六經之旨無不貫通也○大全平王錫文侯
而言不及復仇王道不可望也得伯禽之用兵廢幾
矣又得如秦穆之悔過亦庶幾矣夫國風之始于平
王王道終于平王而以秦賢補之則平王之罪可勝
言哉○玉老荒度侯遠黃耆則過成形而不康錄歷
誓問過可改也秦穆修理之事也幾於王矣愛艱道
欽近克艱休休有容近仁昧昧以思近肅近濟受責
如流近舍已有技彥唯知有容近翁受敷施斷斷成

媚戴近勿疑勿試過或則復於無過不反之乎玉哉
故昔終秦誓詩錄秦風重之也春秋之變亟矣而懼
倚伏于秦晉晉主夏盟而春秋秦衡裂三晉而戰國
糜爛耗矣晉文侯有命秦有誓一以明倚伏之有幾
焉孔曰百世可知蓋稱論世邵極皇帝于伯以無世
觀書而易其可知也

虞夏商周書元上卷夏桀揖讓湯武放伐帝王之
升降作焉則宗始於所謂八事備于下天運則于上
者與故曰其或難則老雖而世可知也余仍其六
而天授特標不同亦抽近古之一美云

行人道庚謹

書經近指

卷六

秦誓

三

尚書近指後跋

此書脫藁在 先生晚年早時從遊者或
半散去而索居四方車塵馬足之間其一
再見者又不能悉知也凡手任筆墨心受
傳速率皆趨庭之英耳故自長公君建日
立雅以及孫日靜子泮者凡十有餘人父
子祖孫彬彬乎師弟之盛焉朕又嘗手付
二二子以一敬淹貫五經不獨單為尚書

書經近指

跋

疏旨聞之者非一人矣而近 先生之居
與久依杖履者此書校訂均有功焉庚受
家君命俾與領梓事自當表諸校訂姓名
刻諸編次但庚自受學十年來疾病與俱
既闕侍座之義遂乏麗澤之勤則前此不
相聞者固多不能悉書據 庚之所知者又
何敢略其姓氏負我同人則有取保汝極
竊蓮陸一蒼梁伏村以道郭熙侯治化任

含真宅心郭駸臣選熙錢升階佳選郭俊
 臣選熙諸人庚于此蓋益有感矣昔尹謝
 游楊卒業兩程厥後各闢門庭皆本微旨
 教授師傅而伊川易傳亦未聞有預其增
 損者至朱子以尚書命九峯註之及門多
 士率亦未遑而姓字亦未及淹沒也則校
 刻編名在庚今日固朋友之道云爾况主
 敬傳自程門至 先生而大暢其宗彼執
 鞭慕之孰不津津焉將身任斯道之責與
 起 先生之業千古而下皆仰而尊之曰
 某某矣太史公謂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
 施後世哉噫此所以為文人之見無當于
 孔門者也門人遺庚謹識

書經近指

跋

尚書近指六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孫奇逢撰奇逢有讀易大指已著錄是書前有
 自序以主敬存心為尚書之綱領其說多標舉此
 義不甚詮釋經文然蔡沈書集傳序所謂堯舜存
 此心桀紂亡此心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已先
 揭大旨不煩重演矣

尚書引義六卷

〔清〕王夫之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三年刻船山遺

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引義

六卷》提要

尚書引義目錄

卷一

堯典一 堯典二 舜典一 舜典二 舜典三 舜

典四 大禹謨一 大禹謨二 皋陶謨 益稷

卷二

禹貢 甘誓 允征

卷三

仲虺之誥 湯誥 大甲一 大甲二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一 說命中二 高宗彤日 微子

卷四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攷誓 武成 洪範一 洪

範二 洪範三 洪範四 旅獒

卷五

大誥 康誥 酒誥梓材 召誥 召誥無逸 多士

君奭 多方一 多方二 立政周官

卷六

君陳 顧命 畢命 四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

誓 秦誓

跋

此書就尙書每篇之義引而申之其體裁近於韓詩外傳春秋繁露雖不盡與經義比附而多於明事有關就中顯揭其指人所共知者如論伊尹弗狎弗順而情轉忠定訕於劉瑾論高宗豐昵而責張璠桂萼賴寵逢君論平王東遷而罪光時亨陷君誤國固維世之深心也卽其事未經顯揭然其意可揣測而知者如論微子去之謂恐殷之臣民推戴易置則以咎蘇觀生擁立唐王之弟監國廣州論周初官制謂文王不置相致周室中衰難振則以此明代自太祖廢丞相不設數傳後權移於寺人論周公營建洛都謂欲安商民反側則以誨永明王不宜專居肇慶憚赴桂林此亦憂時之夙抱也雖立說不無嚴難而秉心則甚純矣其尤有功於名教大防者則論多方之殷士謂頑民旣迎周而復叛周者以匪忱不典自速其事不得附託於忠孝援春秋之例貶反覆者爲凶德狂愚義正詞嚴森如斧鉞蓋借是斥吳三桂之進退無據始爲貳臣終爲逆臣此船山所以避僞使之招自全其貞士逸民之德其卓識定力具見於斯所當表微闡幽以彰其志節者矣若夫持論好立異同前者名儒自劉子政以下皆肆意攻擊此誠識有所偏然其所著各書大率類此且有較甚於此者祇

尙書引義跋

須鑑其失不必刪其書也至於古文尙書不知其爲贗本則自明以前知者本少未可獨議船山況古文雖僞書而不可廢固潛邱亦嘗言之阮文達公引書說云古文尙書出於東晉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爲古人所愚真不易之論也然則觀船山此書者宜重其觸類旁通可爲陳善沃心之助擬諸倪鴻河之見易黃石齋之月令明義其在伯仲之間歟

尙書引義跋

同治三年二月後學儀徵劉毓崧撰

堯典一

學園書
卷八

聖人之知智足以用物而非不慮也聖人之能才足以
 矩而非不學也是故帝堯之德至矣而非欽則亡以明也
 非明則亡以文思安安而允恭克讓也嗚呼此則學之大
 原而為君子儒者所以致其道矣何以明其然邪天下之
 為文思恭讓而不明者有之矣天下之求明而不欽者有
 之矣不欽者非其明不明者非其文思恭讓也文有所以
 文思有所以思恭有所以恭讓有所以讓固有於中而為
 物之所待增之而無容損之而不成舉之而無容廢之而
 必悔凡此者明於其所以則安之而允安矣不明其所以
 將以為非物之必待將以為非己之必勝將以為惟己之
 所勝而蔑不安將以為絕物之待而奚不可不明者之害
 有四而其歸一也以為非物之必待者曰物自治也即其
 不治者猶治也以文治之而物塚以思治之而物滑以恭
 治之而物擾以讓治之而物疑夫物固自治而且治之是
 亂物也則莫若絕聖而棄智此無他不明於物之必待也
 物之必待者物之安也何以知物之安也且夫物之自治
 者固不治也苟簡以免一日之禍亂而禍亂之所自生在

是也若夫不治者之猶治也是其言也為欺而已矣明於
 其必待而後聖人固曰物自有之待我之先而已矣乃若
 琢者則惟其無文滑者則惟其不思擾者則惟其未恭疑
 者則惟其非讓信能之末有罹此四患者也以為非己之
 必勝者曰道不可盡聖人非盡時不可一聖人弗一是故
 堯有不令之子舜有不諧之弟夏有不輯之觀扈有不
 若之商奄堯有不令之子胡亥之淫非始皇之失教也舜
 有不諧之弟大叔之叛非鄭莊之養惡也夏有不輯之觀
 扈非與之逆非虛杞之姦也周有不若之商奄七國之反
 非並錯之激也然則天下者時勢而已矣乘其時順其勢
 或右武以紉文或立斷以廢思雄才可任而不必於恭讓
 氣能爭而何容多讓是故操之以刑畫之以名賊之以法
 馭之以術中主具臣守之而可制天下此無他不明於己
 之所必勝也夫惟不得於天而後己可用也惟見於時
 而後道可伸也堯有不令之子而不爭舜有不諧之弟而
 不弑夏有不輯之觀扈而不敗周有不若之商奄而不危
 是故質立而文必生物感而思必起退而自念則自作其
 恭進而交物則不容不讓內取之身外取之物因其自然
 之成能以坐消算弑危亡之禍明乎此則何為其不勝以
 為惟己之所勝而無不安者曰文曰生也思日益也恭有

權也讓有機也聖人之所為大無與授地無與制而古無
與詔天下無與謀可以為而為之聖人已為矣可以為而
為之我亦為也其未為者彼之未為而非不可為也非不
可為而我以為為矣於是窮亡賈之文而文淫馳不度之
思而思荒貌以恭而恭以欺飾以讓而讓以賊故蔡京以
豐亨豫大為文西廡以辨察苛細為思漢成以穆皇文致
其情淫燕噲以禪授陸沈其宗社此無他不明於惟己勝
者之非可安也天無與授而授之以宜其民地無與制而
制之以當其物而古無與詔而考之也必其不謬天下無
與謀而徵之者必其咸服明於其故如寒暑而暑葛也感

物書引義卷一

三

惟二耳而白馬固馬也以為絕物之待而無不可者曰物
非待我也我見為待而物違待也執我以為物之待而我
礙執物以為待我而物亦礙徇物之華文以生妄運物之
變思以益迷欲以示威於物恭以增情欲以干譽於物讓
以導欲欲四者之病不生則莫若絕待內絕待乎己外絕
待乎物絕己絕物而色相以捐寂光之照無有不文也參
證之悟無所容思也行住坐卧如如不動亦恭也贊財妻
子喜舍不吝亦讓也乃以廢人倫壞物理握頑虛窮死趣
而曰吾以安於所安也此無他不明於物之不可絕也且
夫物之不可絕也以己有物物之不容絕也以物有己己

有物而絕物則內戕於己物有己而絕己則外賊乎物物
我交受其戕賊而害乃極於天下況夫欲絕物者固不能
充其絕也一眠一食而皆與物俱一動一商而必依物起
不能充其絕而欲絕之物且前卻而困己己且齟齬而自
困則是害絲己作而旋報於己也故聖人因其所待而必
授之樸者授之以文率者授之以思玩者授之以恭亢者
授之以讓泰然各得其安而無所困己真有其可而非
其無不可固知無不可者之必不可矣繇此言之聖人之
所以文思恭讓而安安者惟其明也明則知有知有則不
亂不亂則日生日生則應無窮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

物書引義卷一

四

之謂大業此之謂也盛德立大業越禮四表格上下豈非
是哉雖然無文思恭讓而言之明者其所自生也若夫明
而或非其明非其明而不足以生尤不可不辨也明誠相
資者也而或至於相離非誠之離明而明之離誠也誠者
心之獨用也明者心依耳目之靈而生者也夫抑莫必廢
聞見而孤特其心乎而要必慎於所從立心以為體而耳
目從心則聞見之知皆誠理之著矣心不為之君而下從
乎耳目則天下苟有其象古今苟有其言理不相當違不
自信而亦提給以知之故人之欲誠者不能即誠而欲明
者則羸報之以明也報以其真而實明生報之以浮而浮

明生浮以求明而報以實者未之有也浮明者道之大賊也其麗於文則亦象形聲以炫其榮華也其麗於思則亦窮纖曲以測夫幽隱也以言乎恭則亦辨貞淫於末節以致戒也以言乎讓則亦揣物情之逆順以弗侮也恍惚之閉若有見焉容寂之中若有聞焉介然之幾若有覺焉高而亢之登於九天下而沈之入於九淵言之而不窮引之而愈出乃以昇岸於世曰予既已知之矣而於道之誠然者相似以相離相離以相毀揚雄關朗王彌何晏韓愈蘇賦之徒日猖狂於天下而張子韶陸子靜王伯安竊浮屠之邪見以亂聖學為其徒者弗妨以其耽酒嗜色漁利刺

明倫彙編

卷五

籠之身蕩園蔑恥而自矜妙悟滿嗚呼求明之者九烈於不明亦至此哉夫聖人之明則以欽為之本也欽之所存而明生誠則明也明之所照而必欽明則誠也誠者實也實有天命而不敢不畏實有民彝而不敢不厥無惡者實有其善不敢不存也至善者不見有惡不敢不慎也收視聽正服體謹言語慎動作整齊寅畏而皆有天則存焉則理隨事著而明無以加文思恭讓無有不妥也而尹和靖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非我所敢知矣欽之為言非徒敬之謂也實有所奉至軍而不敢褻越之謂也今日不容不容者何物乎天之風霆雨露亦物也地之山陵原隰亦物

也則其為陰陽為柔剛者皆物也物之飛潛動植亦物也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則其為得失為善惡者皆物也凡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往聖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則其為仁義禮樂者皆物也若是者帝堯方日乾夕惕以祗承之念茲在茲而不釋於心然後所欽者條理無違而大明終始道以顯德行以神會是之不吝則豈非浮屠之實相其如一切皆空而威侮五行忘棄三正亦其所不恤矣無已其以聲色臭味增長人欲者為物乎而又豈可屏絕而一無所容乎食色者禮之所麗也利者民之依也辨之於毫釐而使當其則者德之凝也治之實也自天生之而皆誠

明倫彙編

卷六

自人成之而不敢不明故以知帝堯以上聖之聰明而日取百物之情理如奉嚴師如事天祖以文其文思其思恭其恭讓其讓成盛德建大業焉心無非物也物無非心也故其聖也如天之無不覆幬而俊德九族四門百姓黎民草木鳥獸咸受化焉聖人之學聖人之慮歸於一欽而欽之為實備萬物於一己而已矣其可漸哉其可漸哉堯典二昔夫子之贊堯舜至矣而其舍子以授賢未之及焉審乎此而唐虞之際有定論矣人之親其子也而斯與之位以授異姓三代以降未有能焉者而不以為盛德之極致然

則夫子其以爲非常而不可訓與曰非也古者無君存而立世子之禮其立嗣也肇於夏而定於周也古之有天下者皆使親而賢者立乎輔相之位儲以爲代其耄且沒矣而因授之人心定而天位以安黃帝以前不可考也繼黃帝而興者率循其道然則以相而紹位其軒轅之制乎故少昊軒轅之孫也降江水就候服入而代黃帝顓頊少昊之弟也佐少昊十年而代少昊高辛顓頊之從子也佐顓頊二十五年而代顓頊堯帝堯之弟也佐堯五年而代堯益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堯不傳子亦修軒轅之法爾少昊顓頊高辛以汨於堯堯親以賢者近取之兄弟子姓

尚書引義卷一

七

而前可以相後可以帝地運勢易不假於側陋而事順其事順故以帝堯之不順弗能違焉堯之在位七十載而親以賢者未有其人亦運之七十載而未有相也而堯已耄期矣故不獲已而命之四岳使徵舜四岳雖欲終讓而不得矣若舜之倦勤禹已久即百揆之位無異乎顓頊之十年高辛之二十五年也終陟元后又何疑焉故曰五帝官天下官天下者五帝之通典豈堯舜之僅德哉堯在位七十載而未有相變也使四岳而不得辭則以侯陟帝循少昊之已事而不必於相舜舉側陋非有江水可興之素則必以相承統用顓頊高辛之典禮故緣徵庸總揆實門納

施以訖受終凡三十載而後格於文祖事以漸而信從豈焉浸使四岳受戡位之命固不待於此矣五帝之授立也夙三王之建儲也早近而百工遠而九服疏賤而兆民耳目一聽從審引領而望曰此他日之君我者也日用不知而習以安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四海翕從而莫有異志斯以謂之天矣堯因法而從時因人而順天非有異也是故無與於堯之高深矣古之帝王顧大位之將有託也或命相而試以功或立子而像以教立子以適而不以賢立而後教之故三代崇齒冑之禮命相以德而不以世故唐虞重百揆之任試而命之以重其禮也立而

尚書引義卷一

八

教之以成其德也定民志者存乎禮堪大業者存乎德德其本也禮其末也本末具舉則始於無疑而終於克任矣試而後命本先於末立而後教末先於本先難而後以易故堯遲之七十載而以不得舜爲己憂先末而後本則初吉而終或亂故桀紂幽厲得奄有四海待湯武而後革雖然法豈有定邪知人之智如堯舜不易得也教冑有恆而中主可守也則試而後命立而後教義協於一而效亦同道其弊也秦失其本於後而胡亥速亡漢魏亂其末於先而逆臣繼篡則必盡者人也不可恃者法也固不得以堯之授舜舜之授禹爲必治不亂之道又惡足以爲二帝之

絕德設况堯之以因而不以利即有德焉亦歸之軒轅而堯不任受乎蘇氏曰聖人之所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斯亦未達於時之勳說已至若莊周創立王倪闕缺披衣支父善卷伯昏之名而謂聖人柱精神器左顧右盼索草野喻人以代已而脫於樊若稚子之獲密命而無所措也亦爾甚矣聖人之大寶曰位位者天之所秩以崇德而廣業也自謀其荒老之樂遽求夫寡愛之去矣天經慢民紀以亂天下而有餘矣子無樂乎為君一言而喪邦此之謂也孟子徹屣之論又將權執而即刑天下故徹屣矣重衣倦勤而徹屣乎天下其與徹屣君親者又何殊焉莊周曼行之辭奚足以存哉然則稷契皆堯弟也以親以賢無異於堯孳高辛顛頊之相承散置之有位而不以相逮耄及而迫以命之四岳何也稷契之不可以相而授也堯知之四岳明揚而弗及四岳且知之而非立乎千世以下者之得知矣其德稱一官而有所限與其年未及而望且輕與堯非故抑之四岳亦無所矜焉斯必有其故矣德者學之基望者德之助舜德優於望四岳望優於德稷契望細於四岳而德不逮舜堯所不能強也而況於王倪闕缺之區區

舜之升聞也師錫帝堯者曰有繼在下克諧以孝蒸蒸父不格茲舜之德自孝而外未有聞也非其無以聞也亦非其醇光欲采而不欲聞也虞幕之後降為庶人雖欲章之末繇章之則固不得而聞矣適其僅章於孝者父子兄弟之變也舜且引以為戒不顯居以為德矣潛移默化之蒸又名有所必辭事有所必隱事隱而無可聞名辭而不可見史以謂之元職此故也藉令舜紹虞幕之業處天倫之常光破邦家勳施下土史不得以元言之矣濟哲文明非元以為知溫恭允塞非元以為行也元也者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之謂也夫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豈欲其不見而不成也哉不可見而不見不可成而不成君子以敦隨時之義濟哲文明德成於知溫恭允塞德成於仁而可行矣然而元焉者其時也舜之元元以時而不以德明矣且夫元之為言不可測之辭也不可測者非其正也易曰天元而地黃地不適黃而象以黃天不固元而象以元非名之從實者也莊周曰天之蒼蒼者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極邪其視下亦若此而已矣則元非天之正色從人之不可見者言之爾故象潛德者以其隱而未著者託於無所極以命之曰元亦非舜之固以元為德也元非正色而無實君子固不以為德蓋言元者老聃之說也是

以知其德之非正也人於其所不見以不元視元而元在己乃已固無有質也則以元視不元而元又在他德非正者邪也視已視他而俱在者妄也邪不可以為德妄不足以有成故其言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我是以知其弗正大成若缺我是以知其不成則以非老子視老子而老子元以老子視非老子而非老子者又胡不元也何也不傳人見不傳人知互相逕庭而不測無定價無固實無必正色蟲臂鼠肝而元支離元者而元必且詭言誦行挾詐藏姦無父無君而無不元矣嗚呼孰謂舜而以此為德哉濟哲文明以光照其知温恭允塞以駿發其行處深山臨憂患而光明赫奕之氣不可遏也從五典敘百揆實四門格大麗極大姦昏羣賢庸有必奮載有必熙豈嘗翫光同塵以蒼蒼之無正色者為師而徜徉乎不測之域曰眾妙之門也哉妙也者所以為利也劫持天下而潛用之取與陰陽而密刺之己所獨喻人所不得而見之我知其所懷來矣陰持人所不覺而利存焉耳子曰小人喻於利密知而不洩之謂也元之又元者不謂之小人矣得哉是故君子擇善以法天法天之正極高明也道不息也不法天之元元非天之正也元非天正人元天也人元天天亦元人豈猶夫高明而健行者易知可親而已不可階升者乎易固

尚書引義卷一

十一

曰龍戰於野其血元黃疑而戰戰而血血而元而龍傷矣其位潛其時疑其志傷舜德以元焉元者聖人之不幸也父非昏瞶弟非象居非木石遊非鹿豕何為其元哉舜典二敬以嚴乎己也寬以恕乎物也嚴乎己以立法恕乎物以達情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敬敷五教在寬之見諸行事者也夫司徒之教五品而已人之異於禽華之異於夷此也禽偏而不全夷畧而不詳偏則亦有至焉矣畧則亦姑備焉矣然則以五教求異於彼覈其大全而致其精詳固不容於寬矣易知簡能而持以寬無亦幾微不審名異禽獸而實有同焉者乎知謂曰反之於嚴矯之而後得其常職此謂也而實有不然者五教者禮之本也禮者刑之相與為出入者也出乎禮斯入乎刑矣刑者籍之使舍抑之使受也不親者豈籍之而親不遜者豈抑之而可使遜哉且夫人之敢於無禮於君親者非盡不畏清議而肆為之也其始也往再於貨財妻子以生嫌隙其既也賤孤有鬼豕之疑而不蒙遇雨之釋操之已蹙勢重難反則處無將之地而見絕於賢人君子者已無可消洗之一日於是成不忠不孝之巨慝君無所用其威師無所用其戒而帝王之教思亦窮是故夏楚之收以施於絃誦之不率

尚書引義卷一

十一

而司徒之教未聞撻子以使孝扑弟以使順也夫人自有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情時教於人然且不謹而又蒙刑罰豈復有拂拭自新以立於人世之理哉唐賜于公異以孝經而公異落拓以終其身況有加於此者乎若夫中人以上所遇不幸用意未至迷替以乖於親進者無以利導而子之安則亦則章羅棘自困於名教之地救過不遑而忠孝之心抑不足油然而生是則嚴以教君子而阻其白然之愛敬嚴以教小人而激其滔天之巨惡迨於古今達於四海咸以寬而成其涵泳熏陶之化奈之何其欲矯之以嚴邪宋之立國寬柔已過剛至不競君子之所傷也

御書引義卷一

古

然其所為弊者政也非教也教雖未純乎先王之道法而不以東瀛待學校俾得以寬衍之歲月繼先王之墜緒胡安定孫明復倡之慶昌漫明底於濼雅關關之盛在寬之效亦可觀矣蕭梁之世戚近之臣除喪初見而無毀容者皆切責而廢棄之於是含有含辛以為淚及禫而節食者罔上欺天以避誹謗而天真泯絕馴至其極侯景一叛父子兄弟相戕相滅彝倫斬而國亦隨亡無他弛敬於立教之身而過嚴於物也故君子所甚嚴者法故能養之孝而下斥之犬馬所必寬者情故闔門葳亂而僅曰帷薄不修惟其敬也則亦重愛其名而不忍以不親不避之大怒加諸

與同覆載之人羣藉其不然園庭小有不謹伎媚者趨之以相告訐形迹可摘證佐罔徵蔣之奇以陷歐陽修溫體仁以殺鄭鄞毒流於摺紳害傾夫人國自非漢高之明景帝之察陳平伏死於歐刀直不疑絳衣於司寇天錫丞民之五品為酷吏姦臣之羅織經而有餘矣法立於畫一以別嫌而明微教養以從容或包荒而養正君子所甚懼者以申韓之酷政文飾儒術而重毒天下也朱子於此有遺議矣唐仲友之不肖夫人而知之也王淮之黨姦亦夫人而知之也蠶國殃民黨邪醜正暴之市朝彼何所辭而以醉飽房帷之事假嚴藥以致之罪則仲友之罰可矜疑於

御書引義卷一

古

風波而鍛鍊銜網之名反歸之君子矯之以嚴欲辭申辨之過而不得矣士師之職惟明克允司徒之命敷教在寬刑禮異施弛張順道百王不易之則以扶進人心昭明天彝者此也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快其疾惡之心速效於一切之法作之君作之師以綏四方詎勝其任與

舜典三

詩所以言志也歌所以永言也聲所以依永也律所以和聲也以詩言志而志不滯以歌永言而言不鬱以聲依永而永不蕩以律和聲而聲不詖君子之貴於樂者貴以此

也且夫人之有志志之必言 天下之貞淫而皆有之聖
人從內而治之則詳於辨志 外而治之則審於授律內
治者慎獨之事禮之則也外治者樂發之事樂之用也故
以律節聲以聲叶永以永暢言以言宣志律者哀樂之則
也聲者清濁之韻也永者長短之數也言則其欲言之志
已律調而後聲得所和聲和而後永得所依永得所依而
後言得以永言得永而後志著於言故曰窮本知變樂之
精也非志之所言之所發而即得謂之樂審矣藉其不
然至近者人聲自然者天籟任其所發而已足見志胡爲
乎索多寡於羊頭之黍問修短於峴谷之竹哉朱子願曰

尚書引義卷一

幸

依作詩之語言將律和之不似今人之預排腔調將言求
合之不足以興起人則屈元聲自然之損益以拘桎於偶
發之語言發即樂而非以樂樂其發也奚可哉先王之教
以正天下之志者禮也禮之既設其小人恆佚於禮之外
則輔禮以刑其君子或困於禮之中則達禮以樂禮建天
下之末有因心取則而不遠故志爲尙刑畫天下以不易
緣理爲準而不濫故法爲例樂因天下之本有情合其節
而後安故律爲和舍律而任聲則淫舍永而任言則野既
已任之又欲強使合之無修短而無抑揚抗墜無抗墜則
無唱和未有以整截一致之聲能與律相協者故曰依詩

之語言將律和之者必不得之數也記曰樂者音之所歸
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怙於物也此言律之即於人心而聲
從之以生也又曰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
樂眾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此言聲永之必合於律以
爲修短抗墜之節而不可以禽獸眾庶之知爲知也今使
任心之所志言之所終率爾以成一定之節奏于嘔嘔啞
而謂樂在是焉則蛙之鳴狐之嘯童穉之伊吾可以代聖
人之制作然而責之以直溫寬栗剛無虛節無傲者終不
可得是欲即語言以求合於律呂其說之不足以立也明
甚朱子之爲此言也蓋徒見三百篇之存者類多四言平

尚書引義卷一

幸

調未嘗有腔調也則以謂房中之歌笙奏之合直如今之
吟誦不復有長短疾徐之節乃不知長短疾徐者闕闕之
樞機損益之定數記所謂一動一靜天地之閒者也古今
雅鄭莫之能違而鄉樂之歌以瑟浮之下管之歌以笙和
之自有參差之餘韻特以言著於詩永存於樂樂經殘失
言在永亡後世不及知焉豈得謂歌永聲律之盡於四言
數句哉漢之鏡歌有有字而無義者中音鏡歌之采也
今失其傳直以爲贊耳當其始製則固至馮之以爲音節
以此知升歌下管合樂之必 餘聲在文言之外以合聲
律所謂永也刪詩存言而去 永樂官習永而墜其傳固

不如鏡歌之僅存耳晉魏以上永在言外齊梁以降永在言中隋唐參用古今故楊廣江南好李白憶秦娥菩薩蠻之製業以言實永而陽關三疊甘州入破之類則言止二十八字而長短疾徐存乎無言之永言之長短同而歌之觀聲異固不可以甘州之歌歌陽關矣至宋而後永無不言也永無不言而古法亡豈得謂之古之無永哉以理論之永在言外其事質而取聲博以言實永其事文而取聲精文質隨風會以移而求當於聲律者一也是故以腔調填詞亦通聲律之變而未有病矣依之爲言如其度數而無違也聲之抑揚依永之曼引也漫使言有美刺而永無

御書引義卷一

七

舒促則以板蕩桑柔之音節誦文王下武之詩聲無哀樂又何取於樂哉徒以言而已足也則求興起人好善惡惡之志氣者莫若家誦刑書而人讀禮策又何以云興於詩成於樂邪今之公宴亦嘗歌鹿鳴矣教辟邪侈之心雖無感以動肅雖敬和之志亦不足以興益言在而永亡孰爲黃鐘孰爲大呂積然其不相得也古之洋洋盈耳者其如是夫記曰歌詠其聲也歌詠聲豈聲詠歌之謂邪歌詠聲歌乃不可廢管詠歌聲以強入不親而可廢矣若夫俗樂之失則亦律不和而永不節九宮之律非律也沈約周伯璠之聲非聲也律亡而聲亂聲亂而永淫永淫而言失物

志失紀欲正樂者求元聲定律同俾聲從律俾水叶聲則南北九宮里巷之淫哇遊裔之猛厲見睨自消而樂以正倘懲羹吹齋竝其長短疾徐闕闕陰陽而盡去之奚可哉故俗樂之淫以類相感猶足以生人靡蕩之心其近雅者亦足動志士幽人之歌泣志雖不正而聲律尚有節也故聞河滿子而腸斷唱大江東去而色飛下至九宮之曲梁州序畫眉序之必微小桃紅下山虎之必悲移宮易用而哀樂無紀若夫閭巷之謠與不知音律者之妄作如扣腐木如擊溼土如含辛使淚而弄腋得笑禪子腐儒搖頭傾耳稍有識者已揜耳而不欲聞彼固率眾庶之知而幾同

御書引義卷一

太

於禽獸其可以繫帝舜后夔之格天神緜祖考黃元侯數胄子移風易俗之大用哉聖人之制律也其用通之於羣麻有定數律有定聲麻不可以疏術濶律不可以死法求任其志之所之限其言之必詘短音樸節不合於管絃不應於舞蹈強以聲律續其本無而使合也是猶布九丸之算以窮七政之紀而強盈虛進退臆蹙運疾之忽微以相就何望其上合於天運下應於民時也哉不以濶則清者不激不以抑則揚者不興不以舒則促者不順上生者必有所益下生者必有所損聲之洪細永之短長皆損益之自然者也古人審於度數倍嚴於後人故黃鐘之實分折

之至於千四百三十四萬八千九百七而率此以上下之
豈章四句句四言繁哀樂於促節而遂足乎志有範圍待
律以正律有變通符志無限外合於律內順於志樂之用
大矣何承天沈約以天地五方之數爲言之長短者誣也
宋濂詹同之以院本九宮填郊廟朝會樂歌者陋也朱子
據刪後之詩永去言存而謂古詩無腔調者固也司馬公
泥樂記動內之文責范蜀公之不能含末以取原者疏也
重志輕律謂聲無哀樂勿以人爲滑天和相治以迷者穢
康之陋倡之也古器之慙一毀於永嘉再毀於靖康竝
京房阮逸之師傳而盡廢哀哉吾誰與歸

例書引義卷一

尤

舜典四

五刑之用性命以殘支體以折痛楚以劇而僅爲之名曰
象豈聖人之忍於戕人而徒醜其象哉夫死之非患痛之
弗恤重矜其象以目治警來者是聖人以君子之道待天
下也惡死而恤病者人之所共亦鳥獸之所共也象者人
之所恥非鳥獸之能恥也創鉅痛深而惟死之不令形之
不全則惡而畏之斯君子之以別於鳥獸乃聖人以此待
放辟邪侈之罷民則甚矣其不忍以鳥獸之畏惡爲生人
之畏惡而必欲致之於君子也雖然致之君子也者其名
也殘性命折支體劇痛楚者其質也名獎而實傷之帝王

之民雖荼毒而不怨教之有素而矜之以誠然後使卽刑
焉豈僅曰獎之以君子之道而可死之傷之無不可忍哉
程子曰有闕雖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文具
無實則政教且以滋擾況無昭明平章之至化而遽復象
刑之辟其教也不素其矜也不誠徒託於名以戕其實不
仁哉鍾繇陳羣之欲以行於曹魏也五帝用之德先之也
三王因之道未有以易之也蓋至於春秋而淑人介士且
以爲游羿之彀中矣率天下以游於羿之彀中非至不仁
有不酸心刺骨於斯者乎朱子曰徒流之法不足以止穿
窬淫放之姦然則三代之季季康子無可患之盜而詩無

例書引義卷一

辛

抱布貿絲之刺矣且夫人之懷姦作惡者非必淫者不可
竊竊者不欲淫也淫者富而足以竊者存竊者剝而足以
淫者存必欲絕其爲惡之本則惟殺之而後其本拔富之
荆之母亦僅絕其末乎此劉頌之說辭也君子奚取焉與
人竝齒於天地之間而已黥矣趾已兀矣鼻已毀矣人道
絕而髡已獨音已離矣何恤乎其不圖死以求逞於一朝
又姑息憐其無用引而置之宮府之間餘祭之禍發而不
知其凡幾矣宦寺之惡稔於士人惟其無廉隅之惜子孫
之慮耳故滅漢亡唐而懲不畏死原其始猶夫人之子而
非姦宄之徒也然且以不恤而傾人之國又況其以竊以

淫而在傍在側也乎無賴之民垂涎貂璫之寵自宮而宮
其子以徵幸國家嘗嚴爲之禁而不能止皆之所倚利之
所伏彼姦民者又何惡於宮而不以觀幸於萬一哉且夫
天之生人適以成形而人之有生形以藏性二氣內乖則
支體外痿支體外斷則性情內怵故閹腐之子豺聲陰爲
浮屠髮髮安忍無親通奴隸面竊盜益劇挺之曜日頑譏
無憚形蝕氣虧符朕必合則是以止惡之法增其惡也名
示天下以君子而實成天下之姦回悲夫爲復肉刑之議
者其無後乎今夫殄人之宗而絕其世在國曰滅在家曰
毀罪不逮此而絕其生理老無與養死無與殯無罪之鬼

何嘗引業卷一

主

無與除墓草而莫杯漿傷哉宮乎均於大辟矣是故漢文
之仁萬世之仁也藉其不然高洋劉子業武墨朱溫以爲
之君義縱甯成周興來俊臣以爲之吏包拯海瑞袁然而
稱君子天下生民得全其支體者百不得一矣語曰有治
人無治法笞杖徒流以爲法而無其人則今日之天下是
已肉刑以爲法而無其人昔爲羿之教中今其漁之竭澤
故曰擇禍莫如輕賢者創而不肖足以守乃可垂之百世
而禍不延以舜爲君阜陶爲士執笞杖徒流之法刺天下
之姦而有餘門姦有言在上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
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此之謂也何事稍繩索之口傳

曹操之製鐵血而碎而後允哉若夫笞杖徒流之用贖也
則苟且之弊也墨吏之緣以濟貪不可不分別禁之也笞
杖無的決而濫用訊杖以殺無辜墨吏之緣以飾怒而逞
威不可不抑而遏之也今欲善徒流笞杖之法莫如申的
決之法而除無名之訊杖則惡可以懲而民生不殄矣上
古橫畧之法存而不論焉可矣爲君子者勿但務爲空言
以收後世固人之實禍尙慎之哉訊杖者始以訊也淫刑
者非訊而用之以鐸刀鋸之外有殺人之具焉令甲不載
而恣有司之墨怒以虐辟道失避輪將不敬祇候失當之
疲民血肉狼籍於杖下而靡所控既已慘矣且益之以夾

何嘗引業卷一

主

摻籠楔之毒刑刑具日繁而民死益暴有不忍人之心者
損之不及而復欲益之以刀鋸乎言之所與事之所成心
之所操天之所鑿故曰不可不慎也
大禹謨一
凡言而思以易天下者皆以心爲宗從其末而起用者
治心也從其本而立體者見心也見非所見則治非所治
矣舜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斯以示見心之則而非
凡爲言者之及也何也天下之言心者則人心而已矣人
心者人固有之固有之而人以爲心斯不得別之以非人
斯不得別之以非心也就其精而察之乃知其別就其粗

而言之則無別而樂目之曰心故天下之言心者皆以人心爲之宗心統性情者也此人心者既非非心則非非性故天下之言性者亦人心爲之宗告子湍水之喻其所謂性人心之謂也濼洞而不定者其靜之危與決而流其動之危與湍而待決決而流不可挽初非有東西之成形靜而待動動而堯桀之皆便惟其無善無惡之足給可堯可桀而近桀者恆多譬諸固然可存可亡而亡者恆多斯以謂之危也浮屠之言曰卽心卽佛又曰非心非佛又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又曰三界惟心亦人心之謂已何以明其然也彼所謂心則覺了能知之心彼所謂性則作用之性也以了以知以作以用昭昭靈靈於行住坐臥之間了不認者作用以起自非然者亦不得謂之心惟其然則可謂之心惟其然故亦備謂之人心矣以了以知以作以用善者恆於斯惡者恆於斯彼之所謂識也了無不覺知無不能作不固作用非固用任了任知任作任用總持而無有自性終不任善而任惡者彼之所謂智也善於斯惡於斯譬如一輿而不可止用之危也不任善不任惡洞然寂然若有若無一切皆如而萬法非侶者體之危也其曰父母未生前者此也其曰無位真人者此也其曰離鈎三寸者此也而探其大宗則一言蔽之曰無儒之駁者亦曰

尚書引卷一

靈

無善無惡心之體也亦此而已矣有者不更有而無者可以有有者適於無而無者適於有有者有其固有而無其固無無者方無若有而方有若無無善則可以善無惡則可以惡適於善而善不可保適於惡而惡非其難矣若無而俄頃之縛釋若有而充塞之妄興岌岌乎有不終朝之勢矣故曰危也若夫有不更有而適於無固有此而本無彼者彼情不知始盲者之於口極意而得盤與鬻耳所以然者人心無相續之因則固可使暫澄者也自好之士厭厭於惡而思返矯傲於己未分析人心之動機嗒然喪據因劇滅以觀其靜則人心之下游墜閉涇洞如隔日瘴之有閒也斯其時非無清朗虛涵之光影如蕉空中如水映月迷留玩悅因以爲妙道之攸歸終身處壁以歸於人心之中而信濱危之可保是猶秦兵南向而田建墜防地而北返而似道奏功其固本保邦之術近取之國中者觀面而自失之以故恆性浪奔倫絕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則美城松柏之歌阜亭湖水之恨終與桀紂均亡斯亦可哀也已嗚呼大舜咨嗟以相戒告子釋氏寶重以爲宗象山姚江畔援以爲儒王畿李贄竊附以爲邪其聖也如登其狂也如崩大槩亦可觀矣夫舜之所謂道心者適於一而不更有者也善也惟精惟一僅執其固然而非能適

尚書引卷一

善

於有弗精弗一或蔽其本有而可適於無者也未發
心道有其中心道已發心道有其和心道有其固有而未發無不中心道
無已發無不和無無其所無者也固有焉故非即人心
而即道心無僅有其有而或適於無故曰微也奚以明
其然也心統性情者也但言心而皆統性情則人心亦統
性道心亦統情矣人心統性氣質之性其都而天命之性
其原矣原於天命故危而不亡都於氣質故危而不安道
心統性天命之性其顯而氣質之性其藏矣顯於天命繼
之者善惟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知之藏於氣質成之者性
也舍則失之者弗思耳矣無思而失達天德而始知介然
僅覺之小人告子去其幾希之庶民所不得而見也故曰
微也人心括於情而情未有非其性者故曰人心統性道
心藏於性性亦必有其情也故曰道心統性情性不可聞而
情可驗也今天情則遇有人心道心之別也喜怒哀樂兼
發人心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兼道心也斯二者互藏
其宅而交發其用雖然則不可不謂之有別已於惻隱而
有其喜於惻隱而有其怒於惻隱而有其哀於惻隱而有
其樂羞惡恭敬是非之交有四情也於喜而有其惻隱於
喜而有其羞惡於喜而有其恭敬於喜而有其是非怒哀
樂之交有四端也故曰互藏其宅以惻隱而行其喜以喜

例書引義卷一

五

而行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怒哀樂之交待以行也故曰
交發其用惟仁斯有惻隱惻隱則仁之有也惟義斯有羞
惡羞惡則義之有也惟禮斯有恭敬恭敬則禮之有也惟
智斯有是非是非則智之有也若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有也故斯心也則惟有善而不
更有不善有其善而非若無無其不善而非若有求則得
之而但因固有舍則失之而遂疑其無道心之下統情者
且然而其上統夫性者從可知矣豈若夫喜怒哀樂之心
仁而喜不仁而喜下而有避彈之笑仁而怒不仁而怒下
而有諱母之忿仁而哀不仁而哀下而有分香之悲仁而
樂不仁而樂下而有牛飲之歡當其動發不及持而有垂
堂奔馬之勢當其靜如浮雲之散無有質也於己取之於
獨省之斯二者藏互宅而各有其宅用交發而各派以發
灼然知我之所有不但此動之了喜了怒知哀知樂應感
之心靜之無喜無怒無哀無樂空洞之心而仁義禮智之
始顯而繼藏者立本於行密以合於天命之流行而物與
以死妄則動之可東可西靜之疑無疑有者自成性以還
幾且交物而為心之下游審矣夫於其目則喜怒哀樂之
情四也於其綱則了知作用之靈一也動其用則了知作
用之昏然有矣靜其體則鏡花水月龜毛兔角之渙然無

例書引義卷一

五

矣創目而存綱據體而蔑用矣可哉故為釋氏之言者終其身於人心以自牴也夫道心者於情則異彼也故危微之勢分於性則異彼也故執中之體建藏於彼之宅而彼皆我之宅則人心之動初不能有東西之宅人心之靜初不能有無位離鉤之宅發資彼之用而彼因有其用因有其用而彼遂自用則人心之目溢於萬變人心之綱無有適切一一要以藏者無資而顯者無恆也是故著其微以統危而危者安治其危以察微而微者終隱告釋之垂死而不知有道心者職斯辨爾且夫人之有人心者何也成之者性成於一動一靜者也釋以為渾合一動一靜則必

何書引義卷一

五

有同異攻取之機動同動而異靜靜同靜同異攻取而喜怒哀樂生矣同則喜異則怒一動一靜者交相感者也故喜怒哀樂者當夫感而有亦交相息者也當則樂息當交相息則可以寂矣故喜怒哀樂者當夫寂而無小人惑於感故罹其危異端樂其寂故枯其虛待一動一靜以生而其息也則無有焉斯其寂也無有自性而其感也一念緣起無生以此為心而將見之剖析纖塵破相以觀性至於緣起無生則自謂已精矣孰知夫其感也所以為仁義禮智之宅而無可久安之宅其寂也無自成之性而仁義禮智自孤存焉則斯心也固非性之德心之定體明矣故

用則有而不用則無也若夫人之有道心也則繼之者善

繼於一陰一陽者也動靜猶用一陰一陽則實有柔剛健

順之質以成質木柔金剛火健水順柔健剛順斯以為仁

義禮智者也恭敬健之端是非順之端當其感用以行而

體隱當其寂體固立而用隱用者用其體故用之行體隱

而實有體體者體可用故體之立用隱而實有用顯諸仁

顯者著而仁微藏諸用用者著而藏微微雖微而終古如

斯非營然乘機之有一念緣起之無故曰始顯繼藏天命

流行物與死妄也且夫一動一靜而喜怒哀樂生焉動靜

無恆者也一動則必一靜矣一靜則必一動矣一動則動

何書引義卷一

天

必不一矣一靜則靜必不一矣乘其機而擇執之是被屋禦寇之說也若守其不動不靜之虛靈以為中是壘水使湍而終聽決也惟夫得主以制其命則任動任靜而保其不危故人心者君子所不放而抑所不操若夫陰陽者三才所取資五性所待用疑非微矣而不然也陰陽為已富矣而一陰一陽之權衡不爽於銖銖者微也一陰一陽之妙合無間而不相為同異攻取者微也是故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並有於心區畛不差而容納協一有能審其權衡而見其妙合者其惟見天心而服膺弗失者乎於末索本者茫然於此宜其執一非一而精者皆粗也以約言之陰

變陽合乘機而為動靜所動所靜要以動靜夫陰陽故人心待彼於陰陽而堪為聽命乃有機可利悍發者遂遠其主機發必息通虛者圖度其安則惟成器之餘虛以召感亦以召寂泮渙淳洞者因機為用而失其職也故曰動靜無端言其無本而乘乎機也昏然而凝於器如水之忽冰陷然而發於情如水之忽流彼日舜風止而自性毀矣故曰陰陽無始言其固有而非待緣以起也木不待人斲而曲直也固然火不待人燭而炎上也固然金不待人冶而從革也固然水不待人導而潤下也固然不待孺子之入井而慈以慈者固存不待爾汝之相加而嚴以正者固存

不待損介之交接而肅以離者固存不待善惡之難遠而晰以辨者固存物止感患而已有被見於天機聞而物有微各正性命其有或妄者裁則以知道心之與人心如是其差以別矣然則判然其為二乎而又非也我固曰互藏其宅交發其用陰陽變合而有動靜動靜者動靜夫陰陽也故人心者陰陽翕闔之不容已道心者動靜之實成材建位之富有和順而為光輝之自發也釋氏立一無位之心以治心固妄矣朱子謂之一勉齋黃氏謂非有兩者亦非等威廉隅之不立也夫荀等威廉隅之不立則擇之也不精如其可別立一心以治心則其為心也非但非道而

且非人矣是故以鑑喻之前儀非後儀則前心非後心而心以時遷以芭蕉喻之無中而非邊則拋擲聚以為心而心無定藏乃不知從速代而明有常中雖虛而生氣所歸升也且夫鑿之喻固人心不自保之危蕉之喻亦人心無適主之危觀化無窮而止得其危幾焉曾是以為見心不亦愚乎夫不見鑿之明者其神禮蕉之榮者其神仁邪莊生天籟之說楞伽和技之指風已拍歇而謂如土鼓之頑然傀儡之枵然則惟死為然兩教化不慮而屈伸一誠然則死者人心之息而非道心之終與人心乘動靜以為生死道心貞陰陽以為儀象乾坤毀而無易陰陽五性混而無道抑且無人動靜伏而無人有此一日矣陰陽混而永無道無此一日也天下必無此一日其以此為心其以此為宗也哉嗚呼道不虛行存乎其人尚口乃窮於己取之而已告譽之所知于既已知之矣為陸王之學者亦其反求而勿徒以言與

大禹謨二

子曰為仁繇己志於為仁者必繇己也追乎仁之無而聖焉尤惻惻乎其惟恐不繇己也故辨之職焉曰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弗聽者我未詢也聖功之純希道之盛惻惻乎惟此之恐嗚呼可不慎哉所謂己者則親慈言動

是已。是四者均已所以保固其仁之體發揮其仁之用者也。雖然有辨言動者已之加人者也。而絲視聽以爲之則無有未嘗見之未嘗聞之而以言以動者也。習於所聞驗以所見而信以心之所然則其言固自有物行固有恆仁者之於此裕如矣。言惟已言也。動惟已動也。操之也約持之也。有據則精焉一焉。而天理無有不得者矣。惟視與聽已與物相緣者也。則方絲已而人爭發之欲絲已而人之先入者室之是爲仁者所尤難者也。故孟子於己之中慎所擇焉。小耳目而大心物人物而抑物耳目耳目而亦物矣。交而引引而蔽耳目具於身中而判然與心而相背則任

御書引義卷一

三

耳目者皆絲人者也。絲已者所不以爲己也。雖然尤有辨耳目均吾身槓而外之謂之物而不任爲己者。惟其受物之交爾。乃目之交也。已欲交而後交則已固有權矣。有物於此過乎吾前而或見焉或不見焉。其不見者非物不來也。已不往也。遙而望之得其象進而矚之得其質凝而聯之然後得其真密而際之然後得其情勞吾往者不一皆心先注於目而後目往交於彼不然則錦綺之炫煌施嬌之冶麗亦物自物而已。自己未嘗不待吾審而遽入吾中者也。故視者絲已絲人之相半者也。而惟聽爲不然。目之體實則可鑿而不可如耳之體虛虛則無可鑿而無不

茹也。故盡人之身五官百骸皆與天下相感應亦各有自體以辨治乎天下。惟耳則自體不立一任聲響之疾入以徹於心是耳者天下之關戶。質雖在己而用全在物。絲之者絲人而已矣。奚絲已哉。竊然未有覺也。茫然未有主也。冥然惟物之入而莫禁也。愕然恃聲之入以爲質也。其聽命於心也似有重圍而不易審其受命於人也。好言誇言雜沓駢闐以至而皆不能拒。故君子不以爲己而斥以爲兩閒之一物。誠兢兢乎其懼之也。擇之精執之一者心目爲政而耳無權欲與擇欲與執侯之既聽之餘而方聽無可施功然而其感物也速矣。其容物也奢矣。其應物也趨

御書引義卷一

三

矣。於是浮屠氏爲斷身見除我相之邪說。誣排其圓通嗚呼。天下之物殊其狀人之爲言異其說。美者自美惡者自惡。貞者自貞邪者自邪。誠者自誠妄者自妄。安者自安危者自危。有稽可稽有詢可詢。目施其明了然。榮然黑白不相互。小大不相假。有無不相襲。無不灼然其易辨也。而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奚從入以攪我心哉。耳而已矣。初受之也。但無擇也。無能擇矣。已而遂以巧而婉者爲精。而自謂擇也。其初受也。猶不執也。然無可執矣。已而遂以其辨而堅者爲一。而遂執之也。故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喋喋日進於前。將有不期聽而聽不期庸而庸者。受其惑而爲盛

德之止雖舜禹亦惡容不畏之如蓬蘆防之如寇讎也
視奚眩邪疑以所聞而元黃無定色矣言矣狂邪離以所
聞而可否無定論矣動矣妄邪搖於所聞而作擬無固心
矣故舜之聰達矣取善無遺矣與善不吝矣而應乎昌言
辭言之變迨耄期而猶懲之曰吾甚畏乎言與謀之迭進
而取聽以庸也將有繇人而不繇己者矣子謂顏淵以爲
邦治已定禮已明樂已備及及乎鄭聲佞人之必戒亦此
意也故爲仁者克治之功莫先於聽懼其聞之利方通之
無能別之規圓者必滯求通者必整有甚信者必有甚疑
有甚察者必有甚忽盛德之終戒猶在是志於仁者可不
慎其始哉不慎則亡國敗家陷於大惡而不知非但憂盛
之無成已也

皇陶謨

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故正九黎之罪以
絕地天之逆慎所聽也後儒之較者援天以治人而喪天
之明威以亂民之聰明亦異乎帝王之大法矣夫禘典唐
禮命德討罪率其自然合於陰陽之軌無於五辰之治則
固天也雖然天已授之人矣則陰陽不任爲法而五行不
任爲師也何以明其然也天之化裁人終古而不測其妙
人之裁成天終古而不代其工天降之衷人修之道在天

有陰陽在人有仁義在天有五辰在人有五官形異質
不可強而合焉所謂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趨亦趨哉
父與子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志天與人異形離質而所
繼者惟道也天之聰明則無極矣天之明威則無常矣從
其無極而步趨之是夸父之逐日徒勞而速做也從其無
常而步趨之是刻鵠之求劔轡不知其已移也今夫日沒
月晦天之行度不憚人則必以刑賞爲威矣犬馬夜視鶴鳴盡
龍聽以角蠅語以須聰明無方感者異而受者殊矣人死
於水魚死於陸巴菽洞下而肥鼠金屑割腸而飽蠶西極

之鳥樂於割雞魯門之禽悲於羸雞散者異而利者異矣
故人之所知人之天也物之所知物之天也若夫天之爲
天者肆應無極隨時無常人以爲人之天物以爲物之天
統人物之合以教化各正性命而不可齊也緣此畜之賢
智有賢智之天愚不肖有愚不肖之天惡得以賢智之天
強愚不肖而天之也哉均乎人之天者通賢智愚不肖而
一聖人重用夫愚不肖不獨爲賢智之天者愚不肖限於
不可使知聖人固不自矜其賢智矣是故春溫夏暑秋涼
冬寒晝作夜息賞榮刑辱父親君尊眾著而其絳者均乎
人之天也賢智之不易蠢愚不肖之必欲喻者也教以之

與政以之立矣八卦四象之秩敘太極兩儀之渾合分至
氣朔之推移盈虛朧朧之消長二氣之窮變而迥久五辰
之順逆而衰王智者測之愚所不察賢者謹之不自所耶
憂故作麻以授時占星以典事藏冰以調淒陰內火以消
亢陽引伸其聰明以麗民事奉若其明威以正民志而興
教立政自盡人之顯道終不規規以求肖焉非然且假於
天以炫其聰明而尸其明威智測力持取必不可知之象
數以穿鑿易其方員使貉豕質其裴葛也奚可哉故聖人
所用之天民之天也不專於己之天以統同也不濫於物
之天以別嫌也不借於天之天以安土也吾弟則愛秦人

尚書引義卷一

奎

之弟則不愛民之典也若夫天則昆弟亦異形秦越亦同
類矣孳拳為敬箕踞為傲民之禮也若於天則寒慄非教
以恭暑析非尊以媿矣五服昭采民之所欲而以命也若
於天則采雲不偏覆堯都黃霧不獨冒跽里矣五刑傷肌
民之所畏而以討也若於天則蹠蹠者非以其盜不男者
非以其淫矣是故春夏溫秋冬肅民以為發歛非歛凍靡
草之發歛冬至昏壁夏至昏亢民以為晨夕非極東極西
之晨夕乃欲舍赫赫明明昭垂於民者而用其測度比擬
之術智不亦陋乎陋以事天之所不佑矣是故呂不韋
之月令劉子政父子之五行傳其始於九黎之通地天者

與不若於民舉天以渾歷之慮測乎天誣民以模倣之月
令五行傳之天以天也非民之天則固非臯陶代工
武王勿貳之天矣春秋之記災異示人以畏天也呂劉之
言象數矯天以制人也父喜而喜父怒而怒孝子之事也
父步亦步父趨亦趨趙括之以敗國亡家也況乎呂劉之
步趨一節節之躡履非采齊肆夏之節度也乎春秋謹天
人之際洪範敘協居之倫皆聰明自民明威自民之謂也
泝濟乎以窮其所極斤斤乎以執之為常天固未嘗欲人
之如此也人且不知天之又何似也而以己之意見蔽之
曰天以期人之尊信求天之佑也難矣哉

尚書引義卷一

奎

益稷
性命之貞未易合也天下之贖未易治也抑惟其所以用
心者而已矣性命之理顯於事理外無事也天下之務因
乎物物有其理矣循理而因應乎事物則內聖外王之道
盡苟循乎理以無心應之而已足天下之言道有出乎此
者而實非然也理則事與物矣循其序定其志遠其危疑
非見聞步趨之可順乎天則也循夫理者心也故曰惟其
所以用心者而已古之聖人治心之法不倚於一事而為
萬事之樞不運於一物而為萬物之宰虛擬一大共之樞
機而詳其委曲之妙用曰安汝止惟幾惟康何安乎何幾

乎何康乎事無定名物無定象理無定在而其張弛隨合於一心者如是也則百王之指歸千聖之權衡也心之用患其不一也一之用又患其執也執以一不如其非一矣用一而執之不如其非用矣流俗之迷而忘返異端之蔽而賊道無他順心之所便專之而據爲一也弱而固者曰吾以圖安也慧而儇者曰吾以番幾也做而髮者曰吾以從康也夫心之靈足以盡性而應天下者豈其然哉博取之天地之數萬物之情逆順之勢是非之準治亂吉凶之繇求其協於大中者抑豈其然哉且夫於止而安亦必有當所止者也往而審幾亦必有見於幾也據所當以爲止

尚書引義卷一

七

豈其幾之或息乎弱而固者曰吾安吾止而適值焉惟其然而固不安也天下未有滯於一隅之當而可使心之無震動者也有見於幾而數迎其幾豈遂不可康也乎慧而儇者曰利用吾幾以應天下之幾固無取於康也惟其然而固不能康也天下未有以變宅心而可應天下之變者也夫心之所以不知所止而危殆者無他意欲亂之耳安止者奉道以爲棲泊而意不流於僻欲不得而開焉而猶懼其墜以自信者失此心察微盡變之大用也夫心者得天關運不息之靈以爲流行之體而困於自信之區守其可以安乎惟夫至靜之中意不妄欲不勢而於理則經之

緯之曲折以迎其方生之緒故端凝以處而聰明內照無須與之滯矣故亟告安止者以惟幾所以盡心之生理也乃既研心以盡慮而無或枯所安以自困又懼其心之疲役而數遷也乃其所以不康者心之爲靈也善動如止水之微憾而波不息也則惟見智之足恃巧之足樂任其所往愈人而愈曲則機智與端而理不足以爲之矜域若夫善審幾者以心察幾而不以幾生其心故極心之用可夫以至無垠小至無開式於不聞入於不諫而其爲幾也盡心之用不盡物以役心也故昏蠹如聞寂光如燭而不爲智引不爲巧遷夫然而大明終始者六位各莫其居矣

尚書引義卷一

八

至此而後心之爲用也無不盡矣無不盡者不盡於所盡而方靜方動方動方靜以一念函三變以不相悖害也無不盡而性命之貞靈矣於是而天下之隨於此焉應之無不順以正矣何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陰陽之有成象萬物之有成形是非之有成理吉凶之有成數皆止而不遷者也動之必靜者也雖欲不安而不能而紛擾膠葛以利害動其心者恆固於具一定之軌則而憧憧於往來乘大正者以御陰陽以裁萬物以斷是非以貞吉內非自安而忘物也本無不安靜以應靜而安如其安也然而天下則已幾矣一靜之必一動者然也陰陽之變無咎也洩

於極盛之中而後著於已衰之後萬物之用無常也成其
各正之性而自有其相感之情是非之際甚微也君子有
不可恃之仁而小人亦有未亡之葬吉凶之至不測也成
乎吉者置其已得而迎其未來貞於凶者小信且窮而微
權當審故方其靜見為靜而動者固然矣乃即其動而靜
者初未離也無不可安者惟其幾也故曰知幾其神乎介
於石也然而陰陽之變皆可承也萬物之用皆可任也是
非之數移無往而不有是也吉凶之遞進無處而不可古
也一動一靜而天下之理畢也則知幾者知之而已矣善
之而已矣窮神知化通志達情而心恆持其衡又豈有不
康者乎嗚呼至於康而耳且順矣從欲而可不隄矩矣帝
之道聖之功至此而極矣子曰為之難難此者也一念以
安止即一念以惟幾而又必其康也心有兩端之用而必
合於一致天下有三象之情形而各適如其分以應之聖
人之用心至於義精仁熟而密用其張弛開合之權以應
天地動靜之幾無須臾而不操之以盡其用益用心者聖
人之以終身以之終食而不日理已現前吾循之而無不
得也此大禹之心傳為千聖之統宗至矣哉

尚書引義卷一終

尚書引義卷二

衡陽王夫之議

船山遺書八

禹貢

立人之道曰義生人之用曰利出義人利人道不立出利
入害人用不生智者知此者也智如禹而亦知此者也烏
呼利義之際其為別也大利害之際其相因也微夫孰知
義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夫孰知利之必害而害
之不足以害者乎誠知之也而可不謂大智乎繇義之潤
下有水之用繇義之炎上有火之用繇義之曲直有木之
用繇義之從革有金之用繇義之稼穡有土之用潤下而
溢有水之害炎上而烈有火之害曲直而無有木之害從
革而傷有金之害稼穡而蕪有土之害繇此畜之出乎義
入乎害而兩者之外無有利也易曰利物和義義足以用
則利足以和和也者合也言離義而不得有利也天之所
以厚人之生正人之德者統於五行而顯焉逆天之常乘
天之過偷天之利逢天之害小人之數數於利也則未有
不為凶危之都者矣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
敘義之所自著害之所必遠始於五行昭其義終於六極
示其害禹以是而治九年之水故曰智莫有大焉也務義
以遠害而已矣天之生水也非以為利也其義之潤下者

不容已也義之利可以澤物義之下可以運物於是乎細人見以為利而邀之見為利則不見為害而惡知其潤下之過適以為害也哉制害者莫大乎義而權害者莫凶於利於義不精而乘之於害不密而櫻之於是乎愛尺寸之上以與水爭命於行下狎滔天之勢以與水朋虐於中原自無之義舜倫也大抵以利為階之也乃若禹之治水也正性定命循義所安而不貪其利捐利與水而不受其餌分而澆之匯而居之河播為九江分為三則有所不惜燹有所不憂草木之材投之炎火兗州之作遲之十有三年直方正大之志氣伏洪水於方剛而孑然一人之身率浩浩蕩蕩之狂流以歸壑而莫能抗義之所自正害之所自除無他遠於利而已矣今夫水五穀百卉之所滋也蒲莞鱗介之所處舟楫貨粟之所通也當其順而利存當其逆而利亦未嘗亡也蓋義之本適於用者雖乖沴試行而性不易則利固存焉害之尤者利亦或從而大於是乎以害為利以害之尤為利之大細人乃顛倒悖昏自困於利之中以取逢其害斯智者之所大哀也矣位為司空命受於天取居尊席威服生民以試其微幸之智率族罔邑駢首漂骸以填谿壑而無遺斯可不謂大哀者乎是故有義勝之水賦濟是已有害勝之水瀑滿是已有義害相半之水

尚書引義卷一

二

江漢淮沈之類是已有義一而害十之水黃河是已其一義者以蕃部之水而朝宗於中夏自此以往則皆其害焉者矣天之勞我中夏之民而善之以蹈義而遠害也嫁夷狄之橫流以衝突乎兗豫青冀用文之國安土者不能逃焉而實受其禍故治水者明乎害之不易遠而裁之以義則庶乎其禍可戢止外此者無策今考歷代治河之得失禹制以義漢違其善宋貪其利蒙古愈貪焉而昭代沿之善敗之準昭然易見也制以義害不期遠而遠矣違其善害有所不能違矣貪其利則樂生人之禍而幸五行之災也害之府也夫中國之有河猶其有夷也三代無□□之策而有□□之義漢急□□之功而不貪□□之利唐始用□石晉遂用□朱兩□□而其禍乃大樂可親矣遠害而害不勝遠則莫若捐利而不貪雖有突騎效其死命知藩籬之不可撤也而後花門海上之禍絕雖有長流夾乎腴土知浸淫之不可敗也而後龍堤潰野之害消愚矣哉宋之以蜜蔽舌以齒焚身而不恤也兵不足以制契丹而逆河回流緒以為始水財不足以阜用而乘河之孽哇以為淤田天貽之憂宋耽之利曠寇以為依幸禍以為福彼昏不知又何怪其借金滅遼以失中原借元滅金以失江左哉夫差之橫也江難以通楊廣之悖也汴泗以合女直

尚書引義卷一

三

蒙古之亂也衛濟以一南旺以引仰命於河以爲漕運支
流旁午交絡四出徐充豫冀維揚五州之域惟河之意南
意北而憑陵焉然且惟恐安流而失其利米禮承之以從
欲而邀賞嗚呼數百年之闕天以夷禍中國而紆之於水
也浸使有陶唐九年之水周定王海溢之災則齊魯宋衛
徐吳之民雖有不魚者鮮矣禹稷可食之壤割以與河今
貪難制之流邀以爲利智愚之分義利之別義利之分利
害之別民之生死國之禍福豈有爽哉豈有爽哉當禹之
世賀蘭鹽池之境未嘗入中國也故禹功訖此使唐虞提
封得如漢之兼朔漢唐之斥河滄也我知禹且建萬世無

尚書引義卷一

四

疆之休絕漠而東放河流於奉聖川駕喬泊繞遼山以入
鴨綠則中國遠害而夷受之四州之土不待治而適有居
也使其然也塘水誰與塞淤田誰與墾漕運誰與通小人
之言利者抑將無術以逞而哀此羣黎平居無埽堤之勞
淫雨無昏墊之憂矣天未悔禍禹功未展牟利之鄙夫乃
以關捷招寇而比其族孟子曰率獸食人此率水而溺人
矣人之食於獸者百不得一也死於水者望城殫野而不
厭然則爲塘水淤田漕渠之策者其膏天下與來世亦憐
矣哉又其甚者假水之虐以肆其毒於是而有灌城之事
水抑自有義焉不助凶人之惡也故智伯之於晉陽蕭梁

之於淮堰宋人之於北漢墜滔天之流祇益孤壘之堅雖
韓魏之尉是無謀而無郵之城固與北漢而俱安智氏之
軍且與淮堰而俱漂也後之人雖甚安忍其尙鑿於此勿
過無能害人之水使害人而適以自害也乎

甘誓

功罪者原化之原也功非但賞之足勸罪非但刑之足威
也雖其爲不令之人與然而必避罪之名以附於功之途
夫人自仰之情相獎以興莫知其然而自動無賢不肖一
也故正名之曰功而天下趨之正名之曰罪而天下違之
帝王尤慎之矣世之降也風日竄化日靡民日偷國日亂

尚書引義卷一

五

非徒政不綱教不飭也功非其功罪非其罪也功非其功
未嘗非功罪非其罪未嘗非罪而古帝王之功罪不尙焉
後世且以爲迂遠而不切於治亂故功罪之名三移而風
化之衰也三變而益趨於下最下以臣與民之不順於君
者爲大罪而忘其民其次以君與吏之不值其民者爲大
罪而忘其天君依民以立國民依天以有生忘天則於民
不忘而民暗受其戕賊矣忘民則於君不忘而君必受其
戕害矣古帝王之重賞以爲功重誅以爲罪者惟天爲重
故堯知鯀之方命無君也其地族無民也而姑試以五行
之政夏后之征有扈也不斥其叛天子虐下民而鳴鐘擊

鼓以聲其罪曰威侮五行息棄三正得罪於天者雖無處
於民無犯於上而天討勿赦如此其嚴也後世之法目為
大罪而不赦者曰罔上曰讓國苟有欺隱營私之迹則雖
响煥其民爭懷之弗可貸也其次曰傷民命曰侵民財
苟無淫刑科歛之愆則雖獲罪於天天所弗祐所弗問也
嗚呼夫孰知不畏於天名為恤民而民實貽以惑不恤於
民名為憂國而國實受其敗也惟古帝王知國之所自立
民之所繇厚德所繇正也克謹以事天而奉天以養民
方命以族之辜視威侮五行息棄三正者而可從末減豈
世主具臣之所能知哉易言乎威侮五行也五行者天以
其化養民民以其神為性者也是故燔川以流惡改火以
養正拔木以昌民氣藏金以啟民心平上以安民志不使
不足也梲置以吝於用尤不使有餘也淫佚以蕩其情弗
慎其節言而俾愚氓之自登自耗也則其威侮也甚矣苟
威侮之而五行之齊氣以虧人之養而隳人之性也不可
勝道矣易言乎息棄三正也三正者天所示人以氣至而
主其感者也是故以天統事天而迎其陽以地統事地而
效其質以人統治人而與其用占星以修祀知神之格以
精之至也候氣以吹律知和之至以風之應也序辰以課
耕歛知生成以時而協也順節以詰兵刑知明威以度而

行也弗謹其候而任情之動以作以輟也則其息棄者多
矣苟息棄之而三正之和氣已先人而逝後人而弗逮也
人懼其災矣夫和氣者氣之伸也害氣者氣之屈也五行
之英在形之未成而有其撰造形之已成而舍其理三正
之常往過者退而息機來續者進而興事是屈伸之化理
所謂鬼神也鬼神則體物不遺矣威侮而息棄之是違之
矣道之而孤行其意欲或圯事而不修或疲民而妄作曰
自我尸之以使民奉我而我以臨人復矣忌哉是則顯與
天爭勝而不恤一言一動莫非鬼神所應違也君與吏尙
何有於民臣與民復何有於君乎故帝王之奉詞以討必
誅不赦之罪者在此而不在彼世至具臣何足以知此哉
且夫穆世之功罪以民事為殿最以國計為慮邪者救求
之術彼亦有所不容已焉天之弗長五行亂矣三正怒矣
於是而民寤而更懼水火金木且為攸攘刑殺之用邪寒
烈暑且為熾暴怒恣之尤民乃孔棘而俗乃益僞為君子
者重念其顛隳憔悴之荼毒則錄救民之功而嚴殃民之
罪弗暇問天矣天之弗恤而霄怒得護以與上抗吏因其
亂威爾其下以誣上而營私苟利於己國危而不恤民之
既離君孤而莫援世主之所懲而亦忠臣之所憤則衛國
者為功而負國者為罪且弗問其矣乃從其本而言之棄

五行三正之紀者天也妙五行三正之化者鬼神也忘乎天而天絕之忽鬼神而鬼神怨懼之則五行之害氣昌三正之和氣散人理微而人心迷以不復天下師師相獎於功利千百姓之譽者賢矣逢人主之欲者忠矣志偷而不警習借而弗擇沒淫及於後世不復知有五行三正屈伸之化理可生成禍福於體物不道之中知有其名者又徒九黎之邪妄通地天以亂人紀則子可不知有父人不可不異於禽於以敗國亡家驅民於死地始以殃民病國之刑書督於其後不已晚與嗚呼莫威匪天也莫顯匪鬼神也天之化隱而鬼神之妖與愚者以孤虛生尅鼠三正之顯

宋南齊書卷二

卷二

允征

陸贄有云動人以言其感已淺然而有所感者則以惑人於俄頃之間者也生而擊之死逸而驅之勞分義足以動之乎畏死憚勞之情猝然內發者智不及度勇不及持自非英豪之慷慨捐生與賢哲之從容赴義則固倒行於窮途而視上死長之情不知其何以忠良於是而救心腎肺腸以爲言振蕩其俄頃之耳目以生其勃發之智勇言之所應雖淺而固可有功是故虞夏以來無居平之誥誠而有臨事之約誓焉古之帝王誠知其感之也淺用之也惟俄頃故其爲辭也不過激其氣以使之盈不疇重其權以使之疑其感之也若不足而以感也已足矣不激而使之盈者何也氣盈而怒怒盈於外者必枵於中嘗觀於國者矣詎許勝而拳勇衰矣不疇重而使之疑者何也有所重必有所輕雖在倉卒聽以耳發以氣而未嘗及以忽也雖乘其僥倖之情而無長養之義以使熱思而不教則一疑而羣疑交起疑之疑之遲回卻顧而必潰鉄鉞不足以威之矣嘗觀於嚴父之訓劣子矣詞已費而反辱於夫子之不正矣以今觀於甘誓允征之文簡而不盈規其長久而不疇重乎已斯之謂體要之辭辭之善者君子以之動天地而況於人乎禹之明德夏道之忠敬天下將百世賊之不再傳而有扈犯順以抗王師不五世而殘和叛官以黨

宋南齊書卷二

卷二

后弊惡之不勝誅者也然而后啟立侯之執言也則使罪
浮於言而不窮言以浮於罪夫亦曰彼之滔天以負惡者
夫人知之而不俟於言也舉其大端以正有事之名舍其
一切以畜人心之怒則氣不洩於言而勇可給於氣整齊
其行陳宴戒其淫戮矜持其有餘而急繕其不足若此者
所謂不過激其氣而使之盈也分義者民之均重也權精
者已之畸重也爲臣而犯其君爲臣而背公死黨以弱王
室分義之不赦者也分義不赦而何有於五行三正之精
微分義不赦而何有於沈酒昏迷之瑣屑乃分義均重而
民喻其不赦權精畸重則民且疑君之死己以安也俄頃
之際所喻者不敵其喻死喻勞之心則將曰喪君有君而
喪身無身矣惟是三正五行天戒臣憲者王爲民修之侯
爲民守之民用所前而民居之自協者也今畧畸重之權
竝畧其均重之義而獨重其權於民民乃曉然於眾憤之
不容己而牽率君相以屈民之罰於是而人之視公戰猶
其私鬪非使我以一旦之肝腦易天子王食之靈長而不
惜致死以爭搗姦穴之胸矣此所謂不畸重其權以使之
疑也是故臣干君則畧其無將之義而執辭以民以謂天
爲民而立君不勛民以冀君也甘誓允征是已君殃民則
畧其殄師之虐而聲罪以天以謂天篤后以匡民不殘君

尚書引卷二

十

以逞民也湯誓是已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曰予
恤民毒不忍不正也曰率割夏邑有眾率怠不曰率割下
國眾致其怒也夫乃以堅長久之義而其權不畸畸重於
上民以爲屈已畸重於下民以爲屈己民猶也眾疑之
府也君子益慎之已故於殷周之際而知道之降也武王
之誓言之畸也列紂之罪擢髮以數而氣亦竭矣爾執非
敵惴惴以恐於是而殷殆矣列紂之罪擢髮以數漸脛割
心之無遺也八百濟師血流漂杵能保匹夫匹婦之無橫
死於會朝而可反唇相詰者乎義士所以有易暴之歐商
維之頑民亦且生簡迪之怨千里之應捷於梓鼓君子之
言之動天地而可不慎乎周之誓不及殷之諸春秋之詞
命不及豐維之誓命盈虛生乎志氣輕重定乎權衡義於
此精道於此立不可誣也戰國說士之辭悖道而相搗以
勢此意斬矣又降而爲陳琳阮瑀之流如健訟之魁怒鄰
之婦勃氣憤盈秀先自口尤君子之所羞稱也下此而齊
梁之季馳檄相誇取青妃白競巧於流血塗肝之地苟有
心者能勿觸目而酸心乎夫古之帝王以善其言者豈於
其言而善之與忠厚宅心則氣不盈而不忍盡物之短正
已無求則權不畸而不苟幸事之成養天下之和平存于
秋之大義立誠以修辭辭皆誠也則惡之者雖在俄頃固

尚書引卷二

十

可以昭告萬世而無愆矣孔子曰我於辭命則未能也言不於辭命而求善也

尚書引義卷二

十一

尚書引義卷二終

尚書引義卷三

船山遺書八

衡陽王夫之謨

仲虺之誥

易之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誥之言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夫事與人之相接也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者不可謂事也何也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天下非無事也而非吾之所得制非吾之所得制則六合內外固有不論不議者矣則固非吾事矣不發而之於視聽言動者不可謂心也何也不發而之於視聽言動吾亦非無心也而無所施其制無所制則人生以定固有不思不慮者矣是尙未得爲心也是故於事重用其所以來於心重用其所以往於事重用其心之往於心重用其事之來往來之界真妄之幾生死之樞舜跖之分古之君子辨此而已矣心之往則必往矣事之來則必來矣因其往而放之者縱也因其來而交之者欲也於其往而固遏之於其來而固拒之內與外構力爭其流者克伐怨欲不行者也於其往而遊於虛於其來而制以機往而曲以避物之來來而巧以試心之往以反爲動以弱爲用之術也古之君子則皆灼然見其非道而不此之務矣是故酌自然之衡持固有之真以範圍往來於不過其往也極其

尚書引義卷三

十一

用而不忒其來也順以受而不逆夫是之謂建中也嗚呼
非察於幾達於誠而知心與事之浹洽以利用者孰能與
於此哉天地之德曰新富有流動充盈隨在而明其義於
有形有色無方無體之中者至足也其流動也洋洋日發
而無不及使不及焉則此且虧削而不紹乎彼洋洋日發
者本無不直也其充盈也森然各立而不可過使可過焉
則此且溢犯乎彼而彼不足以容森然各立者本自有方
也道之在吾身以內與其在天地之間者既如此矣流動
者與物酬酢以順情理而莫有適居充盈者隨事有宜以
應時變而莫能協一必待行之而後可以適焉必待凝之

尚書引義卷三

三

而後可以協焉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耳目口體形
著於實受來以虛視聽言動幾發於虛往麗於實其互相
入者有居中以宰之者也以凝之者行之斯以事無不宜
而心無有僭卓然而有其直卓然而為其方居乎此以治
乎彼故曰制也夫然受中以生則無不直而無不方內之
則既然而中建於天下有定理焉直之方之所自著也外
之亦既然矣故告子之言曰義外而言禮之駁者亦曰禮
自外作夫內之既卓然有可凝之直方矣則義禮之俱非
外也亦明矣我無以辨外義禮者之非也則以外非無禮
義而不制於我則非我之義與禮也蠶蠶之君臣虎狼之

父子相鼠之皮體燕鴈之配耦何有於我義外之非夫人
而言之孟子之辨已析也禮外之云樂記之枝詞也而賢
者徇焉乃以云事在外義係內制心在內禮係外作朱子
則是於其來而授物以所未有於其往而增益以心所本
無日以其心與天下構而日以天下與心構舍自然之則
忘固有之真斯何異於老氏所云反者道之動哉且夫義
之必內如冬知湯而夏知水也禮之必外其且判渙於天
地之間自為一類如風之不可以目見空之不可以手握
乎將禮之用孰從而舉之禮之名亦不足以著於人矣義
之內也以智而喻禮之內也以仁而顯喪之哀祭之敬食

尚書引義卷三

三

之不終兄臂色之不據處子亦惟以求歡乎心也必求如
此而後慊於心則心固有之故曰復禮則亦如蓬或吾矣
之背旨吾舌矣若禮之立於吾前以待用者既似授之規
矩而非木之能自為方圓授之羈勒而非馬之能任驂服
可云外也則義亦顯立吾前賢在而授以尊長在而授以
敬充外禮之說亦未有不可以義為外者也古之君子智
足以喻此萬物之充盈以來以形之虛者應之俾得所歸
而宜以協仁足以顯此吾性之流動以色之實者奠之俾
安所止而典以敦事與心胥制於所建之中反身而誠不
違矣蓋天理之流行身以內身以外初無畛域天下所有

即吾心之得吾心所藏即天下之誠合智仁通內外豈有殊哉彼智不足以及此者其昏也因其往而往之因其來而來之其弊也於往而禁其往於來而忘其來仁不足以守此者其妄也任其往而之於傲任其來而汎爲交其矯也苦持其往而不得所麗過杜其交而不緩以宜亦惡知往來之幾形形色色之誠自有其中焉而建之也哉孰之無權存之無本而內不放出以制心外不放入以制事斯釋氏鼠入牛角之謂與於不仁之甚者可弗辨乎

湯浩

顯性之有而目言之易謂之組壽謂之衷詩謂之則孟子

尚書引義卷三

甲

謂之塞求其實則中庸之所謂誠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終與終之始與始之終以密合乎始始以綿互乎終相依而不訛不著其文而已盈靜與存而皆安動與行而不滯官不過而如其量神周流而恆不失故曰衷也夫人之有形則氣爲之衷矣人之有氣則性爲之衷矣是故痿躄者形具而無以用其形則惟氣之不充乃形未有毀是表具而衷亡也然則狂易者氣具而無以善其氣則惟性之不存乃氣未有餒是亦表具而衷亡矣氣衷形循形而知其有也性衷氣循氣而不易知其有也故君子之道鮮矣今天氣則足以善足以惡足以塞足以餒矣足云者有慮於

形之中而堪任其用者也若夫恆而不遷善而無惡塞而不餒者則氣固有待而足焉而非氣之堪任也故曰性衷氣也氣非有形者也非有形則不可破而入其中然而莫能破矣而網緼搏散者足以相容而相爲載則不待破以入而性之有實者固與之爲無閒夫性之爲衷於人也不待破而入非徒於氣然也形亦莫不然也破目之黑白而求明之藏也不可破耳之竅音曲而求聰之藏也不可破因實而入實則亦因虛而入虛凡有形而皆入焉亦凡有形而皆衷焉耳亦衷此也目亦衷此也四體百骸而皆衷此也凡有氣而皆入焉亦凡有氣而皆衷焉衷乎形者

尚書引義卷三

五

氣衷乎氣者乃天之所降之衷則亦徹乎人之形氣皆爲之衷也哉曰睟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面背四體形也氣之表也以見以益以施氣也形之衷也乃其根心而生色者更有衷氣者存也君子所性也是故人之生也氣以成形形以載氣所交徹乎形氣之中縣密而充實所以成所以載者有理焉謂之存存人之死也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性之隱也未嘗亡而不得存者與魂升與魄降因其屈而以爲鬼神故鬼神之與人一也鬼神之誠流動充滿而人之美在中也其屈也鬼神不殊於人而其德惟盛其存也人亦不殊於天而其性以恆然則此衷也固非但人

之衷而亦天之衷矣形而下者人之性形而上者天之理故衷曰降非其麗乎人而遂離乎天也天下逮於人人之衷即天之衷也且夫天之有衷奚以明其然也今天蒼蒼蒼而已矣曠曠而已矣蒼蒼者不訓曠曠者無極氣也而寒暑貞焉而昭明發焉而運行建焉而七政紀焉而動植生焉而仁義禮智不知所自來而生乎人之心顯乎天下之物則焉斯固有以入乎氣之中而為氣之衷者附氣以行而與之親龔氣於外而鼓之榮居氣於中而奠之實者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一陰一陽劑焉統天之行元亨利貞而四德敘焉是則天之衷也形而上衷乎天形而下

中庸引義卷三

本

衷乎人繇天以之人因其可成可載而降之人乃受於天亦既主形主氣而莫不以為性之藏也故曰恆是故形則有恆也氣則有恆也然而有不恆者形之有痿蹇性之有任易或傷之或陷之一人之身而前後殊斯不恆也形之有利鈍氣之有衰王和易而鈍難王壯而衰餒均人之身而彼此殊斯不恆也其不恆者何也文著於外質凝於內著於外者梏其內故與衷而相離滯於內者困於外故衷不效於用也衷也者其外不著其內不滯柔與為柔剛與為剛動而不喪靜而不遺無所忤而柔順與親無所撓而剛健與幹化不流而居不失則亦奚有不恆之咎哉恆者

何也曰誠也誠神誠幾於物皆動誠通誠復於己皆冥瓶以屈伸變化終始弗離而莫有不恆矣嗚呼古之知性者其惟自見其衷乎仁義禮智以為實也大中至正以為則也闡然而日章以內美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以充美也故曰乾坤易之祖邪變易者其表之文健順者其裏之著切與惟此不察則且以元牝為根而其中枵然則且以督為經而其動其然則且以運動為性而其守蕩然則且以真空為體而其主冥然忘其衷之祖源其祖之塞生民之性淪胥以鋪非直日用不知者之咎也

太甲一

中庸引義卷三

本

權重於經者也經有未審懸重以酌其平之謂權也而或以為輕於經而行其妙則詩矣重於經者持而乃得其平輕於經者反而外移於術之杪則權重而物輕物輕權重物且昂起而權墜矣何有於權之用哉為魯莊公責者曰毋不能制常制從母之人審然則太甲之狎於弗順不必放桐而但施刑於弗順之宵人也其可哉此有道焉亦有權焉制弗順者則時而之輕制太甲則持而之重也嘗試論之以本末言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本也弗順者之給其欲導其縱末也不持其本而急其末猶攻毒者之急四支而遺腹心也一弗順退而一弗順進一弗順廢而一弗

順與故曰人不足與適也不足者力之不足我處外庭而
輕權之不足彼在君心而重也以情勢言太甲之情弗順
者之勢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四體之於安佚
夫人之不能廢而獨謂君上之不宜有此乎弗順者見制
而不逞則重為減替以相激將使安飽之不給乃宣言曰
是使王監門與早之不若也冲人何知始相憐中相悼終
相匿而睽於元老者益孤矣良姊刻木以行棊而鄰侯疏
劉瑾伏地以請死而韓文袖其明驗已如其欲顯戮之與
則害尤有重焉者凡權臣之偏主恆先削其君之肘腋故
后羿篡而維表無反嗣之臣州蒲弑而匠麗先胥童之死

前書引義卷三

八

今以靖獻之心弗擇而蹈其轍左右相依之媚子且放一
人焉夕誅一人焉取之君側而肆之市朝房爾冲人始則
姑聽之繼則涕泣以講之又繼則甘心羣小以報之矣彼
羣小者既挾尊主之號以為彈壓之名其主亦懷孤立之
恐而已抑終以投鼠忌器之故不得大快其所欲為卿尹
百辟其不中立以祈免者鮮也則身危而國亦隨之矣均
一非常之舉則何似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以散宵人之
聚也是故畧庸人之好惡審天理之權衡伊尹所以任堯
舜之道於躬而直行不懼也夫佞倖持權權移而毒下逮
天下且血皆盪腕以爭致其怨惡而君之失德樊姦姑寬

假而不忍深求此亦君臣之彝倫所不可泯而要以為庸
人之好惡何也畸其重於佞倖而不諒其不足以為為也
若夫天理之權衡善有所自植惡有所自致君實處墜堦
遠壑之勢而給欲導縱之夫固卑且賤以順君子之命或
趨善或趨惡猶驟雨之乘回風可使南而可使北君子約
變則小人革面固大人君子所矜有而移易者也積不欺
之忱膺毋貳之槩拔本塞源以正告天下萬世而無疑則
弗順之子淵藪已失而不敢以螢尾爭日月之光亦震驚
湔洗謹執其唾壺虎子之司矣故于桐初放未嘗有流竄
匪人之刑奉冕既迎終不有易置近臣之事然而太甲思

前書引義卷三

九

庸則已捷於袍鼓其效為不爽也格君心之非者經也放
之以格之者循經而尤重之也人不足適而急於適人者
未也適不可適之人而以自誦者益爭於末而倒授以重
之味者不知嘗試輕杪而利其易制覆取墮焉其不可與
權也久矣乃伊尹之克任大權以正大經者一介取與之
義咸有一德之貞志大明而誠豫立彼魯莊者固不足以
語此也無哀毀痛父之忱無枕戈報齊之志經已拂矣權
不足以持矣然使取交妻之左右鉗束而誅戮之將文姜
挾君母以內訌羣小恃外援以一退元父之於胡媼五王
之於二張斯不亦後事之左驗哉魯莊公而果可為人之

子也飲血誓死與諸兒爭命於原野上告天王正支姜在宮之辟棄位逃祿幽憂以死於卓土而後車中之怨可雪是尹處其易而莊處其難然使莊之篤孝如尹之忠也則姜淫不敢宣桓勢不孤立難以諸兒之禽心抑不敢談笑而賊人君父且如雲如水肆醜行於康莊矣子母親而感終易君臣睽而感愈難尹處新造之邦莊正適儲之位則尹固處其難而莊處其易也童昏不知導淫縱賊在位具臣中編御孫皆不足為有無乃欲制從母之人以釀肘腋之禍不亦愚乎彼魯莊者固不足道而說春秋者以制母從人為權豈知權者哉惟尹而後可與權惟尹而後可與

尚書引義卷三

十一

經也

太甲二

習與性成者習成而性與成也使性而無弗義則不受不義不受不義則習成而性終不成也使性而有不義則善與不善性皆實有之有善與不善而皆性氣稟之有不可謂天命之無氣者天氣稟者稟於天也故言性者戶異其說今言習與性成可以得所折中矣大性者生理也日生則日成也則夫天命者豈但初生之頃命之哉但初生之頃命之是持一物而予之於一日俾其持終身以不失天且有心以勞勞於給與而人之受之一受其成形而無可

損益矣夫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初生之頃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無所命則仁義禮智無其根也幼而少而壯壯而老亦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則年逝而性亦日忘也形化者化醇也氣化者化生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始以爲胎孕後以爲長養取精用物一受於天產地產之精英無以異也形日以養氣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豈非天哉故天日命於人而人日受命於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夫所取之精所用之物者何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足以爲長養

尚書引義卷三

十一

猶其足以爲胎孕者何也皆理之所成也陰陽之化運之也微成之也著小而滴水粒粟乍聞忽見之物不能破而析之以盡陰陽之眇斯皆有所翕合焉陰爲體而不害其有陽陽爲用而不悖其有陰斯皆有所分則焉川流而不息均平專一而欬合二殊五實之妙翕合分劑於一陰一陽者舉凡口得之成味目得之成色耳得之成聲心得之成理者皆是也是人之自幼迄老無一日而非此以生者也而可不謂之性哉生之初人未有權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惟天所授則皆其純粹以精者矣天用其化以與人則固謂之命矣已生以後人既有權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自取自用則因乎習之所貫爲其情之所欲於是而純疵莫擇矣乃其所取者與所用者非他取別用而於二殊五實之外亦無所取用一稟受於天地之施生則又可不謂之命哉天命之謂性命曰受則性曰生矣目日生視耳日生聽心日生思形受以爲器氣受以爲充理受以爲德取之多用之宏而壯取之純用之粹而善取之駁用之雜而惡不知其所自生而生是以君子自強不息日乾夕惕而擇之守之以養性也於是後日生之性益善而無有惡焉若夫二氣之施不齊五行之滯於器不善用之則成乎疵者人日與媿暱苟合據之以爲不粹之欲則與之

尙書引義卷三

十三

浸淫披靡以與性相成而性亦成乎不義矣然則狎于弗順之日太甲之性非其降衷之舊克念允德之時太甲之性又失其不義之成惟命之不窮也而靡常故性屢移而異抑惟理之本正也而無固有之疵故善來復而無難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豈一受成側不受損益也哉故君子之養性行所無事而非聽其自然斯以擇善必精執中必固無敢馳驅而戲論已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出王游衍之頃天曰臨之天曰命之人日受之命之自天受之爲性終身之永終食之頃何非受命之時皆命也則皆性也天命之謂性豈但初生之獨受

乎形之惡也倏而贅疣生焉形之善也俄而肌膚榮焉非必初生之有成形也氣之惡也倏而疾疾生焉氣之善也俄而榮衛暢焉非必初生之有成氣也食谿水者癭數飲酒者臄風犯藏者喑瘖人裏者厲治癆者肉已潰之創理瘵者豐已羸之肌形氣者亦受於天者也非人之能自有也而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如斯矣然則飲食起居見聞言動所以斟酌飽滿於健順五常之正者奚不日以成性之善而其鹵莽滅裂以得二殊五實之駁者奚不日以成性之惡哉周子曰誠無爲無爲者誠也誠者無不善也故孟子以謂性善也誠者無爲也無爲而足以成於幾也幾

尙書引義卷三

十三

善惡也故孔子以謂可移也有在人之幾有在天之幾成之者性天之幾也初生之造生後之積俱有之也取精用物而性與成焉人之幾也初生所無少壯日增也苟明乎此則父母未生以前今日是已太極未分以前目前是已縣一性於初生之頃爲一成不易之側揣之曰無善無不善也有善有不善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嗚呼豈不妄與

咸有一德

言道者胥言一矣乃從乎形氣而數之則一者數之始也以俟夫增加者也依於道以言之則一者數之終也無不

統會者也且以數而言之一而小成十也其大成萬也乃至參差不可紀之至賸而會歸於一則莫有踰於一者也若其可倍而生二析一而破之也參而生三伸一而歧之也取其破析分岐之餘而孤持其一則必至於賊道伊尹曰咸有一德據純德之大全而言也故曰德二三動罔不凶不可生二以與一相抗衡生三以與一相鼎峙也明矣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非散殊而有不一也又曰無自廣以狹人非傳取而有不一也是故道非可汎兮其可左右也非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三居二之冲冲而用之不盈也誠汎兮其可左右與師左則不協於右師右則不協於左矣誠冲而用之不盈與將虛中以游於兩端之閒自廣而狹人天下之德非其德矣老氏以此壞其一而與天下相持故其流為刑名為陰謀為兵法凶德之所自生故曰賊道也夫以左右無定者遇道則此亦一道彼亦一道以用而不盈者測道則方此一道俄彼一道於是而有陽圖陰闢之術於是而有逆取順守之說故負婦人變宦寺而以勸焚詩書師法吏而以王心與言違終與始叛道有二本治有二致仁義亦一端殘殺亦一端徇佯因時立二以仇一乘虛擇利游三以亂一乃囂然曰凡吾之二三皆一之所生也而賊道者無所不至

尚書引義卷三

十四

矣老聃之幸不即為天下禍也惟其少欲知止不以天下為事耳不然又豈在商鞅李斯下哉古之君子雖遇中主進危言而不姑導以龐雜之術全而學之全而用之聖足以創賢足以守中材猶足以不亡其惟一以統萬而不二三以仇一乎一以統萬者達天者也今天夫則渾然一而已矣天居一以統萬聖合萬而皆一尹自耕莘以至於割夏一也道義以嚴取與也湯白有國以有天下也義以制事心也夫是之謂達天有其始即以之終有其微即以之著立一資始之謂統天成一允終之謂成物舍一於中之謂盡心傳一於言之謂窮理合天下之臣民舉萬事之綱紀皆一於善而無不實也無不純也故曰天下之道而不可過貞天下之觀而無所疑一之用大矣彼彼之析一以二游一於三者修數廣而執一狹狹於執一侈於生三而放以之於萬以自廣而狹天下則始之屬量以小規模以隘而不足以資始終之設而蔽蔽而窮而不足以成終不知大備之謂一者其賊道固必至於斯也夫惟備斯純惟純乃大是故周子伸一而闡之以為太極二殊五實正義中正之理不一也莫不備也而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夫太極既已範圍天下而不過則且何所容小人之悖乎悖云者舉一所備之二以仇一舉一所備之三以

尚書引義卷三

十五

游一勢逆而背其宗也道一而已矣一以盡道矣道非大
而一非小不得曰道生一一該萬矣萬為一矣二亦萬之
二三亦萬之三萬乃一之萬不得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萬繇此以積彼堅彼以敵此因以有常師因以有常主專
師多蔽而專主不達測之妄而執之吝不能出於一之中
而固已悖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嗚呼可不慎與

說命上

君子之道无妄而已矣天積陽於上而雷動於下積者誠
也動者幾也誠而幾神矣積之富有而動之以時則大亨
以正大亨故通乎幽明正故絕其疑似通乎幽明其言也

射書引義卷三

十一

順絕其疑似其言也信順以信乃以无信無疑則无妄矣
无妄則誠矣誠則物之終始貶而存矣若夫疑者則必其
妄也疑也者非有也有則不疑也疑之者非無也無亦何
疑也非有而有非無而無非有非無而亦有亦無則夢是
已今天夢其積非富有知其不原於誠其動不以時知其
不足與於幾不誠不幾而若有神焉豈神也哉故孔子之
自言也曰五十而知天命誠也六十而耳順幾也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踰矩神也神無方矩有方神而不踰其方則
神不離乎誠也无妄之德積之富有而動之以時故老不
衰而益盛若其言夢也則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

見周公盛而夢衰而不復夢或夢或不夢而動不以時血
氣衰與之俱衰而積之也非其富有然則夢者生於血氣
之有餘而非原於性情之大足者矣故高宗之夢見傳說
之形其不足與於誠也審矣論者乃致疑於說之來高宗
之往而曰豫知容貌者神朕兆先見者誠豈其然乎夫誠
者實有者也前有所始後有所終也實有者天下之公有
也有目所共見有耳所共聞也神者無為也形之未形體
之未體者也則五常百行賅乎誠者龜四體通乎神誠仁
顯而神用藏也夢說而有成形用不藏而非神矣獨見獨
聞而非有所終始仁不顯而非誠矣非誠而言神疑之府

射書引義卷三

十一

也妄之徒也君子之所闕而不言者也然則夢說之形而
旁求惟肖者抑又何也形者血氣之所成也夢者血氣之
餘靈也血氣者一陰一陽之形而下者也同聲則相應同
氣則相求形與夢同受成於已形之器於是乎夢可有形
則居然若有一傳說之立乎前矣然而無與於形而上者
故能得傳巖惟肖之形而說所蔽沃之枕辭不能有其言
而識諸寤也蓋器可詭遇而道不可疑問也藉其誠而神
焉則奉告之訓胡不徑相授受於夢中以成不疾而速之
化乃必待說之拜手以進獻哉血氣之靈有時而清焉有
時而濁焉恭默不言高宗能澄其血氣之濁以綱於清故

其於傳說固有之形相遇於若有若無之際然而誠未至焉幾未通焉神未顯焉則得其粗而不得其精夫人意欲乍澄之頃乍離乎粗濁而與兩開固有之成形相為邂逅洵有然者程子所云縣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非物來蓋此時矣鏡器也物亦器也兩器之體異而均之為器則其用合鏡不合物物非鏡生清則物現濁則物隱亦其固然矣然而鏡終器也道不生也故物影現而物理終芒也道五經像知伊川之來者此也季咸知人之吉凶者此也釋氏之他心通者此也息紛紛膠膠之妄動而有其孤靜絲孤靜而生孤明孤明之主一資於血氣之清故無形而

尚書引義卷三

大

可有形影著而與形不爽然於形上之道終芒然未有與也蓋以血氣之靈為見聞之區字雖極其清明而終如鏡之於物物自物而鏡自鏡也鏡平則面正鏡有凹凸則面邪得其正則為高宗之夢傳說得其邪則為叔孫豹之夢暨牛漢文之夢邵通矣邪者妄而正者亦非誠也故曰其匪正有眚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志氣者與理為用誠之所自立也如神而道緣以生誠不可捨幾不可禦神乃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堯之得舜顏之事孔相學以心相鄰以德奚夢之足云哉奈之何登彼乍發之隙光謂之曰誠謂之曰神也君子以无妄茂對天下在文王之詩矣文

主在上於昭于天天誠也昭明也誠有其明非鏡之資日光以為明也於昭于天而天下仰明焉則神矣故其詩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作人而人興德其成人造其小子誠以求之則濟濟多士而文王以備矣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之降雨惟其時也兩降而雲滋出惟其富也教育人才開之先也其不然者晴雲拔起於谿谷雖雨而無終朝之勢氣蒸妄動而應不以誠奚足恃乎繇此言之禱令高宗納羣臣之戒繹甘盤之教敦誠研幾貞動而大亨雲行雨施移風易俗以德成人以造小子將奏言試功揚于王庭者非但一傳說而止何至祀豐于呢戎德于克儉

尚書引義卷三

大

救過而不違也哉治天下有道正其本以修政教而已矣治心有道盡其性以主血氣而已矣弋偶現之桴明畫獨見之匣字資形器之乍清而不求諸道乘變化以疑為神而不存以誠以治則鬼以氣則身衰君子之所不尚如之何以誠神輕許之也

說命中一

嘗觀之天矣生生者其資始之至仁大義也然物受命以生而或害其生而天無所憂也不憂惡草之害良苗而子良苗以棘距不憂鶩飲之搏馴類而護馴類以爪甲然而惡草鶩飲終不以天弗與防而殄絕生化故曰天地不與

聖人同憂無所用憂也聖人則不能與天同其無憂矣然而聖人之所憂者非猶夫人之憂也人之所憂憂人也聖人之所憂自憂之有家而不欲其家之毀有國而不欲其國之亡有天下而不欲天下之失黎民其黎民而恐或亂之子孫其子孫而恐莫保之情也情之貞者聖人亦豈有以異於人哉然而聖人所憂者仁不足以懷天下義不足以緩天下虛所以失之求所以保之終日兢兢少惕若幾以尤咎哉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過此以往世之平賊祚之修短未之或知也則亦安用知之哉知且無害知而奚足憂邪夫欲知過此以往而用其聰明是謂知其所不

尚書引義卷三

三

知而憂其所不憂夫苟憂其所不憂則惟恐天下之不喻其意而尚口以求伸惟恐天下之不感其惠而賜之衣裳以聯其情惟恐天下之不畏其威而耀其干戈以爭其勝負且猶恐言之不聽賞之不勸誅之不服而或反戈相擬則厚其防於甲冑以使無能傷也嗚呼後世之治術以制天下者舍是而亡術矣口之屬則有符命圖讖以侈天命衣裳之屬則有厚恩醲賞以繫人心干戈之屬則有重法淫刑以刈豪傑惴惴然尚不自保也曰吾之所可以自護而不忠伏莽之戎猝發於意外者惟甲冑乎嗚呼孰知敬天下之戒心近以害於身遠以禍及後世者莫甲冑之為甚

哉有七屬之甲則有破犀之刃示天下以不可攻者正其示天下以有可攻者在也秦畏分爭之戎罷侯置守以為甲冑而以啟戎於隴首漢畏閭左之戎厚樹貴戚以為甲冑而文景以啟戎於七國哀平以啟戎於五侯曹魏畏疆宗之戎削親樹疏以為甲冑而以啟戎於宰輔晉畏外裔之戎寵任子弟以為甲冑而以啟戎於八王宋畏弼藩之戎削弱將帥以為甲冑而以啟戎於夷狄右文臣以為甲冑防武人之戎而戎生於外侮分六卿以為甲冑防宰相之戎而戎生於中涓甲冑抵實以捍戎戎投虛以攻其甲冑蔽左而露右揜項而忘胸恃有甲冑之足禦戎也則暮

尚書引義卷三

三

夜有號而勿恤白晝殺越而不知嗚呼自衛以自賊生人以殺人而甲冑之禍烈矣憂之也無端防之也已密我不自起起之自我而尚誰咎乎然則空拳裸體以冒白刃而信虎之不啞人也其可與夫固有無形之甲冑陰陽不能賊而人事不能禦者人未之曉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甲冑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地之甲冑也自反而縮匹夫之甲冑也履信思乎順王者之甲冑也故曰以忠信為甲冑以禮義為干櫓非以為甲冑而甲冑之用存焉聖人雖不與天同其無憂而憲天以蒞物凝命者此而已矣雖然聖人之憲天者無憂於物也非無憂於己也彼異端者

躡等師天乃欲竝此而指之曰將爲之仁義以正之則竝仁義而竊之惟絕聖棄智而後大盜可止則妄甚也聖人之銷甲冑也銷其私與妄者也彼亦欲銷甲冑也竝其私與誠者而銷之也我不敢知公與誠之下游無弊也而欲竝銷之者則亦知其所不可知憂其本無所憂者也夫苟知其所不可知憂其本無可憂則固滅身自私而以其銷甲冑者爲甲冑斯亦竊政銷兵器趙普解兵權之陋術而已矣過此以往之知也無可奈何而不安之若命也謂天不仁而不樂之以天也夫憲天者不廢天之常而弛其所必憂不窺天之變而防其所不可知簡官慎爵慮動事

南齊書卷三

三

閉籠革非釐祀節禮進德賢正綱紀非僻遠地天絕亙古今訖四維通幽隱一強弱聖以是憲天臣是以奉聖民以是從臣久安長治之道盡其所可爲禦戎之道亦卽此而在焉又何甲冑之足庸抑何甲冑之必銷也哉

說命中二

詭於君子之道以淫於異端之教者其爲言也恆與其所挾之知見相左而繆爲浮游之說以疑天下其所挾之知見則已陷於誠邪而賊道乃其所言者雖不深切著明顯道之臧立學之準而固未嘗盡非也君子之辨之不誅其心而亟矯其言則抑正陷其機而導學者以失據故知言

南齊書卷三

三

難也宋諸先儒欲折陸楊知行合一知不先行不後之說而曰知先行後立一劃然之次序以困學者於知見之中且將蕩然以失據則已異於聖人之道矣說命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千聖復起不易之言也夫人近取之而自喻其甘苦者也子曰仁者先難明艱者必先也先其難而易者從之易矣先其易而難者在後力弱於中衰情疑於未艾氣驕於已得矜覺悟以遺下學其不力行逆施於修塗者鮮矣知非先行非後行有餘力而求知聖言決矣而孰與易之乎若夫陸子靜楊慈湖王伯安之爲言也番知之矣彼非謂知之可後也其所謂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知者非知然而猶有其知也亦惘然若有所見也行者非行則確乎其非行而以其所知爲行也以知爲行則以不行爲行而人之倫物之理若或見之不以身心嘗試焉浮屠之言曰知有是事便休彼直以惘然之知爲息肩之地而顧詭其辭以疑天下曰吾行也運水搬柴盡行住坐臥也夫用眩乎此矣是其銷行以歸知終始於知而杜足於履中蹈和之節文本汲汲於先知以廢行也而顧詭先知之說以塞君子之口而疑天下其詭秘也如是如之何爲其所罔而曰知先行後以墮其術中乎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濟也而抑各有所從博取之象數遺證之古今以求

盡乎理所謂格物也虛以生其明思以窮其隱所謂致知也非致知則物無所裁而玩物以喪志非格物則知非所用而蕩智以入邪二者相濟則不容不各致焉今闕異學之非但奉格物以爲宗則中材以下必滿焉以喪志爲異學所非而不能不爲之誦若奉致知以爲入德之門乃所以致其知者非力行而自喻其惟艱以求研幾而精義則憑虛以索情悅之覺悟雖求異於異學而違乎行之齟齬不相應以適用則亦與異學均矣夫異學者無非乎齟齬也齟齬則置之耳君子之學仰事天俯治物臣以事君子以事父內以定好惡之貞淫外以感民物之應違而致恃

尚書引義卷三

三

情悅之問光若有覲焉奉以周旋而無疚惡乎繇此思之先所知者與後所行者求無齟齬而行焉皆順者十不得五也若夫無孝弟謹信之大節或粗有其質而行之不力乃舍旃以窮年矻矻於章句之雌黃器服之象法若朱門後學尋行數墨以貽異學之口實夷考其內行之醇疵出處之得失義利之從違無可表覓者行後之說人豈淺鮮哉憚行之艱利知之易以託足焉朱門後學之失與陸楊之徒異尚而同歸志於君子之道者非所敢安也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艱者先難也非艱者後獲也此非傳說之秘言也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行之謂也

陶曰慎厥身修思永行之謂也伊尹曰善無常師主善爲師行之謂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行之謂也顏子末繇之歎歎其行也竭才以行不但求知其高堅也孟子中道之教教以行也能者能從不但知繩墨殺率而卽能從也干聖合符終日乾乾夕惕若乾坤之德業在焉若抑其邁往之志氣從事於耳目之浮明心思之淺慧以冀一日者御王良駕騏驎馳騁於康莊正王畿包顯道之以覆轡折軸也奈之何助其儀以使炎乎且夫知也者固以行爲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爲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將爲格物窮理

尚書引義卷三

三

之學抑必勉勉孜孜而後擇之精語之詳是知必以行爲功也行於君民親友喜怒哀樂之間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其力行也得不得不以爲散失不以爲恤志壹動氣惟無審慮卻顧而後德可據是行不以知爲功也冥心而思觀物而辨時未至理未協情未感力未驗俟之他日而行乃爲功是知不得有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學而上達豈遠焉而始學乎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爲知也必矣離行以爲知其卑者則訓誥之末流無異於詞章之玩物而加陋焉其高者曠日據梧清心而絕物得者或得而失者遂叛道以流於恍惚之中

異學之賊道也正在於此而不但異學為然也浮屠之參悟者此耳抑不但浮屠為然也黃冠之煉己沐浴求透塵幘之光者亦此耳皆先知後行割然離行以為知者也而為之辭曰知行合一吾滋懼矣懼夫沈溺於行墨者之徒為異學所囿也尤懼夫浮游於恂悅者之借異學以迷也行之惟艱先難者尙知所先哉

高宗形日

禮何放乎放於義矣義何放乎放於仁矣禮何放於義從其等而宜之為禮也義何放於仁準其心而安之為義也故禮依於仁以為本惟仁至矣雖然仁必以義為心之則

尚書引義卷三

王

而後仁果其仁也仁義必以禮為德之符而後仁義果其仁義也故禮復而後仁可為也仁之見端曰愛愛莫大於愛親愛親至矣宜無有害於仁者矣雖然以愛言仁而有所宜者且有所傷推而酌之愛而無傷非義弗宜也於親盡愛無不宜矣而愛其親者或傷其親順而事之於親無傷非禮弗得也愛親至矣何言乎愛親者之傷親也夫愛親者為吾親而愛之弗能已於心不知其何以必愛而愛焉過此以往非所知也故孝子之詩曰昊天罔極天體無方其化無迹孰有知其極者故罔極也親之於子慈也其道也慈而有所止者其義也慈而踰其節者其私也慈而

踰其節君子不敢承之以為恩小人於焉懷之以為惠而適以成乎親之惡則愛親而祇以傷親義之所絀禮之所禁仁之賊也且夫慈而不踰亦親之自盡其道而子之愛親者不緣是以加益既為吾親而無不用其愛無可益者故不可以慈而益也以慈而益則或不慈而可損踣斷酌於慈與否之間而志已慚矣不孝莫大焉況慈踰其節而敢懷以為惠虧禮廢義以殉其貪侈之情也乎故高宗之豐祀於禰晚與禰古文借用賊仁之大者也古之有天下而尊其父者惟受命之君為舍其太宗而樂其所生則周之舍泰伯而追王王季以承太王是已德自己立

尚書引義卷三

王

功自己定泝己所自成以親之身承天之命非王季之有私於文武踰分而以天下與之也斯以為禮之節義之宜而仁亦至矣若夫繼世以有天下功不自己定德不自己立修七世之祀而尤加隆於其禰親禰近者愛禰禰之所謂許也何也己非天子親固其親非己之親君固其君也君親道合以近禰為則豐而無嫌其遺者或率嘗以正或有禱乃祀仁有殺而義有等固因心以為之舉矣乃若廢之傳世也則異於是立弟以次傳嫡長者之子成湯之家法發世承之秩然之序森然之防莫之能踰矣盤庚循其道而傳弟小辛小辛循其道而傳弟小乙小乙廢其道不

以傳盤庚之子而傳其子武丁小乙之私也小乙私而盤
庚正是高宗之天下非小乙授之而盤庚授之矣受盤庚
之祚豐小乙之祀廢大宗以厚其昵高宗其曰我奄有之
則禮自我作而已昔成湯之家法矣又何恤盤庚之失所
哉則甚矣高宗之誣也誣禮以誣仁誣仁以誣孝誣以爲
孝而以愛親之仁文其慝以號於天下則格正之蓋臣亦
莫得昌言以致詰而高宗之背道乃以得罪於天誣禮則
廢義廢義則賊仁蔑成湯背盤庚而以彰小乙之慝小乙
傷矣己之有天下非功足以定亂德足以順人親失道而
己微其幸有人心者方且瞿然不安思反正以蓋前人之

尚書引義卷三

天

德今則不然貪於自大私其福以從己之欲則以導其親
者自尊也夫以其尊者而尊親則親尊以其尊親者自尊
則親辱夫固謂非親之誦道以授我則我不得以有天下
而以簞食豆羹施報之情上事其親夫以親授我而我得
有天下爲恩則使親不授我而我無天下將以爲怨而
薄其報乎是泰伯可讎太王禹不郊伯鯨也食單豆之
賜加愛於其親稚子且羞爲之則欲辭傷親之罪亦奚道
哉祖甲之所不義而高宗安之祖丁之以兆亂而高宗夸
天之以孝誣天下諒闇也禮祀也皆其不忠於義者也義
之弗惠天之所絕災以之興而雉雉焉宗廟之中有禽心

矣皇皇然以祈永命於上帝其可得乎嗚呼邪說興典禮
亂私欲逞大義廢歐陽修張璪桂夢輟寵以逢君而詩祖
己之謬言者且覆罪以貶竄君臣師師侈爲盛美而祇以
辱親則不仁莫甚焉爲人後者爲之子宋英宗之不得禮
讓王明矣與耶之召非有遺命親不可移也如光武之立
別廟而稱府君子道盡而尊不踰允矣列之九廟躋於武
廟之上則臣踰其君親非有恩而貽之巨愆以是爲愛也
不知其祇以傷也問祖己之微詞亦尙知媿矣夫夫子之
剛書而存此者何也書之存存君者有存臣者盤庚無
臣以存君也說命彤日無君以存臣也二典三謨君臣一

尚書引義卷三

天

德之風替矣高宗而奚得爲有道之君邪故夫子曰何必
高宗畧之之詞也
微子
微子之去孔子仁之或曰以存祀也國未亡廟社未夷遽
附君所讎忘者以求封而曰存祀此以爲仁則劉利蕭寶
寅之竄身異域而受王封皆仁劉歆李振趙孟頫雖無國
士而有祿食以祀其先人皆仁也以不仁爲仁道之所以
喪喪於佞人之辨率此類是已故紀季以鄙入于齊春秋
書曰以者不以者也曰入入逆辭也春秋之所惡胡氏
善之幾何不獎秦檜使其君稱臣構於女直邪日夫古之

有天下者自諸侯而陟未有天下之先五廟以饗固已食於其國矣迨後嗣之絕於天也失天下而不失其國則先世之祀一如其初而又隆三恪之典禮修天子之事守則喪天下於子孫而不喪天下於祖考夫既有淫威以報勝國之祖宗亦有餘榮以處勝國之孫子則天位之得失僅繫其人而上下交無所累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也滅國而斬其祀者五霸之事也奪天下而絕其後者暴秦之事也於是乎天位之存亡累及於宗廟而三代以上固無不祀之憂是則成湯之郊禘紂雖亡終可不斬而何待微子之存邪蓋微子之去去紂也非去商也苟非存祀商不可

尚書引義卷三

三

去借曰存祀則無微子而紂之裔子固存祿父之封必然之事也東征之舉不必然之事也微子而死商之事守固不泯焉豈逆料三監挾祿父以速其亡而期三恪之封在己哉即令知祿父之必亡而麗億之子孫皆湯孫也商祀固不亡也故微子之去去紂也非去商也憂紂虐之及己而重累以骨肉戕忍之惡也故曰仁也夫仁不辟禍以害心義不幸禍以成名名順而心不安不狗乎名心安而名不順不狗乎心紂之發凶狂而家卷之不保則亦何有於其兄何有於其兄而箕子之舊云刻子者於微子而尤有建成廷美之嫌故微子之於此難矣沈酌敗德商其論喪

矣隱痛在心而涕泣弗釋固重也而更有重於此者紂微子而如箕比以危言投毒忌之耳紂之處用因教者視諸箕比其發尤酷而又可加以爭奪之名以宋襄公之友愛目夷之三諫且如水之沃石而和樂之義失焉蓋亦嫌疑之未泯也如欲詭隨以偷全兄弟之歡與則必如王成器之於元宗斯可免矣玉笛之朋淫花奴之讒對豈微子之忍用其心與又況紂之安忍無親曾不足望宋襄公之項背哉箕子之不死偶也比干之死必也微子之諫而必死也其於比干而必不得者箕子之偶以生也夫惟使紂而無以加其惡於微子則四海內胥怨獨夫家龜猶安

尚書引義卷三

三

遜野藉令微子秉清剛以立凶人之側激紂毒猜之素陰惡其匡正之子違陽謀以爭立之宿怨則紂賊殺天倫之巨惡家卷可以辟討西伯可以執言商之淪喪因微子之死而已速則微子雖死而疚憾深矣又令幽囚待戮窮連善類以激臣民之憤怨離心之多王播棄之黎老挾長幼之大義矯適庶之虛名據數元良明加易置而文王服事之忱亦欣於得主以終忠貞之世篤則微子以之死而名生商祚以之亡而之存而幽獨之不賄則不但如成湯之有惠德且使斷斷陳頌之憤逆以爲古假爲口實尤仁人所不忍自我而開也欲救亡而祇以速紂之亡欲忠紂而

或以代紂之位心不安則不忍徇鎮撫社稷之名名不順則不敢徇捐軀效節之心抑必不可同昏以祈免也然則父師之刻微子不但刻以身之危抑刻以心之苦矣故展轉思之窮而出迪惟一夫之差為白玷也為亡國之公子易為去國之元子難罔為臣僕於周易罔為兵端於商難仁者之用心固有然已迨其後殷命已革祿父猶存行遜荒郊而三恪之祀終非微子任也及乎紂允已殄元王幾餒而後亦自其馬以來賓則行遜之初何嘗有存祀之心稍分其隱恤也乎史氏抱器牽羊之說其誣也久矣假令祿父長保東郊三恪永存紂裔微子固將浮沈寄食歸骨

尚書引義卷三

於祿父之邦而商隨奄滅成王正元子之名以就封於宋周人以是厭服頑民之心乃微子之莫可如何盡然傷心特以廟食之責無可復諉不得已而受命焉悠悠蒼天痛愈深而志愈隱矣痛之深志之隱者仁也故曰殷有三仁也若夫以大倫之至愛處無嫌之地而箝舌以同昏是愈疏也當家邦之喪而外附以免禍是助逆也況乎際郡縣之天下國亡而祀斬無尺土之可依受仇讎之新命行同犬豕而恩斬葛藟亦安足列於人類哉存祀云者不仁之人墜以求榮藉口之詞也非孔子之以稱微子者也邪誠與天理滅可辨辨與讀微子之篇察其勢之所值心之所

存可以折其妄矣

衡陽王夫之撰

秦傳上

道之大原惟天萬物之大原惟天地天下之大原惟君人
 之大原惟父母繇一而向萬本大而末小木大而一者理
 之一也末小而萬者分之殊也理惟其一道之所以統於
 同分惟其殊人之所以必珍其獨故父母者人道之大也
 以大統小而同者疏故天地父母萬物而人不得以天為
 父以地為母道無為天地有為物生於有不生於無故道
 不任父母萬物而天地父母萬物子法父母故人法天地

尚書引義卷四

而道不可法有行於無無不行於有故人因道而天地不
 實道以因天地無心元后有心無心無擇有心有擇故天
 地父母萬物而元后不任為萬物父母而惟作民父母天
 地無作而父母之道固在元后不作而父母之道曠矣元
 后非施生而父施母生故父母配天地之施生而元后必
 待作而後均於父母與物同者疏獨民有者親則天地疏
 而元后親有施者親無施者疏則天地親而元后疏親疏
 之殺效法率行之別大小之異本末之差分之殊也天地
 元后父母其道均也理之一也理一而分殊此之謂也道
 不任父母萬物而天地任之故周易竝建乾坤以統六十

有二之變不推於自然之理而本於有為之健順元后能
 以其不施生者作而贊天地父母之施生而後可以繼天
 地以均於父母故人無易天地易父母而有可易之君天
 地率繇於一陰一陽之道以生萬物父母率行於一陰一
 陽之道以生子故孝子事父母如天地而帝王以其親配
 上帝元后效法天地以父母民故忠臣稱天以誅君而戴
 之以死生以小承大而德無不充故太極之成男成女者
 以分故太極之二殊五實附於太極之中而不可仇也反
 其所自生而親始之謂仁秩其所以生而類別之謂義仁

尚書引義卷四

之至義之盡以極天下之道盡於此矣味於其漸降漸分
 源流親疏之序而凌躐以迫求其本乃為之說曰萬物之
 生生於一也萬物之生生於道也一也者未有殊而未有
 實也道也者非有心而非有為也無實之謂幻生無殊之
 謂歸一無心之謂不可思議無為之謂聽其自已則將於
 其率行者而效法之則將於其效法者而率行之顛倒採
 亂枵然自大而後元后不足以紀之父母不足以有之室
 其必慙必隱之心則不仁亂其類聚羣分之理則不義仁
 義充塞而人禽之吟破矣夫道也者路也人率路以行路
 不足以有行也天地者實也虛不可分而實可分也雖有

甚辯之口其能易言哉天地之生物求擬其似惟父母而已子未生而父母不羸子生而父母不損然則先儒之以求傾地而皆圓爲擬者誤矣析大承之圓爲小承之圓而大承損也子非損父母者也子生於父母而實有其子物生於天地而實有其物然則先儒之以月落萬川爲擬者誤矣川月非真離月之影而川固無月也以川月爲子以月爲父母則子者父母之幻影也子固非幻有者也是天地不仁芻狗萬物之議也以小承爲子大承爲父母則天地父母無自立之體而分合一因於偶然將思成無父母對越無上帝是海瀝起滅之說也何居乎爲君子儒而

佛性明義卷中

蒙釋老之說邪是其爲言也將使爲君父者土苴其臣子爲臣子者叛棄其君親而莫之恤何也生於無爲之道則惟無生而有者必非我之自生非我之自生強而合之不親矣而背棄之惡不恤矣道無爲而生民物則惟無也而後可以爲父母而有者不足以爲父母不足以爲父母強欲有功誠資兆矣而土苴之惡不恤矣及其下流則將視臣弑君子弑父者亦與戮囚獄殺芻豢均也何也道固無擇生均則殺均也則將視逐殺無過之子炮烙無辜之民亦與雜草伐木均也何也道本無功恩不任怨怨不任怨也是孔子之釣弋罪等於商臣朱萬而帝王之彭善稟

惡曾不如立視其死之牧人矣嗚呼吾知其有大欲存焉天地所健行无疆以成之者彼直欲敗之也父母所恩斯勒斯以需之者彼直欲死之也欲敗之故成不以爲德欲死之故生不以爲恩夫欲其速敗而疾死則亦何難哉紂衣寶玉以自焚而萬絲畢矣若此者惻隱之心蕩而羞惡之心亦亡也羞惡之心亡故枵然自大以爲父母不足以子我天地不足以人我我之有生自無始以來而有之矣無始者無爲無心而我生矣無爲無心而人生矣無爲無心而物生矣故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共命眾生之生於道一真之法界也區區生而失其大乃有分段之生死

佛性明義卷中

萬未歸一如大承之小而未合川水之圓月影而非即月也於是立一無實之法欲以合月影於天聚已散之承於一而枵然自矜曰萬法歸一一更無歸而西江吸盡矣甚矣其愚也夫道也者路也路一成而萬里千岐合并具現於一日極天下之敏矣未有能效法之者不揣其必不能效法而棄其所可奉行安忍自放貪大無厭舍所能而規所不能已終於不能而徒欲速敗而速死以戕物而自戕均於紂之迷以速亡猶且枵然自大曰吾業已與道爲一矣是猶雲迷月影而曰水月之上合於天也羞惡之心猶有存焉者乎夫君子擬之而言議之而動惇羞惡之實循

測隱之發知道之不任乎生知生之率行乎道知天地以有爲生萬物知父母以有施生子知元后以有所作而贊施生者配天地而爲父母故以有爲之德業配天地而以有心之忠孝報君親斷其相統者爲尊則君尊於父斷其承天以施生者爲親則父母親於君斷自天地始而無先於天地生天地之道則在天者卽爲道以謹於法天順其理循其分終身絲之爲不遠之則聰明直而繼天立極貫天下之道而皆實秦誓之言盡之矣

秦誓中

尊無與尙道弗能踰人不得違者惟天而已曰天視自我

爾幣引義卷四

五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舉天而屬之民其重民也至矣雖然言民而繫之天其用民也尤慎矣善讀書者釋其言而展轉反側以釋之道乃盡古人之辭乃以無疵言之無疵者用之一時而業以崇進之百世而道以建大公於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皆一矩絜之而得其平徵天於民用民以天夫然後大公以協於均平而持衡者慎也故可推廣而言之曰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以極乎道之所察固可推本而言之曰民視聽自天視聽以定乎理之所存之二說者其歸一也而用之者不一展轉以釋之道存乎其間矣繇乎人之不知重民者則卽民以見天而莫畏匪民矣繇乎人

之不能審於民者則援天以觀民而民之情僞不可不深知而慎用之矣蓋天顯於民而民必依天以立命合天人於一理天者理而已矣有目而能視有耳而能聽孰使之能然天之理也有視聽而有聰明有聰明而有好惡有好惡而有德怨情所必違事所必興矣莫不有理存焉故民之德怨理所察也謹所惡以尊聰明者所必察也舍民而言天於是而合於符瑞圖讖以徵幸假於時日卜筮以誣民於是而抑有倣以從康者矯之曰天命不足畏也兩者爭辯而要以拂民之情乃舍天而言民於是而有築室之道謀於是而有違道之干舉於是而抑有偏聽以亂亂者

爾幣引義卷四

六

矯之曰人言不足恤也兩者爭辯而要以逆天之則夫重民以天而昭其視聽爲天之所察曰匹夫匹婦之德怨天之賞罰也俾爲人上者之知所畏也古之人已競競乎其言之矣若夫用民而必慎之者何也民之重重以天也匹夫匹婦之德怨爲奉天以行好惡之準而敢易言之乎唐虞之於變時雖成局之偏爲爾德今不知其風化之何如也意者民之視聽審好惡貞聰明善德怨清爲奉天者所可循以因愆乎然而古之聖人亦未嘗以無心而任物無擇而固執也垂及後世教衰風替固難言之矣司馬溫公入觀而撫輿緣屋以爭一見矣李綱陷天子於孤城以就

俘而謹呼者亦數萬人矣董卓掠子女殺丁壯而民樂其然臍矣子產定田疇教子弟而民亦歌欲從矣故曰教已衰風已替而固難言之也舜之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民之視聽非能有所稽者也盤庚之詰曰而肯動以浮言民之視聽一動而浮游不已者也然唐虞三代之民固已難言之而況後世乎且夫視而能見聽而能聞非人之能有之也天也天有顯道顯之於聲色而視聽麗焉天有神化神以爲化人秉爲靈而聰明微焉然而天之道廣矣天之神萬化無私矣故凡有色者皆以發人之視凡有聲者皆以入人之聽凡有目者皆載可視之靈凡有耳者皆載可

前集引義卷四

七

聽之靈民特其秀者而固與爲緣也聖人體其化裁成其聲色以盡民之性君子凝其神審其聲色以立民之則而萬有不齊之民未得與焉於是不度之聲不正之色物變雜生以搖動其耳目而移易其初秉之靈於是眈眈之視憤憤之聽物氣之薰蒸漸漬其耳目而遺忘其固有之精則雖民也而化於物矣夫物之視聽亦未嘗非天之察也而固非民之天也非民之天則視眩而聽熒曹好而黨惡忘大德思小怨一夫倡之萬人相之不崇朝而喧闐流河溢於四海且喜且怒莫能詰其所終若此者非奉天以觀民孰與定其權衡而可惟流風之披靡以詭隨哉故曰天

視聽自民視聽而不可忽也民視聽抑必自天視聽而不可不慎也今天天微乎古今而一也其運也密而無紕然之變也其化也漸而無猝然之與也穆然以感而無熒然之發而不可收也然則審民之視聽以真己之從違者亦準諸此而已矣一旦之嚮背驚之如不及已而釋然其鮮味矣一方之風尚趨之如恐後徙其地而漠然其已忘矣一事之愉快傳之而爭相歆羨旋受其害而固不暇謀矣教之衰風之替民之視聽如此者甚夥也故酷吏之誅劬細人之沽惠故人之流涕辨士之立談以及乎佛老生死苦樂之猥言視之而目不給於觀感聽之而耳不厭於稱

前集引義卷四

八

說亦民情也而固非天所予也抱幽獨之孤志持靜正之風裁慮遠而妨小利執古而矯積風以及乎君子高堅中道之至教視之而不慙於目聽之而不辨於耳亦民情也而固非天所奪也惟夫如紂者朋凶播惡積之已深而毒民也亟民之視聽允合乎上帝之鑒觀則順民以致討而應乎天然且文王侯之終身武王侯之十三年之後不敢以一時喧騰之詛呪一方流離之情形順徇其耳目徐而察之獨夫之定論果出於至公然後決言之曰此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所察也上帝臨女可勿貳爾心矣雖然武王於此重言民而猶有所未慎也既曰民之視聽即天矣

則今日億萬人之倒戈以比者惟民也他日多士多方之
交作不與者亦惟民也民權重則民志不測其流既決
挽之勢而交受其傷將焉及哉民獻有十夫而視無不明
矣聽無不聰矣以民迓天而以天監民理之所審情之所
協聰明以直好惡以貞德怨以定賞罰以裁民無不宜天
無不憲則推之天下推之萬世而無敵故曰天視聽自民
視聽民視聽自天視聽展轉釋之而後辭以達理以盡也
秦誓收誓

剖正方夏緩不輯之臣民建不拔之業必有實焉非僅以
名也革命者應乎天順乎人乃以永世天者無能名者也

與前書引義卷四

九

民者不知有名而好之者也故應天者以心順人者以事
無忤於心無欺於事天人皆應之何取於爲之名而新乎
人之是已漸乎人之非彼乃足以承天而定民志邪雖然
名之與實豈相離而可偏廢者乎名之與實形之與象聲
之與響也形聲成於己而象著於天下之目響徹於天下
之耳目目移而心志從定亂世之天下御亂世之人心舍
是奚以哉世之降也民志之不易乎也無忤於心而新乎
人之信操獨行者有不能喻之妻子者矣無欺於事而新
乎人之從修禮容者有不能合於鄉黨者矣矣況四海之
廣兆人之眾築做誦詐者相乘以相難乎是故以周之世

德革村之窮凶仰不愧天而下爲萬方之待命則敢野之
師卽不歷斥獨夫淫囚之罪以與爭道順之名姑與舍
義忠貞之世德庸詎非仁人君子之用心而且北而夕
離揭元后父母之義聲揚揚醉飽房帷之隱慝大聲疾呼
諱無餘以貸士卒之勇不已過與夫名者在彼在此之無
定者也從君與父之道而言之仁不仁之名正矣從臣與
子之道而言之義不義之名亦可正矣保無蹶起而與
田奪牛之訟乎而固不然也天下喪其實以實救之君子
修其實而據以爲德天下喪其實且喪其名以名顯之君
子必正其名而立以爲直名者人道之大者也治逆亂之

與前書引義卷四

十

天下君以賊道王臣以□□民以禽道生既喪其實尤
喪其名王者去死而與之生珍人而殊之禽實既乎於天
下而名居尤重之勢必自我正之而後天下之耳目治而
心志一不仁者不可以爲父母正其名而仁乃昭不義者
不可以爲元后正其名而後義乃著名之自生天隱而不
與以可知名之既立民愚而不能知其故名賊爲君而君
之君之名可移也名□爲臣而臣之臣之名可移也名禽
爲人而人之人之名可移也正者正其不可移者也故以
臣代君以征伐有天下不極其名以昭示其實則詐讓
力者亦且挾實以播天下之人心而仁義永亡嗚呼三代

以下統愈亂世愈降道愈微盜憎主夷猾夏恬不知怪以垂至於今豈徒實之不逮哉名先喪也漢鑿秦之喪實而味於秦之喪名苛政去而禮樂不興劣一預董之粗陳古道且如病者之忌藥也則先王之道非喪於秦而喪於漢然其聲暴秦之罪發義帝之喪名厘存焉而漢之流風固以賢於唐宋唐起晉陽以自救其死非有生天下之實也乃陽尊楊伯以揜耳則名隨實而喪宋顧盼而奪孤兒之位業已無可為名也厘以小惠餌天下而廢之塗飾技窮其手以投赤子於他國而實亦隨名以無遺嗚呼唐宋之天下朝廷無義問天下無適從亂日生而盜□□□蓋暴行之殃民者淺而邪說之殄民者深也名之不正邪說之所繇生也元順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靈亦如紂而已而揆諸天地之大義率□□□之則□□□未有也漢武之治以實論之非貞觀建隆之不可企及者所為卓絕古今功軼於二王道隆於百世者拔人□□而昭蘇之名莫有尚焉夫修其實以得其名者君之道也顯其名以昭實者臣之職也故湯憂口實而仲虺作誥武末受命而周公賦雅喻后志以靖民心商周之王業光而千秋之分義定雖桀紂以禹湯明德之裔允為天下君者且顯黜之以奪其元后之尊而正名之曰獨夫無務包荒以疑天下之耳

尚書引義卷四

士

目何赫赫也鄙哉青田金華之為臣乎始味卷懷之義後矜姑息之仁徇流俗之浮言悖光昭之大志乃錫□□以美諡獎□□之怙終列□□於祀典假□□以侯封□□獎□□□奔為紀侯之大去其尤悖者□□□□存遼金以仍脫脫之僭使獲麟之後步後塵者為媧涎之篆顧區區以讖友諒存士誠侈蕩定之勳而揜其補天浴日之功不已陋與弗望其為仲虺周公也使得如陸賈班彪之知逆順揚滌除之鴻猷斥□□□庶幾哉天下之視聽清萬世之網維定又何至旋踵而□□□之禍哉天地閉賢人隱當利見在田之時而括囊无書亦可傷也□□□□□□□□□□武成漢賈生之論曰攻守異勢駁儒之言也而周初之事良有以開之或武成載記之不足信邪抑武王太公之有未得也今詩言之攻不足以守則天下不服守不足以攻則天下不信放牛歸馬亟示天下以不用兵未十年而東征之役起則亦不足以立信於天下矣東人未靖非不可知違偃武以告成亦已疏矣抑知其不可違偃姑偃之以安反側迨其後又徐圖之邪則操朝四莫三之術以籠愚賤是

尚書引義卷四

士

術也固以道貞治為守天下可久之規者所不屑也聚
縱陰操之智計為或攻或守之權謀為已矣故曰夏
生之說周初之事有以開之也武成之書不足多取孟子
言之矣而非盡史臣之誣也以武王伐商之事較之湯文
則武王實有開焉矣以明其然也勢者事之所因事者勢
之所就故離事無理離理無勢勢之難易理之順逆為之
也理順斯勢順矣理逆斯勢逆矣君臣之分上下輕重先
後緩急之權衡其順其逆不易之理也守天下者辨上下
定民志致遠而必服垂久而必信理之順即勢之便也攻
以此攻守以此守無二理也無二勢也勢處於不順則事

尚書引義卷四

十一

雖易而必難事之已難則不能豫持後勢而立可久之法
以昭大信於天下所必然矣故武王非不知十年之中且
有東征之役而不能曠武以爭伏莽之戎勢處於不便也
故曰武王實有開焉非盡史臣之誣也夫順逆者輕重之
委也輕重者權衡之所符也權衡立而輕重不爽輕重不
爽而先後不忒先後不忒而上下不拂上下不拂則大順
而無逆權衡審於理順逆成於勢端舉而委從故曰理外
無勢也是故成湯之取天下亦誅君之舉也文王之專征
伐亦代商之勢也然而有異焉湯文之勢攻可守也武王
之勢非以守者攻也則何以明其然邪桀之無道韋顧昆

吾助之紂之無道崇黎助之奄徐繼助之夫豈不知三
崇黎罪薄於桀紂而有度乘鉞先及三崇徐乃為商集之
放汝墳受素率以服事姑用懲於崇黎之賊將毋罪薄之
輕重不稱而底定之後先為已拂與乃齊理以為權衡而
輕重固有不然者首惡而為惡之淵藪者重從惡而為惡
之朋黨者輕此情之輕重也首惡者君則以貴治賤未減
而輕從惡者臣則用下而上加等而重此理之輕重也守
天下者正名定分而天下信惟因理以得勢攻天下者原
情準理而天下服則亦順勢以循理是故三崇崇黎亟試
其鉞鉞而綏桀紂以悔禍之路湯文之為此者以循理而

尚書引義卷四

十一

勢已無不得矣故朋兇先翦獨夫無助待其怙終不悔則
羽翼已摧四海承清而無反側之可憂矣夫文王之至德
足以服六州而久其信故其後東郊大擾而西土南國悠
然於械櫜茅苜之側不待觀文匿武以相鎮撫固已有成
效之可觀矣藉令成湯升陞之後投兵於淵焚車於野數
世之內自可無再請多方之舉然而有所不必也天下已
無奄徐帖然相喻於一王之下曰講武於國而自可亡疑
也牧野之事則異是矣誠有別矣後同惡之討先殷郊之
戰低昂於輕重者因乎情而較量乎順逆者拂其理令以
此道而守天下則臣主賢其安危上下失其厚薄固非安

上治民之大經非大經則不可以守不可以守而以之攻
 王也而近乎霸矣冠雖敝也而亟裂之源雖濁也而亟塞
 之黨邪醜正者實繁有徒且道遙而觀望乃棄弓戢盾以
 慰之曰吾不爾求也譬之治瘍者急肉其從潰之穴而遽
 矜勿藥之膏徐毒旁溢害且滋深故子嬰降而成皐之戰
 方與王莽誅而長安之亡益亟皆必然之勢也自非文王
 培義之深則商奄之亂周亦危矣哉大告武成而懼兵以
 示天下武王其有姑且之心與則惟權衡未審而不協於
 理之大經也故春秋者王道之權衡也罪均從情情均從
 理邾邾伐宋同為外君則序邾鄭止以邾首禍不以邾大
 而疇重之公及齊人狩於祿魯親齊疏則人齊侯而不貶
 公不以魯莊忘仇淫獵而亟誅之劉單從王猛以爭立王
 猛尊而劉單卑則先二子而書曰以不猛遠君父之
 心而亟誅其競陽虎囚季斯斯費而虎曰盜不以
 斯積僭君事敗守春秋之下即可
 奉春秋之法以攻天下攻而莫不服守信則牛不
 必放馬不必歸詰戎兵以防不虞而人其無玉石俱
 焚之心奉守之理以攻存攻之勢以守道合於一而天下
 平矣
 洪範一

天下無數外之象無象外之數既有象則得以一之二之
 而數之矣既有數則得以奇之偶之而像之矣是故象數
 相倚象生數數亦生象象生數有象而數之以為數數生
 象有數而遂成乎其為象象生數者天使之有是體而人
 得紀之也如日四有兩以成象而人得數之以二數生象
 者人備乎其數而體乃以成也如天子諸侯降殺以兩而
 而成化天也天垂象以示人而人得以數測之也疇事也
 事有為而作則人也人備數以合天而天之象以合也故
 疇者先數而後象也夫既先數而後象則固先用而後體
 先人事而後天道易可筮而疇不可占不知而作其九峯
 蔡氏之皇極與九峯之言日後之作者或即象而為數或
 反數而擬象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夫九峯抑知
 自然相因之理乎象生數則即象固可為數矣數生象則
 反數固可以擬象矣象之垂也孤立則可數之以一竝行
 固可數之以二象何不可以為數數之列也有一則特立
 無偶之象成有二則竝峙而不相下之象成數何不可以
 擬象洞極之於雒書潛虛之於河圖母亦象數之未有當
 而豈不能廢一以專用之為咎乎九峯不知象數相因天
 人異用之理其於疇也未之曙者多矣夫疇何為者也天

錫禹而俾教乎人事者也人事有必至之數賢者不能贏也愚者不能縮也數有必因之序先者不可後後者不可先也數有必合之理相遇而不可違相即而不可離也數有相得之情發乎此而應乎彼通乎彼而實感乎此也而後絲倫攸敘而勿之有教也是故易吉凶悔吝之幾也疇善惡得失之爲也易以知天疇以盡人而天人之事備矣河出圖雒出書天垂法以前聖人之用天無殊象而圖書有異數則或以紀天道之固然或以敘人事之當修或以彰體之可用或以示用之合體故易與鬼謀而疇代天工聖人之所不能違矣乾者天之健也坤者地之順也君子

尚書引義卷四

以天之乾自強不息以地之坤厚德載物乾坤之德固然君子以之則德業合於天地小人以自喪其德業而天固不失其行地固不喪其勢此易之以天道治人事也初一日五行行於人而修五行之政次二曰五事人所事而盡五事之才不才之子汨五行而行以愆運皇不鑽木則火不炎上后稷不播種則土不稼穡不肯之子荒五事而事以廢日不辨善惡謂之瞽耳不知從違謂之聵矣此疇之以人事法天道也惟其然故易可通人謀以利於用疇不可聽鬼謀而自棄其體也乃其所以然者天固於圖書而昭示之矣河圖之數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五位相得而五十有五之數全天無不彰之體固有其五十有五而不容缺雜書之數四十有五四十有五則既缺其十矣缺其十者盡人之用止於九四方四隅之相配固可合之以成十而必待人用以協於善天不能使人處乎自然無思無爲而道已備也天數極於九地數極於十十陰而九陽天義而地惠陰養而陽德夫人之爲道既異於天之無擇矣抑陰以扶陽先義而後惠厚德而薄養人之上不凌天下不亂於物者類此耳故雜書缺十而極於九一三五七九可使相得而十二四八六十不可使相得而九盡人之用曲能有誠一九

尚書引義卷四

二八三七四六協情比物固足以十而成五十有五之數惟曲不致而用終隱遂自盡於九之區宇天無待而人能配天者存乎修爲之合也故雜書缺十而極於九天無爲也無爲而缺則終缺矣故吉凶常變萬理悉備而後自然之德全以聽人之擇執人有爲也有爲而求盈盈而與天爭勝爭之而僥勝則心知血氣之害烈不爭而僥得則僥情之計生況乎血氣心知之有限成敗倚伏之相乘必無同盈焉而能與天爭者又奚待計其勝負哉故雜書以代毛錫兵以代角固有之體則已處乎其缺合而有得而後用乃不謂離汨五行者不能坑也故雜書缺十而極於九

十之盈者天也九之缺者人也不可以天之數求人不可
以人之數測天化極於十事止於九虛張其事以妄擬於
化斯誣人之不足以抗天之有餘而人道不足故曰九峯
之於疇其尙未之曙也藉其知之則不以九疇之敘聽之
若策矣今天著策之用虛其一分爲二掛其一揲以四人
之營也分二而左右之多寡無心鬼之謀也五行作而五
用成五事踐而四體正八政修而三官理五紀順而八象
外阜極建而一德立三德又而六用和稽疑用而七占神
庶徵應而二塗啟五福六極審而九數從詳見鍊絜不爽
於衡影響不差於應自人爲之自人致之而神倫於是敘

尚書引義卷四

九

焉惡有不可知者以聽於鬼謀乎聽於鬼謀則已昧於九
者之爲疇而惟人之攸敘矣夫惟其然是以知蔡氏之皇
極於象無當也於理無準也而於數固無合焉無當於象
九峯自知之矣一一而原原孰之原九九而終終孰之終
豈若乾之實有其理未濟之實有其事乎求之於天無有
原也求之於人事未有終也求之於洪範非一口水之爲
原六極弱之爲終也不可以象則不可以占乃曰易用象
而疇用數以自支其過不知易之固有數而以己之偏誣
易之實不已妄與雖然其猶有辭矣若夫無準於理則更
無可爲之辭矣天下之生無有自萬而消歸於一者亦無

有積一而斯底於萬以不可收者自萬而歸於一釋氏蓋
言之矣積一生萬而不可收老氏蓋言之矣老氏之言曰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然則日盈日積而天地之不足
以容矣天地之生無可固之變有必合之符有潛復之用
無窮大之變蔡西山之言律也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聲
音之道卽令有然者亦不可以盡天下之理九峯徒讀父
書遂欲以九寸之管括萬化以一律斯已陋矣以律通歷
可合也而不盡合也以律麻括天下之數偶有合焉而固
不合也況其以括天地之變蕃人事之靈靈者乎繇人而
測聲之高下以爲長短輕重洪細多寡之數則黃鐘之實

尚書引義卷四

三

可有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虛立之杪忽絲人而測
歲之積分以爲氣盈朔虛中候間餘之數則歲周之實有
其二百五萬九千九百一十四之分秒此據蔡氏書所用闕法非律
與歲實有之人不得已用數以測之也若夫五音十二之
旋生日月星辰之密移則人所謂虛而彼且盈人所謂長
而彼已消夫何嘗固有一成者乎且律之遞減也蕤賓之
下生損至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則律短陽虧音殺而不
成則大呂用倍得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焉夷則之生
夾鐘無射之生中呂猶是也以故中呂之實能有十三萬
一千七十二不使亥律道絕乎黃鐘而以己之應鐘九萬

三千三百十二為極下蓋萬籟之聲無漸減漸衰至於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之謂實維天下之生無漸減漸衰不可復生以嚮於無之理則亦無衰滅之極僅有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而一旦驟反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勢律以漸損損極而不得益故奇衰於應鐘而不於中呂皇極之數以漸益益極而無所損則業已繇一而九繇九而八十一繇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繇六千五百六十一而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乃大雪之末冬至之初俄頃而驟反乎一彼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者果何往邪將替而無之則其滅無端將推而容之則無地可容矣抑將括而一之則其一者龐然巨物天地之間無肯之者豈獨冬至子半有此洪洞無涯之氣應哉且律云不反亦西山之臆說非不反也於蕤賓之下生大呂倍用焉而反矣於徵羽之五十四四十八生商角焉而反矣乃中呂之半上生黃鐘於數懸絕則以黃鐘為中聲而非始中呂亦為中聲而非始故宋子曰聲自屬陰中呂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是說也蓋與易有十二陰陽各六卦用其六之理若合符契是故在已而亥至午而盛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之益一上生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捷往捷反至密無間合皇極數於

尚書引義卷四

三

大雪之末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既無可損使下生冬至子半一之理而芒種之末夏至之初二千一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六十有半亦當旋為往反俾得所歸以配陰陽升降衰王之恆乃繇一向二若筭庫之數倉儲勢限於無所歸乘除術窮遂至窮者極然一往而不謀所終豈今年之冬至繇一向多以趨於大雪而明年之冬至繇多反一自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趨於大雪漸減而歸於一乎抑明年復益一以趨大雪者可有八千六百九萬三千四百四十二邪自有甲子以來至於今日窮天下之算不足以紀之矣藉其不然誠自為歲斷而不續則歲果何物各有形段可稽取以為一定之理數哉國家歲實之數雖極繁衍至於閏而前之入限者或棄之矣非於大雪之末棄之也皇極之數積之不能棄之不可吾不知所測者何物所肖者何氣拘守往而不反之家傳顯背默有十二之師說乃云天之垂象禹之代工理胥此焉不亦誣乎將焉用之為戲而已矣乃若於數無合則尤著明而不可捨何也數之有徑圍者測數也其開方實數也則徑一而圍三一而已矣非有三而人一之也開徑一亦以開三為徑一者方田祖率耳用方徑一而圍四一而已祖率之密率較之則七而差一方徑一而圍四一而已矣非有四而人一之也開方之數有一為一有二為二實

尚書引義卷四

三

有之而數其本積也故曰實也以一測圓而三不測則三不立有一於此而又有一於彼二之立也自者能以手循稚子能以指屈二固立矣一生二非生二也二與一俱生先一後二可名之為生也一生三從徑圍測之則有名而已矣非實也若云二生三則誣甚矣一與一為二漸就於有二與一為三復向於無一可云生二二其可以生三乎一伸而二二屈而三方伸忽屈則三安得生萬物故可曰函三而一不得曰伸一而三況可曰一生三三生九乎一生三彼三者何自而來三生九彼六者何緣而集求之雖書一合九而相得六與三分居左而不相合也法象之無

尚書引義卷四

三

方之母也其用四十有九者七七之開方也撰之以四者二二之開方也過撰之四九四七四八四六歸奇之四三四四四五四六皆二二開方所有之實也歸奇十三亦撰此卦之六十四八八之開方也爻之三百八十四二十二十之開方而虛其四四也四四為開方之始故十一之數易固有之而未用乃或以配律呂或以紀歷法則亦備其用於易而不待於時矣易以開方立則統壹於開方皇極以徑圍立則當統壹於徑圍而其筮也著策亦五十不可得三而圍之也徑圍三十七圍九亦不可得而三圍之也以徑圍立法而中乖於徑圍則既駁雜而不成章又況歸奇有用而過撰無足紀為乘其實而徇其餘哉其尤疏者兩個之掛十三而謂之二兩奇之掛七而謂之一一奇一偶之掛十而謂之三取法無徵合數無準奚當於商三之義哉即徇九率之旨以掛劫之一為贅疣而其商三也三四十二之多覆得四五六之用三三如九之少覆得七八九之用屈多以就少伸少以使多而大小忒矣其為一也二可謂之一五可謂之二八可謂之三則誣奇以為偶誣偶以為奇而陰陽亂矣名皆杜撰而事等兒嬉藉此以與神物而前民用期以取受如嚮之徵是雖卜賢於元龜揚雄聖於太昊矣故曰不知而作

尚書引義卷四

三

也夫時人事也。筮鬼謀也。人侵鬼而神不告。鬼治人而人喪其成。能假令九疇可以興神物之用。則明用稽疑。近取之洪範而已。足矣。必五兆索卜。二占求筮也。與哉九疇之則。筮書也。取象有位。推行有序。成章有合。相得有當。詳神今加以牽合附會之譏。滅裂而決棄之。乃刻椽膠柱。一其初一而九。其次九徒於一。九相商之際。虛設一八十一之數。借徑於揚雄竊法於劉歆。統法統得師於老子。託始於徑。亂中濫於開方。畧密率之參差。就方田之疏算。裁多使少。亂偶以奇。限以歲時。迷其往復。似律而無半倍之用。似脈而無盈縮之差。固矣哉。九峯之爲數也。且其不足以傳矣。

尚書引義卷四

三十一

雜書之遺。豈獨存洪範之明徵。具在學於聖人之遺者。無輕作焉可也。

洪範二

五行者何行之爲言也。用也。天之化行乎人。以陰陽下民。人資其用於天。而王者以行其政者也。天之化盡於五者乎。未然也。天之化於五者。統其同於五者。別其異乎。未然也。陰陽寒暑燥溼。生殺其用。不可紀極。動植融結。殊形異質。不可殫悉。固不盡於五者也。金亦土也。煉之而始成。火隱於木也。鑽之而始著。水凝爲冰。則堅等於金。木腐爲壤。則固均於土。不可別而異之也。極北堅冰。而無水大海。皆

說而無木山之無金者。萬亦有金者。一火則無人之區。固無有也。不可統天壤之間。同之也。天之生物也。與其生人也。均之乎。生天之育物也。與其育人也。均之乎。育故物之待生。待育於天之化。亦猶之人也。而其生其育。五者有不行焉。則亦不資之以用。魚不資乎土。則不資乎水。蠶魚不資乎水。凡爲鳥獸蟲魚者。皆不資乎火。與金。則五者之化。不行於物。物亦不行焉。夫物之以生。以育。不悉用夫五者。則其才其情。其性亦不備。五者之神矣。故五行者。不可以區天之化。不可以統物之同。天推行於人。人惟用以行。蓋人治之大者也。其爲人治之大者。何以厚生也。以利用也。以正德也。夫人一日而生於天地之間。則未有能離五者。以爲養者也。具五者而後其生也。可厚亦未有能舍五者。而能有爲者也。具五者而後其用也。可利此較然爲人。之所必用。而抑爲人之所獨用矣。錄其資以厚人之生。則取其精以養形。凝乎形。而以成性者。在是矣。成乎質者。才之所繇生也。輔乎氣者。情之所繇發也。充氣而生神者。性之所繇定也。而有生之初。受於天者。其剛柔融結之神。受於父母者。亦取精用物之化也。得其粹。則正不足於一。而枵有餘於一。而溢則不正。故王者節宣之以贊天化。而成人之性。是德之繇。以正者。此五者也。繇其資以利人之用。

尚書引義卷四

三十一

也。以正德也。夫人一日而生於天地之間。則未有能離五者。以爲養者也。具五者而後其生也。可厚亦未有能舍五者。而能有爲者也。具五者而後其用也。可利此較然爲人。之所必用。而抑爲人之所獨用矣。錄其資以厚人之生。則取其精以養形。凝乎形。而以成性者。在是矣。成乎質者。才之所繇生也。輔乎氣者。情之所繇發也。充氣而生神者。性之所繇定也。而有生之初。受於天者。其剛柔融結之神。受於父母者。亦取精用物之化也。得其粹。則正不足於一。而枵有餘於一。而溢則不正。故王者節宣之以贊天化。而成人之性。是德之繇。以正者。此五者也。繇其資以利人之用。

則因其材以敦乎質飾其美以昭乎文推廣其利以宣德
制用其機以建威是禮樂刑政之資也而觀其所以昭著
察其所以流行感其所以茂盛審其所以靜凝則考道者
之教法存焉而慎用之以宜則正淫用之以違者用之以
私者則不正故王者謹司之以宰制化理而立人之義是
德之所繇正者此五者也故大禹之謨云六府惟修穀師
三事惟和而統括之曰九功功者人所有於天之化非
徒任諸天也今夫五者之行於天下也天子富有而宏用
之而匹夫亦與有焉聖人宰制而善成之而愚不肯亦有
事焉四海之廣周徧而咸給焉而一室之中亦不容缺也

尚書引義卷中

五

胥天下而儲之曰府人所致其修爲曰功待之以應萬物
萬事於不隱曰行王者所以成庶績養兆民曰疇是則五
行之爲範也率人以率天之化敷天之化以陰陽下民而
協其居其用誠洪矣以推爲九疇之初一而務民義
者之必先也然其爲善小止此而已善言天者育人之
天也善言化者言化之善言數者言事之數也若夫
比之擬之推其顯者而隱舍其爲功爲效者而神之略
其真體實用而以形似者配而合之此小儒之破道小
道之亂德邪德之誣天君之所必黜也王者之所必誅
也何居乎後世之言五行而而入邪淫莫之知拒也凡

夫以形似配合而言天人之際者未有非誣者以元亨利
貞配木火金水者似矣而未盡然也易之贊元曰萬物資
始乃統天木其可爲金水之資而天受其統乎可云元之
理發端於木不可云木之德允合乎元道有其可合而合
不可執元於人爲仁木之神亦爲仁其可合者在天在
物在人三系而固有不齊之道器執一則罔於所通矣以
貌言視聽思配五行爲比擬之說以實之似矣而實不然
也欲爲之辭奚患無辭哉以貌配水而可有其說以貌配
木火金土未嘗不可有說也似而似之不必似而似之於
此不似而他求以似之終不似而武斷以似之以鑿智侮

尚書引義卷中

五

五行則誣道以誣民咎不容諉矣夫王者敬用五行慎修
五事外敷大政內謹獨修交至以盡皇極之猷爲者各有
其道不偏重也其憲者則天也其學者則聖也其取以爲
善者人也奚待鑒於水以飾貌觀於火以謹言取法於木
以正視折中於金以審聽求於土而慎思哉強其似以衆
配也於五事之敬用也奚益其不似也奚損庸心於無足
庸口給而實無所效我不知爲此說者之將以何爲邪洵
然則九疇之敘但一五行而已足又何取餘八之繁言乎
故曰小言破道小道亂德致遠必泥君子之不爲久矣自
是而往邪說之侮五行者無所不至矣京房之以配卦氣

也屈乾於兌而金之而天維裂合震於巽而木之陽德衰也醫者之以配五藏言生克也是心腎肺肝之日交戰於身中也黃冠之以配神魂魄也是無形之中而繁有充塞之質也下此而星命言之相術言之日者葬師言之無可爲名以感天下則挾五行以搖蕩人心於疑是疑非之際嗚呼天所簡在而錫禹所祇台而受武王所齋沐而請箕子所鄭重而陳上帝之以行大用而下民一日非此而不行者乃以爲小人游食之口實道之喪也誰作之備則劉向父子實始倡之而蔡神與祖孫三世之習而滿焉晉將奚諉其他技術之流又不可勝誅者矣聖人之言言彘

術書引義卷四

主九

倫之敘也所謂務民之義也修火政導水利育林木制五金勸稼穡以味養民以材利民養道遂庶事成而入以事父出以事君友於兄弟刑於妻子惠於朋友者德以正焉因天之化成人之能皆五行之用也初一日五行義盡於此矣言五行者釋其旨修其事辨義利酌質文惟日孜孜而不足矣暇及於小慧之紘紘

洪範三

人之體惟性人之用惟才性無有不善爲不善者非才故曰人無有不善道則善矣器則善矣性者道之體才者道之用形者性之凝色者才之撰也故曰湯武身之也謂即

身而道在也道惡乎察察於天地性惡乎著著於形色有形斯以謂之身形無有不善身無有不善故湯武身之而以聖假形而有不善焉湯武乃遺其精用其粗者豈弗憂其駁雜而違天命之純哉是故貌曰恭舉貌而已誠乎恭矣言曰從舉言而已誠乎從矣視曰明舉視而已誠乎明矣聽曰聰舉聽而已誠乎聰矣思曰睿舉思而已誠乎睿矣誠也者實也實有之固有之也無有弗然而非他有耀也若夫水之固潤固下火之固炎固上也無所待而然無不然者以相雜盡其所可致而莫之能禦也夫人之有是形矣其虛也靈則既別乎草木矣其成質也充美而謂以

術書引義卷四

主九

均則既別乎禽獸矣體具而可飾其貌口具而可宣其言目具而可視夫色耳具而可聽夫聲心具而可思夫事非夫擢枝布葉植立靡生之弗能爲庸矣是貌言視聽思者恭從明聰睿之實也戴圓履方張固委蛇之足以周旋非夫跋跋彊彊迅飛奔突之無其度矣齒微唇商張清翁濁之足以達誠非夫呦呦關關哀鳴狂嘯之無其理矣白黑貞明麗景合光之足以審別非夫從暉上睽夜視晝昏之冥蒙錯愕瞽乎物矣重郭山窾屈遠通微之足以辨聲非夫輓染下垂茸穴淺闊之忽驚忽喜迷所從矣四應乎官曲記持乎今昔之足以慮善非夫乍辨旋憚見思忘尋之

安忽憤盈貪前失後矣是恭從明聰睿者人之形器誠然也是故以澤其貌非待冠冕以表尊也手恭足重坐尸立齊之至便矣以擇其言非待榮華以動眾也大小稱名逆順因事之至便矣以達其明非待苛察於幽隱也鑿貌辨色循直審曲之至便矣以致其聰非待潛審於織曲也法巽兼容忠佞有別之至便矣以極其睿非待馳神象外巧揣物情之為慧也因物以格即理以窮之至便矣故曰天地之生人為貴性焉安焉者踐其形而已矣執焉復焉者盡其才而已矣踐焉者無有喻之也盡焉者惟其逮之也嗚呼貌則固恭不恭者非人之貌乎言則固從不從者非

尚書引義卷四

三

人之言乎視則固明不明者非人之視乎聽則固聰不聰者非人之聽乎思則固睿不睿者非人之思乎然而且有媒貌而秀言者則氣化於物也氣化於物而動不因其鏗動言不因其絛言是故土木其形彘輟其辨退而循之莫能明其所自出其自出者之固恭固從未之有與矣然而且有視眩而聽熒者則物奪其鑒也物奪其鑒而方視有蔽其明方聽有蔽其聰是故貪看鳥而錯聽人弓成蛇而市有虎官雖固存不能使效其職其職之固明固聰實惟其曠矣然而且有朋從爾思而之於妄者則情其心而亡之也情心而亡之而放不知所求隱不能為著是故下愚

迷復於十年異端困據於幽谷背而馳焉觀而而喪其所存所存者之固未亡初不相謀矣才之未盡見異而遷焉反求之而回測所自起焉故曰為不善者非才之罪也且夫貌之不恭豈遂登高而棄衣言之不從豈遂名父而叱君視之不明豈遂黑狐而赤烏聽之不聰豈遂惡歌而喜哭思之不睿豈遂義蹠而仁魍極之宋萬商臣必有辭焉以為之名而後自欺以欺世楊不能以待臣之貌加其君豈不能以責子之言磨其父然則惟有人之形也則有人之性也雖情亡之餘猶是人也人固無有不善而異乎草木禽獸者也故於恭從明聰睿而謂之曰言其生而自

尚書引義卷四

三

然也於肅又哲謀聖乃謂之作勸以進而加功也洪範之立誠以修辭審矣哉嗚呼夫人將以求盡天下之物理而七尺之軀自有之而自知之者何其鮮也老氏曰吾有大患惟吾有身莊生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釋氏曰色見聲音求是人行邪道夫且雖之以為六賊夫且憎之以為不淨夫且誦之以臭皮囊嗚呼曉風殘月幽谷平野光為燐而腐為壤者此則眾妙之門天鈞之休清淨法身大圓智鏡而已矣其狂不可瘳其愚不可寤矣然則孟子之以耳目為小體何也曰從其合而言之則異首小大也同者體也從其分而言之則本大而末小合大而分小

之謂也本攝乎末分承乎合故耳目之於心非截然兩有
小大之殊如其截然而小者有界如其截然而大者有
是二人而有一體當其合而從本則名之心官於其分而
趨末則名之耳目之官官有主輔體無離畔是故心者即
目之內坎耳之內臟貌之內統膏之內倫也合其所分斯
以謂之合末之所會斯以謂之本雜書右肩之數四而敘
其事五詳書蓋貌言視聽分以成官而思為君會通乎四
事以行其典禮非別有獨露之靈光迴脫根塵泯形變離
言動而為恍惚杳冥之精也合之則大分之則小在本固
大逐末則小故耳目之小小以其官而不小以其事耳以

事而作謀目以明而作哲者惟思與為體孟子固未之小
也思而得則小者大不思而蔽則大者小恭從明唯而然
效能者大觀雖言動率爾任器者小孟子之所謂小也
氏之性境現量也孟子之所謂大體釋氏之帶質比量也
質現賤比減質立性從其小體為小人釋氏當之矣若孟
子之言則與洪範之敘昭合而無闕

洪範四
嘗以維壽之位與數參觀乎洪範知元后相勸下民之德
至約而統詳至微而統著也約以統詳微以統著故曰極
也至於此而後得其會歸之極也夫以位則居幽者微而

明者著履一於北幽以治明也夫以數則約四十有四於
一而以一臨四十有四之詳所履者一約以治詳也以是
知一之為極而前之釋者以五當之無當於象無當於數
訓詁之泥也夫中五者居龜脊隆起之位天之陰陽之用
也所以起元后之功用粲然環列為北水南火東木西金
中土之法象安能消歸其已有而一之乎今夫元后之理
兆民其協民居者八政是已攸敘彝倫者五事是已當其
詳以敷政不可略也八政以備舉其法而協者罔弗協然
而君弗能尸也三官百計舉盡其猷為乃協也抑其修之
於身必克忘夫五事以謹司其原敘者罔弗敘然而為功

也密不能必天下之遵也元后自嚴其視履者也故入政
必有所自舉有所自廢五事必有所自貞有所自淫天子
之得失兆民之善惡聖人之所劫遂而不違愚不肖之可
興起而不倦藏之於幽守之於約一而已矣所建者於此
中也於此也和也所錫者靡弗迪也靡弗惠也居於幽以靜
之域而操其約以嚴之幾位乎北會於一維書之示人顯
矣禹箕之擇善精矣豈有能易此者哉極則無可厲矣居
幽而握要極乃立矣皇則極乎大矣治著而領詳極乃皇
矣雖然言極者尤不可不審也異端之言曰抱一曰見獨
曰止水之淵曰无牝之門皆言幽也皆言約也而藏於幽

者不可以著執其一者不可以詳芒然於己而罔所建將以愚民而罔所錫彼亦以此爲極而祇以亂天下故曰尤不可不審也夫聖人之所履一於幽以嚮明而治天下者其所會歸好惡而已矣好惡者性之情也元后之獨也庶民之共也異端之所欲混忘而任其判渙者也聖人之好惡安於道賢人之好惡依於德才人之好惡因乎功智人之好惡生乎名愚不肖之好惡移於習八政之舉惟好斯舉八政之廢惟惡斯廢五事之效其貞惟好斯勉五事之戒其淫惟惡斯懲好之興而惻隱恭敬生於兆民之心以成仁讓惡之興而羞惡是非著於兆民之心以遠邪辟其

尚書引卷第四

五

動也發於潛而從違卒不可禦其審也成乎志而禍福所不能移是獨體也是誠之幾也故允矣爲極所自建也然而體則獨矣誠則但見乎幾矣而八方風氣之殊兆民情志之隨忽一旦而好之蔑不好也一旦而惡之蔑不惡也自細腰高髻之纖鄙訖崇禱尙德之休嘉羣萬有不齊之好羣萬有不齊之惡不知其所以必好不知其所以必惡翕然沛然奔趨恐後以爭歸於一則此一者節宣陰陽可以善五行之用周流六方可以成庶疇之功類應天休可以承五福六極之勅威九典一應載之在止故曰應天皇哉極哉一好惡而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務成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哉曰夫

既統於一而好惡者兩端也不相雜者何云一也曰兩端者究其委之辭也一者泝其源之辭也非所好則惡矣是本無惡而以其所不好者爲惡也其源一也物固有非所好而不必惡者然習而安以忘者好之速也厭而不必遠者亦惟其勿好也故曰一也或曰五事之思視聽貌言之君也亦以約察乎詳以微治乎著何居乎寄四事之中五事之位而不可統道以爲極曰思亦受成於好惡者也在右行四而不可統道以爲極曰思亦受成於好惡者也非其所好不思得也非其所惡不思去也好惡者初幾也思者引伸其好惡以求遂者也好惡生思而不待思以生是好惡爲萬化之源故曰極也且夫元后之思庶民思之

尚書引卷第四

五

則祇以亂聖人之思愚不肯思之則無所從惟好惡者可率天下以同違者也悅生惡死喜逸怨勞王者必與兆民同而好善惡惡兆民固與王者有同情也皇哉好惡乎人而無好則居不就其所協勿論彝倫之敘矣人而無惡則居且安於不協勿論彝倫之敘矣性資情以盡情作才以興誠之也密充之也大聖功之鑰聖治之樞也彼異端者抑之遏之縱之泆之而終不能也祇以敦其彝倫而逆天以誣民罪浮於鯀矣故曰尤不可不審也

旅葵

老子曰輕爲重根靜爲躁君惟其然也故樂觀物之妙微

而聊與玩之以轉爲根以靜爲君其動以弱其致以柔以
銳入捷出之微明抵物之虛而游焉良可玩也夫人之有
志心之所之皆可之焉有時迺出官骸不與物爲緣則足
以於朋從之中邀其妙微而惟志之所適彼所知者此而
已矣若夫至理所麗充周融結泊朋從而安以其土極乎
謹嚴而無可玩則其妙微之可樂觀與游以喪其志者彼
固未之知也夫彼亦戒耳目之役而欲迺出之矣故曰爲
腹不爲目爲目者黏滯乎物而與物玩者也玩物而物亦
玩之玩人而人亦玩之利欲之細人爲天下所玩皆爲目
之蔽也能不爲目物亦無得而玩之矣雖然天下之交相

尚書引義卷四

手

玩也甯有已哉以耳玩黏滯乎聲而聲玩耳以目玩黏滯
乎色而色玩目固玩也以心玩者黏滯乎虛而虛亦玩心
豈非玩哉選乎己而任心斯己貴矣選乎物而得虛斯己
輕矣所以玩者貴則悅諸己者適與爲玩者輕則撓物之
害也淺固且曰吾與天遊與物化冷然御風窅然而喪天
下吾乃不自喪也然其相與玩而敗其度則與細人之流
蕩聲色以不知歸者異趣而同迷有玩之心則喪彼之
理交相玩而受其玩則己喪其貞今者吾喪我物相代於
前而不知是游其精魄變動於天壤而莫適主無他樂觀
妙微銳入捷出者惟其志之不甯也志之不甯者必有所

求助以自據爲安不爲目而恍惚以無爾宇於是據其爲
腹者以爲實專氣以實其腹而助志以求甯者也夫志者
氣之帥氣者志之役今乃倒權下授恃氣以自實塊然處
錚以拒物而竊窺其消息之機以爲妙舍夷道之馳驅就
荆榛以索徑彼亦勞矣而僅以爭得失於利欲之細人五
十步之笑百步庸愈哉觀於旅葵而知君子之道至矣視
彼其猶燭火矣夫君子不聽役於耳目以貪細人之得彼
之所同也不營營於耳目以追近刑之憂終亦不喪其耳
目目自爲目而卽目以求貞則彼之所憚爲者也夫君子
不黏滯乎物而任志之喪彼之所同也不取志以無知之

尚書引義卷四

手

腹與無主之氣而授之以甯則彼之所未能與知也故曰
彼猶燭火也甯志者道也復禮以克己也貞耳目者度也
存誠以閑邪也君子之治天下與其治一身一而已矣任
大臣者不獎其假利持志者不用其輕弱任百工者不誦
其事功踐耳目者不墮其聰明蓋精義而用無不利健行
而物無能奪也故道也者載乎物者也志也者治乎物者
也應於彼應於此終日百應物皆載道而以其貞者從吾
之志則不待逃虛擇輕處錚居靜而黏滯已無得而卷之
無得而轉之矣道也者成乎物者也耳目也者取舍乎物
者也合則取離則舍迎目微耳而不爽其度則物稱其志

物稱其志則中正而從矩不待息機塞兌以戒動止照而物受成於耳目耳目受成於志矣古之君子聰明曆知神武而不殺用是也夫夫君子之言亦有與彼近者德盛而不狎侮不為天下先之謂也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儉之謂也儉不先人老氏實之矣而其寶之也實玩之也以恭儉狎侮天下而微其利流同源別而貞邪迥異故曰彼猶鴻火也耳目無以為貞而息機塞兌以免於殺如障水逆流一旦潰下而不可止志不得所貞而逃虛擇輕以利其妙如鷲鳥跼足以求遂所搏其用意也巧其持術也險其居勢也危其機一發而天下無能避其鋒鏗也乃以重靜也

乃以躁豈直大德之累哉矜細行也正其所以賊大德也接諸先王格遠安邇之至仁大義又奚但燭火之於日月哉皇哉道之不可離也天以降衷而人乘之以為心故志宅之以爾乾坤以為縕而變合以恆故氣配之以不饒民物皆載之以為度故物皆德而德以為物重以持之而無所玩動以之貞而無所喪誠存則邪自閉禮復則己無不克是以君子之道有本而不置者非若異端之爭於其末也

尚書引義卷四終

尚書引義卷五

船山遺書八

衡陽王夫之議

大誥

公羊子曰君子辟內難不辟外難君子奉其身以處夫安危存亡之際其餘此者權也將貴其生非不可貴也將舍其生非不可舍也將遠其名名亦不可辱也將全其名名固不可沽也生以載義生可貴義以立生生可舍名以成實名不可辱實以主名名不可沽雖然較計籌量於利害之交而危得危失之無定矣審輕重之衡違動吉之幾其惟周公乎故君子辟內難不辟外難為周公言之也

矣以明其然也大誥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畝不辟外難之謂也紂於武王君也周公於殷非臣也君臣義絕故曰外也武王勝殷以受大命外事也周公勝殷以紂王室內事也事在內難在外則執詞稱戈慶勳之以無遺種忠厚之名有所不得而惜矣何也周公之忠厚者道在周而不在殷夫既不惜其名則亦不貴其生不惜其名故泰誓之稱天比德而以爭其名者大誥無所爭於曲直而誓以必往不貴其生則十夫翼子卜陳立言而必往藉其不然亦不憚肝腦之塗地以決存亡於一旦也故曰不辟外難也名之弗辟而況於生乎若夫二叔之流言其

逆亦易辨也。沖人雖幼，所用者獨閔國同心之士，非有若上官桀之懷逆幸亂，二公在位所共喻者，固豈女其濟之心，非有若蕭至忠之背公死黨也。藉令周公敷心腎肺腸，以誑告二公，控沖人扶百尹正流言之罪，先發以制三監，成王不能立異，以蔽姦望，亦且同心，以致辟則股擊之，蠶無藉以興，郭鄰之罰亦可以未成而從末，誠然而周公不此之務，則辟內難之說也，何也？名以有實者也。以弟伐兄，以臣挾主名之不服者也。生以載義者也。禍中於君，則生無可貴，禍中於己，而舍進退有餘之身，履凶蹈危，以庶幾於必克，則是襲義以輕生也。一日之實，萬世之名，實難而名重矣。辟以遠害與弗辟以爭利，動之微而吉凶判矣。度理以安心，潔身以寡悔，未有如辟之善者也。於是決策引身居東，以辟之斯以爲內難之宜辟者也。雖然，辟內難者，公之獨也。公羊子乃以例季友之奔陳，則非也。公之內難於公而發者也。友之內難不於友而發者也。難發於公而弗辟，則罪人有挾以內，焚愚賤府疑而不解，萬一不幸而有若袁盎者，掉闔於沖人之左，則身殞而國危，尤不幸而有若袁紹韓馥之流，以攤劉虞者，加諸公則展轉於狂狡之手，而益無以自安出乎聖入乎狂。君子不狎勢之未然而過信其無憂，以蹈猝然之禍，龍亢而无悔，警桓而居。

史記卷五

三

貞則墮實以全名，使二叔無可託之兵端，而王室之受毀亦小矣。若季友以年少望輕，廁二凶之末位，非有若孔父之見，憚於華督也。彼二凶者亦不託友以啟，豈若陳氏之於高國也。使淹留觀變，垂涕以告莊公，而早爲之備，正色以矢同朝，而漸削其權，將弑賊不成，而誅戮亦息，是固友慷慨捐生，毀家報國之一日也。生非必舍徒深畏死之心，名亦無嫌，乃幸申立之免，嗚呼！友之去，其有低回憊憊而弗克自主者乎？公居東而罪入之情，以得則轉託於小腆之紉，故天下益知其誣友奔陳，而仲叔之黨益崇，則假手於僕圍之賤臣，乃君父兩逢其禍，且公之辟，尙父以爲師，君夷以爲保，何有於毀室之禽，心藉公返國無期，而冀宗周於衽席者，規摹已夙，則公自可輕西顧之憂，友之出也，陳非可託之援，魯無可任之人，應父之小醜，乃敢以一世一及，昌言於危病之日，是君側空而季謀不以從可知。已故友惟不終辟也，使友而終辟也，外則邾莒爲之援，內則哀姜爲之主，公子申之不死而不竄也，其餘幾哉。故曰辟內難，公之獨也。非友之所得例也。嗚呼！名與實非有異也。生與義不兩重也。顯天理協民彝，自非若公，益無可辟者焉。故曰食焉不辟，其難義也。無所開於內外也。聖達節賢守節，不肖者毀節，劉隗走羯，胡以偷生，康亮匿草，聞而

史記卷五

三

泥首而正棄相印而潛出陳宜中託失風以居夷不審內
外之殊一於辟而忘恥不亦赧乎忠孝之際死生之界古
不可援迹不可踐亦喻諸心而已矣

康誥

誥曰往盡乃心盡云者極其才也又曰宅心知訓宅心云
者定其性也又曰康乃心康云者應其情也心者函性情
才而統言之也才不易循乎道必貞其性性之不存無有
能極其才者也性隱而無從以貞必緩其性情之已蕩未
有能定其性者也情者安危之樞情安之而性乃不遷故
天下之學道者蔑不以安心爲要也抑天下之言道者蔑

命書引義卷五

四

不以安心爲教也而本與末則大辨存焉今將從其大本
而求安乎抑將從其已末而求安乎夫苟從其已末而求
安則飢渴之害愛憎之橫流莫匪心也導其欲遂其私亦
泰然而蔑不安已然有得而乍快於意良久而必惡於志
苟其牯亡之未盡者自不以之爲安然而安其心者緣
心有固康之則如激水上而俄頃必下其性然故其情然
本所不親非末所得而強故即在異端不能誣不安以爲
安是以天下之言道者無不以安心爲事也然從其本而
求之本固不易見也本者非末也而非離末之即本也已
離於末未至於本非無其時也非無其境也離於末不可

謂末不可謂末則或將謂之爲本乃離於已末也離於已
末猶其末矣猶其末則固然未至於本也未至於本其得
謂之本乎心者不安於末離於末則離其不安者矣其爲
時也魚之初脫於鈞也其爲境也繫者之乍釋於圍土也
夫魚則有淵矣繫者則有家矣固未能至也然而脫於鈞
而吻失其胃釋於圍土而手足去其桎梏則亦倏然而自
適故異端之求安其心者至此而豁然其自大也是以神
光竭其師以安心而以覓心不得者爲安焉脫於鈞未至
於淵乍釋於圍土未反其家兩不得焉蕭散容與徜徉而
見心之康良自慰矣乃怙俄頃之輕安而弗能奠其宅盡

命書引義卷五

五

其職也桃花無再見之期石火無棲泊之地停目已非隨
流已汎危莫危於此焉矣有於康哉故曰人心惟危非但
已末之謂也離末而未至於本之謂也乃若其本則固有
之而彼末之知耳本者何也天下之大本也心之爲天下
本者有三三者貫於一而體用之差等固不可泯也誠也
幾也神也幾則有善惡矣而非但免於惡之即善則幾固
不可遏而息也神則不測矣於此於彼而皆神是人之天
非天之以命人而爲其宅者也故幾者受裁於誠而神者
依誠以凝於人者也從其幾而求康與是未至於本而亟
離其末也其視情也如仇讐而視才也爲礪砥乃忽一念

焉反而自問則必有大愧焉者是以不安為安也性靈而
莫著其端在情而亟遇之則才充而受訓者無望其心之
盡矣擬乎神而求康與是本末兩捐而以無本者為本也
若有情焉而莫得其情以為才之大也而數困於小夫抑
奚據以安哉情汎寓而莫得其宅才揮斥於無涯而實一
之未盡也故求心不得而絕之求心不得而以不得者為
得晉曰吾以康吾心君子視之殆哉岌岌乎矣夫君子之
以康乃心者誠而已矣誠而後洵為天下之大本也故曰
志以道銷誠與道異名而同實者也修道以存誠而誠固
天人之道也矣以明其然邪今夫道古餘之令亦餘之己

何書引義卷五

六

安之人亦安之歷古今人己而無異者惟其實有之也施
之一室而宜推之一國而準推之天下而無不得槩遠邇
逆順而無不容者惟其實有然也故有理於此求之於心
而不得求之於所聞而得矣求之於所習而得矣求之於
所篤信而博推者而愈得矣心雖未得而求以得者心也
情之擊也所得者非所聞所習而適得我心也性之安宅
也餘是而用之不窮焉盡其才矣故易曰學以聚之問以
辨之而語曰敷求哲王學也遠惟者成問也古今之心印
於心而合符而天下之相齟齬者恬然已應之康乃心矣
心斯宅矣心斯盡矣徜徉無定之情有實以為之依是亦

魚之康於淵也已矣今有所感於此求之心則不得人之
心求之人則不得己之心以心得心而人之情得矣人得
其心而已之心亦得矣惟不隘其心之鼠矧之於私不逆
其心之幾姑為之忍則天下之順者逆者同者異者以心
函之而不相為侮此非違其心以強受也心固無不可受
而安其上者仁斯救也物誠有其情我誠有其才無可憂
也無可教也故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而諾曰若畢棄
疾仁也若保赤子寬也天下皆赤子而疾畢棄康乃心
矣以大宅載天下而才之盡者無不裕矣隰東自困之情
有實理以擴充之是亦釋於桎梏而歸於其家也已矣蓋

何書引義卷五

七

寬者道之量所自安仁者道之生所自順學問者道之散
見所自察誠有之誠宅之誠盡之各體其實而無搖動拘
迫之憂故曰志以道銷君子之以康其心者此矣此之謂
立天下之本也惟然而矣假禁抑之於未哉末之不勝禁
抑久矣枝葉之紛披也霜隕之春復榮之斧斤伐之剪蕪
復生之在釋而康者終身憂疑而不勝無他未尋其本也
良賈挾千金而不憂其不懽民農儲陳粟而不慮乎無年
夢寢安焉惟所欲為而不歎焉有本故也本有者誠也古
之明王馭六宇長兆民靖多難而其心泰然至哉康乎非
彼亟離於末而忘其本者所可幾幸久矣故語曰康乃心

養心之極致也夫君子亦慎擇其所以安心者而已矣

酒誥梓材

承治者因之承亂者革之一定之論也雖然有病所病者以情情之情繼治而偷以悻悻之心繼亂而諛也何也聖人之仁天下也無已而不能不有待焉故以一日之治樂之百年而初終異理必有以節宣焉身可待待之他日身不可待待之他人而後各隨時而協於中情情者曰已治矣毋庸革矣而治者適以亂矣暴君之賊天下也不自一身而止天下且化而相賊矣上賊其下下亦賊其上上下交相賊而暴君之所殘殺亦有所不容已悻悻者曰上之

尚書引義卷五

八

賊下如此其毒也革其道惟恐不速而亂又承所革者而起矣明王之創制顯庸審乎此而天下蒙其安舜之承堯禹之承舜也承治之極也故曰重華協於帝協云者同而無乎異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若云者順而無或逆也然而舜禹之善承之也不情情然一因其故而偷以安也舜甫受終而四凶誅二十二人升異以求同也禹方陟后而并十二州以九易與賢以與子逆以得順也夫乃以協以若而不武商之革夏周之革殷承亂者也故曰爰革夏正革者無所因也乃反商政反者無所仍也然而湯武未嘗疾勝國如仇讎爰除其遺法而惟恐不盡賢百姓翕曉之喜

奪之烈火而飲之冰出之寒泉而附之鎗也則何也承極

重之勢非一朝之可挽也故夫紂之失民心者民好生而死之民生託於寬政而臨之以猛也威殫刑淫而天下之心以失夫然將欲蕩滌煩冤肉其已白之骨而與之更始必且置刑殺於不試乃以姬季天下而使即於康乃命康叔以保彼東郊育其僅存之子黎而誥之曰刑茲無救速繇茲義率殺又曰盡執拘以歸於周子其殺又曰肆往茲充殺人愆人有肆亦見君事戕敗人有曷以引養引恬神嗚呼聖人豈忍於毒痛之餘民哉抑知脫烈火而引之冰喝乃速斃出寒泉而附之鎗肌以急裂也善醫者有正

尚書引義卷五

九

治有反治有從治徐變其陰陽燥潤之宜而導之和非但抑火以梏其溫寒以薑桂也明王之善用其因革者豈有一定之成法哉利災以見德者賈豎居竊之術也富有天下而賈豎則賈豎矣矯枉而居功者里胥搏姦之能也貴為天子而里胥則里胥矣明王居崇高以配天理民建百世之治承治不委承亂不激日移斗傾而極星不動烈日澗雨而青霄不改天所不易道莫之與易也若漢高之革秦也約法三章秦民懷之矣而終治天下者鄒侯之法五刑具焉使率三章之簡以縱民之枯亂一再傳而亂民競起必且淫刑以救其弊則前之悻悻革秦利災以見德者

附民而陷之辟矣反極重以極輕必反極輕以趨於重然後知武王止殺之心一日而慮及百年咫尺以周知萬里無他操大常而不驚喜怒哀以為因革也愚哉弱宋之承五季也天下則已如彼矣石晉之割地未歸重撤兵權以弭陳橋之覆軌是懼身才敬重於左而盡移載於西以取沈也百官之因循者飭而數醜賞以懲趙村之已禍是張毅塞單豹之死而適以自亡也威輕則賊義恩濫則賊仁求苟異於昏狂而自趨於積靡卒至汴京海上拱手以授中夏於□□□□□□□□□□嗚呼亦慘矣哉故曰君子如怒亂庶過沮君子如祉亂庶過已一怒一祉之間括九州盡萬

尚書引義卷五

民傳子孫俟後聖堯舜有所不因桀紂有所不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顧不大與五帝三王十四代之得失顧而知也堯舜有所不必因桀紂有所不可革也

召誥

論周公之營雒者或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公欲警子孫使修德而示天下為公器有德者易以代興或曰負大行面商維左成阜右函谷襟大河帶雒水實天下之奧區也或曰東西竝建成輔車之勢以豫定民志故平王因之弱而不亡延及赧王麻過其下之三說者或迂闊而不可情或夸妄而不實或過慮而無當以一切之小慧測元聖

之訝謨後世之以黠智誣古人若此類者眾矣夫欲警子孫之修德而真之易亡之地是戒溺而姑試之於淵也將公天下而授以易取之形是真筭金於通衢而召貪夫之爭也迂闊而無中於理適以貽英雄之訕笑故後世無趨其術以啟亂者然而非聖無法之子因此以譏王道之疏儒之所以阮於秦而不昌於漢也兩山之閒必有水焉兩水之閒必有山焉千里而不得水千里而不得山者鮮矣大吳都陳炎帝都魯陳魯無山水之固而義農以興五代北宋都汴六朝都建業餘於水儉於山亦可保於百年之餘陳亮不以君昏臣竄為宋變徒憂錢唐之可灌卒之潮

尚書引義卷五

水不至單亭而來亡非灌也斯不亦早計無庸之明勞與廣衍足以立市朝大川足以流穢惡周塞足以禁毒竊肥沃足以豐樹藝土厚水深足以遠疾皆則其襟帶左右自足以成形勢而極心目非待青島之妖秘乞靈於卷山勺水間也且夫梁益據隴劍以為山荆揚擁江海以為水而隴隴李特公孫述楊難敵譙縱王衍孟昶明玉珍劉表梁元李煜張士誠或於身而亡或一再傳而滅曾是三塗據鄴遂足以延八百年之緒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者城郭溝池之謂也非夫左盼右睇分沙取龍就山而磨之即水而盤之之為固也焉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山可

梯人得而梯之水可航人得而航之山莫險於岷黎水莫險於瓊崖有能據之以興者手安邑之斥鹵兩河之沙滯夏商之裔保舊物以配天者此土也藉合周公拱管轄郭璞蔡伯靖之術翔翊天下晚奧區而據之斯亦爾矣術士之小慧移於經國而大道隱故曰夸妄而不實也召公曰我不敢知曰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君子之於天命無之焉而不敬也強與知之強與圖之干天之權以取必不敬之尤矣且夫強與知之則有弗知者矣強與圖之則有莫圖者矣可知者先世之功德可以不若夏而勿替殷則可圖者知我初服也若夫犬戎之亂邠郟之遷逆計於數百年之前而爲之所是周公之智儼於桑道茂而愚於李泌矣後世踵之而兩都竝建別宮基布以疲百姓而走羣工墮場以之客死唐元以之出走廣置官司則食完而吏維分立郊廟則禮煩而神黷徒崇侈於苟安之日不救禍於垂危之年東漢不廢西京董卓遷而速滅女直南修汴京高琪遁而遠亡若晉之石頭唐之靈武宋之臨安以僅保其如纜之祚者初未嘗於無事之日一繕治其邪也而唐之太原暨河南宋之應天大名暨河南城隍具完宮闕具治米粟甲兵具備迨其離析分崩莫得一日而措足焉然則前之揣天畫地糜縣官而役閭左者果安用乎

尚書引義卷五

十三

強與知之強與圖之其大槩亦可睹矣周之遷也王迹息而下夷於侯乃拱手而讓宗周於他族則周之僅以存者雒邑爲息肩之地而其浸以亡者雒邑實爲處堂之蟻其寔以即亡也營雒之始不任其咎其僅以存者營雒之始亦不任其功功過不保之地君子所不敢知若夫揣時度勢爲不然之慮狎侮天命而自神其術天所弗佑久矣故曰過慮而無當也然則公之營雒者何也曰聖人之會人物也以經通古今也以權其以宰制天下也惟此而已矣夫周公則已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

尚書引義卷五

十三

以阜道里以均斯足以爲王者之都矣此所謂經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嶽地邇政簡而不勞也適周地辟於古而文治益繁故展時巡以十有二年而制五服以六年之述職及其後且猶不給則巡守開舉於東都而虞制盡矣然六年之朝盡山東濱海荆南踰塞之國越函谷以旅見於鎬京則侯氏亟承其敝雒邑營而太保以庶邦家君之幣贊紹公以錫王蓋五服之享自是而下展於宗周者有矣洎中嶽以罷四嶽之巡通侯幣以節來王之勞此公之權也遠則攝近則親者人之恆情也天子之聽入之所樂近也東郊之民心尙搖搖而未定西望而狐

疑曰天子其邊徼我乎惟正天邑之名於維邑而惠此維民服在王廷者無就遠之嫌夫乃思媚而危疑允釋義以糾之仁以聯之丕誠股民而作之新者又在斯矣此又公之權也權以通古今之勢經以會民物之情公所為迥無疆之休者惟此而已矣過此以往者未之或知也公亦安用知之哉剛其所不可知而盡所可為可以正告天人而馭天下以道矣過高之論適足以亂德權術之說徒用以惑民矣足以知君子之用心哉

召諸無逸

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言者動之法也擬以言非

浮明之可以言而即言則如其言之議以動非虛實之可以動而為動道所以定學之所以正也夫言者因其故也故者順其利也舍其故而遷其新背其利用而議於實浮明之言興而弊習之動起莊生曰言隱於榮華君子有取焉後世喜為纖妙之說陷於佛老以亂君子之學皆榮華之言巧摘字句以叛性情之固然者可弗謹哉書云所其無逸言勿逸其所不可逸者也而東萊呂氏為之釋曰君以無逸為所蔡氏喜其說之巧因屈召諸作所不可不德之文破句以附會之曰王敬作所浮明恂悅可以為言而言之背其故違其利飾其榮華使趨新者詫為獨得古

之人則已末如之何而惟其所詰後之人遂將信為心法而背道以馳夫君子言之而以動必其誠然者而後允得所從如之何弗謹而疾入異端邪今以謂敬與無逸之不可作所實與名兩相稱也乃如曰敬與無逸之可為所名之不得其實也此亦曉然而易知者也不得其實且使有實暨智足以成之終古而不利用之不利道何所定而學將奚以致功哉何以明其然也天下無定所也吾之於天下無定所也立一界以為所前未之聞自釋氏昉也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釋氏為分授之名亦非誣也乃以俟用者為所則

必實有其體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為能則實有其用體俟用則固所以發能用乎體則能必副其所體用一依其實不背其故而名實各相稱矣乃釋氏以有為幻以無為實惟心惟識之說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於是詭其詞曰空我執而無能空法執而無所然而以心合道其有能有所也則又固然而不容味是故其說又不足以立則抑能其所其能消所以人能而謂能為所以立其說說斯立矣故釋氏凡三變而以能為所之說成而呂蔡何是之從也敬無逸能也非所也明甚而以為所豈非釋氏之言乎書之云敬則心之能正者也其曰無逸則身之

能修者也能正非所正能修非所修明矣今乃其所所能抑且能其所所不擬而言使人留心於無依無據之地以無著無住為安心之性境以隨順物化為徇行之法位言之巧而榮華可玩其背道也且以毀彝倫而有餘矣夫能所之異其名釋氏著之實非釋氏昉之也其所謂能者即用也所謂所者即體也漢儒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即思也所謂所者即位也大易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即己也所謂所者即物也中庸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人之公道者也所謂所者道之非能宏入者也孔子之已言者也援實定名而莫之能易矣陰陽所也變合能也仁知能也山水所也中和能也禮樂所也今日以敬作所抑曰以無逸作所天下固無有所而惟吾心之能作者為所吾心之能作者為所則吾心未作而天下本無有所是民壽之可異小民之所依耳苟未聞曰苟未見心苟未慮皆將捐之謂天下之固無此乎越有山而我未至越不可謂越無山則不可謂我之至越者為越之山也惟吾心之能起為天下之所起惟吾心之能止為天下之所止即以是疑之為區字而守之為依據三界惟心而心即界萬法惟識而識即法嗚呼孰謂儒者而有此哉夫粟所以飽帛所以煖禮所以履樂所以樂政所以正刑所以制民壽之可畏實有其

山經引卷五

十一

情小民之所依誠有其事不以此為所而以吾心勤敬之幾變動不居因時而措者謂之所焉吾不知其以敬以無逸者將拒物而空有其所乎抑執一以廢百而為之所也執一以廢百拒物而自立其區宇其勤也墨氏之胼胝也其敬也莊氏之心齊也又其下流則恃己以忘民若之險阻而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如王安石之以亂宋者矣墮民依之坊表而謂五帝不可師三王不足法如李斯之以亡秦者矣下流之傲可勝道乎如其拒物而空之則別立一心以治心如釋氏心王心所之說歸於莽蕩固莫如叛君父艾須髮以自居於意生身之界而詫於人曰吾嚴淨也敬以為所也吾精進也無逸以為所也其禍人心賊仁義尤酷矣哉古之君子以動必議者其議必有所據以言必疑者其疑必從其實議天下者言以天下天下所允也議吾心者言以吾心吾心所允也所孝者父不得謂孝為父所慈者子不得謂慈為子所登者山不得謂登為山所涉者水不得謂涉為水鬼神亦有憑依犬馬亦有歸類惟其允而已矣天下之所允吾心之必允也故朱子不以無逸為所者求諸心而不允也呂氏之以無逸為魚之水鳥之林者未求諸心而姑允之也嗚呼斯非可以空言爭矣知心之體而可為所不可為所見矣知身之用而敬

山經引卷五

十一

必有所做無逸必有所無逸見矣修辭立其誠誠者天下之所共見其間者也非其誠然者而榮華徒耀後人之核異端之異為君子儒者如之何其從之夫敬者一而所敬者非一所也以動之敬敬乎靜則適億其不必然者而攪其心以靜之敬敬乎動則孤守其無可用者而喪其幾故有所用剛有所用柔有所用溫有所用厲皆敬也敬無所而後無所不敬也故曰作所不可不敬之德言不可不敬者擇之精而後執之固也敬其可有常所乎無逸者則小人之勤勞稼穡而君子之威和萬民者也稼穡惟其能弗勸弗省而無勸威和惟其能不康不山而無功皆能也有

尚書引義卷五

十九

成能無定所也非然者術石程書者亦無逸也夜臥警枕亦無逸也術士傳餐亦無逸也乃至浮屠之不食不燒菜師參訪者皆無逸也惟立以為所而其能也適以叛道故曰所其無逸言無逸於所當逸者也其可據無逸以為所乎身有無逸之能隨時而利用心有疾敬之能素位而敦仁所著於人倫物理之中能取諸耳目心思之用所不在內故心如太虛有感而皆應能不在外故為仁餘己反己而必誠君子之辨此審矣而不待辨也心與道之固然雖有浮明與其鑿智弗能誣以不然也漢孔氏曰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又曰君子之道所在念德不可逸豫漢無浮

屠之亂儒者守聖言而無榮華之巧固足尚也浮屠之說汎濫以淫泆於人心曰蔡明拒之而不覺為其所引無擬於心理而言之將使效之動者賊道而心生於邪可懼哉多士

言道者必以天為宗也必以人為其歸無道者罔天而咈人之心以訖乎大惡於是反其所為者索天於隱恤人之欲而狎之以此言道愈矣其自視也不但愈也以為善惡道不道之相去若雲泥也惡知其迷以誣天驕以玩人賊人還以自賊自君子觀之按其罪而罰之與彼同科無未滅矣哉故異端之惡均於商紂奚以明其然邪索天於隱

尚書引義卷五

十九

則必以天之藏為已微矣其顯者不足顧也狎人之欲則且見民之有欲卑賤而無與於道矣無所可祇敬者也夫天載存於見聞之表誠不可謂其不微人情依於食色之中誠不可謂其不卑且賤而無當於道也佛老之於此卑其心以測天亢其志以臨人罔將曰不爾則與紂同歸而不知惟然之果與紂同歸也今夫天則豈其果微也哉今夫民則豈其情已卑已賤而不足與於道也哉俄而有矣俄而無矣孰降施是孰銷隕是相待邪不相待邪視不見聽不聞恩之無朕以淺心窺天者求之不得固謂之微矣殉財已耳殉名已耳與之則為奪之則悲問道而不知立

心而無恒幻夢也蠢動也茫然疲役而不知歸也以浮氣視人者求其情而不得固見其可狎而無與於道矣夫惟以其淺心浮氣仰藐天而俯睥睨乎民乃以謂天之隱微而不知其顯謂民之不足與於道而弛其畏忌之心其罔顧於大顯民祇也與紂均乃紂悟不知而彼自欲知之自謂知之乃悍然以罔顧愚尤甚焉故曰惡浮於紂惡浮則罰亦浮焉彼二氏者幸為匹夫以逃於罰而西晉蕭梁受其委以嬰死亡之戮殄宗絕祀虔劉之禍延於天下嗚呼惟天明威惟民秉為是之罔顧而天討不加焉有是理哉若夫天則罔顯矣不耀人以明而顯之日月不震人以威

尚書引義卷五

五

而顯之霜霆終古於斯而莫之有易象可視聲可聽數可循利可用精而精顯之五事庶徵不爽矣五神四德不離矣粗而粗顯之父生子繼同其體愛以彰矣兄先弟後有其序敬以著矣物而物顯之水火有刑而有德禽魚有宜殺而有宜育人而人顯之師以教而非師莫知君以治而非君莫聽無有不顯而顯以其誠所以然者不可以言語形象盡也則微亦莫徵於其顯者矣若夫恍兮若有惚兮若無想窮於非想色窮於究竟意而揣之為橐籥意而揣之為腰鼓頽或謂其上有境焉或謂其上有物焉則率疑此蒼蒼窈窈者必有難度難測之靈妙而明明赫赫之明

威特其精和而無足顧也若是者匿天之顯天之所弗赦紂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豈有異乎人秉耳目為視為聽人秉手足為持為行視聽所著胥有其理持行所就各成其事是故敬其身者身以康敬其事者身以甯狂子不能僕役其父傲弟不能奴虜其兄棄粟於溷則匹婦嬰然詎人於市則稚子失色天民敬德德惟民極俊民敬事惟民用凡民敬政政莫民生惟民敬刑刑戒民死甘食之事已繼而燕賓養老邊豆生乎恪恭悅色之情已渫而奉養承先蘋藻傳其仁孝崇高富貴天所秩日用飲食神所弔也言以之順事以之成利以之興善以之遠皆不待施敬

尚書引義卷五

五

而民所必敬者也若夫以秉為患以為為妄以百姓為芻狗以父子夫婦為火宅以遊戲為三昧以空諸所有為正覺脫然釋縛逃於無迹泰然自恣厭其勞生則率以為滛合蕉聚者無可庸其祇而不足與於慎修乃鄙棄棄為以逃於人倫之外於必祇者傲然罔顧也若是者侮民之祇民罔弗怒紂曰民其如台甯有異乎夫紂愚也愚故天顯民祇咸罔知顧也二氏之不顧顯而索之隱不顧祇而侮其情自以為不愚而要亦愚也罔顧焉即其愚也天下之大惡惟愚者當之一愚而惡不可悛矣是故擬天以無為字天以非想一紂之郊不修廟不享也其罔顧天顯而

託請有忙者均也絕往來於老死寄一宿於樹下一村之
瓊其宮瑤其臺也其罔顧民祗而苟且自安者均也二氏
求天於微或欲師之或欲起之村亦以天爲微而微之村
以民不足祗而虐之二氏亦以民不足祗而或欲愚之或
欲滅之故均之爲愚而沈溺其說者見絕於天人也亦均
罔顧者無所不同也嗚呼王者以誅暴行君子以殄邪說
聲罪而執言者其惟此天顧民祗乎則君子所舉以爲道
以事天而與民同慮者亦惟此天顧民祗而已矣非天有
微而姑用其顯也非民可狎而過用其慎也粲然天地之
罔固有身心之內顧瞻在上明威者法象也顧瞻在下衆

皇極經世一

五

爲善法象也明威之謂命且且明威而命且且集矣衆爲
之謂性節所秉之情盡所爲之才而極盡矣生於斯而不
可離死於斯而不可戒宰制天下而適其固然垂讓萬世
而無可損益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善惡之歸禍福之
門豈有妄哉豈有妄哉

君夷

今將謂君子之無以異於人者是無擇而爲君子也今將
謂君子之必大異於人者是人必異而後得爲君子也故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自此以往未
之或異也侈大其心以爲量則心放矣展轉求心以所妄

則心存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憂之也深則疑之也切
故召公不以坦然推信爲賢憂之也至則言之也長故周
公不以聽召公之疑而美之辨爲聖也昔者孔子於衛見
南子於魯欲赴弗擾於晉欲往中牟子路屢致其疑子路
之疑子路之憂也求諸心而不得展轉而未極於其所存
瞭然內外之別粲然臣主之分存諸中者莫之能易而不
能得之於孔子其信孔子者不知信其心之弗欺也斯子
路之所養也而不然者侈大聖人而以爲大異於人率爾
相信而不信以心將求諸人者重而求諸己者輕庸庸乎
求諸己則憂憂則疑疑則必白其所疑君子之道也若夫

皇極經世一

五

僞疑僞信無所待於中心之安矜靡達以虛矜於天下而
表異曰斯君子所以異於人也此子路之所羞也知然而
類推之則召公之所以存心者可知已乃孔子之爲此求
於子路之心而不得孔子之心固無不得也孔子之心得
孔子之憂其釋矣任不知者之疑勿問可矣然且稱天以
泣之擬不可興之東周以期之推不可知之堅白以廣之
屑屑然訟曲直而已夫孔子何爲其然哉讀其詞托其
旨而孔子之憂深矣兩物者心之量存諸中者心之德附
虛而以德爲實惟其誠也至誠動物不誠不動而不動亦
不誠也乘乎可動不予以所能動恢恢乎侈其闕大舍因

聽天下之疑而相與忘言異端以此表異於天下人亦推以爲異而聖人則與萬物同憂憂而不能以相喻則修辭以立其誠道乃建於不可拔物乃各得而樂效其忱故孔子屢矢子路而不憚其詞之費知然而類推之則周公之所以存心者可知已今且取二公之情理而思之二叔之流言也周公去而召公聽金滕未啟而召公不能倡郊迎之策斯有以乎抑無以乎非召公之測周公者下比於罪人也抑非知有弗知力有未逮而不能止流丸於甌與也尸太保之尊眺宗社之危汎汎然無所可否於冲人之側而召公賢哉故曰非無以也尊尊而立子周之新法也親親而立弟殷之已跡也已跡習知而新法初試故二叔倡其狂言而天下榮周公之去召公之弗挽固事理之易見者也而召公之憂則有甚於此者周命初集冲人在疾臥赤子於天下之上其幸無天折之憂者非人之所能爲也藉成王而有太丁之變也邗應晉韓其足以當天下之重乎抑必弗獲已而遺大投艱於叔父乎皆未可知已則令且汲汲焉援周公而復之萬一有此而公義不可受矣推之可遠引之可來心跡皎然於天下而後宗社得甯餘地以圖其不傾召公其能無慮此乎然則鳴鶴之詒早已不得於召公之心王未敢請而召公滋感已且君子之求諸

尚書引義卷五

五

己也己所存者己所逮己所逮者己所期保冲人之強固以清明綏讎友以祈天而永命召公所期召公所逮召公所存皆此矣度德自己業已優爲可無待於周公則抑可聽其遠引以自潔若夫殄商踐奄定宗禮致太平延嗣王之德不冒海隅出日以率俾則亦猶孔子之用晉衛爲東周也賢者之力所不逮斯心所不存志所不期矣己所不期恢恢乎期於人而冀其必逮是求人重而求己輕也賢者信諸己而不以微天聖人信諸天而得之於己信諸己則非常之功雖未遠而無所憾不以微天則天命之延但憂其或墜而不曰己所能堪得諸己則非常之功固以道方來而勿可委信諸天則有以見天休之濟至惟恐弗戡而不但或墜之憂以爲未遠則海內率俾王延德召公且以爲增益於所求之外以爲勿可委而商奄未弭宗禮未定周公方且求焉而曲盡其能以爲天不可微則職思其居而日不給惟是別嫌明微之不可忽故召公與子路之心同厲其堅白以爲天將在我則安士敦仁而道不可息故周公雖在几几不暇之日猶有彼巢取子之恐乃與孔子之心同致其閔皇斯二公之以處多難而自靖者情同而道同異矣迨周公歸矣商奄殄維邑營宗禮定矣召公且視爲自天之隕周公則彌引爲無疆之恤召公固曰

尚書引義卷五

五

何為是柄柄者與多得之於天而不已也蓋召公於嫌似
幾微之際求己以貞而以明周公者初終此志始之不挽
特有不言之感終以不悅以是為可正告而無嫌也乃弗
挽於始周公亦無可正告之義終以不悅自可自言而無
隱固不以包容之量待召公而俟論定之餘使心折也誠
不可檢修辭以立之則皎日青天之誥作矣大舜號泣於
父母文王獻地以專征周公多誥而不備孔子稱天以自
矢順逆勢殊而立誠一致聖人不釋疑於天下而存心不
置豈曰專己無求與天下以忘言而自得也哉後之論者
必為之說曰召公無所致其疑周公無所容其辨曰擊道

尚書引義卷五

三

存是異端之誕也廓達推信是英雄之術也陳平以待王
陵婁師德以處狄仁傑君臣朋友之閒誠不屬而道衰矣
況乎信之已過其後必疑忍之已甚其邪必深求以異於
羣儕而果有以異焉否邪言已簡者心必傲論過高者志
必疏君子所弗府也惟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如爵位先
後之說然後斥之而勿論

多方一

蔽聖證曰克念蔽狂證曰罔念聖狂相去之殊絕蔽於兩
言之決何易易邪孰知夫易此兩言者之非能為其難也
則亦憚此兩言之難而別求其易者也夫哉念乎天以為

強之精地以為厚之持四海羣生以為大之歸前古後今
以為久之會大至無窮以為載之而細至無吟以為破之
入易以為細禮以為誠詩以為志春秋以為權衡故曰克
念作聖非易辭也乃或疑之曰克者但能之之謂也念者
意動而生心者也所念者特未定矣之於聖之域乎之於
狂之徑乎克念而奚即入於聖故必自言其所念者伊何
而後聖狂之分以決乃所念者未易以自言之道之無方
體也久矣雖然則亦有可以自言者孟子曰欲知舜與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聖之所克念者善而已矣而抑
有說焉利與善舜雖分歧之大辨則胡不自言善而但云

尚書引義卷五

三

克念邪曰但言克念而其為善而非利決矣此體念之當
人之心而知其固然也何也念者反求而繫於心釋釋而
不忘其故者也今夫利無物不可有無事不可圖無人不
可微義苟不恤則以無恆不信為從致之術故小人之於
此也與波俱流與汨俱沒且此而夕彼速取而旋舍目淫
而不問之心心靡而不謀之志其為術也乘機而數變者
也故盜贖隨所遇而掠之無固情也苟得而不變其失無
反顧也極至於舖肝膾肉之窮凶一罔念而已矣若夫善
也者無常所而必協於一也一致而百慮也有施也必思
其受有益也必計其損言可言反顧其行行可道慎其

言後之所為必續其前今之所為必慮其後萬象之殊不遺於方寸千載之遠不遺於旦夕故易曰繼之者善也天以繼而生不息日月水火動植飛潛萬古而無殊象惟其以來復為心也人以繼而道不置安危利害吉凶善敗閱萬變而無殊心惟其以勿忘為養也目數移於色耳數移於聲身數移於境不可動者在心不可離者在道舜之所以為舜者在此而已通明之謂聖炯然在心之謂明終始一貫之謂通變易之謂狂惟意而為之謂易今昔殊情之謂變緣此言之彼異端者狂也其自謂聖而適得狂者罔念而已矣彼之言曰念不可執也夫念誠不可執也而惟

附書引義卷五

天

克念者斯不執也有已往者焉流之源也而謂之曰過去不知其未嘗去也有將來者焉流之歸也而謂之曰未來不知其必來也其當前而謂之現在者為之名曰刹那謂如之頃一絲不知通已往將來之在念中者皆其現在而非僅刹那也莊周曰除日無歲一日而止一日則一人之生亦且生而暮死今舜而昨跡乎故相續之謂念能持之謂克遠忘之謂罔此聖狂之大界也奈之何為君子之學者亦曰聖人之心如鑑之無西影衡之無定平已往不留將來不慮無所執於忿恐憂懼而心正則亦浮屠之無念而已則亦莊周之坐忘而已前際不留今何所起後際不豫今

將何為狂者登高而歌非有歌之念也棄衣而走非有走之念也盜者見篋而肘之見賈而發之不念其為何人之篋匱也夫異端亦如是而已矣莊周曰逍遙可逍遙則逍遙耳不攖於害所往而行蔑不利也固罔念夫枋榆溟海之大小也浮屠曰自在可自在則自在耳上無君父下無妻子蔑不利也固罔念夫天顯民祇之不相離也故異端者狂之癩疾癡之黠者也夫舜之為善非但於為而為之也於為而為之昭昭靈靈之偶勳而不可保也為盜則見可盜而盜之也未見可盜憚憚夢夢之知固未有託也舜非於為而為之雞鳴而起念茲在茲而則副其初心故

附書引義卷五

天

孽孽於善而無所慮慮必見可盜而盜當其本為盜有確然見不為盜而必不可者乎無有也當其為盜反諸心而遇其故者乎當其已為盜之餘果且有盜者存乎無有也故異端之泯三際以絕念者縱其無惡亦與跡未為盜之頃同其情前無所憶後無所思苟可為而無心以為之固其便利而無礙惟利是圖故罔念也惟罔念也故隨所往而得利也故曰欲知舜與跡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繫乎念之忘與不忘而已矣孔子曰默而識之識也者克念之實也識之量無多受而溢出之患故日益以所亡以充善之用而無不足識之力無經從而或渝之憂故相守而不

失以需善之成存天地古今於我而恆不失物存我於君民親友而恆不失我耳以直聰目以貞明知以知至而知終行以可久而可大一日之克終身不舍終身之念終食無違此豈非終日乾乾夕惕若之龍德乎乃其爲功也豈聖之專能而人所不可企及哉農而憶起晦而憶息客而憶反居而憶行亦其端矣孩提而念親稍長而念兄言而念其所聞行而念其所見尤其不妄者也夫人終日而有此矣故曰易也雖然惟此之爲不易也甚矣未能富有則畜德小而困於所出未能日新則執德吝而滯於其方私未獨則有所甚執者有所甚忘欲未淨則情方動而或沮

內書引義卷五

手

之以止一念之識不置於終身者存乎所志之貞終身之識不閒於終食者存乎所藏之密是故戰戰慄慄舉其一生而無息肩之地則爲之也亦難矣哉無成乎異端之憚焉而他求其易也嗚呼前古有一成之迹後今有必開之先一室者千里之啟塗兆人者一日之應感今與昨相續彼與此相函克念之則有罔念之則亡人惟此而人聖惟此而聖狂惟此而狂盜惟此而盜禽惟此而禽辨乎此而聖之功決矣天健行而度不忒地厚載而方有常多學多識而一貫終身可行於一言知其亡勿忘其能瞬有養息有存其用在繼其體在恆其幾在過去未來現在之三際

於此而罔焉則殷之遺民不足以復成湯之緒而自陷於凶者亦惟數移其心知而不克永念焉耳嗚呼嚴哉多方二

忠臣孝子之事與天爭逆順與人爭存亡其將以名爭之乎夫天則不知人之有名也彼所不爭挾以與爭其如天何哉若夫人則以名相勝而在此在彼俱有可得之名況乎天下之利在實而不在名業已有實而名可起既得之於實又得之於名勢將偏重於彼而能與之爭乎故君臣父子之大名君子以信諸己而不以爭諸天下而後可以爭天爭人而全其忠孝殷之遺多士殷之臣子也君父死

內書引義卷五

手

宗社夷子然以其族爭大名於周然且其實不成而名亦不令周公乃執言以加之罪曰不與曰自速辜曰不思於凶德嗚呼正其本天下理夫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挾君父之大讎曰自刃以爭去雷之天命乃周人得聲其罪而無慙殷士終戢其心而聽命是豈忠臣孝子之大節適足以當凶德之惡聲而天終不可繼哉夫誠有以效之也故曰君子以信諸己而後可與人爭名實也謂罔曰惟聖罔念作狂惟克念作聖念者識法也識斯忱斯信也謂又曰圖忱於正正者周所可與殷爭之名而忱者殷所不能與周爭之實也周可有正而殷不得有忱故曰勢將偏

重於彼也夫殷而不念牧野之事乎元黃粟食舉國如狂而輕去其君父流言風雨復舉國如狂而自詫以忠孝十餘年之中猶且莫爾迎周之日不圖其忱坂周之日不忱其圖且所爲而夕忘之胡爲其不自念也信乎其狂之未

何其愚也故謝燕山之御聘也必昭然揭日月以告人曰

終始未嘗降元也而後可以死而徐子章禹斷髮復奔不

得免於春秋之賤辭惡有臣僕於仇讎之字而尚可圖全其大節乎蓋昔之迎周者宅爾宅畋爾田家室溫飽之情重於節義則向之宅爾宅畋爾田家室溫飽之情以相制而責償焉斯則益爾多方欲辭頑民之名而人其聽之而天且予之哉天且予之是忠臣之名濫而不足以榮矣或曰忍恥以俟時懷忠而復起亦豪傑舉事之圖也屈於人之強大折於君之昏狂限於眾之離析不得已而忍旦夕之辱以俟黜而後發或則爲句踐之沼吳敗亦爲遂人之殲齊何遠其不可邪乃殷之遺民則又非其類矣夫

將蘊怨崇恥若逐人之不擇而遂以與偕亡則矐目虜身胡越其支體土梗其家室而齊怡其鉢鉞固其所甘心而樂蹈者也乃爾宅爾田之區區猶得驚其夢寐且使人懸樂設餌以止過客也則其不得與逐人之孤憤固科也既已明甚若其欲蠖屈箠伏保一成一旅以觀變與則抑有道矣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交定身安乃以大有爲於天下句踐之謀吳也君與臣比而心一矣夫與婦比而心一矣廷與野比而心一矣比而心一者皆憂憤勸勉之心也居者行者議者任者下逮采葛弋鳥之寡妻稚子如耳司聽如目司視不挾其欲以相怨不怙其長以

相如既和以睦既明以勤而順可祐信可助乃以弋獲不可必得之筆而天不能違今語曰自作不和爾室不睦則小民方輿相爲敵讎者猶昔日也又曰爾惟逸惟頹則沈酣於酒師師非度者猶昔日也浮用其數遷之智幸孤寡以弋大命假託於收復之名樹風影以搖新邦而嚙胥背憎夫不能得之於妻父不能得之於子朋友不能得之於鄉黨訐短忌長蠅聚鳥散晨斯夕斯於酣酒之中以斯而立忠孝之蠟抗天而爭之於人也有是理哉藉令周公悉心以爲殷人謀而教以興復之本可亦惟是和睦爾朋友明勤爾邑事以爲生聚教訓之忱爾爾之不然則不足有

爲而祇以亂不謂之狂其可得乎故斥正其匪忱而加以凶德之名多方雖悍弗能反臂以相拒也必矣易曰困而能亨者其爲君子乎有言不信虛名亡實也困於酒食征則凶也據於蒺藜內自爭也困於金車利所陷也多方備此數者而欲得大人之吉洵哉其爲狂矣小宛詩人墮窞岸獄惟臨淵集木之是戒柴桑處士同昏伊阻惟勸農戒子之不違實之弗忱名之失據可弗慎與

立政周官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繇此言之王者創制顯庸有傳德而無傳道也體

尚書引義卷五

三

仁以長人利物以和義嘉會以合禮貞固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耳千聖之教百王之治因天因人品之節之分之合之以立一代之規模者不度其終以善其始乃曰吾固以前王爲師是猶操舟者見上游之張帆而張之於下游不背於彼之道而背於其道矣故傳道者非道也有所傳無所擇唐虞夏后殷周胡爲其有損益哉立政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徽言之有所受者也周官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大猷之自昔者也此以仁守天下以義經天下闕千古而莫能易者也若夫建官之制周則損益乎殷矣殷則損益乎虞夏矣世已易俗已移利已盡害

已生其可相因而不得哉夫望治者各以其情欲而思治革言治者各以其意見而議廢興虞夏殷周之法屢易而皆可師惟創制者之取舍而孔子何以云可知也夫知之者非以情以理也非以意以勢也理勢者夫人之所知也理有屈伸以順乎天勢有重輕以順乎人則非有德者不與仁莫切於篤其類義莫大於扶其紀篤其類者必公天下而無疑扶其紀者必利天下而不吝君天下之理得而後可公於人君天下之勢定而後可利於物是豈汎然取似於古有所託而遂无咎哉唐虞之建官內有四嶽外有州牧侯伯此三代之所因也總百官四國之治者內有百

尚書引義卷五

三

揆周之所不因也故後世有天下而不置相蓋自周始孟子曰禹薦益於天則夏有相矣伊尹作阿衡則商有相矣抑蔡仲之命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正百工者亦總百揆也奚以謂周之不置相也命蔡仲之時蓋宗禮未定之先居憂總己之日也將其後則冢宰與五官分治而上有坐論之三公故成王顧命太保與五官列序而未有殊迨其末造咥糾周孔且僕僕銜命以使侯國而不適有專矣若夫三公職專論道則以議道而不任以政且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是有無廢置之不恆也蓋周之不置相也前乎此者無所因而始之者文王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合四方之綱紀操之於一人之勉勉周官之制其防於此矣故立政三宅立事庶尹取天下之經提攜於一人而天下無與代焉故曰文王始之也乃今論之則國勢之強弱自此而分矣強弱之分者勢也勢之順以趨者理也則唐虞夏商之統御萬方而周之陵夷以迄於戰爭分裂者何非理也是故后羿之篡四十祀而少康復振武丁去湯二十世而天下咸歸紂之不道而牧野之會且如林也厲王流於彘而天下無君幽王死於戎而西周無主平王遷於東而四海無王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平王之居邠郛亦虞賓周客之類而周實滅矣故曰瞻烏爰止於誰之屋

尚書引義卷五

五

齊僖主參盟晉獻滅屈魏楚鄭絞羅申息奈據舊章而鳥止於霸者之屋七雄之勢成天下苦戰鬪不休而周不可復興矣是何也天下之情獨則任眾則委賢不肖之所同也上界之則不容辭之人分之則不容任之貴賤之所同也貴以其名而不貴以其實則三公弗容自任矣賢以其人而不賢以其事則虛有論道之名而政非其任矣雖有極尊之位與其尤賢之才而上不敢偏天子之威下不能侵六官之掌隨乎時而素其位大舜孔子莫之能踰而況其下焉者乎故其得也則以臯父之貪備營其多藏師尹之不平但私其嬖亞而不能有后羿移神器崇侯毒四海

之權則惟威之薄而不足以為為而其失也則王臣不尊而廉級不峻政柄不一而操舍無權六師無主而征伐不威名位相若而禮樂下逮乃使侯國分割殺掠相仍者五百餘年以成唐虞夏商未有之禍而封建之制遂以瓦解而不可復嗚呼文已密而實不固上無輔而民無依周官之下游其勢固有如此者讀周官而可早識其衰雖百世何為其不可知哉乃周之所以斷然廢四代之典而立三公論道六官分政以成罷相之制者文王周公何為其然邪古之君子備道自己而於物無憂故能為治任功而不為亂任咎正其誼而先其難惟其自慊而已矣代天理

尚書引義卷五

五

民者君也承君分治者臣也此天下之通義也任人者逸自任者勞此人情之至順也堯舜與天同體而情無非道則因其至順而不必求己而薄責於人安其身而天下自定文王與天同用正其通義躬自厚而薄責於天下勤其身而不求備於人詩曰文王既勤以勤為綱紀也無逸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無與分其勤也此文王之所以開周也故周公見其心而以贊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蓋自后稷公劉以來佩玉容刀左右於流泉夕陽櫛櫛灌柳之閒猶一日也匪居匪康其勤無逸而王業以成昭茲來許者亦此祇勤於德夙夜不逮之祖武而已矣惟

其然也則天子之耳目心思運用之天下百姓之日用飲食福德於一人道有所未講三公詔之治有所欲宣六官奉之而又何藉乎承其下者之有相邪乃其慮子孫之不己若也則豫修其尚教而青宮之舊學即以鷹公孤之任抑恐左右便嬖得密邇於君操六卿之從違也則寺人奄尹領於太宰但以供掃除漿酒之役而立政之所申戒者惟虎賁綴衣之是飭嗚呼咸若是而天下之治可不待相而裕如矣故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憂之已得而沛然無勞此文王所不敢以自逸而為子孫謀逸者其亦不敢以堯舜望子孫不能以舜禹卑陶期天下之士則亦追之

尚書引義卷五

王

進退司兵者無一兵之聽其生殺名則六卿而實同府史矣其進如客其退如賈九載無簿書之失則封任子而俯然謝去矣天子無親臣大臣無國位國雖民貧雖有賢者亦坐歎而無能為矣屠府然取四方之綱紀責之深宮高拱之一人而求助於刀鋸刑餘之厮賤賢者無以治不肯而相與為窳貴者無以治賤而相與為偷不肯而賢者之賦而以淫賤者師貴者之偷而以竊筋力弛手足辨目盲耳聾心頑思短異類之彊者其不乘短垣而踰之也乎故曰有闕雖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學周官而弊焉者未曙於斯義也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堯之大也舜之君也末之彊而卒不可弱得其理而自彊也仁以厚其類則不私其權義以正其紀則不妄於授保中夏於綱紀之中交相勉以護人禽之別豈必恃一人之耳目以弱天下而聽其靡哉乃周公之稱古也曰迪惟存夏乃有室大競豈其以唐虞為弱而以家天下自私者為彊乎而抑非也堯舜之以天下為公者秩然於天理之別使中國恆有明王而競中國也三代之以世及為競者廓然於封建之義使諸侯各勉於治而公諸諸侯也周公以此意而制周官六官分建公孤無權君無逸則天下綱紀於一人君或逸則天下綱紀乎天下其為元德顯功之後

尚書引義卷五

王

而在分上分民之列者莫不資以可競之勢也天子無私競而競以諸侯諸侯無私競而競以巨室則其為齊晉秦楚也猶其為周也其為田氏六卿也猶其為齊晉也系出神明而功及民物皆可使嗣我以興仁之至義之宜也故周之亡亡於六國六國之亡亡於伯益之子孫秦之亡亡於三戶之楚而以授之帝堯之苗裔則封建之遺意猶未斬也秦漢以降封建易而郡縣壹萬方統於一人利病定於一言臣民之上達難矣編氓可弋大命夷狄可竊神農天子之與立者孤矣則即以文王之勤若將病諸而樂賡之錦衣玉食之冲人散無友紀之六卿以虛文而理亂絲

尚書引義卷五

甲

彼己不相知而功罪不相一欲無日偷日竄以聽封家長蛇之吞噬也其可得邪況乎胄子之教不先中涓之錄日固師師相竊率土成風迨其末流安所得五伯七雄三戶而使之崛起且將無從得莽操懿裕而昇之乘權矣以此而號曰師周官也是羸病者奮拳以效黃育也遷仆而已矣故師文王者師其德則允合於堯舜之傳德矣師其道則非堯舜之道也□□者其尚鑒之哉

尚書引義卷五終

尚書引義卷六

船山遺書八

衡陽王夫之議

君陳

天下之相競於名實也情一動而不能止物一觸而不能受故邵子以為名之生實之喪皆不足也不足則事不足以濟而實去之德斬於小名雖乍勝而終敗細人者亦知此矣於是神其術以游於天下欲張之必固翁之欲先之必固後之見利不爭以為豪傑曰我有忍矣以德報怨以為長者曰我有容矣不炫小利而大利歸之不亟爭名而名不能舍也斯道也用兵者以為制人之機欲富者以為巧取之術養生者以為緣督之經是則忍也容也異端之所寶權謀者之所尚也成王既見聖昭昭然揭日月以臨臨萬邦而亦云爾者何哉均之忍也而姑為忍者與有忍者殊均之容也而故相容者與有容者殊有容者與有容者而可昭昭然揭日月以行者也非固有之則忍者非忍而容者非容也能忍利之不得而非能忍害非忍也能容名之不美而非容以實非容也夫忍云者癢而不搔痛而不抑之謂也利之不得且保其固有非痛癢之相切矣容云者非所得而懷之無所擇而前之謂也名之不美一聽之物論非存諸懷而前之不去矣能忍於利而不能忍於

尚書引義卷六

一

害利不獲害亦不侵是辭利以違害之謀也名在彼實固在此是去名以取實之術也老氏之教終於權詐心與迷判誠不屬而操物之生死止此而已矣成玉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神明者非可以籠絡之術逃其怨恚者也竊竊然避害而樂攘其實是匿藏於心人不能傷而神明之咎惡集之矣誠於忍者利不歆而害亦不距誠於容者名不競而實亦不爭誠有之也知天下之險阻荼毒皆命之所必受知物情之刻覈殘忍皆道之所能格將有膺肌膚戮妻子而不動受垢污被攘奪而不懟志之所至而氣以凝欲仁得仁而喪亦仁矣此之謂有忍此之謂有容也此以

尚書引義卷一八

道濟天下而成乎大德者也蓋苟其為君子也者則利之相試也淺矣名之不歆也易矣而害之生於不測實之接以不堪陰陽不偶之數生乎世變雖以盛德而履帝王卿相之位可以惟意所為而相抵以相用者不能無也曩聖擬廣大之素心乍受之而驚駭嬰之而危於是不能克以自持而為之搖蕩離君子固難言之矣且夫所謂害者不僅膾肌膚戮妻子也所謂實者亦不僅垢污攘奪也其事親而養不從心以獲上而勞不成績以交友而信且見疑以治民而恩或中沮詭於其術則得之正以其詭則不得近乎名接以利則雖險而有功效乎實忘乎害則害益至而

實不克就若此者萬變不窮皆不可以理遣不可以情格者也斯則尤其難忍而難容者也夫乎利非以就乎害而去乎利則害必與之相迎全軀保妻子之福澤上亦可致效於君親旁亦可汲引乎朋友下亦可見功於百姓既已與害相迎而德無可居功無所試咎且上延而禍且下逮平生之所學夢寐之所志一旦瓦解而不能復恤慮及於此而躍起以求濟忍道淪矣有忍者忍此則征凶而亦利涉也名待實以彰而實亦緣名而立輕去乎名而天下之欲戒其名者去之且責以名者多為之疚以沮其實而無端之恩怨投仁義中正之隙隙以相為距故亂吾名者不

尚書引義卷一八

亂吾實不止吾欲據實以與之爭則容德虧矣有容者容此故德愈不顯而愈大也有所忍於利以遠害有所忍於害而忘利有所忍於利以遠利有所忍於害以貞害遠於利以貞害而後天下無不可濟之險阻有所容於敗吾名者以全實有所容於毀吾實者以正名有所容於敗吾名者而並忘其實有所容於毀吾實者何有於名實忘而何有於名而後君子之德塞乎天地之間事圯無功而功功者存道尼不行而行者遠功功者以扶人之紀則業參於帝行行者以通天地之變則化順於天至治馨香感於神明其此謂與斯道也達以之謂除陽之愆伏窮以之盡

人事之變患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而利民者不庸撥亂世
及之治而定傾者不挽行夷狄素患難而介然以其堅貞
之志與日月爭光心退藏於密神武不殺而以神明其
德故周公以之誅管蔡殄商奄而赤舄之容不改徙殷民
升東國而不靜之迪屢不驚乃著其象於易曰君子以懲
忿窒欲鳴呼盡之矣艮以止而忿以定兌以說而容以和
樂天敦土而不足於物有餘於己不足於身有餘於心君
子之以成德爲行良有樂乎此焉豈老氏以陰謀持天下
之名實而求濟其大欲者之可同年而語哉

韻命

尚書引義卷六

四

老氏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
其不求諸己而徒歸怨於物也亦愚矣哉色聲味之在天
下天下之故也色聲味之顯於天下耳目口之所察也故
告子之以食色言性既未達於天下已然之迹老氏之以
虛無言性抑未體夫辨色審聲知味之原也繇目辨色色
以五顯繇耳審聲聲以五殊繇口知味味以五別不然則
色聲味固與人漠不相親何爲其與吾相遇於一朝而皆
不味也故五色五聲五味者性之顯也天下固有五色而
辨之者人人不殊天下固有五聲而審之者古今不忒天
下固有五味而知之者久暫不違不然則色聲味惟人所

命何爲乎胥天下而有其同然者故五色五聲五味道之
撰也夫其爲性之所顯則與仁義禮智互相爲體用其爲
道之所撰則與禮樂刑政互相爲功效劣者不知所擇而
與怨焉則噎而怨農人之耕火而怨樵者之薪也人之所
供移怨於人物之所具移怨於物天之所產移怨於天故
老氏以爲盲目聾耳爽口之毒而浮屠亦謂之曰塵夫欲
無色則無如無目欲無聲則無如無耳欲無味則無如無
口固將致忿疾夫父母所生之身而移怨於父母故老氏
以有身爲大患而浮屠之愚直以孩提之愛親爲貪癡之
大惑是其惡之淫於築跡也始以愚情之情不給於經理

尚書引義卷六

五

而委罪於進前之利用以分其疚惡繼以忿戾之氣危致
其攻擊而微幸於一旦之輕安以謂之天誨厚怨於物而
怨於己故曰小人求諸人洵哉其爲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知然則顧命之言曰夫人自亂於威儀斯君子求己之道
也威儀者禮之昭也其發見也於五官四支其攝持也惟
心其相爲用也則色聲味之品節也色聲味相授以求稱
吾情者文質也視聽食相受而得當於物者威儀也文質
者著見之迹而以定威儀之則威儀者心身之所察而以
適文質之中文質在物而威儀在己己與物相得而禮成
焉成之者己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繇己而繇人乎

哉君子求諸己而已故曰自亂也已有禮故可求而復非
吾之但有甘食悅色之情也天下皆禮之所顯而求之者
絲己非食必使我甘色必使我悅也故亂者自亂亂不亂
之者自亂之也亂治而色聲味其何與焉狂蕩桃達先生於
心而徵於色淫聲美色因與之合非己求之物不我致而
又何怨焉色聲味自成其天產地產而以爲德於人者也
已有其良貴而天下非其可賤已有其至善而天下非其
皆惡於己求之於天下得之色聲味皆盡棄之用也求己
以己則授物有權求天下以己則受物有主授受之際而
威儀生焉治亂分焉故曰威儀所以定命命定而性乃見
其功性見其功而物皆載德優優大哉威儀三千一色聲
味之效其質以成我之文者也至道以有所麗而凝矣是
故麗於色而目之威儀著焉麗於聲而耳之威儀著焉麗
於味而口之威儀著焉威儀克則惟物之則威儀有章惟
物之章則應乎性之則章成乎道之章入五色而用其明
入五聲而用其聰入五味而觀其所養乃可以周旋進退
與萬物交而盡性以立人道之常色聲味之授我也以道
吾之受之也以性吾授色聲味也以性色聲味之受我也
各以其道樂用其萬殊相親於一本昭然天理之不味其
何咎焉故五色不能令盲也盲者盲之而色失其色矣五

附書引義卷六

木

聲不能令聾也聾者聾之而聲失其聲矣五味不能令口
爽也爽者爽之而味失其味矣治容淫聲醜甘之味非物
之固然也目不明耳不聰求口實而不貞者自亂其威儀
色聲味之所未有而採亂之也若其爲五色五聲五味
者天下誠然而有之吾心誠然而喻之天下誠然而
而授心誠然而受之吾身誠然而授之天下誠然而
受之禮所生焉心誠然而受之吾身誠然而授之天下誠然而
不能舍此以孤存於天下徒以喪其威儀等人道於馬牛
而已矣故君子非不求之天下也求天下以己則天下者
其天下矣君子之求己求諸心者以其心求其
威儀威儀皆足以見心矣君子之求於威儀求諸色聲
味也求諸色聲味者審知其品節而慎用之則色聲味皆
威儀之章矣自元黃耳應鐘鼓口應肥甘而適無不行
性無不率何也惟以其不言不辯不爽者受天下之色聲
味而正也藉如彼說則是天生不令之物以誘人而亂之
將衣冠閭閻無君子則陋巷深山無小人充其義類必且
棄君親捐妻子雜須髮火繼幣延食息於日中樹下而耳
目口體得以靈也庶物不明則人倫不察老釋異派而同
歸以趨於亂無他莫求諸己而已矣柳下惠曰可以養
老盜難見飴曰可以黏牡弟求諸執轡饋餽授筵設几之

附書引義卷六

七

威儀以善節之用則是天下之為俗者皆可以盜賊之罪
罪之也失節之理妄計以為盜賊自善狂爽莫有甚焉者
矣故求諸己則天下之至亂皆可幸制以成大治設官縣
廣續御四飯大半而非幾不貢求諸天下則於天下之無
不治者而皆可以亂將讐斷繩樞疏食獨宿之中而庭草
溪花亦眩其目鳥語蛙吹亦感其耳一蔽半李亦失口腹
之正如露臥驅蠶撲之於額而已嚼其臂屏營終夕而曾
莫安枕則惟帷幃不施而徒為焦苦也故曰君子坦蕩蕩
小人長戚戚老釋之於天下日搆怨而未有爾故喻世法
於火宅之內哀有生在奔殺之中心勞日拙豈有瘳與翻

尚書引義卷六

九

徽文章大禹之明也琴瑟鐘鼓關雎之化也食精胎細孔
子之節也優優大哉威儀三千以行於天下而復禮於己
待其人而後行也成王憑玉几揚末命惟此之云其居要
也夫

畢命

畢命之言辭也曰體要於是而或為之說曰辭有定體焉
有扼要焉挈其扼要而循其定體人可為辭而奚以文為
體要者質也質立而文為質餘矣拘是言也質文之實交
喪於天下而辭之不足以立誠久矣嘗試言之物生而形
形焉形者質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則必成象矣

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無有
無象視之則形也察之則象也所以質以視章而文繇察
著未之察者弗見焉耳請觀之物白馬之異於人也非但
馬之異於人也亦白馬之異於白人也即白雪之異於玉
也疏而視之雪玉異而白同密而察之白雪之白白玉之
白其亦異矣人之與馬雪之與玉異以質也其白則異以
文也故統於一白而馬之白必馬而人之白必人玉之白
必玉雪之白必雪從白類而馬之從馬類而白之既已為
馬又且為馬之白而後成乎其為白馬故文質不可分而
弗侯合也則亦無可偏為損益矣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尚書引義卷六

九

同同以敬而非以敬父者敬君以敬父者施之君則必傷
於草野而非所以敬君非所以敬君不可為敬不可為敬
是不能資於事父而同敬矣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同
以愛而非以愛父者愛母以愛父者施之母則必嫌於疏
畧而非所以愛母非所以愛母不可為愛不可為愛是不
能資於事父而同愛矣愛敬之同同以質也父與君母之
異異以文也文如其文而後質如其質也故欲損其文者
必傷其質猶以火銷雪白失而雪亦非雪矣故統文為質
乃以立體建質生文乃以居要體無定也要不可扼也有
定體者非體可扼者非要文離而質不足以立也奚以明

其然邪耳目手足之爲體人相若也而不相爲貸非若刻木以爲使偶易衣而可別號爲一人也故疏而視之相若密而察之一紋一理未有果相似者因而人各爲質焉則質以文爲別而體非有定審矣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於五藏待感於五官肝脾肺腎神魄志思之藏也一藏失埋而心之靈已損矣無目而心不辨色無耳而心不知聲無手足而心無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靈已廢矣其能孤掘一心以絀羣明而可效其靈乎則質待文生而非有可掘之要抑明矣是故先王視之而得其質以敦人心之誠而使有以自立察之而得其文以極人

六何書引義卷六

十

心之誠而使有以自盡於是而辭興焉夫辭所以立誠而爲事之會理之著也緣政而有辭待辭以興政政無可荒遺而後有慨故辭無可簡儉而必於能達奚定體之必拘而扼要可片言盡哉夫西周之誥誓降而爲春秋之詞命降而爲戰國之游談體趨卑而失要文趨靡而離質則信然矣乃其離質以靡者其將可以爲文乎其能用足以發其體乎其能詳足以盡其要乎蓋亦相承相襲而有雷同之體執其成見而動人以其要也是則用不窮而能詳乎體者戰國之游談固不如春秋之詞命固不如西周之誥命矣文之靡者非其文非其質猶雪失其白而

後失其雪夫豈有雪去白存之憂辭之善者集文以成質辭之失也吝於質而萎於文集文以成質則天下因文以達質而禮樂刑政之用以章文萎而質不昭則天下莫勸於其文而禮樂刑政之施如啖枯木扣敗鼓而莫爲之興蓋離於質者非文而離於文者無質也惟質則體有可循惟文則體有可著惟質則要足以持惟文則要足以該故文質彬彬而體要立矣而後世所號爲辭人者立一體以盡文之無窮一閱一闕萬應而約於一定非是與曰此其佚焉者矣立一要以虧質之固有去其所必資割其所相待束急而孤露其宗旨非是則曰此其漫焉者矣信然則

六何書引義卷六

十一

且以一馬該天下之馬而無白馬以一白該天下之白而益無白人則且異人於馬而必不許同之於白見人亦白而謂其非人而斥之爲馬筋脈浮出於皮膚之表而肌肉榮衛萎而不靈以尺限肘以寸限指截長續短以爲木偶而生氣生理了不相屬故蘇洵氏之所爲體非體也銅天下於蘇洵之體而文之無窮者盡廢開闔呼應斤斤然僅保其一指之節而官骸皆竭竭力殫思以爭求自於其體則不知此體也天下何所需之而若不能一旦離之也皎然之於詩律王案錢福之於制義亦猶是也而辭之體裂矣韓愈氏之要非要也以摧筋出骨者爲要要其所要而

不足以統天下之詳則不足以居天下之要矣漠然無當於興觀而使人一往而意盡騷騷乎其野以哀鼎鼎乎其小人之怒也則不知此要也爲何者之要而何所會也歐陽修之於史陳師道鎮懾之於詩亦祖是也而辭之要亂矣孤露者無體束急者非要驅天下於其阱中而塾師樂用爲授受之資豎儒圖便爲科場之費徒用爭勝於蕭梁父子溫庭筠楊億之浮豔曰吾以起其衰也而不知其衰之彌甚也蔡氏之言曰題完具之謂體趣完具者一切苟且之謂也誰其督責造物而令飛潛動植之各有其官骸莖葉以成體抑誰其督責立言者令積字爲句積句爲章

尚書引義卷六

十一

以塞責而迫不容待以苟完免咎乎先王以人文化成天下則言道者與道爲體言物者與物爲體故必沈潛以觀化涵泳以得情各稱其經緯曲盡其隱微而後辭之爲體合符於道與物之體以起生人之大用故君子以言爲樞機而千里之外應之如響今乃如或督責以應程限無可柰何取辦於俄頃則何異於胥史之簿書漠不關心而徒爲道責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吏以誣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惻隱之實趣完具之謂也亟疾則鄙乃以首尾略具而謂之體苛察則倍乃以孤露意旨而謂之要鄙則君子厭之倍則小人不履喋喋里巷之言釋之所惡於苛

天康王所戒於利口皆以其趣完具也韓蘇起衰人可爲辭□□□□□□□□□□□□□□□□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草創討論脩飾潤色孔子之所取以爲命也夫是之謂體要而莫有尙焉矣

周命

君人者有獨制二其他則可責之大臣大臣勿容辭也二者何用人也聽言也黜陟者一人之大權從違者一心之獨斷也夫人以進御爲情鮮不飾美以俟用大臣以薦辟爲職弗容早用其苛求迫其進平君側矣有所任使而才不才見矣斯與狎習而忠佞類可知矣故不能禁大臣之

尚書引義卷六

十一

舉或失人也正而庸之諛而屏之孰能制我以不彰不瘳者奚必夙戒大臣以慎簡乎若其既列侍從而有所稱說矣自非抱道尊高居德嚴謹者其爲諛爲正未嘗不可移也君崇正則正言御矣君喜諛則諛言進矣至若詭於正而實以諛者雖唐虞之廷有巧言之畏從之違之豈大臣之能代我以決哉弗能禁宵人之不諛而審之於微辨之於早密勿之凜測不敢不嚴人莫得而與也戒大臣曰爾勿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爲僚使誘我以自聖而陷於狂也何其舍己求人以曠君職替君權而自棄其君道邪且夫郊遂之官分治於其野六官之屬各聽於其長則忠之

與佞才與不才耳目弗及舉避而責之長官長官不得
委也乃若左右僕御行則同與居則列侍日得以其器效
建於黼展則言或巧而或誠色或莊而或樸會是弗審而
相戒曰勿使至我前也然則天下無曼聲而後耳可無淫
無姦色而後目可不眩乎乘可緇可素之質持大臣以免
悔不則曰惟子汝辜斯亦不自聊之甚矣故舜之告禹曰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君自庸而自威也伊尹之訓太
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
道自求之也周公之戒成王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
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自立之也帝王於左右贊御之

中書引義卷六

十一

臣察其人辨其言知人之不能代我而我不容不慎也如
是則禍命之危言以戒其臣穆王其有偷心乎君子於此
知世變矣雖然世之弗能不變也道之不能不降也君不
可不自知也尤不可不知其後嗣之且不己若也不可不
知其臣也尤不可不知臣道之已替風俗之已敝下游之
濫愈不可挽也文武祖而王者之道不嗣周召沒而大臣
之忠不屬非道法遂忘而致忠無意也習使之然也前王
造王業於艱難險阻備嘗情偽軍達知人既已審矣而當
草昧之際言之誠否旋踵而成敗效之故從違易決弗疑
其妄言之浸漬也而一時佐命之臣既秉容哲之姿抑以

國之興亡爲己之生死則經營龍求當君心之計不生
故獎進醇良之士且夕策勳以贊其所爲而不相撓逾天
下之已定矣人君蒙業而居安大臣循資以漸進始之以
容保爲心也猶未失也乃一有此心而情流異懷則未輒
漸成乎習尚君不能自振大臣不能自堅而希冀榮寵者
無可効其奔走之能以微利祿於助勸之地固將投間抵
巇承顏飾說以取大臣之汲引而既廟肘腋巧持人主之
志意小忠可愛也小信可任也所稱說於君前者說淺而
機深事小而害大若出於無心而正其揆意之險若偶然
猝發而實其積慮之深旁推曲引以言之而使君因此以

中書引義卷六

十一

疑彼陽善陰予以言之而使君即信以增疑聽之無端
之無罪禍成事敗追悔而不知其所從若此者大臣稍有
不順即已墮其術中抑且曰此正凡授綬之後聊使願指
而他何能爲人君抑曰此以聊供願指者也慮雖無他而
不容聽發者也惟然而害不可言矣迨及未造王暗臣姦
而不但此也主暗則志不定臣姦則任之也不容專於是
大臣既有可疑之迹天子因有厚疑大臣之心上下交猜
大臣匿情不白乃進靖言厚貌之儉人使執役於左右授
以意指乘宴笑而進微辭若與大臣相左也而實以相成
若不欲使大臣之知聞而實大臣之口授其言而既售矣

則又且君持大臣之長短以制其生命宮府交違國是益
亂成乎極重不反之勢為大臣者亦將迫悔而莫及矣西
周之季皇父一挾私而趨馬膳夫分權交聘漢唐以下
覆軌相仍固不可以舜禹伊周之獨斷望諸末俗之君臣
則穆王申嚴開命責以慎飭馭右也豈過計哉度其德無
先王之聖哲度其臣非元聖之秉忱度其時已非草昧經
營人勸於功名之風尚既無以自保矣尤不能保繼我者
之如我且愈我也懸一慎簡乃僚之法以馭右之賢姦為
太僕正之功罪則君可以用人之失責之大臣大臣亦可
以聽言之失上責之君後世有不令之臣進一姦人使居

尚書引義卷六

七

禁掖人得執以糾之曰天子之狎不順者誰實使然也不
度之主即欲拔一佞人置於左右大臣得執以上爭曰此
臣之辜不敢任也申屠嘉以譴鄒通李沆以抑梅詢曾致
堯而漢宋之君免於失德亦其效已以中主而治道衰之
天下道有高而不可繼也俗有美而不可狃也襲獨制之
虛名貽交委之實害又奚可哉故於問命而知周道之降
抑於問命而知周之所以承也大車檻馵衣如璫猶有
可畏之長吏建威以驚淫縱而實孟之流終不能爭勝於
劉單有以也夫君臣交責以交儆固守成之中主恃以定
傾者也

呂刑

今欲審先王之法制亦惟名言之足信而已矣刑罰之稱
連類並舉言刑必言罰有問自古未之或易也而論者乃
曰罰非古也奚得哉舜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鞭扑分有所屬而贖統言之義例明矣乃抑為之訓曰
贖以施於官教之刑而五刑不與不勤道藝而罰以金墊
師不能行於里社而況國乎其言曰五刑而得贖則是
富者生而貧者死貧者刑而富者免將使富人公於殺人
而不忌夫不揣其本以極其末則其說伸矣乃以此為慮
則以施於官教之刑也將富者可亢玩公事而弗勸駭師

尚書引義卷六

七

矣乎矧呂刑曰五刑疑赦聞實其罪則罰施於疑赦而
殺人及盜不與於贖明矣又或為之說曰先王以道治天
下或抑或揚以昭德也故善者登進之以禮惡者死傷之
以刑以貴人之生而賤其死貴全其受生之支體而賤其
殘一抑一揚而仁孝之精意與存焉如其以罰為懲而顯
示天下以居財之為貴而輸財之為賤則胥動其民心於
貨賄之有無也使然則以罰故而勸人於貨抑亦刑殺示
懲而逢比之禍均於盜殺亦將貴偷生而賤致命也乎且
民不可使勸於貨賄而在官之士入學之良其宜導以仲
廉隅而賤貨賄又何如邪天不以有所畏而廢其陰陽聖

人不以有所蔽而廢其賞罰正其道於在己而順其化以無憂斯亦已矣如必賤貨賄而不寄以權則非徒罰傲而賞亦傲爵祿者貨賄之所聚也爵可以訓驕祿可以訓貪胥勸天下於富貴之塗而不憂其榮富貴而輕仁義邪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固生人之所不容已也奪其不容已而病之故曰罰德非死人極於病古之爲刑罰者亦率人情之固然而爲之予奪焉豈有病與從其傲而傲之無不傲也從其善而善之無不善也故聖人不免於流俗之譏彈而昏亂亦有可原之心迹苟從其傲而峻刑以治失道久散之民則免爰雉羅害之惜於罰

何書引義卷八

十八

也相千萬而無算乃先王之於民也則既制民以產班士以祿抑末業以重農故富者有以富貧者有以貧里比鄉櫛之民均平齊一於仰事俯育之中何所得強豪兼并之族藉有餘之費以恣其橫哉迨其後而有居贏懷寶之橫民倚貨賄以亂法則惟先王之經法蕩然圯壞而豈罰之爲法不臧以貽之傲乎且卽從其傲而言之愚氓之情其狠戾粒米揮斥金錢輕於受罰求逞一朝之忿而不以慘毒其心者則必貧者也若其積貧以抵於富則雖粟朽於倉幣蠹於藏而一技之遺一銖之散遂若截肌剝肉呻吟達旦而不安其寢故貧者之罹法苦於其輸而得當以輸

則若疾疾之去體富者之罹罰其輸爲易而快之威或長年累歲而不忘此亦人情之大致矣先王之以刑罰懲天下也外病其身而內病其心病其身以刑非但使之毒楚於一朝毀形殘體而終其生不能以親與人齊病其心以罰非但使之困窮於則限也訟而見曲姦而見撻輩致其資以輸而顯爲君子之所奪則摧抑之辱內以媿於妻子外以媿於鄉鄰者亦未可釋矣先王極不肖之情知其私利厚藏之心可奪之以儆其惡而抑長養其廉恥以使其悛彰明其罪戾以使其知懲所以治人之道曲盡之矣然且謂不足以飾吾怒而必槩施以割截彼姦宄狂飈之徒凶

何書引義卷八

十九

狡動於中不爲戒曾壘劍刺宮之足以戢其志諷者不以出財爲難猶夫強者之勝痛楚頑者之不恤殘形也五福六極之參差不齊也不能必善白之富以強則王者敷極相天而以嚮以威亦但能使不善之民富而之貧壽而之天強而之弱其能取天之貧富強弱不齊之數等均而極乎重以使用罪者之必嬰其難受者乎懲於富者之不畏罰而廢罰則亦將懲強者頑者之不畏墨劓刺宮而均之於死乎惟死則可以槩天下而示之威然且有一往狂夫甘刀鋸其如始者故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死且不畏又將何以懲之故天不以霜雪之不能測

松柏而並施以拔木之風王者不以刑罰之不能困富強而榮坐以必死之律正仁義於己而於物無憂也然而有不率者挾富以輕試於法則抑有下刑適重上服之科以刑故於小益先王之盡人事以相天道精義入神以利用至纖悉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也與其末流而為之防徒立多辟以淫用其威且使濫悍之吏流血成渠而不恤為君子之學者惡惡已甚倡慘殺之論淫於申韓而不忍之心潛鑠而不知矣況大刑極於上則賄流於下千金之子不死於市莫夜之金旁委於吏室苟官箴之未肅吾未見富者之克即五刑與貧者均也無恩則疑宮刑以下

尙書引義卷八

王

之可贖而大辟不可干鍛之罰其穆王之遽政乎雖然大辟之罰非謂殺之不可疑於赦者也罪之所科固有所繫而上積以至於大辟者矣輕者抵輕而倍者重一等矣倍其所倍而差以四等又從而倍之則大辟之法屬焉如枉法如將於其積重而減與輕齊如今律罪止則輕者減之類不服而人之試於法者等一刑而何弗犯其重如將因積重之不當死乃遞減而輕之乃輕者極於無刑而多所漏矣因輕者之下刑而數倍其辜則不極之大辟而不可若此者榮置之於一死而人之死者積矣今律之有雜犯死罪是也是豈可與白晝劫殺加功殺人者同其斬刈乎乃

或又為之說曰流有五刑為此言也而抑不然古之以流為宥者為在八議之科耳故以施之其驩蔡霍而不下逮於庶人彼既有爵士享富貴蒞臣民長子孫奉廟祀則投畀四裔內不得世食其國邑外不得身廝於寓公而罰亦重矣若夫不軌之罷民去墳墓遠親戚以趨利於四方視去其鄉如脫敝屣而流亦何足以懲至於加之以極枯責之以鬼薪城旦之勞煩冤劇苦之以不得有其生則既流之而又病之或從而墨之是刑罰與流並施於一人之身後世不仁之政而豈先王之典哉況乎投楚夏於煙瘴驅疲弱於口外名為不殺而假手於谿毒射工及夷狄之鋒

尙書引義卷六

王

刃以陰絕其命恩不足紀而威亦不足立矣則何似因以罰者之名正而事成且以開其自新之路也藉曰穆王以財賈而訓贖刑非經國之大猷乃即有縱有罪驕富人之弊而以視國計已豈橫加賦斂吏緣為姦股削農民者不猶相逕庭邪蕭望之刻薄之說徒以偏辭拒張敞遊於聖人之門者不當為之左袒也罰者非穆王之昉也自唐虞以來未之或易也夫豈帝王之不審而為此哉天之有六極也各有所以施其化帝王體之而嚮威行焉六極有貧而罰道行矣因夫之道審人之情雖有損益其何病焉夫子錄呂刑以著三代之刑章也以此

文侯之命

漢小弁於雅而不與揚之水同列於國風旌孝子之志也
東周無傳書而錄文侯之命繼畢固存周道之道也以平
王猶有君人之道焉故春秋不始平王而始於桓王周之
下夷於列國而不可復與自桓王始宗周之亡則亡於幽
王矣平王其何咎焉入春秋之三年經書天王崩君子之
所悼也桓王忘親賙貨失信無刑而周始降於列國春秋
書武氏子求購喪未諭年親遺童稚求乞諸侯賙貨辱親
無人子之心也春秋書從王伐鄭背先王之信忘其有功
於社稷奪其政而又加之兵師敗身傷為天下僂無君人

卷六

王

道也故周之降於列國桓王為之也於是夫子問天下
無王而春秋作使桓王能繼平王之志而成其事春秋
可為而作哉謂申侯以太子之故與犬戎攻殺幽王者可
一遷之妄也詩序稱西戎東夷交侵中國用兵不息而抵
亡則亡西周者戎也申侯其何與焉推投兔道殣之悲
屬毛離裏之愛精令舅氏緣我以為兵端君父孫我而
大難其不致死於申以謝先王者無幾也維桑與梓必
敬止哀哉之子忍聽母家之弑父而報以屯戍之德哉
孟子曰親親仁也申生不忍見其父之孫而死於驪姬
子曰此其所以為恭世子謂其不是於孝也故死之非

難而生之不易由廢之餘承懷不獲遺棄

壤木無枝且惟恐以無後為不孝之尤平王之志苦矣安
於放以殺君父之怒全其身以繼宗廟之德仁人之道也
故曰仁也聖人宅心忠恕而審用權衡故於小弁存孝子
之志而於文侯之命幸周道之猶存也非後世一切之論
信史氏之誣以吹毛羅織者之得與也乃據平王書又曰
棄文武之故都於不守東遷而王迹以息嗚呼欲責人也
必為之謀為之謀者必其可行也可行而不行然後責之
也未晚今且築九成之城設九楨三批再拜晉彼論者兩
為平王謀又將如之何邪其致死犬戎爭一旦之命如葉

卷六

王

世子有之國滅身死而不恤乎抑將守茂草之周京因放
而亡如晉懷愍之坐空城以待縛乎李綱徵幸於孤莊而
徽欽為虜猶自鳴為忠直又其甚者則如光時亨之誤國
陷君而身則降賊以偷生耳則賈平王以輕棄故都者其
大槩可知矣君天下者以四海為守天子之孝以宗祀為
重死社稷者諸侯之義也不反兵而報讎者匹夫之行也
海內之地方七千里王畿之域東盡於股郊皆天子之所
得居也三塗嶽鄒武王之天室也滎東澗西成王之卜宅
也民病於天天財既於阜甫諸侯裏足於幾燧大夫作室
以出居絃斷不更柱膠而鼓守西京之灰燼棄九有之

圖此不君不孝之尤以殄絕文武之景命者如之何其以
此為天子謀也惟其遷也幸則為靈武之唐復兩都之鐘
虞不幸而猶為錢唐之宋存九廟之宗祧其視素車紫組
青衣行酒者自相千萬豈得以悻悻之怒極極之節執獨
夫一往之意氣進而謀元后之去爾哉李綱謀之而佞敗
于謙謀之而佞成勢非景泰而事等靖康匪大猷是經惟
適言是爭決裂一朝而神人無主悲夫然則平王固與唐
肅宋高等遂可許以仁孝而足君天下乎夫平王之視二
主固有辨矣其遇亂而居於外者均也乃於小弁見平王
之志則非銅父南宮之心矣於文侯之命而見平王之所
以為東周者固非宋高倫安江左之謀也少康之復夏也
二斟為之基虞綸為之輔歷祀四十而禹甸如故周之東
遷晉鄭焉依非特立國之所憑亦興復之所藉也安其身
而後動則鄭居號檜之墟以鎮撫東方而固成周之左臂
定其交而後求則晉臨汾絳度衣帶之河水而即踐雒州
之庭故其後晉之持秦者五百餘載韓不亡而雒邑之九
鼎秦雖暴不敢問也則平王之投鄭政者為綱繆根本之
遠圖而其錫命義和也乃控制關中之至計猶何治三秦
寇恂治河內漢高光武所以雖敗而興者亦此道焉耳況
承文武成康之遺澤因秦離陰雨之人心收后稷公劉之

尚書引義卷六

平王

故土乎賜之弓矢假以專征所以睦晉而制秦也平王之
志深矣假令天不資秦而周祜未艾則王師整旅以嚮南
潼晉人乘虛而渡蒲坂鄭輯東諸侯以繼其後問秦人之
罪徒歸之於汧隴直折華收之而不待再舉之勞乃天不
假之以年文侯早世鄭武旋亡寤生安忍無親成師懷姙
內訌非復有華刑文武捍艱追孝之心然且平王猶不憚
屈體交質隱忍以圖成其初志四十餘年之圖猶一日也
志之不終延及桓王首修怨於鄭而致祭足取麥之師再
致怒於鄭而召祝明請從之辱釋西嚮之圖爭小忿於文
中而鄭之援失矣納曲沃之賂遂其無衣之厲氣曠尹武
之師滅義和之適嗣以故翼人既恨其薄德曲沃亦狎其
狠鄙迨及武獻惟蠶食鄰國以啟霸圖而禮宋周於秦越
則平王之遺意蕩然而秦得高枕以收文武之餘民矣
桓王之所以不王而春秋之所以託始也功之繁就者玉
也志之自立者人也聖人恕人於功而原人以志故存小
弁於雅以西周之亡上有失道之父而平王惟順之於天
錄文侯之命於書以東周之不王下有不肯之子而平王
已盡乎人摧於父而志不得伸猶可以泣告於鬼神而自
喻壞於子而功不得就乃令千秋以下舉顛越廢弛之咎
歸過於貽謀之不臧君子所深閔也記天王崩於春秋之

尚書引義卷六

平王

始以繼尚書而作聖人之情見矣乃周不亡於犬戎之禍猶為弁冕本源以施於赧王也又豈非平王不可泯之功而晉鄭之君贊東遷之計謀之具賊亦不可誣矣史氏獵傳聞之狠說以誣古人世儒求備於人而樂稱人之惡折衷於詩書以求聖人之褒貶斯以俟之來哲

費者
於牧誓見古之陳法焉於費誓見古之軍令焉夫兵戎之事大矣不習而臨戎弟子與尸之凶也然而三代之遺文無多考見則世不以教不以學祕之也慎之也抑事簡而無容多為之計也以此知世所傳太公六韜之書為戰

尚書引義卷六

三十一

國暴人之厲作於尚父之世無有以此言兵者也於牧誓之誓見其大畧皆蒞戰之日以警士卒其先不以論議於帷幕申飭於訓練者何也古之用兵與後之用兵勢殊而道異則以三代之軍制驅束後世以摹倣者祇以窮國而毒民必矣言三代之軍制者其大端曰寓兵於農考於二書則三代非兵其農也其為兵也猶然一農也寓焉而已矣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後世而以此戰也我欲止齊而人之弗止弗齊也將如之何止於七步而不進止於七伐而不殺氣一息而不能再振也將如之何止齊於此而旁出以

相燒也將如之何蓋古之用兵者以中國戰中國以友邦戰友邦以士大夫戰士大夫即以農人戰農人壤相接人相往來特從其國君之令以戰而實其友朋鄰亞也故其戰也亦農人之爭町畦而相詬詶雞犬而揮拳已耳無一與一相當生死不兩立之情也馳驟控弦以決軍事之利鈍者車中之甲士耳步卒之屬每乘七十二人勇怯無擇備什伍以防衝突護車牛以供芻粟治井窰以安壁壘而已矣同農人服役之勞非壯士折項陷胸之選也迨及春秋之季宋華向之徒夕宿宋公之守晨趨華氏之軍下弗讎上弗誅也足知三代之兵非兵也農之寓焉者也故旬

尚書引義卷六

三十一

方八里旁加一里凡為里者八凡七十二井而出一乘之卒是有田九百畝當漢以後四百畝有奇而一人為兵征伐數起民不橫死者甲士之外人皆知其農而非兵不以俘馘為功也於是步可有方伐可有制兩無重傷示威而已乃流及戰國原邱甸以起甲兵既無不兵之農吳起暴為白起尉繚之屬以兵為教以戰為學以級為賞以俘為功一戰之捷騁死者數十萬蓋寓農之制未改而淫殺之習已成自列國交爭以迄秦漢之際千載以下遙聞而心悻况自漢以降以除大盜以禦口口者乎如其可如牧誓之步伐止齊也則農可兵也既不能然而驅耕夫於必死之地徒以憤國

有人之心者何忍而爲此哉費誓曰杜乃獲敵乃奔無敢
傷牯無敢有寇攘踰垣竊竊馬牛誘臣妾臣妾逃逃祗復
之我商賚汝則兵且防民之侵兵防民之侵則兵不侵民
可知矣兵不侵民而民可侵兵則民且游於營壘之間猶
農之越陌度阡以相聞也當其爲兵無改於其爲農抑可
知矣自後世言之兵固不可爲農農固不可爲兵也兵而
使爲農則愛惜情深而兵之氣假故屯田而兵如無兵農
而使爲兵則坐食言成而農之氣狂故汰兵而必起爲盜
無他兵有不保之生則無顧恤也於是而善御兵者必縣
不赦之刑以擾民爲大禁古之用兵者以義動不以利興

尚書引義卷六

五

其充卒伍於行閒者以役行非以勇選進而無死亡之害
則不怙死以凌人退仍井里之氓則雖于役而不忘其故
君不以利爲功將不以勝奪利則兵亦不以一籍戎行而
視民爲其刀俎魚肉兵之情不謫則農之氣亦靜迨及春
秋館穀三日遂訖以爲大獲芻粟糧糗全家計於行陳之
中必無野掠以殘民亦不困糧於敵國養其志於采薇采
芑之中閑其情於藩舍蓋藏之計故人胥可兵也而恩慈
以馴良者兵固可農也侯國之有侵伐率有事於比鄰而
無防邊久戍之勞受命而討不庭但令服罪而還師又無
追奔搗穴之事文告先及四野之人民人保互相知而互

相恤非不厚而木不伐今日之往而不彼侵他日之來而
不我傷故費誓之動色相戒但自諱司其牛馬臣妾無殊
乎主伯之告亞旅以警穿窬於倉庾牢滿而不以剽掠人
民申騎橫之禁如是以爲兵專靜瀟灑之氣不愆於素無
剽掠之利搖蕩其心而之於貪反則車還甲散仍安其男
耕女織之常兵固可農也後世之兵與曰曰猾盜相逐於
千里之外輜重不相及樵蘇不能給禁令雖嚴而弗能止
戢克勝追奔則馬仗衣履布帛金錢狼戾惟其取非分之
獲既蕩其情坐食之安又習於逸使反隴畝以竭終歲之
勞而茹荼榜之苦能保其恆心服先疇者百不得一也如

尚書引義卷六

五

其可以費誓之軍令治軍也則農可兵也既不能然而欲
重農固本以防民之暴恣也其敢輕用農民於戎馬之場
哉夫酌古今以定立國之規非陳言之可試久矣三代之
兵可無兵也一戰之勝不足以興王一戰之敗禍不及於
天下故得以雖容詳謹之跬步爲陳法而祛儒之耕夫有
以自全於爭鬪之地三代之兵不以爲兵也一詞之失而
整旅以前一桑之爭而援枹以起氣洩詞伸而各安其生
計故得以謹守輜重而自保爲軍令而于役之征夫初不
須有騎縱淫掠之憂處今之世用今之人以保今之天下
可以其道而治軍乎固不能矣則農與兵之不可合也久

矣以質首爭衡之法教其農而農不能勝則積口於庫
而天下無兵以掠奪淫縱之令禁其兵而兵固難戢則人
競於貪驕而天下無農無兵則口口口口無農則盜賊日
繁善讀古人之書而推廣以論世尚無以一曲之學禍天
下乎哉

秦書

言有至是者不可廢也而其心則不能如其言言不以人
廢抑不以其心廢言苟至是不可廢也聖人樂取於人以
進天下於善則取之讀者因言以考事因事以稽心則
抑因此而得刑戒焉秦書之言非穆公之心也穆公所欲

傳引卷六

手

爭衡於晉得志於東方者夢寢弗忘則所昧昧以愚者終
乞乞之勇夫也故公孫枝得以終引孟明彭衙之師以
拜賜然而姑爲誓以鳴悔者其是非交戰之頃心尚有懲
而言軌於正夫子錄之錄其言也取其乍動之天懷而勿
問其隱情內情終畔其言之隱聖人之宏也夫豈穆公之
心哉乃於此而爲人臣者當亂世事詐力之主其難也甚
矣非君子孰能守貞而免於咎哉其唯周初之君臣乎降
德國人修相有夏以積功而有天下者即其以累仁而不
爭天下者也命之未集不以險詐之謀疲敝天下而收其
大利命之已集不以文飾之言彌縫天下而避其口實則

君若臣早夜勤謀之華屋之下者無不可正皆天下以無
慙即或有所未效亦終不掩其謀之不臧而誦言以分已
之謗君以不回而千百祿臣以無過而保功名至於三世
而號公關天南宮括散宜生秦賴之功烈昭焉故君子樂
論其世觀於君臣之際以勸忠也夫秦則異是已乘周之
東竊起而收岐豐之地開晉之亂因釁而啟河東之主所
以肇造邦家者非有公劉宣父君宗飲食之恩宜理疆止
之勤也天下不亂則秦不能東肆而有爲天下有疑則秦
以投劑而收利有時坐視而持天下之長短有時挑釁而
疲天下於奔命始於秦仲訖於始皇并諸侯滅宋周一六

傳引卷六

手

合皆是術也乃假以陰謀秘計微利於孤寡憊弱以成其
功而時當三代之餘先王之德教未斲商周所以得天下
者已然之迹必正之名賢不賢且胥藏之不可欺也則又
惟恐以其中心之蘊暴著於世而生人心之怨惡故幸而
僥成則爲之名曰崑吾韋顧之湯功過密伐樂之文德亦
猶是爾其或僥敗則恆嫁罪於共謀之臣以塗飾天下而
謝咎夫然故孟明西乞白乙之徒成不能分功而敗則爲
之任過也嗚呼其始也固相與屏眾密謀以微幸於一旦
事之僥裂乃昌言以斥之於眾曰乞乞勇夫我尚不欲載
載謗言我皇多有之向斥之如犬馬殘夷之如草菅也亦

如斯夫自是而後探秦志而為秦謀者若商鞅白起魏冉
范雎呂不韋蒙恬李斯之流無不且席珍而夕路草進促
膝而退囊頭勞形心力爭以快秦人之欲而昇以天下
乃放逐誅夷身受不遜之名以為秦分怨於天下則何秦
君之狡而秦士之愚邪此無異故凡秦人之所謀以得志
於天下者皆非人臣所當進謀於君也失信無親利死亡
伺孤寡以質亂寓于戈於講和之中晨賓客而夕寇仇危
其父兄驅其子弟為孤注以微利於千里凡此天怒人怨
之大慙慙焉莫恤而冀戰勝之賞懷此以事君是猶助弟
以訟兄訟愈健而弟之疑忌愈深也忍於人者無所不忍

南齊書卷六

主

譎於人者無所不譎立談之頃早見其心而欲以此結恩
故保功名於安忍雄猜之主其可得乎當其前席傾聽之
日劍已加於其頸矣乃秦之臣子譎詞相仍誅夷相望前
者已傾後者罔億豈其甘以壽名抵陰賊之鋒距邪此抑
有故蓋秦之所陽尊其名而不欲奸媚者皆所擯棄者其
所譎詞而繼以誅夷者則所禱祠以求者也夫人之情不
動於賞罰而動於人主之好惡苟非正誼明道遠利賤功
之仁人則賞罰或於無端而好惡移其風尚其不為險陂
之主所顛倒而樂為之死亡者鮮矣齊曰論茲黃髮則罔
所愆非穆公之情也國人則知其窮矢感言而非其好也

公又曰不替孟明孤之過也亦非穆公之情也國人則知
其詆訶未幾而繼以顯庸也彭衙之戰濟河之役猶黃射
御不違之化化於孟明而黃髮之詢仍士首也故孟明日
三年將拜君賜亦知逢咎之不長矣是穆公之誓厭而移
罪於三帥者外以開諸侯之口內以謝寡妻孤子之痛怨
而非以情也不然公孫枝其能終抑無技之老成違君之
怒力護覆師俘獲之勇夫以微不可必之戰功於他日哉
孟明之徒窺見其心而樂與之其功名動於其所好惡則
斥辱不以為媿即有死亡之禍亦其情不知憂得不與子
車氏同閉三泉亦僥幸而非有必全之首領矣彼數起再

南齊書卷六

主

雖不韋斯括之徒一日之力未殫智未盡功未竟過味商
所必委則固可以綬殊刑赤族之禍而雷聲計從什固於
塞叔百里之賜尊而險遠矣夫君子出身以任人國家之
事進以當賓友之禮退以保明哲之身所守者道也所重
者恥也所惜者名也嗟士在廷昌言其惡斥為勇夫罪以
謗言舉机匣而歸之於我彰惡於鄰國嫁恨於百姓會厥
役狗馬之不若苟其有意惡之心者亦何為辱名賤行以
強與其謀邪嗟夫王道之患也德衰功競士以其身游於
壘壞之世而處人罔王定霸之閒守經而自靖則以失時
而見侮搗變以從欲則以懷詐而覘疑乃守貞且有屯膏

之險而欲獲全顧後之圖安於忍人者疑其不難於青
 己險於乘人者畏其不可與有終樂殺人以為功則將以
 之平怨於冤鬼多指利以富國則必億其厚藏於私家故
 蘇秦裂文種刎韓信夷劉晏籍狗人主之欲僅取一旦之
 歡而極非常之福斯亦可為大哀也矣雖然其不足哀也
 彼所為逢君之隱志以自謝得志於人主者其縱人劫人
 夷人族籍人產不知凡幾矣故曰出乎爾者反乎爾天之
 所假手以洩楚獨天極之忿者即此解衣推食投膠得水
 之君臣而亦何遠之有哉故夫子錄秦誓於書為人君得
 失之衝抑為人臣死生之紐也黃髮之士膂力既愆而裕
 乃心以裕天不不逢君於近功小利之傾危則即以公
 之崇力尚諂而持心自鑿亦必引咎歸己而大白其無技
 之患忱以正告天下後世而不能諱其榮懷其視辨明之
 惡不可掄必加斥辱以謝國人者榮辱膏壤也則君子之
 行己事君不與世主為遷流其必有道矣故荀彧隕命而
 徐庶全身孟昶仰藥而徐廣終老陸賈稱仁義而榮侯生
 售權謀而損沈約獲惡諡以死趙普開流青而危履信思
 順者雖險而不傾取義蹈仁者雖死而不辱安能困人之
 好惡以蒸成朝菌之榮光哉存亡者天也死生者命也寵
 不驚而辱不屈者君子之貞也樂則行而憂則危者大人

御書引義卷六

手

之時也然則蹇叔百里其得道之正與而抑未也兼復
 蒼白露為霜秦之始興有伊人矣燭照紫芝可以療饑秦
 之末造有冥鴻突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子
 贊之曰志可則也志足以為天下則則與散悶顛括同為
 三代之英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百篇之終秦誓聖人之
 志見矣斯以應聘列侯而不西渡龍德而正中也

尚書引義六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尚書稗疏已著錄此復推闡其說多取後世之事糾以經義如論堯典欽明則以闕王氏良知論舜典元德則以闕老氏元旨論依永和聲斥宋濂詹同等用九宮填郊廟樂章之陋論象以典刑攻鍾繇陳羣等言復肉刑之非論人心道心證釋氏明心見性之誤論聰明威破呂不韋月令劉向等五行傳之論論甲冑起戎見秦漢以後制置之失論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詆朱陸學術之短論洪範九疇薄蔡氏數學目爲無稽論周公居東鄙季友避難爲無據議論馳騁頗根理要至於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及所其無逸等句從孔傳而非呂蔡亦有依據惟文侯之命以爲與詩錄小弁之意同爲孔子有取於平王至謂高宗諒陰與豐昵同爲不惠於義則其論太創又謂黃帝至帝舜皆以相而紹位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又謂虞夏有百揆商有阿衡皆相也至周則六卿各率其屬周之不置相自文王起此皆臆斷

之詞他若論微子去紂恐文王有易置之謀周公營洛亦以安商民反側之心則益涉於權術作用不可訓矣

尚書體要六卷

〔清〕錢肅澗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體要

六卷》提要

尚書體要序

昔孔子討論典籍斷自唐虞芟除繁襍舉其宏綱所以恢濶至道眎人主以涂

趙序一

轍也秦始燔棄墳典學士解散尚書百篇之舊失傳至漢訪求遺文濟南伏生口誦二十八篇魯共王壞

孔子故宅得所藏古本合
河內女子所獻共增竹簡
二十五篇而經目始備自
後伏生授張生張生授歐

趙序二

陽歐陽授兒寬寬復授歐
陽之子孫至高而止其時
雖有大小夏侯之學而隸
古定維歐陽最盛其所以

昌明絕學綜貫旨趣要必
有明體提要之道而汨沒
涸泆者不得挈其精也

本朝經術試士各專一家儒

趙序三

者苦心探索分別異同皆
以科第起家樹幟壇坫故
六經炳若觀火而尚書擅
名海內者所在多有余自

先大夫來起家尚書嘗謂
尚書統攝典謨羅列訓誥
誓命陰陽水土性命事功
靡不條分縷析滙爲巨津
學者涂軌未清騁轡泛駕
則耳目散渙漁獵苦于難
集卽欲窮險極奧我知其
有望洋而嘆者矣梁谿錢

趙序四

君礎日行節超逸雅讀安
國古本繕寫傳受得濟南
千乘之祕又嘗與生徒講
習數十年故其更歷排纂
有說心研慮之助而鹵莽
所得皆其渣滓以視少年
喜事著書者有間矣夫古
人嘉言懿績必有以生今

趙序五

人今人幽會冥通必有以
生古人古今人神理相激
可以鈎深致遠獨斷不懼
此非有所據必泛非有所

趙序六

擇必迷泛則瑣瑣則不聚
迷則亂亂則不堅不聚不
堅而心之純駁相半則有
詭奇譎怪創一家之言爭

鳴吠之益者皆經之燭火
也錢君體物緣情造端觸
類議論所及可以指麾諸
子而言簡理約各有歸宿

趙序七

譬猶北燕南越資舟車者
不眩於所往由是旁蹊曲
徑安坐而赴千里則茲編
鍊精聚液蓋亦治經者之

車馬舟楫也噫嘻傳矣

康熙癸亥秋日江南督學

使者趙崧題於毘陵舟

中

趙序八



序

六經者如日月之經天常明于古今而不息者也後世俗學紛紜各持臆說支離旁雜而經義始晦尚書之傳自濟

徐序一

南伏生至于歐陽綿延不絕而其間理神治人明體達用之大旨註疏大全靡不條分縷析曲暢詳盡然非湛深經學之士貫通融會而揭其指

歸則古帝王精義微言其不
滑于俗學之紛紜者鮮矣邑
中錢礎日先生博學嗜古淹
貫六經而尚書尤其專家蓋
平昔之探索既深且與其徒

余序二

講習討論更非一日故其著
爲體要一書理愈研而愈出
辭益簡而益該也吾思人之
一身百體具備而筋骸之運
動血脉之聯貫則有窾要存

焉扼其要而手牽髮動未有
不全體俱應者惟書亦然先
生博綜研極彙成一編挈綱
振領義蘊包舉吾見其書出
而天下知有歸宿庶無支離

余序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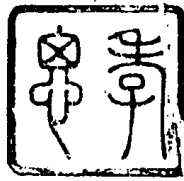
旁雜之弊 學憲趙公重其
書之不朽謀付剞劂捐俸倡
始而董其成是編也寧僅藏
之名山傳之其人而表揚絕
學以爲正誼明道之的其有

裨于天下後世豈淺鮮哉是
為序時

康熙二十二年菊月知無錫
縣事鑑水徐永言題于聽

梧軒

徐序四



序

古者學尚專家漢時經學有
田氏費氏之易毛氏鄭氏之
詩戴氏之禮董氏之春秋而
尚書則有伏氏夏侯氏大都

周序一

人各專一經經各名一家後
世則不然蓋古人以專家精
經術故童而習之尊其所聞
遂以其業名于世後之儒者
俎豆其書于不衰今人以專

家取科第故童而習之以爲
梯榮之具旣得遇則棄爲嚙
矢故人各專一經而經不能
名一家至今令人有廢經經存
窮經經亡之嘆此亦古今得

周序二

失之林也雖然精經術以取
科第

國家所以訓士者非有岐于古
也而士習之趨向異則經學
之顯晦殊焉豈必廢科第以

精經術哉蹈常襲故者無才
字櫛句比者無學糾紛割裂
者無識昔人謂史有三長經
何獨不然特未遇其人耳尚
書一經臚陳五代其書最古

周序三

大者曆象山川官常政典之
記載精者天人理數九疇十
六字之淵源無不備舉其中
而且洛書衍範似易颺言賡
歌似詩郊廟秩宗似禮朝會

征誅黜陟賞罰似春秋以一經而兼五經宗旨未有若此書者也海內以尚書名家者莫盛于三吳而吾邑故與吳門雲間金沙甬立鼎峙自申

周序四

文定會編王方麓日記行世以來尚書講義無慮數十家而吾邑先儒所著揆一水月等編膾炙藝林實稱後勁焉十峯錢子吾邑耆宿今之五

經笥也著書等身于時藝一途夙擅韓潮蘇海之目他如詩古文詞流布詞壇者標新領異不可方物客歲于江干開講席劉總戎牛郡丞沈邑

周序五

侯諸公設臯比延之賦講堂大會詩誌一時盛事十峯經學于此略見一斑而尚書一經尤其所童而習之者也于諸家箋疏靡不研覽折衷論

定著講義若干卷藏之篋中
有年學使者閩僊趙公見而
賞之爰授諸梓以公當世由
是懸諸國門使海內知吳中
多尚書專家蓋出于師友淵

周序六

源之有自而十峯實集其成
者公之力也夫尚書以一經
而兼五經之義十峯亦以通
五經之才與學與識而斷據
一經宜乎不獨爲科第之階

梯直以窮經術之奧寔是書
一出豈惟補會編日記所不
及古人所謂專家之業俎豆
不祧者將在是學者欲于講
義中精經術卽于經術中取

周序七

科第其必于是書得之也歟
皆

康熙歲次乙丑夏日年家眷
弟周弘拜撰



尚書體要自序

肅潤自幼工尚書畧能道章句長而
從鄒經畚忠餘兩先生游於東林聽
講尚書稍通知其義嗣後馬文肅先
師手授歷科尚書文韻屬爲刪訂會
膺國變先師騎箕尾歸天肅潤亦賦

自序一

詩招隱勿復談舉子業矣

國初右文興學首重六經肅潤閉門授
徒以尚書教門弟子因取文韻一書
而增刪之傳之國門頗見稱於世爰
集註疏大全與先儒諸訓解彙成講
義一編藏之篋衍未敢出以示人也

戊亥間肅潤赴牛雙溪郡丞荆默菴

學博之招講學江上東海 趙閔仙

宗師按臨茲土校士畢過講堂見三

郡紳儒大會於此歎曰鹿洞鶩湖不

是過也凡上偶陳尚書講義趙公展

玩再三謂肅潤曰余東萊固尚書藪

自序二

先大夫尤以尚書起家故余亦專習

焉余閱尚書講義多矣未見此編之

言簡理約明體而提要也廼命梓人

發行行世肅潤因顏其編曰體要體

第也言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

也要約也言在體之中約結而小也

體則典重而旨趣完要則簡約而事
理當是有體要則無枝浮學者讀尚
書而不知體要所在紛紛論說奚爲
乎吾觀尚書一書有大體焉有大要
焉尚書者道學政事之書也堯典一
篇已具明新之綱修齊治平之目矣

自序三

其間危微精一開知行之端主善協
一示博約之義說命則爲學者入德
之門洪範則爲治者經世之法齊天
運則有羲和之命定地理則有禹貢
之文正百官則有周官之制修己治
人則有無逸立政諸篇故孔子嘗曰

吾於二典見堯舜之聖焉於三謨見
禹臯益稷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
周公之德焉帝典觀美禹謨禹貢觀
事臯陶益稷觀政洪範觀度六誓觀
義五誥觀仁甫刑觀誠嗚呼此尚書
之大體要也若由體要而細推之則

自序四

更有說矣體者體制如典有典體謨
有謨體訓有訓體誥有誥體誓有誓
體命有命體要卽體中要領所謂一
篇之警策是也夫一篇之中固有體
要至于篇中之節節中之句句中之
字亦各有體要學者誠得其體要而

善會焉其於尚書猶根之有莖籜之
有籩斗之有杓江漢之有岷嶓原委
井然條理畢具以作舉業不優然有
餘裕哉是編遵兩鄒先生講論之說
發明文肅馬公文韻之旨而于註疏
大全及先儒訓解復詳爲採擇其文

自序五

與義雖廣博而旁通其大指則以體
要爲歸將所爲典重而旨趣完簡約
而事理當者其在斯編乎編成適

李大學臺命肅潤主持東林講席肅
潤謹謝不敏而秦太史對巖率其子
姪輩請講尚書全部肅潤過東林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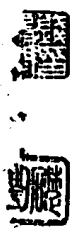
以是編講焉會

大中丞以

內召入都至東林相招講學肅潤講尚
書大義一篇并以尚書體要上呈湯
公曰是誠有功經學者速行于世可
也爰作爲序以問世焉

自序六

康熙歲次丙寅秋八月之望無錫錢
肅潤謹書於東林書院之麗澤堂



尚書體要卷之一

東海趙閔仙先生鑒定



無錫錢肅潤纂輯

同學褚人獲訂

受業邵璿恭

虞書

言虞上該唐下該夏也。

堯典

此載堯之事也。首贊德業。次記政事。終述用人。

皆可為天下萬世法。故曰典。

尚書體要

卷之一

一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此贊德業也。先言勳者何。臣之頌君。未頌德。先頌

功也。故首節言功。次節然後言德。但首節言功。而

欽明文思恭讓。隱然寓一德字。是德為功之本也。

次節言德。而親睦章明和雍。又仍說到功上。是功

為德之推也。放勳二字。直貫二節而言。欽明文思

言其心。恭讓言其行。光。即從欽明文思恭讓中流

出。欽明文思雖四義。還要合看。若分四樣。堯便有

邊際不名放勳矣。須知帝德廣運。妙用全彰。隨人

所指。堯無不在。而不可謂定在。故史臣聯加安字。

且根安安說恭讓。恭讓說允克。總見堯無能名。惟

無能名。不得已。于光不可拚處。修言之。謂四表

已無外。惟無外而又曰被。反將四表包裹于中。說

上下。上無極。下亦無極。惟無極而又曰格。直舉上

下。透出其外。四表上下。都在堯一性中。巍巍乎其

有成功而已。故曰放勳。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尚書體要

卷之一

二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言放勳之實。上云欽明文思恭讓。而極之被四

表格上下。固蕩蕩難名矣。姑以其實之可見者言

之。言其詳。則有欽明文思恭讓之目。舉其要。則一

俊德而已。克明俊德句。包括欽明兩句。下六句。則

撇開光被兩句也。克明無工夫。昭融洞徹。其本然

之體。自然不曾有一毫污蔽。非假脩為以復之也。

以親三段。亦要見得自然親。自然章。自然和。堯不

知其為親。為章。為和。而九族亦不覺其既睦。百姓

亦不覺其昭明。黎民亦不覺其變雍。上下俱無心也。合此節看。纔見得是放勳氣象。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記政事也。政事莫大于治曆明時。陶唐之世。草昧初開。天時未定。故有羲和之命。昊天者。日月星辰之主。而人時所由出也。天之行度。作不得一毫聰明。著不得一毫猜度。當敬順而測之。故要欽又要若。欽若之法。在曆象。曆以天象。以天而已。不與是謂欽若。欽若之要。又在敬授。敬授者。兢業一心。

尙書禮要

卷之一

三

慎重不忽。竭精神於推步推測之間。而授斯民。以至當無差之時也。此全是欽若心傳。但欽若在作曆之先。欲其術不違天。敬授在作曆之際。欲其政不失時。敬授內。包考驗置閏二意。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言敬授之事。敬授莫先乎考驗。或驗天時。或驗人情。或驗物理。皆授時之大要也。故堯分命羲和。以考驗之。春秋以二分爲驗。夏冬以二至爲驗。二

至以驗其中。二至以驗其極。二分之中。以卯酉爲

驗。二至之極。以子午爲驗。日有出。有納。有晝。有夜。事有作。有訛。有成。有易。日有中。宵亦有中。日有未。日亦有短。星有象。有次。亦有宿。考驗至此。而天時無失矣。春夏驗民之散。秋冬驗民之聚。民有析。有因。有夷。有隕。考驗至此。而人情無失矣。春秋驗鳥獸之生育。夏冬驗鳥獸之變化。鳥獸有孳尾。有希革。有毛毳。有鬣毛。考驗至此。而物理無失矣。三者無失。然後可爲敬授。○宅嵎夷曰暘谷。是一句。嵎

尙書禮要

卷之一

四

夷是東邊大地名。暘谷是嵎夷中小地名。宅乃測候時之宅。非常宅也。寅賓是驗春分之旦。日中是驗春分之日。星鳥是驗春分之星。民析孳尾是驗一春之三月。平秩東作。亦是驗于三月者。春曆本爲平秩東作而設。此一語是敬授之本。

申命羲叔宅南郊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未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南訛。南方變化盛長之物也。敬致。謂度其景之至否。以知其氣之至否也。寅賓。賓其出。寅饑。饑其入。

敬致致其中夏至之日既行于北陸而不同于春
秋之晷測候之所又在于南方而不同于出入之
處故于夏至之午立土圭之法伺日行中天而察
其晷影之長短焉日永星火皆夏至日火雖指房
而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宜兼房心說正者陽之極
也陽生于子至午而極前此則微而未盛後此則
極而將衰惟此建午之月為得其正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
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毼

尚書體要

卷之十一

五

此與仲春多同但春屬陽秋屬陰故谷曰昧日曰
納中曰宵以酉時對卯言以夜間對日言皆取陰
之義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猶月朔之朔取終而復始之意曰幽都者冬至
日行南陸去北極遠故曰幽都朔易者人事隨天
道以改易也上朔字見天道無窮此朔字見人事
亦無窮物生物長物成中間都有次第故東南西

皆曰平秩至此萬物一齊收藏故不必言秩只消
言在不言候日者日出于卯理宜候之于東日沒
于酉理宜候之于西夏至之日在午理宜候之于
南獨冬至夜半子時無日可候故北方不書亥子
丑皆屬北為陰位而子居亥丑之中故曰正陰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此亦敬授之事敬授又在置閏閏不置則四時不
定歲亦不成何以授時故堯又呼羲和而總告之

尚書體要

卷之十一

六

朞以天道言歷分與至二十四氣以周自春徂冬
七十二候以過是為朞也一歲只三百五十四日
而經云三百有六旬舉常數也日與天會只多得
五日零二十五刻而經云有六日舉全數也日與
天會一年既多五日有奇而月與日會又止二十
九日半一年又多五日有奇每歲有十日之餘至
三歲則有一月之餘此所為置閏以歸之也置閏
全為氣盈一邊不可以氣盈朔虛平對朔之所虛
亦盈數也朔虛只補在六日之下閏月之上定時

成歲亦不平定時專為成歲而皆根以閏月三字來允釐二句以效言允釐者自家信得此曆不差而後能使人信守有責寔意有按時修舉意是真敬授人時大旨敬授不止欲民事不失時百官政事皆在其中故此說到百工上庶績亦須于時序外推類言之非六府三事允治不足以言衆功皆廣要開說。按上文曆象日月星辰之下宜有置閏定時意以曆象專為置閏故也此節允釐百工之上宜有敬授人時意以允釐由于敬授故也中

尚書體要

卷之一

七

間四節驗日驗星即上驗象平秩平在即上授時以殷以正即此所定之四時驗民驗物即此所成之歲功而百工庶績在其中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述用人也堯之用人不以親者私之不以遠者棄之至公也不以惡之隱者蔽之不以善之微者忽之至明也公而明而用人之道盡矣。此節求總治若時百揆之任也若時者順陰陽和四序恃

不得聰明參不得意見丹朱啓明未免作聰明逞意見了如何用得啓明啓字要看人君嚮明而治明何可少但不用明而自明則順故曰欽明曰克明未嘗啓也啓則私智穿鑿勢必至于嚚訟嚚訟俱在言上嚚則其言浮訟則其言訐

帝曰疇咨若子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此節求分治采者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類九官之事也事皆君事故曰子若采不可喜功方鳩僝

尚書體要

卷之一

八

功有刻意累積表者功能之意便不能若采靜言庸違八箇字正形容他鳩僝處而實為若采大對頭若采者言行須照顧表裏須合一倘徒言不能行則空談之人何以若采貌恭心不然則外飾之人何以若采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此求治水之官。治水須順水性而導之。恃才不得。鯀非無治水之才。只恃才不順理。不能行所無事耳。方命圯族四字。是鯀一太像贊。說平日不說治水。此時尚未治水也。然必盡人性。然後可順水性。鯀且上逆王命。則不能體一人之心可知。下處眾不和。則不能全萬民之命可知。試可。可字下藏不可意。言當識其可治水與否。如其不可。乃已而黜之。未為晚也。欽哉。合順水之性意。九載績用弗成者。當年用之。亦是有功。至九載之久。而終不能成。

尚書體要 卷之一 九

也。經稱鯀湮洪水。傳稱鯀鄣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埭。亦是一番大力。一番作用。當時小民得免魚鱉之慘者。或藉乎此。鯀豈全然無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與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求禪位之人。帝位至重。惟有德者當之。否則忝

矣。明明揚側陋。只要他舉一個人。非並舉二人以俟擇也。重側陋邊。因上文所舉共鯀。皆在明顯。乃開側陋一路。帝堯口中說側陋二字。胸中便有一小舜在。所以四岳一薦。卽以予聞二字應之。四岳說舜履歷。不過數字。而字字聳聽。既是齔夫。又是瞽子。父母兄弟各以一字見所處之難。克諧以孝。又以一字盡善處之道。此等說法。帝堯安得不躍然試哉。卽歷試諸艱。所以盡其德。非疑其形迹易飾。而以隱微熟察也。此句泛說。不指下女女一節。

尚書體要 卷之一 十

女女為有齔二字起見。觀刑二女。正要看他父母兄弟處。卽此便見帝堯傳心之法。帝堯明德之後。先親九族。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也。大舜至此。已全具一親族氣象。帝堯安得不以位禪之。

舜典 此載舜之事也。首原禪位之由。繼言攝位之事。後言卽位之事。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史臣贊舜。首曰重華協于帝。全從堯身上看出舜來。見得君臣同德。合兩人爲一人。亦合兩朝爲一朝。是爲禪舜一大張本。濬哲以下。正舜之協帝處也。濬哲文明。與欽明文思協。溫恭允塞。與允恭克讓協。濬哲文明二語。分之是八字。合之只四事。蔡傳所謂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是也。四事合之。又只兩事。濬哲不文明。則若深藏智巧者。豈聖人之濬哲。溫恭不允塞。則若徒事外貌者。豈聖人之溫恭。兩事合之。又只一

尚書體要

卷之一

十一

事一者何。玄德是也。玄卽從濬文溫允看出。以其幽深玄遠。故曰玄。玄德與俊德協。惟玄乃俊。德到玄處。自然升聞。不因師錫岳薦而後聞者。精神不覺潛孚。臭味不覺投合。正是協處。乃命以位。命以帝位也。此乃舜一生行實。若謂舜初年事則隘矣。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亦言其協帝也。堯親九族而九族睦。章百姓而百姓明。和萬邦而黎民變。舜亦慎五典而五典從。

納百揆而百揆敘。賓四門而四門穆。二聖人隨感隨應。功用神速。蓋無一而不協矣。慎徽五典。是直從他克諧以孝。一段躬行心得處。昭布出來。不曰百姓從而曰五典從者。替賸豫。天下定。天下之五典。皆共典也。納百揆者。四岳九官十二牧之事。無所不收。譬如長江大河。無所不納。故曰納。時敘。非舜使之敘。亦非百揆自敘。時至事起。化至神流。不先不後也。此時字正與若時應。舜未主四門。暫攝四門之事。故曰賓。舜以玄德賓諸侯。諸侯身在光

尚書體要

卷之一

十二

中。玄同一德。故曰穆穆。以上俱帝試舜之事。納于大麓二句。又偶因其事記之。是則天之試舜也。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詢事考言。乃言底績。是卽唐朝敷言試功法也。此法立而舜行于諸侯。故有敷奏明試等事。堯試舜在于功。舜自試則在于德。讓德弗嗣。想見舜不自爲德氣象。是謂玄德。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其以上有帝命舜之辭。帝曰：咨汝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于是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言受終，則舜正始可知。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此攝位之事也。堯曰：曆象，此止曰璿璣，則象而不曆矣。堯曰：日月星辰，此止曰七政，則經星與十二次不在內矣。蓋惟天象歲歲有差，恐器有不合，故不考書而考器。經星麗天不動，十二辰無遲速，順逆之殊，故略之。璿璣者，在器之天，七政者，在天之

尙書體要

卷之一

十三

天。天運如何可齊，察處便是齊。從器中察其精妙，自整齊而不可越，其中便有調燮陰陽，節宣氣化，意舜攝位而首及此者。天之曆數，隱然而相禪者，帝王受之，顯然而相禪者，日月五星受之，日月五星，天之政也，而帝王所為授時撫辰者，皆視此行之，故受終之初，卽急觀象之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攝位便當祭告，而必需之觀象後者，聖人察璿璣，自有心與天通處，合其德，後可薦其馨也，故以一

肆字接下，上下神祇，皆所當祭。先上帝而後六宗，次山川而後羣神，一定之敘也。祭上帝曰類，六宗曰禋，山川曰望，羣神曰徧，一定之名也。此史臣紀載之書法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代堯朝諸侯也。諸侯但知有堯，不知有舜，諸侯之瑞，亦但知堯之賜，不知舜之賜。覲諸侯，使諸侯知有舜也。既輯瑞而復班瑞，使諸侯知堯之賜，卽舜之賜也。此節有辨偽詢察二意，而辨偽實在詢

尙書體要

卷之一

十四

察前，以上皆丙辰歲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此代堯巡守也。歲為丁巳歲，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丁巳歲之四仲月也。東西南北，巡守一周，儀衛少而徵求寡也。祀神覲侯，是攝位大事，故初年行

之。次年復行之。但初年祀神。祀四方之神。次年祀神。則各祀一方之神。祀不同也。初年覲侯。使四方諸侯來見之。次年覲侯。則各就一方諸侯接見之。覲又不同也。然巡守專為諸侯。祀神亦為覲侯而設。勿對看。五玉等項。是東后朝見之禮。協時月以下。是覲東后之事。既在齋璣。又隨地以合。既輯瑞。又隨處以考。自天時人事。以至制度文為。無一非精神所到如此。時月積于日。正日為協時月之要。度量衡生于律。同律為同度量衡之本。禮有因革。

尙書禮要

卷之一

十五

損益。故曰修。五器帶五禮言。曰如。如其所修之禮也。卒乃復。乃字中。有未畢不敢行。既畢不敢留意。下三方亦撮上事講。曰如岱禮。見四岳之禮同。曰如初。見四時之禮同。曰如西禮。見四方之禮同。歸格于藝祖。用特者。終大事。故舉盛禮也。歸而告至。則出而告出可知。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庸

此定朝巡之制也。使天子而歲歲巡守。則天子之

于諸侯。何其勞。使諸侯而歲歲就天子。巡守而一朝。則諸侯之于天子。何其逸。故以五載定之。但天子以一年而巡四方。諸侯則以四年而分四方。終是大聖人予已以勞。予諸侯以逸處。細看起來。正是聖人妙用。蓋四方諸侯。一年來朝。便不能細細詢察。惟以四年為期。每年一方。則詢察得詳矣。是即日覲四岳。羣牧之意也。敷奏以下。乃來朝後事。言功庸以上。節事說。而總歸于為民。時月日。民事所關。律度量衡。民用所資。五禮五器。民俗所係。皆

尙書禮要

卷之一

十六

厚生正德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按此節為甲子歲事。乃禹治水成功後也。禹治水定為九州。至舜則分為十二州。以冀青地廣故也。古冀州北抵沙漠。東西南三面皆盡河為界。是兼有今河北河東之地。古之青州。今之山東濟南青州。萊州登州諸府。其東北則為遼東。二州地廣。則德化難遍。舜故分之。山川皆州中物。山言十二川。不言十二者。山有定而川無定也。山有定。故九山

之外益以恆山醫無閭營丘之三山爲十二山川無定故三州之川卽爲九川之餘派自不得分爲十二川也封山濬川而肇州之事全矣此舜經理天下之大事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管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制刑在肇州前非肇州後始爲制刑也五刑設而有流宥重中有輕也鞭扑設而有金贖輕中有輕也管災之救則又重中之輕怙終之刑則爲輕中

尚書體要

卷之十

十七

之重又于五刑鞭扑中而權其輕重者總見聖人好生之心有加無已處欽恤勿平欽而後能恤不欽則不能恤也聖人于事無不欽而况用刑于民無不恤而况加刑故欽哉他皆單見惟此登言不但登言欽又兼言恤蓋史臣當日見舜愛民之心極其戒慎故于記舜制刑遂滿口登贊之耳恤亦不必盡在用時如有宥有贖有救皆其恤處

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一節是賓於四門時事非制刑時事制刑爲己未年流四凶爲甲寅年流四凶在前制刑在後史臣特借是爲制刑之一証故次及之流放竄殛雖異名其實總是一流此卽五刑中流法然其罪有輕重其法亦自有輕重故其名各異四罪而天下咸服者舜之去四凶不在四凶在天下也天下之當舜者非當舜也當己之不爲四凶害也當乎己也帝舜之心當天下而天下各自當其心此則聖人之所以爲刑也

尚書體要

卷之十

十八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言舜攝位之久也曰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則舜服三年之喪可知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元日丙戌年之正月朔也堯終癸未之年舜始丙戌之歲三年喪畢然後卽位可見唐虞之法必非春秋嗣子之禮矣格文祖告卽位也舜攝位受終于文祖巡守歸格于藝祖卽位格于文祖此

舜代堯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之明文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此舜初即位事也。舜初攝位。卽日覲四岳羣牧。此

初卽位。卽首詢岳咨牧。蓋當時至要之官也。岳先

于牧者。四岳領羣牧故也。四岳舜曾自爲之。故于

四岳極爲親切。若曰。四門非四岳之四門。而我之

四門也。爲我闢之。四目四聰。亦非四岳之四目四

聰。而我之四目四聰也。爲我明之達之。闢四門。則

向日之賓者益賓。明四目。達四聰。則穆穆者又不

尙書體要 卷之一

十九

獨諸侯已也。四門四目四聰。俱說四。雖仍四岳

爲文。亦取形不欲拘。數不能面之意。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蠻夷率服

岳居內而統外。牧則居外而承內。其權與岳並重。

故次咨之。牧主養民。食哉句。是養民之本。柔能句。

所以弘養民之功。惇允句。所以擇養民之人也。食

哉云者。有咨嗟嘆息。示人不可緩圖之意。惟時。言

其道惟在不失時也。柔能有詳略。地道惟柔故受。

抑其心以下之。無一不在胞與中。能者期必能之。

密邇之地。觀化之始。此處尙不能。何以風遠。惇有

維持加厚之意。允有推心信任之意。小人易進。故

以難言。難任人。專爲德元。蓋養賢所以及民。而又

懼任人害之也。此皆是治中國之法。非治蠻夷之

法。中國治。則蠻夷亦治。所謂治之以不治也。舜分

九州爲十二州。本以控制蠻夷。當是時。青有岷夷。

萊夷。徐有淮夷。揚有島夷。荆有荊蠻。梁有和夷。雍

西有戎。北有狄。冀最邊狄。故設幽并二州禦之。青

尙書體要 卷之一

二十

之東北遼東等處。亦皆夷也。故設營州禦之。是最

難治地方。俱在十二牧身上。豈不要緊。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

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治莫急于相。故詢岳牧之後。卽求百揆之人。奮庸

者。奮起事功。有奮迅激昂之意。當時紹堯極治。何

用奮迅激昂。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起

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奮矣而又曰熙。熙不止

不廢墜還要增廣。凡有一政未善，一民未安，便是
隘了。不曰予之載，而曰帝之載。堯之時，舜曾做過
百揆，則今日之事，皆昔日堯時所行之事。故以帝
載言之。采卽帝載。亮之卽所以熙之。亮采惠疇中。
亮采所以惠疇也。亮字有工夫。惠字無工夫。俞庸
熙載相才也。亮采惠疇相職也。八个字非禹當不
起。卽就治水，便見得以宅百揆。自然事事如此。汝
平水土二句，錄舊績，正以勉新功。亦側看禹讓稷
契臯陶，非輕讓也。三人皆唐堯舊臣，與禹同德同
尚書體要 卷之一 三十一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王政食爲首。故前首命牧。此又首命棄。農事時爲
先。故前以時言食。此又以時言播。阻饑說得活。不
可謂天下之民，皆阻于饑也。言洪水初平，播種之
艱。四海九州之廣，民豈能皆知播種百穀之方。而
一人不阻于饑者乎。欲民免饑易，欲民不阻于饑
難。汝后稷與播時百穀相應。汝仍爲后稷，便當播

此百穀蓋不播穀或播穀而不百，則是稷之職未
盡也。下二節，文法類此。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命稷而後命契，富而後教之序也。不親不遜，非必
實有是事。蓋聖人設官所以治未亂，而立教所以
防未然耳。敬字就施教言。寬字正言教之道。敬
寬二字並重。敬以先乎寬，其寬也不至于縱。寬以
濟乎敬，其敬也不過于嚴。敬是體，寬是用。此卽大
舜慎微心法。敬則慎，寬則微矣。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命臯陶大士契，刑所以弼教也。開口說蠻夷猾夏，
便有寓兵于刑之意。上古無大夷寇，亦無大征伐。
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內以委刑官。其云猾夏，不過
如漢人所言行盜侵驅之類耳。故制以士官而有
餘。寇賊姦宄，從蠻夷猾夏而起。治寇賊姦宄，不治
蠻夷者，亦所謂治之以不治也。厥後苗頑弗工，而

舜則以臯陶象刑惟明為說正與此合士所掌惟刑流二法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刑不領于士師也三就三居泛言刑流之等皆臯陶已播之法至惟明句蓋臯陶明允要深一層主用刑之心說克允非難效言言必如此而後能如彼以見不可不明也只重一明字。按稷契是乙卯年舜納大麓時即有后稷司徒之命至是又命之故曰申命臯陶即高陽才子處堅也舜于癸丑年曾命之主后土未命作士是年始命之恐非申命

尚書體要

卷之一

二十三

帝曰疇若予工俞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父新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工以利用為三事之一不順其理必致奇巧縱湧以長奢淫之風遂于天地之怒使要若曰予工者舜為天下之主凡所以前民之用者皆予之工也共工即周禮冬官之長不是身親造作者諧字正應若字順理治事曰若順理居官曰諧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俞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

諧

虞官所以掌六府者故命工之後繼以命虞工要若虞亦要若但若工之若只是順萬物之理若虞之若有當順處有不當順處不順正所以順之除物害所以係物生也聖人以萬物為一體故曰于上下草木鳥獸益烈山澤而焚是使之除去障翳聖遂會獸耳未必使為虞官也舜即位始命益使虞益之佐為朱虎熊羆此處益讓之而帝但曰俞未嘗命之者其命之之意在往哉汝諧句中看出

尚書體要

卷之一

二十四

蓋命其往諧斯人以共其職耳前節亦如此說為當。按兩節若字是大眼目堯曰若時若采舜曰若工若虞同一心法古人作事都要順其自然施于水則為行所無事施于教則為使自得之施于養則為因民所利凡事以若為主何獨工虞不然帝曰咨四岳有能與朕三禮俞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禮所以事神其事重大故咨四岳而命之有能

句能字重言不徒知禮之文而又達禮之本也三禮兼郊社宗廟而言其中又以宗廟為主故其官曰秩宗秩宗無事可言言其道而已夙夜二語是秩宗之道夙夜者自早至暮無時而不寅亦無時而不直清也此時之心即天神地祇人鬼之心天地人之心皆清明正直而人之心體亦本自正直本自清明故人心者陟降之機神明之舍也寅直清本一直下寅則直直則清其間亦有分別玩註則直乃此心之本體寅乃治心之工夫而清又寅

尙書體要

卷之一

二十五

直時心境也所以兩惟字不同惟寅是著力說與上惟明一義惟清是見成說與上克允一義往欽欽字不但說寅併直清包在內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典樂與教相通故司徒之職與典樂之官並舉司徒敷五教是欲使人明義理典樂教胥子是欲使人養德性典樂不專教胥子上自朝廷下及闔巷

皆有教教胥子不專在于樂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皆有教命汝典樂句宜截出直而溫四句方是教胥子直寬剛簡皆德性之美但氣質未融則有偏于不足偏于過者而溫而栗無虐無傲俱要露出樂以變化氣質意然後入溫栗等事輔翼戒禁工夫全在樂上註中四欲字就典樂者說詩言志以下是原作樂之本以及感通之妙以見樂可教胥子意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都在詩上說是言樂之所由生律和聲是言樂之所由和已搭到樂上

尙書體要

卷之一

二十六

了八音二句重在形容這樂的好處不是至此方作樂也他處論樂重律此處論樂重志若專恃律而成則是取辦于器而非取重于人何以爲教故克諧等俱當根志說神人以和和字最重正應上直而溫四句直而溫四句只一个和字樂至于和如此所當以之教胥子而和其德性也。上言禮以敬爲本此言樂以和爲本禮主敬故既曰惟寅又曰往欽樂主和故既曰和聲又曰以和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

唐虞極治而巧言孔壬。讒說殄行。不能無者。何也。曰。雖有若人。聖人防之甚嚴。不得害政。此所以為唐虞之治也。殄行是讒說。震驚朕師。又因讒說殄行而然。言有出納。而官名納言者。以納該出也。出者上之命。納者下之言。而總曰朕命者。以上該下也。出焉惟允。讒說始不得矯偽而行。納焉惟允。讒說始不得乘間而入。出納惟允。便是去讒之道。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尚書禮要

卷之一

二十七

此總告羣臣而欲其盡職也。欽之一言。堯舜心法。前後所以相傳。君臣所以相敬。不離乎此。欽哉。只在亮天工上見。一串勿斷。不曰天工而曰天功。天所欲為曰天工。人所用力曰天功。亮功與亮采應。亮采者。以一人兼二十二人之事。而亮之。亮功者。以二十二二人分一人之事。而亮之。分言之。則二十二人各有一亮。合言之。則為百揆之亮而已。時亮。以時而亮。調元者。固與陰陽相闕闢。即分元者。亦異氣序為周旋。先時則抗。後時則慢。故曰時也。惟

字亦重。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帝既咨命羣臣。史因述其考課之法於後。而并及其効如此。三載考績。在戊子年。三考黜陟。幽明。在甲午年。虞廷實有是事。非史官約略之辭。考績者。考其孰為敬而亮天功。使知所勉。孰為不敬而廢天功。使知所戒。猶未遽加黜陟。九載則賢否可見。不能亮天功而為幽。則黜之。以行其罰。能亮天功而為明。則陟之。以行其賞。庶績咸熙。是考績之効。

尚書禮要

卷之一

二十八

分北三苗。亦是黜陟中一事。按舜當歷試時。便竄三苗于三危。至此方得分北。見得化三苗是第一難事。分北者。自南而遷于北也。三苗國在江南。荆揚之間。其君竄矣。其民尚居故土。頑而習惡。聖人分之于北。使之散而不聚。且在京師。又令不敢為亂。是即周遷頑民之意。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此記舜之受終也。上記堯終。止從舜攝說起。此記舜終。乃從舜生說起。見舜如是而生。生非無為。如

是而死死可無憾也。四方以省方言。巡狩是五年一。大事故。雖命禹攝位。舜仍自親行之。總見大聖人勤勞天下。始終不變如此。

大禹謨

此篇有禹有益有臯陶。而獨以大禹名者。舜禪禹。禹得統之大。故名之也。禹以功顯而稱謨。何也。以其功已見于禹貢。此則記其謨而已。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記陳謨之由。堯文思。舜文明。禹文命。三聖人俱

尚書禮要

卷之一

二十九

不廢文。但文思是為君之德。文明是為臣之德。文命又是臣之德。而從君德而出者。命字內兼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弼彊理說。敷四海。即從東漸西被。朔南暨看出。文命如此。禹亦可謂至矣。方祗承于帝。無一毫自有意。見禹有君民之大德。復有事君之小心。此句正為陳謨而設。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君臣克艱。乃政化之本原。禹謨之綱領也。克艱二句。雖對說。還重在責難于君上。所謂祗承于帝也。

當聲教四訖之時。猶以艱難之說進。蓋太平者艱難之所倚伏。此天道也。聖人所謹。而常人所忽也。故禹下文推言天道以終之。至益言儆戒無虞。而此意盡洩矣。政乃又二句。不可作效。只見不可不克艱之意。乃者言必如此。而後能如此。正見其艱敏德。全要在觀感上摹寫。雖從政事修舉來。亦是根君臣心術而出。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尚書禮要

卷之一

三十

此正發明克艱二字。允若茲。指克艱而言也。嘉言三句。言克艱所致。稽眾以下。正克艱之事。要句句看出艱來。言而曰嘉。固難于畢進者。而今至于罔伏賢。而曰野。亦微而難揚者。而今至于無遺。民而曰萬邦。亦遠而難及者。而今至于咸寧。豈不是極難的。但上三句之難。難在天下。下三句之難。難在君身。稽于賢易。稽于眾難。稽于眾易。稽于眾而能舍己以從之難。不虐至無告之人。何其難也。不廢至困窮之人。又何難也。克者克此艱。惟帝真見得

難其勝得難故曰克舜知禹責難于君故舉堯之克報以實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此益因舜之歸克于帝以明其所以為克也廣運自堯本身上說不涉治化上去二字即從四德看出合四德而兼有何其廣妙四者于莫測何其運聖神武文須發得活全在四乃字如云乃為聖乎毋乃為神也而聖神亦未盡之也乃為武乎毋乃

尚書禮要

卷之一

三十一

為文也而武文亦非定名也上曰廣運則不可名言此曰聖神武文亦自人之所見名之耳此三句便隱然有一合天意在故下文接皇天眷命以實之帝有德天則有命惟帝之德與天同故天之命與德合其感應如此為天下君正應克報厥后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此亦陳謨之辭蓋因益皇天眷命之言而發惠迪則吉從逆則凶此重天道不重人去應他惟影響有四意一見應之必然一見應之甚速又惠迪時

即吉從逆時即凶非形先影後聲先響後也又吉從惠迪中來凶從從逆中來如影從形出響從聲出也不曰如影響而曰惟影響曰如猶二之也惠迪就是吉不待降祥方吉從逆就是凶不待降殃方凶吉凶俱在順逆初起時曰惟者順逆吉凶即是影響之理此禹恐人將天道說遠了故以此言終上意

尚書禮要

卷之一

三十二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此益似因禹從逆凶之語而發揮之逆不必十分背謬一念稍忤即逆也故此節說所當傲戒之事俱是極微極細戒哉重講統貫五罔三勿二無既已說戒下文復言傲戒正是戒之之實無虞不當以天下言爾時艱食未遠三苗未服安得無虞虞是指君心所不意度處如遊淫如疑貳豈帝所意度乎此不意度中有忽墮落而不自覺者所以須

儆戒也。法度包得廣。自身而家而朝廷而百官皆有法度。而君爲法度之主。當在君身上說。聖人周旋中節。行出來就是法度。但綱維可取。而志氣不可持。無心弛之。有心持之。皆失也。逸對勤說。樂對憂說。罔遊逸。罔淫樂。總見不可不憂勤之意。勿貳。非獨不以小人間之。凡終不如始。心不如外。我與賢人非一心一體。皆貳也。勿疑有二義。治世小人似可容。去之或疑于隘。又小人在滄世。未必無一長可見。如驩兜僞功之類。去之或疑于薄。此非斷

不能。疑謀只在幾微之際。故須察而勿成。有疑志。然後有疑謀。故又戒百志之惟熙。疑對熙言。熙訓明訓廣。疑則不明。疑則不廣。二句相連說。違道二語。亦須看得活。稍揣合人情。便是違道干譽。微叅與已見。便是拂百姓從欲。論道則百姓爲輕。我惟知有道而已。論百姓則已又爲輕。我惟知有百姓而已。究竟道義之正。雖順民而不得謂之干譽。民心之公。雖獨斷而不得謂之拂民。要緊在道欲二字上。無怠于心。無荒于事。皆不忘所儆戒之八事。

非怠忽荒寧之謂。四夷來王。猶蠻夷率服之意。上八事。初非所以治四夷。而四夷自然來王。亦感應之理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此亦罔益儆戒之說而進之也。益意主戒。故言罔言勿言無。禹意主勉。故言惟言用言以然。益言多戒。百志惟熙。又是戒中之勉。禹言多勉。而俾勿壞。

又是勉中之戒。念哉略住。下推當念之意。德卽克艱之德。政與民。卽前節之政與民也。此正政又民敏之實。善政專爲養民。故下文全以養民爲說。如水火金木土而終以敘。正德利用而終以厚生。總從養字上起見。惟修惟和。有工夫。六府爲天地自然之利。聖人因而修之。三事則聖人盡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者也。事與理而不悖。民與法而相安。故曰和。九功功字。根修和來。既修既和。則有功矣。既曰功。又曰敘。修和者上之功。敘。則自其在民

者而言至于歌則又敘之驗也曰惟敘者九功之成否不可稽惟其敘則功見矣曰惟歌者九敘之盈歉不可知惟其歌則敘成矣二惟字如此看戒董以下總是從其養民之政戒者戒其失也宜用威而反用休董者董其成也宜用休而反用威蓋戒則善心生董則懼心生也戒之而用休聖人因以警惕爲美事董之而用威聖人若以率作爲危機此處大有作用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歌以助其樂事赴功蓋休則心有所慕

尙書體要

卷之一

三十五

威則心有所畏畏慕有時而忘不若使心有所樂樂則無時而忘故勸之也俾勿壞正承勸歌來壞字對成說九功既敘成也有成必有壞故必謹之俾字宜詳味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上文禹以功責之于帝此則帝以功歸之于禹地平天成而後六府三事信得其治蓋帝以九功之敘歸功于禹之治水處也萬世永賴正應其俾勿壞之意時乃時字只指允治永賴說乃功只指地

平天成說自克艱至此爲禹謨以下記禪攝征苗事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以下禪位之事耄期倦于勤者恐君之不能克艱其君也汝惟不怠者恐臣之不能克艱其臣也蓋始終不忘克艱之意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

尙書體要

卷之一

三十六

在茲惟帝念功

舜命禹宅揆則讓臯陶命禹總師則又讓臯陶禹非虛讓也實見得臯陶有可讓故讓之也朕德罔克以邁種德降對民不依以黎民懷之對禹就未然者說臯陶則指已然者說念哉即念此種德民懷而使之攝位也念茲四句重釋茲允出二句上俱以種德民懷貫禹讓臯以德而所欲帝念者又以功效乃德之有實績可見處末句重發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期于子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因禹之讓而稱臯之功以美之。蓋此時禹臯同在帝前也。臯陶用刑不獨以治民兼以治臣。故臣庶並說。或對下無字。正對下中字。不曰政而曰正。重德不重法也。司徒敷教。士師制刑。似不相蒙。而明刑乃以弼教者。刑以佐教之不逮。是教為主而刑實輔之也。兩期字。從臯陶心上看。所為種德處。在此。協中者。合乎親義序別信之理。即在五教上。

尚書禮要

卷之一

三七

說。應上民懷時。指民協于中。功。指明刑弼教。懋者。勉于成功之後。而不替其初心。便有不命攝位意。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舜美臯陶之功。臯陶則歸帝之德。言帝德不敢自為功也。罔愆二字。從用刑上生出來。愆之為言過也。上之人欲寡民之過。必先自立于無過之地。即

此二字。便見不用刑罰氣象。臨下御眾。對上臣庶說。簡。在命官分職上見。寬。在敷教恤刑上見。罰弗及嗣。八句對上明刑弼教。刑期無刑說。罰弗二句。固是兼賞罰。然宥過二句。又只專就罰一邊言。罪疑二句。固是兼功罪。然與其二句。又只專就罪一邊言。蓋臯陶因舜美其明刑。故于刑獨詳也。好生之德。總上十句而言。即罔愆意。自其純粹無疵言之。曰罔愆。自其涵育生成言之。曰好生。非有二也。水浸透曰洽。洽字對上協字。惟洽故協。不犯有司。

尚書禮要

卷之一

三十八

對上罔于予正言。舜法度謂之予正。臯陶職掌謂之有司。茲用不犯于有司。見已之所致者皆帝也。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傳言申言以重嘆美之者。從欲以治。即申期于予治之意。四方風動。即申民協于中之意。惟乃之休。即申時乃功之意。而明刑弼教。又在俾予之前。俾之者以此。

帝曰來禹。降水做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子懋乃德嘉乃丕績
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舜雖稱美臯陶之功而攝位之命終當歸之于禹
故又申前意以命之水逆行謂之洚水常人以為
氣數之適然聖人以為人事之未盡故災自堯時
而曰微子以身任之也成允成功只就治水說行
如其言是成允事就其緒是成功克勤克儉指治
水成功後言滿假正勤儉之反兩個惟汝賢不平
以功為主有功而又有德以居之亦惟汝之賢也

尚書體要

卷之一

三十九

然惟德以居功而益見汝之功故又以不矜不伐
言之不矜不伐正想見其有德處惟不矜伐故莫
爭能莫爭功言功而先言能者有才能而後可立
功也下文德字績字亦申看績即功也乃德只成
就一箇功故說懋德仍說到嘉績上曆數在躬就
功德上見終陟元后亦以其有德而有功也終字
以異日言今日不過命總師耳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舜以初所得于堯之訓併平日所嘗用力而自

得者盡授禹也人心道心非是兩個心但看所發
如何發于形氣者為人心人心未便私也而易溺
于私故下个危字發于義理者為道心道心固是
不泯的然易即于昧故下个微字精則從人心中
理出道心來一則所守只是一個道心精一工夫
最重允執無甚工夫允執厥中只就這心上理會
也只在日用動靜間求之不是虛空中討一個物
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便
是這個道理

尚書體要

卷之一

四十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言稽于古則已然之中在焉
謀合于眾則同然之中在焉聽無稽則中道清于
眾論庸勿詢則中道失于妄動勿聽勿庸所以守
護此中此正執中內事抽出言之者以其足以妨
攻善治故欲禹尤加謹焉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
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

上既示心法以傳道統。此復示治法以傳治統。首四句。抑揚重在君。眾非二句。要發君民一體意。欽慎敬一義。意有淺深。欽統言兢業爲君難之心。慎則有索朽六馬之思矣。敬則恂慄瑟僩。不戒而嚴。又不止慎矣。欽哉工夫。正在慎位。慎位工夫。正在敬修。三句相推說下。可願。卽指中說。中道在心。固至善之理。而可願欲者也。必惟精惟一以修之于內。不使一毫不善生于心。勿聽勿庸以修之于外。不使一毫不善害于政。敬修可願。則慎位之道盡。

尙書體要

卷之一

四十一

矣。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盡吾之願。卽愜天下同然之願。君位自無忝。一不敬修。便困窮而未終。所爲可愛可畏。正在乎此。惟口句。泛論人之言。或致福。或召兵。以見所係之重。朕言。通指三節。不再已盡。而無他說也。蓋語畢而叮嚀之辭。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汝諧。

舜言人事已盡。故禹復以天命辭之。枚卜。人人而

卜之也。讓于臯陶。既不獲命。故曰歷卜有功之臣。功字包德在內。惟吉之從。從其吉者。而使之總師也。蔽志是人謀。命元龜是神謀。二句泛言官占之法。朕志先定。固已合官占之蔽志。而况衆謀僉同。則又盡乎人謀矣。龜之從者。固已合官占之命于元龜。而况筮從。則又盡乎神謀矣。卜不習吉。亦以占卜之法言。與惟吉之從。應習重也。這個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是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舜實未嘗卜過。固辭內。兼朕德罔克。枚卜

尙書體要

卷之一

四十二

功臣二意。德宜于位。曰諾。惟者。非他人所能與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按舜命禹總師。爲丁巳年事。禹受命攝位。爲戊午年事。受命神宗。舜之命。卽堯之命也。率百官若帝之初。禹之攝位。亦猶舜之攝位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

有勳

舜前居攝。誅四凶。稟命于堯。禹後總師。征三苗。亦稟命于舜。史記此節。正引例發明。若堯老而舜攝云耳。惟時惟字重看。舜時薄海內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耳。故命征之。普師一段。歷數有苗得罪之由。先言處已待物。繼及行政用人。而以民怨天怒。總承。終以奉辭歸命于帝。以有勳歸美于衆士。其詞嚴。其氣壯。大義凜凜。已開後世征伐之門。嗚呼。此帝降而王之始也。

尚書體要

卷之一

四十三

三句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此載征苗之事。禹征苗。欲其悔悟。必有文告以先之。此云逆命。是逆其文告之命也。非必相拒。只心中未盡感格。便是逆。益贊于禹。贊禹以贊舜也。勳禹修德。亦是勸帝修德。故帝有誕敷文德之事。德。

就發于政治者言。合偃武蓄威。意遠即天也。滿損

謙益。主人事說。不必兼氣運在內。玩時乃二字。可見言人事之滿損謙益。時乃盈虛消息之天道也。招字受字要發。滿非必損。謙亦非必益。顧招之受之者何如耳。滿者自視無可益。其勢有怠無勤。非必消鑠。而中之若盈。即損機也。謙者自視惟恐損。其勢有勤無怠。非必恢張。而中之若谷。即益機也。損為謙之地。然招而損者。則不能謙。益為滿之地。然受而益者。必不復滿。帝初一段。初對今說。一節

尚書體要

卷之一

四十四

單重此段。是帝親身經歷。終身受益處。卒至化大逆為大順。升聞在位。至有今日。皆不過其初一念之謙所受耳。隱然見帝初為子。能格頑父。豈今日為君。反不能格頑民。此証最為奇絕。至誠。不指祭祀時。就平時修德。出于至誠說。誠和也。誠應物曰誠。誠正是謙之真實處。首段言天。末段言神。神字正照管天字。感神是動天之變文。矧茲有苗句。雖接感神。實總承上說。班師當請于帝。經雖不具。可以理知。誕敷文德。正是謙受益處。誕敷非別有所

開大也。帝之心自視常虛。視道若無盡。故德已至而益修。敷已徧而益廓。豈無增益之理。舜于羽是虞廷常儀。偶因有苗來格之時。而指其一事言之。雖亦文德中事。而文德之實。不盡乎此也。上三句著其久。此七句著其速。有苗格。乃誕敷文德所致。而謙受益之大驗也。按七句來格。在三考分北之後。分北是甲午九年。來格是庚申三十五年。恭傳謂先來格而後分北者非。

臯陶謨

尙書體要

卷之一

四十五

臯陶以謨名。蓋臯陶爲帝舜謀者。禹適同朝。故相發明之。史記曰。帝舜朝。禹臯陶相與語。帝前是也。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思未悖。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史臣記法。劈頭與堯舜禹同。以臯陶有可以爲人君之度。而惜乎其早薨也。下文記其言。不記其事。便是有別。允迪二句。是一篇大旨。德包仁知在內。

允迪二字。並重。聖賢之行。必稱實踐。有精神。無踐履。不謂迪。有踐履。無精神。不謂允迪。此以君言。謨明句。則以臣言。謨主開陳。弼主匡正。明者無晦。諧者無乖。謨無不明。非臣之自明也。君之敦于踐履。有以明之也。弼無不諧。非臣之自諧也。君之敏于聽受。有以諧之也。雖言臣而實歸本君之允迪上。慎修以下。所謂推廣允迪。謨明之義也。慎修思未。即允迪之義。庶明勵翼。即謨明之義。悖敘九族。則因允迪之義而推廣之。邇可遠。則因謨明之義而

尙書體要

卷之一

四十六

推廣之。此四句。尤以慎修爲主。故結到在茲上。慎厥身。修者。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慎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不曰修身。而曰身修。工夫全在慎字上。思永。正慎修之實。無兩層。悖者。篤恩義。敘者。正倫理。即下文天敘。天秩。五悖有庸是也。庶明。即下浚明。亮采之意。以其嘗明庶以功。故號曰庶明。勵翼者。奮勉而翼戴之也。邇指家國。遠指天下。茲以身而言。昌言。昌大之言。言近指遠。言約理大也。俞者。然其平天下。果在于慎修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此復推廣未盡之旨也。上言庶明勵翼以人言也。然未盡之旨則在知人。邇可遠在茲以民言也。然未盡之旨則在安民。知人安民俱本脩身來。故下文言知人必說到無教逸欲言安民必說到敬哉。有土禹曰吁者。吁嗟以嘆其難也。成若時成字從兩在字生來。若時非兩兼之難。兩盡之難。惟帝其

尚書體要

卷之一

四十七

難。正見其當盡而不可忽也。知人則哲以下句句形容其交盡之難。知人則是哲。安民則是惠。非推上一層。非落下一層。哲惠就本體上說。不必推出作爲。能官正是他哲處。民懷正是他惠處。能哲而惠。能字而字。正見兼盡處。不可倒却。哲惠蓋哲主心。惠主政。對待中自有流水意。何憂三句。皆本人知民安來。然安民即在知人。故遂專指驩兜有苗。巧言令色孔壬人之難知者發論。惟帝心不爲易。恐害民而民不得安。故有憂有遷有畏。不然又何

憂何遷何畏。三何字。正叩竭帝堯其難之心。非以帝不能兼而徒空空憂畏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教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此下言知人之要。人何以知。于德知之。德見于行。是一節。德必實有于人。是一節。德又必歷徵之事。是又一節。兩亦字。從上知人之難說來。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亦言乃言兩言字。

尚書體要

卷之一

四十八

相呼應。亦言句輕。乃言句重。采采二字連說。人于一事或可僞爲。徵之事事皆然。則不容僞。卽下有常意。寬栗以下。詳九德之目。九德凡十八種。每兩件合來。方成一德。如寬是德。栗是明其德之不偏。若有寬無栗。亦不名爲寬矣。上九字是德性所賦。下九字是學問所造。九個而字。與命夔章不同。彼言教胄子欲其如此。有以彼濟此之意。此則成德之自然也。彰厥有常承九者說。九者內。各合一彰。與常意。惟常故吉。易重恒德。恒則必吉。故曰恒亨。

貞吉大槩寬粟九句。應亦行有九德句。彰厥有常二句。應亦言其人二句。彰字應采字。常字應采采字。吉哉。正是其人有德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既論知人之事。因言官人之道。工夫全在翁受敷施句。首四句。泛言常德之宜于治。九德以下。著君身上說。正是哲能官人處。宣。謂體之于身。見之于

尙書體要

卷之一

四十九

事甚顯著也。嚴祇敬三字連用。工夫在嚴字。謂嚴畏以祇敬其六德也。三德六德。指其人言。三德曰日宣。便有進進不已意。日嚴則德愈大。心愈小也。浚明者。深知其理而實能治之。亮采者。明察其事而實能相之。有邦有家。指天子之邦家言。三德有家。六德有邦。正是官人各當處。翁受敷施四字。是官人秘訣。翁受者。兼收並蓄于未用之先。敷施者。隨才器使于既受之後。九德咸事。則非獨三德六德已也。凡自一德以上。無不得以自見者矣。俊又。

是九德中人。非九德之外。別有所為。俊又也在官。則為百僚矣。百僚百工。即九德俊又之已在位者。師師。以多寡有無而言。六德之多。固三德之所少。

三德之有。或六德之所無。踐履相觀。精神相感。心術相示。不以有而棄無。不以無而忌有。不以多而病少。不以少而惡多。纔是師師處。師師以相觀其德。惟時撫辰以交脩其職。然職亦從德見出。時撫即師師之明驗也。時字與日字應。惟其有日宣日嚴之德。故能無曠時而隨時撫辰也。撫者。順而不

尙書體要

卷之一

五十

拂。在百工心裏說。從常德中卷舒自成。元氣之運。庶績其凝。只帶撫辰說。其者。期之之辭。庶績凝。則不特有家之浚明。有邦之亮采矣。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端用人之本。正以盡用人之道也。重無教逸欲三句。下文無曠句。正頂此三句看。蓋庶官正人君所與共圖。此萬幾者。倘以逸欲教之。而不以兢業先之。庶官效焉。一念逸欲。即一念曠也。一事逸欲。

卽一事曠也。不知君之幾。卽天之工。天工人代而可令曠乎。無曠正是無教逸欲處。此爲慎修大根。○上言諸侯大夫百僚百工。此但言有邦者。天子用人。至諸侯而極。舉大以包小也。庶官兼諸侯在內。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此下言安民之要。言民而推之天。言天而又推其

尙書體要

卷之一

五十二

自于民。正見天民一理。關係重大處。典禮命討。固所以安民者。安民典禮。在和衷上見。安民命討。在懋政事上見。然安民典禮。必君與臣共勉寅恭。安民命討。亦必君主而臣用。可見安民之必本于知人也。生有先後。所以爲天敘。小大高下。相竝而相形。是謂天秩。正處必有條教。故曰勅。用處必有法式。故曰自。五典主恩。故欲其厚。五禮主文。故欲其常。工夫全在寅恭和衷上。寅以心言。有躬行倡率意。恭以事言。有勞來匡直意。衷字卽典禮。和字卽

惇庸。同寅協恭和衷。用力一氣說。德罪卽從衷字看出。全是衷者爲德。辰是衷者爲罪。章用全在兩個五字上。見他輕重不恣意。政事切君說。懋則君與臣共勉之也。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分明是君事。而乃一一歸之天者。正要說君道莫非天道。以應天工之意。寅恭懋哉。纔與人相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上言君道一主奉天。此言天命一主于民。大抵在

尙書體要

卷之一

五十三

上的人。只怕得箇天。若民則謂役使惟我耳。不知天聰明。卽自我民聰明。天明畏。卽是我民明威。威命靈爽。達于上下。有毫髮不可欺慢者。所以有土之人。須加欽敬。不可不寅恭。不可不懋勉。不可不兢業。以圖萬幾。不可不戒逸欲。率庶官。以代天工也。此亦繳到慎修上。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臯陶說一行字。禹說一績字。總是欲以知人安民。

見諸實事耳。予未有知對底可績說。贊襄又應底行上去。思日贊襄與前慎修思永應。君要思永。臣亦要思贊。是不但責難于君。兼有責難于臣意。

益稷

此與臯陶謨本為一篇。其以益稷名篇者。以篇首有暨益暨稷等語也。益稷與臯陶同為五臣。而不得與臯陶同謂之謨。此臯陶所以獨得見知之統典。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尚書體要

卷之一

五十三

孜孜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兪師汝昌言全節首尾以昌言對看。汝亦昌言亦字。蒙上臯陶知安之說來。禹曰予何言。亦猶臯陶之予未有知也。曰予思日孜孜。亦猶臯陶之思日贊贊也。孜孜者。克勤于邦之實。曰日無一日不勤也。含下文治水成功功意。昔日艱難。今日勤勞。都在其中。此句實

禹自謂言外方有勉帝意。禹不矜不伐。洪水一段。似乎矜功。然實非矜功。不過歷敘艱難。思與保守耳。且禹之功不敢獨居。而言暨益暨稷。是禹不自有功。而益稷同之。不矜不伐。正在于此。隨山刊木為一節。決川濬畎澮為一節。懋遷有無又一節。而中間說節尤其大者。三言民食。以民食為急也。故後結到烝民乃粒句。作乂亦從烝民粒來。師汝昌言師字。與百僚師師相應。但百僚之師。臣相師也。茲且欲帝師之。故曰師臣者帝。

尚書體要

卷之一

五十四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此禹陳慎位之謨。正孜孜係治事也。慎位內。要見乃粒作乂。治雖已成。而不可不謹意。安汝止以下。即慎位之要也。安止句。由心上說。出事來。下句則防之于事。止曰汝止。原舜所自有也。止不可捉。按若求安。則將心覓心。便非安。然放他閒空。又落寂滅。須是即本體為工夫。蓋止處原自安。非有止在此而我安之也。惟幾是方主意去為此事時。審其

可否惟康是方爲其事時省其安否審幾而後能
省其康故當申說康正應安字但安無意康有意
而合無意此處有深淺既幾康矣何以又要弼直
事理精微或我以為折其幾而其中猶有幾之未
析者或我以為當于理而其中猶有理之未安者
故須弼直惟動三句又根幾康弼直來既幾康而
又弼直自然合乎人心當乎天理故言天民以實
之民先于天者天命主于民心民心既應天命自
申究則上不在天下不在民惟在汝止之呼吸往
來耳要合到安止上

尙書體要

卷之一

五十五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此因弼直之義而言之臣字從弼字生來隣字從
直字生來臣有相承義鄰有一體意須直說觀下
二節只重鄰字不宜以臣鄰對說其意俱在言外
禹兪者固其相契之深亦見自任之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
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言汝聽

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君之所以資臣爲鄰者非
徒如家之有鄰也蓋有一體相須之義焉故以股
肱耳目爲喻股肱耳目作不以形也以神也若謂
借臣以爲君用猶分爲二曰作則堂簾已合爲一
體矣下文翼爲明聽正是作股肱耳目處左右有
民以教言宣力四方以政言不專指養兼刑在內
左右有民者于吾所有之民而吾左右之則是民

尙書體要

卷之一

五十六

爲主而君爲輔也翼卽左右之變文力者勵精圖
治之謂宣者達吾之精神于四方使無不至也爲
卽宣力之變文觀象指禮說審音指樂說觀古人
之象不重取物象重在象德上蓋服以章德自一
章以至十二章皆天所以命有德德有隆殺故章
數有多寡古人之象皆有意義衣繪裳繡繪經清
而上浮象天繡重濁而下綴象地采色一也在物
爲采既施于服爲色作服內已有辨等威意汝明
者使德與服稱而無僭踰之失也六律以正五聲

五聲以被八音。相連說下。在治忽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五言卽五聲。雖言也。播于律之所和。則爲五聲。雖聲也。本于詩之所賦。則爲五言。出之五言。卽朝廷所以布之民者。納之五言。卽太史采風以達上者。于此出納之言。可以審音而知政也。汝聽者。審而聽之。治則係其成。忽則更其始也。玩通節。皆要就係治上說。言予尙欲如此。而汝其爲我作之。如此說。方與慎位孜孜之意相合。○按舜之時。契敷五教。左右

尙書體要

卷之一

五十七

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此申結弼直鄰哉之義。比上節似深一層。違字。從上四欲字說進一步。弼字。從上翼爲明聽說進一步。上不過以一身之事付之禹。至此直以一心之事望之禹矣。汝無面從二句。正欲其直也。而從後言。亦不可作面諛背毀說。凡君有非處。當面便說。

謂之直。若當面不說。至後而補牘以陳之。便不爲直。故虞廷之上。曰都曰兪。不敢一毫假借。四鄰亦指股肱耳目說。欽字應前慎字。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上旣以弼直之義責之禹。此欲以弼直之義教之臣。庶頑讒說之人。正不能弼直者。教之如何不備。侯明撻記書識。所以彰其惡也。工納時殿。將以著

尙書體要

卷之一

五十八

其善也。射侯是禮。工殿是樂。撻記書識。是教是政。卽此便兼翼爲明聽之意。並生內。包下庸威兩項。庸固生。威亦生也。與前好生參看。○此卽龍之所典。而命禹總之。蓋付其言于龍。使不得行其讒以害政。付其人于禹。使有以革其讒而爲忠。聖世化讒之道如此。

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上文帝意于不肖上詳。此節禹意于賢上詳。能用賢則不肖自化矣。節內無德字。不必以明德用賢對說。俞說者深然之辭。謂格庸否威不易之理也。註云。口然心不然。便是面從後言了。豈是禹之本意。但禹則更有進耳。光天就帝性體自有之光說。不若作用。兩間總一心神。帝之心神徹處。即天下之心神徹處。海隅蒼生。人人自呈其性靈。而帝之光遠矣。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者。言此光人人自有。獨至賢者不覺奕奕發動。而有帝臣之思耳。惟帝

尚書體要

卷之一

五十七

時舉當輕輕講下。敷納三句。方是舉賢之法。諸侯親天子。故直言奏。自下而奏上也。舜方求賢。故特言納下陳而上納也。諸侯以黜陟為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為盛。故言庶車服以庸。則諸侯與黎獻自同。誰敢二句。不專指黎獻。連在位之臣皆在內。讓有濟濟相師意。敬應者。上以忠直望之。彼以忠直應之也。二敢不字。見得有所畏而不敢。甚于威之所加也。此中便有頑讒皆化。而日奏有功意。帝不時反上舉賢說。敷同句。對誰敢二句。曰敷同名。

該賢不肖言之。即賢亦化為不肖。極言之也。如此言何等弼直。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頤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尚書體要

卷之一

六十

此即以頑讒之未盡化者言之。有苗之頑。真頑讒之大者。故禹以苗頑為鑒。先言丹朱。亦頑讒之類也。丹朱之不肖。蔽以一言曰。傲而已。慢遊虐淫。皆自做出。罔晝夜。額頤。內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無若者。戒帝即自戒也。故下以予創繼之。予創若時一段。與予乘四載一段。意義相似。俱是望君共治意。荒度土功。即隨山川木決川濬。畎澮等事。弼服所以終荒度之功也。建師立長。又弼服後事。以地域言曰。疆理。以官制言曰。經理。然經理又因于疆理。似不可對。五服五千。不獨畫地封疆而已。句

侯綏要荒既異其名其中貢賦之遠近分藩之大
小文武之異施羈縻戎索之殊用必有極經畫之
詳用心之密者所以爲弼成弼成者主之帝而禹
分畫之也州十二師所以相州牧而糾諸侯者治
之詳是治以必治四海建五長所以捍中國而撫
蕃夷者治之畧是治以不治各迪有功根上十二
師五長來而平水土弼五服意亦不可脫謂蹈行
朝廷德教而有功也苗頑弗卽工是舉其中之無
功者言帝念重正照前思日孜孜念卽思也此句

尙書禮要

卷之一

六十一

須放開說不必粘緊三苗蓋禹辭在三苗意在天下
特借三苗爲外懼欲帝孜孜益廣德化耳迪朕
德二句答有功以上阜陶二句答苗頑二句乃功
惟敘卽上治水弼服建官之功以次第而舉也祇
厥敘卽上敘字是輔其所不及意方施象刑正是
祇敘處禹之意專欲用德而帝之心兼欲用刑以
德而責望于君者固聖臣愛君無已之心而不敢
恃已之德爲必可以致治者又聖君愛世無窮之
心也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賡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與上文不相蒙史臣記之以結典謨之終蓋功
成樂作帝者致治之盛也堂上之樂則取其詠堂
下之樂則取其間詠是人聲故以祖考虞賓羣后
言間是問于詠而不獨人聲故以鳥獸言其實則
互文言之也一詠一問是簫韶之一成如是者九
爲九成鳳凰來儀比鳥獸賡賡更甚于此皆傳帝

尙書禮要

卷之十

六十二

德之盛非后夔自敘語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節雖以予言然只是歸美帝德意上文鳴球石
音也琴瑟絲音也管竹音也鼗鼓革音也祝敔木
音也笙爲匏音鏞爲金音獨不言土者土旺于四
時而亦寓于八音故不言土或曰敔以土爲之蓋
上音也茲言擊石拊石專以石言者八音以石爲
首而韶樂以球爲首故也曰百獸舞則鳥獸賡鳳
凰儀可知曰庶尹諧則虞賓羣后之讓可知而祖

考之格亦可知矣。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皇陶拜手稽首殿言曰念哉率
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廢載歌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
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舜之治。至于功成樂作。極矣。然危亂之幾。常兆于
治安之極。聖人安不忘危。上下交相儆戒。故史既
載韶樂。復記歌詩。歌詩亦樂之本也。帝作歌必先

尙書體要

卷之一

六十三

有意。皇陶廢歌亦必先有意。所謂詩言志也。帝之
意在勅天二語。皇陶之意在率作二段。喜起熙。皆
勅天時幾之大者。明良康。皆率作省成之大者。叢
脞惰墮。則不率作不省成可知。三个欽字。正應到
勅字。勅只常惺惺法。非必待天有命。而後戒勅之
也。命之運處為時。幾即時中之幾。惟時惟幾。正是
勅天處。聖人與天為一。此心戒處即為天。時貫動
靜而言。幾則事物初來。意念初動之際耳。喜者。心
精疊疊。喜于乘時圖幾也。起者。心神精進。起而乘

時圖幾也。熙根喜起來。念哉虛。欽哉二段。正所當

念者。率作作字。不連興字看。皇意在興事。而所以
興事在率作。慎憲正率作中事。此二句。緊對喜起
說。帝以喜責股肱。皇陶則以率作歸帝。帝謂股肱
喜然後元首起。皇陶謂帝能率作便能興事。興即
起也。慎憲又從喜字生來。恐一喜事。遂壞法度。故
也。省成。緊對百工熙說。若欲熙之。必先省之。省成
。覈實稽弊之意。屢省者。時時省。不作三載三考說。
合率作省成看來。纔是無時不勅。無幾不勅。此為

尙書體要

卷之一

六十四

勅天大要。明良康。與喜起熙。字字要見相屬之意。
曰明。見不貴興作。惟貴坐照也。曰良。見不貴踴躍。
惟貴易直也。曰康。見不貴增廣。惟貴安寧也。叢脞
從明生。外似察察。內則汶汶也。惰從良生。名似坦
夷。實則懈怠也。墮從康生。貌似相安。體則傾圮也。
往欽哉。通勅羣臣。不專指皇陶。且不宜專主勅臣。
當云我君臣當各致其敬。喜起明良。歸之一欽。意
更精矣。

尙書體要卷之一終

尚書體要卷之二

東海趙閔仙先生鑒定



無錫錢肅潤纂輯

男 賡梧校

同學褚人獲訂

夏書

禹賜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股富生物也。及有天下。遂以為號。又曰夏大也。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夏書專載治水。治水係堯末年事。禹得王天下。以是功。故以為夏書首。

尚書體要 卷之二

禹貢

夫子刪書。升禹謨于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于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者。凡賦取上稅下之義。凡貢取下供上之義。聖貢名篇。所以尊君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禹治水之要。天下之水。生于土。發于山下。出入于高山大川。敷土以辨州域。則知究最下而治之。宜先。雍最高而治之宜後。土性得。水性亦得矣。隨

山刊木以相便宜。則知河濟江漢。自有源流。伊洛淮涇。自有條理。山絡見。水絡亦見矣。定山川以別州境。則知濟河為兗。而九河雷夏之害。屬于兗。淮海為揚。而彭蠡三江之害。屬于揚。山川之勢安。水勢亦安矣。一部禹貢。俱在三句內看出。○奠高山大川。與虞書封山濬川不同。只是隨各州所至之處。舉其山川以為界限。

冀州

禹治水。先下而後高。冀州非下而先治者。帝都之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地。禹受命。治水所當先也。冀三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西北流。兗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示王者無外之意。○按九州之序。禹貢始于冀。次以兗。而終于雍。職方氏則始于揚。次以荆。而終于并。蓋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言遠近之序也。

既載壺口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汾涑涑洪漳恆衛皆從河之水也。禹經始治壺口以殺河勢為開河道計也。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又帝都所當先。導山嘗先岍岐矣。然特相其便宜耳。開鑿之功實自壺口始。導河嘗先積石矣。然特邇其上流耳。疏濬之功實自壺口始。八年於外始于此時。四載之乘始于此地。故曰既載。○禹治水先後以地勢高下為緩急。九州有九州大高下一州有一州小高下。其載壺口治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二

梁岐特禹治冀河一州之高下耳。若論禹治河當下自碣石九河。邇流而上以漸及于大陸大伾。然後有事孟津底柱。又然後有事壺口太岳。又然後有事華陰龍門。而至積石終焉。是積石龍門乃禹治河之終事。非禹始事也。其敘導水從積石始者。蓋志河始也。合而言之。導河積石河流著見之始。九河既道治河之始。既載壺口治冀河之始。

治梁及岐

梁岐二山河水所經。其石崇疎壅過為甚。河勢既

殺。方可施功。故既事壺口。乃即治梁及岐。治之以開河道也。壺口在西南。梁岐在東北。梁岐在上流。壺口在下流。蓋事之相因者。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冀州之水其次莫大于汾。太原汾水所出。太岳汾水所經。修太原以濬其源。修岳陽以導其流。曰至者。太原在北。岳陽在南。中間非一山。亦非一地。故也。上治三山以治河。此修二地以治汾。汾水束入河。河入海。二水相屬。治河即治汾也。書壺口梁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四

岐以誌新功之創。書太原岳陽以誌舊功之因。創新功者。八年在在外之勞。自此始。因舊功者。九載弗成之績于此終。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之地。涑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衡漳之地。清漳流其北。濁漳流其南。覃懷乃近河之地。衡漳亦入河之水。河水治則無不治矣。曰覃懷。舉地以見水。曰衡漳。舉水以見地。底績云者。成父功也。鯀之殛。為績弗成。禹至是成之。厥後梁曰底績。雍亦曰

底績篇內凡三見者此也。○按壺口雄峙于冀之西。自壺口而轉之東北。有梁岐二山。太原在冀之正北。自太原而轉之西南。有岳陽。太原在左。太岳在右。自岳陽而東南。有覃懷。自覃懷而東北。有衡漳。自衡漳而轉之西北。有恆衛。自衡漳而轉之東北。有大陸。地勢大略如此。

厥土惟白壤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註。壤。穀土也。分別物之所生。而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五

知其所植之種。猶高宜黍稷。下宜稻麥之謂。管子亦云。九州之土為九十物。羣土之長。是惟五粟。則穀土似在庶土之上。此合穀土庶土言。而實以穀土為主。冀土之色。豈皆白。而白者為多。冀土之性。豈皆壤。而壤者為多。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與地利。定賦法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

王畿之賦。兼貢言。并塲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賦非盡出于田也。故異其文。而先于田。且不欲示

賦額。為諸州殿也。然有時而錯。亦不盡民力之意。○按九州所出之賦。輕重不同。冀州土厚水深。號為沃野。豫州天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都。會。荊州南夏之名區。他物所出。利倍于田。此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出不厚。此所以田重而賦輕也。聖人之定田賦。若此。後世乃云不善于貢。是豈禹之咎哉。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六

此亦治河之驗也。恆衛二水名。地之遠者。恆水東入滹水。入易水。衛水東入滹沱河。入易水。二水皆由西以入易。而同入于河者也。既從者。從其入易水之道也。大陸地名。地之平者。河水所經。既作言可耕作也。地遠近河。治之固難。地平近河。治之尤難。故書成功于田賦之後。○按恆水出恆山。即禹導山之恆山。大陸近大河。即禹導河之大陸。其地皆接環兗州。其底績必因禹播九河。九河道而始從與作。與本州西河壺口諸山。載治之功。無與故

另發此例以記之。

島夷皮服

畿內不制貢。已征于賦中。此則島夷之貢也。島夷非以皮服為貢。島夷之人皆服皮而執物以來貢也。諸夷不責其貢。欲効誠亦不拒也。如蠙珠織皮之類。

夾右碣石入于河

上記北夷所貢之物。此誌北方入貢之道。島夷之來亦自從此。然非止為島夷也。碣石在北大河之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七

口。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遼河。以記其入帝都之道。冀寔帝都。亦曰入河者為北境。絕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按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顧之如挾在右掖然。故曰夾右也。冀不制貢。此復言貢道者何。王畿受四方貢獻。乃天下舟車所集。即本州無貢。其貢道不宜為諸州設耶。故八州貢皆入河。然或

言遼河。或言至河。惟冀獨異文。曰夾右碣石入于

河。標碣石為冀州大河之表。以總識諸州之貢道。非謂夾碣石者必從海運。其所謂夾而過者。亦必盡出碣石之下也。八州舉其凡。而于冀州統其會。此古史所以披圖而見。非後人所能及也。

濟河惟兗州

首冀州。急君親之難也。次兗州。以兗地之下也。自兗而下。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州疆界。所謂莫高山大川也。兗州。濟水流其東南。兗則據之。兗之東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八

南蓋不止于濟也。然而此外無可書者矣。河水經其西北。兗則距之。兗之西北。蓋不至于河也。然而此內無可紀者矣。○按河大于濟。不曰河濟。而曰濟河。濟南入于河也。此句便為浮濟遼河張本。

九河既道

禹治水。先從河起。河本一派。自大伾北折而入兗。乘高而來。更挾涓洛汾潯而益大。兗獨受全河之水。而又地平曠。無高山崇岡以為之限。尤易潰蓄。禹故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

者不與水爭地也。既道同爲逆河而入北海也。○爾雅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潔七鈞盤八鬲津九蔡傳乃合簡潔爲一而謂其一爲河之經流。及考今南皮縣有潔河未聞與簡河爲一。然則河實有九。其名皆禹所定。河亦禹所新開。時解以既道爲得其故道者非。

雷夏既澤

兗州之水莫大于河。次莫大于濟。雷夏濟之積水也。方濟水未治。橫流漫決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

尙書體要

卷之七

九

泛溢奔潰。不知何爲雷夏。而澤失其澤矣。禹既疏導而濟水治。雷夏始爲澤焉。澤不徒積水。且以洩水。于此見禹治水之妙也。○按雷夏大野。蒞澤孟豬。榮皆濟水也。或爲所經。或爲所經。或爲所溢。其種甚多。然一濟實分二派。一派東南流。其出河入海而會于汶者。此兗州雷夏之濟。豫州蒞澤孟豬之濟是也。一派東北流。其從淮入海而合于泗者。此徐州大野之濟是也。兗豫青三州之流長。徐流短。

灘沮會同

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惟九河道。故灘之自河出者。會同于沮。則導河亦以導濟。惟雷夏澤。故沮之自濟出者。會同于灘。則導濟亦以導河。曰灘沮會同。則河濟會同可知。會同者。會同以入海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土何以平。水治故土平也。桑土一處之土。宅土一州之土。既蠶則民利無不興。降丘則民居無不奠。

尙書體要

卷之七

十

皆以驗土之平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曰土黑墳。則桑土宅土皆然。曰草木繇條。又不特桑而已。九州之土。惟兗青徐皆稱墳。爲土下濕故也。九州惟兗徐揚皆言草木。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亦爲土下濕故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兗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故田雖在六等。而賦則比他州爲最下。賦雖在第九。還俟作十有三載。

而後入。不曰下下而曰貞。貞正也。取惟正之義。卽一州以例他州也。十有三載者。歲星十二年一周爲一紀。天道既變。地力漸復。故以十三載爲期也。○按禹治水八年。此言十三載者。通始治水八年言之。則此州水平。其後他州五年與。或曰。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堯命舜。舜命禹治水。三載功成。堯乃禪舜。此言十三載。并鯀九載數之。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兗州有貢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十一

有篚者。所貢之物入于篚。非貢之外又有篚也。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工。故以貢篚知之。

浮于濟潔達于河

兗之東南據濟。而濟者河之所經。兗之西北距河。而潔者河之支流。濟東南逆流而入河。故近濟者浮濟。潔西南順流而入河。故近潔者浮潔。或曰。潔卽濟水泛溢。湍潔無涯。因名曰潔。或曰。從潔入濟。自濟入河。

海岱惟青州

東方形勝。莫甚于青。青州東北至海。則不越海而有遼東矣。古之青州。西南距岱。今山東西至平原。則又不止距岱矣。

嶠夷既略

先土而後水者。蓋天下有七大水。獨青州不受其害。水其最易治者。先言土。嶠夷。東隅日出之地。略者何。用功少曰略。簡易之義。左傳經略註。聚土爲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此云略者。謂立邊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十二

防以界嶠夷。正天子經略之事也。或曰。略字從田。與他州言作言藝同。重田功也。○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嶠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預于濰淄。故先言之。

濰淄其道

青州是濟水會汶入海處。則濟與汶皆宜入紀。但因汶入海。近不爲青害。而濟之治。又詳見于豫兗二州。故在本州但記濰淄治。其道者。濰水出瑯琊北入海。淄水出原山東北入海。各循其故道也。有

謂淄水東至博昌入濟者非。○按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淄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色性辨。因濰淄道而辨，濰淄為一州之患，故其道而厥土可辨其白墳。廣斥辨，因嶠夷略而辨。嶠夷為東海之地，故既略而海濱可辨其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十三

廣斥。○廣以地言，斥字不可即作物說。玩註可煮為鹽，可字自見。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惟土白墳，故田第三。惟土廣斥，故賦第四。他州田賦各相懸，惟青與梁皆田高于賦一等。賦甲于田一等。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厥筐厥絲

通節以海岱為主，惟東北據海也。故濱海之地，貢

之以鹽絺。至海物之錯者，亦制為歲貢之常。惟西南距岱也，故岱畎之地，貢之以絲枲。以鉛松至怪石之異者，亦將為器用之飾。萊夷亦在海濱，因水退得以牧畜，而以糜絲貢焉。曰作牧，原入貢之由也。上是中國之貢，末是外國之貢。置夷貢于末者，外之也。

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之水，有濰淄焉。貢道宜浮于此，但濰水北入于海，淄水東北入海，皆不與河通者也。惟汶水出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十四

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濟水出王屋山，西南而入河，故一州貢道，浮于汶以達于濟。自濟以達于河，皆西南邇流而上者也。不言達河者，蒙兗之文也。○按達濟之道，由汶而荷而萊，皆是厥後東北會汶主此。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出萊蕪者，今須城之汶是。出朱虛者，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是。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按兗青徐壤地相錯。商并青于徐。周并徐于青。明則兗青並隸山東省爲郡。而徐爲州。係南直隸所轄。

淮沂其乂

淮水出于豫。至于徐爲大利害。沂水出于徐。亦爲大利害。曰其乂。誌喜也。然徐州之水。淮爲主。沂次之。沂入泗。泗入淮。淮會于泗沂。東入海。此中有主

尙書體要

卷之二

十五

客在。○按徐之水名沂者非一。其出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者。曾點浴沂之沂也。海州沐陽縣有沂河口。周禮沂沐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下邳入泗者。此禹貢之沂也。

蒙羽其藝

蒙山在岱之北。嶧山之東。羽山在蒙之東。二山皆淮水所經。淮沂乂而後蒙羽藝。凡山言藝者。亦因山以表地。言是山之墟。皆可種藝也。○按九州言藝者二。蒙羽其藝一也。岷嶧既藝又一也。岷嶧則

因江漢而言。蒙羽則因淮水而言。

大野既豬

大野濟水之所絕。濟水未治。泛濫瀰漫。大野不得而豬。今濟水既治。由是上源之來。是澤有以受之。下流之去。是澤有以洩之。始得而豬矣。豬者蓄而復流之謂。○按職方大野屬兗州。周無徐。故屬兗。禹時蓋在徐之西。兗之東也。

東原底平

東原濟水之所經。在徐西北。而謂之東。在濟東也。

尙書體要

卷之二

十六

大野受濟之水。東原近濟之地。所以志濟也。大野豬而後東原平。曰底平者。致功而平。言可耕也。○按上言淮乂。則徐之南見矣。西不言濟。故于大野東原補出。淮濟雖若並舉。然濟絕于大野。下合泗沂入淮。從淮以入海。則濟亦不與淮平。可見大野豬。東原平。皆因淮乂所致。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赤赫也。太陽之色也。土黏曰埴。埴膩也。土性美而

又墳起。最宜生物。故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徐士美田在第二者土以黃為上赤次之也賦卑于田者生聚人工或未及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翟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

此州貢物皆與前應五色土乃赤土中間出者羽翟乃羽山其藝之所煥孤桐乃草木漸包之所鍾若泗之磬淮之珠魚又淮沂其又之合于泗而各產所有者玄纁縞亦淮夷所出竝從淮又得來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十七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與泗相連故自淮入泗惟一道泗與河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其一在灘灘水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由泗而邇灘山灘而邇河為一途其一在濟濟入河而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濟之合者也由泗之上源以邇濟由濟而達河又為一途淮泗一水曰浮淮入泗與河非一水曰達要之近淮者浮淮近泗者浮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以入于泗也○按徐州貢道直兼冀兗揚豫達河是冀

浮淮泗是豫然徐浮淮泗揚亦達淮泗又與揚通至灘濟兩途為兗之道此見一州所係非小

淮海惟揚州

揚州北距淮東南至海其中所包之地大率江右浙直為多故言彭蠡三江震澤而不及他處雖閩粵多在境中然是時亦要荒之服不足言也○按是州界淮海而不先治淮海者淮于徐已書功于其又海于荆但徐導其朝宗淮海皆無所用力故是州以江為主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十八

彭蠡既豬

彭蠡合江漢而言但漢水既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其在揚州但有江耳觀此則彭蠡距大別漢南入江當自不遠蓋大別去荆已盡彭蠡入揚方始其合流當在揚荆之交上自大別下至彭蠡中間里道正江漢滙合處惟江漢滙合故揚州首記彭蠡喜二水東滙之後澤得陂障無壅潰也須根合流說既豬○按彭蠡在大江之南之西震澤在大江之南之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

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也。

陽鳥攸居

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為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陽鳥避寒就暖彭蠡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陽鳥多留于此陽鳥居而民之攸奠可知。按揚為澤國錯陽鳥于彭蠡震澤之間猶梁地多山繫熊羆狐狸于岷嶓蔡蒙之下其義一也。

三江既入

尙書體要

卷之二

十七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趨于東北者為婁江趨于東南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禹濬導之皆既入于海焉。今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松江雖在而多洞其別一支出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闕塞久成平陸今始開濬吳淞江于是乎通也。按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嶓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為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而朱子則曰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為一不

應至揚州復有三江蔡氏亦曰江漢會于漢陽合

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于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陳氏為之說曰古有九河後合為一古有滎澤後埋為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不有三江而後合為一乎愚謂三江入從彭蠡豬來彭蠡之豬不受三江之害而三江之入益疏彭蠡之流未至三江尚有漢也至于三江漢與江合止有江而無漢故曰三江若松江婁江東江如何通得彭蠡去又玩江漢發源于梁

尙書體要

卷之十一

二十

合流于荆入海于揚三語既是入海于揚定然只此江漢為何又生松江婁江東江出來

震澤底定

震澤為三江上流震澤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泄震澤之水而入于海三江不通震澤所以哽噎不快而東南水患之所以多也三江入則震澤定入者勢順定者勢平二者俱有工夫。或問震澤與三江通如據蘇氏三江之說恐與震澤不通愚謂東湖未築以前江水直注太湖是三江未嘗

不通震澤也。故序震澤于三江之下。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充徐惟誌草木。此以篠簜居草木之上。東南之美者。會稽之竹箭是也。充言草繇木條。此變文言天。喬者南方地暖。故草少長而木上竦也。充徐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濕。其性皆然。兼山林言之也。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尚書禮要

卷之二

二十一

土塗泥。故其田下下。南方土薄。不如北方地力之厚也。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修也。賦有九等。分爲三品。下上下下。品之上也。中下中品之下也。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按豫州雖升一等。仍在上品之中。梁州雖三錯。仍在下品之中。揚賦第七錯爲第六。雖止升一等。然自下品入中品。故曰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璠璣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此州貢物亦與前應。惟土塗泥。故沃饒之地。可以

產南金。韞美玉。齒革羽毛。尤隨地所有者。惟篠簜。敷故貢篠簜。惟木喬。故貢木。惟草夭。故貢卉。卉草之屬也。或曰島夷以卉爲服。非以卉服爲貢。所貢則有織貝。在亦通。橘柚亦草木中一物也。但其間有常貢。有錫貢。制常貢者。聖人謹服用。而不以異物奉已。制錫貢者。聖人謹食物。而不以口腹累人。汭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州江水達于中而海爲之壑。淮水注于北而泗

尚書禮要

卷之二

二十二

接其流。故貢賦之來。順流而下。沿江入海。自海而上。邇于淮。自淮而又邇于泗。既至于泗。或由灘以達河。或由濟以達河。是順有所經。逆有所入也。按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由江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于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以吳所通之水爲禹迹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地甚廣。北接雍豫之境。南踰五嶺。東抵揚

州西抵梁州及西南夷等處皆楚地也。獨言荆及衡陽者。兩山于荆州最有名。外此無可書者耳。北界至荆山而止。故曰距南不止于衡山。而且包乎山之南。故曰盡。

江漢朝宗于海

荆州以江漢為主。江漢發源于梁。而荆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上游之勢。雖去海尚遠。而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故曰朝宗。○江漢發源于梁。梁不言。但言岷嶓沱潛。入海于揚。揚亦不言。但言彭蠡震澤。江漢朝宗于海。止于荆州首及之。此語實上貫梁州。下貫揚州者。

九江孔殷

禹治荆州之水。于江漢得勢。九江沱潛雲夢。如破竹矣。九江為江漢上流。江漢治。則九江甚得其正。相因之理也。○按九江有三。自潯陽分為九道。東匯于彭蠡者有九。曰烏江。曰蚌江。曰烏稽江。曰嘉靡江。曰吠江。曰源江。曰麋江。曰隄江。曰菌江。唐詩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二十三

沱潛既道

所謂江至潯陽九派分是也。自荆南而合于漢沔。間者亦有九。曰川江。曰清江。曰魯汭江。曰潛江。曰沱江。曰漳江。曰沮江。曰直江。曰漢江。唐詩所謂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秋是也。其自巴陵以合于三湘間者。亦有九。沅澨元辰。激酉澧。澧湘。九江皆豬于洞庭中。此則禹貢所謂九江孔殷是也。夫九江總為一水。而名九江。猶太湖一湖而名五湖。昭餘那一澤而名九澤也。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三十四

沱潛江漢之別出者。江漢治。沱得以南附于江。潛得以北從于漢。故曰既道。○按荆梁二州各有沱潛。沱潛發源梁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蓋以水從江漢出。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于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又按九江二句。雖俱承江漢來。而沱潛之道。與九江孔殷。絕無干涉。下文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又導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大別

在東陵之下益與洞庭無干可見九江孔殷自有一
段治九江工夫若漢則全無干涉豈可以九江
孔殷亦根朝宗來而與沱潛之道一例耶

雲土夢作又

江漢所跨之澤有雲夢江漢治則雲夢亦平矣曰
土則其害漸去曰作又則其利漸興不重水只重
澤旁之地言此與沱潛句亦不相蒙○按雲夢澤
在安陸州跨江南北與洞庭青草二湖相連周禮
職方荆州其澤藪曰雲夢正與此合

尙書體要

卷之二

二十五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土與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塗泥中自有辨也
賦第三等地濶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柀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篚
簠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
納錫大龜

羽毛齒革物貢也准金三品貨貢也柀榦栝柏材
貢也礪砥砮丹器貢也篚簠箝戎貢也菁茅祀貢
也玄纁璣組服貢也大龜惟爲物之貴故得之不

偶惟得之不偶故貢之匪輕此皆因荆俗而制貢
也荆俗尙武故有關于武事則貢之如羽毛爲軍
中所需齒革爲車甲所用柀斨籛簠箝戎皆弓矢之

具其詳如此荆俗尙鬼故有關於神事則貢之如
菁茅所以饗神大龜亦神物也其詳又如此○此
節亦有通州隨地常貢暫貢四項揚言惟木多不
勝名也荆木名之貢止此也係三邦于篚簠箝戎之
下者所以別菁茅等物非三邦之貢也錫貢之錫
上之錫命也納錫之錫下之錫于也二字大不相

尙書體要

卷之二

二十六

同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州爲江漢合流之地故浮于江漢沱潛又爲江
漢支流之水故浮于沱潛然不曰浮于江漢沱潛
而曰浮于江沱潛漢者沱受江之溢江與沱近故
由江及沱潛受漢之溢潛與漢通故由潛及漢自
漢以下非復荆州矣蓋漢與洛不相通則舍舟而
陸以達于洛洛爲豫州南河爲冀州由荆而豫而
冀見貢道之難也○按大勢必自江沱而入潛漢

者。蓋荊州望帝都。在北。洛在漢北。漢在江北。沱潛
江漢之別流。而漢水入江。皆在荊州。其實近于漢
者。則徑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漢也。近于潛者。則
徑浮于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自華容
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
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江入潛。由
潛入漢。一路也。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荊山。即荊州。北距河水。即冀州。

尙書禮要

卷之二

二十七

蓋豫在荆之東北。冀之南。而以荆河爲界。然西南
已至荆山。北還未至大河。但望大河以爲表識耳。

○按河患充爲甚。豫夫之故。二州疆域並繫以河。

伊洛漚澗既入于河

天下之水。以河爲宗。豫州之水。則以洛爲宗。伊澗
澗皆入于洛。而洛會之入河者也。故其始也。伊至
洛陽入洛。澗至偃師入洛。澗至新安入洛。以一洛
而涵三水。其繼也。洛東會于伊。東北會于澗。又東
北會于澗。以四水而歸一河。○澗澗先入洛。此先

言伊者。以水之大小爲先後也。導水言東北會于
澗澗。又東會于伊。以相入之先後言也。

榮波既豬

濟溢爲榮。洛出爲波。曰既豬者。榮雖未能隨濟以
入海。而亦足以受濟之溢。波雖未能隨洛以入河。
而亦足以安洛之流也。上言洛入河。記波豬宜也。
而兼識濟出之榮者。以濟亦豫州入河而後溢爲
榮。故榮洛入河之文而及之。

導荷澤被孟豬

尙書禮要

卷之十一

二十八

濟水東流而經于荷澤之地。孟豬在下。而實爲容
納之區。是皆滙乎豫之東北。而泛溢爲患者也。今
則濟之所不能受者。澤爲荷。荷之所不能容者。被
于孟豬。施之者其勢殺。受之者其流安。而二澤其
成治矣。二澤相通。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曰導曰
被。○按濟洛二水。同豫州入河。共爲豫患。濟大而
洛小。乃先洛次濟何也。蓋洛爲一州之專害。濟則
數州之公患。其雷夏既澤。大野既豬。濟水之治。已
先見于兗徐諸州。濟非豫州之所急。故次及之。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之高者柔而無塊其性沃也土之卑者墳起而疏其性瘠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按他州之土但一言之惟青之海濱豫之下土一則廣斥與本州之白墳異一則墳壚與中土之惟壤異故別言之以示辨土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有定等賦無定法豫州賦高于田者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人事修天時順也○冀揚梁三州皆先

尙書禮要

卷之二

二十九

正賦而後錯此獨先錯者何也凡雜出之等低于正賦則先言正而後言錯高于正賦則先言錯而後言正

厥貢漆臬締紵厥篚織纒錫貢磬錯

漆同于兗臬締同于青紵則豫之所獨也織同于徐纒又豫之所獨也磬錯則與徐之浮磬梁之磬同然以為治磬之錯則是斧鑿之類又與浮磬

浮于洛達于河

豫之貢道不言三境者以通于河也止言西境者以不通于河也必言洛者豫水洛為主洛回聯眾流而入河者也故西境之貢道亦浮洛而達河○按豫州之水北莫大于河南莫大于淮然皆不能為患于豫故禹之治豫首于伊洛澗蓋伊水南流而入于洛洛水東流而合于伊澗西北而入于洛洛水東北而合于澗澗三水各入于洛而四水共入于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尙書禮要

卷之二

三十

華山跨冀豫梁雍四州之境而梁州太華峙其東故書之黑水亦雍州界也而梁州黑水流其西故書之

岷嶓既藝

梁州以江漢為主誌岷嶓者誌江漢之源也禹導江導漢始此二山岷山之地可耕而可耘也江之源治矣岷山之地可芟而可柞也漢之源治矣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出于左在岷山之東

潛出于右在嶓山南。沱潛入荊州而發源于梁州。故又及之。○按荊州但言江漢沱潛耳。未究其源委也。此究其源。曰岷嶓既藝。則功在上源可知矣。隨指其委。曰沱潛既道。則功在下流可知矣。

蔡蒙旅平

此志沫水也。沫水出蒙山。經蔡山。其勢漂疾。向泛濫橫流。至是沫水順其道。二山得其平。可祭告也。諸州名山各有祭。獨于梁雍言之者。九州終于梁雍故也。又獨于蔡蒙荆岐言之者。梁之功終于蔡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三十一

蒙。雍之功始于荆岐也。外此祭不勝書。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

和夷底績

和夷地之近水者。水治而地亦致其成功。故曰底績。此與覃懷原隰實相類。

厥土青黎

青黎。二色也。他州辨土。必舉色舉性。揚荆但稱塗泥以見性。梁則獨舉青黎以見色。各因其地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梁州之田定七等。其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

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按冀正賦第一。閭賦第二。則雜賦早于正賦。揚正賦第七。閭賦第六。豫正賦第二。閭賦第一。則雜賦高于正賦。梁雜賦或高于正賦。或早于正賦。其不同如此。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磬。磬石磬也。鐵。柔鐵。鏤。剛鐵。以剛可以刻鏤也。砮。貢于荆。又貢于梁者。重武事也。磬。以供樂用。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三十二

鐵以供需用。銀以供國用。砮以供矢用也。四獸之皮。製之可為裘。其毳毛織之可為罽。供服用也。梁州多山。寶藏之所聚。故貢有備乎需用。禽獸之所宅。故貢有取乎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之貢道。在東北境者。固徑浮沔入渭矣。在西南境者。自梁而冀限于雍。自南而北阻于河。故必自西傾始。西傾雖雍之山。實跨梁之北。桓出于西傾。經于梁州。故曰西傾因桓是來。由桓至潛。相通也。

浮之猶易由潛至汚至涓相阻也。至之甚難。涓界于雍。而河流其東。河統于冀。而涓注其西。故橫渡河腹而亂河。此貢道之難也。西傾因桓。尚是陸道。至浮潛方用舟。浮潛以後。陸矣。至逾汚。復用舟。逾汚而後。又陸矣。至入涓。又用舟。水陸並進。其難如此。○按桓與潛通。河與涓亦相通。惟汚上不通潛。下不通涓。經言逾汚。不言逾涓者。蒙上之文。遂言逾汚入涓也。其貢道自西而東。以轉于北。既徧歷乎三方。自梁而雍。以及于冀。又經行乎三國。較之他州。遠且難矣。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三十三

黑水西河惟雍州

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河在雍州東。而謂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曰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

弱水既西

雍州自有主水。不治主水。而先治客水者。弱水雖

去雍州遠。而泥流泛濫。實為州患。故導之而西。使不復出。沒于雍。乃禹治水之法也。凡水皆東。此水獨西者何。論天下大勢。亢于西北。而下于東南。故凡水必折而向東。唯雍地最高。則其西偏亦必有落下者。弱水也。故其流獨向于西。入西海耳。非水之變而西流也。此曰既西。則下皆雍水之東注者矣。

涇屬渭汭

雍州之水。渭為大。故雍水皆歸之。涇水東南入渭。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三十四

渭水東入于河。汭水東入于涇。涇居乎中。上受汭水。下注于渭也。夫渭汭不相及矣。而一涇以屬之。見水之遠近。連絡者。其勢也。涇渭之清濁。不同源矣。而渭受涇之屬焉。見水之大小。相納者。其理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實納涇汭者。渭也。

漆沮既從

渭之東北有漆沮。渭大而漆沮小。如少長之相隨。

故曰從。按詩言漆沮入于渭之上流。書言漆沮入于渭之下流。上流者自土漆沮。言于岐周之間。下流者又東過漆沮。言于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之下。

澧水攸同

渭之南有澧水。澧渭相若。如彼我之相敵。故曰同。按此三節。見衆水非納于渭水。得渭水而有依。渭水非受乎衆水。受之以入河也。惟入河故渭治。惟渭治故衆水注。

尙書禮要

卷之二

三十五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雍州之北有荆山。漆沮經其下。有岐山。涇汭經其傍。其南有終南山。惇物山。澧水之所出所經也。其西有鳥鼠山。渭水之所經也。禹功既施。皆可祭告。○荆是北條之荆山。非荆州南條之荆山也。今之三原縣嵯峨山。卽荆山也。其別嶺有西原中原東原。乃縣之所由名。岐在今岐山縣。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卽此也。終南乃關中南山西起。龍鳳綿亘千里。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原隰在漆沮之下。致功爲難。豬野在汭涇之下。水患爲甚。今原隰底績而至于豬野。功無不成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宅黑水治故也。黑水爲此州之界。故舉三危以証之。三苗國在三危山下。禹治水至此。三苗亦大得其敘。治水之功大矣。○自荆岐至三危。皆本水治來。水治而土平。事之相因者也。

厥土惟黃壤

尙書禮要

卷之二

三十六

土色以黃爲正。董仲舒曰。五行莫貴于土。五色莫盛于黃。淮南子曰。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壤又其性之美者。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惟土黃壤。故厥田爲九州第一。後州號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以此也。然就其間較之。亦惟涇渭澧漆之區。最爲沃壤。西北二邊。通于戎狄。故禹于雍州。自終南至鳥鼠。則自東而西。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六等。生聚蓋不同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雍州之內。豈無服食器用之物。蓋服食器用。不必多有。亦未盡善。惟球琳琅玕。至多至美。亦惟雍州之所產也。舜禹之世。投珠抵璧。此乃采珠玉以為貢。國有經費。胡可缺乎。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州貢道有二。其東北境。莫便于從河。則浮舟積石。南轉三千里。而至于龍門。即冀之西河矣。其西南境。莫便于入渭。則或浮于澧。或浮于涇。或浮于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三十七

漆沮。皆會于渭汭。會字。指貢州說。貢物浮于諸水。而會于此也。○此節以達河為主。浮積石。乃河源之所見。至龍門。乃河流之所經。會渭可受汭以入河。會汭可屬渭以入河。但積石龍門則為冀之西河。渭汭則為冀之南河。此又不可不辨。

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即敘

雍州地廣。前言三危。地亦遠矣。此言崑崙析枝渠搜。又遠之甚者。冠織皮。三國皆衣皮之民也。西戎該三國而言。西戎在五服外。與青之萊夷。徐之淮

夷。冀揚之島夷。不同。禹貢誌之于米。以見治功。既成于中國。餘功即及于外夷。聖王所謂以不治治之者如此。

道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導之為河濟之經始。凡水之勢皆原于諸山。山之勢皆原于西北。雍當河北諸山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山入海之終。故禹隨山治水。始于雍而終於冀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州山。三山之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三十八

水皆入渭。而渭則入于河。入河以入海也。由雍而冀。雍在河西。冀在河東。河流間隔。故禹自荆山而東。過于河。以導冀焉。壺口以下九山。皆冀州山。導壺口雷首以至太岳。使河流北入于海。而汾水東入于河也。導底柱析城以至王屋。使河水北入于海。而濟水西南入河也。導太行恆山以至碣石。使太行之水入河。恆山之水入澶。至碣石河口海濱之地而止也。曰入于海者。禹自雍之岍山直抵冀之碣石。相諸山之水勢。凡所出所經者。皆已得其

道而可入海矣。導水言入是水已到海。導山言入是海尚川行。特預為究竟之云耳。與江漢朝宗意同。○按岍岐至荆。自西而東。壺口至太岳。自此而南。此冀州西河山。與雍相望者也。三山導。則凡山之在龍門南。太華北者。無不導矣。底柱至王屋。自南而東。此冀州南河山。與豫相望者也。三山導。則凡山之在孟津東。大伾西者。無不導矣。太行至碣石。自東而北。此冀州東河山。與兗相望者也。至此則洛水以北。大陸以南。無不導之山矣。諸山既導。而因河入海者。豈特濟汾諸川已哉。○又按導山本為導水。則止發一例足矣。何以又分山水。蓋單言導水。則雍冀豫梁荆諸州發源之水不備。所以發導山一例。若止言導山。則兗徐青揚入海之水亦不備。所以又發導水一例。故導山而重發源。不重入海。言入海。特總其歸宿。導水而重入海。不重發源。言發源。特別其分流。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山川之脉起于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導河之

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東南。西傾朱圉鳥鼠太華。桓水所出。渭水所經。熊耳伊水所出。洛水所經。外方伊水所經。桐柏淮水所出。陪尾淮水所經。禹乃從而導之。導西傾以至太華。使桓水入江而入東海。渭水入河而入北海也。導熊耳以至陪尾。使伊水入洛而北入河。淮水順流而東入海也。

導嶧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别
荆山三山一也。此漢發源之山。有一嶧冢是也。經流之山有三。荆山內方大别是也。此為沿漢之經始。嶧冢而南至于荆山。千里而遙。內方面南至于大别。千里而近。大别。漢水入江處也。其入海處尚遠。然禹導之入江。則知自滄浪過三澨者。勢可入海矣。○此合下節為江漢所導之山。皆自梁而荆也。其盡于梁荆者。蓋因二水從發源。分流未合。不得不各識所至。為朝宗張本。若過此則江漢已合。無山可別。故不復條列。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敷淺原在德安

在荆之南
廬阜山是

岷山在梁之南。江水出焉。衡山敷淺原。在荆之南。江水經焉。此為治江之經始。禹自岷山之陽。潛江之源。而岷山之脈。湘水間斷。分為二支。北支為衡山。蓋九江之西南。實與岷連。禹至衡山導之。而江之上流治。南支為敷淺原。蓋九江之東北。實與岷隔。禹過九江導之。而江之下流治。則知自沱至于東陵者。勢可入海矣。○按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至敷淺原。則九江之源。出于此三山。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四十一

之北者。皆合于洞庭。而注于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敷淺原者。必過九江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涪川也。導山自雍始。而導水亦自雍始者。山水皆原于西北也。窮石之山有弱水。最在西北。性且西流。禹因而導之。其正派至合黎之山。餘波入流沙之地。志合黎。見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支流有所決。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出汾關山。而三危臨峙其上者也。三危嶺崖之地。黑水經焉。梁雍二州之西。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在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其色異。且南流。禹導之南。至三危而入南海。曰至曰入。皆主水言。○按禹至導黑弱而西戎即敘。見其仁之至焉。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為邊民之患者也。今為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勿為民害則已。又奚必因塞外而決之。以入于流沙南海而後已哉。禹之心中外一視。視西戎無以異于梁雍之民。此天地之大也。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四十二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此導河也。河為四瀆宗。故敘中國之水。必以河為先。河之為水也。發源崑崙。潛行地中。積石乃其見處。禹自此施功。則河之大勢見矣。但河千里一曲。從積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為西河。龍門地勢險。河率破山以行。禹功

于此最難。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于底柱。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為南河。至大伾而極。始折而北。流為東河。至兗州而分為九。復合為一。而入海。其間曰至于者六。曰過者二。皆自其曲處名之。若南若東若北。則又極其大曲折處言之也。○按禹治河。歷雍冀豫兗四州之地。自積石至華陰。所謂雍河。冀之西河也。自華陰至大伾。所謂豫河。冀之南河也。自大伾至九河。所謂兗河。冀之東河也。此見河流始于雍。經于冀。豫而入海于兗者也。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四十三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此導漢也。江水大。漢水小。今先言漢而後言江者。江水在南條之南。而漢水則在南條之北故也。漢之上源。初名為漾。漢即漾也。漾發源于梁之嶓冢山。故禹自其山導之。東流至武都。始屬荆之漢水。曰為者。明漢之水。即漾之為也。自武都而東流。至于武當。則為滄浪之水。亦曰為者。明滄浪之水。

即漾之為也。由是而歷長壽之三澨。固水之小者

也。漾則迤邐而過之。又由是而歷漢陽之大別。則山之近漢者也。漾則至之而入于江。既南入于江矣。再折而東。則迴背而為彭蠡。彭蠡之澤。固漾之為也。既為彭蠡矣。又折而東。則為北江。北江之水。亦漾之為也。由是而之。至于靜海而入海焉。夫江未嘗北而云北。特以漢為文。因漢水南入于江。似江北會于漢也。漢于是乎終矣。○按漾既合江水。勢益大。去海尚遠。一時無可入。則東迴繞而為彭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四十四

繇。即漾所迴也。又折而東為北江。即漾所衍也。漾在梁州。滄浪至于入江。在荊州。彭蠡至入海。在揚州。三澨而上。漾漢異名而同源。大別而下。江漢異源而同流。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此導江也。江水發源于岷山。故禹自其山導之。自岷而東。別其流為梁州之沱。沱非他水也。江為之也。又自沱而東。則至于澧。澧者澤旁之地。江則至

之矣。自是而東。則荊州之境也。荊州之九江。小水也。江則流而過之。岳州之東陵。大地也。江亦流而至之。漢固滙澤為彭蠡矣。江則迤邐東流。北會為滙。而與漢同流也。漢固東為北江矣。江復東流。為中江。而入于海也。中江即北江。漢水由北岸而行。故曰北江。江水直從中而出。故曰中江。入于海者。與漢同入海于揚也。上雖言漢。而江在其中。此雖言江。而漢在其中。○按江漢皆始于梁。中于荆。終于揚。始于梁。發源處也。中于荆。合流處也。終于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四十五

揚。入海處也。敘江漢皆曰東者。主岷嶓居西而言。非指曲折為文也。○又按岷沱梁州之境也。澧與九江東陵。荊州之境也。會滙中江入海。則揚州之境矣。江漢之源。濟則岷嶓藝而梁之患息。其流合。則朝宗成而荆之患息。其歸同。則彭蠡豬而揚之患息。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導濟也。濟發源為沅。亦猶漢發源為漾也。出于

王屋山下曰沅水。沅水伏流。其出非一。故因其發見而濬之。是一見也。既見而伏。東流為濟。濟即沅也。是一伏而再見矣。既見之後。歷陸公臺。西南入河。再伏也。既入于河。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亦沅也。是再伏而三見矣。既溢之後。潛行地中。三伏也。及東出于陶丘之北。沅于是不伏而常見矣。是三伏而四見也。東至定陶之菏澤。又東北至壽張。亭合于汶。又轉而北。復迤而東。至博興入海。濟水有不治乎。此見濟發源于冀。經流于兗。而入海。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四十六

于青也。○按自沅而入河。則雷夏以西無不治。而冀兗之患平。自滎而及荷。則孟豬以下無不治。而豫州之患平。自汶而歸海。則濰淄之間無不治。而青州之患平。一沅治而四州蒙利焉。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導淮也。淮界南北。而別江河。自淮以北為北條。凡水皆宗大河。自淮以南為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淮與江河。實相表裏焉。淮之源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桐柏之下。淮勢最

盛故禹自此導之。沂水出艾山，西南至下，入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先入泗。泗入淮耳。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徐州所謂淮沂其乂，浮于淮，泗是也。入海在今淮浦。此迺豫徐揚而言，桐柏導則淮不為豫之害，泗沂會則淮不為徐之患，東入海則淮不為揚之患。○按四瀆惟淮流不甚遠，海受百川，在中國只泗水為大河，入海在兗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鳥鼠同穴，只一山，唐孔穎達註疏謂一鳥一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故名。

四瀆之外，西有大川曰渭，其源流皆在雍境。渭出南谷山，尚微，流于鳥鼠同穴始大，故禹但自鳥鼠同穴導之。由東至咸陽，會于澧，即澧水攸同也。又東至陽陵，會于涇，即涇屬渭汭也。漆沮合流，至朝邑而渭東過，即漆沮既從也。澧涇漆沮皆入渭，故渭東流會之。西至司空入河，入河則入海矣。○按

詩言豐水東注，豐源發南，而其末流投北，入渭。未嘗東也。其曰東注者，渭正流東，豐已入渭，則遂與之俱東也。書言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非漆沮先以入渭，而澧水始與之同也。皆要其首末而槩言之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四瀆之外，東有大川曰洛，其源流皆在豫境。洛出冢嶺山，尚微，流于熊耳始大，故禹但自熊耳導之。

由是東北至新安，會于澗，至偃師，會于澧，又東至洛陽，會于伊。所謂伊澧澗水入洛也。洛會之而又東北至鞏縣，入河，入河則入海矣。渭與洛不言入海者，以渭洛與海遠故也。○凡導山水皆自西而東，自北而南，河伏不識其源，故不言自，且為四瀆宗，故不言會。江漢自其源導之，故先言山而後言水。淮涇洛自其盛處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流水不言山者，流伏不可據也。黑水亦不言地者，地遠，亦必志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九州水土無不平治也。首句包下九州雖異而水土之平治則同。四隩既宅言土舉平以見高結覃懷底績降丘宅土等事也。九山川旅言山舉始末以包中間。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結岷嶠既藝蔡蒙旅平。荆岐既旅等事也。九川滌源言水舉源以見流。結既從既道既入等事也。九澤既陂言澤舉外以見中。澤有陂障則不泛溢。結

尚書禮要

卷之二

四十九

既澤既豬底定等事也。四海會同又單指水而言。九州之外薄于四海百川以四海為歸是無不會同也。結黑水入南海弱水入西海江漢河濟淮皆入海等事也。此皆攸同之事。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結九州之土田貢賦也。上文言治水此何以言六府蓋水居五行之一一行治則衆行皆治故曰六府孔修修者不相助而無不及不相制而無太過之謂。下文制貢定賦跟孔修來庶土二句即

九州中厥貢事咸則二句。即九州中厥賦事庶土對三壤以萬物生則言土以人所畊而對藝則言壤交正對成則交正者合九州之土宜而交相正之成則者合九州之穀土而品第之底慎對成賦

曰底慎乃致謹而無過取曰成賦乃中正而無變更制貢曰庶土便知則壤為穀土成賦曰中邦便知土賦兼四夷。○三壤上中下也。即前九等之田。九等言其畧。等言其畧或曰冀州白而壤雍州黃而壤豫州厥土惟壤壤色非一周官有十二壤

尚書禮要

卷之十一

五十

禹貢則以三壤舉之。

錫土姓

水土既平貢賦既定于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土以立國姓以立宗國立而後氓人有所依宗立而後族姓有所繫當時堯舜在上封建原非禹所專自治水之後或仍其舊或建其新或興滅繼絕杜氏所謂昔固有只今徧錫之也此即立師建長之事。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非記事之詞。蓋承九州攸同以下三節而言。推言其效如此也。禹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復何爲哉。爲敬德以先天下之化。則天下皆在所化之中矣。此一祗字。乃禹治天下之心法。直從堯舜欽字得來。○按上錫土姓。所以廣教化。非報功也。惟其爲廣教化。故下卽繫之曰。祗台德先。見已爲之倡也。惟禹祗德爲倡。諸侯所以各迪有功。而不距行。不距。卽下漸被僇訖。乃祗德之極功也。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五十一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粥成五服之制。疆理天下之事也。內而甸侯綏。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于天子。故皆謂之服。甸服畿內之地。天子之祿也。其專言田事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皆入天子也。賦字貫下五句。粟米之征也。服字頂上三句。力役之征也。量地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粗。要逐句挨遞看。如米精于粟。粟精于秸。總粗于銍。銍粗于秸。精者爲輕。粗者爲

重。服者爲重。不服者爲輕。是也。○按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輕重耳。古人九賦。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于此。服役獨言三百里者。酌五百里之中爲遞輸粟米之賦也。米粟不言納者。蓋使三百里內之民。遞而輸之于都耳。然其力若勞。而其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之意。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甸服之外。則爲侯服。謂之侯者。以皆侯國之事也。侯服五百里內之百里。其地最近。而采邑于是乎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五十二

制。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而采以百里。天子之大夫。受地視伯。而采以七十里。次二百里。其地漸遠。則爲男邦。而五十里之小國制焉。外三百里。其地益遠。則爲諸侯。而七十里百里之大國制焉。百里內臣之祿取諸此。二百里三百里外臣之爵列諸此。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按百里二百里。次第之詞。與甸服同例。三百里計數之詞。與綏要荒之服同例。甸服五之。侯服三之。綏要荒各二之。見漸外漸略之

意。又按采地所得亦什一之法。其餘歸之天子。所謂貢也。圻內不以封。故卿大夫食邑曰三百里者。自三以至五。為百里者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內安中國。外交邊疆。內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以文教為主。外二百里。非全無文教。以武衛為主。文而曰教。則非徒尚虛文。專取其導迪民性也。武而曰衛。則惟取守衛其民。非以侵暴也。文教曰揆。揆度其風氣剛柔而施之也。有建學明倫意。武衛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五十三

曰奮。欲其振起而不廢弛也。有什伍簡較意。上制侯服。先小後大者。安附禦侮之意。此制綏服。內文外武者。順治威嚴之意。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在武衛之外。雖無中國之禮法。猶受中國之約束者也。三百里夷。是舉近以見遠。其實外二百里。亦皆夷地。特放罪人于此。所以別于夷類也。下節亦是此意。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畧故也。其中三百里

謂之蠻。蠻悍之意。二百里謂之流。則有罪者流徙于此。綏服三百里揆文。止以二百里奮武。聖人尚文之心重。要荒三百里夷蠻。止以二百里蔡流。聖人惡惡之心短。○按禹制五服。甸侯綏要荒。周公制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禹之五服。計一面之數也。周之九服。計兩面之數也。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之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五十四

之相距者也。蓋禹之五服。王畿在內。王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服至荒服。皆數其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為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則凡五千里。故曰甸成五服。至于五千。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為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則通為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通為五千五百里。其增于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

周之蕃服。雖不列于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卽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于禹。而其地未嘗增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

此又推聖化所極言之。海是東海極處。流沙是西海極處。朔南是南北極處。漸者入其中。被者覆其上。暨則望而極之也。四海。根東西朔南來。聲教。根漸被暨來。人所聞為聲。所效為教。聲虛而教實。聲

尙書禮要

卷之二

五十五

先而教後。總是一箇祇德。至于訖四海。則不距朕行者極其遠矣。此雖治世之化。實由治水之功。于是禹以玄圭為贊而告成功焉。告成功。總禹貢一篇而言。○按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于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極于四海。自禹敷土以下。槩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為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導畷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之成績言之。自五百

里甸服而下。則以弼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

甘誓

誓曷昉乎。禹征苗已有誓。至啓征扈而又誓焉。可觀世變矣。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前者敵罪。次奉天討。次嚴軍律。是王者之師也。故特著之。經。為萬世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尙書禮要

卷之二

五十六

天子有征無戰。戰而且大者。著有扈不臣之罪也。召六卿。乃在未戰之先。夏之六卿。非周之六卿。大約官之尊者。非必謂卿為軍將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上舉其綱領。則曰六卿。此包其大小。則曰六事。先之曰嗟者。所以重其事也。繼之曰予誓告汝。所以啓其聽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子惟

恭行天之罰

此言討叛伐罪之意也。五行，天生以養人，自昔唐虞之朝，何等隆重之。使惟修允治，今乃感侮之。全不敬天所生之物三正，天所以示人時。自昔唐虞之朝，何等欽奉之。如授時齊政，今乃怠棄之。全不敬天所示之時。凡此皆其得罪於天處。天用是勦絕其命。天子特恭行天罰而已。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若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不敢專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

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五十七

上言討叛伐罪之意。見已之恭天命。此嚴坐作進退之法。欲人之恭已命。意實相承。歷言左右及御。三人在一車之上也。古者臨軍誓戰。所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則凡車右執刃者同聽之。呼御，則凡車中執御者同聽之。呼左右與御，而凡此步卒，悉聽甲士三軍之指揮。即悉聽君上之誓令矣。此左治其左之事，右治其右之事。御治其御之事。凡此步卒之各供其長而

為之助者，亦各治其所為助之事。節制如此，所以能為不敗之師。所職在是，即所命在是。所命在是，即所恭在是。故三言不恭命以告之。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

此示以勸懲之大典。欲眾士之用命也。用命二語。蓋古軍法。古者天子行師，必載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者。一為此行係祖社之命。戒已不敢妄越以蹈險。一為凡有賞戮，即可稟命而行之耳。祖主陽陽主生，社主陰。陰主殺，就祖賞，就社戮。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編次諸勳，乃至太祖賞爾。子則云者，猶今臨時區處也。孥戮者，言即有父子親屬，同犯亦連坐之。皆指在軍前之人，非其家屬也。

五子之歌

歌自舜臯以後，斯其再矣。舜臯之歌，中正和平。治世之音安以樂也。五子之歌，憂愁怛懣。亡國之音亂以憂也。舜臯其詩之雅頌，五子其詩之變風變雅歟。五子，啓之子，太康之弟，不言五弟。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五十八

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
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上三句是舉其平日所為失民心者是提綱下三句是舉其今日所為逸豫者尤失民心之大是紀事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姦雄何代無之我之勢固彼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羿之變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

尚書體要

卷之二

五十九

之本在此不在彼也不罪羿專罪太康尤五歌之旨距于河者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畋于水之南故羿自河北據其都以距之使不得渡河而北歸也不是太康至河北而始距之○太康後都陽夏在開封府太康縣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篋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

禹之戒以作歌

此作歌之由也御母篋洛莫其或反也五子咸怨非怨后羿也怨太康之滅德失民而亡皇祖之天

下也述禹戒作歌一句極重乃是五歌之綱領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
五歌節奏有序若出于一意者五子相與共為此歌未必一歌即出一子而敘少長之序為之也皇祖之訓蓋深維國勢安危之故遠觀民心離合之端者民可近二句說得斬截小民難保先德難恃只有近一路再無下一路知民瘼者固不敢下虐其民者亦不能終抑之使下也此直是勢力行不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六十

去非但一體之義民惟邦本二語註中下一且字見得上是大槩說下是究竟說不必用所以弊一轉惟字有味本即根本不曰固本而曰本固雖人君維結亦未必寧必民心自維結于我而後寧耳邦寧正在本固看出○五歌開口說皇祖有訓又說訓有之又說亂其紀綱又說荒墜厥緒見祖宗訓誡法度昭然真令太康聞之通身汗下

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子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子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

者奈何不敬

此節提出一敬字。正是固本之道。以見太康失邦。由失民心。失民心。由逸豫不敬也。予雖五子自稱。實指君言。勝予。不但獨夫。就是堯舜之儆戒。豈不親匹夫亦可勝予乎。一字作皆字看。一人三失。卽推所以能勝予之意。三失。言失之多也。失至于三。不望其復改矣。頽復之凶也。民怨之蓄必深矣。怨豈在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怒也。可見之處卽爲明。故人主當于不見處圖之。予臨二句。就是勝予。天

尙書體要

卷之二

六十一

下有危機焉。百姓是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喻其危懼可畏之甚也。敬有圖于不見意。奈何不敬。是蹄咎之辭。作已然看。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但言訓。承上章皇祖有訓也。人君子色禽酒音。牆字。豈能絕之。但其致亡。在荒甘嗜峻雕耳。須要看一字或字。曰有一于此。以見不必多。曰未或不亡。以見未有萬一而不亡者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此推原夏之所由得天下者告之。要知堯舜禹相授一道意。自堯而始。一道相傳。故以陶唐該舜。自堯而下。皆都冀州。故以冀方該天下。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道爲紀綱之體。而紀綱卽道之發也。得道則紀綱皆整。失道則紀綱胥亂。是一串事。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尙書體要

卷之二

六十二

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二句。是備大德以君天下。典則四句。是立法以保天下。典則。泛就治天下之典章法度言之。包鉅細說。鈞石。則舉其一而言。經常無詭謂之典。中正有準謂之則。關取通意。若彼此不同而有折闕。則非通矣。和取平意。若取予不兩平而有乖爭。則非和矣。關通和平亦互文。此不是贊美大禹。乃是感嘆大禹德業如彼其盛。法度如此其詳。奈何一旦傳至太康而失之也。荒墜二語。言之痛心。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幾仇子子將疇依鬱
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曷歸者太康也。五子則曰予之悲。民仇者太康也。

五子則曰仇子。仁人之于兄弟。榮辱一體。親愛之

情如此。弗慎厥德。內有禽荒而失大禹之戒。意慎

字與敬字應。太康失國。由于不敬慎耳。始之曰奈

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真一篇之綱領。○按此

歌不是空空悼亡。觀其反覆皇祖之訓。制度之詳。

民心離散之勢。似有感悟太康。而冀其改圖萬一。

尚書體要

卷之二

六十一

猶可挽回危亡之意。或曰。五子此歌。雖多怨詞。實

則鋪張揚厲。侈陳祖德之盛。亦所以誅后羿不臣

之心也。厥後太康崩。羿終不敢據。而立仲康為君。

已為之相。未必非此歌之力云。

胤征

讀是篇。不獨知仲康賢也。胤侯真仲康之輔也。

書曰胤征。義聲足千古云。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

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仲康太康弟。五子之一也。仲康之立。后羿立之也。

不言羿立者。不予羿以立君之名也。曰肇位四海。

正始也。命胤侯者。收羿之權也。征羲和者。剪羿之

黨也。上是美仲康能征伐之權。下是美胤侯能

承討罪之命。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此借聖訓以告眾也。聖即禹也。謨以本諸心者言。

訓以發諸詞者言。明徵定保。一直意。定保正是明

尚書體要

卷之十一

六十四

徵。先王以下即謨訓。先王泛說。先王克謹天戒。言

君能存畏天之心于上。遇災而懼。思所以消弭也。

臣人克有常憲。言大臣能存畏天之心于下。凡大

政所關。綱紀所繫。常法所在。能秉持而無失也。百

官修輔。言羣工庶僚。亦各存畏天之心于下。修職

輔君。不以位卑勢遠而忘自效也。執法自大臣始。

故言克有常憲。其實大臣亦修輔。百官亦有常憲

也。此三句。要重在臣輔其君上。方應羲和失臣職

一邊。厥后句無工夫。明明只是德政兼修意。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上述聖人之訓見先王之資臣以盡道此述聖人之令見先王之責臣以盡言一致嚴于天戒一致嚴于不恭皆所以形義和之罪也孟春歲事一新故人君亦欲聽善改過以啓維新之治道人宣令之官木鐸宣令之具官師以下即所宣之詞也官師只是一人有職必有道工執藝事以諫就藝上說規是規德政之當修諫是諫其有害于德政不

俞書禮要

卷之七

六十五

恭不能規諫也本為義和昏迷天象却引此者平時坐視君之得失而不言猶且有罰况天戒又得失之大者乎上至官師下至百工猶欲其盡言不言謂之不恭况義和不惟不言又廢厥職乎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奮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節總著義和之罪顛覆厥德不恭之源畔官三

句則其流也官所居之地為次所掌之事為司俶擾言前此未嘗擾今始擾之也試看堯命義和曰欲若曰敬授則其不擾可知惟據紀故棄司意實相承季秋以下詳言以紀其實也日月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日月之會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為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王者修德

俞書禮要

卷之三

六十六

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善用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辰弗集房陰盛陽微之象瞽者瞽夫庶人相與救日所以扶陽也義和專掌其事乃若罔聞知而昏迷天象焉昏迷雖曰縱酒實由黨羿而然蓋日食之變其占為臣犯君蔽而不言其謀叵測矣故以先王之誅動之政典一段正先

王之誅也。先時不及時。卽指日食之時。刻言稍一
先後。便殺無赦。見先王之致謹。天戒如此。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尙弼予

欽承天子威命。

此勉眾士以武勇也。胤侯之命。出自仲康。而曰天
罰者。見義和之罪。罔天所常罰也。同力。卽一乃心
力之謂。尙弼。以將士之奉已言。欽承。以已之奉君
言。末句要見奉君命。卽是奉天罰意。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

齊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

宋之上

六十七

此示以誅宥之本意。玉石善惡勿平。要重在恐焚

玉誅善一邊。首四句。泛言。下四句。則自言今日欲

如此。渠魁。指義和言。義和聚黨助逆。其人必多。故

齊從及舊汚者。所以孤其黨。散其眾也。齊從。是迫

于不得已。迹雖惡。而心則善。是一等人。舊汚。乃陷

于不知者。今雖惡。而初則善。是一等人。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

戒哉。

上云宥善之仁。見王師不戮無罪之人。此嚴馭眾
之義。見王師不貸慢令之士。威者嚴明之謂。愛者
恩意之謂。二者皆所當有。但軍旅主威。威勝愛。則
事必濟。愛勝威。則或流于姑息。故信其無功。恐戒
云者。言當以我威爲可畏。勿以我愛爲可恃。勉力
戒懼。用弼予宥善之命也。

尙書體要卷之二終

尙書體要

宋之二

六十八

尚書體要卷之三

東海趙園仙先生鑒定



無錫錢肅澗纂

同學華國球諸人獲訂
受業趙錫桓唐開潛恭

商書

商在太華之陽。湯在位十三年崩。壽百歲。國號

商。盤庚遷殷以後號殷。此言商書者。商之史官

紀商一代事也。

湯誓

尚書體要

卷之三

誓者。臨衆發命。述其興師之意也。湯有誓而順

天。應人行之而無疑矣。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

多罪。天命殛之。

湯誓師。拳拳以入爲言。首曰天命殛之。繼曰予畏

上帝。末曰致天之罰。此所以爲順天也。順天從應

人來。夏桀惟民心離。故天命失。多罪。卽下文嚴刑

重役是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此言順天之不容已。商民以一已爲心。故有不恤

我衆之言。湯則以上天爲心。故有不敢不正之舉。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

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

朕必往。

此言應人之不容已。夏罪其如台。商民恃湯之言。

卽此一語。見湯之施恩于毫者至矣。率遏衆力。以

重役言。率割夏邑。以嚴刑言。比桀于日。以日無喪

尚書體要

卷之三

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夏之人心。其離

如此。此湯之往伐。所以應人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

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此示以賞罰之決也。大賚非誘以利。孥戮非迫以

刑。聖人欲救民塗炭。不如是不足以濟。此正是與

民同患。以毫衆之心爲心處。故言賚所以易其穡

事之念。而言戮又被其如台之情。故也。○汝順天

應人。則有以服人心之公。信賞必罰。則有以作人

心之急。此天罰所以能致。民望所以能答。而非徒為稱亂之兵也與。

仲虺之誥

凡會同而陳之曰誥。仲虺對衆告湯。亦是會同曰誥。其誥雖是釋慙。始則美之。繼勸勉之。大臣之引君當道者與。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

實

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追。故曰放。慙者。慙德之不古

尚書卷之三

三

若也。恐者。恐禍之貽來世也。予恐來世句。正發所

以為慙處。此句宜著眼。虺誥正註射此句。蓋湯慮

在未來。而虺言吃緊。只在當下。全用勸勉為解釋。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

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

正萬邦。續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告君。一節內凡三言天。即湯稱天。誓師之意

也。欲有六欲。其端先見于耳目。故須聰明以治之。

聰明以聖德言。不圖形氣之私。不為物欲所蔽。是

為天生聰明。不可徒以生質言。時又者。以己之無

欲。治民之有欲。或教之而消于未爭之先。或治之

而防于既爭之後。皆謂時又。有夏昏德。不聽不明

也。民墜塗炭。不能又民也。勇智。即聰明之所發。勇

足以有為。一毫私意。牽制他不得。智足以有謀。一

毫私意。昏蔽他不得。天錫勇智。正天生聰明也。表

厥典二句。則所為答天意者宜如此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

命用爽。厥師

尚書卷之三

四

此申上節言。夏王有罪三句。中有夏昏德二句。式

商受命一句。申天乃錫王一句。用爽厥師一句。申

表正萬邦一句。揭出矯字。天命可若不可矯。若則

滅而爽。矯則不滅而昏。爽者爽心快志。如呼寐而

使寤也。故必須聰明之主始得。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

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

聽聞

上二節言天命。此下三節言人心也。簡賢附勢。實繁有徒。獨湯不然。則湯是創見。故言肇。湯惟創見。則湯又是希有。故再取譬。考稅以足肇字之義。此二句抽上繁字肇字。喻多寡。不論邪正。凡此皆言桀不容湯之勢。矧予二句。始提湯德。進步開端。起下惟王。

惟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此湯德足人聽聞之實。乃指為諸侯時言。聲色貨

尙書體要

卷之三

五

利卽欲也。聖人惟聰明。故不遜不殖。曰不遜。曰不殖。非但四者不能為之累。而聖人之心。直脫然于四者之外。自人之所存言。曰德。自人之所立言。曰功。懋官在任授之初。懋賞在委任之後。四懋字俱是繁多意。而下懋字。是以彼之懋而懋之。字較活。用人就取善說。惟已者。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也。改過。就遷善說。不吝者。已有不善。必速去之也。寬以存心言。仁以行政言。俱就民上說。曰克寬者。含弘廣大之中。而有節制者存。不以優游縱弛為寬。

也。曰克仁者。慈愛惻怛之內。而有嚴厲者在。不以柔懦姑息為仁也。彰信。只是昭著而孚信。未便說到歸戴上。究竟根原。從不遜不殖來。使湯之心。有一毫聲色貨利之私。則用人處已之間。必有不盡其道。臨民之際。豈能無愧哉。以此見君心為政事之本。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尙書體要

卷之三

六

上言湯德足以得民。此言民之歸湯。非一日。征葛曰。初。曰。自者。見前。此未嘗有征。繼此而所征者。非特一葛也。東征南征。乃征葛後事。怨字慶字內。便有戴字意。惟舊。卽征葛之日。及怨慶之時。與今日鳴條之役。相對而言。故為舊耳。蓋征葛後十七年。始有鳴條之役。故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此下以君道之當盡者勸勉之也。此節是懷諸侯

之道。當時諸侯固。有賢德忠良。以不合于桀。而見
擯棄者。亦有弱昧亂亡。以附于桀。而不見討者。鳴
條既放之後。正命討一新之初。而人心激勸之候
也。故仲虺以佐輔顯。遂兼攻取。侮正告之。佐助也。
求賢爲助。求德爲輔。此理之常。今日佑賢輔德。則
是以賢爲主。而我助之。以德爲主。而我輔之。非樂
善忘勢者。不得也。忠臣之心事。多有委曲而難明
者。故欲顯之。不但樹之風聲。而且發其深隱也。良
臣之猷爲。多有牽制而不得遂者。故欲遂之。不但
術書體要 卷之三 七

而罔替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
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
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勉湯只重在日字。惟字。懋字。日無間斷。惟無二
三。言君德若只有一味光明。無時間歇。萬邦亦只
有一味愛戴。更無退轉也。然此四句。猶泛論。至懋
昭句。再提王說。方力勉湯。王德卽民中。德與中非
二物。特以我所得言曰德。以民取衷言曰中。懋德
術書體要 卷之三 八

亦卽懋德之餘用。非懋德專以建中于民。禮義專以垂裕于後也。予問曰一段。卽所聞以見王不可不懋德意。能自得師。則天下之善皆歸于己。故可以王。謂人莫己若。則驕矜侮慢。善日消。惡日長。亡之道也。好問則衆善集。故優裕。自用則能有限。故狹小。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責成。意在慎終。而其語則先于惟始。蓋德新

尙書禮要

卷之三

九

在今日。志滿亦在今日也。提殖有禮。覆昏暴二語。其危惕特深。結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二語。其期詳特切。

湯誥

誥臣兼誥民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誣告萬方。

克夏歸而至亳者。亳乃興王之地也。諸侯率職來朝。故誣告萬方。誣告如原君道之重。昭華命之公。敘付予之責。嚴造邦之戒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仲虺從天生民說起。以情而言。湯從天降衷說起。以性而言。可見聖王治道。未有不本心學中來。衷性猷只此一物。但有原于天。具于心。發于事之別。衷卽是中。降衷非是天以一中付與人也。太極流注。在在皆圓。卽月落萬川之義。性而曰恒。見其平常之理。卽中庸庸字。若字。就智識未形。習染未及處說。此雖著人。却不是人去著力順他。以理言之也。不曰道而曰猷。猷屬功一邊說。與虞書功叙字義相類。綏以安言。心順而身體之謂。克字重說。正與惟后二字應。蓋下民不能自克。惟后克之也。克綏厥猷。此句實一篇之綱領。

尙書禮要

卷之三

十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惟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夏王不克綏猷之君也。不克綏猷。在滅德上見。作者有意之辭。威與虐應。罹者入而不能脫也。弗忍。

弗能忍也。並告無辜。非必有其事。原其情也。天道一句。是大槩說。重禍淫一邊。降災彰罪。如星殞地震。伊洛竭。泰山崩之類。未便遽說到桀亡。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放。敢用玄牲。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此緊承上節而言。天命即禍淫之命。明威即降災之威。不敢字。與下二敢字相應。大事不敢自尊。故告天地以行之。大事不能獨舉。故求元聖以輔之。

尙書禮要

卷之三

十一

請罪。請夏桀當問之罪于天。請命。請有眾更生之命于天。曰請者。聽于天而不敢必之詞。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字。因上請罪。請命二請字說。罪人黜伏。請罪而罪果得矣。兆民允殖。請命而命得生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提出輯寧二字。正是綏猷之道。輯寧兼教養說。俾

者天使之也。茲朕以下。甚言任大而責重如此。此湯自嚴畏。而言外隱然有求助意。

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即慝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以輯寧之責望之臣也。匪彛則縱肆以壞輯寧之法。慝淫則怠荒以廢輯寧之政。故以無從無即戒之。天子有天子之典。所謂茲率厥典。續禹舊服。是也。諸侯有諸侯之典。凡守法度。勤政事。安養斯民。夾輔王室之類。是也。守典便是承休。俾予輯寧者。上天之休命。而輔君輯寧者。即其承之天休也。

尙書禮要

卷之三

十二

韋顧昆吾之屬。惟廢其典常。以與桀俱亡耳。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守典爾之善。不能輯寧朕之罪。蔽即蔽賢之蔽。不赦者。前夏王有罪。朕不敢赦。罪當朕躬。又豈敢自赦乎。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檢點數過相似。曰簡在帝心。以見雖欲蔽且赦而不得也。其爾萬方有罪四句。是中明罪當朕躬一語。然却含糊期諱。朕

意。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時字指上三節言。忱欲其篤信而力行之也。兼君臣說。時忱而曰尙克。有終而曰乃亦。皆難之而庶幾其必能之意。

伊訓

伊訓一書。勸戒之書也。夏之興亡。商之開業慮後。以及天人禍福。俱備于此。其勸戒者周矣。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

尙書體要

卷之三

十三

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

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湯崩之踰年也。十二月建丑之月。商以丑為正也。商以丑為正。而不改月數。可見商之尙質矣。乙丑非朔日。故不言朔。先王。商先祖。厥祖。是湯。于先王曰祠。而于厥祖曰祇見。則祠是祭。祇見非祭也。祠先王曰伊尹。而見厥祖曰奉嗣王。是廟中之祭。攝于伊尹。殞前之告。非伊尹所攝也。侯甸羣后。謂之侯甸。舉此以該各服。攝

之羣后亦當不止侯甸矣。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所

謂攝而臨羣臣也。臨羣臣不重。重攝祭上。烈祖成

德。自布昭以下皆是。明言者。本其實行而言之。無

隱也。訓王。是一篇大旨。○按太甲于湯為冢孫。湯

崩當行三年之喪。觀後祠宮居憂可見。蔡傳乃謂

服仲壬之喪。仲壬。太甲之叔父也。何以有是服也。

且商家立弟。自沃丁始。湯時豈遂舍嫡孫而立諸

子乎。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

尙書體要

卷之三

十四

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亳

將言烈祖。故先言夏后。方字猶當字。懋德。如克勤

克儉。不矜不伐之類。罔有天災四句。獨不及人。此

有深意。舉其難者以見之也。于其字。正應方字。弗

率與懋德反。皇天降災。則山川鬼神之不寧。鳥獸

魚鼈之不咸。若可知。有命。指湯言。假手有命。則桀

亡而湯興矣。然天非私惡于桀。而私與于湯也。以

桀有罪而湯有德也。造攻二語。正中言假手有命

之意。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此言湯得天下之事。聖武者。聖人之威。勇知所發也。布昭二字最有力。代虐以寬。即克寬克仁是。兆民允懷。即彰信兆民是。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布昭聖武。代虐以寬。此先王之德也。先王往矣。而其德猶在。兆民之心。今王為兆民之主。非嗣其位。

尙書體要

卷之三

十五

乃嗣其德也。既嗣其德。則家邦四海之親德者。正在今日。故曰罔不在初。親。暗指湯。長。暗指尹。惟親惟長。真見論謀蓋善而紹述之。稽德稽謀而師崇之情。識不能移。外誘不能奪也。曰立愛立敬者。盡吾愛敬之道于此。使天下之愛其親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為法。此即所謂建中建極也。愛敬之本。既立。愛敬之化。自行。始家邦。終四海。真是自然之化。曰始曰終。亦應初字之義。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

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此歷數先王之成德。肇修人紀。是修德之本。下則推而言之。通節要發艱難心事。修而曰肇。祭廢之而湯始修之。何等艱難。逆耳之言。所最易拂者。而弗拂之。故舊之人。所最易逆者。而時若之。何等艱難。居上易于不明而克明焉。為下易于不忠而克忠焉。何等艱難。與人易于求備而不求備也。檢身易于自足而若不及也。何等艱難。此皆真積力行。

尙書體要

卷之三

十六

並未嘗有利天下之意。而一旦至于有萬邦若此。此真從艱中得來。茲惟字可玩。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先王惟得天下甚難。故其慮天下甚遠。于是敷求哲人。俾輔後嗣。後嗣。嗣德而非嗣位。哲人。即先民。俾輔後嗣。欲後人惟先民時若也。此尹分明指已。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畷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

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此微在官正以微後嗣也。當時太甲左右必有以歌舞貨色等惑其君者。尹未指其人明言。姑曰先王之制官刑以微有位如此。曰以下官刑之辭也。馬牛相逐謂之風。一入其中。便如風靡。連自家做主不得。大約犯此風者。起于有敢心。娛心志。悅耳目。色色當前。偃然而憑之曰敢。順則喜。逆則怒。種種橫行。警然而恣之曰敢。敢則何所不有。有則何所不至。巫風二淫風四。亂風四。合而為十愆。有一于此。且猶不可。况兼有之乎。舉卿士邦君。則天子之有天下可知。臣下不匡。以其貪官固位故也。不諫之罪。與貪墨同。故刑墨具訓蒙士。以蒙士異日有匡君之責者。是又儲養哲人以待後嗣之求意。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祇厥身。乃指太甲下手用功處。念正所以為祇也。

尙書體要

卷之三

十七

尙書體要

卷之三

十八

以其謀之出于聖人。故曰聖謨。以其言之至美。故曰嘉言。卽指風愆之戒而言。惟上帝以下。對前說。尹前言禹方懋德。卽罔天災。桀纘弗率。天卽降災。恐甲認是禹桀定分。故此將禹桀掃去。說上帝不常。見當時禹若弗率亦降殃。桀苟懋德亦降祥。不論何人。但論作爲何如。又前言懋德降祥。弗率降殃。恐甲疑禹不知德何如懋。桀弗率不知又何如甚。故又將懋德弗率掃去。言這災祥雖分善否。却亦不論大小。若善卽小亦好。不善卽小亦不好。拈

出罔小罔大。照上有一必喪必亡。隨口禁遏。隨口引掖。將方字于其字語氣。又盡掃却。○此篇訓王嗣德。要在謹始。故曰朕哉。曰在初。曰肇修。皆始之義也。及論謹始。又要在防微。故曰有一。曰罔小罔大。皆微之義也。蓋敗度敗禮。伊尹早見其微。故纘勉以愛敬。隨戒以風愆。皆直刺膏肓而痛切訓之。謹初謹微。是眼目。

太甲上

太甲三篇。雖皆記伊尹之訓。而于太甲悔過之

始終備焉。書名太甲。以悔過之人為主。示萬世人君處仁遷義之法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衡。係其國如阿。平其國如衡。責鉅任重。不可不惠者也。不惠。以上篇事言。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帝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伊尹在廟口陳。恐王聽未審。故用作書。令反復視。

尚書禮要

卷之三

十九

省。太甲不惠。總是不畏天。不敬祖。故其書稱天。述祖以告之。顧諟明命。主平時敬德言。此句重。曰以承者。只承上來。能明德。則德與天合。而其出而交神。便自然無不祇肅者。可見天地社稷宗廟。無往非天命之所在。而罔不祇肅。無非是顧諟之功。監字與顧字應。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非特聖人之心。未嘗少忽乎天。而上天之心。未嘗或忘乎聖人也。用集二句。承天監說來。惟尹緊承說。左右厥辟內。有共襄集命意。宅師內。有宣力撫綏意。丕承

基緒。望其承德也。深惟所自。惻然凜凜。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上既示以開創之功。以見已之不可忽。此又做以前代之事。以見已之不足恃。自己觀前。故曰先見。周非必忠信。上節所謂常自顧諟。罔不祇肅。而威正罔缺。卽其周也。有終。正自周處。就君心言。照後克終。謹終。都把終字着力。若作佞詐說。淺矣。惟終。

尚書禮要

卷之三

二十

卽輔辟宅師意。亦不徒與國同休已也。罔克有終。補出不周字。罔終與惟終反。四句一直說。歸重下二句。故緊接嗣王戒哉語。祇厥辟。根戒字來。卽顧諟祇肅之祇。不辟忝祖。則無終矣。此節重終字。對上節成湯已開其始。太甲不可不成其終。

王惟庸罔念聞

前欲王祇身。既不克念。此欲王祇辟。又罔念聞。罔念作狂。幾甚可畏。故曰王惟庸。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

迨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作書不已。繼以口陳。皆伊尹無方之教。曰昧爽。曰待旦。只形容先王一箇勤。見其顧諟明命。為善工夫。無暫止息。丕顯。靜時工夫。就心言。待旦。雖著動邊。欲行事上說。但欲行之急。還未見之于行。只在丕顯上狀。其不遑寧處意。求賢輔後。是欲以丕顯其身者。丕顯其子孫也。前言湯肇修人紀。而繼之敷求輔嗣。此言湯味爽丕顯。而繼之旁求啓迪。蓋太甲知乃祖貽我以天下。貽我以安逸。而不知乃

尚書體要

卷之三

二十一

祖之心。不如是也。乃祖所以貽其子孫者。一是德。一是賢才。能法其德。而聽用其人。其基業乃可得而保耳。命照丕顯說。即天之明命也。且夕顧諟。則顯少有昏縱。即越。自覆。自宇亦要看。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上既動以先王。此又指其受病之源。而藥之。太甲敗度敗禮。只是一箇奢侈念頭。慎儉德。身與事動。遵禮度。與奢侈反。永圖。即在儉德中。身心家國之長計。以儉而得。以不儉而失。故曰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慎德。須要合度。射者有度。况人君乎。人君之厥止。本然之度也。乃祖攸行。已然之度也。欽而率之。所謂省括而後釋也。懌為宗社幸。為生靈幸。有辭。所謂永圖也。不是稱譽。

王未克變

不曰不克變。而曰未克變者。王于尹言不能無動。

尚書體要

卷之三

二十二

但習染深。未能變耳。從而不改。豈語言所能動哉。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

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此伊尹私諭之詞。茲字指欲縱言。成湯言性。伊尹言性兼言習。且不言性與習成。而曰習與性成。可見太甲不義。全憑習為主。性特隨順而成之耳。營桐宮有二意。一以遠比昵之黨。一以令其思慕先王。而興起其良心。此不言之教。達變之權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徂桐宮而又曰居憂。史官書此二字。以見居憂乃太甲所當為。非伊尹之劄舉也。克終允德終字。正與有終罔終相應。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此太甲終喪之日。正改過之後。而伊尹即奉迎以歸。見得桐宮之遷。非得已也。必于朔者。復辟大事。當于正朔行之也。曰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以見前時之從凶服也。冕服迎歸。重服除上。不重克終

尚書禮要

卷之三

二十三

其德上。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此太甲既歸即位。伊尹致喜懼之意。方太甲不德。君民幾相失。何懼如之。幸而改德。則君民皆相得矣。何喜如之。君民雖互說。重民邊。皇天眷佑有商。有非人力所能致意。人能致人于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人有悔過遷善之心。今日翻然悔悟。庶非天乎。然一時悔悟易。終身持守難。深慮所終。而以

萬世無疆期之。意深遠矣。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古者尊師重傅。故太甲于伊尹。成王于周公。皆拜手稽首。其言乃悔過受訓之言。字字痛切。尹訓太甲。一曰顧諟明命。再曰昧爽丕顯。全望其明德。以類湯。太甲不知進于明。故今始自悔云。欲字淺。縱

尚書禮要

卷之三

二十四

字深。度字粗。禮字精。欲至于縱。則始猶壞。一身法度。究必至戾。此心天理。宜六字合看。天作孽四句。泛言其理。而側到自作一邊。初終二字相照。初曰弗克。終曰圖。惟者。言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圖也。初終所指不同。太甲以三祀之前為始。故以歸亳之後為終。若尹荅王。則又以悔過歸亳為始。以元良邦貞為終。究則此弗克于厥初。與前罔不在初。皆即位之初。後終始慎厥與。終始惟一。皆歸亳之始。至慎終于始。與始于末。又作事之始。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此下皆答其圖終之意。太甲悔戾于厥躬。故尹以修身告之。即遵禮度戒縱欲是也。允德者。不徒有悔過之言。而實為圖終之事。使身之所修。自內及外。無不實也。協于下。乃允德自然之驗。允德本修身來。協下又本允德來。明后明字。對昏昧說。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伊尹語明君之事。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俛我后后來無罰

尙書禮要

卷之三

二十五

此言湯德協下之實。舉困窮以見平民。惠有公平正大之體。不是恩惠。有邦不可與本國對。于罔不悅中。抽出俛后一節。以足民悅意。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此欲太甲懋德以法祖也。太甲當悔悟之初。此心易蔽。故欲其勉之。懋德是允德前一層事。蓋能懋德。則所以允德協下在是矣。湯固能懋德者。故王之懋德須視之。無時豫怠。在烈祖身上說。烈祖昧爽待旦。一生日新工夫。只一無豫怠。時字重。一時

稍息。即非懋德矣。

率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斃

此示以懋德之事。而期望之也。孝恭聰明。懋德之目。人君修德。須就受病處藥之。太甲前日覆湯典刑。不惠阿衡。由不思孝思恭也。既往不明。背棄師訓。由視溺于近。聽惑于邪也。今既盡此四者。則病根去而德成矣。上二句重思字。下二句重遠德字。遠者明之體。能視遠方謂之明。德者聰之實。能聽

尙書禮要

卷之三

二十六

德方謂之聰。兩惟字無工夫。末句正應轉匡救圖終意。太甲資伊尹以圖終之益。曰匡救。伊尹告太甲以圖終之道。曰承休。一是謙退。一是期望。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此篇俱申誥。首言君道之難盡。而敬仁誠。即申前懋德意也。次言盡君道之在與治。而明先王之治為當與。即申前視乃烈祖意也。次又盡一以陳與

治之事。而期以功效。申前修身協下意也。未則君臣共致其戒。而以休期之。申前朕承王休意也。首以嗚呼起。以天位艱哉結。俱是嘆辭。而嗚呼中寓責難之意。天民鬼神。雖三項平說。其實天爲主而民與鬼神對。未句只說天位。可見惟天爲重。言天便該得民與鬼神也。下文引先王。亦說敬而不言仁誠。說上帝而不及民與鬼神。皆是此意。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尙書卷要

卷之三

二十七

德惟治二句。泛論治亂之理。暗著古人說。與治二句。方有暗藏勉太甲意。終始二句。直勉之而已。德兼敬仁誠言。治卽天親民懷神享。否德句反看。道指全體而言。如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是也。事指一事而言。如太康敗遊桀紂暴虐之類是也。必同道乃興。宋襄公以不禽二毛。自比文王。一事之同而。他事之不副。其能興乎。苟同事必亡。三風十愆。或有一無不亡者。蓋興之難而亡之易如此。終始慎與重終邊。道之所由適于治者。非一端。始而與

治者。難保其終之必興于治。事之所由入于亂者。無定形。始而不與亂者。亦難必其終之不與于亂。必其識治亂之先幾。審安危之定向。因時度用。與進退而不泥者。乃能常與于治也。故曰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

先王固明明后也。惟時云者。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所以深勉太甲也。敬德而又曰懋者。不着力中真著力也。德積厥躬而學如不及。聖人之心原是

尙書卷要

卷之三

二十八

如此。克配。正是懋敬之極功。無兩層。曰惟親。則天爲主。而我以敬親之。曰配。則我與天合。彼此相當。敬之極也。監視也。曰顧諟。曰視乃烈祖。曰監。都是敬德方法。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下以五事言。戒矚等一也。重民事一也。謹君位一也。慎厥終一也。審聽言一也。進德之初。須要循序漸進。若有欲速之心。而求望于高遠。則非所以養德矣。故兩言必自以告之。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難危要在君心上說。民事重于國命。天位危于朽。馭雖庸愚知之。但不深思其所以難危處。則雖無輕無安。無實際也。

慎終于始

終始二字不可拆。乃一時事。不是說欲慎終當圖始也。太甲此時已有始矣。或望前行去不顧其後。于是有力收成結果事。盡在悔悟方新時。故曰慎終于始。

尚書體要

卷之三

二十九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逆與遜俱就今日說。不就前日說。逆心之言亦未必皆是。但忠言多逆。遜志之言亦未必皆非。然諛言多甘。惟一以道接之。逆者難入而必求諸道。遜者易入而必求諸非道。情有必至之偏。矯亦有必用之力。必求諸道與非道者。此以挽其必遜必逆之情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上五事皆于人情相反。分明設個禪機。待太甲參

打。必須深思力行。從相反處求其通。從相道處踐其實。獲是慮之得趣處。思之不已。鬼神將通。是無象中恍若有象。然後知向之所認為明白者。皆虛見也。成是為之著實處。萬全為國威正罔缺。是不計功中若有成功。然後信向之所為實踐者。皆浮氣也。可見真思時便獲。真為時便成。慮為既盡。則內外合一。表裏渾然。豈不粹然而大善矣乎。元良根慮為說。真正是獲成處。

尚書體要

卷之三

三十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尹誥王意已盡。此又出言外。露已告歸陳戒之旨。辨言亂政。即下篇恐王任用匪人意。寵利居成功。當亦為後來人臣設戒。非必以明已志也。故結言邦其永孚于休。都括已告歸後君臣說。蓋老成無已之深心也。

咸有一德

一德之義有三。不雜也。不息也。包括萬善也。不

雜自不息。不雜不息。自包括萬善。曰成有者。不
衡責君。兼責臣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太甲處仁遷義。伊尹之責盡矣。故復政厥辟。所謂
不以寵利居成功也。將告老歸私邑。而猶不能忘
君。恐其德不純一。乃陳戒于德云。

曰嗚呼天難。謹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
有以亡。

天難。謹句泛說。命靡常。正申難。謹意。常德有工夫。

尙書體要

卷之三

三十一

下文終始惟一。卽此常德之註脚也。若終始不一。
便二三。便靡常。保天保之。亡天亡之。天雖難信。而
與亡之理。未常不可信。總要歸到常德上。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
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弗庸。卽靡常也。慢。虐。正。弗庸處。啓迪。便是眷求。尹
躬暨湯。非先已而後君也。湯于尹學焉。後臣。則一
德自尹而授湯者。據實告君。何嫌之有。克享者。天

道純一不已。尹湯德與天合。故仰當無歉也。受天
明命。得天也。以有九有。得民也。爰革夏正。帶說。夫
觀桀之亡。則所謂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者。可知。觀
湯之興。則所謂常厥德。保厥位者。亦可徵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歸于一德。

承上得天得民來。而皆說到一德。上言克享。此言
德到一處。天命自來向我。不必我去享之。上言以
有此言。德到一處。民心自來戴我。不必我去求之。

尙書體要

卷之三

三十二

可見天民總一德矣。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
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前尹論災祥。以德罔小罔大言。乃修德之始。此論
災祥。以德惟一。不一言。乃修德之終。吉凶就人事
上說。災祥就天命上說。君子修德。論吉凶。不論災
祥。此併及之者。以災祥不在天而在德。有德則天
亦無權耳。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上言一德。此言新德者。一德自成功言。新德自用。功言。德必新而後一也。終始是徹頭徹尾之謂。有一念之終始。有一事之終始。有一生之終始。不是悔悟爲始。不懈爲終也。終對始爲二。卽終如其始。亦爲二。曰惟一者。是終無終而始無始。首環周復。如日運中天。晝夜常燃。纔說惟一。便已日新。一有止而不遷之工夫。新有日異月不同之體段。惟其止而不遷。是以日異而月不同。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

尙書體要 卷之三

三十三

難其慎。惟和惟一。

此節本說用人之道。然却爲下取善。張本。蓋取人之善。正以助己之德。亦一德中事。况任用非人。則心志蠱惑。未免人欲淆雜。工夫間息。何以爲一德之地哉。故又以任官戒之。任字貫至左右句。官指羣臣。左右指大臣。惟賢才。惟其人。兩惟字重看。見得非此則必不任也。臣字兼庶官左右言。爲上爲德。二句雖並說。實重上句。蓋此章專言用人。爲一德之助而發也。其難其慎。所以防小人于未用之。

先惟和惟一。所以任君子于已用之後。夫防之于先。則尹雖去而狎于弗順者。可以無慮。任之于後。則尹雖去而左右厥辟者。復有所托。將見庶官左右皆得人。而爲德爲民有攸賴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于取善處見惟一工夫。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其常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其常也。四句反借無常以表有常。語氣一直趨下。上淺下深。蓋主善爲師。主在協于克一。故也。克一指心言。蓋此心之微。能統宗萬善。故曰克一。

尙書體要 卷之三

三十四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此不重應驗。乃足上節意。故緊接俾字。人心同歸于一。乃必至之機。有若使之者。咸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頌之無已。大哉王言者。言之大。心之發也。一哉王心者。心之一。言之所以大也。克綏永底。皆承一德說來。先王之祿。卽所謂受天明命者。烝民之生。卽所謂以有九有之師者。克者必能之辭。永

者無窮之辭。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此篇專為一德而發。而此條又有所謂政者何。政即德之見于行者。不但不祧之主。可觀有德。就不祧之中。而一德未及烈祖。亦配享之。不但民所共戴。可觀善政。就共戴之民。而一歲未足為頌。亦長人之羞。太甲此時德已成。本文只云觀德觀政。止著好一邊。一德難持。直至廟中而德始定。民心難恆。直合萬心而德始完。總是聳動太甲一德意。

竹書禮要

卷之三

三十五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所謂一德者。豈獨當取善于臣。而與臣共有之哉。至于民亦不可遺矣。蓋君使臣。臣事君。朝廷之常分也。自今觀之。不特君使臣。而后非民則罔使焉。是亦當以禮御之者也。亦不特臣事君。而民非后則罔事焉。是亦必有以忠欲獻者也。自廣。不必是盈滿。只是略少欲然之心。聖人實看得自家不知人。見人之狹。即無以盡人善。即虧已善矣。匹夫匹

婦。雖若所知之狹。然離而聽之。則感合而聽之。則聖。苟不得自盡于上。則理有遺知。事有遺紹。民主誰與成厥功哉。前言萬姓萬夫。既廣言一德之應驗。此言匹夫匹婦。又精言一德之功夫。

盤庚上

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似矣。以余觀之。臣民並集之時。罔不當呼臣與言。而使民不與聞。又呼民與言。而使臣不與聞。特以遷都之利。反覆開論。事之係乎臣者

竹書禮要

卷之三

三十六

主臣言之。事之係乎民者。主民言之。臣民皆欲其盡曉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額眾感出矢言

殷在河南偃師。即湯之舊都。此與王根本之地。子孫不可輕去者也。其後一遷。再遷。相。再遷。耿。皆瀕河之地。土豐物饒。徂一時之利。而不虞後日之患。自祖乙至盤庚。凡七世都耿矣。數圯于水。至于民用蕩析離居。而猶不肯遷。蓋大家世族。安土重遷。小民又惑浮言。而不知利害之實故也。故盤庚

反復告以遷之利。不遷之害。曰遷于彼。則宗廟朝市。皆已攻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衆惑民之。以遷爲愛者。率額而出。矢言以示決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此下矢言也。我王來三句。敘前日祖乙都耿之意。不能二句。明今日在已遷殷之意。其如台。未必卜詞。所有此句。只是言卜之大意如此。蓋以天命決人心也。天命是此篇本旨。

尙書卷要

卷之三

三七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此述故事而言。違卜不遷之害。以見天命之不可違也。古人以當然之理爲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爲命。恪謹天命。全在自已心上說。不常寧以下。正是恪謹處。而總說到能遷上。天之斷命。卽此命也。能遷則爲恪謹天命。不遷則罔知天之斷命。此句正對下天其永我命言。先王之烈。安民之烈也。烈。師

在五遷處看出。克從者。迫復之意。此句對下紹復先王之大業言。

若顛木之有由。葉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此卽物理而言。從卜以遷之利。以見天命之當從也。顛木譬耿。由葉譬殷。言遷則由危得安也。天其三句。正由葉之意。而以永命句作主。紹復底綏。正天之永命處也。自耿遷殷。只耿免水患耳。如何便致安四方之民。曰京師四方之本。京師安。則四方

尙書卷要

卷之三

三六

安矣。非謂四方皆有水患。而今免之也。盤庚敦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上盤庚既出。矢言以喻衆之當遷矣。然民之所以不遷者。皆由于臣。其惑于利害而不肯遷者。由于臣之胥動浮言。其明于利害而不能遷者。由于臣之排擊阻難。故教民必由在位始。遵故事。則人情不賊。故以舊服正法度。達微辭。則人情不壅。故戒以無伏小人之攸箴。衆兼臣民而言。

王若曰格汝眾子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此下是對民責臣之辭。予告汝訓。直貫到末皆是。上非君心。下非民心。故云乃心。先云猷黜。次言克黜。蓋必謀黜而後能黜。無傲從康。無字。所以黜之也。傲康。兼動浮言伏攸箴二意。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此援舊人之從先王。以責今之不然。所謂以常舊

尚書卷要

卷之三

三十九

服正法度也。舊人世勞王室。凡事所賴以共成者。圖任共政。是先王委任舊人之重。承播告。不匿厥指。罔有逸言。是舊人不負先王之委任也。要見不傲上從康意。今汝聒聒三句。反上看。伏攸箴。則匿厥指。不和吉言。則有逸言。險陂膚淺。皆傲上從康之私心所為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揚予一人子若觀火子亦拙謀作乃逸

含德卽上匿指。作逸卽上逸言。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此申傲上從康之戒。上二句。是喻以從遷之義。所以責其聽命而無傲上也。下二句。是喻以從遷之利。所以誘其趨事而無從康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此申黜乃心之戒。前言猷黜。此言克黜。始猶勉其謀之。繼則期其真能之也。使民不遷者。徒為順民之虛名。為民圖遷者。乃為安民之實德。曰施者。欲

尚書卷要

卷之三

四十

以所令之德而宣布之耳。既曰實德。又曰積德。對苟悅小民為德言。故曰實德。而欲欲動世家大族。故又曰積德。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畷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此承上若農二句來。而申從康之害。不畏內。就包不肯遷意。惰農三句一意。言不能服田力穡也。罔有黍稷。則無有秋之望矣。後篇所謂永建乃家。是卽從遷之黍稷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茲究以自
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桐汝悔身何及相
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
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
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
非予有咎

此承上若網在綱二句來而申傲上之害節內作

二段看其中三意相應相時以下與不和吉言一

句應若火以下與惟汝自生五句應則惟爾衆至

尚書體要

卷之三

四十一

末與汝悔身何及應上一段詳言汝浮言而自取

刑戮在汝難悔下一段推言汝浮言而被我刑戮

非我有過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此結前圖任舊人以起下不敢動用非罰非德意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

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

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此言賞罰之不苟以明今日圖任舊人意逸勤泛

說而遷都在內逸勤共于乃祖乃父則共事亦期
于後王後臣豈有無罪而加以非罰乎世選指先
王予不掩盤庚自指兩爾字俱指祖父曰勞曰善
指同心以遷說曰選曰不掩俱暗著作元祀看茲
予二句正見得世選而不掩處作福作災就朝廷
上言言朝廷之賞罪皆簡于清廟鬼神之靈也德
兼不當福而福當災而不災不可只就賞善說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

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尚書體要

卷之三

四十二

此言在已欲遷之志以戒勉之今日之遷固因民

箴亦我志先定也以射取譬正見確不可易意不

言壯者而獨言老幼以老成熟歷世故孤幼良心

未整故也侮弱之心不過一時短見淺識各長于

厥居者耿圮河水其居不可長舍目前沃饒之利

為永建乃家之謀是謂長于厥居夫君出謀者也

臣出力者也誼當共濟况予採羣策以宣猷則從

老少即以從君矣其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之作

謀可乎勉出乃力是無從康若農之力穡也聽于

一人是不做上。若網之在網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申言賞罰必然。重罰上。故下節只言罰。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
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當時所告。惟造在王庭者。其餘不聞者尚多。故篇
未使之轉相致告。恭爾事。是敬恪而不違。齊乃位。
是整肅而不亂。度乃口。是靜聽而無譁。此皆約束

尚書禮要

卷之三

四十三

從遷時事。言罰猶未罰也。罰及汝身。則不可悔矣。
言之凜然。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賈其
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此史臣敘事始辭。作起也。涉河者。謂起而將遷。尚
未在途也。誕告。指一篇告民之言。凡古今利害。神
明責罰之事。無不備訓之。用賈者。其所告之言。皆
出于真誠懇惻。為民圖安之實意。見惟誠可以動

物也。勿褻在庭。是將告時。先戒其褻慢。欲其敬聽
之也。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曰登進。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上句是勉詞。下句是戒詞。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係后胥感鮮以不浮
于天時

此先舉古君民之相與者。動之前后。不專指商朝
言。承者。敬謹不忽之謂。罔不口氣。所該者廣。勿作
圖遷說。係后胥感者。體悉君心為我之意。而同致

尚書禮要

卷之三

四十四

憂勤也。物浮水上。比水面高一層。此言浮天時者。
不但修人事以與天時對。反浮過一步。故曰浮。天
時亦未可指水災。此節總是泛說。觀殷降大虐先
王不懷。方是說商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
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

殷指地言。降大虐。與後下凶德當作一樣。蓋邇論
昔日之殷。非盤庚今日之遷也。先王不懷三句。言
先王法古后承民之事。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者。

欲民體古后承民之意而係感也。承汝俾汝。一直說。言我之所以致敬。以使汝者。惟是趨利避害。舍危就安。樂與汝民共之而已。不曰共康而曰康共。君無私安。以民爲安。今之圖安。直與民共耳。未句甚言圖安之意。

予若顧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此與上節相承看。顧懷應承俾。丕從志應康共。丕字重看。一人之志。一時之利。其從小。衆人之志。未建之利。其從大。王者之從民。爲萬世計。通一國計。

尙書體要

卷之三

四十五

今子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若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計遷已久。成遷在今。試遷安定。是亦惟民之承。汝不憂朕心以下。與係后胥感反。爾惟自鞠自若以下。與浮于天時反。爾忱不屬者。從上之忱。貴于聯屬。而忌于猜疑。心之所存如此。而口之所言又如。彼是不屬也。胥沈較臭載深一層。稽者。所謂卽安。

危利害之實。而反求諸心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上責其不察利害之幾。此責其不爲長遠之慮。勸憂者。憂溺而仍憚遷。是勸憂也。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有今罔後。而命將絕于天。正憂之所在也。

今子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兩提今子。上下亦微別。上節說今日已前。下節說

尙書體要

卷之三

四十六

自今以後。命汝一者。是非無兩在。利害無兩從。心有定主。則不迷于正直之途。身有定歸。則不陷于邪僻之地。故命汝一。一則純。二則穢。物先腐而蟲入之。穢惡汝自起。豈浮言所能惑哉。倚乃身二句。意申重心上。倚者纏縛之謂。迂者拘曲之謂。浮言之人。安能倚之迂之。亦惟心之不一。有以自致耳。

子迂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迂續乃命。根何生在上來。續命之際。全憑一團和氣。威虛盡忘。將民命都含蓄在生養中。纔是續命。

纔是回生之法。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此與上節有通承意。上言予尚欲續爾之命。而汝

可不自全其命乎。此言予尚欲念爾之先。而汝可

不自承其先乎。丕克羞爾。羞即畜之謂也。懷字正

應念字。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此下四節。蓋亦不得已而懼之以神道。以廣上篇

作福作災之旨也。欲責臣民。當先責已。故援高后

尙書體要 卷之三

四十七

以自儆之。虐民非必苛政。但坐視沉溺。是亦虐之

而已。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

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

汝罔能迪

此言民不體君。則先后亦罪之。生生謂勉于生理

汝罔能迪。言無辭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

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

救乃死

此言民不體君。非但先后罪之。其祖父亦罪之。戕

害也。有自害之心。而不欲遷徙者。是反祖父之行。

故其祖父亦斷棄之而不救其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

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言我有治政之臣。同位于其祖父而不同心者。

高后與其祖父亦罪之。具乃貝玉者。貪沃饒之利

而總于貨寶也。丕乃告我高后者。稟命成湯而欲

尙書體要 卷之三

四十八

其降罰也。迪高后者。啓發成湯而大降之罰也。丕

乃崇降弗祥。丕是重大意。崇有增加意。盤庚于民

但言丕降而已。至已與諸臣。則言丕乃崇降。見為

民上者。其禍為尤烈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

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此再提今予與上語意亦別。上言已欲承民。此言

民當保后。故直勉以所事。大恤者。通天下萬世為

恤。不遑顧一己小憂也。此恤字。即前胥感感字。無

胥絕遠。卽胥感也。此三句爲永敬大恤之實。草野不闢廟堂之贊畫。而謂之分者。我所念念不安。止是爲民。能見一人爲民之心而無疑。卽分也。猷念皆從心出。若以猷屬事。念屬心。則與設中。通心不合矣。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于設。正因羣民徇私情之偏。故勉以舍其偏見。設中于心也。前言命汝一。正是設中處。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尙書體要 卷之三 四十九

此道路之令也。不吉不迪。貫下二等人。顛越不恭。剛也。暫遇姦宄。盜也。劓小刑。殄滅大刑。遷徙道途之際。羣小易乘。机爲奸之時。故嚴其令。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此飭勉其遷都之意。生生。應前生生。永字自生生中出。生生。今日之事無窮。永建後日之事大定。前言安定厥邦。此結言永建乃家。百姓之身家立而邦定在其中矣。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此史臣之詞。奠厥攸居。兼君與臣民說。若位則專。言君臣而民不在。衆又單指小民而臣不在。蓋綏衆乃君臣職業所係。不獨君綏之。亦責臣共綏之。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此下雖兼舉臣民。而意責重在臣。臣具貝玉。其病根在肩好貨一語。此言蕩析離居之後。生理幾竭。爲人上者。縱卒瘡拮据。念念勤卹。猶恐大命幾仆。况可乘之以戲怠乎。苟有戲怠。必至黷貨。黷貨必

尙書體要 卷之三 五十

至戕民。故盤庚歷告已志。則曰恭承民命。敢恭生。生。欲其不沒于貨。方是懋建處。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上旣戒勉之。以作其志。此又開示之。以釋其疑。臣民雖旣遷。又慮其強從上令。非出本心。故明白洞達。布露真衷。以曉之。朕志。如下文承民承地是也。共怒。是蓄怨于心。讒言。是怨出于口。曰怒曰讒。皆從疑上之罪我生來。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此言湯以毫而興王業也。毫地依山遠水，崇原爽塏，地莫善焉。契始居之而國謐民安，功固大矣。其後屢遷，數遭水患，則前人之功不幾息乎。自湯都毫而王業乃興，是前人之功少而湯之功多也。故曰多于前功。嘉績正是多功。績曰嘉者，不但遠溯就安，更有禮樂文章，撫綏事業在。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固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

尙書體要 卷之三 五十一

以遷

今我對古我看，末句是引起下文之詞。下一節乃其故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此言已之遷都，實天意所在。天以水災徵動，而見于卜，稽以為當遷，故歸之天意。高祖之德，即指嘉績。朕邦而言，朕及篤敬，即復祖德而治國家之事。凡輕心不可與圖事，薄德不足以成功，所以恭承

民命者，乃獨在忠厚慎重之人。君相所以造命，寅恭可以定傾。命而曰承，則不敢阻以為難。承而曰恭，則不敢忽以為易。永地正是承民命，不止免蕩析也。將興化致治，漸被暨及矣。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此節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言大事必謀于眾，向爾眾不欲遷，而我不從，非廢爾眾謀也。乃至用爾眾謀之善者，是我之情如此。爾何疑于我乎。大事必卜，向者卜稽以為當遷，而爾眾不從，亦非敢

尙書體要 卷之三 五十二

違卜也。本亦為我思慮，欲我仍舊貫，而宏大此大業耳。是爾之情如此，我何疑于爾乎。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

此下專語羣臣之言。邦伯師長百執事，是三樣人，皆有治民之責者。隱哉者，新建之民，生理未復，欲其惻然隱痛于心，而思所以仁之也。入臣有可顯致諸民者，其德淺，有可隱致諸民者，其德深。隱是寸心，顯是總貨之習，奪于此，民德之敷本于此。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予其者。未然之詞。懋簡相爾者。懋簡之中而相導之意。寓焉。懋勉。還是懋勉其臣。非盤庚自謂。心常在。民曰念敬。君能行簡擇之權。至于敬則在諸臣念頭上。只好嘿嘿勸導之。此正是動他隱處。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係居敘欽。

此言懋簡相爾之實。一節宜申講。言其不任好貨之人。而惟擇敢恭生生鞠謀係居者。用而禮之一用。一令抑揚相形。纔得懋簡相爾模樣。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尙書體要 卷之三 五十三

一節作過文看。朕志之所若者。敢恭生生之謂也。朕志之所否者。不肩好貨之謂也。罔弗欽者。戒好貨之失。而勉勤民之事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此承上節而言。卽罔有不欽之實。無總貨寶。應不肩好貨說。生生自庸。應敢恭生生說。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無總貨寶。能為斯民導利。生生自庸。能為斯民立命。此皆為民之德也。式者敬也。敬布為民之德。欲

其及之。遍永肩此心于弗倦。欲其持之久。一者貫終始。徹表裏。只有一點愛民之心。更無私利雜其念慮。夫此心何心。卽隱哉之心也。告民而曰命汝。一設中乃心。告臣而約之一心。事根心。心根一盤。庚知本矣哉。

說命上

說命。命說者也。伊尹而後。傳說繼之。洵商朝盛事云。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

尙書體要 卷之三 五十四

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此羣臣因高宗過于禮而不言。故諫其所當言也。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言有德者之為法于天下也。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言有位者之為法于百官也。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言高宗既有明哲之德。固可作則于天下。又居天子之位。宜為式于百官也。知之以德言。明哲以人言。明以燭天下之理。哲以察天下之幾。作則正明哲之

實不作則則明哲爲虛矣。君臨萬邦。百官承式。正備明哲之德而磨作則之任者。王言。卽明哲之德所發也。出于王曰命。承于王曰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天資高明。自以講學未竟。恐未合聖聖相傳之道。所以不敢輕于出命。恭默思道。正高宗求道工夫。恭默。謂恭而默也。默者羣臣之所見。恭者高宗之所以養默也。恭默而思道。則神之所疑。常與

尚書體要

卷之三

五十五

理俱。正入悟微機處。思者夢之因。夢者思之著。心與帝合。故帝隨心顯。良弼之賚。豈偶然哉。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追其夢中之所見。故曰象。托諸繪事以求之。真其有是人。故曰形。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則真有是人

矣。按高宗雖至誠格天。亦豈遂神奇若此。意高

宗遜荒野時。必熟知傳說之爲人。恐一旦舉之草莽之中。加之羣臣之上。駭人耳目。故爲此舉。動以神其事耳。商俗尙鬼。往往有之。亦一見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爰。於是也。立。相不言。王。天下之相。與天下共之也。至置諸左右。是涵養聖德者所自爲。故曰王置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此所謂說命也。納誨中。兼論治論學說。納誨。而曰輔德。見輔德之外無他務也。上曰左右。則無闕。此曰朝夕。則無時。可以見古師保之親矣。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尚書體要

卷之三

五十六

此要得一節深一節意。金無礪不成器。金之須礪。固切然。猶未切身也。比之濟巨川。無舟楫。則利害所關。又切矣。濟川之賴舟楫。固切。然猶可待也。比之歲大旱之望霖雨。則民命所關。又切矣。蓋舟楫可待。而霖雨之在旱極。不可待也。

啓乃心沃朕心

相業莫要于輔德。輔德莫切于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啓開而發之也。沃灌而入之也。如渴之沃漿。神受心領而深入之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若金三段順喻也。若藥四句逆喻也。一喻欲直言以救其失。見已之有失。非說苦口不能藥。一喻欲明言以正其行。見已之不明。非說開導不能行。總是反覆資其納誨之意。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上欲其以已事君。此欲其以人事君。暨乃僚者。以其位羣僚之上故也。凡將美不若匡失。已見不若

尙書體要

卷之十

五十七

衆思。高宗恭默。夫處必少。曰匡就心說。有過固弼其違。未有過亦戒其漸。不以獨匡而以同匡。不以言匡而以心匡。心心投乎。是即爲匡。既以沃而順投之。又以匡而逆投之。一順一逆而心神徹矣。同心便是匡辟處。俾率三句要出得醒。高后所以康兆民者。先王又嘗迪高后以康兆民者。今紹先烈須自近者始。故言率先王。迪高后也。俾宇工夫都在心上。

嗚呼欽于時命其惟有終

有終終其事也。君德成。則輔德納誨有終。民生安。則同心匡辟有終。然總不外一欽字。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命傳說。托物以喻其意。故傳說復高宗。亦托物以進其辭。謂君之從諫而聖。猶木之從繩而正也。木豈生而正。惟從繩則無不正。君豈生而聖。惟從諫則無不聖。克聖即指從諫說。休命指納誨匡辟而言。臣字疇字說得廣。見不特在說爲然。凡有說之心者。無不進諫。

尙書體要

卷之十

五十八

說命中

惟說命總自官

此承委立作相說來。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土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逆豫惟以亂民

凡深明乎制治之原者。謂之明王。明王泛說。奉若天道。非止象天設官也。高甲以陳。貴賤以位。即天道也。天道有自然分畫處。依然等敘處。分合總理。

處若其理。非若其象也。建邦設都。分地而居之。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分職而任之。那有王畿。有侯國。后王君公。爲建邦而樹也。都有大都。有小都。大夫師長。爲設都而承也。天子諸侯皆有君道。故曰建國樹。大夫師長皆有臣道。故曰設國承。數句雖兼天子諸侯。而意實歸重天子。故不惟二句。只就天子說。觀註非爲一人逸豫可見。亂民治民也。通篇論爲治之要。故惟以亂民一句極重。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尙書體要

卷之三

五十九

此節爲下文一篇綱領。蓋自惟口起羞至事神則難。皆憲天聰明之實。而卽亂民之道也。惟天聰明。應天道。惟聖時憲。應奉若。自君公以下。師長以上。皆是臣。上曰惟以亂民。此曰惟民從乂。正是從其所亂者耳。臣民二句。亦不可平講。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憲天之道。莫先于言動賞罰。蓋輕出輕動。則言動不出于公。卽非天也。輕于輕罰。則賞罰不出于公。

卽非天也。故憲天以此四者言之。戒是戒謹之戒。非懲戒之戒。戒明一申看。休只是能惡天處。不可作能謹之效。蓋至于臣若民從。方可以言效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僇罔及惡德惟其賢

此憲天之見于用人者。庶官卽大夫師長。惟治亂在庶官。是言庶官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謹之意。下四句。是言謹于任用之道也。官爵就一人看。方任之初。授之以官。既任之後。錫之以爵。能與賢只是分屬。官爵亦非兩樣人。

尙書體要

卷之三

六十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此是憲天精微處。天道有中正之理。人君得之爲道。祭之本。天道有時行之會。人君得之爲時。措之宜。能慮善。能動時。是憲天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天道虧盈益謙。故以有善矜能爲戒。有其善者。有自足之心也。故已不加勉而喪其善。矜其能者。有自用之心也。故人不効力而喪其功。可見自滿者

無善自矜者無功此必然之理

惟事事乃其有備無患

此欲其思慮預防亦憲天事也事該得廣工夫全在上事字言事其事逐事留心乃其有備有備正是事事有備以事之未至言無患以事之既至言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此戒其溺愛狗已亦憲天事也啓非佞門乃欲實未盡空處恥非迷彼乃惟恐有過之心此便是納侮作非不必說到十分不好處

尚書禮要 卷之三

六十一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此憲天之心法居之無倦居乃出政之原人君粉飾政治縱綱舉目張不無駁雜後世分居政爲二途憲天之君合居政爲一轍所以中心養得鎮定行出來自然純粹無疵醇者盡善盡美之謂

顯于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天神一理事神正所以憲天也顯謂非時煩謂越禮數祭贖也豐昵煩也事神則難總承說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者言中之味言約理長意近指遠惟服正是旨處有心解力行意說之言高宗心說之而自度力量又能服之真可謂旨矣不是贊詞乃決已必行之意乃不良二句望說再進良言所以說若云不言有厥咎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知字應上聞字行字應上行字非知二句暗指王說忱者實心實體之謂徒曰行未免有力索之象

尚書禮要 卷之三

六十二

惟忱則真精貫徹是非以身行而以心行所以不難先王之德皆力行所到王之力行如先王則德亦信可合于先王矣緊承上句說惟說不言有厥咎言王既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也上篇復君以從諫此則責君以必行言必實見于行而後始不爲徒從也

說命下

前篇言政此篇言學其實道法卽治法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罔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

宅于河自河徂臺暨厥終罔顯

此歷叙廢學之因而嘆其學之無成欲傳說進爲學之說也。舊字終字相應。言舊雖學而克廢之所。以迄今無成。此高宗因自夫甘盤無賢人繼與講習。故自云然耳。不然雖居民間。何至廢學如此。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勗藥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子罔子棄子惟克邁乃訓

學先立志。此志一定。不迷于所往。訓志當在沃心前一層。酒非麴蘖不成。爾成我之德。則酒醴之麴

尙書體要 卷之三 六十三

藥也。藥非鹽梅不和。爾調濟我氣質之偏。則和羹之鹽梅也。交修取更互相濟之意。欲其爲麴。又欲其爲蘖。欲其爲鹽。又欲其爲梅。可否剛柔。斟酌劑量于訓志之際。過于柔。不足以格。非過于剛。不足以誘善。一于否。則言難。恐以阻其進。一于可。則言易。恐以驕其志。故以柔濟剛。而不一于剛。以可濟否。而不一于否。庶乎其盡交修之道也。罔子棄。帶下句看。又以己之能行動之克邁。是自信必能行之辭。前說謂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

此高宗謂患說之不能言。不患我之不能行。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此訓志之實也。求多聞。亦學之一事。但聞從外入。學由心求。故建則在事。獲則在心。求聞者未必盡能建事。其主意要建。學古不但能建。而且有得于心。則口耳淺而自得深也。學到有獲。方是學之真境。曰乃有者。後獲之意。非亟亟計功也。不師古。非與古長。但不能心得耳。永世。註謂長治久安。指精

尙書體要 卷之三 六十四

神不淪說。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此與下節。正學古有獲。中華高明者。多不能遜志。及工夫銳進。則不能有常。高宗克邁。非不能敏。但恐工夫作輟耳。故欲其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指遜敏。機括說。來者心來也。天機打動。自塞而通。資深則達原矣。乃者未定之辭。無窮理趣。將來未來者。正多工夫。一不繼其息也。可立而待。所以要允懷。允者必懷。念茲勿釋。比目前進修。又深一層。所

以自一至萬。自偏會全。來而不已。若見爲積。至于積而學。真有獲矣。

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自人已之分殊而言。修身以上者。學之事。齊家以下者。教之事。學固居教之先。而非教則學亦不全。故教人居學之半。始指自學。終指教人。曰終始。不曰始終。學無止法也。念字重。典字亦重。自其來之積而言。謂之道。自道之得于已而言。謂之德。積躬猶是着力。罔覺則不知其然而然者矣。高宗以交

尚書體要

卷之五

六十五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上言學古訓。此復言監先王。先王之德。無異古人。學古卽學成憲。但因時之宜。未必不與古異。少愆成憲。卽非善學古也。監是顧諟。意由法中見。法法者之精。不僅規守也。愆對憲說。無愆卽不愆。不忘不作。效看。永無愆。與永世應。蓋必永無愆而後能永世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承上文言學古而至罔愆。一一在王自力。若說所能爲。惟是敬承王德意。而求賢在位以相補助。至于爲學全功。顧王自勉何如耳。不第曰欽承。而曰式克。見爲君求賢。虛公慎察。使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達。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此與惟暨乃僚同心。匡辟意相應。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尚書體要

卷之五

六十六

此下皆期望之辭。仰德以未然而言也。德兼學與治看。風是鼓動之意。以說築傅岩之野。有以風動之。謂朝廷用非常之人。天下自不覺改觀易聽耳。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舟楫霖雨。所濟者一時耳。良臣之于君德。有終身成就之功焉。麴蘖鹽梅。相須者一事耳。良臣之于君德。有全體成就之功焉。故以股肱惟人爲喻。而望說之意在言外。下舉伊尹克齊其君。正良臣惟聖之實事。而欲傳說繼之。

昔先正係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幸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作我先王言成湯之德業得伊尹而興起也乃曰則曰者舉伊尹之言見伊尹之能辭其言也一段說致君一段說澤民而總結到格天上見伊尹輔君之功不獨及于民而又上徹于天也此正尹之著美于商處高宗欲傳說與之並美故末期望之明保比前納諫訓志意更深罔俾二句望之何等真切

尙書要

卷之五

六十七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此叙君臣相遇之難而明言以望之也惟后二句泛說下宜補今日相遇之盛意紹辟綏民即明保之事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者欲其能如尹之致君也永綏民者欲其能如尹之澤民也紹先王便綏民只一意紹字更有力主說身上說乃心源相續一德無虧也敢對揚句傳說自任之辭對如對越精白一心與君相對揚者宣揚推廣君之德意

以示必能踐言之意休命通指良臣以下言

高宗彤日

以彤日名篇見黜祭非中與盛事故表而出之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祭之明日以禮享尸曰彤彤亦常禮而有此異者失不在彤在于豐昵也雉升鬲耳而雉此為神告以宗廟之失審也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此祖已之私論敬神亦是為君所當然其事豈為

尙書要

卷之五

六十八

失但務民之義則自見神之當敬而遠故祖已欲格王以正其事然欲正事必先格王者事之失可見者也所以為事之失即明主亦有不自知者要看一先字諫府主當于事後不就顯者處指摘之則不聞悟諫明主當在事先源頭處一點而口舌可無煩矣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此格王之言人主所欲者永年而已禘祀之意當

在此故言永年在義不在禱祀此格心第一義也
非天天民承不永一邊而永者可知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此正發明民自絕于天處義之有得于心日德一
毫矯強便是不若此句我聽罪非是不聽人規

正惟天孚命而曰其如台乃見其不聽罪耳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與祀無豐于昵

此正事之言人君何事敬民為事有民後有神至
治馨香感于神明若一著意于神便不敬民了罔

尚書禮要

卷之三

本九

非二句帶說豐字有饋祭禮煩二意昵者親近也

親近莫如父故知禰廟

西伯戡黎

西伯伐密須伐耆伐邢伐崇不書獨書戡黎者

西伯之戡黎猶湯之征葛皆割床及膚之勢不

待智者而知也史官記此以見殷之所以亡周

之所以興云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戡黎曰既言必不止此也祖伊恐而奔告而終無

一語及周乃知周德之為至德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

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此祖伊告王之詞天子者天之子也為天之子而
可自絕于天平既訖句直與自絕句相應中間不

過推言之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此言天棄殷不有康食天不欲遂其生也不虞天
性天不欲復其性也不迪率典天不欲其平治也

尚書禮要

卷之三

本十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孽今王其

如台

此言民棄殷欲者探其心曰者述其言大命至即
天降威其如台言不足為君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之言蓋輕民心不足畏而以天命為可恃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恐而奔告于王見愛君之至情反而私語于人見
憂國之深慮責命于天對有命在天說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卽喪危之澤也。指乃二句。正見卽喪之實。凡事積而成者。皆曰功。此蓋惡積而成者也。伊之言可謂激切矣。王通有云。祖已之後。又有祖伊。所謂故家遺族。猶有存者。此先生涵養之澤也。

微子

篇曰微子者。見殷雖亡。尚有微子存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尚書體要

卷之五

七十一

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于朝。各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君子相與私議于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二師宗室大臣。與社稷爲存亡。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失其義。此真仁人孝子之心也。首節紂紂敗德之故。而追言我祖之烈。以明之。猶五子之歌。必本我祖爲言也。目紂曰我。亦猶五子指太康爲子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

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紂既亂敗。上好則下必甚。所以臣民並譙于亂。罔不小大。二句且虛。下卿士小民兼說。正罔不小大之寔。今殷以下。言必喪之形。末句何等傷痛。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在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于顛隳。若之何其。

此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也。君則狂暴。而天下無主。老成避野。而國家無佐。危亡之勢極矣。若不告以濟難之道。其若之何。

尚書體要

卷之五

七十二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此下箕子以其意剖析微子之意。而答之。節節有甚之之意。此答沉酗也。微子曰沉酗。而此加以方與二字者。甚之也。

乃罔畏。畏。弗其耆長。舊有位人。

此答發狂。耄遜也。發狂意在罔畏上。曰弗則知。耄遜于荒。非見幾而自去。由紂斥之。而然耳。此亦甚之意。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佗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此答草竊姦尤之語。犧牲。乃祀神之物。而有司容隱不治其罪如此。視諸草竊姦尤。乃罔恒獲者。抑又甚矣。

詔 降監殷民用。又警欽召敵警。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

此答敵警之語。用又警欽。固結怨于民矣。然民以其虐我而警之。而紂方且力行無度以召之。其罪可勝言哉。罪合于一。指紂及當時聚欽之臣說。至是則君民為警敵。而甚于小民相為敵警者矣。

尚書體要

卷之三

七十三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此答淪喪顛隳之語。臣僕以上。是箕子為己謀。義決不可去。以死商之忠。自許。詔王以下。是為微子謀。義決不可去。以存商之孝。望人上微子方問。救亂之策。蓋思保其國家。此箕子特示去國之義。但能保其宗祀。其甚之之意已見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此言各安夫就之義。自靖自獻。而自字見人各有

心。他人替代不得。我不顧行遯。言己之必不可去。亦以見微子之必不可不去也。○按微箕比干之得為三仁者。以其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耳。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于為奴也。事勢既爾。微子亦只得全身以存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但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那索性。惟箕子不死不去。最是難處。為彼所囚。不免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爽。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尚書體要

卷之三

七十四

他外雖狂。心則定。

尚書體要卷之四

東海趙聞仙先生鑒定

無錫錢肅潤纂

同學諸人獲子

恕

受業蔣

瑛吳世標

訂

周書

周文王國號不始文王而始武王者書文王于商之末以見臣節之終書武王于周之首以見君道之始

泰誓上

尚書體要

卷之四

泰誓猶大誓也史臣尊之之稱此篇未渡河作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

昔十有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年為商紂二十有一年至紂三十三年實武王之十三年也此以見武王臣節之久必至十有三年而後興師也書大會者著紂之為獨夫武王之為義主也于孟津者因有遠近至孟津畢會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此呼從征之人以聽誓也友邦冢君即八百諸侯

不期而會者御事庶士是本國之臣即三卿亞族

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是也誓者告以伐商之意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直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

此為紂失君道而發以原上天立君之意惟天地萬物父母此萬物通人物聖人都在內惟人萬物之靈此萬物亦同前而從中提出人之靈秀則所餘者乃為動植之物矣人之知覺異于物便是靈聖人之知覺異于人便是聰明聰明日直從實德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出作元后不重為君說以直聰明作之也作民父母重講與上父母字須呼應有力天地說萬物父母元后說民父母元后與民更親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君者天之所立天且弗敬况于民乎惟其弗敬是以降災正是不推天地父母之心以父母斯民處沈酒罔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官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斨未集

上言慢天因以虐民。此言虐民即以慢天。惟虐民以慢天。故皇天不覺震怒。天威是震怒之威。文王以服事殷。此云肅將者。戡黎伐密。皆所以將天威也。但欲除暴救民以安商。不欲伐紂。故大勳未集。集則成革命之業矣。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紂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上節都說文王時紂之所為。故末言命我文考。此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三

節都是武王即位後十三年以內事。故首言予小子。肆字緊承上言。觀政非觀兵也。罔悛即上暴虐。乃夷居以下。又更甚矣。夷居總管上帝宗廟二邊。犧牲句亦承二邊。此總是侮神處。罔懲侮即罔悛心之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前惟天地節。見天立君為民。而紂失君民之道。重在紂一邊。此言天立君師。而吾不敢不盡君師之

道。重在武王一邊。君師不可講出事業。下克相寵綏。正君師之事。有罪指紂。無罪指民。予曷敢句。明已決不敢二心圖度也。下言度義。緊跟此說。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天下有兩立之勢。無兩立之理。故決勝負者。力不敵則論德。德不敵則論義。蓋以理言。不以勢言。億萬離心。力已先屈。况德義乎。三千一心。德義所感也。力不待言矣。上言已無越志。此言臣亦無越志。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四

故以一心言之。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積惡者其罪大。長惡者其罪同。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夙夜祇懼。不止為罪鈞也。聖人之心。無時不祇懼。受命類宜。皆祇懼中事。先言受命。文考者。以天本命。文考肅將天威。武王卒其代功。故受命之廟。而後告皇天后土。未仍結到天罰。與天命誅之相應。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之立君專以為民故武王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天欲父母民而元后之望孤欲君師民而寵綏之責負民則奚堪是可矜也惟矜故有欲必從所欲不說亡利乃武王自謂言民所願欲之人天必依從民心使之成功予正民所欲也亦天所必從也爾將士尚弼予以成功乎永清四海正弼予之效時哉申民欲天從意不可失申弼予永清意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五

泰誓中

此以下既渡河作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上篇不言日此曰戊午前當是丁巳日也上篇曰孟津此曰河朔前尚在河南此則渡孟津而至河北矣用兵以次為善曰次于河朔則有整兵慎戰之意行師以會為正曰以師畢會則無襲取倖勝之心徇者撫循而慰勞之也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大會之眾皆西伯所統者故曰西土咸聽者總以詳審所發之命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額天穢德彰聞吉人凶人皆指君言吉人平日為善已有餘而猶惟日不足凶人平日為不善已有餘而猶惟日不足不足宜對有餘相形今商王受以下層層說出正是為不善而若不足處臣下化之以下是不善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六

之染于臣也無辜額天以下是不善之及于民微于天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此先原湯革夏事以起下意天惠民亦只在立君立師上見辟奉天者奉天惠民之心也在克相寵綏上見天開惠之源而不有其權辟普惠之利而不私其澤辟且不敢擅惠而敢擅毒乎命湯黜夏正是惠民處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
被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
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上言桀有罪。天命湯黜之。

此言紂多罪。天命已伐之。剝喪六句。歷指紂惡。益

以見惟日不足之意。然前述其證驗。而此指其病

源。四謂字是也。厥鑒句。乃言今日當鑒成湯伐夏

之事。與殷鑒不同。天其以予又民。未然之辭。又民

連上。與夢卜開閉說。夢傳天意。卜紹天明。夢協卜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七

者。卜在先。夢在後也。不曰伐商而曰戎商。伐必動

兵戎也。必克。就又民上說。非就已說。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兩心字同重。兩德字尤重。

心之同。須是德同纔好。小人蓋有同心者。只無德

可同耳。故心德二字並說。下二句。即申上四句。仁

人。武成註指太公周召之徒。則仁人亂臣。非是兩

樣人。詩謂商之孫子其罷不億。則尉說夷人。亦非

有異。但三仁不在周親內。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今朕必往

上折觀天民。伐商固有必克之理。此合觀天民。伐

商亦有必往之勢。天不過佑民。矜民。惠民。故憑民

做起。民無岐視。無亂聽。只在仁暴間而已。今百姓

不遵紂而遵予。則不但罪惟鈞而且罪獨歸矣。天

之視聽無日不注于予。敢不往乎。

我武惟揚。優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八

此示伐商之公。見此舉初無利天下之心也。湯伐

桀。何利于夏哉。出斯民于塗炭耳。武伐紂。何利于

商哉。拯斯民于水火耳。心事俱青天白日。故特下

一光字。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既言商有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心乘。故戒之。

紂之凶暴。能使商民畏如崩角。爾可不畏乎。勝畏

莫如心德。日一。比同字更進矣。立定厥功。即安民

之功克承世者。未一凶殘而承胎民以安也。還就
用力說。未可作效言。○宰執非敢一句。是聖人臨
事而懼大學問。

恭誓下

時厥明王乃太巡六師明誓衆士

上日猶無所以撫安衆志也。此日大巡所以嚴肅
衆心也。是時將趨商郊。戰期已迫。故先巡六師而
誓。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

尚書體要

卷之田

九

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天有顯道。指其昭然之體。厥類惟彰。言其釐然之
用。類卽道之散殊。類不是說思之類。與義之類。各
自分明。就他與思相類。與義相類中。自井然不淆
耳。顯彰二字。亦有別顯。是昭著而不可除。彰是分
析而不可淆。五常卽道之顯而類之彰者也。既謂
五常便不可狎侮。便當敬不狎侮而敬則上合天
心。下合民心。紉惟不然。安得不至于自絕結怨乎。

新朝涉之歷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

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
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
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此是自絕結怨之實。新朝涉以至悅婦人。節節有
結怨于民意。上帝弗順祝降時喪。惟其自絕。所以
天遂絕之也。爾其孜孜以下。見已之伐商所以順
乎天。而勉將士之輔已意。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
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于小子誕以爾衆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十

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
厚賞不迪有顯戮

此節兩引古語。前一引見紉之惡。後一引見紉之
當去。由前言之。則民讐不可不報。由後觀之。則惡
本不可不除。復讐除惡。念念在心。則果毅自迪矣。
此正見將士所以當孜孜之意。爾尚迪果毅句。正
應孜孜登乃辟句。正應奉我一人。功多二句。又以
賞罰勉之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上三節詳商受之惡。為天人之所去。見亡商之有由。此節述文王之德。為天人之所歸。見造周之有本。天之顯道。村邊佚之。若天地之晦昧。文昭揭之。如日月之照臨。此句正與前對照。光字廣而淺。顯字狹而深。皆于及人上見之。四方非文考所統之地。謂之光者。德之旁及。所謂厥邦時叙也。西土乃文考所與之地。謂之顯者。德之深入。所謂西土怙冒也。末二句斷今日之理。宜如此。不必寔文王已

尚書禮要

卷之四

十一

然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節深明文考之德。足以勝商。亦仰行上節意。無罪指有德言。無良言不能繼文考之德也。善則稱親。過則歸己。而且致其謹慎。聖人之心可見矣。○按前篇末舉湯。此篇末舉文考。蓋以萬古大義。則武王于湯任再起之責者也。以一家世德。則武王于文王任成終之責者也。遠則欲無愧于湯。近則

欲無忝于文考。武王所以臨事而懼也。

牧誓

伐紂之誓有四。泰誓上篇併諸侯。凡從者誓之。中下篇惟誓西伯所統者。至牧誓。又併諸侯及從者誓之。篇末軍法甚明。軍容肅。後能聽誓命。誓命最後能成武功。故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言日不言月。紫泰誓之文也。曰昧爽。又曰朝者。以

尚書禮要

卷之四

十二

昧爽。自河朔起行。平旦至于商郊也。牧野。紂近郊三十里。故曰商郊。牧野。乃誓。將誓未誓之辭。杖鉞。秉旄。所以肅在已之容。一三軍之耳目也。鉞以克敵。杖之俾見而知奮。以左者。示無事于殺也。旄以指麾。秉之俾見而知統。以右者。示有事于教也。逖矣。句。雖憊勞之詞。亦以見為除殘暴而遠至于此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此華夏之率俾者也。友邦眾君降國之君，御事以下，本國之臣，御事正指三卿說。皆主征伐之事者。大夫佐三卿之事，士分三卿之事，師氏司出入之防，千夫長百夫長有綱維之寄。及庸蜀羌豳微盧彭濮人。

此魯邾之率俾者也。看一及字，要重中國人以帶。魯邾說，人字總八國之人言。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歷呼其人，使各事其事也。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尚書禮要

卷之四

十三

上三句與左杖二句應既滿已容，又肅人容，戈矛所以攻人，干所以自衛，皆耀武之具也。予其誓，應前乃誓，諭以伐商之意，示以行師之法。

王曰古人有言曰，化難無辰，化難之辰，惟家之索。

此下誓師之詞，先引古語，將以聲紂之惡也。難之化，陰道也。辰，而鳴陽道也。化難無可及之理。下二句正見其意。此究致亂之原，兆于內亂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

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尤于商邑。

前數句罪，都猶散叙。此則搜根剔源，皆由信用婦言，所謂因甲于內亂是也。登兩昏字，俱根川婦言來。當陳之祀，只指宗廟王父母弟。王父母弟，同母弟也。極尊極親，尚猶不迪，何況箕子比干之諸父與。微子之意，兄崇長寵，俾之謂信使，委任之謂皆左右，便俾用事者，又甚則使之有位，而居大夫卿士之任，安得不暴虐百姓，安得不茲尤商邑。此正古

尚書禮要

卷之四

十四

人所謂化難之辰，惟家之索者。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上皆紂得罪于天之事，故承之曰恭行天罰。今日之事，實至尙桓桓節。今日指甲子臨戰之日。六步七步，作而進也。乃止而齊，坐而退也。止齊，非止此而不進，乃止齊而復進也。齊者，言三軍之止如一人也。勗哉，戒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步足法也。伐手法也。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以多少言也。用四則不用五。用六則不用七。非并用也。如四伐當止而齊。則止用四伐。餘皆然。勗哉。戒輕殺也。深玩不愆。數語分明。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顧。此所以為節制之妙也。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熊于商郊。弗迂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用兵以武勇為先。以節制為尚。武王慮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慮其過勇。故以殺降為戒。勗哉。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十五

勗武勇。戒殺降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勗。即承上三勗字。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獨言有戮。亦威克厥愛之意。

武成

前四篇。自會孟津至陳于牧野。記其誓辭。此篇則自往伐至天下大定。記其前後事辭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

此記往伐之始。實泰誓戊午以前事也。舉事責早。朝故皆言朝。肇行日步。人荷而行。不駕馬也。日征者。往正其罪。見其非利天下也。伐者。聲罪致討。見非無名之師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會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幸淵藪。予小子既獲仁。入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十六

此記征伐告神之辭。告天地。在師未出之時。告山川。在師所過之地。所告之神非一日。而告詞則一也。曰以下至神。是告天地山川之辭。稱有道會孫。本其祖父而言。見修德非一世也。大正。以兵征之也。商王受五句。推大正于商之由。暴殄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逋亡也。予小子至亂畧。又是大正于商之意。必得仁人而後敢祗承于帝者。仁人乃迪知天威。懋天棗忱者也。亂畧。即指上暴殄等事。華夏。指友邦家君。蠻貊。指庸蜀八國。率俾者。同以弔伐為心。而罔不歸附也。

國率俾者。同以弔伐為心。而罔不歸附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惟爾有神四句亦告神之詞乃求助于神之意齊兆民中本克封意說既戊午以下取商之類米也乃反以下定商以後之政事也戊午師渡孟津前

尚書禮要

卷之四

十七

已有誓癸亥陳于商郊書所未載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謂雨止清明也史臣點綴其詞曰俟天休命想見武王順天妙用大有從容不迫之意而無掩襲倖勝之心故曰俟受率其旅若林非受之多助積威劫之耳所謂德光表人離心離德者也罔有敵于我師非已交兵只全然不肯敵我師意前徒前而之率徒也兵敗日北人心離叛如此真天命去商佑周之驗也天下大定凶殘既服而

天下安于無事矣反政由舊廣說下六句雖是反政由舊裏面事然不足以盡之萬姓悅服總結反商政以下其悅也悅賢者之出悅財源之通非悅王也其服也服舉之實服散之公非服王也王者不令人喜王民不知帝力若因此二事而悅服則歸廣矣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假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上云死與此云生明互言耳自商至于豐豐以地

尚書禮要

卷之四

十八

言祖廟雖在然未告廟也告廟直須丁未日耳假武正是修文雖是一意然文德亦自有事如祭祀列爵等皆是非只歸馬放牛便了歸放指伐紂之牛馬言天子十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服乘用也軍行戰車用馬任載用牛弗服言牛馬不復服也

既生魄庚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此朝既之事受命非武王有命而彼受之但來請命以聽上耳于周二字重內外之臣皆皆聽命于

商今皆受周命而為周臣矣。故史著周字以別之。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黍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此祀神事。祀廟是以克商之事。告于所親。柴望是以克商之事。告于所尊。于周廟不言告成。于柴望不言助祭者。互文以見義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十九

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告羣后事。告羣后而必歷叙先功者。蓋言今日伐商。不過承先緒耳。若云積累艱難。以發勳諸侯。恐非聖人自氣。非上啓自后。其然多矣。公劉從而篤之。然猶未也。王迹肇自太王。王家之積功累仁厚矣。王季從而勤之。然猶未也。在文考而克成厥勳焉。膺命就為西伯言。撫方夏專征伐也。大邦二句言威德之著也。所謂基王迹。勤王家。成厥勳。豈周家三世。真有意于興王之業哉。只是人心歸

戴日衆。便是膺天命。撫方夏之事業。此事實始。基自太王。至文王而成耳。然而天下猶未一也。故曰大統未集。九年自為西伯之年數起。文王之志。實在于使天下皆被其澤。予小子承厥志。卒其代功而已。

恭天威。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承上承厥志而言。恭成命以安人民。正是承厥志。昭我周王。不是以來迎明周王之德也。言其所以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二十

來迎者一德之感。明白正大。而非私意驕虞。天休不作。推原說。跟上一句。緊說民心所向。即天休震動處也。用附我句。即篚厥玄黃二句。大邑者。所謂文王以百里也。保其民情。歸附意。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是武王新政之事。所謂修文者也。列爵分土。乃通于天下者。建官位事。乃施于國中者。爵土以世相傳。故定其等。而不易。官事隨時授任。故嚴其選。

而不濫重民二句。重字貫五教三事。曰惟者。重民五教外。惟此三事而已。上四惟一類看。此一惟另看。信明義二句。又將武王治天下之精神命脉而約言之。信厚其信。使天下不趨于詐。顯明于義。使天下不徇于利。皆激勵商俗之故。崇德使人知向賢。報功使人知勸忠。崇報與建官位事不同。賢能是未用之人。崇報就已在位者說。垂拱一句極妙。見得雖是征誅。亦有揖讓氣象。

洪範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十一

洪大範法。古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莫備于此。蓋人心相危。四節。但言傳心。木及政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數語。但言政事。未及傳心。至此篇而性命政事。渾然全具。斯所以為大法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即泰誓十有三年四月歸朝之後。

唐虞日載。取物終更始也。夏日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商日祀。取四時一終也。周日年。取禾一熟也。別大會孟津。謂十有三年。此言十有三祀者何。日十有三年者。所以記武王西伯之終。日十有三祀者。

所以見武王代殷之始也。至不若箕子朝王。而書王訪于箕子。隱然有不臣箕子之意焉。箕子曰。我罔為臣。僕訪道則可。臣之則不可。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叙。

武王之問。非問天道。問治道也。然武王必先言天者何。武王有代天理物之責者也。人倫教。則天道晦。故必推陰陽之原。而究叙倫之道。若曰。天和彼而我不知此。無以代天云爾。陰陽者。當五性感動。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十二

之時。而仁義中正之理。便不可易。若天有以定之也。有定之中。事事物物。莫不有當止之所。是謂厥居。相使不偏。協使不離。天之陰陽下民者如此。然天能相協于有生之初。不能保其不失于有生之後。是其責全在君矣。故末著我不知一句。發倫。即從厥居看出。自其居之有常不易者。謂之彛。自其居之有餘不紊者。謂之倫。叙彛倫。正所以佐天之相協也。攸叙。在君上看。方得武王求治道意。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

震怒不昇洪範九疇舜倫攸敦鯨則殛死禹乃嗣興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舜倫攸叙

兩目乃言皆史臣形容問答之辭重道之意沉吟

乃問思慮乃答也舜倫之叙敦在九疇九疇之顯

晦在于天先叙鯨而後及禹者見天道不輕昇也

餘逆天道故天不昇之不昇者天奪之監也禹順

天道故天乃錫之乃錫者天啓其衷也洛書不出

九疇不作人不得見常道之次序故舜倫敦敦叙

出九疇作人皆得見常道之次序故舜倫叙敦叙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三十三

俱以理言○常說以九疇與舜倫為一物非也九

疇乃人君治天下之常法所以叙舜倫者也舜倫

乃生民所具之常理則九疇之所叙者也故曰舜

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

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

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

福威用六極

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與次禹所次第也五行

以下即禹法則之事九疇首五行以五行統九疇

非以九疇配五行也但第一疇則包天地自然之

數餘八疇則參天時人事而類之其以皇極居中

者皇極為九疇之宗主有前四疇則皇極之體立

有後四疇則皇極之用行是非前四疇無以根本

乎皇極非後四疇無以維持乎皇極此九疇首五

行中皇極之大要也五行尚未說到生養乎人亦

未說到人君以五行治天下須渾看五事八政等

項亦不得明言其義以妨下推衍之文敬用五事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三十四

用字重敬字尤重蓋有此敬方用此五事非以五

事為敬也除做此敬兼內外說農訓厚不曰厚而

曰農隱然有重食意協如符節不爽分毫建如創

造卓然自立又者治法不同相錯而成也明則理

與事俱在內念則思深內省非獨徵驗之謂嚮者

使天下知所慕威者使天下知所畏每一字各有

一義須鄭重看出

一五行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

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

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箕子之所行也。一字與初一之一不同。初一之一乃洛書之數。此所謂一乃次第之辭。箕子將衍五行之曉。而先以一五行總之。蓋目中之綱也。一曰水五句。只列得五者之目。水曰潤下。以下十句。方足得行字之義。因五者往來天地間無時或息。故曰行。註中潤而又下五又字。及本文五作字正。見變化不息處。此所以為五行也。五行不言理而理在其中。潤下炎上等。即五行之理。須知水中亦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三十五

有五行。火中亦有五行。獨水不能成水。獨火不能成火。木金土皆不能獨成者。潤下炎上等。有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木有曲有直。金可從可革。種曰稼。歛曰穡。須分看始得。潤下作鹹等。亦要說得分明。潤下何以作鹹。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炎上何以作苦。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之始稼。穡亦然。○按五行有生

有克。朱子謂河圖以生為序。故自北而東而南而

中而西。洛書以克為序。故一六在西北。二七在西

南。四九在東南。三八在東北。抑知河圖雖生而北

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

八木其相克已寓相生之中。洛書雖克而東南四

九金生西北。一六水東北。三八木生西南。二七火

其相生亦已寓相克之中。生克總一道理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三十六

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此首五句。亦止列五事之目。下十句。方足得五事之義。因事屬人。故不說身口耳目心。而曰貌言視聽思。此皆有為者也。至敬用意。合一節。方見蓋人必是肅又哲。謀聖始微。其為恭從明聰睿。始不虛其為。貌言視聽思。始可謂之事。五事固以思為主。而思必以貌言視聽為先。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於外而可見者。先持守之。則百體各任其職。于內而不可見者。復操存

之則百體于神明而從其令。內外火持始無滲漏。恭從明聰睿德也。肅又哲謀聖用也。有是德便行是用。有是用方見得有是德。如有貌原有此恭。恭即具于貌內。乃貌之本能如此。發于用則為肅。以恭對肅而言。則恭是體段。肅是作用。初非有是恭了。修為將去。乃做肅也。餘四者亦然。○按劉向作洪範傳。以貌言視聽思屬木。金火水土。蘇老泉皆五事。取諸易也。易東方為木。主震。震為足。以動容尚書體要 卷之四 三七

貌。故貌屬木。西方為金。主兌。兌為口。以出詞氣。故言屬金。南方離為火。火以離為日。故視屬火。北方坎為水。水以坎為耳。故聽屬水。至于艮為土。其象為思。故思屬土。此易之五事。非洪範之五事也。蘇老泉之言五事。取諸素問也。素問脾之發為貌。屬土。肺之發為言。屬金。肝之發為視。屬木。腎之發為聽。屬水。心之發為思。屬火。此素問之五事。非洪範之五事也。洪範五事。則水火木金土之序。秩然矣。天一生水。水有形。人感而為貌。地二生火。火有氣。

人接而為言。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形質已全。其矣。人稟而為視。為聽。天五生土。土者形質之君也。人受而為思。此理斷不可易。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通節要拈政字說。食必有足之方。貨必有通之法。祀事死報本。必有其禮。司空主土。司徒主教。司寇主刑。必有一定不易之經。賓禮諸侯。遠人必有其儀。師除殘去暴。必有其制。故曰政。食貨祀賓師皆舉其事。三卿獨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名以見義。食貨及三卿所司。皆切于厚生。祀與賓師亦曰厚生者。祀政舉。則民德歸厚。賓政舉。則德澤不瘳。師政舉。則強弱不相凌。要皆厚民而已。○攷洪範之意。皆以五行為主。人事天工。皆為五行之相攝。舉三卿以治五行。則食一為水。貨二為火。貨三為木。師四為金。祀五為土也。舉三事以正五官。則司空為水。治北方。司寇為火。治南方。賓政為木。治東方。師政為金。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三七

治西方。司徒爲土。治中央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此節重天示人人合天二意。天有四時之行。以示人。則爲之歲紀。而可協天之四時矣。天有晦朔之變。以示人。則爲之月紀。而可協天之晦朔矣。天有
中道之躡度。以示人。則爲之日紀。而可協天之躡
度矣。天有經緯次舍之象。以示人。則爲之星辰紀。
而可協天之象矣。天有歲月日星辰之運布。以示
人。則爲之曆數紀。而可協天所運之氣。所布之象。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三十九

矣。歲無不統。故居一。月統于歲。故次之。日統于月。
故又次之。星辰爲日月之經行。故又次之。曆數者。
則又統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者也。故始末焉。
○攷紀如糾紀之紀。只是立一箇法。使五者各有
統紀。其紀維何。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
定四時。是爲歲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
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大
小。是爲月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

統地一匝也。以履昏出沒定晝夜短長。是爲日紀。

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及五緯星。辰謂天之壤。因

日月所會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體。是爲星

辰之紀。曆謂日月星辰所歷之度。數自一二以至

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

用。是爲曆數之紀。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伋極。

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皇極實所以貫九疇者。五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三十

行是極之發源處。五事是極之操持處。八政是修
人事以建極也。五紀是順天道以建極也。三德則
千極上權衡高下。稽疑則于極上參定是非。若能
建極。則驗之于天爲休徵。推之于人爲五福。若不
能建極。則驗之于天爲咎徵。推之于人爲六極。總
是一箇皇極作主。皇建其有極。句衍皇極之時也。
宜男講。下涉舉其效。與君民相與處併言之。不曰
極。而曰有極者。極之理本吾心所固有也。工夫全
在建字上。綱常倫理事物。言動無不各極。幾理之

當然是也。歛福是建極之效。五福卽第九疇。五福也。九疇雖至五福而終。五福實自皇極而出。必使君先有是福。然後人共有是福。此敷錫所以必本于歛也。敷錫雖就福言。其實使民化于極。便是錫。錫係者。雖民自爲善得福。然人君合天下爲極。必盡天下之人皆歸極。方成得一個建極之功。故民之歸極。乃所以與君共保其極也。君民相與雖平。其實君若不與民。民如何得與君全重。在君當建極上。不可板對言。庶民則臣可知。此下如念之受。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三十一

之是舜是訓。筆皆推說敷錫之事。會極歸極是訓。是行等皆推說保極之事。

凡厥庶民無有謗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上言君能建極則臣民保極。此言臣民保極。由君建極。蓋反覆言之。以見君不可不建極也。民無謗朋。是民保極處。人無比德。是臣保極處。作極卽建極。作已然看。無工夫。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造就乎民。正作極內事。天下全材常少。中材常多。故造就之方不可執一。才氣有餘者。涵養不足。此其難在督成。故須念善惡未分者。習性易移。此其難在垂蒞。故須受念者。君之精神意念無息。不買勞來。振德時加提獎。受者取一不責三。與新不計舊。使不見苦難。以漸而入。又在度量上看出。兩段文勢側下。言予有猷有爲有守者。固念之。就是不協不罹者。亦受之。不重此而重彼。其造就深。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三十一

思無一人不及。真是皇人氣象。故念之血口汝而受之。則曰皇。并大心容衆者不能受也。兩項人皆與皇極相遠。至經念受。一番進修有序。于是見于外。有康和之色。其于極也。已優游而漸得之。發于中。有好德之言。其于極也。復淡知而篤好之。此皆進善之徵。近于極而猶與極爲二者。錫之福。謂因其進善之有徵。而俾其俯仰之無累。爵之祿之。不但深于受。卽較念亦深一層。時人到此。更無欲爲。罹協之分。亦無安好康色之別。直與皇極爲一矣。

故曰斯其惟皇之極此一斯字正與上三則字相應見繞感即應作之者迷而應者亦速惟皇如此故時人如此上下兩惟字亦有關係

無虐斃獨而畏高明

此承上起下之辭從上庶民二項人外抽出斃獨來說又即高明形起下節正人來以見微者如此無善不勸可知顯者且然無惡不懲可知

人之有能有為使蓋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

尚書禮要

卷之四

三十三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造就乎臣亦作極內事有能有為與庶民不同蓋已在朝廷任用者使蓋其行使字內有造就意進其行者進于皇之極也邦其昌只就輔君建極導民係極上看不指治效說凡厥正人泛指在位不必直指能為者觀凡字可見既富方穀既勝之而後責其善也責其善正使蓋其行也好于而家對邦昌說治國先家則蓋行當自齊家說弗能使有好于而家則弗能使邦之昌可知兩使字相

照應斯其辜與上斯其極對率則不能惟皇之極矣斯字語意亦緊末三句又以其辜而推言之曰

其作汝川咎者言此等人不惟自己不斃而又導若不善作成汝川咎之事固不止時人之辜已也如是則何以能建其有極耶。按數錫者福之全體以理言錫福者福之一端以事言蓋五福六極天之威福也爵賞刑罰君之威福也五福本天而君之爵賞亦謂之福君無福即以天之福為福君無福又即以臣民之福為福攸好德者天之所以

尚書禮要

卷之四

三十四

福人而亦臣民所自有之福也故前節言攸好德者則錫之福此節言無好德者則不宜錫之福。又富亦五福中之一不言祿而言富正是要君錫福處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此節是詩之體使臣民諷咏而知所感動也數無字是戒之之詞三遵字是勉之之詞節內不必截

亦不必拘拘對仗。只用全文教他。方得音韻相協。意義重復之旨。偏陂好惡。雖屬心偏黨反側。雖屬事然。未有公私。而不見于事者。皆所謂注朋比德也。王義王道王路。無大別。總之不外一王道。上說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是訓他做工夫。下說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則止說王道是如此。王道本蕩平正直。必重言而歷舉之者。深明其必當遵也。後六句較深。前六句一層。會極歸極。二句中明上二段。蓋上文皆反覆致意。未露極字。

妙總上意而中之。亦勸勉之詞。非結語也。兩言其有者。因上言王義王道王路。恐人認作王之所有。不是自有的。故曰其有言人人同有之極也。會字歸字。正與遵字相應。遵是在途。會者將到其地。歸則入其室矣。至會極歸極而後。可言保極。而後可見皇之建極。按建其有極。其字指民。若只皇有不名為建。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其字指君。若非皇有。亦不名會名歸。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此贊敷言之妙。正提前武王問。繼以暢相。勝攸叙之旨。蓋箕子若曰。此敷言也是彝是訓。是即以彝倫著之為訓者也。此敷言也。于帝其訓。是即以惟天陰陽著之為訓者也。臣民必至會歸而後。乃為叙彝倫。乃為代天以相協。是字于字共字。俱緊切。關應首節。按敷言者。敷錫之言也。敷錫庶民。全賴此言敷布。謂之敷者。理無窮而言不一。覆而不厭。多而不煩。故曰敷。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

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見敷言感人之深也。庶民亦兼臣民言。是訓是行者。言臣民皆以是訓而行之也。此訓即上文之訓。無兩樣。天子之光。即皇建有極。以其德輝著于民。故曰光。近即會極歸極之意。蓋君所建者此理。民所會歸者亦此理。無相遠也。近乃性相近之近。非親近之近。曰以下。是頌之之詞。頌正近光處。天子二字提起。父母字。王字串說。言天子固為天下王矣。然育我教我。恩同于父母也。父主義主

嚴母主恩主寬上文建極以立本造就之方敷言之訓恩義並行寬嚴相濟即父母之成就其子亦不過是故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也此言敷言之效皆係極內事只完成一箇建極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剛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三德者聖人所以應機制變爲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故止論皇極以正直爲歸此論三德亦以

正直爲本主道正直直之外本無他事不得已

尚書禮要

卷之四

三十一

而用剛柔亦聖人之行權也因次第及之平康世平而康寧也以正待正以直待直無所事乎矯拂故但言正直強弗友等亦即平康中偶有偏僻處非謂大奸大惡也強變大槩說故云習俗沉潛高明就各人說故云氣稟強變非病病在弗友與友蓋強者屬剛強而弗友是過剛變亦屬柔變而友是過柔沉潛高明原是美質但沉潛者多不足于剛高明者多不足于柔此其道或因俗而異施或因人而相濟使不能無爲而治故有剛克柔克之

別五句內俱要見得又字意平康正直又之得其
中者也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順而又之也沉潛
剛克高明柔克逆而又之也。按以政而言強者
御以剛弱者撫以柔此于五行屬太剛太柔也以
敬而言高者抑之柔卑者振之剛此于五行屬少
剛少柔也正直則中德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至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

食

此又用先一着處欲治大德先攬大權福威王食

尚書禮要

卷之四

三十一

是大權之所在也臣無有句正是明君權之重。
威福二字要看五時之歛福錫福即此作威作福
此惟辟之作威作福仍是惟皇作極也末時之福
嚮極威亦即此作威作福此惟辟之作威作福仍
是相帝陰陽也作用原一事雖相通非截然各別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
側頗僻民用僭忒

此甚言人臣僭上之患以見君之權決不可下移也臣之有上須補君不能操權而移于下使臣得

以僭竊意說來，臣指諸侯大夫說，照害家內國看，曰而者，以家國皆君所與也，人與臣有別，臣是已，在位之人，人是未，在位之臣，臣既擅權，則人必效，尤故用側頗僻，人既效尤，氏亦相率為亂，故用僭，忒側頗僻，較比德更甚，僭忒較淫朋更甚，此皆害家凶國之象。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此詳稽疑之曠稽疑不止卜筮而獨言卜筮者，人謀或出于私，鬼謀一本乎公，故凡事必以卜筮為主，卜筮須在得人得其人，然後可以紹天明以定天下之吉凶，擇字重，乃字亦重，擇建是平時事，乃命是有疑而命臨時事。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言五兆與五行相應，五兆雖配五行，其實五行不專一事，五兆亦不專一態，偶分言之，則五耳，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

曰貞曰悔

爻有三百八十四而貞悔為諸爻之體，卦有八八

六十四而貞悔為諸卦之要，貞之義正也，悔之義改也，貞者事方來而始著，機乍顯而無為于未動

之卦，則為在內之下爻，于既動之卦，則為所遇之本體，以幸萬變以遇萬幾，確然貞固而不移也，悔者事已過而後形，幾已著而後變，于卦之不動則為外交而土體是居，于卦之既動則隨所之而變，體是值以通其變以極其數，紛然變動而不居也，究竟貞悔非鑿然二事，或貞中有悔，或悔中有貞，貞雖主靜，實含有發動意，悔雖主動，實含有成就

意動靜未始不相為用也。按禮先筮而後卜，此先言卜而後言筮，何也？曰是其體象皆有之也，坎之似雨，離之似霽，坤艮相蒙，震巽落驛，乾兌似克，今之灼龜，兆成或變，體色墨垢，各有內外，故曰皆有之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此承上兩節而言，上用數曰字，未定其數，故此以凡七二字總之，上未定其為卜，某為占，故此以下五占用二分之衍忒，止言推人事之過差，而不言

善一邊者吉。尚悔吝生乎動。尚多乎吉也。尚或卽是稽疑。人事如祭祀征伐等事。是方來而未然者。非待其有過而後推。乃疑其有過而推之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時人卽上所擇立之人也。三人占謂卜必三人。筮必三人。非總是三人也。古者卜筮必用三人。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大誥朕卜併吉。士喪禮卜葬占者三人是也。此占字與上占字不同。上單說卦此兼卜筮三人從二。善鈞從衆也。此從字亦與下從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四十一

字不同。下是從人之謀。此是從人之斷。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千人用靜吉用作

凶

上但言稽疑之法。此節正所以稽疑者。汝則有大

疑照疑字。謀乃心至謀卜筮。照稽字。汝則從以下。是卜筮斷法。亦稽字中意。大疑者。大事之疑。凡近係君身之休咎。遠係子孫之禍福者。皆是非謂疑之甚者。爲大疑。盡人謀而後以卜筮決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于者。龜之靈不至越于人也。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于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于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惟主龜筮。故首段龜筮。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四十二

雖在君下。實進于卿士庶民之上。大同之應。殆不止所問之事吉而已。下則龜筮既從而卿士庶民逆亦吉者。以君心與鬼神合也。君與庶民雖逆而亦吉者。以卿士與龜筮同也。君與卿士逆而亦吉者。以庶民與龜筮同也。龜筮二者。又專重龜。君與龜二從而筮與卿士庶民三逆。猶然有吉。有尚至龜筮共違人謀。吉凶雖亦參半。然作內之吉。以作而吉也。川鼎之吉。不可作。作則凶矣。易曰。咸其腓。凶。居吉。正是此占。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此下詳庶徵之暘雨暘燠寒風五者是徵也然徵尚在貌言視聽思上見得此但言氣運乎天者有其時氣順乎時者有其效未可說人事之徵如此。按雨暘燠寒風配水火木金土五行傳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劉歆又以燠屬土劉向又以風屬木。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四七

二句正是不時而垂于備與叙也上文備字統五者而言此備字只在一件裡而極備謂來而不去極無謂去而不來日一者不必五者皆然有一于此亦足致凶也凶字亦指天時不着人事說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此節纔說到人事添出休咎字便是肅狂等照休咎字看時雨恒雨等照徵字看時雨恒雨每二字

連說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意故時雨應之又足整治便自有開明意故時暘應之哲足昭融便自有溫暖意故時燠應之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意故時寒應之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意故時風應之貌不檢制為狂狂則蕩故常雨言不合理為僭僭則亢故常暘視猶豫而不明則懈緩故常燠聽踈急而不審則縮栗故常寒思蒙昧而不通冥其心思無所不入故常風十個若字若將之謂想像其大槩意此言天人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四十四

有此一應統而言之。德隆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而無與于暘又自致燠無與于雨但德修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必有方氣各有宜備者雨之類又皆暘之類其所以然之故固各自當也咎徵亦然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上言庶徵之理此下言念用之意省即念也省乃省五事非省歲月凡但因歲月日所係之利害而省五事之得失耳歲月日三字活看積日成月積

月成歲故散月于日而不見月散歲于月而不見歲此舉歲月日非王與卿士師尹分省也見卿士師尹之省亦以成歲功王省則麻月靡日無窮耳省月省日亦王事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後民用章家用平康

此承上省念而言歲月日上要補君臣能省而五事得意時即日時之時易變也風調雨順歲月之常易則反其常矣此句是休徵下是所感之效四

前書體要

卷之四

四十五

用字通根無易來百穀列五行之味居八政之首又用明為三德之推移後民用章見五福之敷錫家用平康則康寧之福也何休如之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後民用微家用不寧

成功統歸于上故無易先言歲月廢歷多起于微故既易先言日月首向上要點君臣不能省而五事失意此句是咎徵下亦所感之效百穀等與上相同即家字亦一樣看自天子至庶人莫不有象

平康不寧總要合說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上言王者卿士師尹皆有所省念矣此言庶民無與于省念而休咎皆係于上以重君臣之責焉庶民惟星句提起星有好風二句言星有異好以喻民有異欲日月之行二句言日月有常度以喻卿士師尹有常職月之從星二句言月從星之好以喻卿士師尹當從民之欲好風好雨不指定箕畢

前書體要

卷之四

四十六

大約如箕畢者是箕東方木宿畢西方金宿箕得土以凝屬土者也故好風畢得水以凝屬水者也故好雨然箕畢氣微不能自作風雨而月乃太陰之精得氣之正者也故東北入箕則助其氣而作風西南入畢則助其氣而作雨其先言日月之行而後言月之從星者二十八宿環繞于日月行道之側日月經行必盡歷之故日月行處似從星月從星處日皆行也言月而日可知互文耳此四句與上文雨暘寒風相應日冬夏以該春秋則變

寒之謂也。曰風雨以該暘則雨暘風之謂也。蓋歲月日時無易。全在風雨節寒暑時風雨既節。寒暑既時。則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而民之所願欲者。無不遂矣。此庶幾一疇之宗旨。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休咎徵于天則禍福加于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君之所以自勸自懲與勸懲天下之臣民。總不外此。

尚書禮要

卷之四

四十七

言五福而所為嚮者在其中矣。言六極而所為威者亦在其中矣。五福一疇多見于皇極。既富方穀。言富也。而康而色言康寧也。曰子攸好德言好德也。獨壽考不言者。壽考天之數非人所得而期也。故此疇次第列之。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先。凶短折者壽考之反。疾憂者康寧之反。貧與富反。惡弱與攸好德反。惟與

福反。故謂之極。六極之內。凶短折疾惡。不待言矣。憂可生全。貧能明志。亦入之極中。何也。蓋在皇極之世。好德錫福而言。則為極耳。弱又何以與于極。人不能自強于善。或牽引于惡。而不能自拔。弱故也。故以居六極之終。按禹治水。順五行。能敬五事。以全天陰陽。天遂相禹錫九疇。敘彝倫。建皇極。於有夏。身備五福。為萬世法。鯀汨五行。狎五事。以虧天相協。帝遂怒鯀而殛死。身膺六極。為萬世戒。卽一書首末。其義未嘗不貫云。

尚書禮要

卷之四

四十八

旅葵

旅葵一篇有二義。以守王業。謹終也。以示後嗣。謹始也。一葵耳。其反覆詰誥如此。以此防君。後猶有求白狼白鹿如周穆王者。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通道是盛世事。通道而有貢。亦其常也。曰底貢。見本是獻忱。原無窺伺。曰厥葵。見本亦方物。不是珍奇。然自西旅貢之。固以表尊王之義。自人君受之。

不免啓玩好之端。太保之訓。所爲格君心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慎德二字。是一篇綱領。下文曰昭德之致。曰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喪德。曰終累大德。德之一字。凡數見。而皆原于此。慎德不專謹好尚。要說得廣。咸賓。重慕德向化說。遠邇。是四夷中之遠邇。獻方物。正表其咸賓之誠。服食器用。對旅葵說。葵之爲物。小不可爲服食。大不可爲器用。故以此

尙書禮要

卷之四

甲十一

破之。惟字。要得註中無異物意。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晉厭服分寶玉于伯叔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不言方物而言德之致。明物之所致。皆德之所致也。寶玉乃方物中之貴者。亦德所致也。然寶玉雖貴。亦必可爲服食器用者。賜方物于異姓。如分陳以高。魯氏之矢。賜寶玉于同姓。如分魯以夏。后只之。但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鞏鬲之甲。是分伯叔非無方物也。以寶玉爲重耳。所以示

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以方物爲重耳。所以

示服遠。無替厥服。與時庸展親。皆是明王以一體感動諸侯。使皆無異好意。人不易物。二句申說。不是一正一反。只重在德字。蓋物非徒物。乃君德也。受君賜。如見君德。則無替時庸。自不容已。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

盡其力

上泛言明王以起之。此下五節。告武王以慎德之事。德盛本慎德來。盛字重。却無工夫。是謹德之功

尙書禮要

卷之四

五十

既盡。而充積至此者。非但大德不累。而細行亦必於也。比昵爲狎。慢忽爲侮。德盛自不狎侮。理固如此。狎侮上。要備德不盛意。人雖衆。只有君子小人二種。君子以心。事上。狎侮則無以結其心。小人以力。事上。狎侮則無以得其力。兩罔以盡。是君罔以盡之。非臣民不自盡也。不必高蹈遠引。卽儼然在位。豈肯盡心。小人亦然。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耳目不專聲色。凡外物可以移人者。皆從耳目而

人。觀下百度可見。百度是百凡之節。凡經于耳目之所應酬。中心自有權度。既曰度矣。又曰惟貞何也。度是一定之法。曰惟貞。全是神明白立主張。纔合得度來。二句一成一勉。相形說。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此承上合而言之。兩玩字。只是一義。謂皆輕忽之也。狎侮。則不論君子小人。而一槩慢之。是于人輕忽。役耳目。則不審物之當受與否。而一槩受之。是于物輕忽。喪德乃有害于己。不惟罔盡人之心力而已。喪志乃有害于中。不惟百度之非正而已。而以平日所養而言。志以心之所主而言。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志字不喪志來。喪志則志不寧矣。志何以寧。以道而寧。言亦玩人中一端。既玩人。則言必不善接矣。言何以接。以道而接。兩言道者。從道不如從欲之便。故必以道寧。用道不如聞諫之便。故必以道接。不作無益。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五十一

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此正慎德切要處。較上數節尤明白。蓋直指不可受。受意而告之也。有益無益。以事言。異物用物。以物言。有益。就政事上見。自應功字。用物。就衣食上見。正應民字。犬馬珍禽。二語最重。非士世之犬馬。珍奇之禽獸。即是遠物。不畜不育。即是不寶。不寶遠物。則遠人識好尚之正。而魏何弗萌。故格。格有畏慕意。畏者。以中國無異好。而畏其羨慕者。以中國崇德而慕其化。寶賢與寶遠物對。寶賢內。有尊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五十二

位重祿。諫行言聽。意一惟字。繳上五不字。邇人安。只是朝廷安靜。無誅求之擾。非別有所為矣。上文因玩物而推明玩人之失。至此又因寶物而歸重寶賢之意。其倦倦于人者至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此即慎德工夫。罔或不勤。即罔或不慎。或字要看。德未慎。常患不勤。既慎。又患或不勤。不勤之心。易防。而或不勤之心。難防。必無一息不勤。始為慎德。

不矜乃不勤所致。細行暗指受葵而言。德者行之總稱。行者德之實事。非細行之外有大德也。終累大德者。見其托始于此。不可無防微杜漸意。爲山二句。喻上二句。以終不可不勤之故。此正望其守成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茲字管上飾。允迪茲。正罔或不勤。處朝廷清心省事。無額外征求之擾。百姓皆安居樂業矣。今日創業垂統。規模正大。而後代觀法遵守。可以永保天

尙書體要

卷之四

五十三

下矣。好尚出于君心者甚微。而遺漏于天下者甚大。貽謀于子孫者甚遠。可見一葵之受。否關于天下後世。所以深動武王之聽也。○一說。世王者。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此正終西旅來貢之義。

金縢

篇有兩事。而皆以金縢名。見金縢書之顯晦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口二年者。見其克商未久。王業未甚安。民心未甚固。武王一身所係甚重。而疾非其時也。口王有疾

弗豫。危之也。是時成王生纒七年。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穆卜者。敬而和也。告神則必敬。而二人同心。百執事成。在所謂和也。此言爲王穆卜。後言其勿穆卜。則穆卜當是朝廷成禮。凡卜皆言穆。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此托詞也。穆卜者。臣人之禮。周公王室至親。心懷忠愛。其爲君之道。固別有在。故不顯言其意。而但以戚我先王却之。

尙書體要

卷之四

五十四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

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自以爲功。謂以命爲己事。蓋周公之下。與二公同。而以身代死之事。則與二公異。此見其忠誠得盡。而亦不至動搖人心也。三壇同墀。宅神之位也。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有禱焉。則祭之。曾子問曰。宗子在他國。庶子無爵。則望墓而爲壇。以時祭。以避正也。周公支子爲臣。故不敢入廟。而爲壇。壇也。爲壇于南方北面。奉神之所也。植璧于壇。秉

珪于手。禮神之具也。必告三王者。太王肇基。王季其勤。文王克成。皆以安天下為心者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此下四節。皆告神之詞。詞必書冊。故曰冊祝。史乃冊祝。蓋領周公之命為之。自太王王季言。則曰元孫。自文王言。則曰丕子。元長丕大。皆指武王。兩言某者。周人以諱事神故也。或曰。泰誓收誓。皆不諱發。此獨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代死之說。似近于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五十五

誕。然以聖人迫切之情處之。自是實理。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此非周公自誇。而貶武王也。蓋欲代其死。不得不為此言也。周公以事鬼神。使技能之細。責諸已。而以布德安民。承先裕後之大。歸武王。以見已當代死之意。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未

有依歸

此見元子一身。大而生靈。遠而後裔。上而先王。皆其所負荷焉者。何得不代之死也。感動三王。全在此數語。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用卜原是周公主意。但冊祝所以卜之之意。則非二公所知。亦非二公所得為也。許我者。許我以任。任護武王之責意。不必言許我代死。然三王既許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五十六

已任任護之責。則已之代死。亦周公俟命之秋矣。我乃屏句。是無可奈何之辭。上言以圭璧俟命者。以有命可俟也。此則無命可俟。自然用屏璧。而無計之可施。然屏亦非棄于地之謂。只是收轉而置之無用之地。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乃卜當為一句。習重也。雖三龜。並卜。兆有先後。後者重前而告吉。故曰習吉。觀兆已吉。占書復具言吉。故云乃并是吉。先儒謂書為龜書。非也。占者

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有叢書。下有伏龜。不相離也。周禮。占人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亦以筮而合龜焉。三龜一習吉。龜既從矣。啓筮見書。乃并是吉。若又從矣。至公所謂體而王無害者。言卜筮之體并吉。故王無害也。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周禮亦云。凡卜筮。君占體。體不專主卜。則書亦不僮言龜明矣。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五七

此周公視卜而知武王之安。故致欣懋之詞。新命。是新受三王許我之命。惟永終是圖。是為久遠于孫之計也。能念予一人。言自武王外無能定于孫者。見一人之重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古者有大事。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金縢之匱。周家藏卜書之常器。而終事納冊。亦周家占人之常職。非周公始為之也。前乎此。周公卜而啓籒見書。後乎

此。成王欲卜而啓金縢。皆此匱也。翼日乃瘳。見周公忠誠感神之速。自首飾至此。是敘周公請命之事之始終。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武自庚辰疾瘳。又五年乙酉冬乃喪。時成王年十三歲。周公居冢宰。乃攝政代王當國。南面負斧以朝諸侯。管叔及蔡叔輩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為此言者。一以危成王而使疎周公之任。一以搖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五八

周公而使解攝政之權。周公去。則已可乘機以竊發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此告二公以避居之意也。告二公而後辟者。以成王尚幼。朝廷之事。不可以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以有二公存焉。然其所以避之之故。則有二一避流言。一旦避位。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流言。雖不必避。當時三監不軌。社稷易搖。使不避。則流言益盛。非惟公身不保。而王室亦

危。非先王之意矣。况自古君崩。臣皆避位。舜避南河。禹避陽城。益避箕山。唐虞以來。盡然。武王初喪。公倘不避。亦將有上逼乎君之嫌矣。先王能無恻乎。故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非東征也。蓋歸魯也。其時鎬京在西。魯在東。故云東。古者罷相。則歸就所封之國。如漢絳侯周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弘乞骸骨歸國。漢武帝詔書留之。其事可見也。周公居東。是以有伐柯九罭狼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五十九

跋三詩。其待罪而不失常度。故東人愛之如此。至于居之二年。罪人斯得。玩斯字語。意見我無心于其人。而其人卒不能不敗露。公自居東。王自得罪人。兩無心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請公

于後。是罪人既得之後。作鴟鴞者。因王疑之漸釋。而為是詩以感喻之。前此猶未敢作也。鴟鴞一詩。其情危。其辭急。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取卵比武庚之敗王室。其不敢直言管蔡者。亦忠厚諱親之

義。王亦未敢請公者。公意單要悟王。使之知患豫防。但武庚叛形未露。在或然或不然之間。故成王不至善納。亦不敢請公為過計也。

秋大霧。春後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此見周公之德不可掩也。公之忠誠。上徹于天。而猶未信于成王。故天出變異以警動之。然其所為警動者。又不特彰周公之德。實以表見三監之罪。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六十

而顯相文武之業也。如漢高困于項籍。而大風為之揚沙。光武窘于王郎。而河水為之自合。庸非天乎。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

敢言

二公不知。只不知以旦代某之說。若卜筮則必知之也。問是問其事之詳。非問其果否。諸史百執事。即所有事卜筮之人也。諸史百執事。素有不平于中。及承二公與王之問。遂先言信有此事。隨復嘆

息而言。此實周公之命。蓋深哀公志之冤。而不覺歎息之深也。勿敢言。亦非有所忌。凡分所不宜言者。必有問乃敢對耳。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于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此記成王因天變而感悟也。執書與上啓書應。勿卜承天變來。昔公三句。正見其不必卜意。勤勞指自以為功。冊祝請命說。既曰勤勞王家。則當言周

尚書禮要

卷之四

六十一

公之功。而曰周公之德者。所謂有功而不德。德之至者也。新逆。作親逆。或曰。禮臣逆君。君無逆臣。即左傳郊勞。必主賓均體。今王行此于公。是從所未有。故曰新。然公勤勞。亦從所未有。則王雖出逆。實禮以義起。故又曰宜。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此記成王迎周公而回天變也。成王未知周公則天為之雷風偃禾。既知周公則天為之反風起禾。

感應之速。如影響然。天理豈在人心外耶。

大誥

史記。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武庚從之。與管叔等同反。周公乃作大誥。奉王命以討之。是歲淮夷徐戎皆叛。要而論之。武庚之叛。意在干復商。管叔之叛。意在干得周。至于奄之叛。意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據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叛同而情不同也。大誥一篇。不特嚴武庚管叔之罪。併以寒奄與淮徐之膽云。

尚書禮要

卷之四

六十二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此將伐武庚而示以不可不伐之意也。叛者三監武庚耳。而大誥天下。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也。弗弔三句。言武王以起成王。洪惟二字貫下。歷以統緒言。服以疆域言。無疆言大之至也。造哲。是明乎

理之當然。勢之不得不然。哲雖天所命。而人自以私意蔽之。故貴造。造哲迪康。謂眼前事理之當盡者。暗指討叛言。造哲則無微不燭。無遠不徹。匪獨能辨人事。亦識天心。是格知天命之本。弗造哲則人事且有未盡。何况天命。三句是一篇之旨。末後爽邦由哲。迪知帝命。正與此應。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
人受命茲不忘大坊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語終而未終之辭。涉淵求濟。皆指迪民康以保

尙書體要

卷之四

六十三

天命說敷賁以下。卽攸濟之道也。賁者。典章法度。國家之神氣所存。精彩所寓。故曰賁。賁必須敷始煥。敷命從敷賁說。無二事。法度大明。則基業不增而自大。如周官周禮之類。許多文物。都爲王圖而設。茲不忘大功句。承敷賁敷命說。賁是大功既成而制者。受命是大功始成而受者。敷之正不忘之也。此三句。雖不專指武庚。而討叛之意自在。至末句方明說出。威用者。威乃天之作用也。天降威用。正天命所在。不敢閉。正造哲以格知天命處。閉字

亦照二敷字說。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上言事理當盡。此下始以卜言。龜曰大寶。是貴重之詞。紹天明。推寧王遺龜之意。卽命。指龜兆所告也。有大艱于西土。是東方人不靜。而艱難我西土也。又言西土人亦不靜者。蓋指三叔布放流言事。三叔。西土之人也。下文越茲蠢。應有大艱于西土。我國有疵。應西土人亦不靜。然武庚之蠢。是正意。

尙書體要

卷之四

本四

我國有疵。是帶說。故此處原用一亦字。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此推武庚所以蠢動之故。以見其罪之當討。誕敢。紀誕字。作放誕解。正蠢動之實也。天降威三句。推蠢動之由。曰予復。是述武庚之言。反鄙我周邦。是述武庚之意。鄙。鄙也之鄙。周邦且欲反鄙。三監其何自託乎。一說。鄙是輕忽之意。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

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此正言伐殷卜吉之事得人得天不平歸重卜吉上連下二今字翼日字見大義所在賢者即見之明而應之速不待時口之多也民獻十夫亦謂賢者主議之衆多耳非定是十人也救寧就伐武庚說與敷賁敷受命一般武圖功與不忘大功一般此十人欲輔成王如此作未然看我有大事休是成王自知非謂十人知之也言救邦而繼武功事莫大于此故曰大事卜吉在大誥以前此迷言之

尙書體要

卷之四

六十五

耳

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子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

邦君一項尹氏一項庶士一項御事是總尹氏庶士而言非別是一項也曰字直貫至播臣皆告臣之辭爾庶邦包尹氏庶士御事在內于伐殷句要點救寧武功意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子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節述那君庶士御事反應已之辭仍句句繳駁上文意上言殷小腆此言艱大上言民不康此言在王宮那君室上言民獻十夫此言考翼不可上言予得吉卜此言曷不違卜總是對上說來○王宮指成王言那君室指三叔言王宮那君室串看重王宮字言在王宮之那君室非異姓也那君等但知三叔流言之勢而不知武庚首禍之情故以此爲言

尙書體要

卷之四

六十六

肆子冲人未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子冲人不叩白恤義爾那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子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以下六節皆破那君御事之說此首破艱大句未思艱言我久已思及不待汝今始說也但此艱大乃天之所遺所投且不在他人而在朕身此真無可奈何者予何得白恤而不承天以救民耶義字重看君令臣共義也君逸臣勞亦義也綏子以下是代羣臣之詞無恙于恤正對下叩白恤言恙即

艱難之意。圖功與大功武圖功。般不可不成。意其刻至。此二句深愛其君之語。非聖人不能設言至此。

已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用寧王惟下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此被王告不違卜句。以下為卜。則占數之一術而已。不知卜以紹天明。則卜之所在。即上帝命所在。不敢替。是必當用卜也。此句作冒。下即先王小民。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六十七

用卜。以見已不可廢卜之意。先王小民不可平。小民帶言。天明亦指卜說。正與上帝命相應。畏即不可違意。不丕基。即所謂無疆歷服也。弼字。就卜上見天意欲如此。示兆驚。使君臣間不得一息苟安。所謂弼也。至此方見不敢替之意。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惡我成功所子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子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子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甚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

寧人攸受休畢

此專告舊臣。推前功所當終。攸考翼不可無句。克遠省。非以前日武王為遠。蓋言舊人歷練老成。能即近見遠。不狃目前也。勤。是百歷艱險。創造基業。包圖事圖功休美意在內。天闕至圖事。是以子與寧王相印証。肆子至休畢。是以友邦與前寧人相印証。既言寧王。又言寧人者。蓋謂寧人之功。我尚思終之。寧人之休。我尚思畢之。况爾舊人乎。曰事曰功曰休。事成則為功。功成則為休。蓋互言之。曰

尚書體要

卷之四

六十八

卒曰終曰畢。俱就伐武庚說。三言天。三言子。言天意欲如此。故子不敢不如此也。呼應處極有關係。王曰若昔朕其遣朕言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肆子曷敢不越印。寧王大命。

此被越子小子不可征句。以君自言。則若考厥父。指寧王說。厥子。即指成王說。以臣而言。則若考厥父。指寧人說。厥子。即指邦君御事說。作室底法。耕

田既蕃。喻前人之開創也。肯堂肯播。喻今日之平亂也。肯構肯稷。喻守成長遠之事也。今日正如堂之纒定基。稼之木降種。尚且怠惰。何望其他。貴在戒身。則欲于我身畢之。故曰子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言外見子既不如此。爾邦君御事寧獨不然。

石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上雖責臣。而責已之意為多。此則專責臣之輔已也。正意發在若字處。言武王治天下。樹之藩屏。而

尙書體要 卷之四 六十九

四國皆友邦。綏厥兆民。而吾民皆赤子。是武王猶父兄。而外臣猶民養也。民養其勸弗救。非真勸也。憚于征役。不肯共事。有似勸伐。故云弗救。與上弗堂弗播。同在。因衆有王宮民不靖等語。故又就其言折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此以今昔對言。責羣臣之不知天命。爽邦由哲。指武王。照前造哲迪康說。亦惟十人。指十亂。照前民獻十夫說。十人卽所謂哲。迪知正是哲處。十人踰虜至到。故心與天通。能知其禍福之幾于先。又周德日隆。天休滋至。所謂棐忱者。初無形聲之可驗。亦惟十人與武王同心同德。有以悟其式教用休之意。于不言之表耳。知非同度也。爾時罔敢句。帶上說。而與下文相形。乃另設一意以起下。天降戾。卽降罰不少延意。惟大艱人。首大難之四國也。誕

尙書體要 卷之四 七十

隣胥伐于厥室。言三叔之亂。乃是自家家裏相殺。比武王伐紂。猶為亂在彼國。本國固無事也。兩不易相形。不知天命。正與迪知天命相反。

子亦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敵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承上責羣臣不知天命。而言已不敢不順天命也。序始事。稽終事。此篇皆重終武功。故言稽夫。又言終朕敵。天亦惟休者。言天之欲伐武庚。固是絕商之根。亦是欲休美于前寧人。不曰寧王而曰寧人。

對邦君御事而言。所以愧之也。○前以作室治田喻。曰于曷敢不越印教寧王大命。既以申前于不敢不極率寧王圖事矣。此節又即治田爲喻。而曰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則又申前前寧人圖功攸終。攸受休畢。以補前申言之缺。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上言天意之有在。此言天命之當從。通篇言卜言天命。未嘗合言。此合言之。正見卜之所在。即天命

尙書禮要

卷之四

七十二

也。東征以上。明已所以從卜之意。以下是申言卜所以當從之故。通以卜字爲主。予曷至東征。乃設爲問荅意。首二句發問用卜之意。率寧三句。是荅所以用卜之意。全重率寧人一句。蓋天休于寧人。則寧人之功。固所當率也。寧人之功。在于疆土。今武庚不靖。則疆土動搖。而寧人之功墜矣。惟在率寧人以指定之。欲率寧人不得不違寧人之子孫。故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言必勝也。指後日說。卜陳惟若茲。推其所以決勝之故也。據自前說。此先

以理斷。而後以卜參之。蓋不特不違卜。亦有不專恃卜意。

微子之命

樂記云。投殷之後于宋。鄭玄曰。投。舉徙之辭。武王封紂子武庚于股墟。所徙者微子。是時但徙之而已。未嘗封也。其後武王崩。成王立。武庚及三叔叛。成王命周公東征討武庚。武庚既滅。乃封微子以代股後。國號宋。用殷之禮樂。于周爲客而不臣。王于是有微子之命。

尙書禮要

卷之四

七十二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此命之旨。稽古崇德象賢一句。爲一篇之綱領。稽古二字。尤爲此節之綱領。崇德象賢。泛論古制。未可露成湯微子。崇先王之德。必求象賢者以承其統。仰修禮物之舊。作賓王家。此通是國家之典。故與國咸休二句。則期望之辭也。成休指當時。無窮指後世。○象賢之賢。獻也。禮物。文也。文非獻不能修。宋初有微子賢。故能修之。孔子曰。殷路車爲

善而色尙白。言殷之禮物也。周頌有曰。亦白其馬。則修之一証矣。以此修之。後世循禮樂廢壞。至戴公僅數傳耳。止存商頌十二篇。延及春秋。併亡七篇。以繼之者不能賢如微子故也。此象賢所以爲重。作賓王家。凡先代之後皆然。如三恪是也。曰賓者。不臣之也。箕子微子。雖歸周而未嘗臣周。所以與比干並稱三仁。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尙書體要

卷之四

七十三

此崇德之意。齊聖廣淵。湯德之全體不可分。天眷受命。有天下也。撫民除虐。施政教也。功加于時。統此四句言。德垂後裔。又深一層。合首象賢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此象賢之意。踐修二句一直看。蹈行曰踐。舉廢曰修。厥猷。卽齊聖廣淵之道。令聞帶上一氣說。卽踐修之令聞也。曰舊者言其久。微子在帝乙時已布

賢聲也。此二句且虛。恪慎二句。是踐修厥猷之實。

恪是外。慎是內。肅是內。恭是外。獨言孝者。爲踐修厥猷而發。孝是綱。神人是日。惟恪慎克孝。故肅恭乎神。而孝之實見于事神。肅恭乎人。而孝之實見于治民。下上帝下民。正應此二字。乃德者。恪慎肅恭之德也。予嘉以下。皆美其德。爲不忘者。敦篤而不忘前人之家法也。上帝二句。要切微子。作未然看。上說踐修厥猷。便象湯之齊聖廣淵。此說時歆祗協。便象湯之天眷民懷。雖不言象賢。而象賢之

尙書體要

卷之四

七十四

意自見。庸建二句。重末祀上。爲上公而尹東夏。奉祀不絕。湯其不亡矣。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嘏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纔是命之之詞。欽哉提起。欲其推恪慎肅恭之心。于君國子民之日也。訓是五典之訓。典常。卽服命之典常。蓋殷民不靖。皆由訓典不明。而武庚蠢動。皆由典常不謹。故成王命微子而特戒以此。以

蕃八句。言以敷訓慎典之道。而盡八者之事也。據
敷乃慎乃弘乃律乃口氣。本文相對。一邊說到以
蕃王室。分明望其蕃屏。一邊說到毗予一人。分明
望其毗輔。世世享德三句。承兩邊說來。正與首節
與國成休。永世無窮相應。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惟休應轉成休。惟休無替。則成休無窮矣。命指上
節說。此飭造就國。叮嚀誥誡之語。

康誥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七五

康叔。武王弟。武王同母弟八人。康叔其一也。克

商時。傳禮布茲。命康叔司之。以年少未卽封。先

封管叔蔡叔。使監殷。其後殷畿內諸侯有不服

者。分師治之。以霍封叔處。以衛封康叔。康叔亦

監殷者也。故所誥惓惓。以化殷爲事云。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康叔時爲方伯。故稱孟侯。孟侯爲誰。朕其弟。朕弟
爲誰。小子封。三句皆用下句疏上句。有無限親愛
之意。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命康叔而以文王造周之本告之。蓋文王造周。實
開本支百世之源。天子法之以治天下。而諸侯守
之以治其國者也。明德慎罰。正造周之本。德罰雖
分。實則一德而已。當時商俗靡靡。不可不用罰以
爲治。恐康叔不知治要。故首揭德罰以並告之。及
後之所以論罰者。究歸于一德而已。此一篇大指。
○篇中多及慎罰用刑者。周克商以蘇忿生爲司
寇。後康叔以衛侯繼忿生爲之。故併以詰奸刑暴
之事告。其曰外事外正。以外言者。治殷民于衛也。
以衛爲外。則內事者。王朝司寇之事也。故于刑罰
爲詳。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七六

不敢侮鰥寡。庸祗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

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登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乃寡兄。曷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此欲康叔念所自之艱難。而不敢慢易也。明德慎
罰雖二事。而總歸于明德。故此首提不敢侮鰥寡

一語承說庸庸祇祇威威而又總承顯民一語慎
罰雖在其中。有不必言者。用肇造以至怙冒。是言
文王爲西伯時。聞上帝以至時敘。是言文王既受
命而有天下時。萬邦莫不時敘。則不徒一二邦以
修而已。萬民莫不時敘。則不特西土怙冒而已。乃
寡兄勗。亦本明德慎罰來。小子二句。引起下祇適
意。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適。乃文考紹聞衣
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佻又民汝丕遠。惟商耆

尙書體要

卷之四

七十一

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佻。民弘于

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下明德事。念哉。念文考之明德也。祇適。文考是
綱。求之殷君。臣求之古先王。不過滿祇適。文考之
量而已。祇適。虛紹聞衣德言。卽祇適之實。文王明
德顯民。其施之于治。爲德政。敷之于訓。爲德音。固
康叔家庭所習。聞佩服者。今治民將在敬述其政。
則當服行其間。開先而行後。行乃繼聞者也。故曰
紹聞衣德言。敷求比祇適較廣。故曰敷。遠惟比敷

求又博。故曰丕遠。聞由比遠。惟念博。故曰別求。所
謂博學也。佻又康佻。與宅心知訓。不過變文。俱重
明德上。治民帶說。弘于天。總承上說。天者理之所
從出。近述遠稽。考述而知古人之致用。察言而得
古人之用心。積之之久。衆理該通。斯可言弘于天
矣。若德句。又根弘于天來。德不濬其源。德終不裕
吾天既弘。則古今惟吾斟酌。聖賢惟所運用。何等
寬綽。弘卽博。博淵泉。裕卽時出。不廢王命。正是能
念處。按武王告康叔。明德則欲弘天以裕身。慎

尙書體要

卷之四

七十二

罰則欲裕身以裕民。是爲知序。然從文王不敢心
法說起。又以文王敬忘心法歸結。是爲知本。中間
雖殷周並舉。畢竟歸重文王。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
可見。小人難佻。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上欲康叔佻又。恐其視小人爲易佻。欲康叔宅心。
恐其視此心爲易盡。欲康叔裕身。又恐其放此身
爲逸豫。故劈頭用恫瘝乃身發之。蓋恫瘝乃身而

後心可盡心盡而後民乃又則凡別求祇適敷求遠惟所以明德而康保者自不容不兢兢在念矣。惻癯敬哉虛下文方推惻癯敬哉之故而正告之天畏畏字重看。幾于惻癯有情言天之可畏處以其只棐忱也。曰棐忱則不忱者不棐矣。豈不可畏然天無聲臭其可畏而棐忱處如何可見。天之視聽在民。觀諸民。即可以觀天意矣。民情大可見。民情又如何見得。蓋小人至難保。任忱則服。不忱則怨。此即是天之棐忱而可畏處。盡心就博學說與

尚書卷要

卷之四

七十九

弘于天正相關。康好逸豫。即盡心之反。乃其又民句最重。文考治民。殷王保又商考訓民。古人康保皆不外此又民二字。我問以下見不可不盡心之意。大小以事言。怨民怨也不順理。不勉行。便是怨階。豈在大乎。亦豈在小乎。此四句。舉小人難保如

命作新民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

德至明于天下始盡。故曰明德之終。弘王應保一

直意。本上遠格近述。盡心戒豫。講弘者推而廣之也。應者因人情而安之。謂應其所欲也。應保正是弘王。下文作新民。即以安天命。非兩事。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即以弘王保民。亦非兩事。但宅命新民事在天子。而弘王保民。職在諸侯。諸侯皆當弘王保民。以助天子新民宅命者。康叔特中一人耳。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皆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皆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尚書卷要

卷之四

八十

此下慎罰事。慎罰之本。敬則明。明生于敬。下舉此二等以見例。二有字極活。言人所犯中。或有可殺有不可殺如此。蓋舉權變之法。以包經常之法也。罪輕情重者。在所必刑。則情罪俱重者可知。罪重情輕者。在所必赦。則情罪俱輕者可知。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此言慎罰有關於化民。見不可不慎也。有敘。指用詞說。不止上兩項。而舉與言之。明保二字。申看明。

者聽之得其情而處之當于法也。情法兩得而足以服乎人。未說到人無不服上。戒勅慈和分明是去惡遷善。單下棄咎康又說若有疾若係赤子兩喻最妙。人情至關切者莫如身。身外則惟有子。其思忠豫防自不必言。况身在疾病之中。與子在無知之日。其係獲愛惜之心尤急。故用相譬以見去惡係善之誠耳。畢棄咎是遠罪而由于刑。有戒勅意。康又是革心而安于治。有和順意。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

尙書體要

卷之四

八十二

人無或劓刑人

此申戒其刑罰之大小。皆出于天而不可徇已。亦見當敬明也。兩言非汝封。是論其理如此。言大小皆天討。非汝封之權也。兩言無或。是戒之之詞。言不可萬一有此失也。劓刑上加又曰二字。言劓刑雖小。亦不可參以汝心。此在康叔心上。度其又有如此云云耳。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是有司之事。臬是刑法。陳臬。陳周臬也。周臬

之婉轉調理處。卽殷罰之有倫者。非周臬自周臬。殷倫自殷倫也。衛居殷墟。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之。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康叔者。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則康叔之事也。故須服念。服念者。設身處地以度其情。卽使萬無可生。亦要我心。真見其可殺。然後制死者與死者之心而無憾耳。此只重服念。丕蔽帶言。

尙書體要

卷之四

八十二

王曰汝陳時臬事司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

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此承上兩節而申其戒也。總以殷法爲上。言以殷法示有司。又以殷法斷要囚。然泥于殷法。非不泥于殷法。便涉徇已。却又非既不泥。且不徇。則于殷法盡順義。而猶必敬然以殷法爲未順義也。三節一意相承。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上數節皆以用罰之道。此節發其用罰之本。能慎

罰者汝之心。欲汝慎罰者我之心。既知之。必思體之。有感動康叔意。然亦只重稱康叔良心上。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腎不畏死罔弗怒。

以下三節。正用罰之事。此節是汎舉大惡之人。以為例。見用罰者必如是。而後為當罪也。

王曰。封元惡大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

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

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尙書體要

卷之四

八十三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此嚴之民也。元惡傷人之軀命。而不孝不友。則傷

骨肉而敗彝倫。尤有甚于元惡者。故曰矧惟不孝

不友。上既說不孝不友。下又以不弟與不孝對說。

何也。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

刑。四曰不弟之刑。而不慈不友之刑不設。父不慈

由子不孝。見不友。由弟不恭故也。故武王先責子

弟而後及父兄耳。我政人三字重。政人以譴汝為

首務。民彝之泯亂。非政人誰執其咎。故速由文王

作罰以刑之。一罰也。從前邇說則言嚴。從後更定

則言文王。故于殷罰曰彝。于文王罰則曰作。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

朕。慈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此嚴之臣也。首句亦承上而言。見民不率教。是不

守家法者。固當加之刑。况臣為民之視效。其不守

王法者。刑其可已乎。此下諸臣皆衛臣。故曰外庶

尙書體要

卷之四

八十四

子曰。訓人。見風化所係。庶官之長曰正人。見綱紀

所關。小臣曰符節。見職掌所在。皆有教民之責者。

故以別布條教言。播者自上而播之下。敷者自近

而敷之遠。不以孝弟令民便自別。厥民染惡日久。

不尊之木性。而順之以習心。不求當國之公法。而

求當民之私譽。故曰造。弗念二句。傳上二句說。時

乃句。又傳上四句說。民俗本惡。而臣復導其惡。是

長惡也。引惡二字。正是罪案。速由茲義率殺。即所

謂義刑義殺也。上言作罰。不言由義。此言由義。不

言作罰。總是一意。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
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此節大槩泛論罪坐君長。以儆動康叔。至下節緊
接一汝字。方著康叔身上。身先孝友。自能厥家人。
身先忠義。自能厥小臣外正。不能二字可味。惟威
惟虐。正與上句相形。言不能身教而惟事威虐也。
不身教而威虐。卽是大放王謹罰之命無兩層。末
句另說。玩一乃字。謂此乃以非德用又之也。

尙書體要

卷之四

个十五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
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擇

此告以謹罰之終。汝亦字。承上言欲遵王命。而以
德用又。亦惟敬典以求裕民而已。典卽文王所講
畫。而以敬忌行之者。如作罰茲義是也。罔不皆。或
速由作罰。或速由茲義。無往而不敬守常法。便是
裕。是以刑爲防範。不以刑爲戕虐。寬裕不迫。以俟
民之自化也。由是敬典之中。而求裕民之道。此果
何所法哉。不在于法文王之典。而惟在于法文王

敬忌之心。敬忌卽所以裕民。非先敬忌而後裕民
也。裕民重自己身上。不在民上。有及者。及其敬忌
也。謹罰至于敬忌裕民。則罰務去。而予一人所望
汝者慰矣。故擇。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股先哲王德用康
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武王自嚴畏以勵康叔。欲其以德用罰也。以德
用罰。非德行于罰之中。只是以德導民。不從然後
用罰耳。爽惟民迪吉康。正是用德不用刑處。刑凶

尙書體要

卷之四

个十六

而德吉。刑危而德安。故曰吉康。迪字兼身教言。教
說。我時其惟下。正迪吉康之實。其惟二字。有急于
用德意。此與德字相叫應。不與股先哲王相叫應。
蓋股先哲王。正導民以吉康者。我其不急于刑。而
惟以股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也。作求。指先
民之功說。下補刑在所緩意。矧今民以下。言民有
可化之機。正當導之以德也。罔迪不適。言人性本
善。不迫便是罔政。非實無也。不導以德而速齊以
刑。則是惟威惟虐。非德用又而已。豈政哉。此所以

不可不迪民于吉康而取法于殷先王也。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罔于天

此申上節。監是監殷先王。卽上用康又民作求之意。德之說于罰之行。猶云以德行罰之說。卽迪吉

康以下是也。今惟民五句。推不可不監意。不靜。包

元惡不率二項。罔迪不適。以良心言。迪屢未同。以

俗樂言。未同云者。未能匹休商先王盛治耳。非全

尙書體要 卷之四 入十

尙書體要

卷之四

入十

不適也。民未化。罪在尊民者。曰不怨。有監商先王

而以德導意。惟厥罪二句。又推所以不怨之故。民

之罪。本不在大且多。今尙顯聞。則大且多矣。此武

王曰責深重處。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

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

瑕珍

此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敬哉內。正合此意。下

文是所以敬之者。見于政曰事。度于心曰謀。加于

民曰法。其究皆言罰也。無作勿用。不用罰也。法古

人敏德。而曰斷以是忱。曰大法者。蓋古人之德。前

言之備矣。此則丁寧之以必然之詞。用字承敏德

來。康心。是將敏德來安其心。顧德。是將敏德來省

驗其德。遠猷。只是以敏德治民。謀慮深遠。分之曰

心曰德曰猷。總之則德也。此三句俱切化民講。故

下緊接裕乃以民寧句。裕寧比由裕深一層。前主

刑言。此主德言。至治之世。仁漸義厚。禮陶樂淑。雍

容不迫。忘其刑。并忘其德。身心若無所拘。手足若

尙書體要

卷之四

入十

無所迫。何不寧乎。曰以民寧者。全于裕處使其自

寧。毫無驅之之意。瑕珍亦從上看。如不用德而

用非謀非彝。卽瑕也。有瑕則有怨。故民相棄絕。若

既不作怨而不則敏德。縱小人難係。亦何所得汝

瑕疵而珍絕之。故云不汝瑕珍。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珍

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此與下節天民宜渾見。不可分開。惟命一句。泛論

理。前言天畏棗忱。此言惟命不常。何也。推本天命

主于民心。因小民難保。故云不常也。念因天命而念。殄即不能保天命。服命。是所服受之誥命。即明德慎罰是也。明者明其旨。高者尊而行之。明德慎罰。同一康乂。遂以用康乂民總結兩邊。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只申上節意。上既命之以明命高聽。而猶慮其有初鮮終。故申戒之曰勿替敬典。敬典兼明德慎罰言。即上服命二字。蓋明德慎罰。非判然兩事。必有文王之敬忌以守其典。始謂之敬典。而慎罰皆

尚書卷要

卷之四

九

德也。聽朕告汝。即高乃聽意。殄享世享。皆享于天子。上言又民。則天命實本于民心。此言世享。則厥民實關乎天命。須通融看。

酒誥

商紂以酒亡其國。餘習尚存。妹邦尤甚。武王其康叔下此。故作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在朝歌以北。詩所謂沫之東。沫之鄉也。大命。即茲酒之命。明有二意。明之于臣而使盡臣職。明

之于民而使勤民事。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慈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以下四節。述文王誥慈庶臣民之言。以示康叔也。商受酗酒。臣下化之。西上去紂甚遠。且亦無醜風。文王必呼羣臣而朝夕告之。以見妹邦樂紂。益不可不戒也。祀必用酒。灌地降神。取其氣下達。求諸陰之義也。祀茲酒者。見祭祀之外。皆不可用酒也。惟天二句。又推原作酒之始。以明祀茲酒之意。酒木

尚書卷要

卷之四

九

人所造。而謂天命者。人為亦天之所使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記曰。黍禾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禍雖人生。實天降之。周易于需于飲食之後。繼之天水違行之訟。有以也。喪德喪邦。正天降威之實。說到喪邦。前告慈庶邦中。邦君亦在內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此語臣之小子也。一節通以小子言。有正有事。本國之小子。越庶國隣國之小子。卽庶士少正御事之年少者。有官守卽有職業。有正而常于酒。則曠厥官。有事而常于酒。則殫厥職。無彝酒。非不飲也。但不可非所當飲而飲耳。飲惟祀者。非祀不飲。亦無彝酒之意。德將句。緊根惟祀句。曰飲惟祀。見飲之有時。而不可常飲。曰德將。見飲之有節。而不可過飲。將。持也。心志有所操持。則不爲物所勝也。此只是獻酬升降。雍容有禮。不徒以酒令飲而失之。

尙書體要

卷之四

九十一

肆也。如拜至拜洗執解執爵便是。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

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語民之小子也。武王述文王之言。故下惟曰二字。我民迪小子三句。教父兄所以立訓。聰聽三句。教子弟所以承訓。凡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穡者必不暇縱酒。惟土物愛。言惟愛此而不愛酒也。心臧。有孝養父母。能盡綱常倫理。聰聽。聽之審也。彝訓。非指朝夕爲彝。聖賢曰。彝。定業。別有常也。

心。少而習。長而安。敦龐淳厚。于是乎成。孝弟忠信。于是乎出。此訓小子之常理也。小德。指謹酒。大德。開說。雖以小大並言。意實重小德上。此與上節皆結到德字。以見德爲謹酒之本。

秣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白漼。朕致用酒。

此武王慰民之大命。欲康叔明之。秣。爾。股。肱。作頭。包下農商兩邊。農商不平。上文惟土物愛。

尙書體要

卷之四

九十二

是專重農也。農以務本居多。商以逐末居少。務農有暇。則從事商賈耳。玩註一或字可見。厥父母慶。慶其能務本而勤力也。直到父母慶。纔可飲酒。若不慶。則不當飲矣。上言父兄。下言父母。以互見耳。至父母慶不及兄者。畧之也。然文王言祀茲酒。而武王又廣開其端者。蓋死之用祭。與生之用養。皆所以事其父兄。事異而義同也。下于臣言。蓋考者。蓋入事父兄。出事長上。皆孝弟之行也。而已仕之人。于山一邊尤著。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
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白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
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蒞臣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者君子
貫上兩樣人典聽欲其常而無懈民慮其不肖故
曰聰臣慮其易忘故曰典羞考饋祀皆謂之克不
徒飲食備物而已實有盡尊年之道對越之誠處
羞考饋祀何以可飲羞考有導飲酬酢之禮饋祀

尚書禮要

卷之四

九十三

有飲福享尸之禮故皆可飲但羞考之時者老在
前饋祀之時神明在上必無縱飲之事可知羞考
惟君者養老之典君之典也所以奉行君意者在
此故曰惟君羞饋祀必本于稽中德則無德者之
不能饋祀可知介者助神之意亦惟德可以助之
也允惟王正事之臣以職業不曠而言天若元德
以身心不放而言非謂臣人之職盡于羞考饋祀
也飲惟羞考飲惟饋祀諒酒如是自然不負若不
負天者矣不忘在王家緊帶天若看說到天若與

天降命意合

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上既教妹土欲其聽茲此又提西土先時聽茲事
以贊決之上下兩克字相應用文王教即前政事
土物等教擊臣不酒酒何預天命而以爲克受殷
命因酒酒者之失天命而發也傲康叔意在言外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
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棗

尚書禮要

卷之四

九十四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因文王而進及于湯也人君孰不畏天民湯則
畏之而見于行此非以無常而畏也真見天理民
若通爲一體畏者神明惕勵猶屬虛迪畏者躬修
體驗始爲實畏非待觸境而生亦非天一畏民又
一畏直以敬爲本體而舉天命民心皆攝入一念
中經德秉哲正迪畏處德哲都在湯身上說蓋德
爲處已之要哲乃用人之本經非于德外更求一
執極也純亦不已之體原如此其不可變也秉亦

非于哲上更加一把握也。鑑空妍媸，自呈其本體。原不可蔽也。成王畏相，卽經德秉哲心機。君德不立，不足爲天下王。成王者，成其王天下之德也。求正已而不求其適已，曰畏相畏相，所以成王。非二事。大人主上畏天下，畏民。中又畏相，則身之所適，何往而非畏也。上單說湯，此兼湯以下言。曰成者，見商不迪畏，止有紂一人耳。厥棗句，重有恭二字。以君之迪畏爲己心爲己事，曰有恭，不敢自暇自逸。須看兩白字。蓋人生亦有時暇，有時逸，惟聽諸

尙書禮表

卷之四 九十五

遇耳。若自以爲暇，則無所不服。自以爲逸，則無所不逸。此皆從敢之一念生。敢卽自也。蓋飲生于逸，逸生于暇。暇生于敢，人心惟敢最害事。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此又罔御事而推及于內外之官也。外服內服，是周服。與禹服不同。故甸屬外，侯甸男衛諸侯也。邦伯諸侯之長。凡二等。庶尹至里居，凡五等。上言御

事。此言內服，則止庶僚以下。故以百僚冠之。有股之世，君臣上下內外大小，無一人不在敬畏之中。是朝廷何等氣象。罔敢洎酒，內有畏天畏民意，上文從不自暇逸。說到不敢洎酒上去。此又從不敢崇飲說歸不自暇逸中來。故照上則不自暇逸似淺，不敢崇飲爲深。照下則不敢洎酒又淺，不暇自逸爲深。以一語跌作兩意，而意甚可思。惟助二句，正見所以不暇者，惟字重看。尹人卽御事也。成就君德，君罔矣。而助之使益顯。厥棗有恭，相固祇

尙書禮表

卷之四 九十六

辟矣。而助之使益不怠。助尹人祗辟，不是代之輔君。只是內外細事，不煩尹人。使尹人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耳。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酬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係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幸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繼言紂以酒而亡也。紂之君臣上下一以荒淫爲心。故沉湎于酒而亡。酒則不知畏天。故非惟德馨香祀命罔顯于民。酒則不知畏天。故非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民怨是不畏民之效。天降喪于殷。是不畏天之效。乃逸惟逸。與前用逸自逸。應自介用逸。以勤爲逸也。自逸乃逸。惟逸以逸爲逸也。惟民自速。幸民字。合商君臣而言。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尙書禮要

卷之四

九十七

此結上言殷之興亡。而欲其監之之意。人無二句。是古語不可入。湯紂監只一義。視其得則用勸。視其失則用戒。然我重以爲勸。則必重以爲戒。故本節監字不可作兩解。撫時對墜命說。不至喪邦。卽所以撫時矣。總是起下剛制。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時。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以下正委康叔以撫時之責。而言殷則自遠及

遠自尊及卑。此誥康叔。則自遠及近。自卑及尊。中間四列字。一節重一節。所職愈重。則所戒愈嚴。故也。殷獻臣。殷之故家舊臣。首言之者。以爲人望所屬也。侯甸男衛。康叔所領之諸侯也。康叔爲諸侯長。故得劼毖之。太史以下。皆衛臣。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侍從有獻納之規。朝夕有切磋之助。故曰友。獻臣乃周官之致仕里居者。與殷獻臣異。百宗。工百僚大臣也。休采。則以道德相漸化。休固道德之休。采亦道德之

尙書禮要

卷之四

九十八

采也。其賓禮尤優于二史。故不曰友而曰事。三卿則居位執政者。受命于王朝而列于六卿。與康叔爲偶。以任國政。故曰疇。其必云薄違若保。定辟者。以任大責重故也。剛制亦劼毖之意。但劼毖以上所戒勸而言。剛制以已所自克而言。在羣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已之欲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下三節。總戒辭。申前誥。盡意。皆武王未然之慮也。羣飲者。紂之遺民。所謂庶羣。自酒醒聞于上。皆

威與維新中之慈戒之後。猶未肯變。此所謂惟終自作不典。不可不殺者也。故武王有予其殺之言。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上文方說用殺。武王隨轉一念。諸臣百工。被化猶淺。且勿殺而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可耳。教之者。即蓋考饋祀之言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九十九

上文姑惟教之。是教之于酒酒之時。見不忍棄人之仁。此云有斯明享。是勸之于從教之後。見樂于彰善之義。下四句與首句反教而不從。是亦皆與凡民同。故口時用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慈。勿辨乃司民。酒于酒。

首口語慈。中口勸慈。此口典聽朕慈。只一慈字。該之典主也。欲其明之也。辨別也。別其從教與否也。辨乃司。歸重教民上。蓋酒戒不嚴于臣。則酒禁不行于民。故以勿辨乃司民。酒于酒結之。

梓材

此亦武王告康叔之書。篇中通情寬辟並說。而于寬辟一節。尤津津語戒。亦告慎罰之微言也。今王惟曰以下。則為人臣進戒之辭。非武王告康叔語。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此欲其通上下之情也。上下之情。是大家天子之情。通者吾之所為。與其情通徹而無際阻也。非使

尚書體要 卷之四 一百

上下兩邊之情相通。欲之謂。所以字與惟字相叫應。以臣民達大家。以臣達王。誰以之哉。惟邦君以之而已。見邦君身修政美。以得臣得民。而大家與王。自不能外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于罔

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

歷人宥肆亦見厥君專戕敗人宥

此欲其寬刑辟之用也。通情寬辟。非截然兩件事。死汝若恒越。明兄按上語。恒越之越。言及也。三

尹旅正是師帥之官。皆屬于邦君而有用刑之責者。次曰字。是康叔在三卿尹旅面前說。與首曰字異。首是呼乃三卿尹旅也。然都是武王之設辭。于刑屬殺人者。于之志。不在于傷殺人也。于指康叔。此正指用刑之本心。非徒言教也。君亦指康叔。亦字承上來。言不惟以言示之而已。君既教勞。臣亦教勞。君宥罪之大。臣亦有罪之小。皆事之相因者。故勞正不殺之初心。使其必不入于殺者。故其所宥亦以成哀矜而刑之勞來耳。惟教勞則可宥人。

尙書卷之四

卷之四

百一

豈市恩姑息。而令民倖免以減法哉。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此承上寬刑辟而言。武王克殷。于其故地立監有二。管蔡霍豎于武庚之國。康叔別封于衛。監其餘民。亦謂之監。監者諸侯之長也。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監又不自周始。故武王以王啓監自古王若茲言之。無胥

戕五句。是先王命監之辭。無戕無虐。卽罔屬殺人。之意。敬寡屬婦。單指窮民而言。合由以容。通指衆民而言。由以容者。卽由敬屬之意。容之也。王其效邦君三句。原先王命監之意。養者全其生。恬者安其心。是合由以容之成功處。民不能自養自恬。故須引。爲之引者。邦君御事責也。引字中有事在。監罔攸辟。正勸康叔寬刑辟處。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畷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模斲惟其

尙書卷之四

卷之四

百二

塗丹腹

此節緊承監罔攸辟說。曰罔曰惟。先成後勉。正相呼應。惟其勤于用德。故自寬于用刑。塗暨作喻。以見先王全不用辟。前已有一大段工夫。舊籍可仍。汝往之國。不過盡其防閑備禦。爲之整飭綱繆。畧加修飾潤色而已。必不可嚴刑峻罰。昧我命監之旨也。三言既勤。見創造甚難。三言惟其。見成終甚易。除惡立國制度。俱分貼看。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字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與集庶邦丕享

此下乃周臣進戒後王之辭此節是述先王以德馭臣之效而後王當取法也既勤不為爽一直說庶邦丕享至用明德亦一直說上明德為一人御侯之明德下明德為諸侯事君之明德上惟既勤則下亦既用相對說后仰君字用明德即先王之典也式典集即所謂用明德懷為來也庶邦丕享謂作兄弟方來亦如先王之時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尚書體要

卷之四

百三

此亦根上懷諸侯來付中國民則當思所以治之懷侯正安民之意付疆土則當思所以保之諸侯則為君保疆土者也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上文后式典集欲王之用德于諸侯此言肆王惟德用欲王之用德于民懷侯安民不可偏廢和者使不乖懌者使不怨先者引于前後者助于後俱從迷民二字上看出迷民染紉之惡久而不悟觀多士多方諸誥可知和懌用懌兩懌字應可以懌

民即可以懌先王其實惟一德耳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此節期望中原帶懷侯安民說蓋諸侯國之屏也民邦之本也本固屏樹即久安長治之道也所欲萬年者以此所欲于子孫孫永保民者以此于子孫孫從萬年中抽出言之非萬年外又有子孫也至字內有絕大精神必今日德意有以包舉乎萬年而後可以至言也作虛字說者非

尚書體要卷之四終

尚書體要

卷之四

百四

尚書體要卷之五

東海趙聞仙先生鑒定



無錫錢肅澗纂輯

受業孫祁雍訂

男 賡梧校

召詰

周典。武王遷鼎洛邑。至成王定洛。遂以為朝會地。而仍都于鎬京。是洛也。周公與召公成之。召公實先經理。故因周公歸。作書致告。建于王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尚書體要 卷之五

周公攝政。一年三監武庚叛。二年居東。三年討武庚。及管蔡。四年東伐奄。淮夷。五年遷殷頑民于洛邑。詔四國多方。六年相成王。朝諸侯于明堂。七年王自周至豐。以宅洛告廟。則此之二月。為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步者。輦行不駕馬。以人挽而行也。鎬京去豐不遠。故每用輦行。至豐告廟。重宅洛。承文武之志意。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舐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太保先周公者。周召二公。同受營洛之命于豐。而召公先行也。相宅。相其為王城。為下都。卜宅亦然。即謂東瀝西之謂。得卜。即兩云。惟洛食之謂。召公卜以戊申。周公至以乙卯。乃云我卜者。二公同心。召之卜。即周之卜也。作來獻卜。獻此戊申之卜也。經營。未是興工。只是定其處所。下文攻位乃興工之事。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尚書體要 卷之五

攻位者。開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獨役庶殷者。殷民頑梗不順。殷民就役。則無不就役矣。五日位成。化何速也。此召公之成始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召公成位。周公來觀。上相之體然也。達觀。只是偏觀。非度其可否之謂。伴來獻。即厥所經營之圖。達觀之意。正欲圖以獻王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周公以時舉郊社之禮。所以告營洛之事。郊是春祭天地。社是專祭新邑之土神。郊不言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于尊以簡爲誠。止用牛二。于卑以豐爲貴。故牛羊豕兼之。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烝祭宗廟。○一說郊祭天。社祭地。郊但特牲。此用牛二者。周之郊天。后稷爲配。故牛二。郊特牲謂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正此意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尙書禮要

卷之五

三

書。賦功屬役之書。用書者以營洛之事載之書也。朝用書與朝至應。取清明之氣也。四方民大和會而獨命庶殷。著其難也。庶邦咸在而獨命邦伯。統于尊也。邦伯不及采衛者。不以遠役衆也。

厥既命庶庶殷丕作

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位成。周公營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丕作。豈不速耶。庶殷如此。諸侯可知。此周公之成終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斡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周公將歸鎬京。太保乃以陳戒成王之言。及諸侯所獻之幣。託周公達之也。錫字旅字。指幣言。不兼誥。誥告甸。乃誥中之大旨。亦不是誥。作洛之急務。在化殷。化殷之大本在王身。不言王而言御事者。不敢言王也。御事卽篇中殷御事。周御事。然御事不言殷周而曰乃者。見御事王之御事。其責專在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

尙書禮要

卷之五

四

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以下皆誥中之言。與周公面述一番者。此節以天命不足恃言。元子大國殷命不分說。言元子之大國殷命也。故有一茲字在中。受命。繼文武而受命也。命可受亦可改。便見不常意。所以休者在此。所以恤者亦在此。惟恤卽在惟休內。故曰亦敬字。是一篇大旨。敬雖不曾說德。而所敬者實德也。全要發奈何二字。以惕動成王。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

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瘕在夫知係抱攜持厥
婦子以哀顛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此申上節天命不可恃之意。天既遐終句。工指上
改厥元子句。下是就其中抽出不可恃意來。知藏
瘕在。見不能敬德。夫知至出執。見不能誠民。天亦
至用懋。見不能祈天永命。故勉王以敬疾者。及今
下手。更無等待。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必緊著精神。
汲汲用功。則莊敬日強。而能敬。苟悠悠死息。卽失

尙書禮要

卷之五

五

之矣。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係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
命今相有殿天迪格係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此節不是以夏殿相對。只以夏殿相形。夏遠故曰
相古。周去殷近。故曰今相。召公恐王視殷喪爲偶
然。更恐以今受命爲足藉。因連舉夏商墜命。見古
今一轍。必不因前人少假易也。禹湯受命皆天啓。
故以天迪言。但自堯舜傳賢之後。傳子自禹始。早
命自湯始。故于禹言從子係。于湯言格係。皆以前

此所未有也。而聖人所爲。卽天心所順。其無間乃
如此。不曰神稽而曰面稽。真是靚面相對。不隔一
膜意。兩言墜命。正見成王不可不疾敬德。以誠民
承命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
有能稽謀自天

將言敬德誠民。而先之以無遺壽考。乃從進德之
資。推言其要以爲最先也。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
故稱我古人之德。以敬得之。稽古人之德。疾敬德

尙書禮要

卷之五

六

者資焉。然必到稽謀自天處。乃爲稽德之極。故于
稽天處著一矧字。又進一層。二稽字正照上面稽
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
敢後用顧畏于民岩

此承上冲子嗣而言。元子哉三字內。見有無疆休
恤意。下誠民爲休。顧畏民岩。卽是恤處。誠非一于
和也。法制中自有順適。不徇不激。使之服習而不
厭其難。是爲誠耳。不敢後。卽疾敬德。顧畏二字相

連說不傾不畏。傾則愈畏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
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
休。

此言誠民之道始于洛邑也。王來者。王尚在鎬京
未至洛邑。故也。召公是時。已知成王有退辟于周
之意。故言來以動之。紹上帝。服土中。正誠民之要。
下文天神民並說。而實重在民上。其自時時字要
看。大邑初建。國命再造。乃天神民向悖之時。故當

尚書卷五

卷之五

七

及時以行之。厥有成命則真能紹上帝者。治民今
休。則真能服土中者。

王先服厥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此與下條乃自服之要領。宅洛以化殷為重。故特
言之。化殷以服其御事為先。殷之御事。素以貴得
民。以族得民。殷人所親而從也。周公言于齊百工。
伴從王于周。則周御事之賢可知。比介。親近副貳
也。親近者。與之雜處。副貳者。為之僚佐。是二意。性
本有節。非過絕也。乃日減法。節性日邁。於事節

性緊帶比介有工夫。惟日其邁。以效言。無工夫。此
節作過文看。究竟殷御事。非徒比介于周可服。故
急轉向王敬上去。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推言化臣之本乎身上。先服中。已包民在內。此
節只頂御事說。不必又纏到民。上言王敬服殷御
事。不可只靠比介有周御事。須敬以作所為本。由
此觀之。可見王不可不如我前所言敬德也。這敬
德正應疾敬德。

尚書卷五

卷之五

八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
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
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此承上不可不敬之意。以啓下嗣若功之說。兩不
可不字。即因上不可不字而翻之。通節我字。俱指
周說。與夏商對。特首一字。暗指或王。餘字是召公
暗指已耳。監字對下嗣字。監者以不敬墜命為戒。
嗣者以敬德永命為法。泗不敢知字。非謂往事迷

沒不可推究。只言其永不永我皆不敢知。而在所不論耳。以永不永相形。歸重不永上。敬德則厥有成命。不敬德則墜命。墜與成反。疾敬德。乃不早墜命。早墜命。是不疾敬德。則早與疾應。又與疾反。此後前兩言既墜厥命。推原惟不敬德之故。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上言不敬德之當誅。此因欲王嗣其能敬德者。嗣受厥命。嗣其既墜之命也。天命不常有。墜有與。不過自彼而移之此耳。文武受之。今王則嗣受之。曰

爾書體要

卷之五

九

嗣受則猶有文武之德可憑。然厥命則亦惟夏商之命也。故當嗣其有功者。嗣禹之功。方謂之能監。有夏。嗣湯之功。方謂之能監。有殷。不曰德而曰功。兼歷年而言。王乃初服。言今日乃自服土中之初。天命去留所係。又見不可不嗣若功意。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初生喻初服。自貽喻自服。哲命字皆實兼言。知想壽夭。唯人自取。今天其命哲。哲卽上哲字。今天命

吉凶。命歷年。吉凶。歷年。卽上命字。皆由人主自取。故曰自貽。夫知子之哲與命。在育生之初。則知王之哲與歷年之吉。亦在王自服之初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此言謹初服之事。宅新邑。卽初服也。但宅洛爲王親政之始。王親政又當洛邑新成之日。視豐鎬舊都。又自不同。口氣比初服似進一層。王其疾敬德。前已說過。此重肆惟字。言我欲疾敬者爲此故也。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是一句。言用此德之誠民

爾書體要

卷之五

十

者。以祈天永命也。本文無民字。誠民只在敬德中。祈天不出誠民外。天命予小。不可承而得。曰祈者。一于用德。乃不祈之所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

此與下節皆發誠字之義。民謂之誠者。必使之自得其性。而和順于道德可也。苟徒以刑政齊之。非用德矣。故戒之以緩刑。若正誠之意。以我之德。悉彼之德。施之不悖。求之不枉。曰仁。福民。因勢利

導此其所以有功也。○此節重說起誠民而根于敬德。下其惟王節重說敬德而及誠民。上下勤恤節重說祈天永命。而勤恤內該敬德誠民在。都就宅新邑言之。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上欲王疾敬德以誠民。此則德至而民自誠。位在德元。是疾敬德所成。不曰在德。而曰在德元。便重元字。不曰王在德元。而曰王位在德元。便重位字。凡位卑者非人所瞻仰效法。無德可。德卑亦可。惟

尙書禮樂

卷之五

十一

王位至尊。尊則瞻仰效法者衆。故在德高乎天下。儀刑用德。則非彝不足言矣。乃字重刑用。有潛消默奪意。王顯。就小民用德上見。人君合天下爲德。一民未化。德便不顯。若云位在德元固顯。小民刑用益顯。便似有二德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召公期望之意。正祈天永命事也。上指王。下指羣臣。勤卽疾敬。恤卽無疆之恤。勤恤。謂勤其恤。其

曰。同以爲期也。丕若二句。申言大如有夏。又不失殷也。下句更深。乃相期無窮之辭。故王以小民以字。工夫全在上兩節。蓋我能疾敬德以誠民。俾小民去非彝而刑用。則上天一段惠佑斯民至意。我能體之。天自眷命。是爲以小民受天永命。三節連說小民二字。極宜著眼。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
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尙書禮樂

卷之五

十二

召公致誥將終。又總敘始終。而中其奉幣致誥之意。復拜手稽首以成前禮。言予小臣敢以殷周民。保受王威命明德。敢以內。有奉承宣化意。敬德一也。自其發之政令。而爲人所懾服者。曰威命。其宣之教化。而爲人所仰慕者。曰明德。保受。從成明中生來。王有威命明德之實。乃可爲臣民保受之地。未有成命。應前王厥有成命。未有者。一世二世千萬世。成者。命既承而不可易也。王亦顯。應前越王顯。前是顯于一世。有豈不顯也。此是顯于後

世世法世則也。我非敢勤字。即勤恤之勤。言非敢自以爲勤也。我但有精白一心。奉幣供王而已。奉幣供王。結前出取幣意。非以幣供祭爲祈天也。蓋王能敬德。卽能祈天。祈不在祭也。語中雖引且。茲祀上下爲言。全不重此。此篇重複反覆。要不過敬德誠民祈天而已。或只舉敬德而寓誠民。或只舉誠民而寓敬德。或只舉敬德而祈天。誠民在其中。或不及祈天而獨言誠民。其血脉自相貫通。詳而釋之。可以忘言矣。

尙書體要 卷之五

十三

洛誥

召洛二誥。作洛之始終也。召誥記其始事。與召公陳戒之辭。故名召誥。經始之者召公也。洛誥記其終事。與周公遣使告卜。與王往復之辭。及留後治洛之事。故名洛誥。周公之事。以洛爲重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此史臣敘周公作洛之始辭。三月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哉生魄。十六日也。初基。基址定也。新大邑。兼王城下都言。鎬在西。洛在東。故曰東國洛。四方。洛都之四方也。民大和會。樂趨事也。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會于洛邑者。惟內五服。故止言侯甸男采衛也。邦字貫五服說。百工。五服之庶官也。民大和會。人心本和矣。播民和。因人心之和而播敷宣暢其和也。百工皆鼓舞作興。以播人心之和。使益見事于周。言百工之勤也。咸勤者。作洛之事。

尙書體要 卷之五

十四

非止一端。周公無不用其勤。非謂與臣民同其勤也。大誥治。卽書命。下文遣使告卜。又在乙卯遠觀之後。甲子書命之前。與此不相蒙。既曰洪。又曰大者。洪就周公言之。大則就誥言之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周公在洛。授使者往告成王之辭。重告卜上。未是告洛邑之成。復者復命之復。非復政之復。從子說。到明辟。重明辟上。明辟者。期之也。下云其基作。民明辟。後云亂爲四方新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子乃胤係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此先敘所以作洛之意。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皆就作洛說。如弗敢及者。周公表王倚望臣下之辭。胤係重王命上。大相東土。即達觀也。已含下卜洛意。其基之基。即上基字。其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基也。作明辟兼朝諸侯。撫萬民意。不言定命者。王乃初服也。言外有以定命之責付王意。

尙書禮要

卷之五

十五

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

圖及獻卜

此正大相東土之事。周公至以乙卯。而卜不在乙卯。此乃獻卜。追敘卜事。故云然也。洛邑居天下中。伊洛澗澗。交流其側。天子南向。則澗水在洛之右。澗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澗之中。龜卜告吉。遂營王城。是為郊邨之地。又循之左。越澗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

城相距十八里。營洛以處殷民。民重遷以河朔為近便。先卜河朔。不敢持衆心也。不言不吉。詳辭也。黎水言河朔。則知澗澗皆河南。澗澗離河遠。則洛近。故爾云惟洛食。其言澗澗東西之詳。皆為獻圖張本也。以圖及獻卜。一見地形。一見天意。所獻之卜。即召公戊申之卜也。註云卜之兆辭。卜是兩洛食辭。又是卜書之詞。圖卜不平。圖是寫其規模形勝。亦重卜上。蓋即所卜吉之地圖耳。下文成王所答亦只重卜上。

尙書禮要

卷之五

十六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上文公歸重于王。此王歸重于公。三公字分三段。看公不敢三句。是敘已往。公既定五句。是說現在。公其以予句。是期將來。重二敬字。天休皆在敬中。覺之也。公以為王不敢。王又以為公不敢。君臣俱有懼不克勝意。下文相宅定宅。正是公不敢不敬。天休處。此處不分基命定命。相卜定俱屬基命。必

亦此匹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乃洛邑既成。公自洛歸。請王往新邑。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及欲退老之辭也。時公與王同在鎬。○此節是舉祀禮。乃宅洛之首務。肇字對他事。乃首舉之詞。殷禮。盛禮也。易曰。殷薦之上帝。禮有殷祭。殷莫。皆取殷盛之義。成王肇舉盛禮。豈是空相對越。當有一段感格之實。如下文記功效。用人。若彝撫事。一出于公而不參以私。又如統

恒吉萬年。方為定命。公其以子萬億年。敬天之休。

正應恒吉。故此句不必雙承。相宅定宅。但根其真。

直下。萬億年。不就于孫言。就敬言。公其以子承遠。

敬天之休。以承此常吉之卜。衡之重。望之長。須。

如此說。方得成王倚公之意。作洛不但為規模宏。

遠。當重敬字。此是誨處。兩言拜手稽首不同。前是。

發言之初。後是言畢而復身行之也。此亦成王之。

詞。○作周匹休。周鎬京也。鎬京與王之地既休。作。

洛以宅中。圖治為匹其休。文王之詩曰。作豐伊匹。

馭諸侯。教養萬民。一主于敬而不參以慢。如此方。

為殷盛。神方享我。據我。但周公言肇舉盛禮。不知。

何神。當是郊禘並行。至成秩則徧于羣神。而功臣。

亦在其中矣。看後悼宗將禮。與咸秩無文。說作一。

條。則此無文當為記功張本。

子齊百工倂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

庶有事。庶有激勸。臣工之政事也。如下文記功效。

工及耨。就有僚之類。

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

弼

今王即命。緊承上庶有事來。即命惟命。俱指命百工。說功不專指作洛。平時輔王室之功。皆是論功。莫先于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敬功莫重于祀。言祀則凡褒賞可得而推矣。記字重看。以功之功。藏有宗字在。省文也。篤弼。要在新都輔治上。

說記功錄舊績也。爲弼勉新功也。錄舊全爲圖新。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此言記功所係之大。見不可不慎也。此節由懸空說。下節方是戒之功。載即上記功以作元祀者。謂視爲示。不重人來視我。重我去示人。大示者。功載播之朝廷。藏之宗廟。百工之所共知。不容掩也。不作用力說。公私意當入在下句。公私非特載與不載。即先後當否。亦公私所在。教即上行下效意。此二句當分應上文。上即命曰記功宗。又命曰爲弼。

尙書體要

卷之五

十九

尙分開兩端說。此則承之曰。這記功宗作元祀處。即是教他爲弼處。雖不命之而已。默示之矣。蓋合兩節而歸重于一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僉僉厥攸灼。弗其絕。

首二句皆是不可意。蓋重言以戒之。所以下文又言無若云云。亦是戒語。後三句。不指一人身上說。乃由已及人也。總是一箇朋黨。天下朋黨起朝臣。朝臣朋黨起君心。始僉僉君心朋黨也。厥攸灼。

朝臣朋黨也。敘弗其絕。天下朋黨也。自君心而朝臣。而遂及天下。君心之朋黨。詎不甚乎。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鞶。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洛邑維新之初。固率作興事之會。而功宗一命之後。尤察衆觀望之時。故其道在修內治。若彝撫事。內治之要也。彝爲民秉之常。事即行此常道者。常道播于國事中。故後只說衆民彝。觀一及字可見。如予。非取法乎已。期玉真已相似也。惟以在周工。

尙書體要

卷之五

二十

正是如于處。在周工。即周公所齊以從王。帝與公若彝撫事者。王能用是人。則不待告詔而百工可以知上意。勸矣。倅字直貫至成裕處。明作二句。斷指百工說。即所以善成君之若彝撫事者。日氣一直說下。凡明作者必有功。然不可計功。有一計功之心。遂未免欲速見小。苟簡目前。而迫促之形見矣。故此因明作兔以惇大。末句期望之辭。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此承上起下。是過文法。惟字有力。終字對文武初。

始言亦對作洛之始言。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
侮

此告以惟終之事新邑既成自此會諸侯受朝享
故告以統馭之道所以終王業也敬識二字緊相
連敬字即落在識字裏而下句識字亦藏敬字意
享不享勿平觀一有字見或有之不必人人盡然
享多儀三句泛言其理如此正明享不享之故儀

尙書體要

卷之五

二十一

以禮言禮雖在外而實從內說出故下文即以役
志承之惟不役志以下甚言諸侯不享之害以見
敬識之不可已也臣不享民亦不享臣民不遵守
上之事自至爽侮事指政教號令禮樂征伐之類
上節撫事事字正相應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
獲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
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辰
此告以教養萬民之道亦所以終王業也通節是

棗民彝本文無養字但曰棗曰裕有涵育薰陶之

意故著一養字頒朕二句申看棗民彝正我之不
暇而所以教汝者聽朕教汝即所以頒之也棗者
和聲先後意不養非怠荒也安于周公已若之彝
而不求進不獲便不永不永指天命說篤敘乃正
父者武王所以棗民彝皆深仁厚澤所為而其中
經畫區處咸有次第周公若彝撫事時嘗篤敘之
而人皆肅將祇歡矣故敘成王勉力頒布正欲其
篤敘正父如予而已命即指棗民彝之政教汝往

尙書體要

卷之五

二十二

敬哉敬字重頒不暇以棗民彝者此敬永命者此
敬篤敘者此敬明農不重歸老只委重于王之辭
末二句是期之以效是時王與公俱在鎬故謂洛
為彼裕廣大自得之貌聖人教養之道因利而利
不強而民勸因性而導不迫而民從衣食足禮義
興皆所厚裕之也我民者洛邑之民遠者天下之
民展是民心歸附意不可謂來歸蓋是時天下之
民已歸周矣此句即上不廢乃命意見無一處無
一民之廢其命也

王若曰公明保子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王既至洛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敘述公之
功德以慰藉之也自二節答公教王宅洛之言蓋
言之已然而事之未然者明保虛公稱以下皆明
保之實丕顯德非貴周公之辭乃指下五事言如
法祖奉天安民馭臣事神皆人君大明德所在周
公舉以教成王使之如此故曰稱以予二字直貫
至無文揚文武烈應冲子惟終句然謂之揚益張
尚書禮要 卷之五 二十七
而大不備終之已也奉答天命應時惟不永句然
謂之答仰當不愧不備求免不永也和恒四方應
彼祿我民句然謂之和恒獨四方各安其理不備
裕洛民以辰遠也三句一直下重和恒句蓋四方
民乃天所以命文武而文武功烈所在揚祖德正
以答天休其道只在和恒民心和即天命永而祖
烈有光矣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此亦明保之實俱承丕顯德來惇宗一句厚于報

功答功宗元祀語咸秩句周于事神各舉稱殷禮
語此猶未行之事玩後未定于宗禮句可見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
迷文武勤教于冲子夙夜恭祀

此因周公有明農之語故敘其德之盛而留之也
公德在發用上言明光昭著不可掩也勤施流行
無所息也上下豎說四方橫說旁字合上下四方
說作者鼓舞作興之也穆穆指上下四方作還是
周公言周公之和敬不獨在一身合上下四方鼓
尚書禮要 卷之五 二十四
舞動盥齊納之于恭敬和粹之域故曰旁作穆穆
迓有方來未艾意齊內聯上下四方如天地清寧
民物阜安之謂迓非有心迎之也作于無方而不
偏隘所以覆載之下無一物低昂中外之間無一
隅折閱也文武勤教乃文武所勤以教天下者其
功方興而未竟故曰勤勤施勤教兩勤字相應公
之勤仰文武之勤也不迷字無功夫本句全是尚
重周公之辭祀指平時宗廟社稷之祭與前祀
新邑之祀不同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上節稱公之德。此節稱公之功。功即在德之內也。斐迪。通指三節。不專指明係兩節。凡平日明光勤施。皆是以輔助言謂之斐。以啓沃言謂之迪。輔啓已久。故云篤。罔不若時。明言不可去也。正是留公之詞。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成王付周公以治洛之責也。成王歸周。非但謂舊都不可廢。洛邑宅中。非有配天之德。不敢勝成

尙書禮要

卷之五

二十五

王自度德不如公。惟明光勤施。可以享當無愧。故命公後也。後。即唐節度留後之後。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教公功

此致慰藉之詞。正勉其方來之績也。爲下節發。迪。即斐迪。四方開治。皆公迪我者。故曰迪亂。周公告王記功宗。此云未定于宗禮。何也。成王匆匆歸鎬。想此等事俱未及舉行。而有待于他日。故云然。亦字要看。是從羣臣說來。教功要看得圓融。若曰欲定其功。大而歸于報稱所安。乃國之常典。不可涉

公望報之嫌上。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誼係文武愛民亂爲四輔

上敘其已然之功。而慰勞之。此舉其將然之功。而勸勉之。迪將。根迪亂來。言既迪亂于先。自當迪將其後。迪將。指治洛之事。士師工。即見在周工。及投職于洛者。監視也。法也。誼係者。文王懷保。武王康保。然文武保而公亦保。公保而士師工又監公以保。是爲誼係。受民。指在洛之殷民言。殷民安。王畿與之俱安。而治爲宗周之藩輔也。四輔猶四鄰。只

尙書禮要

卷之五

二十六

形容翼衛完固意。不必泥四字。

王曰公定于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

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上三節雖曰留公。未與之決。至此則總上三節意。與公決言之。公定于往已。申于小子節。公功二句。申四方迪亂節。公勿替刑。申迪將其後節。肅將者。敬公如師傅。祇歡者。愛公如父母。此形容人心仰望之殷意。無困。言不可倦勤以孤天下之望。只指公說。不指困王說。無斃康事者。民雖康而更求其

康我心固無厭也。前言于冲于夙夜恭祀。是王全倚重于公。宜公未許留。至此曰我惟無敢。是王能以安天下自任。而不全倚于公。故下文遂極然許留也。人來視法。我曰監。以我去為監。視曰刑。公勿替刑。言誕係也。故世享須覲上誕係。意講惟係之者一念而周四海。一日而計百年。不止一人。不止一時。所以享之者亦不止一方。不止一代。故曰世享。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係乃文祖受命。民越

尙書禮要

卷之五

二十七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答王留後。以退為去。以留為來。許留之意。在此一字中。王命至弘恭。一氣貫下。但承係二句。是說王要我如此。直至弘恭方自寓意。欲王端本。使予有所承也。承係者。文武係于前。公繼文武係于後。固謂之承。然此係民實自王責。責不在公。公即誕係。不過承王命為王係之耳。故云承係。弘恭恭字。不獨責難為恭。亦有同寅協恭意。觀下以宅洛之效。望王。仰以宅洛之事。自任可見。

禮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成。休惟王有成績。

周公以治洛之本在王。故先以事之在王者言之。通節工夫。只在大惇上。大惇典。獻。正為誕係受民。大惇典。則法必監先王。而無不來之政。自無不係之民。大惇獻。則材不棄于異代。而習其故事。知其上俗。以係其民。尤易。亂為四方新辟。對亂為四輔。言君德莫大于恭。作周恭先者。以恭而倡後王也。恭先。本惇典惇獻說。蓋典獻既為治之大要。則明

尙書禮要

卷之五

二十八

辟致治。豈容缺。一而恭字所包甚廣。尊賢禮下。與恪守成憲。皆恭德也。下因言子將何以為。則哉。亦惟曰。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成。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三句相連。蓋中又則成休。成休則成績也。俱以典獻入講。

于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節與承係受民應成烈。即指受民。篤。即指承係。此句極重。下四句都根篤烈來。大臣能率屬以助

君篤烈。則天下人心。素所仰望者。由此而慰。周家臣子。世所視效者。由此而倡。一人之儀刑。由此而成。文祖之德化。由此而徧。而篤烈尤與單德應烈。則舉其德之顯于功者。德則本其烈之裁于用者。篤有功夫。繼述之謂。單無工夫。自然無所不被也。成烈兼文武。單德獨稱文祖者。周之受命。實本于文德。雖武王之功。亦不過繼文王之德耳。上是述前日相望之意。此是敘今後當爲之事。至此方實許以留洛之言也。

尚書體要

卷之五

二十九

佯來。慈股。乃命寧子。以和。鬯二。占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成王留公治洛。以未敘公功。故特寧公。非因慈股命寧也。在公則云然耳。若認兩意兼有。則與明禋休享意否矣。蓋王意在寧公。公意在慈股。各有所重也。慈是丁寧訓誨。防閑戒飭之意。寧者慰安之也。乃命至二占當爲一句。子字絕句者。非。桓。也。是命寧之物。明禋二句。是命寧之辭。明禋。不指酒言。言致其明禋之心。拜手稽首。以休享于公也。

子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酒一宿。日宿。再宿。日沽。宿言宿夜也。君恩甚重。何敢宿爲。然又不得卽享。必禋于文武而後享之。重君賜。且以歸功文武也。禋卽與明禋之義同。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朕于乃德。股乃引考。

此述禋文武時爲王祝勝之詞。皆欲文武默祐成王如此。篤敘正父。前已言之。此處只須說惠。率由先王。真有思啓行翼。無一毫苦難勉強意。卽禹所謂惠迪也。惠則無疾。不但康寧。凡心有愧疚疾皆疾。自字要玩。其工夫皆從惠篤敘來。朕德不重子孫。重成王之德。足以厭飫之。必德足裕後。而後殿民安。乃字何等鄭重。

王佯股。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既禋文武而爲王禱矣。及使者將歸。又對使者致責難之意于王。佯字重。有躬行實踐。端木源之意。謂不徒以言教。而必以身教也。承字虛。敘字實。敘條次序。卽所謂慈股者。德字與佯字應。懷德與承敘應。永與萬年應。雖說懷德就是承敘。然

尚書體要

卷之五

三十

謂之觀朕子。有出于承敘外者。承敘不過受其教。條約束之謂。永觀德。則昭子之刑成矣。若使無德。可觀法。可繫念。雖有敘次第。不能使之聽受也。所以使之者。亦惟惠篤敘而已。言外見責難之意。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視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威格。王入太室禋。

此下記事之辭。與上文不相象。在周公許留之後。件來烝股之前。烝祭雖歲。非常奉之事。然適值告。

尚書禮要

卷之五

三十一

公留後之時。則不可用宗廟太牢之常禮。故各用特牲。盛其禮也。二冊字一般。王命史逸作冊。以告文武。史逸承命為祝冊之詞。惟以周公留後事為告。重其事也。邪特牲云。既淫然後迎牲。則殺在禋後。此先言殺。後言禋者。殺禋威格。表敬重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入太室禋。則精意通于文武。非徒禮之盛矣。○古者褒賞功臣。必于祭日。示不專也。是日行功宗之典可知。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語在十有二月。

作冊與上節同。惟上節是讀冊告神。故用告字。此節是以冊告周公。故用誥字。逸語。即祭統所謂史由君右。執策命之者。此節事。已合在上文。王入太室禋之後。只因上文止有戊辰日。而不知為何月。故復紀其月。重在十有二月一句。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成王烝祭。其日則戊辰。其月則十二月。其年則成王之七年。此言周公受冊誥。誕保殷民。乃七年之事耳。蓋史家創記之法。

尚書禮要

卷之五

三十一

多士

凡在官者謂之士。卿大夫士是也。在民者謂之士。士農工商是也。此書稱士。皆在官之股士也。殷民不靖。獨呼股士而告之者。士為民望。士安則民安。此召公所以倦倦于股御事。周公所以眷眷于股獻民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癸巳八年之三月也。七年三月。周公相洛于此。終八年三月。周公治洛于此始。故曰初。用告者。傳。

王命告之。告之中有開諭勸勉二意。革命之公。遷洛之意。開諭之也。任業安居。永久之計。在克敬與不敬。勸勉之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此首舉革命之公。以告之也。殷遺。對殷亡而言。弗弔。帶下看。佑命。是天為主。武王特去佑輔之耳。以天言曰。明威。以人言曰。王罰。紂固。司王罰者。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職移于周。而致王罰于其身焉。

尚書禮要

卷之五

三十三

勅字即格正意。終字應轉佑命說。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弔。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以國勢言。則小大不敵。我周固無弋取之心。以天道言。則治亂不侔。我周固有得位之理。我其敢求位。與非我小國句。相叫應。此特承上而申言之。

惟帝不弔。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上曰。惟天不弔。此專釋不弔之義。曰天曰帝。見其公也。惟我二句。相推說下。言帝不弔。殷于何見之。

即下民之秉持。作為者見之。觀億兆離心離德。諸侯背商歸周。商民之秉為如此。則帝之不弔可知。天之明威。豈不凜然其可畏耶。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劓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此下即桀之亡。以見紂之亡也。引逸。不專指桀。人知有逸欲之逸。而不知有義理之逸。如為善最樂。作德日休。是也。所聞。只此一句。有夏以下。是周公

尚書禮要

卷之五

三十四

之言。不適。逸。不聽上帝之引也。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故格于皇天。亂極亦通。故惟帝降格。淫泆有辭。註訓矯誣。謂辯舉誣善。諱其淫泆。而以作德為辭也。辭字。正與下念聞相關。自絕于天。天亦絕之。故廢元命而降致罰。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此即商之興。以見周之興也。革夏。指天命。俊民。甸四方。即革夏中事。治田謂之甸。區畫四方之務。無不得宜。亦如此。重明湯俊民。不重甸。用必俊民。如

莫頌不率之徒。必不及矣。合下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意。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此合下節。以商歷王之明德得天。喚起下不德也。明德恤祀。皆若道當然。要之敬神亦修身中事。總一明德。故下止云不明厥德。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此承上罔不而言。惟其罔不明德恤祀。故天亦丕

尙書卷之五 三十五

建保乂之。然天雖眷之。而殷王却不恃其在天。而怠其在人者。故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以澤民也。兩亦字。是天與殷王迴環對說。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法。罔顧于天。顯民祗

此言紂之所以亡也。在先王則罔不明德恤祀。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後王則罔顯于天。罔顧于天。顯民祗。幾個罔字。都筋兩。但先王言罔。說無人不。不然。後王言罔。說無事。或然耳。罔紂敢于失帝。

從天說到先王。故把先王輕說一分。著一矧字。非謂先王不當聽念也。天顯。仰上天明威。以明故顯。民祗。卽上民秉爲。以秉爲見可畏。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從來帝王所共畏者有三。一曰天。一曰祖宗。一曰民。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不畏祖宗矣。罔顧天顯。不畏天矣。罔顧民祗。不畏民矣。三畏既除。舉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尙書卷之五 三十六

此不畀。直照前兩不畀說。是總推不畀之由。而曰不明厥德故也。

比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節結上以起下。有辭于罰。謂自作孽而與人。以可罰之辭也。指受罰者言。不指罰人者言。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此申言周之革命。一由于天。而明示不可動搖之意也。今惟惟字。要見多方罔顧之意。承而曰善。粹然無利商之心。善承而曰丕。廓然無珍商之念。至

廣大至公平也。

有命曰劓股告勅于帝

此即靈承帝事之實也。劓股即帝事。告勅于帝即靈承勅者。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首句雖承上文來。然亦泛說事不貳適。註云日用飲食莫不皆然。所謂引遠而適適者此也。我周一舉一動無不與天遊。周之所在即天也。豈爾能貳于我乎。貳我即是貳天。重在天上說。

尚書卷五

卷之五

三七

子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上既述夏商興亡以釋其觀觀之心。此下述遷徙之故。以消其怨望之志。當殷亡時。我猶封武庚于故都。未嘗為遷爾計。及三監武庚蠢動。予方曰。惟爾助虐。大為非法而遷之。故今日之事。非我故為也。法所必遷。予亦不得而私也。本意實要歸到。下節則此帶過之辭。

子亦念天即于殷大屢肆不正

亦字承上來。言遷洛雖自爾邑。予亦念天就殷邪。

屢降大屢紂既以無道誅武庚又以不靖滅故知

此地習染成風邪惡不正。必不可居矣。蓋不特法所宜遷。而亦天命所宜遷。我之本意固如此。自乃邑。以人言肆不正。以地言亦念二字。有感之以思意。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此以遷洛之意更端告之。洛邑東都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向。故曰西。惟時時字指上節大屢言。我

尚書卷五

卷之五

三八

惟以殷邪屢降大屢之故。遷爾居西。非我一人持

德。不務康寧安靜。蓋降屢既是天。則遷爾亦是惟天之命。我恭承天命。不得不然爾。我既從天以遷洛。爾可違天而不安洛乎。上既告以遷洛。而歸之于天命。末復勉以安洛。而懼之以天討。朕不敢二語。善懼之辭。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此申革命之公。惟爾知斷。下二句。即其所知者。商之亡。即夏之亡。周之興。即殷之興。知之于昔。何獨

疑之于今乎。與前言夏殷周興亡意相應。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子敢求爾于天。且商子惟率肆矜爾非子罪時惟天命。

此言用人之公。爾其其字。不是商民實有是言。乃度其革命之說既窮。必將以用人不如商賁周矣。迪簡有服之言。其能已乎。予一人。指成王。聽用德。聽察其有德者而用之。此不是折辨殷士。無德可用。正明以德相求。縱不用于今。未必不用于後。天

尚書禮要

卷之五

三十九

意固未可知。勸殷士惟當修德以俟天休。必不當因遷而生怨望。若說不用乃是天命。與我無與。便與殷民成決絕矣。非公意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舉前日之事而感之以恩。正明所以遷洛之意。奄東方之國。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征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紂即來也。下因舉四國言之。降是不盡法意。明致句

虛。移遐逃。即明致之實。天罰者。有罪而適。亦王法所當然。人君奉行天事。故曰天罰。商邑去周。不過幾百里。何為遐逃。離其故土。使遠于惡俗。即遐逃也。此事。即是臣我宗多遜。指商士說。期之辭。四國蠢動。非多遜矣。今欲親近臣事我周。去悍逆而歸遜順也。罰輕恩厚。不必分貼。○四國。殷昏蔡霍也。奄與淮夷三監作亂。在戊子三年。遷殷頑民于洛邑。在庚寅五年。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

尚書禮要

卷之五

四十

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此敘已申命之意。及營洛之由。不爾殺。即大降爾命。時命。即指本節三句及下三節。申者。上節既命。而此節及下文再申重之也。大邑。以王城下郭言。二惟字重。作王城于澗瀝之間。以待諸侯。作下都于瀝水之外。以處多士。二意不。四方句喚起下句。看一亦字可見。前多遜。是期之。此多遜。是美之。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此勉以安洛之事。尚有尙寧。皆是期望將來。前此有土而若無土。有幹而輪未必寧。有止而止亦未必寧也。自今以往。其尙有尙寧之矣。幹者。四民之事。止者。四民之居。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此以禍福勸戒之。欲使致敬以保其利也。只重克敬。下三句反言以見其當敬耳。克敬。有戒懼檢制之意。無反側動搖之心。而惟土田居止之念是也。

尚書體要

卷之五

四十一

于克敬說天惟界矜爾。見天且然。在我率肆矜爾者。當何如。于不克敬說于亦致天罰。見大降爾命者。且然。在不保不界者。又何如。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此言敬以得福之實。今爾二句。卽指克敬。爾厥二句。安身裕後。卽天之界矜處。與衆同井爲邑。惟已所止爲居。宅者。相安定處之意。繼者。相承久遠之意。有幹者。勤耕鑿而時作息也。有年者。外王罰而

享壽考也。乃興者和身睦家。啓迪簡拔也。通節于茲洛三字最重。

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

看又曰字。更端再詰。抽說居字。應前遷居。以重在遷洛作洛故也。于字爾字。緊相應。

無逸

無逸者。治源之書也。逸爲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治其流也。此則于其源治之。周召之于成王。所陳在教。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

尚書體要

卷之五

四十二

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戒于後。有以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此下三條。先論其能無逸。不能無逸者。欲成王以無逸爲法。以逸爲戒也。逸之義有二。對艱難勞苦。則逸爲安逸。此乃逸之逸。嗣王無淫于逸之逸也。對敬德不敢。則逸爲逸豫。此無逸之逸。後王生則逸之逸也。故逸有以地言者。有以時言者。有以事

與心言者。君子所其無逸。總之居可逸之地。斷不為逸之事。即遇可逸之時。亦必無逸之心。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此比上節推高一層。謂君子所以能所其無逸者。何哉。由其先知稼穡之艱難。而乃居此逸位。則于小人之所依。自能知之。而凡縱肆以妨民事。逸。所以奪民時。必不為矣。此所以能所其無逸也。

惟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尚書禮要

卷之五

四十三

此小人不與君子對。蓋以小人之父母喻前王。以小人之于喻嗣王耳。且小人尚然。况富貴崇高之君子。能無逸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自不逸了。則知小人之依。只發明得不逸二字。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必逸了。乃諉。既誕。只發明得一箇逸字。侮父母。此諉誕進一步。故用否則二字。蓋甚之之辭。無間知。正是侮父母處。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年

前是泛論。此下四條。舉殷之君以實之。中宗無逸之道。非一端。公以嚴恭寅畏四句括之。嚴恭者。言威儀所著。無一毫疎間也。以嚴為恭。則非足恭。寅畏者。言念慮所操。無一毫怠惰也。以寅為畏。則非憚畏。如此身心並律。所以出王游衍。惟有一理。故曰天命自度。此句即從上討出。不可為上之實。治民二句。雖有正反。亦下意少添。大約恭畏祗懼。見無逸。而嚴寅不敢。則中宗之所其無逸也。享國七

尚書禮要

卷之五

四十四

十五年。自堯舜以後。未有久于此者。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此舉高宗之無逸告之。舊勞二句。正是知稼穡艱難。乃無逸之本。作其即位下。當補知小人之依。亮陰不言。古未盡然。故下乃或二字。其惟不言內。有恭默思道意。言乃雍。是從不言內蓄積而出。自然和順。究竟言之。和。本于心之敬。故隨接不敢荒寧。

句中宗不敢荒寧。在治民祇懼之下。自外而說內也。高宗不敢荒寧。在嘉靖殷邦之上。自內而說外也。化行俗美曰嘉。安居樂業曰靖。二字不分。重嘉字上。謂教行于養安靖而實嘉美也。至于二字有力。言高宗嘉靖之功。使民至于如此也。小大指民言。曰無時。則無一時有怨。曰無或。則無一人有怨。自不言以至于言。而身而政而民。無處不是敬心。周匝分明說出所字。未言享國之久。以見高宗敬之力也。

尚書體要

卷之五

四十五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齔寡。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此言祖甲之能無逸也。不義二句一氣說。舊為小人。與爰暨小人不同。蓋寔習民間之事也。故云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能字本知字來。保惠者保養將順。有分田制里省刑薄斂意。不侮亦保惠中事。曰不敢者非但使之得所也。若有所迫之敬之至也。亦說出箇所字。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較中宗高

宗似未為久而公以為久者。中宗卽位必早。高宗次之。祖甲則在中身後故也。故後于文王拈出受命惟中身句。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條與三宗正相反。時字指三宗言。後王病痛在生則逸上。而下面生則逸句。是推原說。因指出不知稼穡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來。以見病痛根原。惟

尚書體要

卷之五

四十六

耽樂之從。謂之惟。此外不知敬為何物矣。故立享國之不永也。罔或克壽。亦指罔說。或十年以下。舉其槩言之。如廩辛在位六年。武乙在位四年。太丁在位三年之類。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此先敘文王祖父能開無逸之源也。厥亦字。氣脈從商來。而又喚起文王。大意謂自古無逸之君。在商固有三宗矣。而在我周則有文王。然文王之無逸。豈自文王始哉。其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

畏始也。抑者不敢亢。畏者不敢忽。抑畏不即是無
逸。却無逸從這抑畏來。夫人未有縱肆而不起于
矜誇。怠荒而不生于無忌憚者。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此下言文王能紹祖父抑畏之傳。而盡無逸之實。
文王卑服二句。一直說。卑服非必布衣。只不過于
崇奉便是。康功田功特約言之。內有許多事在。在
有司者文以身先之。在民者文以身勞之。故下箇
卽字。此全本知稼穡艱難來。

尙書禮要

卷之五

四七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旻不
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此將言文王之惠愛乎民。而必先之以徽柔懿恭
者。所以狀其和易近民之德也。凡抗暴者視民之
苦樂。若不相聞。慢忽者于窮民之微賤。玩不加意。
柔則不暴抗。而又柔爲徽柔。恭則不慢忽。而又恭
爲懿恭。則其柔恭皆有中正之則。而非柔懦之柔。
足恭之恭也。則于民何所不親。而其情何所不體。
哉。用能于小民而懷保之。于鰥寡而惠鮮之。懷保

惠鮮非一端。使不動。雖欲和其民而不可得矣。自
朝二句。極言其勤。用咸和句。推勤政之意。用者。用
懷保惠鮮之道而咸和之也。此句說文王之心如
此。宜廣說。上節卽字。此節咸字。亦要看。卽則不離
咸則罔缺。無非所字之神。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
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上文曰卑服。曰不暇食。可見服以蔽身體。食以充
口腹。人情至關切者。文王不惟不敢。亦不暇。况出

尙書禮要

卷之五

四八

服食之外如遊田者乎。遊省畊斂。田習武備。文王
非不遊田。但不敢盤耳。不敢走抑畏心轉。亦從殷
三宗三箇不敢來。不濫費。是以無過取。二句相因。
惟正者。惟正賦之供。而無橫征也。言庶邦者。文王
爲西伯則有伯事。伯事所需。庶邦供之。壬戌伐密
須。癸亥伐耆。甲子伐邲。乙丑伐崇。必庶邦之不供
者。受命二句。總承卑服以下說。受命而當中身。言
其遲也。然猶享國五十年。其壽可知。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此勉成王法文王之無逸也。繼自今承文王來。則字貫至之供。工夫全在則字。則字內兼抑畏知稼穡意。觀逸遊田。是橫斂之源。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上文言崇素儉等事。而此只言法其戒遊佚者。就人情之易縱者言之。正無逸之先務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

尙書卷之五

四十九

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此欲成王戒殷王之逸也。承上觀逸遊田來。觀逸遊田。耽樂是也。始耽樂者。毋自恕曰。今日耽樂。爾是心一流。將一日二日。沒沒終身不返矣。苟不戒。一日之耽樂。必至為紂之徒。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耽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蓋要耽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無皇無若緊相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

誨民無或胥譴張為幻

此下二條。又抽出聽信忠言一意勉戒之。正為已

進言地也。古之人。泛指無逸之君。猶字重看。言古人德業已盛。猶使其臣相與訓告。保惠教誨之。不重臣能如此。全重君能致臣如此。以見其虛心受善也。胥者見非一人。有左右交修意。訓告。註言訓誡。重禁止為非一邊。保惠。註言保養將順。重勸導為善一邊。教誨。註言規正成就。則又兼善惡兩意。而規正較訓告為切。成就較保惠為深。蓋訓告但稱述人言。教誨則明彰己德。保惠尚欵曲君心。教

尙書卷之五

五十

誨則直行己意。三句一步深一步。民無句。全在人君聽信上來。惟聽信忠言。則心正理明。事無遺照。奸不能欺。佞不能惑。所以無或敢譴張為幻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乃周公設言。古人不聽臣下訓告之事。不指成王不聽已訓告之言。特一反上以聳王聽耳。人乃訓之。只是君以言為諱。臣亦以言為諱。意不可以變亂句為訓之之實。變亂雖說君臣上下。却重在

君身上小大是正刑中小大也得廣人訓而民否者臣私而民公也兩否字迴環對說言不如此則必如此決不免于怨詈也非不便于已而不然之謂。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此三節恐王不聽又証說三宗文王能聽言之事

迪哲是無逸之實哲字與篤首二知字應知稼穡

艱難知小人之依所謂哲也非徒知之實允蹈之

尚書體要

卷之五

五十一

觀上文祇懼嘉靖係惠威和等皆知之而見于行

事是迪哲也不曰哲迪而曰迪哲凡人在知上行

聖人直在行上知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

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此承上迪哲而言亦周公設言以狀四君迪哲心

事非當時小人真有怨詈之言亦非三宗文王真

有自責之語故厥或告三字要活看而朕之愆一

語亦屬形容然前說四君不敢此云不啻不敢持

論益嚴

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此又公設言三宗文王不聽來告之言亦不指成

王不聽迪哲之事人乃或與上民無或有辨此人

字是有位之人怨詈非譎張為幻以怨詈告人主

而激其怒欲使其君罰之殺之者乃譎張為幻也

此等言語本不當信然惟此厥不聽之君則信其

尚書體要

卷之五

五十二

言之是矣若時虛說不永念二句是其實也厥辟

何以永念寬綽厥心正為君之道所當永念者二

句一意亂字貫下句無辜無罪指怨詈者說君不

迪哲民有怨詈非其辜非其罪也罰舉其輕殺舉

其重罰與殺不同而同于怨叢于厥身言怨不聚

于譎張為幻之人而聚于君身也夫以一人之身

當天下之怨其享國豈能長久哉可見人主憂勤

則心莊氣肅而一身和下無怨詛而天下和壽所

以長也人主逸樂則心有蠱壞而一身失其和邪

說進。小人怨。殺戮肆行。而天下失其和。壽所以短也。推言人主之壽。下及小人怨詈之情。可謂深切矣。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字。總承一篇而言。監字內。兼戒勉意。此方歸到成王身上去。上皆設辭而勉在言外。意甚深長。

君奭

史稱周公攝政。召公奭疑之。作誥以告召公奭。奭乃說。夫召公大聖人也。豈有疑哉。或曰。成功

尚書卷要

卷之五

五十三

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公幡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非特留于一時。終相成王。又相康王。身任托孤之責而不辭。惟不苟于隨。所以篤于信也。

周公若曰君奭

此周公欲勉留召公。而先呼其名以感動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

出于不祥

自此以下五節。言天命係于老成人。欲召公與已共保之也。我有周既受。當作一頭。下以吉凶對言。若天棗忱。帶下說。兩不敢知。非真不知。只起下所可知者。已與召公之去留耳。其休戚一惟人也。但未露出。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遺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尚書卷要

卷之五

五十四

此述彼此許國之同。而及召公去國之害。危言以勉留之也。通節語氣。全要以召公之言。勸召公之心。時我內。兼天民言。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召公嘗以自任矣。帝命以今日眷我言。屬休一邊。天威以後日離我言。屬不祥一邊。越我民非帶說。蓋在民上說天耳。惟人作推原說。言所以若此許國者何哉。蓋天命係民心。民心係君德。君德敬肆。又係輔相之人。君之時我。我之永念。正以此也。此關上關下之詞。在我後嗣上。要補召公求去意。弗克恭

上應帝命天威弗克恭下應民罔尤違大弗克恭
就是遇伏。不曰前人德而曰前人光。就其昭著四
方者言之也。在家不知。應轉時我句說。

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
德

上言召公去。則成王無以嗣先王。此言無以嗣先
德。卽無以凝天命。帝命之不敢寧。天威之當永念。

正以天命不易天難謀故也。是命也。前人以恭明
之德。克當天心而得之。後嗣子孫。不能經歷繼嗣。

尚書要

卷之五

五五

則失之矣。乃是轉語。亦是設辭。墜命。泛指繼世

之君。不指成王。弗克句。要補無人輔導意。

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此言已輔君之意以感召公也。在今予內。有留而

不去意。有正。指格心上說。非克有正。以已對召公。

施于冲子。以後嗣對前人。迪惟前人光。對上遇伏

前人光。不曰迪冲子以不遇前光。而曰迪前光以

施冲子。冲子全賴迪以施之。見未可去之意。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

受命

此承上言我之所以輔君嗣德者。正謂凝天命計
也。天不可信。中天難謀意。我道。指周公。勉召公意
在言外。惟字。有久留意。寧王德。正前人光也。延字。
與上施字對。德言寧。受命言文者。文之德。武實承
之。武之命。文實啓之。要見承乎于休而非終出不
祥意。

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

尚書要

卷之五

五五

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此周公敘商六臣之烈。以告召公。而勉其匹休也。

伊尹以下。須互看乃得。舉伊尹。又舉保衡。見尹于

成湯時。固不求去。且不止一朝。而又二朝。舉伊尹。

又舉伊陟。見尹于成湯太甲時。固不求去。且不止

其身而于其子。舉巫咸。又舉巫賢。見咸于大戊時。

固不求去。亦不止其身而于其子。舉伊陟。又舉臣

扈。又舉巫咸。一君在位而有三臣。尚無一人求去。

况周召二臣。尙可一人求去乎。武丁不及傳說。而及甘盤。甘盤世臣也。臣小乙。復臣武丁。在小乙時不去。至武丁時復不去。則召公之相武王。又相成王。其不當去也明矣。

率惟茲有陳。係又有殷。故殷禮。配天多歷年所。

此言六臣輔君之效也。首句承上來。率字內。舍久留不去意。茲字。泛指輔君之道。有陳。即上格天格帝之類。係又有殷。正陳列之功。非落一層。故殷禮二句。根係又來。禮。指祭祀。陟配天。重德上說。殷禮

尙書禮要

卷之五

五十七

莫大千配天。配天惟有德之主。足以當之。殷先王升遐之後。無不配天。則其有德可知矣。多歷年所。通就一代言。謂傳世十九。歷祀六百也。此總從得臣為輔得之。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言天生賢才以成治。亦六臣輔君所致也。命。即奉商之命。純佑者。一成不變。有隆勿替之意。商實。

兼內外得人看。正所以純佑之也。內外大小臣。抑揚說去。以發明實字之義。秉德明恤者。秉忠貞之德。以勵翼。而明白以憂其君之憂。莫不以六臣之心為心也。奔走者。勤勞于職業。以宣君上之德意。莫不以六臣之事為事也。惟茲惟德。稱。茲。此也。指人說。統百姓。王人小臣。屏侯甸言之。德稱。統秉德。明恤咸奔走言之。惟茲至厥辟。作一句看。總承上以起下之辭。一人。指成湯諸君說。事不必指為何事。罔不是孚。即丕應後志。心悅誠服之謂。以商大

尙書禮要

卷之五

五十八

臣輔君事業。至君之有為而無不孚。今四國多方。諄諄告命。猶懼不信。召公豈可求去耶。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係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上三節雖詳六臣之功。欲其匹休。然勉以匹休。意未曾說出。至此方更端以發之。天壽。主延綿國祚。上說平格。主德言。平如衡然。伊尹可謂平矣。故曰係衡。格有通格之義。則格皇天之格是也。格有盛格之義。則格上帝之格是也。此句與多歷年所對。

多歷年所者。君國也。而以爲壽平格。商祚之永。卽六臣之壽也。係又有殷。正天所以壽之者。此句亦與前係又有殷對。係又有殷者。六臣也。而以爲天係又。六臣之功。卽上天之載也。有殷嗣天滅威。要見無平格之臣意。召公正有同平格之臣也。留則永孚于休。如六臣之係又。去則終由不孚。如有殷之滅威。周家永短。在公一念而已。故曰永念。固命對永念說。永念爲平格。固命卽爲天壽。厥亂句。緊帶上講。就固命上見出。治效赫然明著。卽景運方

尙書體要 卷之五

五十九

隆太平有象意。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此以下將言文武之頓于諸臣。而先以武王之受命起之。周至武王始得天下。故從武王說起。然下節又迴言文王者。見周之基命。則本文王得五臣之輔也。在昔句輕。引起下句。申勸者。啓思翼行而不已也。非初勸文王。而中勸武王也。

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

有若散宜生有若奉顛有若南宮括

此下三節。言文王之興。本于五臣之輔。此節承上來。言寧王之集大命也。雖由寧王之德。實惟文王修和有夏以基之。文王之庶幾能基命。亦惟有虢叔諸人爲之輔耳。修和指德教說。養在其中。不可分屬。觀下彝教可見。尙克者難辭。有夏開說。歷敘五臣。見不以有一人在位。而餘遂求去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此承上節而反言之。無能二句。與上亦惟五句反。

尙書體要 卷之五

六十

文王句。與上惟文王句反。彝教字德字。俱指修和說。迪者奉承宣布之意。上迪文王。非迪民也。但彝教仍是民間彝教耳。德且不降于國人。况有夏乎。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其言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此盛言文王基命之功。由于五臣之助。純佑秉德四字。雖從前天惟純佑節來。純佑之下有命字。便指國祚說。此無命字。則所純佑者。蓋指秉德以下數句。與國祚無干矣。前秉德說百姓王人。此秉德

說五臣。迪知天威。卽秉德之實。時字又指迪知句。言以是迪知者而昭明文王也。昭字虛。迪字實。迪見冒則。正是昭文王處。而見冒則又皆迪之使然。迪知之迪。踐履也。迪見之迪。開導也。迪字是昭文王。伊尹夫。見冒則。則能致其昭明矣。兩惟時相應。但上則從五臣身上。言五臣惟時昭文王。下則從文王身上。言文王惟時受殷命也。受命雖文之德。亦五臣之助。周公主于留召公。故皆歸重于臣之辭。

尙書禮要

卷之五

六十一

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此言武王之興。亦本四臣之助。首二句。緊跟受有殷命來。文王受殷命而大統未集。未迪有天祿。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天祿焉。迪祿還未說到集大統上。咸劉厥敵。則兼伐紂滅五十國而言。而大統始集矣。昭武王。是輔其布德。非輔其修德。惟冒。就武王之德。冒斯民。丕單稱德。就天下之民。皆化其德說。此見四臣輔以有祿。又輔以惟冒。亦不以功

成而遂去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在位無我責。汝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烏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承上言文武多賢之助如此。而今日以予一人輔守成之業。非召公共濟。其可獨任乎。又况當幼冲之主。去文武之時何如。苟召公專責之我。而欲求去焉。則已成之治。將不可保。况言進此而有感格于天。庶有固命者耶。格。對前格帝格天言。

尙書禮要

卷之五

六十二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此又總申上意。茲字。指文王以下五節言。監字內。有輔君嗣德係業意。我受命以下。推言所以當監之故。無疆惟休。指受命迪祿言。此引起下意。只重大惟艱上。大惟艱者。文王賴武王集之。武王賴文王基之。而文王又須賴五臣。武王又須賴四臣。若但有君無臣。命亦不受。極言不容缺一之意。以見大艱。猷裕二字。與前永念同。迷字。與弗克恭上下

邊伏前人光相應。不以句緊接上文告字。言我所告君猷祿者。是欲與汝同濟。不以後人送也。若聽公去。則王既幼冲。而我又難獨濟。必至迷惑失道。卽是以後人迷矣。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曷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見召公受武王付託之重。不可去也。前人指武王。敷。開布也。悉。字承敷字說。作民極。見委任之重。曰以下。皆顧命之詞。明最。言精白其心而勉力不

尙書禮要

卷之五

六十三

怠也。偶。王二句。正明曷之事。二相曰偶。周召二人。如二相然。共載曰乘。周召同朝。如共載然。此欲周召同心而輔幼主也。二句一氣說下。德指修和見冒。文王有德。故克受殷命。固有無疆之休矣。然無疆之憂。方在今日。不可無人以承之。使召公去。則誰與川文德承恤。以乘大命哉。明曷偶王。竟托空言矣。此公不言之意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爾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此總承上文而起下之辭。蓋卽在己之誠以感動之。使之知所念而不去也。朕允虛。其汝以下。正朕允所在。敬。敬予所言也。所言指一篇而言。如天命得人而保。商周得人而興。王業之艱。所當恤。顧命之重。不可忘。皆是。所言雖多。只是恐國無輔。如有股之嗣。天滅威。故總謂之監于殷喪。大否。監于殷喪。大否。予之言也。以予此言。大念我天威。汝之事也。天威卽秉德。迪知之威。念則爲天威。不念則爲滅威。一念轉移。卽成廢典。直令人動心而不能已。

尙書禮要

卷之五

六十四

念中大有斡旋。有言外意。予不允。惟若茲。諾于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亦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此下三節。申言天命民心以留之。此節主天言。下節主民言。然天命不外民心。民心卽徵天命。又不可戡作兩事。首句承上反言。以深見其諾之可信也。予惟以下。正明所以可信之意。襄字重。卽前固命與永孚于休也。對文武王業始興言。則今日爲

成。汝有合哉二句。諒召公同心許國如此。與篇首君已曰時我相應。天休。就國祚說。滋至。言方來而未艾也。惟時二人弗戢句。較上襄我二人。在時二人更進一層。每言二人有味。要以五人四人相形。則二人且為寡矣。况可一人求去乎。克敬德。虛說。明俊民。正敬德之實。克敬德。是以已事君。有匹休平格意。明俊民。是以人事君。有匹休商實意。後人即俊民也。只重在今不可去。非示以可去之時也。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

尙書體要

卷之五

六十五

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口罔不率俾

今日休以上。是敘其已然。我威成以下。是勉其未至。通節只在民上說。篤棗。指事文武成王而言。周家之業。始于文王。成于成王。周召二公。則輔其始。輔其成者也。篤棗時二人。見此外無人。豈可又去。今日休。仰上無疆之休。滋至之休。文王功。指修和見冒說。我威成者。我與汝共成之也。是時洛邑既宅。頑民既遷。有卷阿賦風之歌。有既醉危駟之雅。謂之今日休宜也。然而淮夷未滅。西奄未戡。東夷

未伐。肅慎未來。謂之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召公得不留意哉。丕冒三句。正成文王功之實。曰不冒。則無遠不被。較之見冒又深。成周在西。去日由其遠。文王不過冒西土耳。茲欲。避隱出口。罔不率俾。其成文王之功。不已乎。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此申上二節而詰其意。多誥。指上二節。曰多者。前言已備。而後有天民之說。對若茲誥而言。故謂之多也。予惟句。正推所以多誥。以見其言之順理處。

尙書體要

卷之五

六十六

閔天。申天休滋至節。閔民。申丕冒節。篇首以天民起。此以天民收。正相應。民心仰天意。故下只說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若茲往敬用治。

此又申言以誥誠之。民德。指嚮順一邊。聯屬人心。而使之嚮順。非老成練達者不能知。亦因二句。一直說。論理之在民者如此。正所謂民德也。祇若茲者。謂民德如此。欲公畏懼之也。茲。指民德說。無周公欲其敬順已誥之理。往。指此後說。又深期以敬。

德圖終亦無周公勅其就職之理註中召公已留
願無所憚讀者須一一理會

蔡仲之命

蔡仲蔡叔子也叔有罪則囚之不以弟而私仲
能賢則封之不以父而乘命成王命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

尚書體要

卷之五

六十七

此史臣敘蔡仲得封之由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
工則固奉至公以治天下有不得私其親者矣三
叔罰有重輕因罪有大小霍叔不絕其身蔡叔不
絕其子而管叔獨不免誅絕且不為立後者鮮罪
重或無子或有而不賢也德即忠孝克庸有始終
不變意祇敬也卿士周公之卿士以為卿士特以
叔未卒耳叔卒乃封公之心始遂也命之王以成
王之命命之也邦之蔡分封之也叔所封所內之
蔡仲所封淮汝之蔡當時圻內之蔡已滅仍取其

名以名新國示不絕之是叔仍得為卿且因封
戒仲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
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此以下皆周公承王命仲之詞此節是敘其得封
之由而飭勉之也克庸祇德在平時說率德改行
二句就仲卿士時說敬哉又勉仲就封之後言當
常如此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

尚書體要

卷之五

六十八

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遺
王命

此承上敬哉說來而期望蔡仲之國後事大意謂
爾往日固率德改行矣然不可因既封國而遂自
滿也尚其仍前蓋前人之愆乎這蓋愆無他道惟
是忠君惟是孝親而已所以然者何也凡為人子
者多有父之陳迹可踐今爾父所為不善爾無所
因襲爾之遭際乃是邁迹自爾之身也自我作古
有作而無述若稍懈怠後而子孫便無法則可守

所以當克勤無怠。以垂憲于後嗣也。然勤以憲後處。只是率乃祖文王之禁訓。無若所考之違王命耳。言往時率德改行之事。即今日之國以後事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此下四節。皆告以當敬之事。相承說下。戒哉工夫。全在慎初上。慎初又在盡職上。而盡職又當以率中為本也。仲雖侯國。亦有天民之責。故以事天治民之事告之。德就修已說。惠就及人說。輔懷下要。

尚書禮要

卷之五

六十九

補不親不懷意。善兼德惠。惡反是。德有德之不同。惠有惠之不同。非謂德對惠為不同。為惡不同。做此。治仰天親民懷。亂則不親不懷是也。戒雖兩承。善惡。實重在惡邊。上八句論理。戒哉方著蔡仲。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若天親民懷。初終一致。則慎始亦不必思終矣。唯無親無常。一親我之德。惠以為懷輔。則慎始決要。思終。故慎厥初。二句語氣相足。不可離拆。下不惟厥終。不言慎厥初者。省文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慎初思終。惟在盡職。五句平看。兩以字不必帶。每句俱要點。侯職之常盡意。懋績中。有舉賢能。刑政刑之事。睦鄰中有事大恤小之事。蕃王室中。有衛尚捍外之事。和兄弟中。有思以相愛。義以相接之事。康濟中。有教以安民。性養以安民生之事。五者雖主忠說。而孝實在此。蓋叔違王命。是不能懋績也。以武庚叛。是不能睦鄰也。欲傾社稷。是不能蕃王室也。與管霍流言。是不能和兄弟也。構禍以危

尚書禮要

卷之五

七十

天下。是不能濟小民也。仲能盡此。庶忠孝由無愧矣。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

度。則予一人汝嘉。

蔡仲好處。全在蓋意。過遠。但恐惡制乃父之惡。用意過當。反以生事為奇。故反及覆勉戒之。詳視聽。必不作聰明。率自中。必不以側言。一勉一戒。原各整對。汝嘉。承上兩邊說。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此欲其率德慎猷之心。不替于初而克勤垂憲之美。益昌于後也。朕命總指上文。

多方

多士。既遷殷民而獨告厥新邑也。故說多方為畧。多方。既滅奄而遍告庶邦也。故視多士為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征奄滅之。五月還鎬京。按洛誥戊辰王在新邑。此七年之十二月。即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作

尙書體要

卷之五

七十一

于是年三月。曰昔朕來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方作于即政之明年五月。乃奄之第三番叛。王墮其地。遷其君。又因以告多方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

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此下周公傳上命以告衆之詞。此則先示宥過之恩。以起其聽也。四國。指管蔡霍股。此時四國已滅。乃云四國者。指其民言也。多方百姓。謂從四國推

廣一步。然止是東方近四國煽亂之民。不必此指天下。殷侯尹氏。殷侯所尹之民也。就民言。方與下文兩兩字相應。本重民而曰殷侯尹者。此時來朝則是侯。故云然也。所滅止于奄而不及民。是大降命。爾罔不知。言此意甚分明。爾豈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見天命不可安干也。天命可以忱享。不可以罔圖。圖命在求永祀。不知圖之愈甚。其亡之愈速。若真能深長敬念。但當如湯明德慎罰。則天自降顯

尙書體要

卷之五

七十二

休命。如武克堪用德。則天自簡畀用休。在一念之敬不敬耳。觀下文桀紂皆言圖命。則此句乃一篇綱領。不指定奄說。泛言為是。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

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自此至尹爾多方十六節。是反覆明示以天命不可安干。此欲其因桀紂。故舉夏事告之。通節以帝為主。降格就是帝之迪處。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就是不克勸于帝之迪處。有夏二句。乃從民

說到天上。天民勿平。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
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

此申言桀之無道而推其由也。首句是慢天。下皆
說虐民。圖帝命則非特不勸于迪而已。退民依。重
民罰。以增亂其國。則非特不肯感言而已。因甲于
內亂四句。是不克開麗之實。亦惟有夏三句。是大
降罰之實。

尙書體要

卷之五

七十三

大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此節重天亡桀。不重湯興。惟字乃字應。天命之爲
民主。其命何休美也。然明白正大。而非圖度之私。
故曰顯。刑殄句重看。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
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此申上三節而言桀之所以亡也。天佑之則曰純
佑命。不畀之則曰不畀純。下正言不畀純之故。享

命者君也。保享者臣也。惟克明保享。而後能承多
享。桀所任皆非義民。臣既不能保享而已。又言能
以承于多享。故致天不畀純耳。胥者。君臣同一猶
虐。百爲不開。益甚于不克開麗。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此下四節。言商之所以興。上曰天求。此曰民簡。民
之所簡者。天之所畀也。不由天簡而以多方簡。正
見民心爲重。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尙書體要

卷之五

七十四

慎麗所以開麗也。慎麗乃勸。慎麗而因以勸民也。
厥民刑用勸。正于刑處見勸。故刑字宜略住。若上
勸而下不刑。是不用勸也。民皆議刑。非用勸而何。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慎麗以本體言。明德慎罰以大用言。乃勸。上勸下。
刑用勸。下自勸。亦克用勸。根刑用勸來。不與乃勸
相干。乃勸意還在前一步。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上文明德慎罰。言明德以慎其罰也。故此節專言

慎罰之事。要因杜起。管兩邊。珍戮開釋。正是其致慎處。正是其明德處。救而民勸。猶可也。刑而亦勸。則有默行于前。故之問者矣。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求以法制。惟勸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節言商之所以亡。弗克內有不能明德。慎罰以慎厥麗意。民心離則天命去。亦見不可妄干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

尚書書要

卷之五

七十五

有殷

此承上起下之詞。兩非天。叫下三乃惟。夏商自取滅亡。其意前段已具。但天非有心于釋意。未及煥發。故此又一申言。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上節有夏是客辭。歸重有殷邊。故此節先承殷說。下二節。復以夏殷分主客言。大淫二句。一氣說下。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此言夏之自取其亡也。不集于享。帶圖政說來。享

國之善政。非一二端所能盡。須集而後備。備而後國可享。國政而不集于享。則必集于亡國之道矣。善惡不兩立。故也。湯是夏諸侯。故曰有邦。殷後有周。故曰間。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此復言商之自取其亡也。逸厥逸。上逸。心逸也。下逸。位逸也。不蠲烝。從逸厥逸來。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

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尚書書要

卷之五

七十六

此承上文而言。紂自絕于天。以起下文也。首二句。泛言其理。重在克念一邊。聖狂二字。就資稟說。聖狂所分。只在理欲之間。而理欲之消長。惟視此心之能念與否而已。念者修省之謂。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惟其有可改之理。天故以商先王之故。徘徊五年。須待寬暇之依。依于商王子孫而與其改焉。而不謂其無可念聽也。念聽。就天說。與上念字不同。此雖說紂。不重亡商。但起興周意。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懼

顧之

根上罔可念聽來。以起下文。大動二句串看。大若亡商之兆。以開示受命之符。正求爾多方之實。顧即顧誕之顧。惟顧誕天命者。可以弭天威。作民主。故天以此意開其人。而多方罔克承受焉。顧天是人顧天而仰承。堪顧是天顧人而簡界。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此正言周之興也。靈承二句一直說。靈承于旅。便

尚書禮要

卷之五

七

是能堪用德。善承者。體民情。順民志。如生之不傷。厚之不困。皆是以其規畫有方。施為有序。故曰靈德就仁民上說。觀用字可見。克堪二字。大是有力。典神天。只可為民主意。未便為神天主也。末二句纔是典神天。休就德上說。式教正天所以成文武之德也。思啓行翼。使文武之德。日益昌大。休明。所謂用休也。雖是天與之。亦見得不輕與。必須成就其德。而後畀付之。正與五年須服句對看。尹字有正人不正意。含典神天在內。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將責其遷善。而先舉宥過之思。以感動之。下兩節。責以安天命。正是遷善之實。多誥。從第二節至尹爾多方。大降爾命。與前大降爾命相應。但前降命。指已然赦罪言。後降命。指多誥言。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三曷不。文意俱承降命來。言我既宥爾命矣。則自

尚書禮要

卷之五

七

今以往。爾何不云云乎。忱與險詐反。審與急迫反。忱裕于爾多方。處已之道當然也。夾者。蕃屏之謂。介者。奔走之謂。夾介助王享天命。事君之道當然也。享天命。若君說。熙天命。若民說。享天之命。歸周之命也。熙天之命。昇矜之新命也。惠字。比夾介尤深。是不悞逆之意。能順王守典。而不圖度帝命。則天之矜恤于民者無窮。是謂熙天之命。此又保業之道當然也。三者皆以善之當為勉之。就未然說。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膺

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承上言爾固當勉于善矣。則自今以往。爾乃可復云云耶。是皆殷民已然之失。欲其戒于將來也。四爾乃重看。迪屢不靜。言所叛非一次也。不安天命。就去商已久言。輕棄天命。就歸周已定說。圖忱于正。言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為正義也。此乃殷人不靜之根本。故指其立心而深折之。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

尚書書要

卷之五

七十九

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緊承上節言。爾迪屢不靜云云。罪應誅死。然我惟是教告戰要囚而不忍誅戮也。正與降命相應。武王伐紂為第一。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時又叛也。東征有誥。多士有誥。及今多方之誥。是教告再三。東國勤兵。天討明致。及今伐奄之舉。是戰要囚再三。至再至三。要抑揚輕重。如云再之為甚而且三。宜重在至三。以見厚之極厚意。悔過遷善而保全其終。是能用我降

爾命也。有者或有之辭。未必人人不用也。末二句緊帶罰殛句。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自此至末八節。是言殷民之遷善。其責在殷士也。同一有方多士。此又別言殷多士何也。重在以殷多士倡率有多方士也。臣我監。即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之謂。五祀。見其久也。此是無職者。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尚書書要

卷之五

八十

此專告授職于洛者。與教民由在位同意。胥伯正。周所設三等官。胥。教職。伯正。治職。臬。即指長治。民之事。要體註臣服之久意。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承上罔不克臬而言。勉以盡職之辭。突然說出一和字。正與反側不靜對。自作不和重自字。爾室不睦。進一步說。此四句。是從內說向外。下二句。是從外繳入內。言不和是爾自己所作。無與于人也。可

見爾自己惟當和哉。然這不和。不但是一人的道理。就是爾室不睦。也是爾之故。亦可見爾自己惟當和哉。自己果能和。則下觀而化。不但睦其室人。而爾邑且克明矣。這爾邑克明。惟是爾克勤乃事故也。克勤乃事。正是不反側。不反側。正是和。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闕于乃邑謀介。

凶德對不和睦講。此句承上起下。作未然看。言頑民凶德。誠可畏矣。然以上文所謂和身睦家。克明

尚書卷要

卷之五

八十三

爾邑者觀之。則知感化之本。在乎爾之身心。爾庶幾不以其難化而畏忌之。務盡乎化之之道可也。亦則二句。正所以化之者。穆穆承上和字來。是本其身心之和。而著為儀容者。在臨民上說。克闕謀介。造厥良以率不良也。謀介只在克闕中見。玩謀介意。不但使民感慕。以賢引賢。則善人益多。此轉移殷俗之妙用。激勸作新。若賴琴賢為介紹也。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吹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節總是以克勤之效。歆動多士。大意言今日里居力田。未必不是他日得君服官之地。不必說到工夫上。蓋工夫盡在上三節也。永字重看。永力。吹田是一層。天惟以下又進一層。有周大介。賚。正天畀矜處。迪簡。王庭。服在大僚。正大介。賚處。王庭對洛邑說。大僚對王庭說。迪簡。王庭。是由洛邑之胥伯正而入為王朝之官。大僚則居卿相之列。不但在王庭而已。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

尚書卷要

卷之五

八十三

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此對上節而以威勸之。我命。王命。俱指自作不和。二節言。不克勸。忱。即是不能和身睦家。正已用賢。下四句。俱承此句說。則惟爾三句。又承大遠。王命說。探天威。畀矜之反。致天罰。介賚之反。離逃爾土。力吹之反。前言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大罰。極之為凡民言也。此為殷士之多遜言。故言離逃爾土。罰蓋有間也。

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

此結有方多士六節。上言不敢多詰。在大降爾命。此言不惟多詰。在祇告爾命。爾命雖同。而旨微異。降命是前此開釋之生命。告命是此後享用之身命。即宅宅畋田。迪簡服僚等事也。故祇告爾命。非勸勉之命。若云勸勉。則篇中所謂我命。非爾命也。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和乃詰殷士之大旨。兩節作結一片語。故末節斷主殷士初。是為善維新之初。時指今日言。是又爾

尚書體要

朱之五

八十三

為善之初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王伐紂。是維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從三監叛。既失一初矣。遷洛又一初也。復不能而迪屢不靖。又失一初矣。今歸自踐倉。而又為多方之誥。丁寧反覆。諭以時惟爾初。前之過一皆洗滌。今之善相與維新。豈非又一初乎。若又失此初。不能敬以納民于和。則永無可望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言外。

立政

立政一篇。官中府中。均為一體。大臣小臣。各得

其用。周公養源之精意。實在乎此。漢初猶存此意。至武帝而內外庭始隔。公卿大臣。不復預內政。小人專寵用事。中。遂至于漸不可制。嗚呼。此周公之法。所以良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周公率屬告君。欲其謹于用人也。周公啓其端而不發。意若有待羣臣。羣臣舉其官而不言。又若

尚書體要

卷之五

八十四

待王自悟。周公則但嘆五官之美。與知恤之難。令王躍然見意。周公既發言。而還自言拜手稽首者。重其事以啓聽也。告嗣天子王句。一篇說語。皆包涵在此。見嗣祖父。則有法祖之責。嗣祖父為天子。則有敬天之則。嗣祖父為王。則又有長民之責。以後每呼孺子王。與文子文孫。重重提撥。皆從此句說。左右二字。貫至虎賁。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共役而在左右者也。伯長民。任。任事準人。掌法綴衣。司服。虎賁。以虎士而衛王。

蓋侍衛之親兵也。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必知建官之美意。然後深以爲恤也。知恤兼知明任尊意。尊臣易疎。親臣易狎。非簡擇無以汰儉壬。而太簡擇又恐自起猜疑而妨賢路。非委任無以收後效。而太委任又恐自生比昵而開佞門。鮮哉通古今之君言。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顓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

尙書禮要

卷之五

八十五

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此下歷舉古之知恤者以告王。夏禹商湯周文武皆知恤。此先言古之人者。以次言也。迪惟有夏迪字。是力行知恤之道。下亦越成湯亦越文武。皆承此迪字說。乃有室以下。正見盡道處。俊者天民。位者天職。不舉賢。卑天爵也。用非其人。賤天職也。故顓俊所以尊帝。顓不是任用。只是號呼而求之。宅字。方是任用。迪知以下。承顓俊尊帝來。惟禹以顓俊爲心。故其臣亦以薦揚爲務。九德之行。卽寬粟

至彌義之德之見于躬行者。俊必有德。臯陶亦曰九德成事。俊又在官。木管岐俊與德而二之。迪知忱恂。非徒謀面而已。夏臣身有九德。故能以德契德如此。乃敢字重。根迪知忱恂來。知之明而後薦。非輕薦也。兩后字是眼。一起一應。宅者。居而安之意。事牧準。只言其德可爲事牧準耳。三乃字著君身上。不可忽。茲字頂三宅言。惟后應尊帝說。謀而以下。正迪知忱恂之反。夏臣惟迪知忱恂。以此訓君。所以君得所求。而所宅者皆義民。上帝尊矣。設

尙書禮要

卷之五

八十六

或夏臣徒謀人之面。用此大教訓于君。以爲九德在是。則君乃從之。宅用其人于三宅之位。茲乃三宅無義民。俊非其俊。而上帝何以尊哉。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此言桀以不能知恤而亡也。不獨曰桀曰桀德。蓋推本言之也。人君未有無德。而能知信委任天下之有德者。故顓俊上。要露禹有德意。乃用三有宅上。要露湯有德意。克知三有宅心上。要露文武有德意。桀亦有德。只不善其德。故不能如先王之任

賢而惟用暴德之人所以喪亡無後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

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此言湯盡知恤之道亦越者繼禹而言自禹及湯

相去已遠正見知恤鮮意陟字對上有室大競看

丕釐耿命對上尊帝微異尊帝卽指額俊丕釐耿

命却是政事上用功典禮命討出于天本自光明

從而大加釐治件件修飾振舉使上帝之命赫然

尙書體要

卷之五

八十七

明著故曰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四句重湯邊不

重在不負所任所稱上三宅職業所在已有陳列

之功故曰卽宅三俊舉望方隆已知所養之大故

曰卽俊此見用之至當處嚴惟二句言其任之至

專也嚴惟者精神眷注誠信篤至之謂卽丕式之

注意處丕式者言聽計從推心委任卽嚴惟之寔

事也宅俊之效職著才實係于我之鼓鐸感召故

曰克用克用二字有力下用協用式二用字皆從

此用字生出曰協曰式只遵典由禮慕德畏罰便

是協是耿命昭著于厥邑式是耿命昭著于四方
與丕釐耿命句相應

嗚呼其在愛德譬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

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

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言紂不知恤而亡也德譬是不知恤之本惟羞

四句正不知恤處暴德卽羞刑者同于厥邦是外

之諸侯與丕式反逸德卽庶習者同于厥政是內

之臣工與用協反帝欽四句只重商亡不重周興

尙書體要

卷之五

八十八

奄卽奄有四海之奄帶甸字說歸重萬姓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

事上帝立民長伯

此下言文武能盡知恤之道知心見心與謀面反

看曰克曰灼由文武有德先有宅俊之心故心相

契而見知之深也克知二句是知之明敬事二句

是任之重以其任天人之責故見其重也若照禹

之尊帝湯之釐帝看來則此亦歸重敬帝而以立

民帶之敬事上帝者于天民理天事守天法也立

民長伯。立之爲總治之官。有提綱挈領意。或居內而倡外。或位上而率下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此承上文。復提出三宅之所事。以爲下文張本。得人之盛。在下文方見出。立政。謂植立其政事。就用人說。蓋曰事曰民曰法。皆國家大政。而得人以治之。乃所以立政也。此句輕講。然一書之綱。故每提之。任人準夫牧。只閒閒列其官名。作三事中。方說其職事。作字無工夫。是得諸克知灼見之餘。而任

尚書禮表

卷之五

八十九

敬天勤民之責者。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是七樣官。俱是列職王朝者。位列王宮。有涵養薰陶之寄。職司庶務。有奔走服役之勞。故特見其名。七樣官並重。不可因首節綴衣虎賁。遂認下面數等爲其屬。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亦都是長官。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邑。在王畿內。其官雖列都邑。要之亦與王朝之臣。同也。

入者。大都伯。小都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是六樣官。尹伯。截。庶常。吉士。指上二節。貫下二節。吉士而謂之常者。惟常。故吉。大小內外。非常不宜。知者如此。見者見此。立政者立此而已。上言常伯常任。此言常吉。後言常人。以見人之德。惟恒而不變。方能久于其官。故皆取常字。○上節中有左右二字。見虎賁諸臣皆左右。以近見遠也。此節中有表臣二字。見都伯諸臣皆表臣。以外見內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尚書禮表

卷之五

九十

此言諸侯之官皆得人也。不曰諸侯皆賢。而舉諸侯之官者。諸侯世其職。不從克知灼見而來。諸侯之官。則從知見而得也。三卿總理侯國之事。亞旅分理侯國之事。亞者亞于三卿者也。旅則三卿之屬官。周禮大司徒大司馬卿一人。小司徒小司馬中大夫二人。卽亞也。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卽旅也。

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此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四夷指微盧烝。諸侯指三毫阪。夷國有微焉。有盧焉。有烝焉。商故都有

三毫焉。危險之地。錯于五服之間者。有阪焉。皆有尹以監之。此見文武得人之盛如此。推其原。由于知立政綱領。在于三宅。三宅得人。故內外衆職皆得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承上文得人之盛而推原其故也。天下之賢莫難于獲其用。尤莫難于盡其用。用而不能盡。猶未用于也。今才德雖常。事司牧人所固有。然所以能究才

尙書體要

卷之五

九十一

德之用者。實由文王克厥宅心以致之。惟字乃字相呼應。三克字。皆自文王能之。上言克知灼見。是心在宅俊。特文武知之見之耳。猶是知者見者一心。為所知所見者一心。此言惟克厥宅心。抹却知字。則是三宅無心。文即其心。文亦無心。宅俊即心。文以自心自立自克。豈不寬綽有餘。故三言克。較前以心在宅俊言克更進。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此言文王任人之專。罔攸兼者。委任之。兼不以身侵之也。言獄慎三宅皆有。三宅皆所以主司乎此。以牧民。故云有司之牧夫。言之宣布。獄之明允。慎之有備。是用命也。否則違命矣。訓就教訓兼教言。訓之而已。豈曰兼之云乎。此句正與罔兼相形說。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此又極言其專也。罔攸兼。不敢身與其事。罔敢知。直不敢心與其事矣。說文王之罔敢知。即以形容文王之罔攸兼。故注用一益字進說。庶獄庶慎。文

尙書體要

卷之五

九十二

王未嘗不知。只是罔敢知。蓋懼一有敢知之心。即未免下侵庶職。有所兼。必有所誤。故直付之當職之人。而我若罔聞知云耳。罔敢知。雖知猶弗知也。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愛此丕丕基。

承上文王任人之專。故以亦越發語。言武王亦然也。撥亂救民曰功。圖事揆策曰謀。兩率惟意。全在不敢替與從上見。文王之功與謀。孰大于克俊有德。俊有德。即所謂義德容德是也。自其隨宜救民

曰義。自其休休樂善曰容。其所為不替與從。卽罔攸兼而又罔敢知者也。其根原都從克知灼見來。竝受丕基。雖兼文武。實重武王。以武王能用先王之臣。故能與先王皆受天命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此勉成王法文武之知人任人也。孺子王矣。要見嗣此丕基。任大責重意。繼自今至牧夫一氣。而于

尚書禮要

卷之五

九十三

立事一讀。事是任事之公卿。蓋宰相之職也。故獨與立政相接。準人牧夫。則紫立字說下。言繼自今我其立政。非復前日政不由已。然任事之臣。正輔王之政者。既要立政。又須立个任事之臣。自此以下。準人是執法者。牧夫是牧民者。皆當與任事之臣同立也。厥若。卽常德之蘊于中者。灼知厥若。與前克知灼見。克厥宅心。只一層事。丕乃以下。應前罔兼知。與不替從意。丕乃句。是任之專。使得安其位而行其志也。俾亂使之為治也。受民。傳所謂皇

天既付中國民。與文武受民者。相字兼教養說。國家建官。總為相民。付託非人。是棄所受之重也。獄慎皆相民事。和者。治民訟而輕重適其宜。司國計而盈縮得其平也。此二句。本丕乃俾亂來。言委寄之重。又起下勿有間意。間。在人君心上說。不是以人來間我。亦不是以人去間賢。蓋人君之心。不與賢間也。時字密。恐暫時中不及防。有字活。恐萬無中或一有。正是任之專處。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我受民

尚書禮要

卷之五

九十四

此申上勿間句。語言不是別言。正以誦說三宅。卽皋陶所謂念茲在茲。名言茲在茲者。故曰末惟也。若三宅賢人。不是人主一副精神。全注向他。滿口也說的是滿腔也思的是。安能使展布四體。得安位以治民乎。又我受民。卽相我受民。不言獄慎者。獄慎亦所以治民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成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此總結上文禹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法之也。

微言者。謂所陳知恤之說。上可以事天。下可以治民。言何美也。文子文孫。雖精文武。實欲其遠法禹湯。近述文武意。勿誤二句。一正一反。謂之誤者。事由中制。而當職者不得盡心。則多差誤矣。勿誤者。不惟不以身兼之。而亦不以心與之也。正。即指三宅。即有司之牧夫也。惟正是又。惟三宅之人是治。要打轉勿誤上來。此節爲後三節張本。自古節。承徽言以上說。國則罔有兩節。承勿誤以下說。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尚書禮要

卷之五

九十五

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此合言夏商周之事。而復申勉成王也。夏商周事。都是前面說了。不可著實講。只當重自古亦越。并茲乃等字。見得從古至今。代不一君。都必如此。盡知恤之道。而乃能俾乂也。克宅。非獨不參以匪人。若因是人。設是官者。而賢才始以爲居安之宅。由繹。由其外而繹其中也。由其言而繹其心。由其才而繹其德。由其發舒于一時。而繹其持久于歲晏。如絲之在中。愈繹繹則其絲愈出。克宅由繹申看。

重由繹邊。茲乃根上二句來。俾乂作效說。與丕乃俾亂用力說者不同。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此與上其勿誤于庶獄二句應。國則三句。喚起繼自今四句。泛言人國。又廣出夏商周之外。要味一則字。謂凡國于天地古今一轍。並未有用人者。一不訓遂不顯。特嚴其詞。正吸下勿以儉人。蓋上說得狠。下方斷得決。其勿以儉人。所謂時則勿有

尚書禮要

卷之五

九十六

間之也。此方指出小人用間上說。其惟吉士。所謂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言任專也。相我。即前相我。但說用勸。較不俾尤力。

夫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此亦申勿誤意。曰文子文孫。見有繼承之責。曰孺子王。見居天位之尊。始言庶言庶獄。庶慎。繼去其一。止曰庶獄。庶慎。茲又去其一。獨曰庶獄。蓋繫其尤重舉之。庶獄係民生命。每易供人主喜怒。庶獄

勿誤。則餘無所誤矣。庶獄準人之職。牧夫長民之官。舉一皆以該二。惟司之牧夫。即前罔兼罔知意。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

周公推廣勿誤庶獄之言。因并及此。蓋戎兵尤刑之大者。庶獄所在。雖不可以已誤之。而戎兵之事。非可盡付之不知者也。克詰者。敝軍實。除戎器。嚴紀律。使無廢弛。不獨王畿為然。凡天下兵戎武衛

尙書體要

卷之五

九十七

所在。皆欲其修整。以脩非常也。武備既設。則德威自著。故可以大一統。可以光前業。下面却承此說去。禹湯異世。故云迹。文武昭代。故云光。云烈。以陟以觀。以揚。只是一以上文言知恤。原要他法夏商文武。故此亦復應之。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併戒後王以知恤之道也。雖戒後王。實責成王。克用句括盡一篇。應前知恤。凡禹之宅。事宅。準。湯之克宅。克俊。與文王之罔兼罔知。武王之不替不

遠。及欲成王之勿問勿誤。皆不出克用二字。常人對儉人說。儉人儉利可喜。每出人意表。惟吉士則平淡無奇。了不異人。以其尋常。故謂之常人。儉人取快目前。吉士則終焉耐久。以其久常。故亦謂之常人。其惟內兼知明任專二意。所謂克宅克由繹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茲式有慎。以利用中罰。

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此併示後王以用人司獄之式也。立政之綱領在

尙書體要

卷之五

九十八

三宅。三宅所重。尤在準人之刑獄。故既告王以勿誤庶獄。末復告太史書蘇公式敬。獄事以示法。雖告太史。實告王也。雖為後世司獄者慮。實為後之用司獄者慮也。蘇公為司寇。全在一敬。後人法蘇公。全在一慎。敬者慎之存于心。慎者敬之見于事。能慎則能被矣。此真司獄之心法。按立政一篇。論人君為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先于三事。大臣得人。則百官皆正。而治道舉矣。末又歸重兵刑二事。蓋兵者國之衛。刑者民之命。必治兵乃可以弭兵。

必慎刑乃可以無刑。尤當加意擇人以任之。誠萬世之永鑒也。

尚書體要卷之五終

尚書體要

卷之五

九十九

尚書體要卷之六

東海趙聞仙先生鑒定



無錫錢肅潤纂

吳郡

同學耆人獲

受業程

烈訂

周官

周禮。周公之書也。周官。成王之書也。周公歸政。作周禮。敘六官。書未成而公亡。遂缺冬官。成王親政。作周官。乃取周公之制而增益之。故六官之上。尚有公孤。皆成王所親定也。

尚書體要

卷之六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凡為治先內而後外。今乃先外攘而後內治。何也。曰。此史氏敘成王實事也。蓋周公攝政時。內治不。必言。乃公致政于王。王方自己撫萬邦。於是。有巡。狩征伐事。既歸。則董正治官焉。撫萬邦。提起。泛言。其君臨天下也。巡。征。弗。平。征。弗。庭。乃。巡。狩。中。事。侯。甸。臣。服。之。國。據。成。王。所。巡。而。言。六。服。侯。甸。男。采。衛。及。夷。服。也。以。諸。侯。壽。化。而。言。當。是。時。成。王。東。伐。淮。

夷亦已平矣。故夷服得與五服並說。承德歸字與
巡狩二字對。治官指公孤卿屬言。董正有二意。正
其體統。修其職業也。董正所以維持六服承德之
治於無窮。卽下文制治保邦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此下皆董正治官之辭。大猷暗指唐虞夏商言。所
謀合道而爲後世所當遵也。制治保邦就建官立
政上說。官者治亂安危之所出。人則制之保之者
也。未危未亂。應上外攘之功。舉制治保邦。應上蓋

尙書體要

卷之六

二

嚴內治之修。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
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
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上節是述古。此節乃成王之意。故用曰字。建官之
來久矣。雖唐虞亦稽之上古。故曰唐虞稽古。惟百
者。舉其數而約言之也。內外要活看。內治非一。有
百揆四岳以總之。外治非一。有州牧侯伯以總之。
百揆居朝廷。度庶政。爲九官所稟承。而方岳之事。

四岳主焉。內未始不通乎外也。州牧侯伯。或長一
州。或長一方。爲諸侯所承聽。而州牧又總于四岳
焉。外未始不通于內也。惟和者。總治分治。皆得其
理也。咸寧又本惟和來。官倍內。要見總治于內者
猶揆岳。總治于外者。猶收伯意。亦克用又者。庶政

亦能惟和。萬國亦能咸寧也。此皆制治保邦之效
也。明王立政三句。承上說。唐虞建官惟百。若言其
少。夏商官倍。又若言其多。此則總而言之曰。官少
治官多亦治。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

尙書體要

卷之六

三

已。立政中須藏德字。使下節德字有根。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
厥官

脩德任人。不可分兩截。明王立政。皆本脩德。故成
王從脩德說到任官。法古訓迪。正夙夜祗勤之事。
一直說下。不用過文。訓迪對董正說。因其中有
體統在。故以董正言。訓迪正董正中作用。大抵一
篇皆訓迪。而董正在其中。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其人

此下正訓迪之實。立字直貫公孤卿屬承仰惟前代來。蓋稽古人之成法。以立為定制也。師傅係以官言。三公以爵言。三公不親政事。故無職掌。惟在論道以經邦。而陰陽之變理。因之經邦之事。不出政治教化之外。固有人任之。然大綱大本處。皆從論道來。變理陰陽。緊承論道經邦說。變理別無他道。惟區處人事。各得其宜。天地之氣自順。說論道。真是格心學問。說變理。真是格天事業。官不必備。

尙書禮表

卷之六

四

不是定要。不備。使備而肯得其人。何不可之有。但其人難得。與其備非其人。不若不備之為愈。甚言當得其人也。即如周朝。文武以太公為太師。太公沒。成王乃以周公為太師。周公沒。康王又以畢公為太師。召公自武王時為太保。至康王時仍為之。獨大傅無聞。即此可見不必備意。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戴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承上立字來。有太必有少。有公必有孤。孤者公之

弼也。故曰貳公。下皆貳公之事。弘化者。貳公之論道也。寅亮者。貳公之變理也。道為化之體。化為道之用。陰陽者氣。天地者形。化待道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立。論道者。弘化之本也。變理者。寅亮之本也。公濟其源。孤道其流。公提其綱。孤張其目。此孤之所以貳公也。然孤雖貳公。而實則輔弼予一人。蓋予一人有位天地之責。三孤弘化寅亮。正輔君以盡道。其責之重如此。公不言弼。孤不言闕。互見之也。

見之也。

尙書禮表

卷之六

五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公孤。天子所與。調元贊化而無所治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萬事之綱也。而冢宰尤六卿之綱。冢大也。宰制也。大制事也。周禮太宰掌邦六典。一曰治典。教禮政刑事。俱職焉。茲但言掌邦治者。五典之類。無非治也。統百官。均四海。正邦治之事。百官非必在內有之。原為四海而設。不可分內外。蓋統攝乎百官。正所以均乎四海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授兆民。

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而下則有專主矣。教養萬民之衆。謂之司徒。司徒雖曰掌教。然土地人民。及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各物。與邦國都鄙畿疆社稷之制。皆司徒職之。獨言五典者。舉其要也。數五典以授兆民。授字內有匡直輔翼。從容化導意。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冢宰而下。皆稱司。冢宰不言司者。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以鬼神非人所主也。宗

南齊禮樂

卷之六

六

伯掌五禮。而獨言祭者。禮莫大於祭也。治神人。正以和上下。上下神人中俱有其等列。又不可紊亂乖錯。故必有以和之。和者兼禮樂言之也。當周之時。兵刑分二。禮樂合一。故宗伯雖典禮。而所屬之官。有大司樂。有樂師等。及其行禮之中。樂即寓焉。故此口治神人。而卽繼之曰和上下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固政所

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安危係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言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二句申看。統六師。則軍政有主。而因之以平邦國。平與均不同。均以與治言。使各得其宜也。平以除亂言。使各安無事也。然與下刑暴亂不同。刑止一人。平在一國。

司寇掌邦禁詰姦惡刑暴亂

人之惡不止寇。而各官曰司寇。寇其大者也。不曰掌邦刑而曰掌邦禁者。止惡未然。聖人之本心也。

南齊禮樂

卷之六

七

周禮五禁。一官禁。二官禁。三國禁。四野禁。五軍禁。蓋掌自士師者。其後則有禁殺戮。禁暴民二官。而皆自司寇總之。奸惡暴亂。罪有隱顯。而無大小。詰者推鞠之事。刑者斷決之事。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謂之空。司空主之。民之居依於土。利之出由于土。故曰掌邦土。居四民。如居學居野居市居肆之類。時地利。時指民說。地有土

有稟利不止稼穡凡山林藪澤皆利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句結上題下之辭率屬倡牧一直講不

重屬牧上重六卿率而倡之也六卿率屬倡牧自

內達外也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

自外承內也此即所謂體統阜厚是安居樂業意

本政治一邊化成是雍熙太和意本教化一邊比

前級厥兆民深一層合內外之民而期之非效也

通節與唐虞節應分職率屬即內有百揆四岳意

尚書體要

卷之六

八

倡九牧即外有州牧侯伯意阜成兆民即和寧用

又意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

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此亦成王訓迪之言蓋因上倡九牧而及之也意

謂六卿率屬以倡牧則外之制度有所承矣然未

知外之應內者何如不容無考課勸懲之法以駕

馭之也當與上數節對看上是訓迪內臣此是訓

迪外臣總是成王制治保邦之要務但成王董正

全重內臣此是對內臣言馭外臣之體若曰外臣

如此則為內臣者可不倡之以成內外相維之治

乎首句喝過不重朝會只重巡狩為考外之所以

應乎內也考制度三句是時巡中事制度即六卿

之事究寔不過政治教化畫之四岳指地不指人

方岳東西南北之山也諸侯二句與考制度句勿

平諸侯所以守制度而黜陟又根諸侯之制度修

否來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出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九

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上訓以體統職業此下訓以盡職也有官君子指

公孤卿屬而言侯牧在外不與侯司尊卑大小各

有所主之職也不可不敬令乃司中之要務令之

大者固出於君百司庶府自下教條於其屬亦令

也令何可不慎令未出而致慎可也既出則有行

無反矣反即反汗之反民墜之而不行與上悔之

而食言皆反也二句是泛言由令之道當如此以

見不可不慎意然慎不在令上亦不在出時若令

上慎。慎亦無益。若出時慎。慎亦無及。令從好山。以公滅私。正是平時克慎。而臨事見之令者。故民信。民懷。彼此皆因令見耳。此真訓迪宗旨。○按公私二字貫下五節。如學古以制。與師典常。及志勩果斷。恭儉作德。思危推讓。皆公也。蓄疑怠荒。利口不學。驕侈作偽。入畏不和。皆私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怠荒政不學墻面莅事惟煩

尚書卷之六

十一

此節訓迪百官。以學勉之。以不學戒之。俱據已在官者言。學古入官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是未當事。固以學為先。既當事。亦以學為重。故可曰學古入官。而不可曰入官學古。議事斷之以制。制即前所學之成法。非裁制也。政乃不迷。正見學古之益。此三句尚汎說。其爾以下。方指各官說。古字虛。典常是其寔也。不曰古典常而曰爾典常。一官有一官之典常。故言爾。學之時。可汎言古。官之時。只可言爾之典常矣。師字與學字應。以典常作師。

正學之也。厥官。即爾典常。利口亂官。學之反也。此見不可不學矣。然學中又有二弊。蓄疑者學之不精。怠忽者學之不勤。學不精。則幽莽之學。鮮不敗。謀學不勤。則作輟之學。鮮不荒政。不學二字。總頂上三者。莅事惟煩。正是亂官。亦正是敗謀荒政。此極言不學之弊。以見學之不可已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申戒卿士以建功業之道。不及公孤者。德尊望重。不以作事為勞也。功以積累為義。是終事。故曰

尚書卷之六

十一

崇。業以開拓為義。是初事。故曰廣。惟志者。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復。立志如此。斯有卓越之功。惟勤者。日有所積。月有所累。服勤如此。斯有次第之業。志勤了何以又要果斷。要看當幾字。幾是建功立業之幾。克果斷。方是勤。方是志。否則仍是蓄疑。如何為志。仍是怠忽。如何為勤。後字對幾字。言幾處一決。以後無難。則後艱。只是崇廣。無廢墜于其後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

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此戒卿士制驕侈慮其怙寵滅義也。首二句沃言常情之弊。中二句歸在卿士身上。末二句又推所以當誠而不當偽意。位不期驕言必驕也。祿不期侈言必侈也。恭儉是驕侈對證之藥。恭而以德則寔有謙虛忘勢之心。而自然不驕。居位猶是也。無位猶是也。儉而以德則寔有簡約樸素之心。而自然不侈。祿之猶是也。弗祿猶是也。恭儉非便是德。而不可不出於德。故曰惟德偽是外假之名。而內

尚書禮要

卷之六

十二

寔驕侈。載如車載物。車是空廓。所載之物乃寔際也。偽則我為虛車。而別取个物事頓放在我身上。故曰載。作德二句。又從行上說到心裏。令其斬驕侈之根。作者由心造之也。此心與恭儉相安。不待安排布置。而無入不得。故逆日休無所憂也。作偽反是。此非為保祿位者設。甚言驕侈不可有。而恭儉之在德不在偽也。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此中上節以見不可不恭儉也。寵即指祿位寵危

相倚。快意當前。人多不思危而不知畏。故得力在畏。畏從思來。乃去危即安之道。古今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出脫了。又不知幾人埋沒了。吁可畏也。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正屬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此戒卿士以薦賢才之事。推賢三句。一直說下。總論大臣不可不推讓之意。若曰。必如是而庶官乃皆和諧也。若使不和。則政必亂。大臣庸可不推讓哉。舉能其官以下。又深一層。言推讓之當得人也。

尚書禮要

卷之六

十三

人之所以不肯推讓者。視人我為二也。不知我所舉者皆賢能。就是我之賢能。我所舉者不勝其任。就是我不勝任。大臣苟知此意。自不容不推讓矣。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訓迪將終。而總申戒卿士也。三事即六卿。大夫即六卿之屬。敬屬心。亂屬事。官以位言。政以職言。爾官爾政。與上兩惟爾。皆是要他親身承當。不得復視為君之事也。以佑三句。一直說。以字貫下。佑

辟康民申重民上萬邦應兆民無斃應永字○按設官本以為民安方為有政故一篇屢提官說於官之下又屢提民說前曰綏兆民阜成兆民至此又曰永康兆民加一永字令知敬官敬官欽司起末相應萬邦起末亦相應。

君陳

周公設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史敘其策命之辭以君陳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

尚書禮要

卷之六

十四

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成王策命君陳先叙其德之美而命之令德仰孝恭也今以形孝恭之粹美孝恭所以指其德之寔下文孝友正說孝恭商民難化皆因民彝泯亂不孝不友稱君陳而言孝友寔欲其以孝友之德治民也故曰克施有政不可作家園一理說尹字仰師保意敬是一篇綱領其所為敬者不外法周公之訓而明德以成中和之治。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

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自此至終篇皆敬哉之寔師保內藏明德意如式化誕保等事皆是懷主周公生時而帶說沒後德就師保言往慎乃司慎字正與敬字應下言慎司之道不教之如何慎而但曰率厥常何也當更張而不更張距常不可也當因仍而不因仍壞常尤不可也故須率常繼之曰懋昭周公之訓又何也。有前人言之而未善者布其說則民虞矣。有前人言之而善者變其說則民疑矣。故須懋昭懋昭者尚書禮要

卷之六

十五

體其垂訓之意而發明光大之也。惟民其乂對民懷說民乂尚未懷然曰乂則亦可望其懷此周公君陳之別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此節比上節深一步上節據脩政治民說此節說入自己身上來引古語只重明德二字蓋治之至全由德之明故也德之昭明發為至治其精華上達即明德之薰蒸融液而成就明德中見至治非

有二也。謂合乎道謂之猷。猷。訓乃平時所以訓頌民者。勿謂指精微之訓說。式時者。懸昭之本。尊民以身不以言。式時所以為懸昭也。孜孜二句。正式時工夫。在明德上說。不日孜孜。即為逸豫。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誠爾惟風下民惟草。

此與上節語意相連。說蓋周公之猷訓。無非要人明德而明德非他。即周公所以為聖也。人能式猷訓而明德。即是由周公之聖也。第凡人之情。都慕

尚書體要

卷之六

十六

聖人之名。而不能定由之。爾今日其戒此。凡情而明德與公無異。哉。然所以當明德。以由聖者何也。爾惟風下民。惟草。爾能明德。民未有不悅。而治本有不至者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典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

此節亦根上節來。言已固不可不明德。而國民之政。却又不可輕易。蓋遙與昔周公佈應也。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於政。則謹始和中。由俗而革。不容

無斟酌損益。政而曰圖。則政猶未施也。莫或不艱。艱指心說。事有當廢。事有當興。即所謂謀之政也。虞之于人。釋之於已。即能致其艱者矣。一節人已並說。而側重已邊。蓋從已說到人上。又從人說歸已來。味一則字。緊責君陳。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此蓋成王望君陳以將來之事也。往者君陳處王左右。入告出順。無難也。此後尹東郊。便離朝廷遠

尚書體要

卷之六

十七

了。故又望其入告而出順焉。謀猷之嘉。從虞釋中來。出入自爾師。虞。則謀之於眾。而謀為嘉謀矣。庶言同則釋。則審之於已。而猷為嘉猷矣。入告爾后。固其宜也。告后而后行之。則謀雖臣之謀。而聽謀者君之聽也。猷雖臣之猷。而施行其猷者君之賢也。斯謀斯猷。非我后之德。而何入告於內。將順於外。人臣之心。贊行君善。惟恐不成如此。臣人推廣說。不止君陳一人。良承入告一邊。顯承順外一邊。俱就君言。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制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節以下再提端起無非發明慈昭周公之訓一句意耳周公之訓本大猶欲弘之者繼成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乃能不替曰惟者一意之謂也無依勢以下正所以弘訓者四句一正一反相形看勢自統馭殷民之權上言無依勢是喜怒一奉其公而不依之以作威法自約束殷民

尚書體要

卷之六

十八

之罰上言無倚法是生殺一循乎理而不倚之以侵削細看依勢倚法亦只是過于謹愷意故下文隨以寬和勉之寬即敷教在寬之寬制即在寬中非制以濟寬之謂也謂有規矩法度而行之以寬非縱弛也和者和平民也單言和則和即從容不迫之意若以和對從容則有辨從容者有義理自然之節而非已意為之甘苦疾徐也非天地之和如四時之順則可謂從容以和矣二句宜一申說合寬而有制方為從容方是和妙處在從容二字

又宜趕重和字蓋和中乃君陳之治體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

以下六節總是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處上三節以用法言下三節以施教言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一辟一宥不徇君而從理之中從理即從君也謂之曰中則惟明惟允而好生之德藹然在法度中豈非寬和氣象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尚書體要

卷之六

十九

此辟之惟厥中也言弗若弗化之人宜在所辟然必辟以止辟乃辟不然則君雖曰辟而弗辟矣

狃于姦先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行之惟厥中也姦先敗亂而至于細君必曰宥矣君雖曰宥而亦不宥合上節看見不徇君為宥惟辟以止辟乃辟既以辟見不辟不徇君為宥雖三細不宥又以不宥見宥宥多辟少總是寬和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上節言商民之犯法者處之不可偏此樂言商民

之未化者待之不可刻。頑即所謂商頑民也。在商為頑民。在周為義士矣。何忿疾之有。周公作多方大誥等篇。未嘗以頑之一字出之口。誠不忍目之為頑也。一夫是頑之及。頑不忿疾。自然變而為善。然亦不可求備。無忿疾者。緩于懲惡。無求備者。速于取善。總是寬和。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此申上無忿疾意。忍者勉強而行。人與己猶二。容者自然而然。人已渾乎為一矣。自有忍而充于有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二十

容則忍之跡泯。而廣大之德成矣。所謂無忿疾者如此。○兩乃字不同。有濟在能忍之後。言必如是乃能有濟也。大德即指有容言。此乃德之大也。事濟與忍落一層。德大與有容平。淺深之間。在有

心無心上見。

商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此申上無求備意。端重不修不良。方是無求備。言修者固簡之而不修之夫。可求備其必修乎。但亦簡之。便有使之愧而知修意。良者固進之。其

夫。可求備其必良乎。惟但率之。使之慚而知良意。如此方是無求備于一夫。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承上言弘周公丕訓。不時率寬和之中。以盡化民之事而已。化民之本在身。又歸重在身教上。以成化民之功。然後為弘訓之至。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見所以反其厚而使之不遷者。在乎身也。違上所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二十一

命。從厥攸好。見所以使之從所令。如所好者。在乎身也。故曰爾克敬典在德。則民罔不變。而允升于大猷矣。敬典在德。與周公明德一般。允升大猷。與周公至治一般。寬和之政。於是乎存。而於周公之訓。始可言弘。惟予一人以下。見化民所係之重。而又期于無窮。以終尹東郊意。但要本周公形講。○按此篇曰懋昭。曰明德。曰克和。前接周公師保之治。曰廢典。曰辟宥。曰簡修進良。後開畢公保釐之門。但合看前後。則似君陳和中云爾。

顧命

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作顧命者成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

惟四月哉生鬼王不懌

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惟四月成王崩年之四月也不懌疾甚也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此記發命之日也洮盥手頰沃面水字總上文相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二十三

扶相者王疾病卜人扶右師人扶左此亦兼左右言之凡所憑以安凡大朝覲王位設繡展前設左右玉几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

百尹御事

此召聽命之人同召者平時召其長則其屬從今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太保至毛公六卿也師氏虎賁近臣也百尹御事庶官也按召畢毛是三公芮彤衛是三卿三公只以

道義傳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以高

官兼攝下司謂之領彤奴姓其餘五國姬姓畢毛

文王庚子畢公名高毛公名鄭衛仰康叔言畢公

於二伯之後毛公於衛侯之後者蓋以六卿之次

為序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

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六節皆成王顧命之言此節自叙發命之故

言一出而不易謂之誓凡大事皆然嗣續我志即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二十三

下文欲羣臣輔元子之志也審訓者言其訓不輕發以啓羣臣之聽意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奭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

達殷集大命

此述文武創業之艱難尤就德之發用言宣者宣布於政治間重字若武王邊文既宣於前而武又宣於後也奭麗陳教指文武當初說如九一世祿文王奠民之所麗也武王之奠麗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散財發粟則其初可知矣明德慎罰文王已

陳之教條也。武王之陳教，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悖信明義，則其初又可知矣。肆字內已有不違意在。肆不違句，乃承上起下之辭。用克達殷句，與肆不違相呼應。惟其舜習不違於周之民，用能達於殷也。達殷集命一申看。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此叙已守成之艱難。天威承上大命言。天命去留無常，顯然可畏。故曰天威。文武奠麗陳教，布為大訓。正述天理之可畏，以啓佑後人者。嗣守無敢昏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二十四

逾。正敬迓天威之用力處。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

釗弘濟于艱難

此欲舉臣輔元子以保天下也。弘濟艱難，是顧命大旨。艱難者，文武以德教創之，成王以敬畏守之。釗守俱不易也。弘濟有恢弘光大意。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此下二節正弘濟艱難之事。此節欲其輔君盡為治之道也。柔能以御萬民，安勸以懷諸侯，要見敬

保意。柔能分遠，邇言安勸不可分配小大，各有小安勸在。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此節欲舉臣輔君端為治之本。柔能安勸之要，自一身始。自治於威儀，方無愧於人耳。然威儀之本在於心。冒貢非幾，心安得正。此正敬保之要。敬保者，保其身尤保其心也。惟大臣能格君心之非，不格便為貢。有善而勝於惡者，或我本欲導君善而誤人於惡者，故曰冒。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二十五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三孤卿大夫之位。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此受命還，謂還就此位也。綴衣，其衣速綴，帷帳之類。庭路寢之處，出綴衣於庭者，喪大記所為疾病者徹縣，東首於北牖下是也。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倕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于釗于南門之外，入翼室恤室宗。

此下十節皆太保命。太保以三公兼冢宰，故曰成王新陟至康王嗣位，命令皆由太保。桓毛宿衛之

臣干戈宿衛之具。虎賁宿衛之卒。桓毛二臣。乃執干戈以宿衛者。大保就命於齊侯處。索虎賁百人。從二執干戈者以逆新主也。稱于者。明繼父之義。稱名者。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翼室即東夾室。初喪未為梁闇。故以東夾室為恤宅。

丁卯命作冊度

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喪禮厭明。小飲。又厭明大飲。成王雖有遺命。未作冊書。故以此日作之。因作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三十六

受冊書之法度。下文升階即位。及御冊受冊皆是。此為傳顧命而作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即太保。士者山。庾。匠人之屬。須材。是供凡喪事之用。亦為傳顧命而設。

狄設黼屨緞衣

狄。即士也。不言命。承上命士之文。設字直貫至大輅節。狄設者。設生時所坐。設生時所閱。設生時所乘。將傳顧命。特重其事。若成王百命。欲其聽之審。

也。黼屨與下黼純。黼字不同。此以象言。彼以色言。上文言出緞衣於庭。此復設。

牖闈南嚮敷重篋席純華玉仍几

此下四節。是設四室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天子朝覲。應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四席。各因事而設於其處。今則並設之。要見先王精爽之所憑依。意其在此。而或不備於此。意其在彼。而或不備於彼也。牖闈南嚮。就路寢。應牖闈南嚮。設此座也。間者。應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即當宁之所。席所以坐之前者。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三十七

在地上。純所以緣。几所以憑。曰重者。所謂天子之席三重也。曰仍者。所謂凶事仍几也。此列於黼屨之前者。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緞純文貝仍几

此就路寢西廂設座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就路寢東廂設座也。豐席。莞席。草似藺。可以為席。詩下莞上簟是也。傳作筍誤。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夾乃西廂之夾室。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云夾。玄紛黑綬也。周禮註云。紛如綬。有文而狹。○按東夾獨無陳設。惟言西夾而又南嚮。與當晨同。蓋東夾印初喪宅宗之翼室。而成王殯在西序。故特言西夾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二十八

越字承上文來。玉五重陳寶作目。下詳其定。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此玉之五重。其餘則皆所寶器物也。西序參以人訓。寶理言也。東序參以河圖。寶神物也。舞衣人貝鼗鼓。供文事者也。戈弓竹矢。供武備者也。赤刀以下。諸物貴重。陳之於前。故言東西序舞衣以下。陳之於後。故言東西房。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此陳列五輅。是成王平時所乘者。而南嚮也。前北

輅也。先輅與大輅。上下相對。同在西階。次輅與綴輅。上下相對。同在東階。先輅在西。而曰左塾者。自其向北而見塾之在左耳。次輅在東。而曰右塾者。自其向北而見塾之在右耳。以上七節。非徒以盛彌文。彰備物。為國容觀美也。天位峻極。曜座說漢。寶玉騰華。車輅峙列。入其庭。登其堂。惻然有以感康王事死如事生之孝思。肅然有以竦康王懼不克負荷之誠敬。則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喻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亦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二十九

夾兩階。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翟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上陳儀物。為先王傳頌命而設。此陳儀衛。為嗣王受顧命而設。弁。士服。士皆立堂下。去殯遠也。冕。大夫服。大夫皆立堂上。去殯近也。無旒為弁。垂旒為冕。皆前圓後方。凡者。堂簷有廉隅稜角處。每邊階立二人。故云夾兩階。凡垂。堂上之遠地。側。猶待也。堂北惟一階。四人既立。東西廂之前堂。二人又立。

東西廂堂上之遠地。則堂之布宿衛備矣。故此又立堂北之特階。先東後西。與上先西後東。恐無先王廟王之別。大約古人尚右。以西爲上。故成王殯在西序。康王入卽位。亦升自西階。從先王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此下七節。乃傳顧命。及受顧命之儀注也。前康王但言子至此始稱王。明受命也。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由賓階。齊。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卿士。王臣。故先于邦君。蟻裳。還是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三十一

吉服。君臣變凶服爲吉者。以受顧命重事也。不言階者。從王升也。入卽位者。王就受命之位。羣臣就助祭之位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乘書。由賓階。齊御王册命。

此三卿繼君臣而升也。太保總大權。自當爲首。太史乃太宗之屬。而先于太宗者。此禮主爲册命。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形裳以上。同其所服。介圭以下。異其所事。奉符寶。有主道。御册命。有子道。故有阼

階賓階之異。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此太史既授顧命于王。而陳其大義也。曰字。繫承御王册命來。數語卽撮册命中大意。不是太史自撰。嗣訓二字重。臨君周邦三句。正嗣訓之事。而未句又應轉嗣訓說。訓一也。自正大而言曰大訓。自明顯而言曰光訓。光訓不外恤民敬天。故王受命卽以此答之。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三十一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此康王受顧命而致其謙詞也。其者未定之辭。亂四方。與上臨君三句應。敬忌天威。與上答揚句應。然須一意說下。敬是不忽。忌是不敢。卽在亂四方上見。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此康王祭告成王。言已已受顧命也。乃者。繼事之辭。言既受太史册書矣。乃受上宗所奉之同瑁焉。

受同瑁上。要見受介圭意。瑁尚未用。同仰用之以祭。三宿。從王立處。三進爵于神所也。三祭。三爵酒于神座前也。三啜。三奠爵于神座前也。每一進爵。則一爵酒。一食爵。如此者三。故曰三也。凡吉祭。尸受酒。灌于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日饗。所謂假也。特牲少牢之禮。尸假主人。此則上宗假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乘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三十二

此太保報祭成王。言已巳傳禩命也。王奠爵之後。則復反爵于其手。故授之太保。而太保受之也。盥非盥同。乃盥手以致潔耳。用異同者。別君臣之分也。璋所以盛同如盤之類。授宗人同。卽異同也。下節二同亦然。拜者。自為拜神。不拜康王。王答拜者。為憂居宗主。以子道自處也。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此祭終行飲福之禮也。康王居喪。不可飲福。太保乃代王行之。宗人酌酒于同以授太保。太保受之。

先酌酒于地而祭焉。然後舉酒至齒。宅君也。宅字因上降字。蓋前太保下堂而此又復位也。授宗人同。乃授宗人神前飲福之同。為將拜。故授之酢而拜。報傳命也。飲福而拜。謝神賜也。王答拜。答召公拜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書太保降者。見權皆一于太保也。降。降階也。此降字。直照前由阼階降。齊字。太保命設。故收亦書。所收不特帶用。凡四座以下儀物。儀衛皆是。太保降。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三十三

則諸侯降可知。諸侯出。則太保率之而出。又可知。出廟門俟者。君在廟門內。尚為子在廟門外。方為君。故俟新君之出。以聽其正始也。此時便有用明意。

康王之誥

癸亥元年。諸侯來朝。康王乃朝見諸侯於鄧宮。作誥以告之。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率圭象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康王朝見羣臣所以正始也。出是出廟門立應

門之內有執珪以朝諸侯意。左右二字。自為句。

謂趨而左右也。乘黃馬色黃也。朱者朱其尾鬣也。

交際以馬為重。所以備王之服御。物色以朱為正。

所以象君之明德。賓諸侯也。古者以賓禮親邦國。

故曰賓黃朱。是陳於庭者。圭幣是執於手者。壤奠

指黃朱及幣言。圭不過合符于天子耳。王義嗣德

者。康王正嫡。以義繼先人明德。故曰義嗣德。答拜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三十四

答羣侯之拜。既正其為後。且知以喪禮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

上節主於統諸侯。故西邊以太保統之。東邊以畢

公統之。朝會分班儀也。此節以進言為上。故太保

暨芮伯序尊卑以並進。朝會合班儀也。相揖。羣臣

自相揖也。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

下。咸字皆字。兼內外之臣言。曰者。太保言也。敢敬

告天子五字不可忽。正所以重之。而啓天子之自

敬耳。皇天三句。一意說下。美若者。言居多而能順

也。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象大難。象難非柔順

不可。故曰若。或曰。文王自出美里之囚。而天命始

順。西土文武所興之地。克恤。合刑賞忠厚意。叫起

下賞罰字面。文武惟相繼布德。而始得以受命。則

周之天下。剝之何其難也。今天子可不思其難而

保守之乎。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

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三十五

此述成王守成之難。而勉康王保之也。賞罰說得

洞。自金帛以至土田。皆賞也。自刑辟以至兵革。皆

罰也。當隱含征淮代奄。迫簡服條等事說。賞罰畢

協。全由敬迓天威。蓋我無喜怒。而賞罰惟人。自取

在我。自無幾微毫髮之或爽。故云協也。厥功。即克

恤。誕受之功。文武之功。始於西土。自此而安。固不

搖。所謂戡定。敷遺後人。休者。以盈成歷洽之美。而

施及於後王也。今王敬之哉。敬字重。敬則歷年不

敬。則陸命。此召公生平學問。昔告成王。今告康王

者張皇六師須照上賞罰言欲其罰之公而不事姑息也。六師六軍天子之常制。張皇則不弛其備而有以待用也。張皇有二意。一則治安之久防後世凌遲之漸。一則踐祥之初絕天下覬覦之前。其見召公憂盛危明意無壞寡命即從張皇內看出。此正敬之之寔。○此合上節要識述前額命之意。文武三句應宜重光節。惟新陟王四句應在後之。侗節今王下應弘濟艱難意。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三六

太保芮伯皆有邦者。經文首有庶邦二字。則內外臣都說盡了。傳云以外見內者非。報誥報敬告之言也。下二節正報誥之辭。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此推文武得天下之由。以寓求助羣臣諸侯意。丕平富不務咎。正文武克恤西土之事。在新陟王畢協賞罰。其定功遺休亦以此。惟丕平富。故無私賞

而賞畢協惟不務咎。故無私罰而罰畢協。然此皆言其事。下底至齊信始言其心。觀註中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句可見用昭明句亦本德罰言。則亦有二字重看。謂文武之聖宜無賴於羣臣之助。而當時則亦有羣臣為之輔助。况我之今日寧不賴爾臣之助乎。熊羆不二心。總是一人。如所謂義德容德者。以戡亂故言其武勇以輔治故言其忠寔耳。保乂要在佐君廣德慎罰上體認。所謂往來導迪者也。端命者天命至大至公。可受不可圖也。文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三十七

武既聖時臣亦賢用能受端正之命於上天用字雖總承君臣而抑揚重臣上厥道指廣德慎罰言。訓厥道以其道為順也。用端命句尚虛下用字又頂此句說言所以受端命者何也。有賢臣輔佐則文武之道便昭明於天下。皇天用是訓厥文武之道付畀之以四方也。付畀四方正順之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于羞

此原先王建侯之意而致求助之辭乃字承上而言謂文武既得人輔佐而得王業矣乃命建侯云云建侯卽是樹屏一直意指上無不二心之臣言下先公卽此等人今予以下止勉諸侯體先王之意以盡侯職也先公蓋嘗臣服先王者臣服之道不外武勇忠寔以保又王家者是顧綏二字申看顧謂顧念而不怠則先公在天之靈於是安矣此句且虛看雖爾身以下正顧綏處心在王室亦指保又講方得顧綏意用奉恤用字承乃心來用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三十一

此心而奉承之也奉恤不過分君之憂若則順侯職所當爲也凡順則上下勤恤而恤常在心逆則上下忽玩而恤將在罔故奉恤必須順承鞠躬于康王自謂也無人以輔則端命不可受四方不能保爲後人之恥能奉恤厥若而不貽之羞則顧綏之道盡而無愧先公矣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羣公自太保以下皆是命卽上報語之命相揖趨出盡人臣受命之恭釋冕反喪服正人子居喪之

禮此直照前顧命王麻冕黼裳作績蓋王自麻冕黼裳入卽位以受顧命及受同以祭受珥以朝又受羣臣進告以報語皆盡於祭而之一且故此終之日王釋冕反喪服

畢命

畢命一篇不外保釐二字保釐之道惟在旌別淑慝蓋殷民之中善者半不善者半周公始遷殷民戒長治者不忌凶德包以大度容惡而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殷民漸服周化故簡修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三十一

進良猶未區別也至畢公時風移俗易若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爲良民之害故康王命以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染善亦將無地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册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史記康王命畢公叙年叙月又叙且重其事也其日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者文王廟在豐周公亦聽於豐此命畢公代周公故至豐也成周之衆以

民言東郊以地言保釐二字不平釐是事保是釐
之意蓋釐有分釐保以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
割裂無復潤澤也兩者兼行纔是成周太和氣象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
受殷命

此見敷德非一世而天命始集不徒口文而又繼
之以武不徒敷德而且敷乎大德見他積累締造
艱難處用克亦難辭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

尚書禮要

卷之六

四十

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

一人以寧

此見敷治非一世而民俗始移言成周之衆不惟
文武得之之難而周公所以化之者亦復不易左
右本文武之德說綏定兼刺守茲殷是綏定中一
事必有艱難之義有訓戒之義此則宜指訓戒說
蓋茲殷原是周公事又此下有式化厥訓句故也
周公茲殷惟時教告原只有訓故君陳繼周公師
保成王惟勉以由訓至畢公代君陳保釐康王亦

勉以由訓可見訓即是政故此以化訓貼茲殷說
既歷二句備見艱難之意三紀內含君陳和在中
世變卽歷三紀風移卽下收放心註中已字始字
可玩四方無虞重在殷民蓋當時四方之內繫朝
廷之慮者惟有殷民殷民化則四方無可虞而予
一人以寧矣二句亦要看得是難之之詞不可只
做慶幸說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一節都是泛論見世道係風俗風俗係民心民心

尚書禮要

卷之六

四十一

尤係於在上之政治從來爲政道理如此正引起

下文當旌別淑慝意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

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惟公惟字承上惟文王武王及惟周公來懋德泛
說勤小物正是懋德若分大小德便不懋下皆懋
德之寔弼亮者懋德以弼亮之也正色二句是懋
德之化嘉績句亦懋德所致垂拱仰成雖已然事
玩仰成意正望成終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此端以周公之事命之。周公之事從蒞股節生來。蒞股以下數句事。豈非公所應為。隨時變通。心周公之心。是亦事周公之事也。往哉者。欲其以周公之事自盡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
旌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此示以今日由俗之政。股民在化訓之餘。尤不可無勸懲之法。所謂變通乎謹蒞之道。以成保釐之

尚書體要 卷之六

四十二

功莫要於此。上文所謂臧厥臧是也。旌別淑慝。重旌淑邊。別惡總以成旌淑之政。畢公時善者多。不善者少。卽有不善。亦是惡之匿于心。而非顯然為惡者。故謂之隱。下文以表宅里說旌淑。而意在用彰為癉。究竟欲無隱之可別。以殊井疆說別惡。而意在因畏生慕。究竟欲惟善之是旌。總見以臧厥臧為主。郊圻封守。雖非為惡者申慎。然亦因有表宅里殊井疆等政。故弁飭之。所以助旌別之流也。郊圻重疆域。昔已畫而此又申之。封守重險。昔

已固而此又慎之。却又根遷股頑民。營建成周等說來。康四海只管申畫二句。曰康四海。不惟股民之善者安。其它里惡者安。其井疆而四海之大。皆將革心向化。而無反側動搖之患矣。此固今日由俗之政。而亦周公謹蒞之遺意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此示畢公治體也。見諸施為謂政。發于號令謂辭。俱根旌別來。見民俗所係。政本諸身。故貴有恒。辭

尚書體要 卷之六

四十三

布于下。故尚體要有恒。以心言。非止久道之云也。體要。謂體中之要。不惟好異。兼政辭而言。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不能有恒。辭而好異。則言徒多而理不足。不能體要。三句俱指畢公言。今日為政要如此。不要如彼。商俗以下。則推所以然之故。靡靡行事委靡。而無特立之操。應有恒。利口。出言虛誕。而無典重之寔。應體要。餘風未殄。本周公君陳來。雖以一聖一賢治之。而習染餘風。尚未殄絕。念哉者。欲公念商俗之弊。凡著為旌別者。惟其

常不惟其異務殄此靡靡利口之俗亦由俗革中一事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寔恃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上言商俗兼臣民言此下三節皆指臣言此節係古語泛說鮮克由禮惡之源以蕩三句皆其流也萬世同流句總承上四句說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維艱

尚書體要

卷之六

四十四

此言殷士之惡一如所聞也席寵句對世祿之家看怙侈句對鮮克由禮看服美句對陵德恃道看驕淫句對敝化奢麗看是滅義者惡之源而服美三句亦惡之流也收放心兼周公君陳說閑之句側重畢公身上蓋小人之心莫難收于已放之時尤莫難閑于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收斂將恐觸事而發又潛滋暗長此閑之所以難也下文惟德惟義正畢公所以閑之之道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

于何其訓

此訓殷士之道資富二句言殷士之當訓下則示以訓之所在也富而不訓則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不與危亡期而危亡至求欲永年其可得乎故既富之餘必當使之知訓而訓之大者惟在于德義而已殷士以蕩陵德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殷士怙侈滅義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亦還以所同然者導之而已然非稽之古訓恐德其德而非古人之所謂德義其義而非古人之所謂義故必以

尚書體要

卷之六

四十五

由古訓為主古之人如堯之克明舜之慎徽湯之肇修武之攸叙皆本天理人心之正以啓羣心之蒙切人倫日用之常以收作人之效此在簡冊而可驗者周公之師保萬民兼三王也君陳之懋昭其訓法周公也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此下論保釐後效正成終事不剛不柔不可謂不剛是柔不柔是剛蓋保存釐中而以釐為保者也

二不字重看。寔從謹恭和中上變通出來。厥德是殷士之德。允修者。化凌德滅義之俗。為惟德惟義之歸也。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首序文武周公。舉公用三惟字發端。此序周公君陳。舉公亦用三惟字發端。皆隆重舉公之詞。蓋慎始和中成終。原是一事。只因有畢公君陳。周公三

尚書體要

卷之六

四十六

人之別。故有厥始。厥中。厥終之說。又因厥始。厥中。厥終三時之殊。故有克慎。克和。克成之說。其實周公之所未為者。君陳為之。君陳之所未為者。畢公為之。心則相濟。道則相成。故總言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心者化民之本。道者化民之理。政者化民之具。然政本于道。道本于心。自有相因意。故又繼之曰道洽政治。道洽者。道化積累。漸涵浸漬。而無間也。道洽則政自治。澤潤從洽治生來。德澤深入。使下都之民。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

終也。四夷咸賴。廣期之也。此四方無虞較深。予小子永膺多福。遠期之也。比一人以寧。又深。此雖三后並提。而未寔側到畢公身上說。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此期以無窮之事業。即承上成終而言。成終而外。別無建基之道。基在國祚上說。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基。人心善。風俗美。無窮之基。建矣。無窮之聞。累承上句。帶說重子孫句。宜另說子孫畢公

尚書體要

卷之六

四十七

之子孫。訓其成式。是順其已成之法。惟又者。惟以。此治民也。亦要體無窮意。不作效。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總致戒勉之辭。以結一篇。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可曰弗克。而不盡厥心乎。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可曰民寡。而不慎其事乎。盡心慎事。俱在保釐上說。欽若二句。總承心事。一氣說來。蓋先王化殷之烈。乃前人善政之所輔成者。盡保釐之心。行保釐之

事正所以盡成終之責也先王指文武前政指周公應前惟文武惟周公二節成王君陳不必提入

君牙

君牙姓字不傳或曰稱君必有國成康時芮伯為司徒君牙意其後與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篇內重在繼世功守家法故發端即叙祖父之美

商書體要

卷之六

四十八

以感動之忠以事上貞以守己重世篤上世字貫至下句服勞王家正本忠貞之心而見之行者勿分二事厥有二句不重報功只稱揚君牙祖父為關名臣如此末要見于孫當繼述意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上叙君牙先世之美此則就己之先世而鄭重言之穆王為昭王子言文武成康而不言昭王者痛昭王之南巡不反也周至昭王文武成康之緒幾

絕故穆王思嗣守之先王之臣不是舊人尚有存者而欲用之亦不是欲用舊人之子孫只要得人如先王之時之臣耳左右是輔已亂四方是治民謂輔已以治民也從嗣守至四方都是起心之憂危句心之憂危指基業之大恐輔佐無人若蹈二句正見憂危之至要務轉求助意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

此正命君牙左右予已以釋其心之憂危也予翼指司徒而言股肱心膂正喻翼字之意績服二句

商書體要

卷之六

四十九

一連說舊服忠貞服勞之事穆王方自憂危恐不克續承遺緒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臣主一體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此下司徒之職正續服翼主之事五典即民之則而在身為正在心為中中正又身心之則也此則無分上下但民不能自式於和耑賴上人為教育而教育必本以身心故說爾正爾中然身正曰克

曰。猶君牙與民相勸。至民中曰。罔曰。惟則。民中全在君牙之心出矣。上二句兼言應。下二句單主感。一步緊一步。一句深一句。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司徒職掌。雖在教民。然土地人民之數。安養生息之宜。無一不掌。蓋教養兼舉。未有無養而可教者。故命君牙。勦五典之教。必先圖所為養焉。夏而暑。昇而至于雨。冬而寒。寒而至于祁。此天時之常小。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五十一

民無食無衣者。無計可免飢寒。惟曰怨咨。兩惟曰。是穆王代小民說。見小民惟有如此。此外不能也。所以上人要替他思。要替他圖。總之難易無定局。在小民自思。而自圖。雖易亦艱。在君牙為民思。而為民圖。雖艱亦易。艱屬小民。易由君牙。飢寒非難。衣食非易。無怨咨乃寧。寧不但就衣食說。衣食足則禮義生。謂民始安于其道也。乃字正見其難。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不承。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

之光命。迨配于前人。

承上言君牙能盡職。則有以繼前人之美也。文始。謀造。則故美其談。武功業成就。故美其烈。顯以光。四方顯。西土言承以善繼。志善述。事言不言其大。啓佑後人。言非特顯承于當世也。正是合天理。當人心。罔缺。是大綱舉。萬目張。曰。咸正。見非後人所宜紛更。曰。罔缺。見非後人所可損益。此咸正罔缺之謨。烈非他光命是也。先王成康。嘗用汝祖父為司徒。舉行教養之事。以對揚之。今爾敬明。乃訓。敦典。和則思艱。罔易。兢兢然守而勿失。用奉。願先王之所行。以對揚文武之光命。則所謂繼乃舊服。無忝祖考者。于是得之矣。故曰。迨配于前人。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五十一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王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此申戒君牙守家法。以終誥命之意。先王舊典。凡前君牙為司徒者。教養之成法也。時式者。欲君牙教養事事式之也。民之治亂。在茲。推所以當式之由。祖考攸行。正是式典者。故隨以率祖考勉之。昭。

乃辟句從率祖考考能恪守家法以輔君則雍熙樂利之化成而天下有治無亂矣豈不昭顯爾君有政治之美乎上以本若為追配此以率行為昭輝反覆見君治未貽即率祖有泰意

問命

時伯罔為太僕正故命之太僕者綴衣虎賁之徒也綴衣虎賁既與常伯常任準人同科則太僕自當與司徒司寇齊列故以伯罔而廁於君牙呂侯之間良有以也獨是太僕之職凡出入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五十二

起居發號施令俱自一人主之穆王末乃命大僕尚掌八駿泰以後遂掌馬焉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不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此穆王先叙已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弗克於德致愆之本就言動上說宅不后憂危之基怵惕非空空懼以其弗克於德也思免正是怵惕厲處凡大庭廣眾過端易防禁地浸濡或不及免全要舍得賢為輔使言動無失意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此叙文武得近臣之助也聰明齊聖本具德之天縱者言小大泛指內外之臣侍御僕從則親近之臣也忠者盡忠輔益良者直已守正統以一懷字俱主內言不必以良屬外公卿進見有時僕御昵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是近臣尤有關君道之重而不可以非人居之也正人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五十三

言動必正者旦夕二字見無時不然也見有善者幾即從微處承之見有不善者幾即從微處弼之不待大庭顯見而昵近無間之時常有從容補正之益重弼字文武之聖豈有過舉而待於弼蓋先事進戒不以君聖而忘規也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大僕職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故也欽臧俱本言動說此四句不以效言言君得近臣之助如此下民二句本上四句說祇若者敬承其言動也感休者同歸於

德化之中也。威休正是祇若處。

惟予一人無良寔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此泛言已須近臣之助未着伯罔說而望罔意在
其中無良對聰明齊聖說左右前後指侍御僕從
匡其不及以下對承弼說匡其不及處繩愆二句
寔之愆繆以事言大為愆小為繆俱就言動說非
心則愆繆之原繩糾有顯諍明諫處有潛移默奪
處格心工夫正匡其不及而克紹先烈之本也上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五十四

言文武聖德無過可諫故言承弼主承順而帶匡
救言之。穆王思免厥愆以規過為重故尚以繩愆
糾繆格其非心為言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愆乃后德交
脩不逮

此命伯罔盡承弼之道也大正大僕正非大馭也
大馭尚掌馭路之事大僕無所不掌其職為重周
禮大僕下大夫二人餘則小臣上士二人祭僕中
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皆其屬也故以正於

羣僕侍御之臣為說正字內含下文慎簡意恐乃

后德二句一氣說包上繩糾格心在內如文武之

承弼也德指言動欽戒不逮應不克於德即上文

不及也交字從羣字生交修工夫只指羣僕侍從

說伯罔正于羣僕侍御者也有綱目之分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此節所以正於羣僕侍御者也治有體統上雖急
於求功苟徧擇之則叢勝矣故命伯罔作大正使
精擇其屬不待王親擇也慎簡句處下不用小人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五十五

而惟用君子正慎簡之實無以與其惟字相形看
不可平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
惟臣

此承上僕臣所係之重以見其當慎簡也僕臣即
前後左右之臣亦即下耳目之官正即吉士諛即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皆從僕正所簡來克正自聖
后德不德俱指言動未二句即申上說重兩惟字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此戒其不能慎簡之失也。一節只是一句，爾無二字貫至末，儉人即巧令便辟，劍霜而以貨進者，耽字含以貨任人意，本不慎簡來侍御僕從，本日之官而有迺君之責者，先王之典，即罔有不欽，罔有不臧之成法，非先王之典，猶云非先王之法，言法行莫作非毀看。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砥厥辟，惟予汝辜。

此承上節而言，儉人之進，未有不貨賄者，故特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五十七

戒之以絕呢儉人之根也。人即吉士，惟貨其吉，便以儉人爲吉士也。瘵厥官，指伯冏，非指羣僕汝之用羣僕也。苟不以其人爲吉，而惟以貨賄爲吉，則是不能正於羣僕，而曠其大正之官。大以人事君，乃敬之大者，任用非人，而至于瘵官，是不能敬其君，正屬之命矣。能無罪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

此總一篇之意，而申飾之。彛憲，即先王之典，如出入起居之欽發號施令之臧，皆是爾者，正救乎我。

而使之不悖乎此也。近習之臣，不忠其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恐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已則責之永弼，而不及於承焉。

呂刑

呂侯爲王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書，因諸侯來朝，王使呂侯以書意告命之，使通行於天下也。書傳稱甫刑者，呂侯子孫，後改封甫，如詩云生甫及申是也。穆王時未有甫名，故曰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五十七

此史臣先序穆王訓刑之由。呂命者，呂侯受穆王之命而訓刑也。王享國以下，是述其由。百年，從生年數之也。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享國百年，蓋在位五十年之後也。作刑，作贖刑也。贖刑亦是好事，而以爲耄荒所度者，虞制金作贖刑，不過處鞭朴之寬者耳。穆王并大辟而贖之，凡有千錢，皆可犯罪，人亦何憚而不爲亂耶？故曰荒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此下呂侯稱王言以告天下。若發語辭。古有訓記。言其事也。自蚩尤至配享在下。皆是。此節專起苗民。不重蚩尤。始字重看。蚩尤為作亂之始。苗民為淫刑之始。作亂即是寇賊。罔不以下。指平民而言。鳴義二句。正形容寇賊情狀。為寇為賊。而以鳴張為義。為姦為兇。而以奪攘矯虔為事。此平民之惡。而寔蚩尤暴亂為之始也。承蚩尤之後者。安得不為暴亂乎。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五十八

爰始淫為劓刑。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此言苗民承蚩尤之暴。而制刑以虐民也。苗不能用德化。但欲以刑制。仰此便已虐民。况復過為殺戮者乎。單首二句。已盡苗罪。惟作五虐以下。皆發明此二句意。故制以刑。非制作之制。即檢制之制。與下文并制士制同。作五虐。亦非制作之作。乃作為作用之作。與本節用字為字同。曰法者。又非苗作此刑。立名為法也。乃是苗托言于法。見有所受。以恣其殺戮耳。故繼之以爰始淫為等句。見五刑

雖非苗制。而用五虐之刑。則自苗始也。

民興胥漸。泯泯焚罔。中于信以覆誼。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此言苗民之惡。及于民而遂聞于天也。苗淫刑以殘民昏亂極矣。故民起而化之。為昏為亂也。罔中二句。即泯泯之寔。誼盟就有要質鬼神。天地都過意。虐威以下。則是升聞于天。惟及于民。所以聞于天也。非用靈。故無有馨香。制以刑。故惟有腥穢。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五十九

此言苗民淫刑之禍。示用刑者知所戒也。苗以刑則曰虐。舜以德則曰威。用刑成德。故曰報虐以威。遏絕二句。正威之寔。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厥寡無益。

此言舜于除虐之後。而以正人心為急也。絕地天通。正人心之具。棗常。正人心之本。通。正人心。為主。而却重在常道上。勿平。重為兩。正。同天。黎。為

北正司地。自高陽時已然。至舜而乃命之者。重黎
固世其職者也。地天通。卽反覆詛盟一套事。地天
包神祇在內。祭各有分。非可通行如天子然後祭
天地。則祭天不得通行也。諸侯然後祭山川。是祭
地不得通行也。與凡在地之祇。在天之神。皆然。苗
民反覆詛盟。祭非其鬼于地。天之祭。通行混亂久
矣。故禁絕之。降格。如神降于莘之類。曰罔有則前
此。豈真有降格哉。亦曰人爲之耳。羣后諸侯也在
下。其臣也。亦承帝舜之德意。而然。常字對怪誕言。

尚書體要

卷之六

六十一

仁義禮智人道之常。而禮樂政刑則聖人非常之
具。下文三后之功。皋陶之刑。皆非常也。明明者是
非明白。而公道昭于上也。繇寡舉其甚者而言。包
凡民在內。無蓋者爲善。皆得自伸。無有壅蔽。寬抑
以得禍者也。言善則惡可知。
皇帝清問下民。繇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此言舜以德運治于上。卽後節移移在上也。問是
問民情利病。欲得其不便于民者而反之。非謂問
苗罪也。清字對泯。芬說如水澄鑑澈。不着一塵。自

無不畢照。威明都從清字生。威以防閑。言明以啓
迪言。帝德原自威明。不因苗而後反。對苗言若與
之反耳。惟字有過化存神意。畏明有不識不知意。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
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此是舜用德以爲治。此是命臣以分治。卽後節明
明在下也。三臣謂之后者。以功而封爲諸侯也。古
人有憂世之心。先憂則功成。故曰恤功。恤功于民。
是三后命則舜命之也。伯夷以下俱承命去。如此

尚書體要

卷之六

六十二

重黎絕地天通。正其大分而已。又命伯夷降典。使
禮達于天下。正人心以禮爲急。故先言之。折民惟
刑。不是以刑加民。只以禮教民。折絕斯民入刑之
路。蓋伯夷禮宗。折之以刑。正納之于禮也。在布之
命令上說。若以伯夷兼用刑。則下文士制刑便說
不去禹平水土。以安民居。又爲山川立主祭之典。
修其正祀。各使有土之君主之。定其秩號。卽主名
之事也。主名山川。重民有依止意。稷降播種。以厚
民生。故三農得以分植其嘉穀。曰嘉穀者。前此民

猶稊食草木之寔也。成以成憂民之功也。股者生齒日煩。民風日厚。惟畏惟明之化。至此而益隆也。惟字重看。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此亦蒙乃命之文。士師之官。而主刑辟。能制百姓于刑之中。已爲明允矣。而其意乃用以教民敬德。雖用刑而意不在刑也。伯夷禮官。乃以禮而正刑。皋陶刑官。乃以刑而敬德。○按自重黎至此是歸赫處。君臣以德爲治。與苗民弗用靈反。士制刑之

尚書體要

卷之六

六十三

中與苗民作五虐之刑。反正下故。乃明于刑之中。張本。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爨。

此承上虞廷君臣之事。而總論之。見聖世本之以德而制之以刑。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穆穆。句是恭。已。氣象。明明。句是宣。力。氣象。君臣合德。光輝。昭于四方。是其時。君臣已盡勤德矣。而罔不惟句。又是下民觀感。盡化。民盡勤德也。若民未勤德。則君臣

德猶未勤。方且自修之不暇。何暇明刑。惟四方罔不惟勤。上始明刑。以乂民。則民知上不重刑。刑卽其德。而刑始可以言中。否則豈特制之無本。抑亦用非其時。卽此便已不中。豈待濫刑亂罰乎。玩故乃率乂語脉。正與罔不惟德相應。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此推虞廷用刑之極功。正見其爲祥刑也。典獄之官。卽是皋陶。一節總是上面士師用刑輔德意。非

尚書體要

卷之六

六十三

訖。惟訖。是低昂語氣。分開不得。以虞氏之敏治。虛立之執法。奚至有威富可徇。就其率乂棗爨而推之。則知獄不當施。卽微民無濫。法不可廢。雖富強弗屈。敬忌正訖。威訖富之定。敬則不忽。慎刑之至。而察之必盡其心。忌則不敢。畏刑之至。而施之惟恐不當。推敬忌之心。以聽獄。則刑亦義刑。殺亦義殺。無可憾于獄。故無不可對人言。曰罔有擇者行之于身。皆可言之于口。不必擇而后言也。此二句不平。工夫全在敬忌上。下又因敬忌二句極言之。

心存敬忌。則滿腔皆不忍言。罔擇身。則通體皆側。隱在我無心之好惡。一上天春生秋殺之機。栽培傾覆之理。故曰惟克天德。然此生殺裁傾。又豈止因物付物。乃全是一團生生不息之仁。而造化血由我立。故又曰自作元命。元命較天德更深。如是則德與天兩相當矣。故曰配享在下。可見能無間于天者。斯能無負于君。穆王此言。欲當時典獄者法之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

尚書禮要

卷之六

六十四

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綱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因上章言苗民及虞廷之刑。而欲典獄者有所監懲也。司政不獨典獄。此篇主典獄者而言。天牧包用刑意。方切上言。教祇德。是以刑為教也。此言作天牧。又欲以刑為養。伯夷以禮折民。絕民入刑之路。使皋陶刑無所施。此當法之最上者也。苗民

以刑病民。自取因禍。此當戒之尤者也。法伯夷。敬忌其要。戒有苗威貨其首。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上總告諸侯。此于中抽出同姓者前告之。因上有

監有懲。故此以勤不勤兩端說。罔不由慰曰勤。此

尚書禮要

卷之六

六十五

何重。直根前罔不惟德之勤。勤字來。勤是勤德。非勤于民刑也。天齊四句。推其當勤之故。爾尚四句。示以勤德之專。爾以敬為言。敬固所以勤也。一人三句。是勤德之效。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此用刑之綱領。冒下六節。看有邦有土。兼同姓異姓。說刑非以殘民。而止以安百姓。故曰祥刑。安百姓。貫下三句。遴選吉人。俾觀五刑之中。擇也。擇其

安百姓者也。制于刑之中，而不爲五虐之法，敬也。敬所以安百姓也。原情于比附，惟其可及斯及之度也。度所以安百姓也。擇人如上命伯夷降典，命皋陶爲士之類，敬刑如上制刑教德，明刑棗爨之類，度及如上非訖于威，惟訖于富之類，若苗民罔擇吉人，則是不擇人也。庶威奪貨，則是不敬刑也。并制罔差，又是不度及也。先言人，次言刑，後言及，語甚次第。蓋三者之要，尤先得人，人得則刑之所及，自無不中。故末再提哲人，群刑作結。

尚書體要

卷之六

本十六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此下六節詳用刑之節目，要不出上文擇人敬刑度及中事。節節要見民安刑祥之意。此節示聽斷之法也。兩造二句，以聽獄言。五辭六句，以斷獄言。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五辭五等刑罰之辭，是訟者之辭，麗于五刑中之辭者，簡核其寔，孚無可疑。正于五刑者，質正于刑書而擬其罪之輕重也。不簡謂不寔也。辭然而意或不然，事然而情或不寔。

然故又質正于五罰中之多寡而量處之。五罰不服，詞與罰又不應也。正于五過，則直赦之而已。此卽虞廷贖刑肆赦之遺意。六句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罪而已。重在疑上。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此舉用法之弊而戒之。承上正于五過說來，刑降爲罰，罰降爲過，亦可謂輕矣。然當以爲過而不以爲過，乃入之于刑罰，不當以爲過而以爲過，乃出

尚書體要

卷之六

本十七

之于刑罰皆疵也。故言五過之疵，則五刑五罰之疵在其中矣。官反等，正是疵處。官如聽從上官主使是也。反如親故仇嫌，應該迴避是也。內如打點衙門之類是也。貨如受財枉法是也。來如聽受囑托是也。均者，將問官與犯人同坐此罪也。審克二字不平，治獄之道，不審則疎畧，不盡其能，亦非審也。故篇中屢言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此尚言察疑之道。兩疑字重看。兩赦字不同。五刑之疑有故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免之矣。審克者。審其疑而真能赦之也。重出罪一過。簡乎四句。正審克之定。簡乎。卽所謂五辭簡乎者。有衆。可信者衆也。簡乎有衆。若可定其刑罰矣。然曰可信者衆。則不無未信者存。得無誤入歟。則于貌而稽之。蓋言或不能以盡意而貌則可以得情也。此尚求其出也。若無簡則不聽而竟赦之。雖貌亦不必稽矣。無簡卽所謂五刑不簡五罰不

尚書體要

卷之六

木八

服者。其嚴天威。不必承上簡不簡兩項說。正指五過皆當肆赦言。天之明威。無不降陟。無絲毫可容。或疵者。故云具也。蓋惟恐有疑不赦。五疵及人而刑罰至于誤濫也。比上惟均又進一層。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剝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剝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剝罰之屬。千剝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

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此正言五罰之法。乃穆王本意。卽所謂度作刑以詰四方者。墨辟至千鍰。是贖法之定數。墨罰至三千。是刑書之定目。上下比罪以下。是聽斷之法。既曰疑赦。又曰閱實。可見疑赦者未必置之罰。罰贖全為有一等人。置之刑則可疑。直赦之又未盡其罪。故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墨罰等原有常條。周禮五刑惟一。不分輕重。此則墨剝為經。則增之。官大辟為重。則損之。刑居輕重之間。則酌其中處之。分之有二百三百五百及千之異。合之則曰三千。比罪者。斟酌損益。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亂辭。不是兩造之辭。當是斷獄之辭。與衆共虞度者。恐其惑于佞人利口。故云僭亂辭也。不行。非必盡前代之法。凡義不可用。卽不行也。蓋聽辭貴其能察。不察自有僭差。用法貴其可行。不行便不謂法。一戒一勉。原相配合。惟察二句中。惟察者。察其所當比也。夫比則無

尚書體要

卷之六

木九

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此正言五罰之法。乃穆王本意。卽所謂度作刑以詰四方者。墨辟至千鍰。是贖法之定數。墨罰至三千。是刑書之定目。上下比罪以下。是聽斷之法。既曰疑赦。又曰閱實。可見疑赦者未必置之罰。罰贖全為有一等人。置之刑則可疑。直赦之又未盡其罪。故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墨罰等原有常條。周禮五刑惟一。不分輕重。此則墨剝為經。則增之。官大辟為重。則損之。刑居輕重之間。則酌其中處之。分之有二百三百五百及千之異。合之則曰三千。比罪者。斟酌損益。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亂辭。不是兩造之辭。當是斷獄之辭。與衆共虞度者。恐其惑于佞人利口。故云僭亂辭也。不行。非必盡前代之法。凡義不可用。卽不行也。蓋聽辭貴其能察。不察自有僭差。用法貴其可行。不行便不謂法。一戒一勉。原相配合。惟察二句中。惟察者。察其所當比也。夫比則無

法矣。察而曰惟法何也。求滅法于無法之中也。此時耳目既不得假舊章。又不得揣摩。只憑我心神。精我藻鑑。故曰審克。審克只根比附說。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法固不可不審矣。法也者。原人情世變而為之者也。苟徒守經常之法。而不原人情世變以行之。則膠固而不知權。反有戾乎經矣。故此又以用法之權告之。上刑不必是死刑。下刑不必是全赦。要活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七十一

看適謂其情之所之。故註用情字為釋。輕重諸罰有權。因刑而推之罰也。刑權輕重以為上下。罰輕重以為多寡。此皆因人情而權輕重者。下則因世變而權輕重也。人情世變不可對說。世變亦要論人情。父子相繼為一世。如謹志之後須寬和。寬和之後又須旌別。俱合人情而言。惟齊二句。一直說。結上四句。意刑罰之輕重。或原情而定罪。或隨時而制宜。雖整齊畫一之中。却有參差不同的去處。然究其歸則皆合乎人情。宜乎世變。輕非故縱

乃當輕而輕。重非故入。乃當重而重。截然有倫序而不紊。確然有體要而不易。茲權也。乃所以為經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依折獄。惟良折獄。同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齊古威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乎輪而乎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上二節。既告以贖法之等差。用法之權變矣。此詳示以謹刑罰之道。正所以善贖法之用。而適權變

尚書禮要

卷之六

七十二

之宜也。罰懲二句。恐有可以論法為輕。而不加審。故特戒之。罰且病人。况刑乎。非依以下。皆兼刑罰言。正所以謹之者。依註作三。良然亦相承說。折獄不得人。則刑濫。得人不盡心。則職廢。盡心不備。辭則自專。三意原互見。惟良折獄。與非依折獄對。則非在中。又言良者折獄之善。以見常用良而不當用佞之意。察辭三句。是問鞠時事。明啟四句。是擬罪時事。差是參差不相應。差在前。察在後。非察辭之時。定求其差也。非從。惟從。乃察辭于差中事。初

以爲不可從。然竟以爲可從。惟要常存哀憫之心。不可過于慘刻。常存敬謹之心。不可失于忽略。故曰哀敬折獄。明徵刑書。符占者。已心衆見。揣度書意。或上服。或下服。抑當比于上下間也。咸謂皆包衆獄而言。謂每獄廢幾其中正也。中正應上文中字。刑罰不是兩開說。宜照前不備不服。正于五罰五過看。謂其當入于刑者。與其當降而罰者。皆當以審克爲主。獄成在結案時。孚者。兩爭者皆心服。而衆人皆以爲是也。輸是奏案時。孚者。情法脗合。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七十二

與上無違異也。其刑二句。從輸字生。獄成可信。已萬萬無差。了却又恐未盡。已心到覆奏時。又備載犯罪之曲折。擬罪之斷案。勿有疎漏。以供上之服念。其中若有一人而犯兩罪。一事而具兩法。雖已從重問擬。還要連他輕罪。一併開寫。取自上裁。蓋不惟致其精詳。而又極其恭慎。此所以爲祥刑也。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

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又總同姓異姓諸侯而告之。欲其盡敬刑之責也。以敬之哉。發論通節。重一敬字。懼正所以生敬也。朕敬二字。一直說。言朕所以敬于刑者。以有德于民。惟刑也。下皆承有德。惟刑說去。以明清與中。而作配在下。德也。若私家鬻貨。以致天罰。則非德矣。德不德。都關係在刑上。安得不敬。單辭。無證之偏辭。兩辭。卽兩造及干證之詞。曰兩。則有對質處。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七十三

矣。單則無可質對。人所難決。惟在乘自己明清之心。此二字。却從一敬字來。兩辭。雖人所易決。然一有偏徇之心。則不中。惟其心中而不偏。斯能決兩辭之獄。各得其平。而無詞也。但單辭。無貨可證。兩辭。却易于受賄。所以下文獨詳之。獄貨二語。何等激切。前頌典獄。曰。惟訖于富。戒典獄。曰。惟時庶威。奪貨。論五過之疵。又曰。惟貨。至此。則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想見穆王贖刑。亦非專以歛財爲事。其情見乎辭者如此。報以庶尤。是天罰也。永畏惟罰。

惟此天罰也。向未說到人畏處。下正明天罰之故。無非爲民。可見司獄者當以敬天愛民爲本。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威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併諸侯之子孫而告之。不曰刑于民之中。而曰德于民之中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協中爲無刑所致。是非刑于民之中。乃德于民之中也。此句且暗指伯夷臯陶。未可露出。哲人四句。正此句之實。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七十四

方實指夷臯。哲人所司者刑。本非可願之事。宜不足以致譽。而皆有無窮之譽。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不惟當時稱之。而至今頌之不衰。有慶如此。豈有他哉。只因他明清敬慎。凡所附麗于五刑。皆得其中。合天理。愜人心。所以有令聞無窮之慶耳。嘉師指民中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嘗不善。其陷于罪惡。非其本然。故曰嘉師。祥刑。指威中有慶說。刑雖主于刑人。然以刑罰之中。衍靈長之慶。何如其祥。故曰祥刑。監字。正與今往何監相應。

文侯之命

此書作于東遷之初。可以上。可以下。由此而上。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爲春秋。爲戰國。乃世道升降之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舊業。天下無春秋戰國矣。夫子錄此。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餘澤。而流爲下衰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七十五

此喚起下節意。言先祖成康之嗣位。固惟承文武慎德受命之後。亦惟得爾先正唐叔之輔。故得以安在位也。丕顯句。是提其人。下三句。言其事。克慎。有敬脩意。明德。在發用上說。兼教養。昭升敷聞。自是文武寔事。不是泛說。周家之命。定于武王。而集之則自文王。故明德兼言文武。集命則言文王。亦惟字要重發。前休之垂如此。我先祖亦可懷在位矣。然不獨得文武爲之開創。亦惟先正左右之力居多。先正。指康叔。卽文侯之祖也。厥辟先祖。俱

指成康昭事以文武之道事其君也。謀猷就成康教養之道言。越小大二句。謂入替謀猷。出而奉之。正左右昭事處。懷在位。保天下而不失文武之基業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續子一人。永綏在位。將歸功文侯。故先發此。當與上節反看。丕愆。指父死國敗說。殄資澤句。是丕愆之由。使戎句。正是丕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七十一

愆處。御事五句。與上亦惟先正四句反。有續二句。正應懷在位句。御事。指在廷之臣。是內之輔相。無可資。惟祖惟父。伊恤朕躬。是外之諸侯。無可資。然御事與祖父。雖分內外。而意寔串。嗚呼二句。皆指外諸侯言。言外見惟有父義和在。蓋反覆悲國之無人。而深幸文侯之能恤已也。合上兩節。俱重諸侯上。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捍我于艱若汝子嘉

此正言文侯有績于一人也。只重脩捍我句。而肇刑會紹。昭顯祖而追文人。皆根于此。昭顯祖句。虛說。肇刑三句。卽其寔。肇刑者。于國家無人之日。而始能儀朋文武之道以事我也。用字緊根刑文武來。會紹云者。平王失愛于父。流離顛沛。依托母家。離也。父死國亡。絕也。文侯起定其難。而離者合。絕者續。是會乃辟。使文武國統不離。紹乃辟。使文武國統不絕。要點綏在位意。追孝句。正應轉克昭句。曰追孝者。歷世已遠。而能善繼善述也。既曰顯祖。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七十二

又曰文人者。自其忠貞昭著于前。曰顯。自其佐成尚文之治。曰文。俱指左右昭事而言。艱。卽嗣造三句。脩捍者。脩完于犬戎殘破之餘。捍禦于犬戎侵侮之時也。平王之意。全重在此。嘉者。稱美之詞。未是命爲方伯。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形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威爾顯德此飭造之辭。蓋命以方伯之職而責望之也。歸者

歸晉國也。視師指一方。寧邦指本國。用賚至馬四匹。隆告廟之禮。重征罰之權。往字與歸字同。柔遠至荒寧。卽視師之事。簡恤爾都。卽寧邦之事。用成句總承。柔能作統馭諸侯說。欲其連諸侯以恤朕躬也。惠康句。安民以定國本。欲其以既殄之資澤而施之于民也。無荒寧者。兼柔能惠康而言也。簡者。簡閱其士。以張皇詰戎。正柔能之意。恤者。惠恤其民。以培植國本。正惠康之意。顯德。卽指上摩刑三句而言。○按周終于東周。蓋于此書見之。東遷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七

之初。大讐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以薪嘗膽之秋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遽自以爲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日用資爾。秬鬯弓馬。功已報矣。曰柔能惠康。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于東乎。

費誓

周公之子伯禽。初封爲魯侯。因淮夷徐戎作亂。率師伐之。誓師于費地。記書者因以費誓名篇。

公曰。嗟人無諱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命指一篇而言。徂茲。只指淮夷而言。往者淮國之夷。與三監同叛者。今日又徐徐國之戎。並起爲寇于魯。一則倡亂而怙惡不悛。一則從亂而同惡相濟。以見其當征也。

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又無敢不善

此治戎備也。敵體取甲冑。捍禦用干楯。敵在遠則弓矢所及。敵在近則戈矛所交。敵互進而短兵接。

尚書體要

卷之六

七

則鋒及所紛。出而迭應。一以自衛。一以攻人。故皆欲其精當。

今惟滯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弃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此除道路之事。滯。大也。舍。牧放也。牯。牛閉也。軍所

牯謂傷牛馬。牯之傷。謂牛馬傷也。有常刑。謂殘人畜之刑。此節玩今惟二字。便見王師所至。秋毫無擾居民處。若日今惟如此。所以不得不令民如此也。使非濫舍牛馬。豈禁爾之獲耕哉。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此嚴部伍也。軍士在軍。止則有壁壘。行則有隊伍。軍亂生于動。故在本部中。以居所不動為法。即使

商書體要 卷之六 八十一

馬牛風逸。臣妾逋逃。亦當鎮之以靜。勿敢越逐。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伍不可復整也。在他部中有祗復者。當商度所選多寡輕重之數。賞之以為還歸之勸。越逐不復。分開兩平。常刑對商賚看。此軍伍中事。至于師旅所經。又戒軍人無敢寇攘所過居民。寇攘是總目。踰垣牆三句是其寔。常刑。犯軍令之刑。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部伍。為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芡。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此立期會而勉其有事也。期是出征日期。會是集諸侯之師以征。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尤近魯境。故先加之兵。此二句是冒。正立期會處。以下三段皆期會中事。糗糧以足軍食。楨幹以治軍壘。芻芡以供牛馬。皆期會所最急者。糗糧不言魯人。伯禽為侯伯。監七百里內諸侯。率以同征。糧食當

商書體要 卷之六 八十一

自齋持。蓋統告在會之諸侯也。楨幹芻芡。非遠國所能自齋。故責之魯人。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逮。楨幹易得。惟恐闕事。故云供。芻芡物賤。惟多為善。故云多。糗糧芻芡則死刑。楨幹則無餘刑者。何也。糗糧人食。芻芡馬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幹視二者猶稍緩也。○按費非魯東郊。當時治兵于費也。夷戎為寇。東郊正受敵處。故使此郊之民。當意于攻守。而訓發備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之民。當取給于不受敵之處也。

秦誓

秦紀穆公自茅津濟渡河封殺中尸為發喪哭
之三日乃誓于軍以申不用懲叔百里奚之諫
故作此誓今後世以記余過按秦秋備書秦
晉用兵之失主于懲惡其法嚴故人言君而以
秋視秦書序篇取穆公悔過主于勸善其詞想
哉孔子刪書而以秦誓終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此穆公誓告群臣悔過之辭也首者第一之義謂

尚書禮要

卷之六

全二

興亡之故成敗之端莫此為最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

俾如流是惟艱哉

此辭言之首也自古典談訓誥惟以君子小人決
治忽而君子眩于取舍者以受責之心少責人之
心多耳正盤最害事一念安則百欲從故口多此
不能受責病根責人以下是多盤之實此言正切
穆公之病故舉以為首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憂字即帝王之心法所該甚廣便有子孫黎民在
念下二句正是憂處蓋謂已然之過既無計之可
追未遷之善恐無日之可及矣此其所以憂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
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此明言悔既往之過而圖將來之善也古之謀人
是真可親者以其不就予而忌之今之謀人非真
可親以其就已而姑以為親姑字可味雖則云然
即接前四句說不必說前是過猷詢黃髮句宜重

尚書禮要

卷之六

全三

黃髮即古謀人識疑遲鈍而終見成功謀類迂濶
而卒奏實效閱歷久經練熟雖無快心之事亦可
免敗績之虞故曰罔愆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
我尚不欲惟哉哉善調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此節引良士勇夫善調言之罪編者能以是為非
以非為是君子招不來麾不去豈能使之變易但
人君不以君子之言為是而改易之耳數老成焦
勞于百年而定計者一小人以數言而害其成邪

正不同朝而事。必消養非之奸。斯可壯忠良之氣。本文不明指何人。不可入蹇叔杞子等。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係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此言良士有利于國家。以明已尚有良士之意。昧昧我思。即沉思默想之謂。如有者。設為有人如此也。一介。獨立無朋之意。他技。如射御善謗言。凡諸

尚書體要

卷之六

本甲

材藝皆是。休休有容。本斷斷無他技來。蓋誠信篤寔其本體。而寬弘廓大其雅量也。有技若已有。彥聖好以心。此正其休休有容處。上曰其如以起下。下曰是能以應上。無非形容其好賢之心為特至耳。子孫黎民。係子孫。則利之所及者遠。係黎民。則利之所施者博。故曰亦職有利。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此言小人有害於國家。以明已不皇有謫言之意。

冒嫉。是忌嫉其所長。惡。則併其人以憎之。是不能容天下之才。與若已有之異。違者。不行其言。不達。併阻其事而敗之。是不能容天下之德。與其心好之異。是不能容。亦總承上數句言。不係子孫。國祚日微也。不係黎民。國本日瘁也。殆字與上利字反。邦之祝。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此總上二節。而覆言之。蓋上言一人之善惡。致一國之廢興。此言一國之廢興。係一人之善惡。無兩層意。○按書終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世變

尚書體要

卷之六

本五

往夾之會。王霸升降之機也。書終文侯之命。而王迹熄。書附秦誓。而伯圖興。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強。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忘君父。忘讎耻也如此。讀秦誓。見穆公之欲改過遷善。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弱。秦欲不強。得乎。平王之詩。下擠列國。而秦車繼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終焉。進秦于詩書之末。以警周也。春秋之筆。于秦每人之。且狄之。又以尊周也。天下之勢。駸駸而趨于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于定書刪

原缺

尚書體要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錢肅潤撰肅潤字礎日無錫人是書章分句解
止於隨文生義未能有所折衷其訓禹貢九江既
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又謂江漢發源於梁合
流於荆入海於揚定是江漢爲何又生松江婁江
東江出來云云則又主蘇氏岷江爲中江嶓冢爲
北江豫章爲南江之說矣又云東湖未築以前江
水直注太湖是岷江嶓冢豫章三江未嘗不通震
澤也攷江水雖入海於揚然自古未與震澤通若
如是說則京口以東皆成巨浸矣殊爲無據惟其
辨九江有三頗爲詳晰差足備考耳

書經疏略六卷

〔清〕張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著蔡張氏刻五

經四書疏略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經疏略

六卷》提要

尚書疏畧序

仲誠張先生潛心理學五經四
子書皆有註疏其言曰尚書二
帝三王相傳之心法也雖世歷
五代揖讓征誅因時而變而十
六字心法數聖人未嘗有異也

書經疏畧

序

是心也操之則為聖為賢舍之
為賢智為愚不肖外此無以為
作聖之功所以論孟篇終敘道
統之源流必自堯舜始中庸一
書闡發尤為詳明其不言心而
言性性者天命于心之理也即

人心道心之說也其言戒慎恐
懼慎獨者卽危微精一之說也
其言中和因中而推廣之而復
言致者卽執中之說也體立用
彰其言天地位萬物育者神聖
功化至此而極卽典謨中所謂
書經疏畧序
二
天平地成黎民於變時雍鳥獸
草木咸若是也人爲聖人斯治
爲聖治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
道在是矣聖人此心千萬世之
人亦此心苟操此心盡性至命
聖人可以力學而至所以孔孟

生于百世之後而能得乎唐虞
之心傳者以此也人皆可以爲
堯舜不信然哉今年春

大中丞顧公聘 先生主遊梁書
院昌明絕學弟子自遠方來受
業者日益衆秋八月余從

書經疏畧序
三
大中丞公聽 先生講尚書十六
字其說明顯其功簡要不覺爽
然自失曰世人以聖人爲生知
安行不可幾及者皆俗學誤之
也人苟能本此心此理之同而
加之以存養省察之功人人可

爲聖人而唐虞之心法復昭于世矣頃取先生尚書疏畧全部讀之繙閱再四凡蔡註之畧而未解者疏之使全晦而未顯者疏之使暢間以己意補前人所未備灑灑數千百言總以發

書經疏畧

序

四

明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道不越乎十六字心法而別有岐途余讀之犁然有當于心也遂授之剗公諸海內學者讀是書而研極焉達則爲稷契臯陶伊尹周公窮則爲孔曾思孟以紹

往聖以啓來學其有裨于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

康熙三十有三年季冬之三日乙未中憲大夫知開封府事三韓年家眷弟管竭忠拜撰

書經疏畧

序

五

孔安國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

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墳大也世傳三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

也五帝以至於夏商周之書雅誥與義其歸

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

之八索色音求其義也九州之志志記謂之九

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

書經疏畧 孔序

皆聚此書也春秋傳曰楚左史倚相能

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

也先君孔子安國孔子十二世孫也故稱孔子為先君生於周末

觀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

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職方有謂周禮有以

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

夷繁亂剪裁浮辭舉其閎綱撮其機要足以

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

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

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

始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

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孔鮒孔子九

世孫與其弟

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

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

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漢景帝

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

書經疏畧 孔序

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

經傳謂春秋傳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

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

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

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隸書漢時

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

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

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

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廢滅

非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
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
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
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為作者之
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
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漢武帝末
充造蠱敗
於太子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
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
不隱也。

書經疏畧

孔序

篇中悉依舊本。唯於春秋左氏傳一句。始
闕其左氏二字。博附經左。曰左傳以人號
傳。古無此體。是自漢儒
已訛之也。存以俟高明。

孔序終

書序

昔人云。人皆可以為堯舜。則其可以為禹湯
文武周公無問矣。今人之視堯舜。奚啻瞻天
而可為。惟不經一說。豈不皆據書而論。將書
之有二解耶。抑無二解而誤為二解耶。古書
具存。文理本顯。未可遂以聖人過疑為高論。
今玩索體驗。其道德崇偉。勲緒隆備。純乎憂
心勤力之所為。一轍厥功。而即於倦惰。聖可
作狂。况其狂也。夫聖人之高。如鳶戾天。滅意

書經疏畧

孔序

歛羽。未有不墜。曰終不墜。古今不識有此怪
理。異情否乎。嗚呼。書所傳者。皆聖人修道之
法則也。實即天命率性之本爾也。是故心生
曰性。知能日生。長而不已。是也。孔子曰。學習
不厭。善言性乎。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禹
以是傳殷周聖人。及我孔子。接是傳而宗之。
書以學唱天下。教萬世。非有殊文異義。今觀
堯舜禹臯典謨中語。憂勤惕勵。原無少輕薄
於商周之辭。安勉有異。而學字法無異。書傳學

法不傳生質。生質不可爲。而學法可爲。生質不可齊。而學法可齊。於是。人人可爲聖人矣。揖讓征誅。遭時不同。皆以此學法者。行乎其不同之間。故先後聖人。數千百年。資遇極不相及。而總以一揆也。世儒先立一不同之見。誤認生安爲無功夫。正與書意反悖。既天下尚有無思無爲之途。以處聖人。又勉人而學。人將有辭。而堯舜可爲之說。遂恍惚於天下。後世之人心。而陰中以不可爲之病矣。堯舜書經疏畧 序

以古序自爲一篇。仍壁中之舊。復以篇目及闕目。咸次經中。考諸儒註疏畧訓詁之。使學者展卷。猶識孔子之故也。云爾。後學張泮。記於敦臨堂。時康熙丁巳五月十九日甲午。

書經疏畧 序

書序終

古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朱子疑序為後人偽作沐常玩汲冢周書亦有古序合尚書古序參之乃知古書原有序皆歷代史官隨時題記以撮一篇之要者其後書有刪存序亦有刪存是孔子前已有序孔子或為稍加筆修耳何可以不信况書中已亡之篇居半不賴序存無由識之今仍壁中之舊自為一篇冠簡端不失百篇之目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書經疏畧 古序 作舜典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其九篇彙飶凡十一篇關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凡三篇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此文稍變宜續曰作禹貢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義和泗淫廢時亂日胤征征之作胤征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

帝告釐汙告當作啓凡二篇關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關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

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凡二篇關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陘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誼

伯仲伯作典寶關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答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

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關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

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凡二篇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關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關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關

書經疏畧 **古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吝胥怨。作盤庚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

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

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凡二篇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乙恐奔告于受。作西

伯摯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作泰誓三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武王伐殷。在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關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關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周公下疑有脫文

書經疏畧 **古序**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

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

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

周公於東。作歸禾。關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關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

誥。酒誥。梓材。凡三篇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
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
悅周公作君奭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關

書經疏畧

古序

五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子蒲姑周公告召公
作將蒲姑關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諾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既伐東邑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
慎之命關

周公在豐將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告周公作亳姑關

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
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拒鬯主瓚作文侯之命

書經疏畧

古序

六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
誓

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嶠還歸作秦
誓

誓

以上共
目百篇

古序終

尚書 卷之第一

張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按典謨五篇皆以曰若稽古發端。其為夏啟以後史臣所作明矣。然亦必舜時先有記載。夏史因而纂修成書。故曰虞書。原其始也。春秋傳多稱夏書。從所成也。

堯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

讓于虞舜作堯典

書經疏畧

虞書

聰明即欽明宅安也序提欽明文思四字作主此德之總而功之本也持此讀全典可以得其蘊矣。典常也五帝之書本名五典言常道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正以其為常道而萬世不可變者又何堯舜不可為舊作高解者皆失之。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

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字若二

首曰字古粵字粵越曰通用曰若發語也史臣將為文之辭稽考也堯名也放大勳功也言功業廣大欽敬也明心常明不令昏也文有儀節馴順不暴亂也巳開後世禮文之始思慮也心之官則思事理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安安不一安能遷是不蹈于危必安而又安曲禮安能遷是也允信恭敬也欽存心之敬恭治事之敬克能讓遜也此數者內外交修之德備矣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以此德



光顯于事功及于四方之外上至于天下至于地故堯稱放勳焉。按欽明一連十字每字為句字字下口讀無非勤修功夫故神聖可學而至不然不可以名典常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俊大也德得也理之得于心者無不備故曰俊德。然德在于心無所有明而已其功在上文欽明文思十字其效總在明此明易昧以力勝之而後明故又曰克明俊德

下文言其俊之實九族孔傳高祖至玄孫余按上古無族姓則族姓皆官也堯時已

有九官謂九族者即九官也九官實皆同姓耳。章條理明白也昭明即平章百姓百

官族姓也於數辭時是雍和也言堯克明大德以親睦九官由九官以及眾官故平

書經疏畧 虞書 堯典

章百姓又由百官以協和萬邦諸侯由諸侯及于黎民無不變為雍和此所謂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

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

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即下文二仲

二叔是也若順也昊大也曆紀數之書象

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是也日陽精一日

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

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耨之候凡人事早晚之所

在也作曆象使人觀驗知日月星辰之行

而時不

矣矣

分命義仲宅岫夷日陽谷寅賓出日平秩東

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分命者將作曆授時先分遺測驗也宅居也岫夷東極之地陽日谷道也言日所出也寅敬賓迎也出日方出之日也言居東極之地敬迎初出之日影蓋孟仲季三春之日影皆在正東卯分故于此考驗也平均秩序也東作春作也作典事也三春之氣候驗于東故春作為東作均序春作者驗時物之生以均三春之次叙以為與短為適中也晝夜皆停而言日者春為陽故舉日以該之耳星鳥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仲春建卯之月堯曆即夏時也先

書經疏畧

虞書

堯典

四

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

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界也亦言南極之地南訛孟仲季二夏之氣候驗于南方故夏為南方訛化也夏月時物盛極陽老陰將生氣象變化也平秩南訛視時物之變化均三夏之大序以為人事變化之候也敬致者周禮所謂冬夏致日之致致至也蓋冬夏測日之法立表以驗日影之所至故口致也日永影極南則日極北而天長為夏至也火謂大火心星夏至昏之中星也正中也仲夏建午之月以日永星火定三夏之

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中氣因析而又析氣愈熱也希革毛希而發華也又仲夏之驗也

書經疏畧

虞書

堯典

四

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

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方也言極北之地日行南陸則北幽閭故日幽都在察也易改也朔之義為蘇萬物至冬死而復蘇歲又改易也言于北方均察三冬時物之易以識歲之將改人事當終而復始也日短亦于日正午時致日影極北則日極南而天短為冬至也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仲冬建子之月以日短星昴定三冬之中氣爾雅室西南謂之隩室內幽處也氣寒民聚于內氄毛生更羸細毛以自溫也此又仲冬之驗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嗟歎也暨及也歲一周日期十日為旬
期三百有六旬者春夏秋冬四時一周三
百六十日又有六日者天左旋一周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繞地一周而
過一度日行少遲不及天一度月行尤遲
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與天
會多五日有奇為氣盈月與日會少五日
有奇為朔虛合氣盈朔虛約有六日也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者即此盈虛不齊之口
三年而置閏五年而再閏則日雖不齊而
四時有定四時不差而三百六十六日送
為一期而成歲矣允信禮治工官庶衆積
功威皆照廣也此堯既命測驗于四方又
總命羲和統此四序約日置閏定時成歲
寒暑不差人事有準以此信治百官而衆
功皆廣也自乃命羲和以下所謂格于上
下者

書經疏畧

虞書

堯典

五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
曰吁嚚訟可乎

疇誰也咨訪問也若順也庸用也放齊臣
名胤嗣也朱堯子丹朱也啟開也吁歎辭
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訟爭辯也堯言誰
為我咨訪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放齊
以丹朱對請其性開明也堯則歎朱以開
明之才不用之于忠信而用之以嚚訟不
可用也

帝曰疇咨若子采驩堯曰都其工方鳩僝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驩堯臣名都歎美之辭其工官名
鳩聚僝象也言其工之賢今方且鳩聚象

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
象貌也象貌恭敬而實則不然滔漫也漫
天無涯際言
作事無實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
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
已帝曰在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書經疏畧

虞書

堯典

六

命把敗族類也言不仁傷害百姓也異舉
也試用也四岳以為宜從衆見舉哉用之
取其可以治水而已姑不求其他也于是
帝從兪見而不從已見命鯀往治水戒之
曰欽哉惟敬能勝任也至于九載功用終
不成乃黜之按此堯亦誤用鯀矣世人動
遜神堯至有錯悞又替回護不知聖人有
過天有憾時勢自然如此而聖人敬明股
股之意未
有傷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
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
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曰兪子瓘如何岳曰
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

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
降二女子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去聲去聲

為切酒

朕我異遜否不忝辱也堯謂我在位久年
已老汝能用我之命可選此位岳曰不德
辱此位也明明者此心明而又明存養有
王物不能昏也側陋言微賤也師眾錫與
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也堯又謂有明明
之德者雖側陋亦必揚聞于人而不可掩
于是眾臣皆悟與帝曰有鰥夫在下曰虞
舜是明明揚側陋之人也俞喜悅之辭子
聞我亦聞舜之名也如何復問其實也心
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象異母
弟也傲驕慢也請和也善父母曰孝舜進
也格至也姦惡也言舜處如此之父母弟
書經疏畧 虞書 堯典 七

舜與

能謙也乎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
難作舜典

觀側微聰明二語正與堯典明明揚側
陋合再觀五子胤征俱有明明二字則
聰明及明明字乃學德之精微非如後
儒淺淺之說也書為大聖人傳神序又
撮要

日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
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協合也帝堯也堯之功業光華一代舜重
復如是合于堯也濬深也哲者敬明之心
哲至舜而益深文至舜而益明不殊欽明
文思之意溫和以與人恭敬以治事允信
書經疏畧 虞書 舜典 八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
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美也五典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
常道也克從天下顯其教也揆度也百揆
總庶官以揆度眾務也時是也叙功也以
禮接四方諸侯曰賓四門國之四門諸侯
所出入也穆穆美也左傳謂無凶人是也
山林日麓烈迅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
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歷試諸難
之事也接此亦心存一而然非有奇異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積三載汝

防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底致也防升讓讓嗣繼也堯言來汝舜謀汝所行之事而考其言乃言致可有功今已三年之久汝宜升帝位而嗣子舜謙于德之不足嗣此位也按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諸語當在此時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月寅月上也朝日也古者以朔為上吉之日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文祖堯之祖廟也堯有天下以文德故曰文祖受于廟告攝位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書經疏畧

虞書

舜典

九

在察也美玉謂之璿璣機也以璿璣機謂之璿其體圓而能轉運以象天行也衡衡謂也玉為管長八尺孔徑一寸所以窺星宿七政日月五星也乃人君欲若昊天敬授人時之大政齊者璿璣象天玉衡窺天察此二者七政可以無忒也自此以下皆言重華之功無非由于德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祭天有郊祀之常非常祀而告祭于天其禮與郊祀為類放日類也禮精意以享也宗尊也六宗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也望而祭之曰望山川五岳四瀆也徧徧祭也羣神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功德于民者皆祭之也

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輯欽也瑞符信也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于天子之月而驗其信舜時五等諸侯所執曰五瑞大約相類云既盡也觀見也四岳統十二牧十二牧統諸侯羣后諸侯也班同頒舜初攝政徵五等諸侯來朝而收驗其信瑞此即述職事務盡其詢察告語之意故盡一月之久乃日見之既見之後又重頒于其瑞焉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

書經疏畧

虞書

舜典

十

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

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

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巡守者巡所守也巡省諸侯所守之禮法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山川而祀之日望以山川大小次第而祀之日秩東后東方諸侯也時四時也月十二月建及月之大小也日之日甲乙也協同正定也使天下知所趨事赴功也律十二律之管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度所以為長短量所以量多寡衡所以平輕重其有不度數之禮五玉五等諸侯享天子各有應用之玉玉皆贊禮享則受之非五瑞也諸

侯亦有相享之玉三帛如諸侯世子執纁
公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之類二生卿執
羔大夫執鴈也一死士執雉也玉帛生死
皆所執以爲相見之物曰贊贊如五器爲
何言五等諸侯之贊不同者各如其尊卑
大小器用之度數也統上數項所以同風
俗一人心別尊卑也卒峻復返也以上諸
事既竣乃反國也岳尊山也東岳岱南岳
衡西岳華北岳恒也巡守各以四仲之月
皆夏時也格至也神本無有禮而至之故
曰格藝文也即受終之文祖特牲一牛
也天下非一人所獨治于是封建諸侯諸
侯不能保其常治于是巡守方岳巡守所
以維持封建也歲月既久人心易解而法
度易弛上下疎闊非天子時巡
作新其志氣豈能久而無弊哉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書經疏畧

虞書

舜典

十一

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
蓋巡守之明年東方來朝明年南方來朝
明年西方來朝明年北方來朝又明年天
子復巡守矣敷陳奏進也民功曰庸凡天
子巡守及諸侯來朝則使各陳其爲治之
說復從而明驗其爲治之功則賜車馬服
章以旌其
庸功焉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上古之地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
豫梁雍自舜增陶并營三州爲十二州以
冀青地廣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
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
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封
表也每州封表一山爲州之鎮濬深通之

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
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

象示也典常也常刑有五曰墨曰劓曰剕
曰宮曰大辟也象以典刑圖畫五刑形象
而係以某罪某刑懸以示人使常知畏而
不敢犯也流遣之遠方不返也宥寬也所
犯罪雖入五刑而爲親貴勲勞則用流遣
之法以宥之亦有五等也鞭本末垂革也
官刑官府之刑以糾使令者朴夏楚也教
刑學校所用納金免罪曰贖明入五刑而
情有可矜疑于加刑者謂之疑赦則罰比
其罪納五等之金法仍也而疑可釋也

書經疏畧

虞書

舜典

十二

過誤也災謂不幸肆縱赦舍也誤犯不幸
入罪者真縱舍之怙恃也賊殺也有所恃
而終必爲惡是賊也亦以賊刑殺之欽哉
敬之至也恤哉憂之至也稍有不敬有罪
者幸免無罪者濫入雖敬恐亦未能審當
焉得無憂也按時說謂贖刑止以寬鞭朴
未得無刑可贖者非也夫鞭朴亦何足贖
哉呂刑篇明言全贖五刑不及鞭朴蓋有
因忠孝犯刑則雖情真罪當而志有可憫
所謂觀過知仁之類何忍據所犯而加之
刑乎孔子既已取呂刑儒者終不
信其誤豈淺鮮哉疏義詳見呂刑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放竄殛按皆流宥之屬特變其文耳其
工驩兜惡未彰乃怙終之罪鯀苗罪大惡

侯皆典刑但皆世勳貴臣三苗亦世為諸侯故皆在流有耳三苗國名在荆揚之間恃強梗化累世暴虐其族有三故曰三苗幽州北裔之地崇山南裔之地三危西裔之地羽山東裔之地故知其皆流有也四罪而天下皆服為天下誅不仁欽恤之至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

四海道密八音

堯在位七十載未登位九載此二十八載共年一百七歲殂落死也魂祖魄落父曰考母曰妣此畿內百官族姓服三年之喪也四海諸侯之邦雖不為服三年之中止靜入音不忍為樂遠近有等差也過止密靜也入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書經疏畧

虞書

舜典

十三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至于文祖廟告即位也孔氏謂舜服堯三年喪畢即政告廟說本孟子朱子曰春秋國君以遺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改元孔氏說非是按舜時未必如三代禮三年即位竟可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也闢開也謀于四岳開四方延賓之門廣四方之視聽以决天下壅閉之情益賢門闢則朝廷之耳目自廣也四岳總四方諸侯故謀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

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難去聲任作壬

十二牧十二州諸侯之長足食之道惟在不違農時柔寬而撫之也能擾而習之也能義同耐醇厚元仁難拒也任人俟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奸佞也如此雖蠻夷相率服從况中國乎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

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

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

皋陶帝曰俞汝狂哉

奮起載事宅居亮明惠順疇類也僉曰朝臣公言也禹如姓伯爵崇伯鯀之子故稱伯禹也司空官名平水土者也是也懋勉也稷田正之官名棄姬姓契子姓名契

書經疏畧

虞書

舜典

十四

皆帝舉之曹暨及也皋陶名字廷堅舜言有能奮起于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庶事而順庶類皆言惟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悅俞舉得其人遂咨禹汝仍兼司空勉是百揆之職禹讓于稷契及皋陶而舜不許其讓卒命往事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阨也后君也棄以善耕種封有郃國君稷五穀之長即以名官播布時是也穀糧食總名故曰百穀九官中有申用舊職者稷契皋陶是也禹亦舊職司空而新命宅揆然皆舜攝位時所選用堯時無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

親唯遠順也。百姓不親，由于五品不遜。五品，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名。分五教，親義序別信，各有當然之理也。寬從容以養之也。孟子謂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蓋訓，寬也。不親遜，謂恐然之慮者非逆，居無教，自近禽獸，聖人之民，豈有異于人哉。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亂也。夏，謂中國。文明盛大之義。益，衆也。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允。士，察也。理，刑之官。五刑，典刑。服，服其罪也。三就，未詳。孔傳據魯語作一陳原野，一在朝，一在市。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等，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大書經疏畧，虞書，舜典，五刑之居，大

罪居于四裔，在五服之外。次則荒服，大則要服。蔡與流是也。明以察其情，允以信之。火，否則流就皆有冤刑。舜時治蠻夷之亂，亦屬士師之職。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

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若順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垂，臣名。有巧思。殳、斨，伯與、三臣名。殳以積竹為名，建兵車者。斨，方釜斧也。古者以所能為名，諸合也。汝，合和此職耳。自此以後皆新義自明。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上山林，下澤藪也。若順也。伐木取獸皆有法，有時及驅逐之類。若若之意，益臣名。虞掌山澤之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以獸名者，或亦以能服是獸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云。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典，王也。三禮，祀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秩宗，也。宗，宗廟也。王以禮序，次百神之祭祀者，而宗名之。以宗廟為重也。夙，早寅敬也。直，正其職事之謂也。清，靜潔也。夙，事神之謂也。夙夜，惟存敬畏之心。如對神，明若正其職事，惟在靜潔也。各四字為句。夔、龍，二臣名。欽哉，事神要在敬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胥，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心之所之謂之志。言其志謂之詩也。永，長也。言之不足，必長言，謂之歌也。依，附着也。長言必依清濁高下之調，相為抑揚。

謂之聲宮商角徵羽是也。此人之聲而人
管以和之謂之律也。以此詩歌聲律被之
入音為樂也。奪亂倫次也。舜言人生秉不
同。直遂者不足于溫。和寬緩者不足于莊
敬。剛強者易于暴虐。簡畧者易于傲慢。反
而勉治之則中和矣。其法莫如典樂。以教
之。使之各立反治之志。俾直作溫。詩。寬作
栗。詩。剛作無虐。簡作無傲。之詩。以考其志
是詩言志也。詩明則志立。不患其不漸變
也。又教之。歌以觀其能。永永言所以永志
也。教之。律以觀其能。和聲所以和志也。又
教之。人音以觀其能。倫序。至于克諧。無亂則
樂成。而志熟。志熟而德就矣。故以此樂之
聲容。奏于神。而神和樂。以此樂之志意。施
于人。而人和樂。此養人之德。而人不知化
人之偏。而人不覺者也。此舜為千古開教
書經疏畧 虞書 舜典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
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聖疾力切 殄徒典切

聖疾也。殄絕也。讒說。害善之言。殄行。傷善
之行。師。衆也。舜言朕疾惡讒說之人。能變
亂邪正。以驚恐我衆人也。納言。官名。凡命
令政教將出者。納言審之。而後出。凡敷奏
復逆將入者。納言審之。而後入。無早晚皆
如此。則讒殄無自而進矣。惟允。考。戒其宜
信實也。周內史。漢尚書。魏晉以
來。中書門下。今給諫。皆此職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即前文四岳九官十二牧也。既
分命之。此又總告之時是也。亮。明也。天功。

者。二十二人之職。皆天職。天有是事。人有
是官。天不自為。而人代之。言敬哉。惟是明
此功為天功。非
人之私為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

苗

此以下史辭也。考。考其成也。三考。九載也。
黜。去也。陟。升也。幽。闇也。闇于天。則無其功
矣。考而去之。明。即亮。明于天。則成其功矣。
考而升之。北。背也。三苗。族類衆多。恃強負
嶮。終為中國之患。分散其黨。而背居之。言
舜既慎于命官。又設三年一考。九年一黜
陟之法。則不亮天功者。自少。于是當時衆
功皆廣。惟有三苗為後患。又分北之。天下
永無
患也。

書經疏畧 虞書 舜典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五十載陟

徵。召也。庸。用也。陟。升也。升。猶行也。天子之
行。曰陟。方。方岳也。家語。舜陟方岳。死于蒼
梧之野。祭法。舜勤事而野死。孟子。謂卒于
鳴條。蒼梧。或即鳴條。按。即今山西蒲州安
邑地。舜自生。說
死。共百一十歲。

汨作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

共九篇彙飲

舜治天下。各因其方。設所居之宮于
其方。孔氏謂。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

使相從也。汨治作典也。言治民之功與也。按汨音骨。亂也。古謂治曰亂。又按此序。既為十一篇總序。則別生分類。恐不止此。

九共

按共者恭也。恭其職也。唐虞時。恭職事者。不過九官。即十二牧及群諸侯之事。亦不外九等。部屬故官九族。後文又九功。九序。九歌。九成。此必九官之職事。詳細無不畢備。故名九共也。

稟飫

稟枯稟。飫肥飫。故孔氏曰。稟勞。飫賜也。按此十一篇同序。或者汨作一篇。是始與事。教戒之言。九共九篇。制詳明之實。稟飫一篇。成功勞賜也。虞天稱古文明之世。則此十一篇。必具見之。惜乎科斗磨滅。遺憾無窮。幸篇曰。猶存。可以意會耳。

大禹謨

舉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舉陶謨益稷。

獨禹稱大者。九官中功獨大也。謨。謀也。禹成厥功。而謂之謨者。以其有所陳告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文命。文教言禹以文德敷治也。祗。敬也。言禹以敬德承帝舜之傳也。此總下文而

言前一句。記其功。次一句。即其德。按二典。文明初開。及舜傳禹。義理益精。制作愈詳。故直言文命。敷于四海。觀篇末。帝誕敷文。德則文命二字。所祗承者。即舜之所誕敷也。按此文。字之義甚富。已開三代禮樂之全盛。何也。誕敷文德。承謙說。至德動天。至誠感神。能以禮讓為國。何有真治功之至盛者也。世儒往往泥帝王之別。尊唐虞而薄夏德。真後人之誤耳。敬。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

德

曰。禹言也。克能艱難也。又治敏速也。君能難其為。君臣能難其為。臣中心各存一敬懼之念。則政事之修治。若在此。而下民亦速感化。修德矣。觀此克艱。即祗敬也。民敏。德。即文教也。虞書。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

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罔無攸所。寧安。稽考也。無告。貧孤之民。不廢。念不弛也。舜然禹之言。口兪。若臣信如此。克艱。則天下之善言。皆聞于已。而無所伏藏。天下之賢人。盡立于朝。而無留于野。萬國亦皆安寧矣。稽于衆。五句。一氣讀。舜因念實。能有艱難之心。考問于衆。使不虐天下之無告。常念四海之用。窮使萬邦咸寧者。惟帝是能之。舜惟恐猶有易之之心。不及堯敬德之純焉。而用以自勵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

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都美也德敬德承克艱說運行也通明謂聖變化不測謂神有成可畏曰武柔順敬謹曰文各視命于也奄覆也蓋因言美哉帝堯以克艱之德而廣運之遂如是其聖神文武為天所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皆以此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也進也順生理而進事無不得自吉若違逆生理即退氣即死路也故從逆必凶吉凶不爽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亦承克艱說有克艱之心者兢兢常恐有失自順進而獲吉無此克艱之心常恣肆任意自從逆而凶

書經疏畧

虞書

禹謨

王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

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戒備也虞憂虞也益因禹言歎息以戒備相勉謂此順吉逆凶之說非臨事而圖當敬省預備于無憂虞之時自不至于凶矣下皆敬戒之實法度者惠迪之時皆有自然之法則皆有必然之度數審而明之循而守之無失也遊者逸之過淫者樂之過法度廢于逸樂之太過正謂惠迪吉由于克艱也賢者達此者也能克艱以守法度任之必吉斷不可以或凶之說貳之邪昧此者也善逸樂以廢法度去之乃免于凶

又斷不可以或不凶之說疑而不去也景謀似順理而實不合于法度賢者不為而衆人往往以為無害此最能誤天下事者必絕之勿成也百志惟熙猶庶績惟熙像戒誠如上文所云則百志之所欲圖無不廣大而迪吉矣又不但然百志所圖原為百姓而百姓實不識吉凶之幾不可違法度之道以于其譽然又不可以百姓為無知排逆其欲以從已之欲要惟斷之以法度而已平時如此傲戒內無怠于心外無歸于事四夷且來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

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

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

書經疏畧

虞書

禹謨

王

人君非徒敬德而已敬德所以善政事善政又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六者皆天之所以正德內而正其心術使之自得也利用也而利其推行使之善事也厚生則資用不匱養生喪死無憾也三者復民之性善民之行迷民之生而養民之道始全又惟在人君調和之也以上九者為九功功成曰叙大第之也編叙為聲歌以歌咏之曰歌使民歡樂從事不怠荒也董督也人情始勤終怠常告戒之則用休美之言使勤者知所懼則功可叙也又將九叙編為九歌使鼓舞歌詠之雖勤若不倦則終不壞此生養之道矣此克艱之事例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

時乃功

水土治曰地平。萬物得因天時而生長。曰天。或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所自出。故曰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天地雖有此理。而不可見。全賴人事為之。故曰事觀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之言。則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之詳。必有見于治。九而樂成。亦九屬于九官。以百揆總其成。故舜嘉之如此。三事中。如厚生亦難。講即如今日牛馬犬羊雞豕之物。最初豈即家產。家產起自何時。必舜禹厚生時。物情大順。得以畜之耳。萬世永賴。人止知其大。不知與萬世作成許多家常項。計皆在典謨時矣。情十一篇之闕。余言不足書經疏畧。虞書。禹謨。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

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足年九十三矣。倦怠也。血氣已衰。倦于勤勞。則克艱厥后。者將已不能。故仍讓于克艱之人。以統此眾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佞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

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德承不怠皆敬德也。以此及民。又為種德。遵行。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統眾

民不佞歸。惟臯陶行布德。德澤下于民。民懷來之。所宜總師也。德降民懷。曰功。茲指功言。帝宜思念此功。哉。釋舍也。念此固在于此。舍此亦在于此。名言于外。固在于此。誠信于心。亦在于此。總言念功之心。貴事也。左傳釋曰。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

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臣庶臣民也。干犯也。弼輔也。中正也。時是乃爾懋勉也。舜因謂臯陶。惟此臣民。無或不于犯我之正道者。以爾為士之所致也。爾能明五刑。以輔助五品之教。期我以至合于中正。而無犯于我之正道。此是爾之功。爾其勉哉。因禹讓臯陶。故不沒其功。而因復勉之。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

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不繁也。上繁密。則下無所容。蘇治也。御者急促。則眾擾亂。嗣世皆謂于孫。延及也。過不知而誤犯也。故知之而故犯也。過當原其不幸。雖大亦有故。宜懲其有也。意雖小亦決。害人必刑。亦聖人之仁也。罪于法有疑。可輕可重者。則寧從輕。功于法有疑。可輕可重者。則寧從重。辜罪。經常也。爾從輕者。其謀殺無罪。何如失之于不

合常法自受過也。洽漬也。有司。卑陶。自言也。凡此皆幸好生之德。浸漬于民心。莫不感德。向化。所以不犯。有司之刑。不自居功。而稱善于君。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固予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欲以治。四方率從。教化如風動物。無不齊一。是汝之美功也。

帝曰。來。禹。澤水傲子。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

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

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

終陟元后。

書經疏畧

虞書

禹謨

五

澤水。洪水也。傲。懼也。賢。過人之稱。舜任治水之責。心為微懼。恐失信于民。難奏其功。卒能成此信。以謝天下。成此功。以救天下。者。惟禹也。滿足。假。偽也。克。勤于邦。不暇家計。又不以此自滿。又無假意。觀八年過門不入。可知。前言賢者功。後言賢者德。爭較也。不矜其能。常若無能。此能誰能與較。不伐其功。常若無功。此功誰能與較。此德之曰懋。而愈盛。功之曰大。而無窮者也。故曰子懋乃德。嘉乃丕績。懋。勉不盡之辭。再懋。其德于不盡。舜亦以為不盡也。曆數。帝王相繼之次。數。天意以曆數屬汝躬。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也。此序所謂禹成厥功者也。重一功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危。不安也。人心至靈。有感輒動。不能自安也。此卽中庸所謂戒慎恐懼之根源。乃天命之性。人心之真體也。道者。路也。人心中有無。往不通之理。路。故曰道心。不顯曰微。中。庸謂不睹不聞。隱微。闕然者。是也。凡遇事。每張皇。卽無道理。然存一存。則心明。而理通。此人性本靜。道理之根源也。精。研辨善惡。以窮理也。一不二也。如是存。如是發。內外無二也。允。信。執持。中正也。舜將禪于禹。而告以心法。曰。人心惟是。個危的物。惟一。念之不安。卽萬事之本也。道心惟是。箇微的物。一念之靜存。卽道義之門也。又惟窮理以精之。又惟力行以一之。而至正之道。在焉。信于至正。而不惑。持于至正。而不移。可以為天下君矣。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書經疏畧

虞書

禹謨

五

此中道者。考之于心。實有此理。印之古人。同有此說。皆可考驗。故足信也。若無可考。稽而妄稱。中正。皆邪說也。不可聽信。詢。咨問也。凡中道。體之在一心。謀之在于協衆。情。故可執也。若不咨問于衆之謀。而強謂中正。皆私計也。不可執用。此可見十六字。既為治心。出政之本。又為知言。審事之要。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

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

民之與君。無可愛也。惟衆甚亂。非尊戴一人。何以得安。此其所以可愛者也。心之于民。無可畏也。惟后甚孤。非民誰與守邦。此其所以可畏者也。民有所畏。故不敢以位。

為可惜而慎其處位之道若有可愛故欲
修其可廢之德而使人戴之若不慎而無
可顯則四海困窮無與守邦天祿永絕矣
山好善言也與成惡言也善惡在口人將
窺之其權機為最大此又慎位敬修之最
易忽畧者故特戒之此節又告以畏民敬
德為守位之寶朕言不再
者矣于遜位不俟再言也

禹曰故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
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
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

曰毋惟汝諧

故卜歷卜也蓋舜常卜禹而吉但舜功臣
尚有入禹欲盡卜之以觀孰為吉也官掌
書經疏畧虞書再謨

占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蓋著也習重也舜
言官占之法先斷已志然後令之于元龜
今我志既先定于汝詢之眾謀又皆同此
志眾志所同即鬼神之依順卜之而龜筮
又復協從是已卜汝而吉今又歷卜豈有
既卜又卜以求重吉者毋止辭也諧宜帝
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古人將更始其事必順天時故皆于正月
朔日行之受命攝位也神宗堯廟也禮記
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禘祖顓
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

率百官若帝之初

率總也總率百官以行攝帝之政一如舜
初攝政時也如在堯堯親后攝攝守等

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
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
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
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
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時是徂征征正也天下順治惟是有苗弗
從徂正其罪會徵會也誓戒也濟濟和整
衆盛之貌蠢無知而動之貌昏闇迷惑恭
敬也侮慢于人自謂已賢反正道壞常德
廢君子用小人棄民而害之不保其命天
降以罪也肆故也奉帝之辭命以伐其罪
書經疏畧虞書再謨

爾眾庶幾同心同力其能有功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
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
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
載見馨饗夔夔齊慄馨亦允若至誠音感
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
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十日為旬命舜之辭命告戒有苗使馴化
者逆達也贊助也屆至也人心各有天則
德足以勸其天自無遠近之殊此不在德
之已盛而在德之味足人能謙讓過于

已彼勝氣者自阻故滿往往招損謀往往
父益此乃天埋之自然也號呼泣哭也秋
日曼天呼天而泣呼父母而泣此情可謂
極盡矣然終不遂以為父母之過惟自負
為已之罪自引咎已之惡賤老目之稱變
憂小心貌齊戒深懼允信若順也誠謙和
也舜既自認過及有事仍敬供于職其見
父則越小心戒懼善數遂亦化之不能不
信順矣此謙和之至者感自神也此便是
德之動天有而不取是此德未足以
動之也昌善也禹敬服益言之善拜受之
班還振整旅軍也誼大敷布也文德承謙
德言禹歸告舜舜即以為已之有過大告
天下使共知徂征之非以相與假武修文
其圖禮樂之化干楯羽翳皆舞者所執取
自微翳不敢攻人之意所謂文舞也兩階
賓王之位也帝自居主位原任過廷益禹
于賓位而受其善即以班師振旅之容制
書經疏畧 虞書 禹謨

為樂舞以相樂而相勉所謂韶舞是也七
句有苗聞之感動扞鼓而來服也蓋盡德
可以服凡衆謙德乃以服點魁好雄常欲
以氣過人聖人與之以至卑則不可踰矣
此天則之在人人心動于此感于彼本是至
理而若有奇情所以謂之動天而感神也
舜德深微事功極隆只是事父母本領堯
以此讓天下禹以此接其傳舜其至矣

皋陶謨

細玩篇中真千古創論故序謂皋陶矢厥
謨功以禹為大而謨以皋陶為善也篇中
皆皋陶相語講明人臣弼
贊之義而實對舜之辭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
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

鹿明屬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次曰字皋陶之言也凡言德不外敬明德
亦敬也人君信進其德必謀明乎輔弼諸
和之道九族九官也庶衆也禹統其言而
問之皋陶對曰美哉人君所謂遠德者敬
慎其身而修之功又當思其永常而已此
外何事惟教九官之情叙次九官之職使
衆皆諳明乎勉屬輔翼之道如此人若不
下堂而知天下之理奏天下之治近而可
遠者在此于是禹拜
受善言而欣然之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

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能哲而志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

書經疏畧 虞書 皋陶

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帝舜也哲明也巧好其言令善其色驩兜
之類孔壬大惡也有苗之類皋陶曰都所
謂謨明者何在在知人安民二事禹曰嗟
乎何言之太易皆若是雖帝亦不能蓋知
人則明之至即能官得其人矣安民則順
之至即黎民無不懷矣帝果能如此何以
猶有驩兜之憂何以猶有有苗之遷何以
終日惟以巧言令色孔壬為畏是猶未能
知人安民也蓋巧言令色本能欺人孔壬
之姦本不懷德雖帝之明之仁其奈彼何
哉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

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

而恭亂而敬擾而教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瀆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載則禾事也寬緩栗厥柔順立卓也愿模
厚恭禮文亂治亂之才敬畏也擾馴也言
柔忍耐事教果斷也直正溫和也簡省畧
廉辨也剛健教塞實也瀆好勝也彰顯也
常不變也吉吉人也臯陶美禹之言曰都
蓋我所謂知人者非徒知也亦以人之修
行有九德宜施讓教令修德耳所謂安民
者亦言其人既修行有德乃可言曰則事
其安民之事耳行有九德是功夫其人有
德是成就再因問其詳如何臯陶曰人有
九等氣質皆蔽于一偏而望通順之理使
其各相反治竟者則使之柔柔者則使之
立云云氣質化而中正成謂之有德此德
彰顯有常而不變真吉士哉我所謂在知
書經疏畧 虞書 臯陶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
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
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中有其三有其
六也夙夜勤敬也浚深翁合也過于人曰
俊過百人曰又皆德成之名條工若官也
師法撫順也五辰四時也禮運掃五行于
四時是也九德以教人即一人不必備九
德而有日宣三德者是三德有常此人即
能早異勤敬深明有家之理而家齊有日
嚴祗敬以修六德者是六德有常此人即
能明事于有國而國治人君合而收之以
放治固已九德皆備而無所缺矣于是俊

又皆在位百官僚屬相與師法各業其短
而取人之長則百官之事必因四時順五
辰而告厥成功衆績焉有不凝者乎豈非
安民之效所謂在安民者此之謂也此即
舜典樂教胥之法自臯陶推廣以陳謨而
知人安民遂立萬世之則不為難事矣
無教逸欲有邦茲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教令也上行下效猶令之也逸欲安逸之
欲也茲業懼也業業危也幾者事之先動
者也曠廢也天工天事也臯陶于是又言
人君敬慎其身不可先自逸欲以教有邦
修其身使永茲業業常恐廢事未形
而先動于心以慮之者一日二日可有萬
數君慮之者詳則謀之者明而臣自勵製
然後庶官可以各無逸欲而曠廢其事者
書經疏畧 虞書 臯陶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
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
懋哉

叙倫勅正也秩品節也自從也五禮吉凶
賓軍嘉也庸功協同也恭恭事也衷中心
也禮給之文亦有五等所以彰顯人之有德
也同寅日討按同寅句錯簡當在政事句
上臯陶因言天工人代之義五倫存也亦

天叙之自然，庶官無職，天下乃正。我五倫而惇睦也。五禮有品，亦天秩之自然。庶官無職，天下乃從我五禮而有功也。又五服之章有德，五刑之討有罪，亦天命天討之自然。無職庶官，自不至亂天章，亦天用矣。凡皆庶官同相敬，協相恭，和乃中心。然後政事皆悉勉而就治矣。即爾諸廟翼之說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威畏，古通用。明，威顯怒也。上天，下民也。有土，有天下也。天之聰明在民，天之明威在民。天在上，民在下，本相通為一也。若庶官曠則倫禮壞，刑賞亂，而民不安，下民怨怒，上天之顯威至矣。故有土，勉舜之辭。

書經疏畧

虞書

皋陶

三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贊助，襄亦助也。皋陶謂我所陳，謀明窮諸之言，順理可致于行，禹欣然之。汝言致可，有功。皋陶曰：予無知，惟思曰：我庶官彼此贊贊以助帝哉。仍庶官明翼之意，自勉以勉禹也。曰：作日亦可。

益稷

以篇首有益稷，舉以別篇耳。據序，此篇與大禹皋陶謨同為一時言。此篇所謂帝舜申之也。重中而使之言。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

思曰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孜孜，勤力也。昏墊，墊溺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也。櫟，亦作楫，以板為之。狀如箕，櫟行泥上，櫟亦作楫，作楫以鐵為之。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可以上山。隨，循刊除也。水本趨下，而懷山襄陵者，山陵谷口，皆林木閉塞，故土石壅積，刊除其木，則水通矣。暨，闢也。奏，進也。庶民也。血食，曰鮮。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也。濬，深也。畎澮，田間水道也。畎，小澮，大先決九州，大川通海。次濬畎澮之水，以通川播布種也。播種而食，曰艱食。鮮食，懋遷，四字為句。懋，與貫通。有無相易，曰懋遷。易，出口化，易入曰居。烝，衆。粒，立也。民當于穀，則立命矣。帝以皋陶之言善，而命禹亦陳善言。禹曰：皋陶之言美哉。子復何言。子惟思曰：孜孜盡力而已。皋陶因數而問，孜孜如何。禹言：昔大木為害，下民昏墊，淵子乘四載，隨山刊木，而高山之木始平。嗣後，益遂盡虞職，奏進庶民以鮮食，予又決九川，通海濬澮，澮通川而平地之水乃平。嗣後，稷又盡力播種，五穀得進，民以艱食至此。鮮食，則質遷，穀食為主，而鮮食補之，使農民以粟相易而已。予是一切有無皆相化居。烝民乃粒，萬邦與起于治。皋陶聞禹之言，乃忻然之。曰：兪，願法此。

書經疏畧

虞書

益稷

五

禹曰：都，帝，予何言，予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
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
天其申命用休

止靜也。幾康，即止之實。先事而為其理。曰
幾，後時而享其成。曰康，謂臣直正也。後志
心之所待也。昭明也。以至宰言曰上帝其
體曰天。禹因謂舜美哉，帝道與臣道異，帝
惟敬慎其在位耳。即恭已南面之說也。舜
欣然之，禹因言慎在位之道曰：帝惟安于
汝之止靜者而已。止之若何，惟幾以思慮
于事先，惟康以考成于事後而已。若其弼
輔之正，則不在靜而在動。行君之所幾以
奏君之所康者，君臣如此，夫然後思無不
盡，動無不宜。大與斯民之，後志相應，應民
心，即應天心，是明受上帝之命矣。天必重
書經疏畧 虞書 益覆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申命之用
有休福也。
鄰近也。相輔助也。帝聞止動之說，數曰：臣
哉鄰哉。臣而有鄰之道，鄰哉臣哉。必如鄰
之，下文言鄰之實。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如以上為股，手以上為肱，股肱以持行也。
月目以視聽也。左右扶持之，以至正也。翼
輔，宣布也。古人作衣裳之制者，黃帝也。象
作象以表德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
取其鎮也。龍取其變化也。華蟲，取其文
也。會，繪也。以上六象，繪之于衣。宗彝，虎也。
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
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
黻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繡，刺，紵，為繡文
也。以上六象，繡之于裳，共為十二章也。作
服，作此衣裳之制，即以求稱此德也。聽六
律，以定五聲，以五聲施之八音，為樂也。在
察也。忽，荒也。五言者，五聲之言，出言必求
和平也。舜曰：君非臣，何以持行。何以視聽
猶股肱耳目然。此四鄰也。今于欲扶持斯
民，惟汝翼之。猶股也。于欲宣布治力于四
方，惟汝行之。猶股也。古有象德之法，作十
二章，以五采之文，顯施于五色，于無忝此
書經疏畧 虞書 益覆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我有不合于道，汝則指斥之，以輔弼我，而
從退言人情之常，汝勿以待我，其求助為
尤切矣。四鄰，翼為明聽也。欽，
四鄰謂禹宜敬盡四職也。

庶頑譏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
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
承之庸之否則威之識音志

庶衆頌也。讓讓伎口無實也。若射時是也。侯射侯也。鶴之屬。古以射教人。所以抑力修德讓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捷射刑也。書冊也。工樂官也。古以樂官爲教官。含有薰陶于風味和樂之中也。言詩言志也。颺揚格至。承奉庸功也。舜言我貴已自修。善者自化。若庶頌讓說。其願化不在是。彼不可以觀感。在實有以教之。設侯射以習其禮讓。可以啟其愚心。而使明再設射刑以責之。可以懲其忽忘。而使記又理。凡此不忍以頌讓遂棄置之。欲其出階。而道生天地之間也。又命工納聽其詩。歌言志之辭。果有所變。時而揚聞于上。有至于善者。則承而官之。庸而車服之。以明其教。不虛行也。否則終不服教。成之以刑。制以射爲主。欲以化頌讓而歸之乎。禮讓書經疏畧 虞書 益殺 主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光明。隅角也。蒼生。蒼蒼然生。不明也。黎獻。民之賢者也。共同舉行也。敷陳也。納。即工納言也。明庶。即上格承也。敷同。布大同之教也。禹謂帝行教之言。俞哉。彼頑讓豈生而然者。皆失教之故。明天之下。海隅萬邦之賢與不賢。同爲帝之臣子。惟聽帝行其教而已。上之所好。下未有不順也。况陳納具言。以辨其志。明衆以功。以考其成。車服

以庸。以榮其身。誰敢不修禮讓。而敬應侯明之教乎。帝若不如是。以布大同之教。則賢者自賢。不肖者終不肖。臣鄰雖日進而無功矣。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鄂格。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子劓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迺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堯處子朱于丹淵。爲諸侯。故稱丹朱。額額。遊樂不息也。罔水。陸地也。朋淫。朋比。小人爲淫亂也。殄絕也。父子相繼曰世。禹言帝布大同之教。無使天下有若丹朱之傲云云。皆用殄絕其世也。舉以証讓說之人。然也。劓。懲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氏女。方四日而出。治水也。啟。禹之子。呱呱泣聲。弗子。弗慈也。八年過門不入。是也。荒。大也。度。經營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五千里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四方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未詳。或云九州設十二人。爲諸侯師。薄迫也。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卽就工事也。禹言我懲丹朱。以爲之長。卽取傲慢不暇顧恤。妻子惟大度上功。虧成五服云云。各進有功。不意又有苗頑不率。不肯就事。又舉此以証庶頑之人。然也。二者皆之人。皆不可以德化。加以豫教。必成逆

生數同之治。帝宜念此而夾行哉。叙次第也。帝曰。進我數教之德者。是汝臣鄰之功。惟在大第行之。先作服作樂。以自修。主德。使人觀感。乃設侯明。捷書。以教之也。德教既盡。臯陶方教。承其大叙。施象刑。以威之。惟在于明也。

夔曰。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寶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鳥獸踰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搏拊音甲。

音語

輕擊曰曼。重擊曰擊。鳴球。玉磬名也。重彈曰搏。輕彈曰拊。詠。詠人聲也。樂之始作。工升聲。歌堂上。堂上之樂。取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以詠也。格。至也。諸侯在燕饗之位。

書經疏畧

虞書

益

疏

曰賓。舜為王。故曰虞賓。群后。即虞賓。德讓。讓有德者在上也。諸侯皆有化頑讓之德。天子乃燕饗之。而各以位相推讓。下。堂下也。管。竹音也。鼗。鼓。華音也。祝。以合樂而始之。敵。以止樂而終之。每一成。各有合止皆木音也。笙。列管于匏。匏音也。鏞。大鍾。金音也。以間者。雜奏也。踰陰和也。鳥獸踰陰。畜于家。狎于人。也。自舜之先。鮮食鳥獸。避人。後禹奏艱食。物患已少。又加善政。物情極其順和。四靈之屬。畜養于人。雖聞樂不驚。且和狎也。簫。韶。樂名。簫聲似鳳。故因鳳儀名之耳。鳳。高遠之鳥。不可以畜。但太和之世。不加害于物。鳳以簫聲。因類而至。亦其常也。來儀者。鳳。飛。百鳥隨之。皆有節制。容止。可觀法也。九成。歌九成。成亦九也。鳳必待九成。高遠故也。夔。附門。附禹之言。而贊之曰。如是頑讓皆化。德教大洽。吾樂之職。可以告成。堂上之音。以之祭。風。

可以神聽和平。而來發矣。以之燕饗。謂侯獸。可以無不和。樂以德相讓矣。堂下之音。鳥單奏。鳳凰必且來儀也。蓋舜時已有格。祖考。燕群后。畜鳥獸。來鳳凰之事。但頑讓未化。變亦不敢期。其極盛而告成。和樂至此。則舜禹數化之言。乃敢期其成也。按鳥獸踰陰。非甚異事。即後世牛馬雞犬畜物之常。不以聞樂而來。亦不以聞樂而去。但創自舜時。乃千古非常大德政。故特揭之以屬。盡物性一端。舜命伯翳。調訓鳥獸。見史記。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於。歎。石。磬也。樂有擊。鍾。鼓。是也。有拊。琴。瑟。是也。擊。亦。叶。于。磬。聲。拊。亦。叶。于。磬。聲。故曰。擊。石。拊。石。言。至。和。也。石。聲。有。定。不。可。為。輕。重。別。音。音。可。輕。可。重。故。入。音。協。于。石。為。至。和。之。準。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矣。擊。拊。稍。失。樂。不。得。其。和。御。物。失。輕。重。亦。猶。是。也。百。獸。言。多。也。舞。者。獸。之。和。也。即。前。鳥。獸。鳳。凰。之。義。尹。正。也。庶。尹。眾。官。之。長。即。謂。九。官。也。允。諧。即。前。謂。諧。叙。叙。同。寅。協。恭。和。衷。之。說。子。字。與。庶。尹。意。相。呼。應。謂。子。作。樂。之。至。和。以。至。百。獸。率。舞。豈。子。樂。之。果。能。化。物。哉。皆。庶。尹。之。信。能。爾。諧。叙。叙。其。職。也。作。樂。化。及。鳥。獸。其。文。甚。奇。及。庶。尹。允。諧。一。語。則。平。實。矣。可。知。當。日。九。官。各。盡。其。和。睦。以。和。百。姓。及。萬。邦。萬。邦。之。人。又。以。和。反。物。不。忍。加。害。于。是。物。近。人。矣。人。遂。畜。而。養。之。學。風。生。息。以。成。家。產。故。于。作。樂。時。亦。通。人。喜。樂。之。意。而。率。舞。也。雖。係。實。理。亦。誠。異。事。故。言。至。治。者。必。以。盡。物。性。為。極。記。曰。大。頌。之。世。四。靈。為。畜。諸。福。之。物。畢。至。即。謂。舜。時。事。也。

書經疏畧

虞書

益

疏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歌曰。股。

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畢罔拜手稽首。成。欽哉。乃麇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勝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時。天所命之時。不可違者也。堯時。水。土。未。平。不。違。施。教。舜。時。則。當。禮。樂。而。設。學。校。也。堯。時。搏。禽。獸。以。鮮。食。舜。時。則。宜。舞。百。獸。以。廣。天。地。之。和。皆。時。也。惟。幾。言。當。因。時。早。圖。也。股。肱。比。臣。元。首。比。君。喜。樂。趨。事。也。起。與。也。率。眾。相。循。也。屢。數。也。屢。績。載。成。也。叢。勝。頌。亂。也。惰。怠。墮。壞。也。帝。感。夢。之。言。將。用。作。歌。而。先。言。其。義。曰。正。天。之。所。命。音。經。疏。畧。虞。書。蓋。稷。在。因。時。先。事。而。圖。之。乃。歌。曰。臣。鄰。果。樂。趨。事。則。人。君。自。興。起。百。官。之。事。自。熙。治。卓。陶。乃。揚。言。于。眾。曰。念。此。歌。哉。相。與。率。作。興。起。其。時。幾。之。事。謹。守。其。法。度。其。道。在。敬。也。又。數。數。省。察。其。成。功。亦。在。敬。也。帝。之。歌。責。在。臣。故。舉。罔。又。欲。責。在。君。乃。成。其。歌。曰。君。明。則。臣。自。良。眾。事。自。安。又。歌。曰。君。若。行。臣。職。治。頌。亂。之。事。臣。必。怠。惰。而。事。皆。壞。廢。矣。帝。拜。而。欣。然。之。遂。令。各。往。行。事。教。之。以。敬。也。按。通。篇。皆。相。謀。于。事。先。之。言。未。在。欽。方。是。令。去。制。禮。服。作。樂。音。與。學。校。數。大。同。之。化。也。後。世。稱。舜。為。文。明。為。大。同。為。恭。已。無。為。具。于。此。可。知。矣。

書經疏畧卷之第一終



夏書 卷之第二

張本疏

夏禹有天
下之號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任者因其土之幸而任之。作貢賦也。作貢省文不與作堯典舜典一例。貢者夏后氏田賦之總名。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舜使禹治水為十二州。及有天下仍為九州。故作貢。但從九州為定。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布也。分敷天下之土。以爲九州。而各別其境界也。按堯以前有九州之名。蓋疆界未必正。條理亦未詳也。禹因治水始分之。先以理刊奠。而其後則壤定賦亦因之。隨山刊木者。通水道也。巖谷之間。林木荒之。土石崩壅。水為之不流。所以懷山稟陵。故禹循山刊除其木。則水自通。奠定也。奠高山者。九州各有最高之山。各定為一州之望。使皆從此山分行刊治之。奠大川者。一州之水。各從此水決滂之。使注海。却導其水。各屬大川也。予按禹之治水。以興功。居山者。自治其山。居川者。自治其川。而禹不通。巡行。講考之。勞耳。大約洪水之時。治西北之水。難治東南之水。易西北之地。高山多水。入其中。峯嶺障閉。岩壑樓盤。水口皆為林木。崩石所壅。塞而壅。石板登。險峻窄曲。展施不順。平地之水。不遇泥上之淤耳。如此故九州同時與功。則下流。

先考成而山水始可大至既無彼此相待之迂遲復有高山下順序之次第此自然之勢也

東南如半天西北自太行外方而上漸高於何如乎倒果如是則下流亦無計以施其功矣蓋高山平地其水勢等耳水勢既等將先治上流固下流不可施功若先治下流而後施功於上則節節坐待孰聞日月九年豈克告績哉先儒舊說禹治水之序自下流始可謂知水性矣而翁未親見山水之勢因未詳隨刊之義也隨刊即治水之要領而再治水之法終無自見矣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雍河之東究河之西潒河之北月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書經疏畧夏書禹貢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者辛事之辭首文既言所以治此後特歷舉告成之功次為下田賦張本耳載事也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山西省臨州之山也梁呂梁山也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在今汾州府永寧縣縣道元云呂梁之石崇揀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未鑿時然也呂不韋云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岐山即今汾州雍州梁岐者非是天下山水同名者多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猶治也廣平曰原太原即今山西有太原府也岳陽太岳之陽今平陽府澤州有霍山上有一峯名太岳岳陽堯之所都尤儒云汾水出太原經太岳西入河此治汾水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徒含切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慶府所屬縣也底績成功也衡漳水名又名橫水即今漳河也有二源一清一濁出今潞安府東流至郡合流於海此今水道也禹時不可考矣云載云治云修云底績意不殊不過序水上已平民功告成之意耳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柔土無塊曰壤曰色也壤質也辨土之性者以色與質知之也一州之土色質豈能盡同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取其田之所出以給國用曰賦帝都有賦無貢天子自出也錯雜也賦上上錯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按九等之賦乃州有大小則賦有多寡合計九州歲入較其多寡有此等送以爲額非就每州科定取民之數也真州帝都人稠地廣故賦爲上上列等既定則賦有常數而又有所錯法者何蓋賦民者以益爲忌上上爲極盈故每間一年而錯降一等止賦上中之數也此聖人中正之法仁之至者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而歸海恒山北谷今直隸滄州縣恒山也衛水

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今真定府靈壽縣也從順其道也大陸蔡氏曰高平為陸馬時河自漣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及其過信濟而北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作者耕治也此應居田賦之前蔡氏謂近河難治故在後呂氏謂害小徐治故在後余謂鉛簡也宜在於衡漳下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游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夷在下流水治則害歸之故禹並為疏導而彼自以貢報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今永平府昌黎縣也鄴道元云驪城枕海首石如甬道

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章昭云今已漸于海入河者賦貢之道近者各入河遠者必自北海入河而南向西轉而達帝都焉

夾天入河之形也鄭晚曰王畿不制貢此當是島夷入河之道故與島夷連

書蓋東北賦亦出此也

濟河惟兗州 濟古文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據河按河自伊洛而下徙無常久已非禹故道昔自大伊轉而北流極遠乃東向碣石之地入海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又漢元光三年河徙又決為二河並行元帝時又數徙王莽時又徙至今河已極南徙非古道矣

九河既道

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大史三曰馬頰四曰覆轆五曰胡蘇六曰簡崇七曰鈞盤八曰鬲津蔡註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或曰簡崇為二道順其道也九河舊述自漢以來講求者多家皆無所稽考之言大抵充州多平衍下地即今滄州等處地方河目此下播為九道又同為逆河入海歷年久河道遷徙水土淤填上者更其故迹下者淪于海矣要之讀禹貢者惟不以後世之水強求禹貢可矣

雷夏既澤

雷夏澤名地志云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蔡註濮州雷澤縣也今按兗州府曹州有雷澤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夏大也澤者水之鍾也洪水滔天無澤可見水滔而後澤為澤也

澶沮會同

澶沮二水名爾雅水自河出為澶澶出為澶是氏曰沮有澶音許慎云河澶水在宋又曰汜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澶水東入于泗則澶水即汜水也汜即汴皆不似又曰沮水即雒水出沛國芒縣要之二水者河濟之別也會同合而一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蠶性惡濕水乾土燥而後可蠶也九州皆有桑土而不言者兗地獨為下濕水既就道而上猶較淫不似他州水退即可蠶也故特言之降下也丘山陵也地濕居之致疾必待可蠶時民乃下丘養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墳土脉墳起也繇茂也條長也凡記草木于厥土之下者所以辨土性也言黑墳之上其多水患可知而草木繇條則地肥可知中下第六等也貞正也賦天下者以薄為王蓋第九等也兗州黑墳最早濕沮洳肥饒生物田準中下也賦于九州為最薄者雖肥饒不勝雨澤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川澤雖已就道而旱濕沮洳不可耕種賦法難定其等故水患既平之後又待四載上皆就燥而耕種已同于他州始授厥收而定其賦為下下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書經疏畧

夏書

禹貢

六

貢者諸侯獻所有于天子非上所責也賦以川為準如粟米力役車乘有常上則取之貢則山川林谷之利無常下則供之地宜漆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也織文績而有文錦綺之屬也貢織文則函以篚重之也凡貢皆衣服器用之類惟正之供也

浮于濟潔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潔亦水之通河者也今東昌府清河縣有潔川帝都三面距河貢賦皆必達河則達帝而矣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今濟南府泰安州名岱宗按舊說遠東朝鮮等處皆青州之境舜分青州為營州者遠東也

嶠夷既畧

卽堯典之嶠夷畧經畧之亦猶修治也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地志云出瑯琊郡其山今青州府諸城縣有濰水是也淄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道循其道也林氏謂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廣斥也斥鹵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之土味鹹可煮為鹽者也此州土有三種平地之土白墳海濱之土斥鹵田第一等賦第四等也白墳可耕廣斥則質遷化居其利為大皆準田作賦非若下貢鹽無常數也

書經疏畧

夏書

禹貢

七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臬鈔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斥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不一亦無定貢故曰錯畎谷也萊麻也鈔錫類松木材也怪石之為用失考泰山之谷出此五物萊夷萊山之夷作牧者夷人以畜牧為主亦以之貢也歷山桑也爾雅檿絲山東萊其絲堅韌萊人謂之山獸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今泰安州萊蕪縣原山經汶上縣瀟水出原山之陰東北入海汶水出原山之陽西南入濟本達河不言達河者因于汶文不待言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西北至岱爾雅
濟東曰徐州而禹貢不言已非禹之舊矣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沂二水名淮之源出嶽之境至揚徐之
間始大其泛濫為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流
獨于徐言之也沂水地志出泰山郡蓋縣
艾山今沂州也南至下邳西入于泗按
山東水以沂名者非一鄆道元云一出尼
丘山經魯之零門一出太公武陽之冠石
山皆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于泰山
又治也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
蒙陰縣今費縣也即論語之東蒙及詩奄
有龜蒙是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
今兗州府郟城縣也藝可種藝也

書經疏畧

夏書

禹貢

八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即今兗
州府鉅野縣鉅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
豬按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為二南為鉅
北為濟邠道元云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
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為濟之所絕其所聚
也大矣按今鄆城縣亦有大野與鉅野
連接極其廣大東原原在濟之東也漢之
東平國今之東平州也亦在鉅野之東
間自古多水而屢徙其城底平者水患去
而底于平也後人以其平故謂之東平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

赤埴墳色一質二也土黏曰埴埴賦也土
黏如脂之賦漸進長也包叢生也色赤而

質埴墳者其上作滋厚故草木快長
而包叢田第二等而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

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編

徐州又出五色土其用失考蔡氏謂與周
書作洛茅土封國用五色土同不敢知也
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也雉具五色曰
夏古之車服旌旄器用以雉為飾者多而
出于羽畎者盛也輝陽縣之南也地志
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今兗州府
鄆縣嶧山嶧嶧水名出今泗水縣陪尾
嶧其材中琴瑟泗水名出今泗水縣陪尾
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東南過
下邳入淮嶧淮也浮磬石輕浮可為磬者
成磬而貢之也淮表淮之夷也蠙珠也
及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玄赤黑色帶也
書經疏畧 夏書 禹貢 九

浮于淮泗達于河

按舊說泗水東入泗泗由淮達河泗受濟
水東入淮淮由濟達河蘇傳謂淮泗達汴
汴入河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
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彭盛人也蠡蠡旗也按字義蓋
地之闕壞為水所蝕而穴之之名耳如此
凡湖澤皆可名彭蠡也地志以為在豫章
郡彭澤縣東蔡註云即今江西南康府之

鄱陽湖要之昔可石彭蠡陽鳥馬也南北與日進退故名之屬羣鳥好棲湖之洲流湖水未平久不習其所居陽鳥攸居則水平可知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見下導水所謂東為北江入于海東為中江入于海者是也既有中北二江應有南江失考說者有謂為今蘇州太湖下三河口之三江舍大取小與下導水不合太湖三江恐本後世因三江震澤連文而命之以竊其似也震澤太湖也在今蘇州府西南周曠方揚州數日具區地志在吳縣西南五十里即今蘇州吳縣也具區之水不洩則震而難定故名震澤底致也揚州之水在彭蠡及三江震澤既治則無患矣

書經疏畧

夏書

禹貢

十

篠簜既敷

篠音小

篠簜竹筥大竹敷福也揚州宜竹竹福布則水平可知非謂貢賦也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上下句上錯

少長曰天蓋篠筥葦菽之類也喬高木也塗泥土和水而淖也下下第九等下上第七等上錯雜出第六等也揚州塗泥水漸土薄非多人力則不可耕故田下也而天草喬木宜塗泥可以為利皆準為賦故其賦起田二等而又間年上錯一等也

厥貢惟金三品璫珉篠簜齒革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璫玉之美者現石之美者皆中禮器之用也篠之材中于矢之符簜之材中于樂之管亦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蕩象有齒犀兕有羽獸有羽毛木梗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川上世用物雖不可考大抵不甚相遠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可以為服則以此入貢也織貝錦名織為貝文也夷人貢卉服而織貝則盛之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也錫貢謂橘柚小物非養老愈疾不勞遠也

汭于江海達于淮泗

汭同

汭水而行日汭自江入海自海入淮泗而至河不言達河者因于徐也爾雅曰江河

書經疏畧

夏書

禹貢

十

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故江淮不相通必由海也淮濟與河亦不相通而相通者特由他水旁致之耳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域北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條荆山也衡山在今衡州府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江也漢嶧塚出也向之曰朝歸之曰宗江漢二水發源則在梁州入海則在揚州而二水合流則在荊州合流之勢直奔趨于海而無旁溢之患為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傳西北楚地記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蔡註今沅水澧水沅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是名九江也孔其駁正也言不泛溢

沱潛既道爾雅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于江漢者皆有此名道就道也

雲土夢作又

雲夢二澤名雲土雲之涯水平而土出也夢作又夢之涯已可耕治也禹時雲夢為二今雲夢為一矣按今岳州華容縣有雲夢澤與洞庭青草二湖相連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又不僅雲夢為一矣周官職方荆州其澤數曰雲夢左傳楚子入于雲中書經疏畧夏書禹貢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州之土與揚州同而地居上流江漢沱潛之間尚有高平之地但塗泥者多耳田第八等賦第三等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杙幹栝栢礪砥磬

丹惟箇簋栝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

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杙栝栢三木名也杙似樵可為弓幹栝木栝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礪粗砥細石中矢鏃之川曰祭丹丹砂也箇簋竹名栝木皆可以為矢或中他川三邦未詳其地底

致也三邦共此箇簋栝之有名者也匭匣也青茅草名有刺而三春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厚之所以致敬也玄纁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再常得故不為常貢偶有得則使之納錫于上納錫入與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漢不與洛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謂之逾也洛則達河矣南河河在冀之南也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南至荆與荆州為界北距大河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熊耳山至洛陽縣入洛熊耳在今陝西商州洛水出冢嶺山今在陝西洛南縣主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府洛陽縣穀城山至偃師縣入洛澗水地志出弘農郡新安縣在今河南府瀍池縣經洛陽入洛此以今水論之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入于河也

書經疏畧

夏書禹貢

榮波既豬

榮音那

榮波二水名水未平不見為豬平則見為豬也舊註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潁行絕河南蓋為榮在今鄭州榮澤縣西五里放舍東南放舍古放山也按今河陰縣有放山榮陽縣亦曰放舍又有榮澤縣未詳孰是又按鄭康成云榮今塞為平地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澗

導潁澤被孟豬

為澗

河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蔡註其地有青山故名其澤為河澤水經謂而濟東過宛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河木出焉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歸德府虞城縣孟諸澤是也河水衍溢導其餘流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澤多平土豬澤之患多今亦不止然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音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壤不言色中州之土五色皆相等也土黑而疏者謂之墟墳起而墟也豫土有二高者為壤下者為墳墟田中上四等也賦錯上中舊謂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予謂此文獨變不明今據文而解但曰錯上中者第一等第三等也壤土之賦錯上中之書經疏畧夏書禹貢

上墳墟之賦錯上中之下在朝廷所入止是上中第二等之賦而在民有時錯輸第一等有時錯輸第三等與土地所出適相均而亦不過第二等也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續音顏師古曰織紵以為布蓋紵葛布紵麻布相例言也織纊細綿也磬錯磬之錯也非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待錫命而後貢也豫首貢漆今不聞其物

浮于洛達于河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西境浮洛達河豫之東境則竟自達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華山西嶽太華也黑水自雍之西邊南流入于

南梁州後世為巴蜀今四川地也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山地志在蜀郡岷道西微外按在今成都府茂州江水所出也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漢即漢也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有嶓冢山漢水所出也禹未刊奠之先岷嶓之間不可種藝既刊奠則可種藝也江出為沱漢出為潛地志蜀郡郫縣有江沱今成都府郫縣也地志蜀郡汶江縣有江沱今成都府新繁縣也觀下導江東別為沱在澧水之上即此荆州亦有沱潛此之沱也地志巴郡宕渠縣沱潛江漢源流並治矣

蒙旅平

書經疏畧夏書禹貢

蒙二山名蔡山在今四川雅州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郫道元謂蒙山上令下閱沱水逕其間湖崖水脉漂疾歷代為患祭山曰旅旅平者刊奠平而旅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又曰二水名又云和夷西南夷名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為地名近是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黎黑也土青黑色而不言質質不一也田第七等也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等第九等為三錯也三錯止是下中八等之賦特因年備出如今歲第八等明年第九等明年第七等按三年所出總是第八等平而必錯之者青黎之土性不均收成亦異特書

則均矣

厥貢璆鐵銀鏤磬熊羆狐狸織皮璆音球義同

古註璆美玉也。熊羆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磐見前。磬石磬也。熊羆狐狸。四獸名。織者織獸毛為衣。皮。獸皮為衣。此夷貢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

河

西傾山名。戎地。以上貢物。有出西傾者。因桓水來于蜀中。然後同浮于潛也。廣輿記。今陝西洮州衛有西傾山。桓水出焉。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水始出。自漢。沔亦漢也。桓水通潛。潛自可入沔。今

書經疏畧

夏書

再貢

去

日逾于河。不可考矣。按河不通渭。當為入于河。逾于渭。絕河而渡。日亂。河近帝都。貢不行河中。止用渡河。河水惡猛。不可順流。必逆而上。乃順下斜渡之。然非一二次反覆。不可渡也。故曰亂。梁州多山險絕。貢道為艱。由西傾因桓水以來。則已難矣。及四水言逾言亂。又難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距黑水。東距西河。黑水之西。則中國之外也。西河者。河在冀都西。冀之東界也。

弱水既西

西海之山有水。弱而無力。不能負芥。故名弱水。地志在張掖郡。剛丹縣。薛氏云。弱水

出吐谷。嶺巖。窮石山。自剛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按廣輿記。今陝西甘肅。即漢之張掖山。丹衛。即漢之剛丹。其地有合黎山。弱水所經。又有張掖河。既西者。弱水木。西流。壅遏而東。再導之。則西流而順其性矣。

涇屬渭汭

屬音

涇渭二水名。涇水。地志云。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在今平涼府涇州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渭水。地志作芮。扶風。涇縣。蒲葦。有渭水焉。詩曰。渭水。今鳳翔府隴州。弦屬也。按今涇水。至高陵縣。入渭。渭至華陰縣。入河。汭水。入涇。古之水道。雖不可考。要之。三水未治以前。不相連屬。既治。則相連屬。同歸于河也。

書經疏畧

夏書

再貢

去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地志謂出扶風縣。晁氏云。此幽之漆也。水經云。出扶風杜陽縣。杜陽。即今岐山之北。其水入渭。又寰宇記云。耀州同官縣。東北界漆水。來經華原縣。合沮水。入渭。二說未知孰是。蔡氏謂扶風之漆。入渭。在禮水之上。與導水節次不合。大抵禹至。今已久。水道不盡與今合矣。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北地。今慶陽府也。從順治也。

澧水攸同

澧水。地志。出扶風縣。終南山。今西安府鄠縣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于渭也。蔡註。謂澧經漆沮。皆入渭。又謂屬從同。皆主渭而言。此亦從今水言之。謂渭大也。

荆岐旣旅終南停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北條荆山也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西安府富平縣據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之岐山也終南停物鳥鼠皆山名地志以太一山為終南山在今西安府南五十里地志以垂山為停物在西安府武功縣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隴西府渭源縣也至于云者蒙旣旅之文皆言山奠而祭之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其地在幽今邠州也豬野地志武成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為豬野蔡註謂涼州如臧縣今陝西涼州衛節古之武成始臧也

三危旣宅三苗丕敘

三危卽舜竄三苗之地西羌傳討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卽今陝西肅州衛也宅居不大敘功也舜竄三苗于三危及禹治水其刑奠三危者卽使苗民為之至是三危已可居三苗于是大有功敘而益稷篇中禹又謂苗頑弗卽功者言彼舊都之在南方者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土色以黃為正質以壤為上黃壤故非他州所及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可知賦之等非按地起科而言特按九州大數而言也雍地依山多其等然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廣輿記在今陝西河州衛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卽今西安府韓城縣有龍門山禹所鑿斷崖絕壁相對如門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賦貢其道有二北境則自積石至河南境則會于渭汭以至河也

織皮崑崙折支渠搜西戎卽敘

織皮與前同崑崙卽河源所出舊註在隴羌唐書以為吐蕃界廣輿記崑崙山在肅州折支舊註在河關西千餘里按河關卽金城也渠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城故城北今失考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卽就敘功也言西戎之水亦成

書經疏畧

夏書

功之三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九

州之貢多及外夷者蓋皆有水患禹一體施治旣就功而彼自以貢來報非責其貢也東南夷言貢不言功省文耳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

大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

石入于海

此下記其食高山之敘導者隨山勢引導之各分一路不以州界別也岍岐荆雍州山也壺口以下九山冀州山也岍地志扶風縣西吳山古文以為岍山今鳳翔府隴州山也岐荆見雍州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蒲州首陽山也底柱山在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三門山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襄

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山峯四面如城
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
曲縣也山狀如屋太行地志在河內郡山
陽縣西北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也恒山
見冀州逾猶過也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
謂山脈穿渡者非是每言至于富是一
落處自岍及岐至于荆山此是一落東
臨河接壺口山禹遂過河自壺口雷首至
于太岳此是一落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此是一落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此是一
段落送入于海此一路高山作四段刊奠
皆禹巡行之迹隨在表議山川形勢以見
行所無事也下倣此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書經疏畧

夏書

禹貢

二十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
桐栢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
志在天水郡冀縣南廣輿記今華昌府伏
羌縣也俗呼白崖山鳥鼠見雍州太華地
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西安府華陰縣華
嶽是也熊耳在商州詳見豫州外方地志
潁川郡密高縣有密高山即今河南府登
封縣中岳嵩山也密古嵩字桐栢地志在
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南陽府桐栢縣也
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
今湖廣德安府安陸也城南有陪尾俗呼
橫山是也此又一路高山作兩段刊奠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即梁州之梁山也山形如冢故名嶓
冢荆山即荊州山也內方山名地志章山
古文以為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地今湖廣
荆門州有內方山在漢江之上大別山名

今漢陽府城東地大別山也
此又一路高山兩段刊奠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岳也見荊州衡陽地
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衡州府衡山也九
江見荊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
南有博易山為敷淺原今江西九江府德
安縣也自岷陽至衡山此一路高山及至
九江山岐而南禹遂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亦兩段刊奠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記奠大川之敘導者隨水勢引導之
各分一路亦不以界別也弱水見雍州
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
谷今陝西行都司城西北有合黎山即漢

書經疏畧

夏書

禹貢

二十

張掖也流沙在沙州之西其沙隨風流行
故名今肅州衛有沙州城本月支境漢置
燉煌是也此一路西流之大川為弱水
正流導入合黎餘波導入流沙則奠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地志出犍為郡南廣縣泝關山水經
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遇三危山南流入
于南海按梁雍二州兩邊皆以黑水為界
此一路南流之大川在黑水導之經三危
入南海則奠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
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
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于海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卽今河南府孟津縣。洛汭。洛與河交流之內。今河南府鞏縣。洛水入河之處。一名什谷山。再成曰任。大任卽黎陽之山。今直隸大名府滹縣也。洛水。在信都縣。枯澤渠也。今保定府爲古信都之地。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逆者迎也。九河至臨海處。復同爲一。海水逆潮有迎之之意也。此一路大川。在于河導之自積石。至龍門。轉而南行。至于華陰。又轉東至于底柱。又東至孟津。又東禹遂過洛汭。導之至于大任。轉而北。禹又過洛水。導之使歸大川而行。又北河播爲九。復同爲逆河。入于海。則

書經疏畧

夏書

禹貢

三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

北江。入于海。

漾水名。水經云。漾水出隴西郡。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帶瑛曰武都。今河縣。又東爲滄浪水。鄴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今襄陽府均州也。水亦隨地異名。有此三焉。三澨水名。蔡註。鄧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鄧州今武昌府也。符考。三澨言過者。不待疏鑿也。水言過。做此。大別見導山。匯也。彭蠡非前彭蠡。蓋澤之盛大者。皆有此名。此則漢水合江。其迺爲澤。亦有是名也。由澤水。又東爲北江。江大漢小。江漢合流。以大者取名。故曰江也。其故道失考。蓋禹時江漢

合後有迺流。別爲北江。竟自入海。而今無也。禹時水波盛。水道淺。故于山陵低處。迺波爲彭蠡。東流爲江。後水道漸深。波漸平。山陵低處。水不能過。故其迹漸現。此一。路大川。在漢導之入江。其東迺流。匯爲澤。爲北江。入于海。則奠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迺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別支流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沅縣。武陵今常德府也。其山亦名澧。九江。洞庭也。東陵。巴陵也。東迺。東北斜行也。會。兩相會也。匯。匯澤也。卽番禺湖。湖在南而云東北。水道大勢也。中江。卽今大江也。入海。在今通州海門縣。此一路大川。在江。其支流爲沱。其正流導之至于澧。及九江。禹又過九江。導之至東陵。迺北。合于匯澤。而東行。爲中江。入于海。則奠矣。朱子謂南方水或禹當年未親歷。傳說錯記。但亦未可遽爲如此。禹至今古。水道已更舊迹。不可見矣。近儒謂導漾不言東。會澤。隔江水不與澤接也。但與江並力。東流。則澤自匯耳。此言會者。江與澤合也。子謂當時江漢同會于匯。乃可曰中江耳。三水同會。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澤爲南江。恰從會字中。已見意矣。

書經疏畧

夏書

禹貢

三

導沱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沱水。濟水也。發源爲沱。既東爲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山

西平陽府垣曲縣山也。發源山崖下。曰流
水。既見而伏。東出于今濟源縣。兩源合流
為濟水。至溫縣入于河。復溢出于河之南
為榮澤。見潁州。榮澤曰澤。蓋不流者也。故又
東出于陶丘北。入水而復出。曰溢。伏地而
復出。曰出。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兗州
府定陶縣。又東至于荷。荷即荷澤。見豫州
又東北會于汶。汶北汶也。見青州。在今
州府汶上縣。又由北而東。入于海。在今青
州府博興縣。此一路大川在濟導之至干
荷。會于汶而入海。則奠矣。先儒以濟水性
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沈氏言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
流。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井水煮
膠。人服之。下隔疏痰。攪濁水則清。其性趨
下。清而重。故也可知伏流絕河。亦物性之
異常者。無足疑也。

書經疏畧

夏書

禹貢

五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今桐
栢山也。泗沂見徐州。此一路大川在淮導
之自桐栢。東合泗沂之
大川。同入于海。則奠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

東過漆沮。入于河。

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者同穴之枝山也。
近神傳。又據山海經。水經。並據人親見。鳥
鼠共為雌雄。請本一山也。餘見雍州。鄠道
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西北。禹只自
鳥鼠同穴導之耳。此一路大川在渭導之
東會于澧。涇漆沮。四大川入于河。則奠矣。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又東會于伊。又

東北入于河。

熊耳。或慮氏之熊耳也。矣峯雙出。巔勢向
前。如熊耳。洛水經其南。山川同名異地者
多有之。不然。伊水出熊耳。洛水出冢嶺。何
不自冢嶺導之。待考。此一路大川在洛導
之自熊耳。東會澗。伊三大
川之水。同入于河。則奠矣。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

澤既陂。四海會同。

攸同。承導山導水。推廣言之。上文特舉山
川之大者。其實山川尚多。隩隈也。李氏謂
滌內近水為隩。旅祭。陂障也。言此時九州
山水同歸。奠定。四海之隩。既皆可居也。九
州之山。既刊。則旅祭。山神以報其成功。九
州之川。既奠。則又為滌滌。其源使可經久。

書經疏畧

夏書

禹貢

五

不壅。九州之澤。又為陂障。既可蓄聚而不
潰決。若四海則注水之處。水盡會同。以歸
于四海。自無盈溢之患。中國可以萬世
永奠矣。此總結上數土刊奠而言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

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也。庶土。九州土地也。
正。辨別其色質而定之等也。財。土所出。賦。
輸于上也。則者。因之以定法。則也。二壤。上
中下三等也。此言水平。于是六府其修治
而庶土之等皆正。土既正。乃致慎于所出
之財。而定賦。皆因其土壤。以為二等之法。
則而成賦。賦中邦。邦。又總
結上九州貢賦言也。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音

五長以長之耳下奉上亦曰錫玄黑色圭
玉也水色黑故告治水之成功則以之孔
傳謂堯錫禹或謂玄圭堯賜禹
治水之符玉禹功成反命也

甘誓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禹之于啟征有扈誓師之詞也按甘地
在有扈氏之南郊今西安府鄠縣也鄠
與扈通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啟立
有扈不服遂滅之左傳昭公元年趙孟
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
商有桀邳周有徐奄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

告汝

書經疏畧

夏書

甘誓

天

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辨鄉卿
一人六卿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
政教禁令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
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大司
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
故啟將大戰于甘而召六卿也天子有征
無戰善大戰者所以著有扈之罪也
嗟咨也六事之人即六卿也誓戒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虐用之曰威押用之曰侮五行金木水火
土之物也皆日用所不能離帝王愛惜儉
用不敢暴殄有扈則驕奢淫亂以為用于
五行之物則傷害而押侮之焉怠惰棄廢
也三正時月日也以春夏秋冬正四時之
氣以十二月建正十二月之節候以甲乙

支干正三百六十之日時月日得其正則
百事因之皆得其正矣故謂之三正也自
舜協時月正日而禹因之教天下趨事赴
功有扈則任情怠惰而廢棄之也二者皆
天理之極則帝王勤儉之大法以齊一天
下者也其有扈不服而皆恃之是即天用此
以剿絕其命矣恭敬也故啟不敢
不敬體天意以行天罰而討之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

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
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
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御非馬之正
所謂說遇也故謂六卿也凡有失職皆汝
六卿不敬之過王者之職所以必勝者人
各自治其職而守其正謂之法雖死生在
前而不變所以必勝也左右不治其事御
失其法取敗之道故預嚴六卿使恭敬以
中其命

書經疏畧

夏書

甘誓

天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祖祖廟也居國左社土神也居國右賞戮
反國行之蔡註師行載主有祖有將舟將
舟社主存焉賞于祖以施仁陽也戮于社
以行義陰也用命不用命謂士卒也戮殺
也孥于也周禮作奴以為罪隸予謂輕則
奴之重則戮之本二項也汝亦六卿也用
命賞之不用命者戮之予仍孥戮汝以治
不恭命之罪啟蓋知有扈怙強發惡將與
大戰備費今不嚴食生反以致孥戮所以
嚴法戒六卿自不致孥戮所以仁之耳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內作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言有聲調曰歌。昆衆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窳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啟之子。爾雅尸主也。逸。安。豫。樂。滅。沒也。貳。叛也。盤。遊。度節。敗。也。洛。大。表。外也。甫。草。之。地。也。窳。罔。名。后。君。羿。名。也。非。忍。不。堪。命。也。距。者。羿。距。太。康。使。不。得。入。遂。廢。之。也。

書經疏畧 夏書 五子之歌 三

按。如。雅。何。代。無。之。不。自。破。毀。彼。無。所。因。而。起。羿。之。變。借。于。民。不。堪。忍。豈。非。禍。亂。之。本。哉。御。侍。也。徯。待。也。洛。內。洛。水。之。北。洛。表。洛。水。之。南。也。羿。既。叛。五。人。同。奉。母。奔。洛。內。以。待。太。康。于。是。怨。其。不。遵。祖。訓。以。作。歌。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皇。祖。禹。也。訓。教。言。也。近。親。下。賤。也。邦。以。民。而。建。故。爲。本。非。衆。罔。與。守。邦。故。本。固。邦。寧。此。所。以。可。親。不。可。賤。也。予。禹。自。言。也。失。失。其。心。地。不。親。而。下。賤。之。則。失。其。心。矣。一。失。

則。可。原。再。失。強。忍。至。于。三。失。弗。能。忍。矣。我。于。一。人。而。有。二。失。此。一。人。之。怨。恨。易。見。也。而。從。旁。借。口。典。怨。者。正。不。在。此。一。人。是。怨。豈。在。明。也。此。所。以。一。人。能。勝。予。也。故。善。圖。國。者。惟。于。不。可。見。者。圖。度。之。不。敢。以。愚。夫。愚。婦。爲。賤。也。朽。索。繩。也。六。馬。一。車。四。馬。天。子。之。車。則。加。二。馬。于。驂。外。曰。駢。也。馭。御。也。子。之。臨。瀛。兆。民。稟。懼。如。是。甚。矣。其。不。敢。賤。也。凡。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民。乎。此。皇。祖。之。訓。固。已。深。洞。滅。德。之。弊。今。有。窳。因。民。弗。忍。非。所。謂。怨。不。在。明。者。乎。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訓。亦。禹。訓。也。色。女。色。也。荒。亂。昏。敗。也。甘。嗜。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雕。繪。飾。也。

書經疏畧 夏書 五子之歌 三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冀。冀。州。堯。舜。禹。相。禪。都。此。道。者。所。適。于。爲。君。之。路。也。失。其。道。則。不。可。行。大。事。曰。綱。小。事。曰。紀。底。致。也。此。五。子。自。言。自。堯。以。道。相。傳。至。于。舜。禹。皆。有。此。大。業。今。不。念。祖。訓。而。失。其。道。則。小。事。大。事。皆。亂。焉。得。不。致。滅。亡。之。禍。而。斬。冀。業。哉。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破明其德也。祖禹也。典常則法。貽遠。石鈞五權之最重者。名關石者。所以信天。下而不可欺。名和鈞者。所以平天下。而不可乖。此二物。藏之王府者。欲人君視此。常念天下。不可欺。如石。不可乖。如鈞也。緒業。覆頌也。五子言。我祖至明。以典章法度。遺子孫。又恐其不念。而以關石和鈞。藏王府。以示其不可荒墜。太康竟亂廢。此緒。所以傾宗廟。絕祭祀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悔可追

我悉曰。仇。嗚呼。誰也。鬱陶。哀思也。顏厚。無顏。見人而強見之也。忸怩。心愧也。慎。敬也。五子之歌。至

子歎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愁。若止。有窮。仇。我尚有百姓可依。今萬姓仇予。予將誰依。予心。惟是哀思。外耻對人。而內有愧心。不敬其德。遂以至此。雖悔。前非。已無及矣。

胤征。義和洄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征者正也。以兵正天下之不正者。時。說謂。羿廢太康。立仲康。擅權專政。義和黨。惡力未足。制羿。而始誅其黨。皆無明文。可考。大抵尚書亦不甚論其人。與其時。惟可垂勸戒。斯述之耳。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

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

仲康。太康弟也。肇始也。胤侯。胤國諸侯也。天子六師。命胤侯為司馬。而掌之也。義和。世職掌曆象。授時之官。嗜酒廢事。曰酒荒。邑。彼國也。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

惟明明

告。誓也。衆。六師之衆。聖。堯舜也。謨。謀。訓。教。徵。驗。保。安。也。先。王。禹。也。天。戒。天。有。變。異。如。日。蝕。之。類。皆。所。以。儆。戒。人。故。曰。戒。也。憲。法。也。天。戒。有。常。備。天。戒。亦。有。常。法。如。下。文。是。也。凡。聖。人。謨。訓。皆。已。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而。天。戒。其。一。也。故。我。先。王。克。謹。天。戒。

書經疏畧。夏書。胤征。俾。臣。人。克。有。常。憲。百。官。各。修。其。輔。佐。之。職。以。共。消。天。變。其。人。君。惟。恐。懼。修。省。以。敬。明。其。明。德。而。已。不。能。兼。修。臣。職。也。此。見。義。和。當。修。常。職。以。事。君。不。得。廢。厥。職。也。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宣布政令。則振之。以警眾聽也。下。皆徇路之辭。有。職。守。日。官。有。教。責。日。師。相。勸。以。正。日。規。工。百。工。也。藝。事。技。藝。之。事。也。諫。諍。也。不。恭。不。敬。其。職。也。此。又。聖。人。謨。訓。之。一。而。先。王。行。之。每。歲。正。月。道。人。振。木。鐸。徇。行。道。路。之。間。以。宣。布。教。令。言。于。邦。國。日。官。師。之。人。皆。以。敬。職。相。勸。勉。百。工。之。執。藝。事。者。皆。得。以。進。其。諫。諍。其。百。官。或。敢。有。不。聽。規。諫。不。敬。職。者。邦。國。自。有。常。刑。以。及。之。此。見。義。和。尚。守。

教令以敬其職也。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警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顛覆敗壞也。沉迷畔叛天位也。叛去其官職舍離其位次也。傲始擾亂也。天紀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自堯舜以來義和之官世稱其職至是始亂故曰傲擾天紀。司職也。曆象之法其來遠而自此斬也。辰日月會大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輯也。言日月書經疏畧

會大不相和輯而蝕于房宿之辰也。警衆官奏進也。古者日蝕伐鼓用幣以警戒。警夫小臣也。庶人在官之人馳走奔走以趨警戒之役也。干犯也。犯木鐸不恭之戒。臣人常憲之條皆先王所必誅者也。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占測日食之期不應也。不應且當殺。况義和失德舍職乎。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王室王家也。弼輔也。輔我敬奉天子威命以討之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崑出玉之山。山脊曰岡。奉君命討者曰天吏。逸過也。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天使每有過于奉命之德不暇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甚于猛火之不辨玉石。今我則不然也。殲渠魁大魁首也。脅從要脅相從之人也。今我但誅首惡若脅從之黨不治其罪舊染惡俗咸救而令其改故從新焉。觀此語不止失德廢職且聚黨作亂此所以征之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嚴也。即甘誓孥戮之意。克勝愛寬也。濟成功也。懋勉戒懼也。勉于同力弼予戒其不然有誅也。王者之兵所以必勝雖本于德而法未有不嚴不嚴是玩兵輕死也。

書經疏畧卷之第二終



商書 卷之第三

張

契始封商湯因以
為有天下之號

帝告

釐沃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作帝告釐沃

帝告當作帝嚳孔安國曰先王帝嚳也
史記帝嚳生契為唐虞司徒封于商賜
姓子氏十三世生湯名天乙都亳新安
陳氏曰嚳元都亳釐理治沃沃饒之士
也是湯始遷居亳從先王舊地作此二
書述帝嚳之德故名帝告治其土故名

書經疏畧
商書

湯征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按湯征諸侯一句似有方伯
之責其與葛伯事亦似之

汝鳩

汝方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

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孔安國曰醜惡也鳩方二臣名蓋是伊
尹五就之末惡夏桀之德而復歸于亳

遇鳩方二臣而相與言也蓋言桀不可
輔將輔湯伐夏及伊尹出處必于此篇
有可見者惜
乎其凶失也

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陘遂與桀戰于鳴條

之野作湯誓

陘險也音而或作陘湯
名履姓子氏湯其號也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湯也格來台我稱舉也以臣伐君曰亂
有夏桀也多罪獲罪於天也殛滅也桀之
書經疏畧
商書

惡極無可容即天命滅絕之也湯本奉天
伐罪非敢稱亂恐亳眾未達此理故命之
來而
告之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稽事而

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

稽刈穫也割害也正正其罪也亳邑之民
安于湯之德政而盡力稽事桀之虐煩所
不及憚伐桀之勞故湯告之今爾眾必且
日我君不恤民舍我獲刈而割正夏我惟
願爾眾此言但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
畏上帝不敢不奉命往正其罪遂不得私
于汝

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亾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遏止怠惰協和時是也今汝必又曰祭有罪其與我何汝獨不念祭遏止眾力使不得稼穡任其殘割于夏邑夏邑之民被其過割率皆怠惰于耕失其協和皆指日為祭而咒曰此日何時而亾吾寧與之俱亾耳祭之惡德其窘夏人如此何能坐視故朕必往也按湯眾止知已之安家樂業不念殷人故湯告之如此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

有攸赦

賚予也食言背共言也心所不容已者即天意所必罰始終皆明天道故曰致天之罰此皆衆所不知故告之

夏社

疑至

臣扈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唐孔氏曰疑至臣扈一至名程子曰湯以為國既亾則社自當遷然遷之不若

不遷之愈故但屋之春秋書亳社災是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也禮記亾國之社屋之張氏曰欲遷社者革變之義卒不遷者忠厚之仁新安陳氏曰孔氏謂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此易社神非遷社也書亾本無所考以序意詳之初欲遷其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夏社垂後為法周遂亦不遷商社所以亳社春秋猶存焉忠厚之仁監戒之義蓋兩得之

典寶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朥俘厥寶玉

誼伯仲伯作典寶

書經疏畧

商書

典寶

四

典常也傳國之帝寶非珍異之謂也三朥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孔氏曰桀走保三朥唐孔氏曰桀載寶而行桀于三朥張氏曰二臣之書意以傷桀而戒湯也按守國之常寶不可輕失失之在德取之在德以德為常也

仲虺之誥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仲虺臣名為湯左相誥告也仲虺作此誥誥湯之言實欲以此言告天下以傳示世也故曰誥湯此舉人倫之大變易所謂窮然後變變然後通通然後久者也非湯不可行非桀不可施故仲虺諄諄欲白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為口實

武功成故稱成湯放置之也南巢地名桀奔于此因而置之慙愧也口實者藉其事以為言也湯雖奉天伐桀心有不安曰恐後世以我為口實而無君耳仲虺將作詩而先述湯此語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

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奉若天命

欲者感物生好惡之心也禮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

書經疏畧

商書 五

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于是強者凌弱廢疾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性鯨寡孤獨感物有主知不誘于物也時是又治也天德喪失其聰明也桀為民主反行昏亂恣其暴虐民皆陷于塗炭而不得又安表標也表正而影隨之續繼率循典常若順也天乃與湯王勇智使伐桀又民為萬邦表正續繼夏禹舊事而有天下茲湯王行事率循帝王常道承順上天之命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滅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不順也誣罔滅善式用爽差師衆也上天本命人主好善惡惡以布命于天下桀

則矯誣罔好不善惡善以布命于天下帝用不以桀為善用商受命為民主所以差別衆庶之善惡焉凡此以見來世昏德不如桀奉天爽師不如湯斷乎難以借口也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舉我邦于有夏若苗之

有莠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簡畧附和也勢強暴也繁多徒類肇始也莠草秕糠也戰戰懼也辜罪也桀既矯誣于一時之人簡慢賢德而附和勢始者實多有共類惟我邦獨不然故其始也我

邦之在夏為桀與然類所疾惡若苗中之有莠粟中之有秕無時而不欲鋤去莠中之莠我邦人小大皆戰戰懼懼于非罪此見

之我邦人小大皆戰戰懼懼于非罪此見桀君臣疾湯之極其勢又有不能已者此

書經疏畧 商書 六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矧况予湯也邇近殖聚懋茂吝惜也兆民衆民也况以我湯之德出言而人聽從之更為桀所疑其德何如于聲色貨利不殖不殖賢而德茂者茂之以官才而功茂者茂之以賞其樂以用人之長不啻用已樂于改已之過常若不吝實能寬以容物貴

能仁以愛人凡此其德素彰著于天下天下必聽從之此桀所以欲去湯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

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

予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荷國名伯壽也漢志葛在陳留寧陵縣葛鄉簡儀也葛伯不祀曰無以供桑盛湯使亳來往耕老弱饋食葛伯殺之湯因有征葛之舉奚何徂往侯待也蘇復生也舊久也湯初征自葛四方遂皆望其至怨其後我所到之處則室家相賀曰待我君久矣我君來我其復生乎民之愛戴于商而願以為君者豈旦夕之故其彰信已久故其聽聞之速也凡此更非來世所得假借者也

佑賢輔德顯忠逐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亾推

亾固存邦乃其昌

佑輔皆助也賢谷德實也顯光遂通也忠信實之人良善順之人兼弱柔弱不可扶

書經疏畧

商書

卷七

者併而有之攻昧昏闇不可開者攻而伐之併伐也推去也昌大也弱昧亂亾皆所以害民者有亾之道湯因而推之賢德忠良皆所以安民者有存之道湯因而固之我者培頌者覆天道之自然湯順而行自能昌大其邦湯何容心哉此總承上意而言見無容懸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

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

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亾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下二節總源之辭日新者不自滿自滿者不日新德來也九族亦九官也德地

明也明其德則德日新故德大也建中于極也人君居中治外其德大足以表正于四方故曰建中義者事之宜禮者理之文也以其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此即建中之實垂裕有餘也昆亦後也王其勉明大德建中于民以義禮垂裕後昆使後世子孫修德之不暇而遠為口實乎予聞曰以下覆勉以日新不自滿之實自得師志自下人也則萬邦懷來而王矣莫已若自滿也則九族離而亾矣好問則裕德日新而有餘也自用則小道不闢而德狹小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道永保天命

殖同植覆傾也禮之文明而順昏暴則反是崇尚也仲虺又嘆言欲謹終者惟在國始今立國之初早以禮義正人心培植有禮之人傾覆昏暴之人此乃天道之常能欽崇天道則永保天命矣此節言德必準于禮者則君臣之分非天道大變豈敢輕犯越乎故空早扶正君臣之道以杜末世不臣之漸此又弭口實之實政也

書經疏畧

商書

卷七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答單作明

居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

方有衆明彞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

民若有恒性克緩厥猷惟后

以下告萬邦有衆克夏厥桀也毫湯所摶
誤大皇大也衷印心以其有法則藏于中
日衷此感物而動自能折準得中者也若
順恒常也性生也天降之衷無理不從此
生故曰性也綏安猷謀也衷降自天故民
順之有常性善則自知好惡則自知惡也
能安其謀猷以順
民之恒性惟君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
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
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其音
夏桀滅沒其德不與天下若性綏猷惟作
威布虐以拂于民性罹猶被也並皆也天
書經疏畧 商書 湯詩 九

日神地曰祇百姓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
毒之整那能堪忍而片解冤以告于天神
地祇故天降災異以明彰其害民之罪
周語曰伊洛竭而夏亡所謂降災者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
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幸求元聖與之
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肆故也將奉也明威承降災彰罪言玄牡
黑牛夏所尚也神后土也非遂也元聖
大聖伊尹也戮力盡力也請命求性命也
承上言既降災彰罪是天明欲威加于桀
故湯奉此明威之命不敢赦桀之罪明告
天地請而罪之亦不敢妄托之匪人遂求
大聖伊尹盡力伐罪
以與百姓求性命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貢若草
木兆民允殖

孚信佑助黜去伏屬僭差也貢色也殖生
也將天威以請罪而上天果孚信佑助于
下民罪人得以黜伏是天命無有差也與
衆請命而衆果勃然有興起之色貢然若
彼草木之生是
衆民信能生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
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俾使輯和寧靜戾罪也慄慄懼貌隕墜也
承上言是天使我和靜爾邦家今茲以後
我未知能勝此和靜之任恐得罪于天地
危懼之甚如臨深水而將有隕墜之患
書經疏畧 商書 湯詩 十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悖淫各守爾典以
奉天休

此下又勉諸侯造邦諸侯也湯既黜夏凡
所有之邦皆新造也故曰造邦彝常也從
非常則拂民恒性悻悻過也卽悖淫則
后不綏猷典常也守有邦之常法休美也
爲善去惡天之美命也
湯既自勉又勉諸侯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救惟簡
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
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
終

此下又自責簡闊也。爾有善不敢蔽而使不通達。已有罪不敢以自寬宥其罪。共善惟簡在上帝之心不敢從一人之私。其萬方有罪。是予一人教之不至之罪也。若予一人有罪。不克殺厥敵。是豈萬方之責。此所以恐獲戾于上下。危懼之甚也。時是。忱信也。湯乃益愿任責之難。副嘆尚其。克信于是而無貳。乃亦可有終乎。

明居

明居。孔氏曰。明居民之法。序云。湯歸亳。答單作明居。或曰。答單為湯司空。按序此篇與湯諸同時作。則明居民之法。必克殺敵之實也。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書經疏畧

商書

伊訓

十一

伊訓。伊尹教太甲之言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

冢宰

元始也。夏日歲。商曰祀。周日年。元祀。太甲即位元年也。十二月。建丑之月。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也。乙丑。日也。古者即位。改元。以正月元日為吉。伊姓。尹字也。名摯。先王契以下列祖也。祠。湯也。太甲居喪。故尹祭而告廟。奉太甲見于湯之殯。而嗣位焉。祀于廟。日祠。見于殯。日見。冢。長也。嗣。王。即位而宅。憂。百官總合衆人之職。事皆聽

命于冢宰。按十二月之說。學者多疑之。今福參經書。及諸儒說。大抵華命。改元。即並時與月俱改之矣。商既建丑。即以丑月為正月。而往往在書夏月者。蓋以寅月起數。自堯舜以來。沿習已久。取其易曉。不必更也。故商周詩書中。多稱夏時。以便人識之耳。又按即位改元之始。必于正朔行事。若投民事。及巡狩祭享。則皆從夏時。據家周書。周月篇云。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易。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又按太甲宅憂。孔子語。謂居仲居湯之喪。最簡便。後人因孟子語。謂居仲王之喪。有為人後之理。與經序不合。况祖相居憂。誰之相。即誰之憂。明甚。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

書經疏畧

商書

伊訓

十一

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

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

自毫

烈功也。湯為功烈之祖。王既見于祖。伊尹乃即明言湯已成之德。為王訓也。先后。禹啓也。天災。日變星異。旱澇也。寧。山不崩。川不竭。鬼神無怪異也。咸若。皆順其性也。子孫。言桀也。率。循也。降災。反前文言。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攻伐也。鳴條。桀所居也。今河東安邑地。故始也。夏先王方勉其德。災變不生。桀不循德。天即降災示之。備手于我。成湯以攻伐之。是造攻伐之端也。則率德與不率德之問。豈不甚可懼哉。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
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
于家邦終于四海

商王湯也聖武聖人之武不尚殺也代舊
寬仁也初即位也湯雖伐夏實布昭聖
人之武黜虐政而代之以寬仁其盛德遂
為兆民所信懷矣今王繼嗣此德未有不
在于初即位者此立德之始也然初立
德必先立愛敬立愛自我之親始立敬自
我之長始始不失于
家邦終可及于四海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勞先民時若居
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書經疏畧 商書 伊訓 廿

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人倫之紀法如子於親以愛為紀少
與長以敬為紀之類傳曰禮義以為紀自
桀廢倫常而人類無紀法湯創始以修人
紀欲以一身之修者為天下之觀型也嗚
使身有一毫之古不盡即人紀一毫之有虧
于是不敢自滿凡有過差從諫不逆不欲
僅為今人之賢期于古人是順焉居上則
克明以體恤于下居下則克忠以不欺乎
上與人則嘉其所長而不苛責其短從容
使自修也檢察也若檢察已身則甚密而
常有不及之處如此既久人心歸服乃至
于有天下是有一天
下亦甚艱難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
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
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
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
國必亾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

嗣王祗厥身念哉

敷廣也哲人有明德知與亾者也爾謂大
甲也湯知有萬邦甚艱故廣求哲人以輔
助子孫此尹自在也刑法也即墨刑徽或
也亦有恒舞于宮自任也男曰現女曰巫男亦
曰巫常舞于宮歌似之也風足以動人成風
俗也頑猶固也淫過也侮非毀之也耆德
年高有德者也此親狎也頑童幼而無耻
者也悖理曰風愈罪也巫風二淫風四亂
風四為十愆也卿士大夫大夫有蒙臣
侯也臣下者君有卿大夫卿大夫有蒙臣
也匡正也墨墨刑也具備也蒙士童蒙也
此三風十愆卿士邦君有之蒙士童蒙也
之臣下者取有不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
之湯制此官刑備訓于童蒙始學之日誰
不聞之則尹今日之輔于太甲敢不以哲
自任而犯先王之誡哉故又嘆言先王儆
戒如是嗣王可不敬其身無
蹈此三風十愆其念之哉

書經疏畧

商書

伊訓

廿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
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聖謨古聖人之謀訓也洋洋大也嘉美孔
甚彰明也。不常無定也慶喜也。尹又引聖
謨為戒。天不常眷一姓。惟在人之善不善
耳。若惟以修德為主。雖常自小。實不小。真
邦惟是。福慶于爾。豈小哉。爾若惟以不德
為主。雖常自大。實不大。傾墜祖宗之緒。豈
大乎。

肆命 闕

孔氏曰。肆命。陳天命以戒也。按序。肆命。徂
后二篇。俱太甲嗣位改元時。伊尹所作。則
孔氏所註。似為得之。肆。陳也。命。天命也。伊
訓篇。未盡戒王之意。故復作肆命。以盡其
義與。

徂后 闕

書經疏畧 商書 太甲上 五
徂。往也。后。君也。孔氏曰。陳往古明君以戒也。
蓋歷述往古聖人德業。班班可見者。使太
甲有所取法焉。伊尹願見太甲有
欲緜之心。故詳詳訓導。乃爾也。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
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按序文義。此三篇。蓋太甲所作。自序其
初末也。序提一明字。篇中全用明敬二
義。敬者明
之功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
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

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
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惠順。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
之所倚以平也。亦曰保衡。作書。書其言以
示之也。先王湯也。顧。視也。謨。古是字。明命
以其為顯。然之理。故曰明命。顧此而敬。特
于心也。祇。肅。皆敬也。天地神祇。社稷宗廟。
無不祇肅。皆承之以敬。則顯。明命者。可
謂無間矣。監。視也。大命。有天下也。撫。恤。綏。
安也。左右。輔相也。宅。居。師。衆也。先王。敬明
命。即德也。天。視。為。此。德。乃。以。大。命。歸。之。使
撫。綏。萬。邦。惟。我。躬。不。敢。懈。克。助。厥。后。以。宅
此。衆。是。修。德。動。天。者。在。君。助。君。宅。師。者。在
相。交。有。所。書。故。嗣。王。得。以。大。承。此。基。業。也。
今亦克其相

書經疏畧 商書

太甲上

其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
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西邑。夏。夏都安邑。在亳之西也。全備日月
終。竟。共。成。也。嗣。王。桀。也。昔。曾。見。于。西。邑。夏
自。禹。備。德。有。成。相。能。助。其。成。其。後。桀。不。克
有。成。相。亦。無。以。助。其。成。嗣。王。可。不。監。戒。于
此。徒。恃。相。助。于。人。哉。忝。辱。也。宜。敬。爾。之。所
以。為。君。不。敬。是。君。不。君。也。忝。辱。爾。祖。之。罔
不。祇。肅。矣。太。甲。恃。賴。伊。尹。為。相。弗。自
勉。治。故。尹。折。其。祖。心。以。奉。所。恃。也。

王惟庸罔念罔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
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

自覆。

備用也。六字為句。亦夾。子時之後。不大顯明也。旁求求之。非一方也。後有德之人也。啓開。進也。越。顯。覆。也。伊尹既作書。示王。王于尹之言。惟用罔所思念。罔所聽聞。尹乃又面言曰。先王常于昧爽時思念。心大有所明。坐以待旦。不敢即安。期以旁求俊彥。以善言開進。後人今嗣王其無顛越祖命。以自取覆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懼。萬世有辭。

儉。省約也。永。久。罔。謀也。虞。虞人也。機。弩也。括。矢括也。度。射者所準。罔之法。則也。釋。發也。書經疏畧。商書。太甲上。上。

也。太甲縱欲敗度。故尹又切言之。慎。爾儉約之德。懷。念。永。久。之。圖。如。虞。人。之。張。機。以。州。非。泛。然。任。意。往。發。必。省。察。其。矢。括。合。于。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凡。事。必。審。禮。義。以。為。法。則。亦。猶。射。也。止。心。之。一。也。惟。悅。辭。言。也。又。戒。以。敬。厥。止。一。心。率。循。成。湯。乃。祖。所。行。自。合。法。度。如。是。我。亦。喜。悅。萬。世。之。後。亦。有。稱。道。之。辭。矣。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相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述。

狎。習也。弗。順。即。不。從。義。伊。尹。而。言。王。猶。未。克。變。其。舊。習。伊。尹。思。其。不。變。之。故。曰。此。乃。不。義。之。事。常。與。相。習。遂。成。天。性。予。惟。弗。使。習。狎。于。不。義。則。可。變。也。桐。湯。墓。地。密。邇。明。

近也。其訓二字句。不有與不義相習。惟切近成湯之墓。則耳目心思。惟在于先王。然後我其訓教之。無使終世遠感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徂。往也。居。憂。者。親。死。人。子。亮。陰。不。言。藉。苦。枕。塊。無。逸。豫。之。樂。有。憂。患。之。心。伊。尹。俾。太。甲。如。此。以。居。喪。後。世。以。為。居。喪。之。名。居。之。久。則。艱。苦。之。習。又。與。性。成。矣。所。以。太。甲。能。終。信。于。德。也。此。一。篇。大。見。聖。人。教。育。之。法。焉。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

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三。祀。卽。位。之。三。年。也。十。二。月。朔。正。月。也。朔。元。日。也。冕。冠。也。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者。惟。衰。冕。耳。喪。既。除。以。吉。服。奉。迎。又。作。書。慶。之。民。非。君。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誰。與。為。君。者。謂。太。甲。若。不。悔。過。遷。義。則。民。失。君。君。失。民。所。關。豈。渺。小。哉。眷。愛。佑。助。休。福。也。幸。天。愛。助。有。商。使。太。甲。克。終。其。德。實。君。民。萬。世。無。疆。之。福。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

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拜稽感伊尹之德致敬而謝之也。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不顧法度。放縱則失于禮。文戾罪孽災連去。追逃也。師保三公之位天子之所從學也。伊尹兼有其官。縱欲速戾。即自作孽也。已往不信伊尹之訓。常自作孽。弗克正。救丁其初。尚藉正教于將奈。圖善共終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

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

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

伊尹亦虞副王之克終致敬而答之也。修厥身者即欲效法以循禮度也。如是則信書經疏畧

有德矣自能合協下民乃為明君也。不觀成湯子惠于困窮之民民告服從其命無有不悅並共有邦之鄰國乃皆舍其邦君而君湯以真免于刑罰則協下之德豈不

大乎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

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

教

王勉乃德惟視功烈之祖為法無時可以逸豫怠惰既承先祖即常思慮乎孝既接臣下即常思慮乎恭視則欲其遠大常見四海之困窮惟在此心之明不使蔽于近小雖則在于德言常聞于惠斯民之道惟在聽言之聰不使惑于檢狃如此克治自

無不協于下矣我承受于之休福乃無所厭敷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天位艱哉

申誥重告也。天者萬理之主宰人心之故乃萬理之根源故克敬天則親之仁則隱誠忠信之德也。又衆善之根源故有仁民則愛之鬼神則享之德也。又為鬼神之根源故克誠也。敬仁誠純乎存養之功故天位艱難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否德久明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否德不德也。德則事事理而治之不德則事事廢而亂之。古人皆有已驗之道我與同其治亂斷未有能逃其與凶嗣王可不慎所與哉終始慎其所與即為明而又明之君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

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時是也先王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與上帝相配對今王繼有天下之善業庶幾其監視先王也升登陟行遐遠也配帝之必由于敬德若登高之必由于下行走遠之必由于邇舍仁誠言敬德此與太甲以至德之機要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謹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王惟無輕易民事常以難之心處事無以位為安常以危之心居位事求有終不難于始則終不成位求有終不危于始則終不安善謹終者于其始而已難與謹皆敬心也遜順也爾必求皆敬心也處事居位聽言皆以逆力克治之此與太甲以用敬之法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書經疏畧

商書

太甲下

五

慮思獲得也凡前所進之言不思何由得其理不為何由成其事此又期太甲以窮並致一人大善萬邦有所觀效皆以正道自修耳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辯言善為辯說之言也舊政國家已效之成法寵榮利賄也居有之也成功有功勞也君往往聽辯言而思新法有之所以施治而即亂也臣往往有功勞即與舊政同利之心以居之所以功成未幾而敗隨之故終告太甲以君臣罔終之道邦其永久信于休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一德敬德也中庸知仁勇所以行之一也即此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

九有以亾謀音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陳戒其君

以德謀信靡無也天本難信則命自無常惟人自常耳人常其德則能保其位若其德不常九有即亾矣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

書經疏畧

商書

一德

五

方啓迺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華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庸用也吉凶禍福有不爽之理寄之于天地山川無在不見者皆曰神人有不敢慢神之心自不敢虐民此即敬德也柔弗能用德慢神虐民于是天來而弗保視于方開進有命之人眷求于一德者使為少二于不善大學止定靜安慮一于至是也享敬也明命者天命也宅九有之師而為民主也爰于也華夏正也宅九有之師神則除虐除虐自華夏正也天與人歸

德非天人之私。皆惟以一德之故。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

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

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二三善者不一也。僭差災害。祥福也。心一于善。勤必皆善。而趨吉。安得不吉。二三于不善。勤必皆惡。而趨凶。安得不凶。是吉凶不得差錯存乎人之自取。天之降災降祥。在乎得之善否。今嗣王新奉天命。為君德亦當與俱新。德新者何。終始惟一。是乃日新之道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

書經疏畧

商書

一德

君

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為去聲。

任用官臣也。賢德才能也。左佐右佑。言輔助也。任官惟賢才。使君之左右。惟皆賢才之人。不可雜一匪人也。臣者。居上下之中。為上為下。而設者也。為上而有臣。則為輔。君之德也。為下而有臣。則為治。君之民也。輔君治民。必有其難其慎之心。惟在于和而上下相親。又惟在干一而德無二三。前勉王以一德。此勉王在一德之臣。

德無常師。王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

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

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師以協合也。德無一定之法。主于為善。則其法也。善亦無一定之主。心一于善。自無

在不與善。今矣。玩此德。虛善亦虛。惟一為實。是主敬存養之功。夫也。此伊尹又叮嚀太甲。切指以入德之方也。王言。條敘政令。即知王之心。德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祿福也。底致也。王之一德。驗之于民。如此。然後克安先王之福。而神佑之。永致眾民之生。而民歸之矣。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王。則不祧。故可以觀德之盛衰。所謂祿也。天子居萬民之上。其勢甚危。無善政以安其眾。則思以抗之。故可以觀政之善否。所謂永民也。太甲常以七廟自觀其德。復以萬夫自考其政。功與效無不並至矣。

書經疏畧

商書

一德

政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廣後狹迫也。我使彼。彼事我。勢分然也。民亦甚願。但不可因此便欲無不如意。而自後遂使民。端于奉我。不暇自為。而迫狹也。一夫一婦。各有身家。使得自畢其事。乃以奉上。狹之令。不得自盡。人主誰與成厥功乎。此又言不能底民之生。則印不能綏王。有不觀成于民也。

沃丁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

沃丁

按此乃答單于伊尹之死，述伊尹事以訓沃丁也。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自克夏至沃丁，五十三。年凡四篇俱闕。

咸父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父四篇。

書經

咸，巫咸也。臣名，又治也。伊陟，伊尹之子。太戊，中宗也。沃丁，第之子。桑穀，二木各合生于朝。七日而拱，把釋文穀，楮也。史記亳有桑穀之異，太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遂修先王之政，早朝，晏罷，問疾，甲喪三日而祥。桑枯死，商道復興。與疏畧，商書咸父。此則桑穀妖也。贊，起商道復興之祥。故由後追之，謂為祥桑穀也。按此伊陟所作，以贊美巫咸之治，故曰咸父。蓋巫咸亦商賢臣，有佐治之力，故伊陟推讓之也。

伊陟

原命

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此二篇太戊所作，贊美伊陟者也。原命，未詳。孔氏曰：原，臣名。按序贊于伊陟，桑成，又贊于巫咸之文，則伊陟一篇亦太戊以祥桑復與之故，歸美伊陟之相也。原命既同一序，或仍其意，而命臣有所作為，與中宗商之賢君也。其書七篇中。

必有妙義，惜乎以矣。

仲丁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仲丁，太戊子。自亳遷囂，囂地名。

河亶甲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河亶甲，仲丁弟也。相，地名，即今直隸內黃縣。按居相，文義或亦因遷之故，而有與言。

祖乙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河亶甲子。耿，地名，在河北。河水所毀曰圮。按圮於耿，文義或因遷耿不得其安，而作與。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五遷未詳，或者先王有亳，而相耿之遷，至盤庚又自耿遷亳，為第五遷也。亳，湯舊都，即耿地。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領衆感出矢言。

曰我王來既受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

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額音喻

盤庚祖乙之曾孫也殷湯舊都即亳通往

額呼感憂矢言直言也我王先王也劉殺

匡救也卜稽占卜以考疑也台我也盤庚

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所居相率呼額其

衆憂感而出矢言曰自我先王祖乙來既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

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

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事也先王指湯言五邦者四遷則五易

其邦先王有事于遷極其恪謹自修以奉

天命茲猶不得常安不得常其居于今已

五改其國今不能承于古之恪謹天命而

若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

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顛什由條也藥旁生也新邑謂耿遷自祖

乙故亦稱新邑自遷耿之後若顛木之復

生由藥但可培養不可動搖天其將永我

國家之命于耿以續復湯之大業而致安

四方節來

盤庚教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爲王命衆悉至于庭王

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句猷黜乃心句無

傲從康

教教服事箴規也前不適有居皆由在位

之人富貴世家不利于遷而以浮言動惑

小民也故盤庚將教于民先由乃在位欲

以常行舊人之事明正其法度曰小民不

從遷有箴傲我之言皆由于在位所作我

不敢隱伏而不明其攸箴之故於是盤庚

命衆臣悉至于庭云云告汝以我之意告

之也訓汝取彼之惑開之也猷黜謀去之

也乃心私心也傲抗上之命

從康從目前之安無遠慮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

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今

汝聒聒起信險虜予弗知乃所訟

播布也匿藏也昔我先王亦惟謀任舊人

以共事王布告之使有所修爲即爲宣布

不匿藏意旨王用是亦大敬臣而無過言

行如是舊人能守法度如是也聒聒猶譏

觀火于亦拙謀作乃逸

荒廢惕懼逸安也非我妄選自荒廢此德惟汝有位舍匿我此德不惕懼于我我視此遷事明若觀火我亦從拙謀先勞以作乃得安逸耳此申言無傲從康之意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

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

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此連上文為一節若網

紊亂也汝若無傲譬若網然綱舉則目張下從上小從大事自不難舉矣汝若無從

康譬若農然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成矣汝克黜乃私心以施實德于民及汝婚媾僚友同受此實德汝乃敢大言于人曰汝有

積厚之德不然私心險附從詬詬耳此申言經疏畧

乃心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

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昏音敏

戎大毒害昏強汝不畏沉溺大害于遠邇憚勞不遷如情農自安不強力作勞不事

田畝過此其無有黍稷此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

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悞

汝悔身何及相時憺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

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

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

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

有咎檢音食

不和古懈也

自生毒善百姓之心乃取致致禍之姦宄也迨邇水害是並以自災其身汝既先施

惡于民卒亦奉汝以痛雖悔何及相視也

民猶有利口也顧視也遂口過言也視足姦

者况我制爾生殺之命亦不赦汝也浮言無實之言以恐嚇沈疇于衆者其勢如燎

原之火使人不敢近豈猶可撲滅此汝衆自作不安之情非我無故咎責于汝也此

言微

書經疏畧

商書

遑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

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世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亨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

德

遑任古之賢人舊則習于賢器舊則即于敝引此以見有位不稱舊人也胥相及與逸安勤勞也非罰不當之罰言我先王與汝祖父安則同安勞則同勞汝皆我舊人予不敢輕用不當之罰也與享配食也

通用勞功也大亨祭祀也與享配食也言先王世以爵祿賞爾功予亦不敢掩爾善

事之典至今不廢是予又大德于爾今汝不自念舊人不守舊法或作福或作災予必嚴其賞罰亦不敢妄用不當之德于汝也此申言正法度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之作猷

告汝以處難事之方也若射者之專心致志期于必中而已有位以遷為難亦專心致志期于必遷則不難矣老成之人經事多慮慮遠皆曰當遷而有位侮慢之孤獨者輕離鄉幼年者喜動亦皆曰當遷而有位弱薄之故戒其無侮無弱焉左各謀長遠其居勉出乃力以聽我作猷可也此告以決遷也

書經疏畧

商書

盤庚上

三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滅

惟汝眾邦之不滅惟予一人有佚罰

遠疎遠者邇親近者用罪不從遷者問罪曰伐用德從遷者表德曰彰滅善也佚罰過量之罰也既正法度以決遷矣至于遷邦而邦善惟汝眾享之遷邦而邦不善我一人甘天之罰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

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恭敬事也齊肅也度乃口非法度不敢言也罰及身即用罪罰厥死此必嚴正法度令不可犯所以懼之使自不犯也此盤庚之仁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

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

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作起也盤庚作起惟涉河以民遷不改計也涉河取在河北厥在河南也話善言也率從誕大亶誠也乃與不從者善言之大告以用誠信之道蓋此時有位已皆率從而民猶有疑阻者有眾有位也咸造皆至也勿襄敬也前正法度故此不敢襄慢于王庭登進厥民者王庭乃集官之所民不得至王欲與話特升而進之也荒廢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

以不浮于天時

書經疏畧

商書

盤庚中

三

前湯也承順也古謂過為浮亦言勝也湯惟民之順恐不得所民亦保君共其憂感君民一心如此雖有天時之災少有不以人力勝之者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

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

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殷湯都也侯所也昔先王以天降大害于殷不敢懷自得其所之心起而視民利用于遷惟民之承也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于先王者承汝哉使汝惟喜樂康安相共

耳非汝有異比于流故之詞也新邑毫也
予若有汝民呼籲于我所以懷此新邑亦
惟汝民喜康之故
以大從汝心志耳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句朕心

之攸困乃威大句不宣乃心欽念以悅勗予

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積自怒曷瘳

試用大暢宣布勸窮也臭惡氣也今予將
用以汝遷安定其邦汝得喜康不憂則我
心之困倦乃因之而皆暢矣今不宣布汝
心欽敬思念以誠心感勗于我一人惟自
窮迫苦楚譬若同舟共濟而汝不濟滿載
之人皆惡之如臭然也今爾不以誠心相
書經疏畧 商書 盤庚中

係屬則我亦止遷惟待水患相與沉溺耳
瘳止也爾不稽察于此怨怒之心何能止
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句汝誕勸憂今其有令

罔後汝何生在上

災在後日故空謀長久以思乃災不思但
見目前無災是汝人以憂而自勗也今其
有今罔後者今雖生後日必死
上天也汝何能有生命在天乎

今予命汝一句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

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率畜

汝衆

穢惡也倚偏着也迂曲邪也命汝一其心
以從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恐有浮言之人
倚汝身使汝偏着迂汝心使汝曲邪雖臭
穢而不自知也迂迎畜養也予因水患未
至之先迓續汝之斷命于天豈
威怒于汝用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

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

曷虐朕民

神后高后先后皆謂湯也與臣民言皆必
稱湯湯足以服其心也勞爾先與爾先人
同遷也羞養也念湯會與爾先人偕遷今
我亦大能與爾遷以羞養爾懷來爾然也
陳久崇厚或患也取也而不遷是失政而
久于此高后必大厚降罪疾于我日何為
書經疏畧 商書 盤庚中

虐害
我民

汝萬民乃不生豎予一人猷同心句先后

丕降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句故

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生生生意無窮也我謀生生于汝汝反無
生生之心猷謀也幼孫盤庚也此順從也
爽差也自上言湯在天之靈迓猶往也謂
無所往而可勉上節言我不遷汝湯必罪
我此節言汝不從
遷湯亦必罪汝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

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緹乃祖乃父乃祖乃

父乃祖乃

父乃祖乃

父乃祖乃

父乃祖乃

父乃祖乃

父乃祖乃

父乃祖乃

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朕告也。緩安也。我先人既勞爾先。汝今同作我畜養之民。汝反有賊害胥流之心。我先后雖安。汝祖父不肯降罰。汝祖父必斷棄汝。不救汝之死矣。此又以汝祖父必罪汝。不但湯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其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

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迺高后丕乃崇

降弗祥

亂政。作。謂言以阻遷政也。同位。共政之。臣具備也。富貴之家。備有珍寶。不肯遷也。刑傷也。朕孫。民也。小民之祖父。惡亂政者。大告湯曰。彼作大刑。傷于我子孫。以啓進湯。書經疏畧。商書。盤庚中。五

湯大乃厚降以不祥。况汝民可聽信亂政者之言乎。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

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遷誠不易。告汝以處不易之方。永以敬奉上命。為心。天其憂恤。勿僅恤一時之艱難。眾人相扶。携無相絕。棄疎遠。分謀君之所謀。分念君之所念。以相從。勿失。凡此數端。各設中。正于乃心。不惑于人言。則自易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

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

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厥家。

不吉。天祖不佑之人。不迪。不前進也。顛。越。踰于上命。而不恭。順。凡此皆姦宄。即暫見亦不姑宥。小則劓。大則絕滅之。無有遺類。無使移其種。于此新邑。育生。易移新邑。毫也。語言既畢。遂令之去。曰。往哉。生。無窮。又告我。今即將用汝。遷。永立。汝家。所以與。大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

無戲怠。懋建大命。

奠。定也。位。得祿大小之次也。緩安爰于也。有眾。臣民也。既定新邑之居。乃正百官之情也。遷國之眾。正宜。焦心。勞力。趨事。赴功。書經疏畧。商書。盤庚下。五

以為國家無窮之計。不可以豫情。開風俗之端。故急戒其弊。而勉立大命于不替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

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歷。盡也。百姓。百官也。朕志。即下文之言。謂前弗率。今皆不罪于爾眾。爾眾亦無共怒。協。合比。和讒。謗於我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

嘉績于朕邦。

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南頓。西陸。各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除也。依

也。山也。高而水患。黜為降我凶德。嘉嶺美功也。既用之降凶德。又成美功于我邦而天下。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蕩析為水所漂蕩而分散也。離居離其家宅也。極止也。朕為河水圯壞我民如此爾謂我曷故震動萬民以遷也。言非好遷。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肆承上文之辭篤敬厚于敬也。承受也。永地久居也。此遷蓋又有天意焉。故上帝將書經疏畧。商書。盤庚下。三五。復成湯舊德。罔亂離顛越。我國家使朕及此篤敬恭受民命于上帝。用長久居于新邑。此遷之故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予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冲。勿廢失也。予至。由用靈善也。善在鬼神日靈卜靈所光也。宏。大賁文也。承上文言故我冲。非失厥謀。乃鬼神至。用其善也。爾臣民亦皆非敢違卜。以與鬼神抗。亦鬼神用宏此文章耳。蓋天使民不從遷。蓋庚乃得顯揚大道于民。宏此文章也。觀此段可見殷道尚鬼神。轉轉皆在天命中也。故罔罪爾眾耳。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邦伯諸侯也。師長眾官正也。隱。隱也。此又端諸誠臣下。此翻遷徒皆因上帝重民命以之托于君臣。庶幾皆行。則隱斯民之心。或下文文明之。

子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相。視也。子。今後其必懋簡擇于爾諸臣而換用之。相視爾有能念敬我眾者。乃簡之也。所謂有相隱者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肩。任。敢。勇也。有生生之心者。仁人也。所謂側隱之實也。鞠。生也。保居。保其安居也。謀人之保居。即所以鞠人也。叙。功也。朕不在用好貨之人。惟敢恭禮于生生之人。臣下書經疏畧。商書。盤庚下。三五。如有物人者。能謀人之保居。朕則以為功叙而敬之矣。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羞。進也。若。順否不順也。總。聚。庸。功。式。敬也。此又申告爾意。我志既進。告于爾。或爾我或不順我。皆宜去。故從新。無弗敬承我言。惟無聚寶貨。而存生人之念。以自為功。敬布德于民。任此一。心。久而不二可也。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百工營求命百官營繪形
像以求也說命者命說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

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稟令

王高宗也名武丁宅憂居喪也亮亦作諱
按喪服四制作高宗諱閔陰亦闇也諱陰
信默不言也居喪不言禮也既免喪仍弗
言故羣臣諫之曰知之者為明哲明哲宜
作則于人何可不言况天子萬邦之主百
官皆奉之以為法王之言惟作命令今不
言臣下無所奉令按不言非全不言
不言外事不發號令也故曰作命云

晉經疏畧

商書

說命上

手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

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

子言

庸用類善賚與也良弼賢輔也我所以不
言者以我為君宜正法則于四方我恐德
不善不足以正之故不言耳然于不言時
恭敬籍默以思念正四方之道思之切乃
夢上帝與我賢輔得賢輔自可代子
言則言言法則而四方不難正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

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而繪其形像旁求備
求也築版築之事傳巖地名在虞雍之間

肖似也與所夢者甚似作相史記高宗得
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之以為相是也置
諸左右常近其
人以學其道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王命說也納進也資
于有道以輔成我德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

大旱用汝作霖雨

礪石治金使利欲以利用也舟楫行舟之
楫欲以濟險也三日雨為霖欲以生物也

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

弗視地厥足用傷

書經疏畧

商書

說命上

早

啟開也沃灌澆也開汝心所有之道入于
我心神受心領如水之溉物然也瞑眩夢
藥攻疾昏眩也瘳愈也跣行也言我之俗
習深錮如篤疾爾之啟沃我必痛加刻責
若瞑眩此改過之說也既心有所明自不
敢妄行若跣足而行不視地不敢行也此
遷善之
說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

我高后以康兆民

乃僚同官之人乃辟高宗自謂也率循也
先王商先諸王也迪進也以進于成湯而
民焉

嗚呼欽于時命其惟有終

又嘆息叮嚀之使說微
我是命期于有成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

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復答也。繩繩墨也。工用繩墨。取木之正。諫亦諫也。自君言之曰諫。自臣言之曰諫。后克聖者。刻意為聖也。則臣不待命之諫。而自承之以諫。况王今命之。何敢不敬順王之美命以諫乎。

說命中

此篇乃說奉王命以諫也。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

書經疏畧

商書

說命中

五

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總百官冢宰之職也。天生民不能以自治而立之君。故為承順天道。邦謂王畿都謂侯國。樹立也。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大夫兼卿言之。師長長民之官。治亂曰亂。天立君臣。非為自安樂。惟以治民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惟天聰明。常視聽于下。惟聖是憲。法天之聰明以克明其明德也。臣即大夫師長。欽順其君之明而效法者也。若夫民則從君之治而已。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

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惟言宣。心易之反。足以致羞辱。念此則不敢輕矣。甲冑兵衣。冑兵冠也。戎害也。甲冑備身。恃之反。足以致害。念此則不可恃矣。衣下裳。有十二章。以昭德。笥器也。身之蔽。德猶笥之藏。衣裳常顧此衣裳。而察我之身。能蔽此德否乎。干戈所以討有罪。見其物。即念已之有是罪。而省察其身焉。戒茲者。于此生戒懼之心也。允茲克明。信此戒懼。乃能使心明也。此為憲天聰明之實功。由是以慮物度事。自非物所能蔽。乃無不美矣。下文可見。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

惡德。惟其賢。

書經疏畧

商書

說命中

五

治亂猶言治雜亂之事。則在庶官。人君惟善。用之耳。私親昵愛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及私昵惡德。則足以致亂。惟賢惟能。則足以致治。此任賢能不外克明之心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事以善為主。當慮于未動之前。而後臨事無失善。又以時為因。有事善而時不可為者。故動又惟其時。此亦不外克明之一心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有德于人曰善。有功于人曰能。自有其善。人即不以為善。自矜其功。人即不以為功。此中消息之會。亦惟克明者見之。不肯既有而復失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無患

事其事則其事乃有備有備則臨事自無患也此亦克明者見事于豫自不憚勞也

無敢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開寵倖之門者若欲與相愛厚而不知實以納進其侮慢女子小人近之則不遜矣恥有過而諱者若欲去其非而不知適以作成其非知過不改遂成實惡矣此克明者知此斷然絕之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攸居心所在也前戒允克明是一念常在而不昏所主則攸居得也政事即庶官以下五節是也醇全也即罔不休之意惟攸居則政事自全此總結上文

書經疏畧

商書

說命中

聖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繁則亂專神則難

黷謂黷也繁多也黷祀將以為敬不知是謂不敬也黷則禮文繁繁則敬心亂敬者人神相通之處亂則神已不享求神豈不難哉此神明之道尤克明之心列于政事之下以專有所責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子罔聞

于行

旨美也如飲食之有味服行也謂美哉汝之言惟在服行不行終不知其味也便汝不善于言則我徒聞于言罔聞于行也蓋說所告于高宗皆克明之功無此功無此效故高宗如是以贊之知在在皆功夫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

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拜稽敬玉服行之意而因以勉之也艱難也我所言不難知而難于行今王有實求道之忱行自不難昔日成湯之成其德者亦有此忱而王允合之我若不言則負王忱即有過矣按此知字淺行字亦止說服習功夫後世不達遂將此知行作明行體用深論其故由于未省前文憲天聰明戒允克明之義方是明方是致知功夫知此功夫不難行此功夫難也庶官以下諸節方是行方是格物以克明之心格其庶政知此功夫不難行此功夫難也經文甚明在學者服習體驗而後得焉

說命下

書經疏畧

商書

說命中

聖

此篇王納諫以受學于說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甘盤臣名高宗之傅也遜退也既而退處荒野復入居于河涉歷艱難皆以學也徂亳歸國也皆未立為君時所學之境地也傳高宗為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多聞見知艱苦嘗使居民間按無逸篇周公言高宗昔勞于外爰及小人則此說似之及厥終為君也罔顯學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

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子棄予惟克邁乃

訓

心存謂之志。王知舊學之非欲說訓以克
明之心學也。禮亦酒也。藥牙木也。酒稷于
麵藥而後化。此變化氣質之說也。氣質有
剛柔清濁變化之以一于理。爾則變化我
也。和謂羹食也。鹽鹹梅酸也。鹽梅均則羹
和得中而美。此調和性情之說也。性情各
有好惡之偏。調和之以歸于中正。爾則調
和我也。變化調和二者皆類爾之修治而
也。無以我為不足修治而
棄之。我能勇行爾之教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
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書經疏畧

商書

說命下

聖

王人求多聞。是惟足以立事而已。若志在
變化中正。必學于古訓。乃有獲。古訓即堯
舜傳來教人之法也。學于此。氣質自化。中
正自成。而齊治平以次而理也。徒建事而
不法古訓。能長治久安者。我未之聞也。首
二語。乃舊學罔顯之故。後語。所以訓其志
而救其
弊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
于厥躬。

遜志。虛中以受善也。敏。勤也。古訓之學。何
學乎。人以志為本。惟學遜志。又須時時勤
敏。則其所修。自有得于己也。信
念于此。則道厚集于我身矣。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教也。教與學。功各居半。兩相長也。不學
不足以教人。不教亦不足以盡其學。者

並致則此念終始。常于學。其德日修。而不
自如矣。終始云者。已有所得。不容不公。不
人學之終。即教之始也。教有所困。不容不
強。而學教之終。又為學之始也。則我之思
念。豈不終始常在。于學
乎。此遜志時敏之實。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惟說式克欽承。勞招俊乂。列于庶位。

式。用也。推求也。俊。乂。有俊才而能致治者。王
無愆于身。求以自治。若天下之治。則臣之
責也。惟說用能敬承王意。勞
求賢才。列于眾職。以建事耳。

書經疏畧

商書

說命下

聖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
肱惟人。良臣惟聖。

仰望也。高宗夢賚。形求。四海聞聲。皆仰望
君德之成。是故風動之也。還賴汝以慰四
海之望。手足輔身而成人。良臣
輔君而成聖。夾有賴于汝也。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

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

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

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猶言昔之正人。保。安。衡。平也。保。衡。猶
阿。衡。作。典。起。也。撻。于。市。耻。之。甚。也。不。獲。不

得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以君民自任如此故能賦我成湯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

惟后非賢不父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

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君非賢臣不與其怡賢非賢君不食其祿君臣相遇之難如此今幸我君臣相得爾其克繼汝君于成湯安斯民于永久上下

高宗彤日

書經疏畧

商書

說命下

異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

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高宗彤日

越有雉雉音荷

彤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彤周曰繹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事之有司與祭之賓客皆在焉然謂又祭而不謂享者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越於也雉鳴也雉文禽也鼎享烹之器祭祀之重物也于彤日有此異者蓋高宗祭成湯文物勝有過于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已臣名格至也至君心之明日格王祖已謂先使王心明而後祀事可正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民義也不聽罪不服其不義而不改也孚信也命永命也民有不順德不聽罪天既而有孚信之命者必其正厥德而終悔過者乃曰天其如我何亦由自

致非天地 鳴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書經疏畧

商書

彤日

異

司主也胤嗣也嗣天而承為天子曰天胤典祀祭祀之常制也豐太過也昵親也祖已既陳天命之理乃嗟嘆謂王之所主惟在敬畏民義盡所當盡以順天心自無非

天胤又何必于典祀而過于親昵乃得為天胤乎按高宗賢君也未免以天壽二志故祖已訓之

高宗之訓

闕

此亦祖已訓王之篇與彤日相因而作者按彤日止詳格王之言而正厥事之說卒未詳明或者此訓即正厥事之言乎其商家祀典之正必備見此書惜乎其闕失也

西伯戡黎

按音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

西伯戡黎

咎，周紂罪責于周也。黎，舊註在上黨壺關之間，西伯文王也。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鉄鉞得肅征伐。為西伯今觀序，商始咎周，西伯乘黎之語，蓋是紂謀伐周，周人乘黎之間，行方伯之權，伐而勝之，所以示強于無形，以寢其難耳。此聖人之用也。大矣。拔逆周書，維姜公命于文王，修身觀天，以謀商難。作豐保，則紂之作難于周，而文王之謀自保者多矣。今人必謂文王無此舉，則亦難與言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書經疏畧

商書

戡黎

五

戡，勝也。黎，君無道，文王伐其罪而勝之。祖伊，祖已之後也。見周兵強勝足，以滅商，急以戡黎之情形告于紂，以進諫焉。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曰者，祖伊既告西伯之故，而遂進諫言也。天子呼尊稱，以感動之也。訖，絕也。格，人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相助也。言今天既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此豈先王之靈不相助我後人乎。惟王淫亂戲豫，自絕于天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王既絕于天，故天乃棄絕我殷命，使不有康安之食，言饑饉薦臻，即天棄我，乃王又

不虞度天性，不進循常法，進循常法，即合天性矣。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華。

今王其如台

大命，天命也。華，擊也。今民無不欲殷之亡，皆曰天何不降威于殷，而受大命者，何不來伐乎。今王其如我言，惟欲虐害我也。此民之絕殷，又顯然可見。較天之絕殷，更可畏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嘆息謂人生皆有定命，我生獨不有命在天乎。蓋謂我既得為天子，即天之佑我，人怨無足慮也。

書經疏畧

商書

戡黎

五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退也。參，錯列也。上天也。責任也。人必自處無罪，乃可聽之天命。今紂罪不啻衆多，錯列在上帝之前，乃敢任命于天耶。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卽，速也。功，事也。紂倚天為虐，殷之亡速矣。指，教汝所為之事，無有不可誅戮者，其能免戮于爾邦乎。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諸父師少師。

錯亂也。紂倚天爲虐，以逆天者爲顛天，則錯亂天命矣。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于下。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啟，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也。父師謂箕子也。少師謂比干也。皆紂諸父。亂治也。弗或亂正四方者，言紂無道，不能望其或可治正天下也。底致也。功成日遂，言我祖成湯致功陳列于上，沈深也。以酒爲凶，日酗，沈酗則迷亂壞敗其德于上于下。言祖宗在上如彼，而子孫在下如此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

書經疏畧

商書

微子

五

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

草亂也。竊盜也。姦宄，皆害正之名。師師，彼此相師效也。民則小大皆爲盜，卿士又皆師師相效于非法，于是凡犯法有罪者，紂爲逋逃主，乃常不得其罪也。小民方皆興起，與上人相爲敵讐，津涯，邊岸也。越及也。今殷如此，其將淪溺喪亡，譬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不淪喪得乎？不意我殷遂喪在今日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遷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爾若之何其。其音基。

又呼箕子比干而言，喪心之病，日狂也。或人也。遷，遷荒野也。言我將托病狂，自廢于家，老成人，咸避入荒野，或亦將遷于顛，傾側墜也。其語辭，今父師少師獨無以指告我，處此殷命顛墜之際，當如之何哉？蓋以二者而商耳。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王子，微子也。毒，降災，饑饉也。荒，亂也。所宜悔過自新，以回天意，乃方興起沈酗于酒，方興言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要其所答皆即前語而甚言之。

乃曰：畏畏，嗚其耆長，舊有位人。

罔畏，畏不，畏其所當畏，即天毒降災，荒殷邦之當畏也。嗚，逆也。耆長，老成人，惟不

書經疏畧

商書

微子

五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邑，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民竟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忍，將而食之，終無災禍，此答草竊姦宄之語。

降監，殷民罔又讐飲，召敵讐，不怠，罪合

于一，多瘠用詔。

紂下視殷民皆仇敵，用讐飲之道以治之，召敵也不怠不倦也。紂讐飲于民，民必讐飲于紂，是紂自教民敵讐我也，而又反讐飲于我，是紂自教民敵讐我也，而又反讐飲于我，是紂自教民敵讐我也，而又反讐飲于我。

之罪及教民有罪又以爲民之罪是上下
兩罪合並于一則民極不堪矣。瘠瘠謂告
也。于是民多瘠危而無所告
也。此答小民相爲瘠危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

乃顛濟

商今必有災禍我輩與起在此時自受其
禍敗箕子又自言商必淪喪我爲太師無
爲他人臣僕之義適行也。告王子當出行
于外以存商祀可也。刻猶定也。箕子舊曾
言存商祀者刻定在微子也。王子若不去
我商祀必至顛濟而絕滅矣。此答微子淪
喪顛濟之語。

書經疏畧

商書

微子

五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靖安也各自安其所當盡之道以自進獻
其志于先王使無愧于神明而已不顧不
暇也。遜逃也。王子以出逃爲靖獻若我則
不暇行遜有太師之官當國之任而非王
之子故不暇也。按微子問太師少師而比
于無言其義盡此不重言也。蔡氏曰按左
傳楚克許許男而縛衛璧衰經與觀以見
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
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
之焚其禮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
克商之後此特去其位而逃于外耳。子按
三仁一去而不從紂之不仁一奴一死而
不必同也。自漢唐以下不以此義反以比
于爲正使賢者據有殺身強諫之心適生
私意不知所以爲仁而學者又孱然貽笑

于口。惟以難者爲奇多事者爲可觀。遂使
此于觸賢而行同微其者見棄于天下。誅
亦可嘆息矣。

書經疏畧

商書

微子

五

書經疏畧卷之第三終



周書 卷之第四

張

周文王國號武王因之為有天下之號也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會孟

津作泰誓三篇

舊作十有一年誤也孔氏謂十一年親兵十三年伐殷亦強解經文十有三年親甚明序何有二義泰大也順天革命行大事而誓故曰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陳氏曰武王年七十三嗣諸侯位十三年而伐紂七年而崩此即位之十三年也春書經疏畧周書泰誓上

為何建失考先儒考律曆戊午日渡孟津明日已未冬至是也亦恐有錯孟津在今河南府孟津縣武王伐殷大會諸侯之兵于此地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友邦親比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越及也御事治事之臣庶士眾士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

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

災下民

天地生萬物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天地未有不愛萬物者矣人於萬物之中又為最靈尤天地之所最愛者亶信也元夫后君也天地又因愛人之故擇信能聰明

察識天人之理者使為眾人之大君以作民父母而代天地愛人也受紂名也今商王受既為元后不為父母弗敬上夫之意以害上天之所愛

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

官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

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

威大勳未集

沉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屬也一人有罪連及親族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惟因父兄而罷任子弟四方而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服事也焚炙言炮烙之刑剝剔孕婦視其胎也殘害萬姓言其害廣又指一其事言其害慘

書經疏畧周書泰誓上

皆言降災之實大勳救民之功也集成也紂既殘害上天之所愛天於是震動怒懲命我文王嚴行天威以除邪虐而文王猶不忍姑待其改大勳是以未奏也問天何以命文曰脩德行仁是也問文王服事殷稱至德豈伐紂乎曰不仁之極即宜伐之湯之於桀然也文王猶待其改不即行伐故為至德采子曰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孟津之事豈得而辭哉文武之心同一無私視天與人而已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

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

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

命罔懲其侮

命罔懲其侮

命罔懲其侮

肆故也發武王名侯也夷平也天怒已甚猶平等處之也非祀廢祭事也既盡也祭祀之物盡於凶惡孟賤之手民心已去而猶曰有民天命已去而猶曰有命懲創傷慢也言文王克商罪者望其改也故今我與爾諸侯觀商政終無有改過之心乃且平夷而處不敬天地先祖之甚猶待其有民有命誰有懲創其傷慢者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何敢有越厥志

佑助也愛越過也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長之立師以教之惟曰其能助上帝以受安四方有罪當討無罪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私志乎此武自任君師之責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我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力兵力也度德較善於素脩度義較曲而於所事二語或古兵志之詞以至仁伐至不仁德勝矣伐暴所以救民義又勝也十萬曰億三千不敵億萬然人不貴多而貴一心心離則力不為之用此明伐紂之必克也牧誓虎賁之屬三萬人此云三千言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

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貫通盈滿也罪貫通盈滿無可再克予猶弗順天命誅之在文為待其後在後為

長其惡故罪與紂當均也是以早夜敬畏此罪也文王而在必不敢再寬故受命于大社也祭社曰宜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矜憐也言天為民父母既矜憐于民民欲除其邪穢永清四海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前誓師衆猶未畢集而與先至者言此則畢集又誓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戊午一月之戊午日也大止也畢會齊集也徇同循紂在東武與諸侯皆西方故曰西土有眾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

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額天穢德彰聞

力行無度于無法度之事力以行之播放也率同黨老人面色黧黃曰黎老成當親近則放棄之罪人當斥逐則親近之肆縱也三句皆無度之實而有惟恐不足之意

也率同黨老人面色黧黃曰黎老成當親近則放棄之罪人當斥逐則親近之肆縱也三句皆無度之實而有惟恐不足之意

臣下化之亦皆如此。朋衆也。言臣下衆家皆爲仇讎。各脅權勢。以相誅滅。至於無罪之人。受其害者。無不呼告于天。此君臣獄惡之德。顯聞於上天矣。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

夏王。

惟天惠順斯民惟君承奉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天乃助命成湯使降抑桀去夏桀之命浮過也。剝落也。古者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賊殺也。諫輔比干也。上猶書經疏畧 周書 泰誓中 五

棄泛指此端舉二事謂已有天命四語皆紂所嘗言者盛鏡也。天未有降黜夏王而不降黜浮于夏王者故爲鏡鑒也。儲者何謂湯伐桀其辭諒武王伐紂其辭駢德有升降及詳商周書中商之伐夏未免于桀周之於商既有之文又遲之武而紂惡猶不後浮於夏桀真獨夫矣。湯武各道其實耳豈有與德哉。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又治也昔命湯治夏亂今命武治商亂桀重也休美祥吉戎伐也夢與卜筮相合重有休祥之徵皆見天意焉。伐商可必勝也。此言天事有必克之應。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兆衆夷平也。言皆平等之人。治亂日亂。人周公旦名公爽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及武王之妃也。姜也。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也。既曰心又曰德者心言其志之所在德則其心之仁愛也。周親至親也。此言人力有必克之勢。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天理在人心。公好公惡不可欺也。過咎也。蓋當時有仁德而力能伐暴者惟武一人。立視其死而不救。民咎即天咎。今我所以必往也。書經疏畧 周書 泰誓中 六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伐也。盛舉其威。以侵伐彼。取其凶惡殘賊。張大也。有與又同。光顯也。昔天命成湯降黜夏命。湯心本無私。今湯之子孫無道。湯正欲聽武伐之。伐紂之心。猶伐桀之心也。因武益顯。湯豈不于湯有光乎。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 寧執非敵百姓 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勗勉也。夫子謂將士也。大揚威武。士卒易以自逞。故教以無或不畏。畏之如何。遇不

得已事而後之不可與非與百姓為仇
敵也百姓自懷懼若崩厥角而猶首於我
矣一此德以同仁一此心以固志立
成其救民之功乃能永久世享也

泰誓下

此誓而又誓乃不
輕用兵慎之至也

詩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時誓之時厥明天曉也巡行也六師者按
逸周書姓殷序云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
百五十乘以滅殷是蓋六州之師也六州
者九州之六所謂三分天下有二是也與
天子六軍不同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書經疏畧

周書

泰誓下

七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

怨于民

君子亦謂將士天有至顯之理其類甚明
即下五常狎侮侮慢也五常仁義禮智信
也糾察慢五常之道而荒棄怠慢無所敬
畏五常本天德之自然故為自絕於天滅
五常則無善道
故結怨於民

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

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

行天罰

帝所也孔氏曰紂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
罪射寒所而視之史記云此于強諫紂怒
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
痛病也崇尊信任回邪也放逐黜去也
深謂微子也屏棄絕去也與刑常刑也
帝刑以寬縱奸兇耳正士箕子也其子紂
任自放紂囚之奴之郊祭天社祭地享祭
也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之物列女
傳謂紂有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重
炭中如已乃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
自無不至凡此皆狎侮五常之實仁義禮
智信喪盡矣祝斷也上帝不順于紂斷然
降是喪亡也
孜孜勉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

書經疏畧

周書

泰誓下

八

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

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尙迪

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孟子曰殘賊
之人謂之一夫是也洪大也父子相繼曰
世樹種滋長本根也受大威虐乃爾百
姓之世讎無君分也種德務使滋長除惡
務使絕根利為衆惡之本誕大殄絕殲盡
迪作也果毅勇敢也登成也乃辟武自言
也顯戮肆諸市
朝以共衆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

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文王當商昏亂時其德之明如日月之照
人皆仰見四方被其風化皆光明而不
至于昏亂而一時風清俗美無有礙於我
西土者大受此多方者非周其誰乎多方
天下也此以文王之德矣
其繼商而有天下惟周也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
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克勝也我勝紂非我之武能勝之惟我文
王無罪惡天人歸之耳紂若勝我立文王
曾有罪惡哉惟我無善天人故不歸也此
謀已無德慮其成然正欲使將士思之矣
其必勝也

牧誓

書經疏畧

周書

牧誓

九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

牧野作牧誓

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華車一
乘副之馳車所以戰革車輻車載器械
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天
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
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
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勇若猛虎
此官名蓋百人之長也一虎賁長戎車
一乘三百人
故三萬人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
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揮

甲子日也昧爽明也言將明未明之時
朝早也牧野地名在商郊今衛輝府古朝
歌也鉞斧也以黃金為飾手植黃鉞示武
也秉執麾揮也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市
之便用也逖遠也言其
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

濮人稱爾弋比爾干立爾示予其誓

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命司馬主兵治戰
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蓋三
卿也亞大夫也次于卿者大夫也旅衆也衆
於卿大夫者士也師氏官名掌冠從宿衛
書經疏畧 周書 牧誓 十

之事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
之帥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西南夷八國
名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其被
化之夷亦共事故別舉于中國之末也稱
率也戈戟也干楯也並立以扞敵故連比
之矛亦戟屬戈短矛長故舉戈而立矛屬
器械肅士氣然
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

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

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

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臣

牝音品索
音落切

此也。而司辰陰陽反常，是為妖孽。故家道敗也。此也。而司辰陰陽反常，是為妖孽。故家道敗也。此也。而司辰陰陽反常，是為妖孽。故家道敗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

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曷哉，不愆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曷哉，夫子。

書經疏畧 周書 牧誓

愆，過也。齊，整也。伐，擊刺也。今紂無道，天將罰之。予惟恭敬奉行天罰而已。今日之事，共進而迎敵也。不過六步七步，即一止定。齊一不可輕進，將士勉哉。其進而殺伐也，少則四伐五伐，多則六伐七伐，即一止定。齊一不可輕殺，貪功勉哉。將士按此兵以敬行，故軍為六禮之一。所秉者無非天命，所行者無非天則。豈徒然兵法而已哉。今詳其止齊之法，極鎮靜而不可動，極強敢而不可挫，敗何俟乎。言奇說極。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

奔，以役西土。曷哉，夫子。

桓，桓武也。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役，服也。有能奔來以服我西土之人，勿逆而擊之也。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爾所弗曷，其于爾躬有戮。

弗曷，謂不勉于前。三者爾躬有戮。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往，伐武事之始。歸獸，放牛。文事之始，非文則武事無所終成。此篇則識其始之武，與其終之成，故曰武成。稽文前後失序，今從蔡註所定為是。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

書經疏畧 周書 武成 一月正月也。即泰誓之一月。壬辰朔日也。月體屬陰，本黑曰魄，初一月月體全沒合于日光曰死魄。若前小盡，則初一日將近死魄，為旁死魄也。翼日次日也。言惟一月壬辰朔及二日癸巳，王早發自鎬地，往征伐商也。舊以壬辰為朔二日，按記月日未有不起朔者。又以死魄為生明失之。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王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底致也。有道指祖。父言大正。正其罪也。暴
也。萃聚也。涓魚所聚。藪獸所聚也。天下有
罪。通逃之人。紂故為之主。萃聚甚眾。遂為
惡人。之淵藪。既盡也。仁人愛民。育物之人
即亂。臣十人也。遇止畧謀也。紂萃惡人而
仁人盡歸。周天意可知。故敢敬奉天仁愛
之意。以止暴亂之謀。畧華文。夏大謂中國
也。蠻貊外國也。率循俾服也。天地名山。大
川皆有神。庶幾能助我伐商。抹濟眾民。無
致敗事。為神之羞辱。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

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比血流。漂杵一

書經疏畧 周書 武成 三

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

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既及也。陳陣也。休命。美命也。勝商不敢自
必。俟之于天命。辛帥旅眾也。若林。眾貌。會
遇徒眾。倒反。攻殺也。敗走曰北。紂之前眾
倒。反。兵。戈。攻。殺。其。後。以。北。走。蓋。其。後。者。皆
紂。心。腹。惡。黨。而。驅。民。在。前。也。民。報。宿。仇。其
殺。之。衆。不。啻。其。血。流。漂。杵。也。戎。衣。甲。冑。也。
武。王。一。被。戎。衣。天。下。之。大。亂。遂。止。反。紂。之
虐。政。由。商。先。王。之。舊。仁。政。釋。解。囚。拘。封。大
也。式。車。前。懸。木。有。所。敬。則。悉。之。而。起。商。容
也。賢。人。也。間。里。門。也。鹿。臺。鉅。橋。紂。積。財。粟。地
也。賚。予。也。散。發。之。以。予。四。海。之。窮。民。凡。武
王。所。行。事。皆。人。心。之。公。理。平。日。所。想。望。安

得不心悅
誠服乎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

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

下弗服。

四月。建巳之月。似凡言時月。皆從夏時。哉

始也。月始生。明初三日也。豐。周都也。偃息

也。戰車用馬。任載用牛。華山西嶽。桃林。今

潼關。服用也。歸馬放牛。示天下以不復用

兵。樂記。武王勝商。渡河而西。放馬歸牛。車

甲。解而戴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

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

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書經疏畧 周書 武成 十四

丁未。擇吉日也。駿。速也。柴。燔柴祭天也。望。

望祀山川也。丁未。祀于先王。近而邦甸。遠

而侯衛。皆在助祭。敬敏奔走。以執豆籩。之

役。及三日。庚戌。燔柴祀天。望。秩祀山川。凡

所以通告武功。既成。而脩此文德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

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于命。立邦而開國焉。公劉。后稷之曾孫。能

脩后稷之業以篤厚前功太王公劉九世
孫武王高祖也去邠遷岐脩德行仁王業
始基于此王季太王子文王父也能勤脩
王家之業文王能成就歷世之功勳大受
上天之命以撫受華夏之民大邦畏其威
而不取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僅九年
而崩統總也四方人心已各
自歸周但未總集一處也

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
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
動用附我大邑周

承順也成定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附歸也邑國也予小子承順先王撫方夏之志恭奉上天之定命故我東征所以安其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相迎蓋皆明我周書經疏畧周書武成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

既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諸侯受其為侯為伯之命子男受其為子男之命百官受其為公卿大夫之命所以成一代理爵分土之制也沐謂祭註改正武成類得惟此四語借移列爵之上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
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
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建官

惟賢而有德者不肖者不得建位事惟才
而有能者不才者不得位五敬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也食以養生則重農事喪
以送死祭以追遠則敬鬼神厚也厚民
之信使無相欺詐彰明理義使事得宜
而無苟且崇尚德讓以抑力則民不爭有
功于民者必報酬之則民好善樂施垂冕
服也拱執玉也見服之文綵旋龍象自天
子十二諸侯大夫以第而減蓋朝祭之服
衣之以行禮垂如也圭玉亦各有等身服
其服則手執其圭拱如也武王遂與諸侯
約定為治之大法有此十數事期上下遵
守而行垂衣拱手以治天下此文以
守成之實武非所尚也故曰武成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史記云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按此篇學者多疑與洛書不合緣未省洛書也于易省洛書之文自于書識洪範之義如奇偶配對之說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三年即伐商之年訪問也箕國名子爵也箕子為商大師最稱一時有道德之人故武王以之歸訪以道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

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陰陽陽定相助協合居止彝常倫類也歎息呼箕子而問之自紂之亂天下不安惟

可變皆五行發端
成事各不齊也

一五行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

土 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 金曰從革

土爰稼穡 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 從

革作辛 稼穡作甘

以下釋文 此釋一五行 五行者 天地之中

氣流行于外 而可見者也 一陽生于冬 而

兩儀之大 氣也 又分少陽為春 則木氣行

而居中以維于四氣之季者 則土行焉 故

而物得之亦潤澤也 火炎上之性 而物得

之茂長也 木曲直之性 物得之有曲有直

也 全從革之性 能從物變革 如秋時從

物變化收成 皆金氣也 金亦隨所銜范而

也 鹹鹽也 五行之物 性其作成 而可食者

有五味 五味均調 而物氣得中 以之生養

也 全圖九位 皆五數 自一數數起 故一五

行此自然之體 有體而無事

二五事 一曰貌 二曰言 三曰視 四曰聽 五曰

思 貌曰恭 言曰從 視曰明 聽曰聰 思曰慮 恭

作肅 從作乂 明作哲 聰作謀 睿作聖

此釋二五事 至于二則五者 有人事矣 貌

聽收斂 金也 思以生理 而無不通上也 人

生于貌 為先 而言次之 視聽又次之 而歸

本于思 貌者恭也 不恭 敬不足 為貌言者

從也 從者順也 順理而發 為言不順 不足

為言 視者明也 不辨 善惡 不足 為視聽者

聰也 不達 是非 不足 為聰 思者 慮也 慮

思精 慮之意 凡恭從 明聰四者 一有不經

睿慮 不足 為思 此敬五事之功也 肅敬畏

也 貌恭 則威儀可畏 言從 則號令行 而事

治 視明 則善惡不附 于己 故為德之智 聰

則自肅 又善謀 而為聖 此敬五事之效

三八政 一曰食 二曰貨 三曰祀 四曰司空 五

曰司徒 六曰司寇 七曰賓 八曰師

此釋三八政 已正 則有正人之事 每一政

各有五行之作用 故繼之以政 食之政 田

里樹畜 民賴以生 故居一 貨之政 通商 惠

工以利民 用故居二 前五味 以天地自然

之利言 此食貨 則言王者 脩舉其政也 食

貨既足 則思報木 故祭祀之政 居三 養生

事死 無憾 則思安居 故司寇之政 居四 宰

邦土 以奠民居 邦教以化民 居六 掌刑 罰以

徒之政 居五 掌邦教 以化民 居六 掌刑 罰以

此釋四五紀以法次第之曰紀歲月日星
辰曆數五者皆五行以紀之而恒不亂
也八政有一不備乎五紀則若施無序故
居四也一日歲編次年歲以五行屬于干
支如甲子年乙丑年相次不紊此歲紀也
一月建卯亦以五行干支分布此月紀也
月三十日其支干所屬亦以五行序之此
日紀也星者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皆
不外五行行有宿體其星各有垣局謂之辰
星紀也曆歷也曆數即歲月日星辰之歷
末有定數不差忒者著之于冊占
前驗後以為入政之期限準則焉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書經疏畧 周書 洪範
此釋五皇極五何為皇極乎洛書五數居
中以御八方上下兩旁四隅四邊皆十五
各成三五之數一二三四不足于五六七
八九有餘于五皆準中數增少損多各歸
成五以合乎中是五為中五為大建其有極
天下無不取則之象也人君大建其有極
順五行教五事脩入政備五紀然後中正
之德既成則極建矣而四方入面莫不向
化皆不敢自外于中正與君一心一德則
君自欽是五福矣五福壽富康寧好德考
終也敷布錫予也此時衆民效君之極亦
必有是五福是君布與庶民者也衆民既
安汝之極而君乃保有其極是庶民即于
汝極錫汝保極也此言皇極之君錫民以
極福極相循如楚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朋過惡之黨也此偏私也庶民無互相
濟惡之黨而各人又無偏比之德是世民
能然哉惟君作其極民觀感向化耳按洛
書五片中以準八五之一五九三三七二五
八四五六各成三五之數而四邊之數一
六八二四九三四人二六七亦成三五之
數總衆論之九位互成中數故無淫朋也
就一位論之又各不得自成本數故無比
準之故惟皇作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
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斃
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

書經疏畧 周書 洪範
其昌
猷謀慮也為設施也守操守也惟猶陷也
康安也凡厥衆民同此陰陽則皆能謀極
之理而有猷幹極之事而有為操極不失
而有守汝宜念之何以念之念有一等不
協皇極之人亦不可即陷入于咎君則
受之引為已咎而教化之可也此陰居四
隅不協于中而亦能協于中之象也念有
一等之人見于外有安和之色發于中好
德之言其極極可知汝則與之以福可也
此陽居四正易以協中之象也嘉善而矜
不能是四正易以協中之象也嘉善而矜
孤單曰獨育明勢位尊顯之人不虛等其
獨而必加恩惠以輔助之不畏懼高明而
必加節制以裁抑之是扶弱抑強又如此
必損之二三四必增之至五而六七八九

有為即前有為蓋行即前有守此三句總
結上文嘉善矜不能扶弱抑強則人之有
才德有為作者皆使進其
德行而有守邦乃昌大矣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
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
汝用咎前好字

穀善也。好亦善也。凡正人君子必既富方
可以為善。若不富。君不能使其有善于家。
家况有善于國乎。是人斯已陷于罪矣。于
其不好德之人。汝雖與之以福。未必即善。
其作起之者。汝必用咎責之道。不然。雖富
而不善矣。洛書。陽正則中實。王富陰邪則
中虛。王貧而皆協之中。五要。使君子小人
皆富實。既富則善者自善。惡者加咎責亦
書經疏畧。周書。洪範。善富教之道。則有
此二者之殊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

無禁戒之辭。陂亦偏也。遵行也。義宜也。作
者好惡起于私也。道皆路也。偏承偏陂而
言。黨承好惡而言。蕩蕩廣大也。平于安適
也。反倖側傾也。上文言極之建于平者。既
詳此則言下人之遵行也。事不可偏陂。能
觀法于王之義而行之好惡。不可從。能
觀法于王所好惡而好惡之如是。則無偏
黨反側。而王道乃見其廣大可居安適可

樂。正直可美也。則四方入域。道相會合。若
同一皇極。末相歸屬者。同一皇極也。此恰
是全圖橫豎邪側中邊。
皆成五數。合中之義。

曰皇極之敷言。是彙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
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
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曰。語辭。敷言。布教之言。即上無偏無陂之
言也。帝。天子也。此皇極布教之言。乃可備
之訓。惟在帝。施此教訓。凡民于極之敷言。
自遵所訓而行。以樂近天子道。德之光華。
如此。則曰。以天子之尊。而作民父母。乃可
以為天下君矣。按九疇。以中五為主。故以
皇極盡洛書之義。絕無泛言。餘數為用。
故只取數不取義。惟三德。猶取義耳。
書經疏畧。周書。洪範。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
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
柔克。

直。猶正也。克。勝也。即又之義。平康之人。道
行。皇極則用中德。正直以治之。不必偏用。
剛柔以勝之。中五是也。此正德居一也。強
柔不友。順之人。則用剛德。勝之。震之以威。
武。使有所畏。如裁九六七八以成五。是也。
變和也。和順之人。則用柔德。勝之。以
恩。福也。有所勸。如增一二三四以就五。是
也。沉潛。深潛。深藏。難測之人。易以爲姦。
亦勝之。以剛。激厲而進之。如二四六入之。
陰。處乎偏隅。以一三七九。協之。五六入之。
高。尊。明。顯也。尊顯近君之人。才智高明。亦
勝之。以柔。莫怒而勉之。如一三七九之陽。

居乎四正以二四六入，協之五數是也。此皆就四邊言之。四者或以剛克剛，或以剛克柔，或以柔克剛，或以柔克柔。居二也，或以柔克柔，或以剛克剛。居三也，此三德正偏皆得中，皇極之經。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正直柔克，作福也。剛克作威也。玉比德剛柔也。人君以三德受九州貢賦，曰玉食。洛書開入方定九道，有分服，画井，則壤定。賦之象也。頗，跛僻偏。僭，亂忒。差也。惟君作福，作威，有以施諸民，亦惟君玉食而享其報。有君德故也。臣則無此德，即無此報。強

書經疏畧 周書 爲之必害其家，內其罔何也。蓋其人不能以三德加人，必用傾側之道，而頗跛其心，偏僻其行，民用是僭亂差忒，大反其蕩平。正直之俗矣。按五數，君也。餘數，臣也。如五不居中，別用一數，居中，則上下兩旁四隅皆不成五，故有此凶害之象。君臣之間，皆冒爲者哉。此爻，倫攸叙，真陰陽下民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龜曰卜，筮曰筮。人官也。凡以上諸事，固有界兩可者，亦有人不知者。是五行中正之倫，理遂窮矣乎。而鬼神之道，于是與矣。鬼神憑于著龜，亦不外五行也。洛書天生爻象，見吉凶，文王以河圖衍卦，以洛書生爻象。中正陰偏邪，故禹亦以之稽疑也。然必建立專官，使敬其事，其人又不可不擇，故擇建而命之。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兆也。兆亦五行。雨者如雨，其兆爲木。霽者晴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舊說如此，然再無所考。先正曰：卜兆用火灼龜，以觀其文理。有此五兆也。按洛書：一木居下，九火居上，三木居左，七金居右，五居中，二四六入居間，爲土。故各取其象，凡卜各因其事之所宜，以爲吉凶。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卦亦五行。乾兌金，震巽木，坎水，離火，坤艮土，是也。貞守正也。悔悔過也。占得吉象，則剛守其正道，一三五七九之中，正各成五是也。占得凶象，則悔其不正，而遷于正。二四六入之處，偏亦成五是也。舊從左傳：貞風，悔山之說，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非傳意也。備見周易疏畧序。

書經疏畧 周書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雨，霽，蒙，驛，克，貞，悔，凡七也。卜，龜，其兆有五。占卦，則用貞，悔二法也。衍，推忒，差也。卜五，占用二，恐未足以盡事之變，則又推衍其參差不一者，如雨，霽，蒙，驛，克，有交相差錯，而見者，如貞中有悔，悔中有貞者，又各就此推衍之用，自無窮矣。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時是也。卜筮各立三人，有事並占，金勝乃卜，三龜是也。三人占，互相參考，有可疑從其二人之同者，則無疑矣。言占兆之辭，詩云：體無咎言，是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大疑大事有疑也。大事不出五事。入政五紀。三德之類。心謀。疑則求之。朝朝謀。疑則求之。野人謀。既盡。則鬼謀從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大同。同吉也。康安。彊壯也。逢吉。與吉祥相遇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

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

書經疏畧 周書

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人謀三。鬼謀二。以上三占。鬼謀皆從。而必配以人謀之一。乃吉。陰陽不離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

外凶

內事。如食貨祭祀。及司空所掌是也。外事。如司徒司寇賓師之事。是也。君皇極。龜縮。欲屬內筮。舒展。屬外。龜配之以君身。皆有內事之義焉。故作內吉。作外凶也。然則反是其作外吉。亦可知矣。按經文如此。世儒引左傳。著短龜長之說。不合。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龜筮皆違于人。雖君臣民共以為言。然而鬼神不從。凶害必有出于人意之外。故靜

吉動凶也。上鬼謀必配人謀。是事界。兩可者。此不配人謀。是人所不知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

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

凶庶音無

雨屬水。暘日也。屬火。燠氣和緩也。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土載四行。風行四時。故相屬也。皇極至稽疑。則道全。故次求徵驗。在此五者也。五者各以時至。曰時。時有備之義焉。有叙之義焉。故來備以叙。即時也。蕃茂廡盛也。百穀草木皆蕃茂。豐多而歲稔矣。五者有一極備則失叙。而非時有一極無則不備。而非時百穀草木皆傷敗。而歲凶矣。洛書五行布于四時。皆可成五。得中是雨暘寒燠風無不備。而各得其叙也。反此

書經疏畧 周書

日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

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休徵美驗也。承上時徵言。皇極之主。莫切于五事。故休咎皆從五事徵之。雨者。天地之津氣。所肅而沛者。貌肅。亦人思恭之心。所沛。故人君貌肅。則天地以時雨應之。賜從之。天地之氣。所騰而宣者。言又。亦人思與者。天地之氣。所解而緩者。視哲。亦人思明之心。所緩。人君視哲。天地以時燠應之。之寒者。天地之氣。所結者。聽謀。亦人思聰之心。所結。人君聽謀。天地以時寒應之。風者。四時之盛氣。所會通者。思聖。亦人思因事之庸。所會通。人君思聖。天地以時

之應

日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煥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咎徵惡驗也承上凶徵言在妄僭差豫樂急迫蒙昧恒久也人君貌不肅而狂妄之

書經疏畧 周書 洪範 天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省者察休咎也一歲備雨暘煥寒風之全氣王則省之或休或咎皆引為王一身之所徵卿士大臣也十二月五氣各有所宜

歲月日句時無易百穀用成父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句時既易百穀用不成

父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歲月日順也歲統月月統日王既省則卿尹自相因皆盡其職而雨暘煥寒風自各得其時不改易常度矣百穀用是蕃庶以收成農者萬事之根本故治皆用以明備

賢俊之民盡章顯于爵職而庶民家室得以平安故曰休徵也反是君不省歲而臨之卿士卿士復不省月而委之師尹則不順而為日月歲矣故五氣失時蓋改常度百穀用內而治昏亂賢人卑微民家不寧故曰咎徵也此總以明君極之為重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

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星者日月之所經理民者君臣之所經理故庶民惟星其休咎于星驗之也其星好風主旱畢星好雨主澆眾星各有所好之偏而庶民多有偏好偏惡亦如之也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者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如日極南至於牽牛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為夏至日月循歲令而行風雨各有正道不狗眾星之偏則冬夏之時自得正也而

書經疏畧 周書 洪範 天

卿尹奉皇極中正以治民不任其偏私者亦如之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者歲令有差日月疾徐失度東北移入于箕則多風而旱西南移入于畢則多雨而澆皇極不建卿尹失職惟從民自行其氣質則好惡作而偏黨反側之害亦如之也此王所宜省之星而識民情之休咎也此獨言月月易見也按庶徵一段其合于洛書者歲則四正之陽數也星則四維之陰數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

德五曰考終命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有康祿也康寧無患難也攸好德樂為善也考終命考成也終命對初命言人生之初天命之以性靈善不具盡人盡物參贊位育

皆天命之所有我終有以成之也按濟書
四十五數各成五是九位各備五行之全
氣無有傷損內氣足而外氣亦盛有壽之
象既各成五五數中實富象也內五外亦
五同心一德出入無疾往來無咎故又康
寧九位各五皆如數中是皆有中正之德
非好德乎五行之數即五行之理此理本
天所命內數自全外數全人全物天初命
如此我有以成其
終也非考終命乎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

曰惡六曰弱

極窮也福之反也凶短折有短折之凶言
橫天也疾身不安憂心不寧惡剛惡也弱
柔惡也一善不任陰惡之極謂之弱按洛
書各自分裂任其本質不變不化則中五
書經疏畧 周書 洪範

之外皆不成五皆無福而有極凶短折二
也疾四也憂一也貧三也惡七九也弱六
八也二既陰柔又處偏邪陰方得數極少
故短折四陰柔偏邪處陽方得數較二為
多故為疾一陽處陰方得數極少而一為
元氣不死剛明不息故憂三陽居陽方不
足乎五中雖實而數少故貧七與九陽剛
太過不合中道故惡六與八陰柔太過不
合中道故弱應徵言其
所驗福極言其享用也

分器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尊也以為諸侯分器左傳
昭公十二年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
與呂假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
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又十五年傳曰請

侯之封皆受明器于王室杜註謂明德
之分器也胡氏曰如分魯以夏后氏之
璜分陳以肅慎氏矢之類皆分器也今
按器以祭為重故即祭器以該其餘祭
以孝為本故即宗彝以該其餘此篇
必有典制之詳可得考者惜其亡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通道者外國叛紂之臣久不朝貢武王仁
風所感皆梯山航海而至也九夷八蠻各
有其國西旅其一也底致貢獻也獒犬之
大者高四尺太保召公奭也武王弟為周
書經疏畧 周書 旅獒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

方物
寶來朝也畢盡也方物其方所產之物也
言明王必慎德而後四夷賓獻方物也

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

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

易物惟德其物

服衣服也器用器之成用者昭示替厥服
事展信親厚也不但外國有貢獻惟服食
器用之物亦使異姓諸侯貢獻以明恪無
所致亦欲諸侯常因歲貢無廢其所服之

職事所致寶王之物則分於百姓請侯是
用以信而厚之使常如寶王之德為人所
重由是人亦不輕易其物以德視
物矣服食器用寶玉總為德耳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

人罔以盡其力

狎侮侮慢也德盛者不褻慢於人君子有
德位者狎侮有德位之人則人皆不欲修
德受爵不盡心矣小人民也其以力効於
上亦惟敬心可以感之褻慢則皆怠惰而
不盡其力矣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役使度法貞正也役耳目為耳目所役耳
目之官不思感於聲色而後肆也不役耳
目則心有主凡百
法度皆得其正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狎侮君子小人也玩物役耳目也喪
德長驕肆而滅敬心敬德之聚故喪德喪
志滋逸惰而苟自止
無事不可廢故喪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志一於道則心安於正而無旁岐之擾言
一於道則接人以正而無狎褻之端今受
族葵是武王之志不寧於道而與臣下接
言亦必狎褻矣是玩人玩物以一葵而兩
受其弊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

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
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
安

作無益如築別宮離苑之類害有益如坊
農之類貴異物如作奇技淫巧之類賤用
物如日用衣食之類土性者其性宜於本
地如葵之性在西族中力役之用在中國
無用也珍禽奇獸皆無用之物不養也不
寶遠物則少所誅求故遠人服而至也國
有賢人治理日
隆故中國安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

山九仞功虧一簣

矜慎也八尺曰仞又嘆息告武王自早至
晚無或有不動者若不勤則志惰道衰即
忽於細微之事而不修終為大德之累如
為山之虧於一簣也言武王敬德至於填
服四夷而忽
於一葵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王信進於此道則效德不忽於微生
民可以保其安我周乃世世其王矣

旅巢命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旅陳也巢伯初朝於周芮伯陳武王之
教命以命於巢伯也孔氏曰巢伯殷諸
侯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伯
周同姓所內之國為卿大夫李氏把口

集今編爲軍果驥印其地也歸
放榮南集集人統之商封爲伯

金滕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

金滕中册辭爲周公所作
而此篇之名因是起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王武王也弗
豫不悅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穆敬也古
者國有大事則君臣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書經疏畧 周書 金滕

不許其卜 謂卜徒憂我先王耳 按後册視
之辭武王年已高將可死侍先王之時今
穆卜不欲其侍先王是憂我先王也古仁
人孝子之事死猶生因情生理常見以爲
耳然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

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善 墠音

自私也 功事也 私以爲己事欲代王也 築
土曰壇 除地曰墠 太王王季文王各一壇
而向在 一墠之內 又自爲一壇於南方北
也 植同置 置璧於
神壇 公自執珪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

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史太史也册板祝辭也史官書周公祝辭
於板以告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虐疾
暴也若語辭丕子大子謂武王也任之以
事曰責且周公名代替也言武王遇此厲
疾若爾三王有事於在天將責元子以
任之而欲其死乎以旦替彼之身可也

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

若日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若考三王也任用曰材技巧曰藝我仁順
三王材藝又足服事鬼神武王雖仁三王
而材藝不如我不能服事鬼神
故宜以旦代丕子之責而死也

書經疏畧 周書 金滕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

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

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乃指武王言帝庭猶天位也下地地下也
對在天言實命天子之命武王材藝不能
事先王於在天其德則可以治天下乃命
爲君於帝庭布助四方則能安定三王子
此自不失常有所依
歸也故一代兩宜耳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

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

援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

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大夫諸臣也弁皮弁也君臣盡弁致敬以發金滕之書將穆卜天變而先驗往書耳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

命我勿敢言

史與執事皆與卜筮之人也信言寔有此事噫又嘆美其事也凡冊書皆史所制故史謂此書乃周公所命之言我不敢為此言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

書經疏畧

周書

金版

卷六

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原欲穆卜天變得公冊書知天變有由故不必卜也逆迎也禮以師保禮迎也宜稱也昔公東征乃所以勤勞王家予勿冲不也及知有不欲迎公之心所以天震動威怒以啓匱者顯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悔舊從新以迎致周公我國家禮師保在外具爵服品章以迎亦稱而行之九或之詩序大夫刺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此之謂矣可知舊不欲公還故曰新迎也按此時距公東征已三年成王又少長矣故曰昔今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

凡大水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國外曰郊出郊者敬天變將觀其所偃援之禾木也乃天已同其震怒氣和而雨反風禾盡起其偃木非風雨能起者二公命以人力盡扶起而築固之變者復常毀者復成歲則大收成焉此書記金滕始末故未及迎周公之事不可牽合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

殷作大誥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監武庚於殷為三監是時叛者四國殷淮夷徐戎奄也序舉其大者為淮夷以該之逸周書謂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畧熊盈疑即淮夷也觀序武王崩後三監即作亂此時周公相成王王甚勿故得自專也後儒曲說皆宜以古序證之

書經疏畧

周書

大誥

卷六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

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王若曰者周公之言而稱王命以告也猷發語辭亦謀之意多邦諸侯也御事治事之臣弔恤也弗弔言爾等不知憂恤割害延待也謂武王之喪是天降禍害於我家使不少延洪大也神童嗣繼也天歷也格至也以幼童嗣天位不能作明哲以達民於安康况能格知天命之所在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
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
降威用

已亦嘆辭賁文也以小子而嗣大歷服教
懼若涉深水惟往求我濟敷敷布而教
此文德我為承而布之以茲不忘前人康
民大功故亦不敢昏閉於天降威用之人
聽其害民也下文紹天明至謂周邦明天
降威川之意今蓋至通
榆臣明不敢閉之意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

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蠡蓋上

書經疏畧

周書

大誥

寧王武王也謂有安天下之功紹繼也國
有可疑之事下之龜而能明是大有明而
人能紹繼也武王崩時即就所遺大龜占
之以紹繼上天之明命其先即已今日有
大艱難之事於西土西土之民
亦不得安及今果有此蠢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疢民

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厚誕大紀法叙續疢病也邇邑日鄙言
武庚土地人民不過小厚之國大故法其
前人暴虐之緒是天降威怒於武庚也彼
知我國君死子刃民心惶懼未安故敢與
亂曰予將復為天子
反欲臣鄙我周邦

今泰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

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民獻賢人也卜夫即亂臣十人予翼輔翼
我也于往也故撫寧安也武勇也對前敷
賁言今武庚蠢動我今將於明日有民之
賢者十人輔我以往撫安其亂勇往圖功
我有大事自休祥朕
復卜之三龜並吉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

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

尹氏庶官之長也於往也通寬播遷也武
庚紂子當死而就封為通寬播遷之臣此
周公以艱大不靜之兆歸罪武庚而諱三
叔也下因衆言罪在三叔故又明其伐三
叔之義焉

書經疏畧

周書

大誥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
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
征王害不違卜害音

反曰復言也王宮邦君室三叔也衆諱言
之謂生於王宮而豎於邦君之室小子少
年人考翼老人之名爾衆人罔不復於我
日事艱大民之不靜亦惟在三叔與殷人
無涉王今欲征伐殷及予輩少年老人皆
以為有傷骨肉不可征也王罔不違此卜
而止其
伐乎

肆予冲人永思艱日嗚呼允蠢厥寡哀哉予

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

惟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

恟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先養謂三叔也造為也役使也按篇中觀大之義事關國祚存亡故大加兵骨肉故觀即我叔安恟慎也言爾眾所云故今我冲人亦承久思念此艱難之事曰嗚呼三叔奮動餘寡笑民真可哀哉予之救民為天所使遺大投艱於我身豈我好為此舉越予冲人亦不暇為我自已發恤矣言天使我為骨肉之罪人亦不能辭也義爾邦君猶爾邦君義也爾皆有義宜安慰我日無過慎且憂不可不成乃寧考所圖康民之功觀此大義滅親甚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

書經疏畧 周書 大誥

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

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承上言救民伐罪天之意予惟小子何知惟不敢廢天命耳昔天休祥於寧王由諸侯典起為天子惟卜是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是也武傳之我既克受此命今天必相助斯民不卜可知况亦惟卜是用而皆吉嗚呼是天之明命誠可畏將以輔成我極大基業也按此倫常為小天命為大中庸所謂有憾之道也而當時邦君御事已不

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

哉天闔恟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

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恟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當時邦君御事皆武王舊人也遠省省舊事也勤憂勞也圖閉塞也所猶處也極盡卒終也言爾皆武王舊人大能省察舊事爾知武王甚憂勞哉天罔句意紂暴虐下民武王為臣欲伐不敢欲已不忍是天故閉塞之謹恟之使之難通正我周成功處所也予今不敢不盡終寧王所圖之事化信辭言考精也寧人武王所安之民也故今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命匪信之於言

書經疏畧 周書 大誥

乃考驗之於民武王奉天實有以寧其人圖其功予曷不於前寧人圖功使有所終而聽民不靜乎天以好生為心亦惟用勞敬慎於我民而常若有疾害予曷敢不於前寧人之功所受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

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

弗肯播矧肯獲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

基肆予曷敢不越叩救寧王大命

逝行底定也法規模也堂設基也構造屋也甞反土也播種獲收也若昔日我欲往伐亦謂事難日思慮之然有不可已者肆若其父作室既創定規模其子畏艱難不

肯作堂基况能造屋又若其父反土而耕其子畏艱難不肯下種况能收穫如是之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言譬若民家兄死乃弟有不念其兄而明謀伐害於其子其兄之臣僕平日受恩養乃更勸其伐而不之教可乎前言承父志重於念三叔此明叔為父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夷邦由

哲亦惟十人廼知上帝命越天棐怵爾時罔

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

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大也與差也辰禍也鄰能夷徐奄也又嘆息言天道變通不徇何其肆哉爾衆人知之乎天道惟肆所以昔武王克商衆人差爽實由明哲達天之故亦惟十人進知天命所以輔武王伐紂越於也於天若非有信爾時無敵變易常法而伐君也况非天降先君之禍於周邦能造大艱之人此禍隆大結鄰國相伐害於我王室此豈不類武王伐紂之行乎爾亦不知天命不與周非無道之國也按此言天道變通其大與常道多有差爽此道所以費隱而對人有所不知不能惟以天為知能耳天有威而聖人所以神也故武伐紂通矣不遇也而三監叛周以矣而實非也此道所

以肆也當時惟周公與十亂知此義而來人多懷疑志故諄諄言之經文已甚明後儒猶未審疑東征而成聚訟何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

懿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句卜敢弗

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並吉肆朕誕

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於是又永終思念曰天惟欲喪絕殷紂在我今日譬若農夫之收穫予曷敢不盡我之誠而獲之令有遺禾乎極窮也天亦惟欲休祥於武之寧人予何能窮極之使不休祥乎即卜敢於不從而率爾寧人之功亦惟有指疆土終朕祗而已况今卜并吉故我今夫以爾東征天命本不僭差卜之所陳惟如此更無他疑也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

作微子之命

微子名子爵商舊封號也初武克商封微子於宋未奉湯祀為殷後至此黜武庚之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元長也。微子為帝乙之長子。崇尊家官。統緒承奉也。禮物先王所制之典禮文物。如正朔服色之類。周公稱成王之命。以告微子。曰。敬爾厥王長子。惟考古制。凡帝王之後。有尊崇道德。克肖先人之賢者。命之。稱奉先王之祭。使不墜。修飾其先王所遺之典禮器物。以備一代之制。使為諸侯。以作賓客於王家。與王國同享休美之福。永世無窮。此古道然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加功于時。德垂後裔。

齊

齊肅也。齊言其無不敬。聖言其無不明。廣言其大。淵言其深。皆湯自修之德也。審觀之。佑助之。美大也。除去桀之邪亂暴虐。皆湯及物之功。加於一時。其後裔子孫賢聖之君六七。以至微子。猶守先德。是德垂後裔也。

書經疏畧

周書

微子之命

卷五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日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憐。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踐修厥猷。踵湯所垂之德。謀而修之也。昔久。令善聞譽也。格敬也。敬慎之心。常恐失墜。宗祀。故為克孝。肅恭。敬也。不敢慢神。侮人。曰。言念也。爾為殷之賢嗣。予善爾之德。言念甚厚。不能忘也。訓養也。祇。協合。庸用也。允命為上。公。請。侯之尊者。此較舊封有加也。尹。治也。東夏。宋在周東。夏大也。爾。敬畏神人。上帝時歆。答爾之德。下民亦祇。

敬協合於爾。神人交。欲用是立爾為上。公治此東方大地。觀此。即是舊封於宋。故其德可歷。而茲庸加上。

欽哉。在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敷訓。布教化於東夏也。慎乃服命。上公之車服。爵命。不借忒也。率由典常。禮法之有常。不可亂也。蕃。保衛也。封。建諸侯。所以蕃王室。烈祖。湯也。為。殷後。使湯祀異代。不替。豈不弘大乎。以律約。宋爾所有之民。使無犯法。如此。可以長安爾上公之位。毗。輔子一人。爾子孫世世享爾之德。萬國諸侯皆親戚。以爾為法式。使我有周無厭於爾矣。

書經疏畧

周書

微子之命

卷五

嗚呼。在哉。惟休。無替朕命。歎息謂汝在之國。惟休美是。圖無替廢我所命之言也。

歸禾。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

唐叔成王母弟。紘。繫。穎。穗也。異。莖之禾。合為一穗。而生。此二人同心一德之象。和氣所感。故成王喜而歸之。公也。葛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孔氏曰。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孔氏曰。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

文。不知在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

嘉禾

在禾熟之月。若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未必肯歸。禾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也。禾者和也。天地之和氣所生也。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書經

嘉善也。異莖同穗。陰陽之和氣所感。故為善禾。命禾者。成王歸禾於公。有天子之命存焉。旅陳也。周公即禾以答天子所命之意。而陳之也。今雖未知所陳之意。或亦即以君臣和德歸美於成王與陳氏經日。乃君臣和德歸美於成王與也。唐叔獻諸天子。必以此意歸美稱德。成王不有歸美於周公。則公不有歸美於成王。二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為之儷。金縢啓也。

康誥

禾為之起。及君臣之和同也。禾為之異。故同類。周公之忠誠。上通於天。亦王之與誠。上通於天也。心與天通。感應如響。以見天人之果無二理也。按先輩諸說。歸禾事在啓金縢之後。明矣。及周公又有陳嘉禾之事。往反已經日月。而公猶在東。則蔡註。金縢親迎出郊之說。謬矣。按破斧諸詩。公在東。謂理殷民。尚有許多事。故王已悟。仍有歸禾嘉禾。情節往來。政竣而後。公至也。二年而罪人得三。年而公乃歸。則謂居東為避居者。誤矣。倘此二書不亡。必有以見其始末。惜乎昔闕。聖人處變之道。任學者之臆度矣。雖然。如能順詩書原文。更篤信古序。自可得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書經

按逸書作維篇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成。康叔於衛。成王相成王。誅管蔡。為成王告康叔。無疑也。又據左傳。周公相王室。封伯禽於魯。封康叔於衛。封唐叔於唐。正與序合。後儒謂武王封康叔者。誤矣。但經文稱兄弟。而左傳謂康叔武王弟。則可疑。予謂寧信衆書。以疑二字。未可以二字。非衆書。况按逸書。作洛篇。康誥與梓材。兩事原相為始末。則經文首四十八字。正符其義。或謂當刪。洛誥篇首者。誤矣。今並留原文。順下。明係周公在洛。口誥之辭。故稱王曰。以存錫命。自王之意耳。而相對稱謂之言。則自呼兄弟。如今之述他人言。以相告者。未有其中不奉以爾我之呼。其義然也。按此凡周公攝政所誥之文。如多士。多方。維。皆稱王曰。而實周公之言。文義方。可盡順此古體。殊異與時文自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始生與望後一日也。初基作者。周公初作新大邑之基址也。大邑成周也。東國洛。洛地在豐鎬之東也。大和會大相和順而聚會於此也。侯甸男采衛五服諸侯也。是時康叔亦在中。百工百官也。播告也。士同業諸侯百官相為播告。民既和會。宜地王聖。

於是見事於周舊
言趨事於洛也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王若曰孟侯朕其余

小子封

勞之日勤周公於見土之諸侯臣民皆有
以慰勞之也洪大地誥治告以治道也命
康叔為方伯時諸侯俱在洛而即以治道
並告諸侯故曰洪大誥治按逸書作洛篇
云既封康叔周公敬念於後日子畏同室
克追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於上
中按此衛與洛皆天下之中康叔已封衛
因復作洛與叔表裏為治故於四方諸侯
咸在而大誥康叔以治道也王若曰者周
公時在洛中告康叔故稱天子之命以尊
王耳非以王言成文也孟長也康叔封衛
為方伯長諸侯也朕周公也封康叔名周
書經疏畧 周書 康誥

公稱王之意告衆諸侯曰王命長諸侯者
我之弟也又復呼康叔名以告康叔云云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大顯考者祖之稱也文王為方伯孟侯今
亦此職故端舉文王以告之明善之理於
心曰明德慎罰謹刑罰也文王滿見治源
在於自明其德為感化人心之本又察見
人情易於感物放佚宜用刑罰以制之又
不可不慎也此文王長諸侯之道今康叔
須此一番教以
此洪大誥治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

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

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

封在茲東土

此下明德也庸功祇敬威怒也庸其庸不
敢沒人之功敬其所當敬怒其所當怒不
敢徇己之私此自明其德可以明民之德
故又曰顯民區夏謙辭言始造成我周一
區之大一二邦亦謙辭西伯所隸之國也
文王及諸侯共修此德治故西土之人惟
是有所怙恃如父母之愛有所覆日如天
之覆此明德升聞於天天休美之乃大命
文王殪滅大殷大受有天下之命及其國
其民以成是功叙是功指武王之功言之
文王受命而武成功也寡兄周公自謂也
乃我今日又從而勗勉誅武庚故今汝得
不然而且將失之矣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遯乃文考

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

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

在王命

庶教通述衣服也往之國也敷徧耆老宅
居也古先哲王堯舜之類弘大也裕有餘
也今治民將在敬述乃文考耳亦惟繼其
所聞於文王之德言而服行之可也往再
徧求殷先哲王之德言而德用以保治殷民
汝之德則大遠矣又惟商之老成人宜以
之居心而知其教訓之言又別求以廣所
聞由堯舜以來古先哲王之道無不來知

用以康保民則汝之德大於天之覆冒矣若德裕於汝身漸能不廢王孟侯之命此以上明德之助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惻瘵乃身敬哉天畏棗悅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

讓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

不惠懋不懋

惻痛瘵病也民之不康如瘵痛在身不可敬哉天之可畏非有可信惟於民情大見

天之可畏小人難保其常服於我豈不可畏汝存股當竭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樂

乃其所以治民也我聞曰取怨於人者不

書經疏畧

周書

康誥

至善

惠順於民懋勉於惠與不懋勉於惠耳若不惠於民復不勉於惠雖事小而怨則大

也彼知上人無惻瘵之意不盡乃心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

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也應對也公在洛康又殷之頑民叔

在衛康又殷之順民為相配對之意是孟

侯之事故公謂汝小子乃事惟在弘大手

王室互相應保於此殷民也宅安作起也

作新民去舊習而從德教也民德不新天命不安故汝之弘王應保又惟在助王宅

以上推廣明德之功效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

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

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慎罰也既敬明其德則慎罰亦在敬

明而已皆過也有心固成其罪曰終典常

也式用也爾此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有

心成之以自作非常是用意乃爾其罪雖

小乃不可不殺災不幸也適爾猶言偶然

也極盡也人有大罪非係有心成之乃其

書經疏畧

周書

康誥

至善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

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

有叙刑罰大小輕重有等次也如上文有

大罪有小罪而大小之中又辨其情有輕

重之類如是法乃大明民乃服也勅正也

民必心服乃相勅正而勉於和順矣視民

之有罪若己之有疾常欲調治而使之無

罪民必感而盡去其過咎矣保民若保赤

子常愛護安全而不忍加之

又曰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

封剽刑人無或剽刑人

剽剽刑也刑無考或曰刑即刑足刑也非汝封以敬明之德用刑殺也人無或敢廢

用刑殺者此權不旁委又教之至明之盡也詳見下文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有司所理也訟未成不即告於孟侯者也臬法也司有司也師效法也倫序也外事汝雖不及親理汝則陳列是法以為準而限之使有司效茲法不敢以私意自用則殷邦之刑罰皆有倫叙矣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要成囚犯也要囚有司所理已成之獄告於君以決者也服服其罪也旬時十日也蔽障也凡要囚皆已服罪汝則猶為未生道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生之無路乃大要囚可也此二節所謂權歸汝封也

書經疏畧

周書

康誥

姜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

勿用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日時叙惟日未有遜事

陳是臬事承外事一節言罰蔽殷彝承要囚一節言彝常也罰斷於殷民者皆有常法也義宜也次序也陳臬蔽彝皆用義之大公者以為大小輕重之次第非以大小輕重次第於汝封之意遜者順於義而不敢次於已乃汝極盡其遜日是已得叙矣然雖能遜猶不可恃亦惟日未有遜事此謂其權既歸已而又不可以少用已私也

惟乃知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

若順也心言志之所在德言心之得於事也汝惟小子總不可有順汝封之心惟觀我所存何心我所成何德惟汝宜知之我不敢自若况汝乎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督不畏

死罔弗懲

寇劫攘奪也姦作害於外先作害於內越顛越也督強懲惡也凡民有意為惡自犯罪如寇攘姦宄者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者此強狠不畏死之人未有不惡者此法出人心之公也豈容移法就己以舍之

王曰封元惡大懲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

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

書經疏畧

周書

康誥

姜

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

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彘大泯亂日乃其速由文

王作罰刑茲無赦

寇攘姦宄固為大惡大可懲矣况不孝不友之人乎尤為可惡也字愛也子弗敬奉父事或有大傷父心者及父不能愛子乃疾害其子是父子相傷也天顯天倫之顯明者鞠推也哀矜也弟不念天顯之倫序而不敬其兄兄亦不念推子之可哀矜大言惟此最可恤也長戚也民自骨肉相傷未嘗得罪於我為取之人然此骨肉之恩乃天所與我之常性與民同者彼大泯

亂是禍亂天下之大同者曰汝其速由文
王所作罰典刑之無赦是法出於天之所
法就己而舍之

不率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
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
君時乃引惡惟朕愍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
殺

憂法也庶子官也正庶官之長也小臣諸
節家節制民之小臣也引長也已決辭與
前已同文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置之法
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
小臣諸節乃別有播告布敷達道以造民
大譽弗念君法弗用君法以病其君是乃
書經疏畧 周書 康誥

引長其惡於無算惟我所惡於是又嘆曰
已汝乃速從文王之義率殺是亦不得移
法以徇汝之私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
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汝亦罔不克
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
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節以刑歸本德君長指康長放失由用
忌與也汝為君長諸侯不能為法於家人
及其內外諸臣汝惟作威作虐大失天子
命孟侯之意是已無其德而用以治人也
汝亦無不能敬典即用裕民之理惟文王
之敬畏乃可裕治於民汝若自謂曰我惟

有及於文王則予
一人以喜悅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
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
罔政在厥邦

承上支以德言之爽惟語辭教康叔總惟
民進於吉康而止進之必以德我在是洛
邑亦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康又殷民作
求而已况今民上人不迪之吉康亦不自
適吉康若上人不迪
則亦無政在其邦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
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
書經疏畧 周書 康誥

其罰極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
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此又總德刑言之監視戾止也王又自責
曰我惟不可不監視於告汝明德之說及
慎罰之行今殷民不安罷其心尙未止開
道屢屢而心未同一德惟天罰極於我我
亦不怨所以不怨者既為人君罪不在大
亦不在多即細少之罪而天不我容况曰
其尙敢以大多之
罪明聞於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彛蔽
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
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敬哉教康叔以明其德教以明其刑也
無作怨亦如段之不怨天而責已也人怨
天而不責已則必作非德之謀非常之刑
故戒以勿用斷以是為誠信而已則法也
大法於我勤敏之德用此以安汝之心以
察視汝之德以遠大汝之圖裕乃以民寧
而刑罰省也如是于自
不汝瑕癘而殄絕汝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

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肆語辭惟天命無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
之汝可不念哉祖考遺我此邦無自我身
殄絕其享祀務明汝孟侯所服之事所承
之命與別諸侯不同宜高大汝之薦聞不
使卑末之常情
用以康治厥民

書經疏畧

周書

康誥

五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

民世享

令其歸國勿廢此敬之常法明德慎罰以
康又民無不在於敬也聽我此命乃能以
殷民而世
享其國也

酒誥

此亦告康叔之隄特各有一義故以別篇
當時紂惡雖多皆因昏酒於酒一時臣民
皆化之康叔實在此土而為方伯故
以戒酒為急以變一時之昏虐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都也酒戒因紂都而發故曰妹邦明
大命者其時諸侯俱在洛告孟侯因以告

衆諸侯故
亦曰大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

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

民元祀

文穆武昭故稱文王為穆考肇國在西土
言始為方伯之國於西土處戒也庶邦諸
侯也庶士卿士也少正御事治事之臣有
少有正也皆謂庶邦之臣此文王誥成諸
邦之君臣也朝夕敬之日祭祀以此酒者
天降令開我民之大祀而已非為人自飲
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

書經疏畧

周書

酒誥

六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自天降禍於我民用有大昏亂喪德者亦
無非此酒之行及小大國用之以喪亡者
亦無非此酒之罪言原為祭
祀而卒害人也亦文王之言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彘酒越庶國飲

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謂少年人有正大政有事敬職彘常
也庶國諸侯也承上文言文王誥教少年
之人有正有事者各不許常於酒及庶邦
諸侯其飲酒者惟祭祀之時以德飲福酒
無至醉而已皆
不常酒之意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

考之彙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教康叔戒其民也。通道也。土田地也。物食用之物也。戒善也。小德起居飲食之節。大德綱常倫紀之道。二者即彙訓也。今惟日戒我民其道進于弟。惟土物是愛。其心不善。愛土則常勤。愛物則常儉。勤儉為業。不聽之。心無自而入。又必於祖父之常訓。視之。不敢忽。細行而累大德。可矣。此孫教之道也。然也。爾後。爾此也。妹。大。肇。率。車。牛。買。商也。慶。喜。洗。滌。腆。厚。也。妹。那。後。此。期。手。足。書經疏畧。周書。酒誥。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此教康叔戒其臣也。庶士有正。剛士也。庶伯君子。衆官之長也。羞養也。爾其常聽我。教戒。不可飲酒。國家有養老。奉君之政。爾大能舉此禮。以羞其耆。與其君養老。敬君之餘。然後爾乃可飲。食醉飽。飲其餘也。此飲酒有道也。戒臣。故兼言事君親。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

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教康叔戒其諸侯也。丕大也。諸諸侯故大觀省。觀。監。文王之告諸侯。而省察於心也。酒能昏性。不昏。則為在中。之德。饋。食。介善也。以福酒自善。曰介。爾。那。君。能。常。觀。省。文王酒誥。以作考爾之中德。則心無不正。庶幾能致養進食。祀爾。爾。考。爾。乃。自。介。福。酒。以。用。安。逸。如。此。乃。信。為。天。子。正。事。之。臣。天亦必願爾此元德。而爾作之爾乃永不忘在王家矣。元德。中德也。此戒諸侯。故言祭祀及事王家。

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

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書經疏畧。周書。酒誥。此下戒康叔也。棗徂。非往也。文王沒而西土未往。西土。那。君。御。事。之。少。年。今。尙。能。用。文王之教。誨。不厚於酒。故我至於今。能安受殷之天下。此見康叔有方伯之貴。重布文王之教。即是文王未沒。西土未往。受命當無窮矣。

王曰封我聞惟日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

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

相惟御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日其

敢崇飲

經常秉執。執。哲。明也。帝乙。付。父也。成王。成。君。德也。畏。相。敬。輔。臣也。棗。輔也。殷。先。明。王。不。昏。其。明。進。畏。天。命。之。不。常。以。顯。明。乎。小。民。皆。常。其。德。而。不。變。其。哲。而。不。昧。自。成。湯。

至於帝乙威能成就王德敬畏相臣惟制
事之臣其輔政亦恭敬其職不敢少自暇
逸况日敦
崇尙飲酒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
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
懋

此節分言御事之臣而詳說之外服服外
事之臣在畿外地邦伯諸侯之長方伯也
內服服內事之臣在畿內也百僚百官之
屬庶尹庶正也亞佐武也服服御廷臣也
宗工百官之總百姓里居百官族姓之我
仕居問里者若不敢沉湎於酒不惟畏法
書經疏畧 周書 酒誥

不敢飲亦有正事不暇飲惟內外交助成
君德之光顯尹人謂司成酒之官也又復
以敬正其君則君亦不敢湏
酒殷先君臣相畏相成如此

我罔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酬身厥命罔顯于
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
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
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
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
民怨庶羣自酒厘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
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盡力切
恨下懇切

後嗣王紂也酬身厥命酬其身以爲布
天命已昏民亦昏罔有明顯之民民或有
祗教自保者越加怨怒不改易也縱淫肆
於女色也泆於非彝泆亦縱也放肆於常
理之外用爲燕樂喪失禮儀史記紂爲酒
池肉林使男女僕而相逐則大其淫樂喪
厥儀者亦至矣董痛也民無不痛爲傷心
悼國之將亡惟紂荒亂厚於酒不思自
止其逸樂疾猛狠毒罹憂也其心爲酒色
所昏感故又疾狠不仁不能自畏其死得
罪於商邑及國滅亡而無憂弗思以德之
馨香祀上帝其升聞於天者大惟民之怨
聲而已其衆黨類又羣然自酒厘穢之氣
日聞於上天故天降喪亡於殷無所愛惜
惟其逸樂不理政事之故耳民人
也是非天虐人自速其罪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詰古人有言曰人無
書經疏畧 周書 酒誥

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
大監撫于時

監視撫安也子不徒然多言殷事以告汝
正欲監其得失也水監見形貌之好醜民
監見國家之興喪今殷墜天命以其民失
也我可不大大監其飲酒之弊以撫安此時
之民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
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矧惟若疇圻父薄遠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
汝剛制于酒劼丘
八切

勅力也。獻賢也。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皆曰友者。蓋此二官常在君側。有友之道。稱事。事爾者也。休德。采事也。服休以助君德。服采以襄君事。時類也。言官各有類。圻父司馬也。薄。建。未詳。舊訓。迨逐。違命。農父司徒也。若保。順。保。乎。民。也。宏父司空也。定。確。定。居。民。之。法。也。言。汝。當力戒於股之舊賢臣及諸侯。使知戒。酒。那君且戒。况我。太史。內史。及。賢。臣。之。為。百。官。總者。自當戒也。總。百。官。者。且。戒。况。事。爾。者。如。服。休。服。采。之。臣。自。當。戒。也。又。况。若。圻。父。之。嗜。主。薄。違。者。若。農。父。之。嗜。主。若。保。者。若。宏。父。之。嗜。主。定。辟。者。自。當。戒。也。內。外。大。小。臣。且。戒。况。汝。孟。侯。可。不。戒。乎。自。宜。剛。強。斷。制。於。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

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厥或誥曰者謂康叔我今其或又有告汝之言也羣飲民有遊開聚飲也佚失也汝勿失佚一人盡執拘歸周我其殺之殷之臣工已率迪我之教者謂之迪諸臣惟工而仍教之當自改也若有遂明享於酒而無忌者乃不用我之教言者惟我一人弗恤於彼何也彼不獨潔自新乃事是同於殺之

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湏于酒

辨治也乃司謂諸侯諸臣之類也汝常聽我之戒若若不治乃同則民湏於酒而不

可禁

梓材此亦康誥特取篇中梓材二字為名先王與叔兩人互告之辭前為王所告後為叔所答文亦甚明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惟邦君

以猶治也大家巨室也達大家者達及於大家也達王者達王德於下也殷邦多有故家巨族累世豪富習與性成難以服化自封德履祿大家尤深反以新君德教為不異殷餘民頑梗皆此輩也周公既遷其尤者於洛其餘未可盡遷故教康叔不必責彼速化惟治庶民及臣迫禮義通行於上下彼獨化外自不能也是謂以民臣達大家天子之德意深遠又難以達於民亦不必責民惟治化其臣自各以其所司達王之職見康叔之任重也按全節義由邦君及臣臣及民遂及大家其序然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

人宥

此言惟邦君之實恒常越及也降法也司徒掌邦教同馬掌邦政同空掌邦士尹掌

官之長... 也肆故... 敗傷也... 卿尹旅... 殺人也... 亦往敬... 先殺人... 君寬縱... 臣為重... 王啓監... 寡至于... 厥命曷... 此下庚... 也周禮... 書經疏... 大夫為... 監視諸... 生全也... 孤寡最... 者亦如... 皆用此... 君及御... 之於監... 適而不... 古王者... 監罔攸... 為厥疆... 若作梓... 既勤樸... 惟其塗... 丹獲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

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

書經疏畧周書

此下庚叔答王之言也... 也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王制天子使... 大夫為三監於力伯之國周使三叔監... 監視諸侯者治亂曰亂合同也容蓄也... 生全也恬安適也康叔謂王開啓我治民... 孤寡最易慢者亦敬之至於婦女最易欺... 者亦如已婦已女屬之於心眾邦君臣同... 皆用此以容蓄民王其有功效矣又思邦... 君及御事之臣眾矣王降命何由乎故托... 之於監通相接引以致生全接引以相安... 適而不見有相強之迹自... 古王者無不如此設監也

辟法也... 法修飾... 治也... 如治田... 為其疆... 堅飾... 耳梓... 塗敷也... 我成其... 終耳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

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

集庶邦丕享

書經疏畧周書

先王文王也勤用明德... 來之以恩為者作之以法夾輔也懷為而... 輔其治也享與來享同諸侯皆來享獻於... 文王親如兄弟也方來將來也既盡也后... 君式法也今王惟曰先王為方伯既勤用... 云云我為庶邦將來亦盡用文王之明德以... 為德夾庶邦之后法以為常集庶邦之享... 文王者以大享此康叔以文王自期勉又... 所以答前康... 語中意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

德用和懌先後遣民用懌先王受命

此又康叔勉王也... 懌悅之使不怨先引之於前後助之於後... 使為善也... 託民土於先王故今王亦惟用和懌之德... 以先後於民用是心矣... 悅我先王受命之心矣

已若茲。句。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若茲承上之辭。王果能如此。我亦惟曰。欲至萬年之久。惟王子子孫孫相繼是德民耳。

新編經義

卷之五

周書



周書 卷之第五

張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誥。

宅洛邑。作宅于洛邑也。成洛周公事。因召公先則公相宅。故周公至洛。而于召公之還。為此誥也。觀一先字之文。可知告召公。故曰召誥。亦猶告康叔曰康誥耳。及微子君奭。蔡仲之命。皆同此體。告某人曰某誥。若某人告曰某誥。則盡可曰王誥矣。何以別之。先儒未詳。反謂召公告周公。召留周去。既與周公成洛。不命。又與召公先相宅。不合。又與洛誥乙卯文義不合。此斷當更正者也。

書經疏畧

周書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臚。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臚音撲。

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也。豐。去鎬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將作宅于洛。故早行自周。至豐告廟。卽于此使太保召公先相宅也。相宅。相視其國邑之所居也。臚。月朔三日。明生之名。洛。距豐約七百里。及召公來至洛。已三月初三。丙午。矣。戊申。初五日也。至于洛。卜宅者。至洛水之閒。可宅處。灼龜也。齋戒三日。而後卜。故越三日。所以敬事也。得卜。得吉兆也。經營。度其地之廣狹。向背。以爲城郭宗廟。祭

社與市之位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洹越

五日甲寅位成洹音銳

庶殷殷之衆庶蓋是時殷民遷洛將以居之故專役之也攻位除其地也洛洹邑在水內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地位皆已除也三日而經營五日而位成則召公相宅之事完矣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

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書經疏畧

周書

召公詰

二

若語辭翼日明日也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早至洛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郊祀天也郊用特牲今牛二者或以文王配享與或曰配后稷社祭地也牛羊豕太牢也禮儉于天豐于地以少爲貴也周公攝天子政故先之以召公及至則郊天社地舉盛禮而後動衆致工焉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

邦伯厥既命庶庶庶不作

用書作賦功屬役之册以命之趨事也侯甸男邦伯周諸侯也既皆命趨事其卒又命命庶衆于是庶殷大作也作洛固以居殷衆故令自爲力亦以革其惰慢之習若侯伯來和會贊助率其民供物料效別役耳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句取幣乃復入錫

以與也出行也周公既至作洛召公相宅事畢及諸侯皆當歸國故與俱出也取幣召公取周公奉王之幣也乃復入錫者召公乃復成王相宅之命入獻此幣也

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詰句告庶殷越

自乃御事

拜手稽首周公將有陳告于王而致敬召公以將之也身行禮而口爲此言旅陳也若願也猶今願便之意公召公也我有陳于王因公歸願便作詰也告庶殷及自乃御事者將庶殷不作及我周人之治事告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

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

何弗敬其音基

此下因而戒王之辭曷何也其語辭商紂嗣天位爲天之天子命有大國而天改之以與我周惟王受此大命固無邊之美亦無邊之憂憂天命難保其不改也嗚呼曷其爲句嘆息何以處此難之也人王柰何不敬乎敬與天通故敬則明明則德無不備此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哲王在天越

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句智臧瘵在句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

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遐終未絕也在天言死者後王糾也後民殷餘民也籲呼也彼先王後王與今民今此已無不心服其命之當終彼心各有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

相視也先民古人之稱而稽仰考也若願格至也視古人有夏天啟迪其傳子以保天下仰考天心已順有夏矣今是已墜厥命而不常保今視有殷天啟迪湯以至保天下仰考天心已順有殷矣今是又已墜厥命而不常保我不疾敬德亦必墜天命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我古人我先人也今冲子嗣位亦惟無遺壽考成之臣耳亦曰彼能考稽我先人之德况曰其又能考稽國謀于天命所自乎如此以敬德則不至墜厥命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又嘆息言王雖幼乃天之天子受天命而長民也誠和暑險也王其大能誠和于小民今民即蒙其休美王不敢下十字為句不敢後言當先也民和即休故宜先顧視敬畏于民情之暑險也不敬畏民則不誠于民不誠民則不休美而天命墜矣豈不險乎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書經疏畧 周書

王來告王來洛邑也紹繼也王向日維其位實未繼上帝命宜即新邑以創若其服事也土中洛為天下之中王向未自行事不知民若之可畏今宜即新邑中土之地自行其事此二句統承上文天命小民言也且周公自稱其名配皇天天生民而王治民相配對也茲謹也中又居中國治也周公又自謂且向嘗言欲作大邑者其自是配天命謹祀于上天下地之神其自是居中也以治四方之民成天之命而不墜治民今得休美也按周公劉太王文武各從遷邑屬其敬勤皆能一新其治以配天命周公將復政恐成王悠忽如常特作新邑欲一新成王之志如此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此親介善節制適行也必欲王來新邑圖治者蓋今之梗化莫如殷民皆遷居于此王由此出政先服殷臣之為王御事者使親善于我有周彼御事者既節其驕溢之性由是頑民可漸化而政日邁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所地也化殷民又惟在于敬王以敬為居處之地動靜不離天命民心皆于此見之故不可不敬其德也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不有歷年我不敢知

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

書經疏畧 周書 召誥 六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王監前代蓋不可不敬夏商歷年長短皆其所不敢知所敢知者惟不敬其德即早墜其命也桀紂同轍夫復何疑服猶受也歷年長也不延早墜皆言短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

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

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今王繼夏殷受天命我所受之命即此二國所墜之命我亦惟於此二國命嗣繼其順而有功者而已何也王乃初服政之日亦嗣二國之初服無爾其衰末可也遂嘆

息言如生子無不在于初生之時天自貽以明哲之命本未昏也今天其命王以明哲命王以吉商之理命王以歷年之長在王之哲自知之能如今為我之初服則幸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

未命

宅居所求也王既知於今初服為吉商歷年之判則居此新邑以行新政故惟在王其疾速敬德王其德之用乃可以求天而未長此命也凡其字皆期勉之辭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

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

書經疏畧 周書 召誥 七

于天下越王顯

淫過殄絕戮殺若順元始刑法也小人本無能守其常德者惟王勿因小民過用非常亦敢用殄戮以治民民無不好德順以父之則有功民又不能自為德惟王位居德始王以德先之小民乃以為法耳以此用于天下及王亦顯大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

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末命

上君下臣也式用也君臣勤恤于民然後可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之長用不替有殷歷年之長也今惟欲王以小民受天末長之命焉是勤恤小民乃受命之寔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
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
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末命
拜手稽首曰又致敬叮囑之文讎民殷之
頑民皆殷故家世族其中有向化者以百
君子稱之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安受承
也威命法令也明德恩德也末終也能勉
力之辭公又遙拜致敬于王曰我小臣敢
任此殷周臣民安承王威命明德使王終
有成于天命王亦自顯大其德我不敢自
以為勤勞也今惟敬奉幣供之王為能祈
天末命之用

洛誥 書經疏畧 周書 洛誥 八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
洛誥

往營通言其始事也使來告卜者成王
至洛周公使卜人來告王以所卜之兆
周公又因告卜而作誥以告王也以其
告成王于洛故曰洛誥篇中雖未詳書
王來日月其中告答之辭甚明又遠周
書尚有作洛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
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
明辟

拜手稽首見王禮也復反也于美稱明辟
明君也成王遷焉天丁夫任政周公實攝

位至此成周既成請王及新邑任政周公
還政于王故曰我復子明辟又實如此不
必諱也基命所以立天命之始定命所以
成天命之終亂嗣也保即後誕保之保基
始也謂王勿嘗退託若弗敢及任天命而
基其始定其終者予乃嗣相保安大助汝
于洛邑其始作民明君也汝冢書作洛篇
也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是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
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亦
惟洛食伴來以圖及獻卜伴音平

書經疏畧 周書 洛誥 九

師衆也將以洛為京師之地故曰洛師黎
水黑水也澗東灑西王城也灑東舊注作
下都也遷殷民也洛食者舊云卜以兆食
墨為吉史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
予按洪範五卜之兆米水不可耕而食商
光也洛地可食吉兆也伴使也圖洛之地
形也王在洛周公述始初營洛之吉以見
天命成王之休因使人圖洛地形勢及卜
洛之吉兆來獻于王庶幾王與起而不自
推諉矣皆公親與王言之辭按汲冢周書
序武王平商維定保天之室規擬伊洛作
邑周公既誅三豎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
洛作洛則謂東灑西乃伊洛正地久有
定區無俟于卜更召公既相宅已卜成位
矣又何卜之益周公所卜者特卜成王新
命于此之吉否耳凡三人占則從二人
之言一人所卜有河洛黑水之兆河北衛
也殷舊地黑黯如水則殷滅之象其二
所卜又洛食皆同則周興之象是三龜皆
吉則天命成王與洛可知矣觀下文可証

按黎水即黎陽今濟寧蓋亦因此得名未
必殷周時即有此名也西伯戡黎之黎在
上黨別一地。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

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

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

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致敬呼周公曰公天降休祥于洛邑我
不敢不敬天此休我今來相此宅真可作
我西周對美之地定成視示恒久貞正也
公既成此邑使來來示我所卜之兆有休
祥且久之吉我與公二人共守正道以應
此卜可也功也公其助予恒久敬奉天

書經疏畧

周書

洛誥

十

此休王又致敬以求誨言新邑服政之
初公必有以教我下皆其誨言也按作
周匹休之言則新邑惟欲化殷頑民為不
時出政親侯之所周公居之若王之帶璜
金湯仍在故地兩相配對為治非欲棄西
而東也後儒未詳遂謂周公欲成王遷東
而王不能從。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秩無文。

肇始稱舉殷禮也盛禮者周公所制作之
禮樂皆待王今日始行之也祀者郊社禘
饗山川百神之祭也秩序也無文舊典所
不載也周公乃諫王曰王今服政始舉盛
禮禮莫大于一祭正宜于新邑舉行凡所當
舉而舊典無文者皆以義起而序次其典
章也周公監二代制禮作樂
多前代所不備此其實據矣。

予齊百工倕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
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

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周西周也宗尊也元大也元祀元子奉大
祭祀者天子之功極尊為天之元祀諸侯
之功次尊為社稷山川之元祀卿大夫以
次記功作元祀視示也功載記功之册籍
也周公又言王行禮後我齊一百官使從
王于西周今後百官不必從我亦惟理
治衆庶之事而已今王可卽命百官曰汝
自今受我元祀之命以厚輔弼之功王大
示百官以功籍使一一遵行自今王其
切悉自教百官
無仍望于我也

書經疏畧

周書

洛誥

十一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談談厥

攸灼叙弗其絕厥若彛及撫事如予

孺釋朋友也談火微也灼火盛也周公謂
王孺子也雖自教工非可以自專其與百
工且相為友朋可矣且相為友朋可矣此
往無亟亟欲作長君若火然也火之性剛
燥始之甚微旋遂熾盛王無若此以順百
官之輔導功叙其非至絕滅其若常道及
撫民之事我已定法
一如我之所行而已

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倕嚮卽有僚明作有功

倕大成裕汝未有辭

在周工平日從王之官也周公攝政總百
官有職事者皆從公在洛而從王在周者

皆散職也既齊百工從王于周散職自宜
從公于洛聽庶事之使令也嚮向也即就
也僚官也明作者文明之制作即禮樂也
裕有餘也公使百官從王于周則新邑之
官僚空而禮樂不行無以化殷頑表諸侯
故公欲在周之官往新邑使向趨已就之
事有官而明作有功如此王治西周周公
治洛師益厚大以成有餘之治王乃未有
可稱說之辭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此下王既受政諸侯皆朝見行禮之後公
又誨王之言也已矣辭汝惟勿子不知慮
遠惟此初政之日即以圖終下文即圖終之事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

書經疏畧 周書

洛師

五

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
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

百辟諸侯享獻也儀致敬之禮文也物貨
幣也役用美差也紂時諸侯來朝天子徒
索其貨幣之物周華商弊惟欲其盡禮文
此時成王舉殷禮諸侯來朝故公教王
敬識乎此即圖終之道也汝其敬識有誠
于享有不誠于享以盡文致敬為多不
以物為多文不及物則猶之不享何也惟
不用志于享也即凡民亦必曰是諸侯不
侮慢矣此國事由此皆不用志是諸侯不
不暇及也

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獲音乃時惟

不末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
戾

聽朕教汝亦言惟終之道獲勉也正父謂
武王也於非民之常道汝即不可於此勉
力乃此惟不末長之故至正而不務非常
者莫如乃父武王為志以次叙于乃正父
西周其敬乃父命哉乃命者何農事是也
此民之常道可末者也茲予所以嘗明于
農彼農寔裕我民無貪速功用取災戾可
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書經疏畧 周書

洛師

五

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
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保安稱舉顯明揚宣烈功師衆也宗亦宗
也將行也成王乃謝于周公曰此公之明
德保安我冲子也何也公舉大明之德左
右我小子宜揚文武功烈以奉答天命均
和恒久于四方之民以宅此泉厚我以功
宗行我以殷禮舉序元祀凡無文者莫不
咸序安我冲子乎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迓衡不述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旒祀

惟公德明故光于上下則天地昭公之德
矣勤施于四方則四方之民被公之德矣

旁左右也穆穆美也迂迤衡平也左右作起象臣之德穆穆然相與迤致太平在處諸臣又服公之德矣迷失也又恐我冲子自荒墜不失文武之勤教一使我冲子早夜以敬祭祀焉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斐輔道也若時順時也王又念公之功其輔助引道于我有甚厚又順時而施時未至不強我以速化已至不急緩以失幾此王深知公哉如世子之教有過捷伯食及作邑復政之類可見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退歸也即就也辟君也我其歸就君位于周今公留新邑以圖後治謂以禮樂德教書經疏畧周書化殷頑民也後留也謂之後者有後事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

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亂治也救安也將行也士師大夫也師長民之官工百官也誕保大安地所謂萬億年功業也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王制設四輔及三公是也言昔四方多事公口進治其亂我受政為功宗之禮尚未定成亦未能安以遂公禮樂教化之功可進行于留後之日以為我士師工之監視以大有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若亂為之職自有四輔在公不與焉按此制作禮樂以監官保民者周公之素志以王未正位未便干行皆嘗與王商定者故前曰予庶有事又曰孺子領朕不暇也公留洛已不在輔弼

之位歸老于洛但猶為成王料理制作耳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敬公無因哉

我惟無教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定止也公止洛予往周已畢也肅敬將行祇敬敬樂也予往以畢公之功肅以將公之禮祇以歡公之樂公無以我無知而用予心哉我今後惟無教其安民之事公亦無廢其禮樂之化作法于四方庶其世享公之成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

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文祖文王也光顯烈功也周公開無周之言致敬于王曰王命我來此承保文王受書經疏畧周書命之民及武王光顯之功請從此弘大我之意本以居周公非為遷都明甚下又言孺子來相宅更可見

孺子來相宅其大悼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

惟王有成績

大悼典即舉廢禮也亂治也言孺子前日來視宅時其所行大厚之典禮殷民賢者皆感于新政以禮自治王在今為四方新辟之君在後即作周恭敬開先之主曰周公又命王之言其自此居中國圖治萬邦咸休惟王有此成功也

予曰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

周乎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單同
多子公卿大夫也節事治事之臣前人文
王也師衆也乎信也答其所故為乎信考
成也昭子猶明辟之意單盡也糾時天下
之衆歸我文王其仰望文德者厚無窮文
王未及成此大烈以答衆心武王又未克
終故周公欲與衆臣篤厚前人之成烈以
報答衆仰望之意作周乎信開先之臣以
考成我明君之刑範乃單盡文王之德也

俘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
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

考

書經疏畧

周書

卷六

此其日事而公述之也毖殷誡殷人也命
寧問安也周公謂王使人來試誡殷民乃
因問安于我且以秬鬯之酒二卣獻我曰
此明榮禮祭先人之酒且拜稽致敬而休
獻于我焉予不敢宿留君惠仰禮祭于文
王武王我因祝願文武惠順于王使篤厚
先王之功叙身其康強無自遇災疾有萬
年之壽以厭足其德乃與殷民長久也引
長也按此王與周公往復
純乎禮樂即教化之端也

王俘殷乃承叙萬年其末觀朕子懷德

承叙順序也周公既述其事遂謂王使人
恭殷者欲使殷民承順禮樂之序于萬年
然亦不必求之殷也殷人其長觀于吾子
而思其德王自修德後不容不順承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

牛一王命作遷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威

格王入太室禲

此下史官記其事也戊辰日也烝祭歲者
烝冬祭為歲舉之一也騂赤色周所尚也
王于洛烝祭文武命史官作祝冊其冊
惟以周公留後治洛告于文武焉王賓四
方諸侯也以王有殺牲禋祭之大事皆來
助祭也大室清廟中央室也禲灌也以注
噴酌秬鬯灌地以降神皆
重禮也王初行禮故記之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書經疏畧

周書

卷六

七

此總記其事逸史官名也王命公後作冊
史逸以冊詰廟皆十二月事也是成王冬
至洛服政行事可知矣惟公它洛以禮樂
教化大保文武受命始末其七年則所
傳周公相成王七年制禮作樂者有據矣
命公後何為即誕保文武受命之省文也
誕保七年即所謂其後亦可知矣又按誕
保而後王道成故洛邑號成周而王亦謚
成王也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

士

按作洛之先已有殷民在洛不作但室
家未定惟魯事丁壯先在耳及邑成而
後悉遷也周公乃因慰勞而告勸之
後篇章順足見頑民者習于商數情之

俗不齊見禮樂之化是以作新其志氣
而廷禮成耳蓋其民多大家板尾積惡
不悛者皆卿大夫之家故曰多士先附
惡于材者此輩後又助清濂板者此輩
故悉遷之非
遷小民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商王士商有卿大夫即頑民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

帝

秋曰旻天謂爾殷多士尚不知憂恤旻天
大降喪亡于殷我周受天佑助之命奉天
書經疏畧 周書 多士 大

之明威致王罰之詞以
勅正厥終絕之命于上帝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

罔固亂爾我其敢求位

肆語辭高取曰弋界于也我小國豈敢弋
取殷命惟天不予爾殷信不罔保亂爾
我周我周所以得居此位
豈周敢有求此位之心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秉執也明畏即明威天命在民心惟上帝
不與殷是故惟我下民秉天命而施焉之
共欲滅殷也此即天之甚明
而可畏者天命豈可假借乎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
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導逸安也上帝引逸者爲善則安此即
上帝引人以逸也奈夏桀自不適于逸耳
何也惟帝命之所降格者其意嚮原在于
夏桀桀弗能用帝此意乃反大肆其淫佚
民有怨恫之辭惟是天乃無復思念無復
聽聞其惟有廢奪夏之大命降命于有道
使致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俊民賢人也甸治也天子是命爾祖成
湯致罰以革夏之亂立賢俊以治四方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

書經疏畧 周書 多士 五

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

澤

明德不昏其德以肆虐也恤祀嘗以失先
祖祭祀爲憂也天因此以大爲建立保治
于有殷殷先王亦不敢失帝建保
之意無不配合天意以澤于民焉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

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顯于天顯民祗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于天道而虐天所
澤之民况曰其能聽念商先王以憂勤傳
家而明德恤祀者乎大過其失罔
顯念于天之最明民之可敬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

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大喪謂紂失天下四方小大邦喪為武庚失國言也。有辭猶言有說。惟是天不保殷降此喪亡之大禍何也。惟天不與人之不明其德耳。此紂所以亡之故也。凡四方小大罔有喪亡者無非天以不明德之說而得之。此又及武庚之亡也。武庚亦諸侯之屬。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有命曰割股告勅于帝惟我事不敢違惟爾

王家我適

靈善訓。寄適往也。今惟我周王以大善承受帝事。及帝有命曰伐股。我周亦仰承之。書經疏畧。周書。多士。子。

以告正于帝而誅之。惟我周所事先後皆承奉帝事。紂不明伐之。武庚不明亦伐之。無或違也。所以爾王家終歸于我周皆天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

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洪大度法也。予今其亦曰。惟爾昔助紂惡。今又助武庚叛。是爾多士大不法。我本未嘗欲遷動爾邑。是遷動爾邑。自爾邑始也。予亦念此有天意焉。天蓋就于殷地降大戾。戾故今稱。大不正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

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

後無我怨

洛在殷西。予惟以是殷地不正。故遷爾于西也。非我一人承奉祖父之德。獨不能安寧于爾。是惟天命無違。我不敢有後于此遷也。無怨我當自怨耳。

惟爾矧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册與皆書籍。載殷革夏命之事。此總敘前意。惟爾當自知。殷革夏命。有典册可據。用焉。亦同。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

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子惟率

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書經疏畧。周書。多士。子。迪進簡用也。百僚小官也。肆故今也。求謂推致其罪也。天邑商尊稱也。肆大矜憐也。今爾多士必曰昔商革夏命。夏士有進用。在商王之庭者亦有服事在百僚者。今爾何不見用我也。雖然予惟聽用有德之人。故今予敢推求爾于天邑商乎。若推求則助武庚者皆有叛逆之罪。予惟率皆大矜憐。于爾之無知而赦者之故。不用非予罪。是惟爾無德。卽天命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奄東方國。同武庚叛。周公誅之。降于也。四國民命。一也。昔我來自伐奄之日。卽降彼。通讓也。既降爾命。必有所懲。此亦天意也。

乃明致天意之罰，遷移爾于遠方，使爾皆親比服事，以臣于我宗周，以習知禮義而多順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寘，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惟不爾殺，意已極慈，惟是遷命為重申，則決不可違。下文皆其命也。真以禮接四方，謂侯也。服事也。奔走，供役也。今朕不憚，經營作洛，因罔土中以資禮四方，諸侯亦為爾多士所有事，以奔走臣我，觀四方賓客禮讓之風而多遜也。此遷洛本意已明，不俟後人添議。

書經疏畧 周書 多士 三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土者，分殷庶以田也。幹事，止居也。爾雖遷洛，尚有爾之田土，尚安爾農事，居止，蓋既變為禮讓之俗，而又無所失養，豈不愈于大戾不正之殷哉。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

爾土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敬者，敬其奔走臣我，多遜之命，天畀矜爾者，天亦于爾憐爾也。若不敬我此命，我不但奪爾土，使爾不得寧幹止且必致天罰，刑戮及爾躬矣。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四井為邑，今爾惟是安居爾邑，子孫相繼為桓，志爾既有寧幹，有壽年于此，洛爾子孫自興起昌，盛即自爾遷始也。蓋不遷則驕傲之習日長，禮義之俗不與天命不侑。王法必誅于孫，無由得與，故謂爾能敬我命如是云云。于茲洛，則其後不與鮮矣。此周公之善誘其仁殷庶，真天地父母之心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必有脫簡，或言者，兩岐之說也。不敬我所命，則害爾躬，教我所命，則與爾子孫是我所告此兩說在爾所處也。

無逸

周公作無逸

書經疏畧 周書 無逸 三

按書文，周公或成王使敬百姓也。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者康安之本，逸者禍亂之原，此天下萬世主人之龜鑑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君子，人君也。所處也。逸，安也。周公嘆息言君子處其無安，逸而已。無安，逸乃所以安。逸也。是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安。萬事皆出于稼穡，稼穡本出于艱難，人君不知稼穡之艱難，自無由得安，逸矣。于是可知小民者，君子之所依賴以安也。豈得以君子而不敬小人乎。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

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相視也俗俚曰諺誕大妄也否不然也昔之人父母也此言稼穡之艱難不易知也視彼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應知稼穡之艱難乃竟有不知者不知則好安樂好安樂則必俗諺惟以逸為逸不知以無逸為逸卒且大妄否則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不善安樂而徒勞苦也民子尚且不知况人君何能得知此所以終不安耳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

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大戊也嚴莊重恭謙抑寅欽肅畏恐懼皆敬之意祗敬荒怠享安也中宗極其敬畏常自度量天命之長短在人心之得失治民極其敬懼不敢怠荒安寧故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乃其逸也是中宗不自逸侯小人乃逸如此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舊久勞爰爰于暨及也高宗未即位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習勞

政為小人稼穡之事也作起雍和也言者所以恭默思道故及其言皆道所發而雍和之治成焉嘉善靖安也不敢怠荒安寧以善道安靖殷邦至小大民無時有怨故高宗享國若干年乃其逸也是高宗不自逸侯于小人乃逸有如此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厥寡肆

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高宗子史記高宗崩于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鄭康成謂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遂于民間故云不義惟王祖甲久在民間為小人艱難之事及起而在位于知小民之可依故能保安其順之即保不致侮慢故享國若干年乃逸有如此

書經疏畧

周書

無逸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通樂曰既自三宗之後所立之王皆生于安樂之中不知艱難不聞勞苦惟知耽樂之是從故自三宗以後遂亦無或能享壽考不過十年以下乃其不能逸者也其惟以逸為逸不依小民以為逸乃不逸又如此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

畏文王甲服即康功田功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抑下畏懼也甲服下事也即就也康功安民之事田功養民之事微懿恭懷保小民也中昃日之常自咸誠也周自太王季敬小人之信常自抑下以就民畏懼不敢慢民至文王甲下其事以就于小民安養之功將以依之也既美而柔順又美而恭敬于小民來而安之于焚民順而生之自早至于日中及昃不遑暇于食以誠和萬民為事而不敢安逸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盤樂田獵也以用也惟正之供者文王為方伯諸侯皆有朝享之常貢文王惟不敢樂于遊獵然後能用庶邦惟正之貢其不自安逸又如身身中身猶中年文王壽九十七于四十七即位享國五十年是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前法也其指殷周先王言淫過也觀觀眺于園圃逸安閒也遊遊行于山川田獵也四者皆逸之事以用也天下貢賦原欲人君正其事以安天下故曰惟正成王法先王之不淫于不正以用此供可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皇暇若順則法也酒德醜酒之惡德也王無暇日今日耽樂以自逸也自逸即所以教民逸羣廢稼穡非所以訓民也迷則天促其壽享非所以順天地一時上下之人大法其有愆可乎愆承上二項言殷紂始以自逸遂上下相師迷亂于酒嗣王其無若厥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壽張為幻

胥相也訓告相誡告之言也胥保惠則相安相顧有方矣胥教誨有不從以強教嚴悍繩之請誑言無實張大言不慚幻虛也古以德業已盛其臣猶且胥為輔助如此是以思慮專一視聽不惑人無所施其詐偽故無或敢變亂是非以欺人君者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我此無惡之說即古人訓告保惠教誨之意謂王石不聽彼講張為幻之人乃進而引導汝不聽此必聽彼聽彼講張之言必變亂先王之無惡之正法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求神謂之祝變亂正法必害小民至于小大民皆不然其法心違悖怨怨口

詛言祝告使嗣王不能日夕安樂所必至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

汝晉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特

不啻不敢含怒音音吏

迪作音馬也。即詛祝皇君也。殷先王及我文王皆作哲之人。極其明智。即有人告曰

小民違怨詛祝于汝。則不敢責人。君自敬畏修德。其怨晉之罪愆。必自任曰。我之罪

實若此。方自負罪。不但不敢含怒而已。此明哲之人。如斯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譖張為幻曰。小人怨汝晉

書經疏畧 天周書 君夷 天

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

亂罰無辜。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八字

辟君。綽大叢聚也。我此迪哲之言。嗣王若不聽。彼譖張為幻之人。告汝曰。小人怨汝

晉汝。則必不能察而信之。既信之。則自不能永念為君之道。敬德認愆矣。不能寬大

其心。以容小民之過矣。于是轉相羅織。必亂罰以及無辜。亂殺以及無辜。于是怨怒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其監于茲者。欲視此兩不聽之害。以堅收無逸之說也。

君夷 音式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

不悅周公作君夷

按書文不悅者不悅仕也。功成思退。有委之周公之意。成王以幼冲。承新造。全賴二公相之。如左右手。不可闕一。經文中。純是發揮此意。按樂記云。五成而分

周公左右召公

右亦與序合

周公若曰君夷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

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

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君尊稱夷召公名弗弔不恤也。謂召公欲退辭職。不為國家憂也。業匪忱信也。方殷

書經疏畧 天周書 君夷 天

夫墜天命。雖曰我周既受之。不敢知其基業。果能永信于休祥。若謂天命非可信。則

人而已。此召公所當雷以圖治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

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句 在我後

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

知。

已止也。召公止曰。周公。有才德。相成王。是周公之貴也。尤怨遠也。人謂君臣也。上

天下民。渴絕。伏失也。周公嘆謂君止。說是

在我。我何畏哉。亦不敢安于有天命。不長

久念天之威怒。及我民無尤。怨遠也。思

天命人心。去就無常。在人為之而已。今若

我後嗣子孫自為而不輔助之彼大不能敬天敬民必絕失前人德業之光顯果可退居在家中委之不知可乎此所以不忍去也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謹信也承上文言天命不輕易與人天理人亦難信此其所以多有墜命也幼主不能經營歷練以繼前人敬明之德在今我亦非能別有正道適王惟前人光顯之德業施于我冲子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書經疏畧

周書

君奭

三

此承前人光二語言之寧王武王也延長庸用釋舍也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武王寧民之德是延而已寧民即所以敬天天自不用舍我文王所受之命以絕我也召公宜不以爲難矣召公不悅于仕要有憚難之意故反覆明其難易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

多歷年所

保衡伊尹也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格上帝治功升聞至天也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名臣名又王家治國家也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茲猶天命言陳列也陟升也死而升天曰陟所者年之居次此六臣循惟以天命陳列于君保治有殷故殷禮格天之臣死則如天而配祀謂之陟配天也多歷年所久而廢其祀也巫咸言又王家巫賢甘盤又其所言皆承格天之辭變其文耳此意直序至遊大川節而止按商以功臣配天見商頌長發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十三小臣屏侯甸矧成奔走惟茲惟德稱書經疏畧

周書

君奭

三

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

是孚。總純一也。佑輔助也。實確辭。百姓王人。衆姓之王官也。小臣諸侯之臣也。臣子何以配天。天惟純佑之臣。命之以治。則商于是時。實盡衆姓之至臣。無不秉純一佑輔之德。明而不致昏。憂而不敢安也。不但天子。即外而諸侯之臣。以屏衛其侯甸者。况皆奔走承順。惟此純佑之德。舉用治其君。故一人有事于四方。乃信之如下筮。無有疑違者。天命之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格至平也。誠無也。天之受人國。本至平。而無偏私。六臣保治有殷。即繼天命。而天無成怒。天何其至平也。今汝承恩。此理。謂有可堅固我周之命者。其在保。又以此治之。顯明我新造之國乎。此以上。周公就殷之往事。以驗天命。極真。故敢以人事承之。

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中重勸勉也。凡言寧王。皆言其安民也。有夏諸夏也。虢叔文王弟。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皆文王臣也。在昔天降謨于殷中。勸于我武王安民之德。以集成大命。其先實惟文王。庶能修德和衆。我乃有此諸夏亦惟有虢叔等五臣。以爲之輔。而文王乃克修和有夏耳。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蔑無冒上也。若無五臣。未往以此修和之德。迪進天下以常教。文王亦無修和之德。下于國人。亦惟五臣爲純佑之臣。秉德明德。進知天威之可畏。乃惟是昭明之文王。亦進見天威。故上聞于上帝。惟是遂受有殷之命。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威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

四人。虢叔先死也。劉殺也。厥敵。紂與黨。皆民之仇敵也。單盡也。武王時。惟此四人。尚進有諸侯之祿。後及武王大奉天威。盡殺民仇。以割殷命。亦惟此四人。昭武王之節。說輔臣助君受命。我文武亦然也。

今在于小子旦。若游大川。子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我無責。收罔昂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浮水曰游。收成也。奇造。老成也。鳴鳥者。鳥鳴則彼此聲相應也。今在于小子。常如浮大水之險。易子沉溺。子往及汝。共相助以濟。此險耳。王小子與未。在位同。豈不險乎。恃我二人輔助。以濟此險。大無專責。我一文功。將收成。而罔勉力。則不及濟矣。汝乃人。猶孤鳥之鳴。並不聞有相應之聲。况曰其能格天。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乎。此周召爲左右。誠未可去其一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大。謀謀。迷惑也。我所言。殷周佐命之說。及今。濟川之說。皆大其宜。視于此。我周受命。有無疆之美。亦大有艱難。告汝宜爲寬裕之謀。勿徒憚艱難。以自快。遂欲退去。

以聽後人之迷惑度
則不取以後人迷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句乃悉命汝作汝句民極

曰汝明句曷偶王在句乘茲大命句惟文

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作與偶並。豈該乘載也。天命也。昔武
王布乃心腹。盡以佐命之職命汝。又恐武
意而作與汝。今民亦甚曰。汝有明德。汝勉
與我。偶力輔王。在以誠信之心。乘載此天
之大命。惟念此大命。皆文王憂恤之德。
我二人承順此無疆之憂。慎可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句保爽其汝克敬句以予

監于殷喪大否句肆念我天威予不允句惟

書經疏畧

周書

君爽

書

若茲詰子句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周公又曰。我告汝者。皆我之所信。太保之
官。乃汝爽之職。汝即宜克敬其保之職也。
以我視于殷之喪亡。大否亂。大念我亦必
有天威為我所不及。信汝亦宜若此告我
焉。互相告助。惟曰。贊襄在我二人。汝與我
正有合哉。嗣是周公居洛。治陝東。召公居
鎬。相王。治陝西。左右
相濟。乃周公意也。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

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滋漸。賊勝也。天下人情。我與汝。每有言曰。
在是二人。天休漸至。人言如此。惟是我二
人。恐不能勝此責耳。汝其能敬德。開明我
賢俊之人。使皆可佐命。以遺後世。伊時在

汝推讓後賢于大
盛之時。乃退可也。

嗚呼篤棗時二人句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句

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

率俾

素輔。式用。冒覆。俾從也。篤于輔。君者是我
二人。我周用能至于今日之休美。但三分
有二之區。久服文王之化。東海之隅。三
邦國。服紂淫虐之化。至今難以同歸。覆具
我欲與汝威成文王功于不怠。大其覆具
使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然後已也。按
海隅。出日。指淮夷。徐
奄諸國在東方者。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詰子惟用罔于天越

書經疏畧

周書

蔡仲之命

書

民

我不順汝意。以遂其安。若此多
言。以告汝子。惟憂天及民而已。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

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前互言天人。此歸重民。惟汝能熟諸民情
民心亦無不能。有初。惟貴其有終。今日之
歸向。未必他日不背去。汝祇
順我此語。往敬用治可也。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

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冢宰相臣攝政也正百工長百官也辟法囚拘也逸周書作洛篇云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囚蔡叔于郭鄰郭凌即郭鄰或曰郭號也囚雖拘制猶與車七乘降為庶民不齒列于王家三年者過期仍齒之也管叔罪重法當死二叔以次滅蔡仲蔡叔子也庸用祇敬也敬者德之聚仲能用敬則德可成故周公以為已卿士見左傳及蔡叔死周公請命成王封四子蔡焉蔡今河南上蔡縣有故城

書經疏畧 周書 蔡仲之命 五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

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蔡仲名胡率循德善也改父之惡行能謹慎其謀猷故今命爾為諸侯于東土東土就也即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

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蓋掩邁超憲法也仲庶幾能掩蓋前人之過愆惟忠于君孝于親蔡叔之逆惡矣不勤不怠以垂法于爾子孫爾祖文王服事

殷風有常訓爾今後率循之可也惟爾父之違君命無順可也即此為忠于成王之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

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

戒哉

天無所愛惟有德者助之民無常心惟願我者來之此欲仲知天人之理也善惡不同同歸治亂者因前戒以父之叛逆則叛逆之外豈遂有可作之惡如桀紂所為天豈輔而民豈懷之其足以致亂則同又欲仲充類而戒之也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

窮 書經疏畧 周書 蔡仲之命 五

凡事慎謀于始方事之始即並其終以謀之所以至終事而不困若不早謀其終至終則不及謀而困窮矣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

濟小民率自中

猶功睦和蕃屏也心主于正日中勉爾事功睦爾鄰封諸侯蕃屏王室和爾兄弟安濟小民此五者立國之要道又告以率自中率皆自于中心之正也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根存者存者漢而後發發者無窮也

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

度則子一人汝嘉

作聰明者，偶因所感而起，私非自中心，欲慎之所發，其所見甚率，舉凡變亂先王成法者，多出于此。舊章如上五者，皆有成法也。詳慎審也，制備也。度制度，即舊章。凡口視耳聽，見為然者，實未必然。爾不可如是，以亂舊章，必詳為慎審，則視聽皆率自中，而至理乃出，自不信一旦之偏言，以改已成之法度，如是我乃善汝也。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荒怠棄失也。終又嘆息謂汝此去，凡所告汝之言，皆無荒怠棄失也。

成王政

成王政者，王政成也。必有所以成之之實，成王之論，或可因之以見。惜乎其闕也。踐滅也。孔氏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伐之，遂滅奄而徙之。唐孔氏曰：別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叛，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淮夷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即政，始封伯禽，費誓之稱，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討伐，知成王即政之年，復叛也。按汲冢書作雒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能盈以畧，可知文王三分有二，其一分不歸文王而服紂，淫虐之化者，即殷東淮夷徐戎諸國也。其先助紂為惡，其既助武庚叛，其後又自叛，始若唐虞之二苗，然齊分投三苗，周公遷商奄一也。按左傳：淮夷即奄也。

書經疏畧

周書

成王政

卷

成王政者，王政成也。必有所以成之之實，成王之論，或可因之以見。惜乎其闕也。踐滅也。孔氏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伐之，遂滅奄而徙之。唐孔氏曰：別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叛，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淮夷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即政，始封伯禽，費誓之稱，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討伐，知成王即政之年，復叛也。按汲冢書作雒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能盈以畧，可知文王三分有二，其一分不歸文王而服紂，淫虐之化者，即殷東淮夷徐戎諸國也。其先助紂為惡，其既助武庚叛，其後又自叛，始若唐虞之二苗，然齊分投三苗，周公遷商奄一也。按左傳：淮夷即奄也。

將蒲姑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

公作將蒲姑

孔氏曰：蒲姑，齊地，徒近中國，教化之接，視鮑有言，因商奄之地，而命伯禽，蓋亦遷附魯服，伯禽之化與，大約齊魯舊地，皆屬徐奄，而西連于股，自成王伯禽平亂之後，乃服化也。又按遷而不斬其祀，忽其無知，而猶可化，觀伐淮夷二詩，不以誅殺為意，惟武庚管蔡不赦者，因不服也。

多方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書經疏畧

周書

多方

卷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滅奄而歸，至于鎬京也。周公囚王，滅奄，即誠殷民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

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凡王命，皆周公所命。今加周公曰，可見猷謀之辭，辭也。四國，謂前多方，多原也。殷侯，商之舊諸侯也。尹民，治民之官也。命生，命也。降于也。四國及多方，屢叛，應誅，皆救其死，是予之命也。

淇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四國大其志以圖謀天命。不從長久。敬念于先祖之祭祀。使其敬念長久。于祀則必修德以保宗廟。而不敢圖大矣。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厥圖天之命。

此引古事以明之感。憂淫過也。終日一日。也。天降命至夏。夏桀不知受天命在于憂勤。大其逸豫。即憂民之言。尚不肯出。惟大過昏迷。不能以一日勉于天命之道。乃所聞于。爾者。惟曰。圖天之命。

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書經疏畧。周書。多功。早。

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

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音致。狎憤。

麗。依也。民所依托以生者。謂之麗。甲狎也。內女邑也。亂暴虐也。旅。衆臣也。舒。寬。叨。食。憤。忿也。劓。割。皆刑也。祭。既。不。以。憂。民。奉。天。為。心。不。能。開。民。之。麗。而。民。失。其。生。矣。又。乃。大。降。刑。罰。以。增。亂。于。有。夏。因。親。狎。于。女。邑。以。作。內。亂。不。能。以。善。道。承。順。于。衆。臣。衆。臣。無。有。敢。大。進。恭。敬。之。職。大。行。竟。政。于。民。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者。日。見。欽。崇。相。與。以。刑。罰。戕。害。其。國。而。已。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

有夏。

刑戮也。天有何私心。惟是求愛民者。以為民主。乃大降明顯休命于成湯。使為殄絕于夏桀。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好義之民。享獻也。恭。同。供。多。士。官也。享于民。享民之供也。惟天不于。德。保。民。以。享。于。民。乃。胥。助。祭。而。虐。于。民。民。失。所。麗。至。于。百。為。俱。不。克。開。四。民。之。生。路。也。大。塞。周。書。多。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

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

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

釋無辜。亦克用勸。

克。以。爾。多。方。簡。者。多。方。失。麗。簡。擇。得。湯。而。慎。厥。麗。乃。勸。者。湯。敬。其。麗。以。開。民。生。而。民。乃。勤。以。從。湯。也。厥。民。刑。用。勸。者。湯。即。于。不。善。之。民。而。刑。之。民。亦。諒。湯。心。之。仁。而。勸。也。以。至。帝。乙。數。世。皆。明。此。德。慎。罰。者。何。罰。有。辟。而。亦。皆。能。用。民。之。勸。也。慎。罰。者。何。罰。有。辟。有。宥。要。囚。時。殄。戮。者。皆。多。罪。亦。能。用。民。之。

勸也開教者皆無罪亦能用民之勸也
之人君有麗民之心無輕刑人之心其未
有不
知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王若曰諾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
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
屑有辭

爾辟紂也商先王世傳麗民家法如此今
至紂不能用爾多方享有天命嗚呼此其
故何也王若曰此我所以作誥告汝多方
以其故夏亡非天用舍夏殷亡亦非天用
舍殷乃惟紂以爾多方大肆其淫惡以圖
天之命是以多方殞爾有辭也言怨聲亦
書經疏畧 周書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
間之

享饗也剛代也乃惟桀之誅政剽割夏邑
不合于天之所享故降是喪亡使能有國
者代之非天
釋有夏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
降時喪

商紂不德先王之德而逸桀之逸謀桀之
政惟不察是進所以天降
是喪亡非天釋有商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
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罔無克能也思慮不忘曰念須待也聖哲
之人惟常以不令天心致喪也為念故能
為聖若一旦將此念不存即可放逸為狂
妄之人狂人若一旦能存此念亦可循道
而為聖人紂雖狂天亦未肯即舍紂須待
寬暇于五年之久容其克念天命以延其
于孫大作民主乃卒無可念可聽者故卒
舍之也五年無所考或即伐紂以前之五
年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
方罔堪顧之

書經疏畧 周書 多方

威災殺也開發顧視也堪任也天既舍紂
于是求民主于爾多方諸侯大警動以威
怒之矣所以開其顧視天命之意惟爾多
方諸侯卒無有任此而顧視天命者何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與神天
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常式法也神天之神也多方罔任此
責惟我文武善承顧于衆人能任用顧天
之德惟常主于神天以為心凡天所動之
威皆天以法則教我用美也于是天乃簡
命尹爾多方焉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
不忱 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爽介又我周

王享天之命何今爾尚宅爾宅改爾田爾曷

不惠王熙天之命改音

忱信也四國即多方今我為何敢如此多
詰惟欲大降爾四國之民命爾何不信我
也寬裕于爾多方使不困迫于虐政爾何
不夾助介輔其治于我周王以享天命示
敗活田也熙光大也今爾庶其有宅可安
有田可治爾何不熙王之治以光大天命

爾乃迪履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

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迪作也四國屢叛作變要不安靜之事是
爾心昏不知所以自愛也天命爾麗于周
書經疏畧 周書 多方 聖

爾乃不聽治是不大安天命也屑小播棄
也爾有光大之天命爾乃自為小治而播
棄天命凡此皆自作不常之
事今當謀而信下正道可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

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

極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戰兵也要囚刑罰也滅也爾四國自作
不典我惟是教導告誡之我惟是其以兵
刑制之至于爾三矣此後仍不用我
降爾命而復叛者我乃其大罰殺滅之不
復生全非我則就德不
安靜乃爾自速此罪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

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

罔不克臬

有方多士謂淮夷徐奄也監周公自謂也
胥也伯也正也皆周之官名臬法也自
爾多士于新邑奔走臣事于我監者今已
五年已有作我周胥伯小大之官及眾正
之官爾罔已無不能盡其職法矣
此多士皆舊服之人相因而告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

邑克明

爾身自作不和者爾已自能和爾家人不
睦爾已能使之和身和家親所以爾一也
中今已皆能明于和睦之理
以上二節契屬已然之辭也

書經疏畧 周書 多方 聖

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

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忌畏也凶德惡德也則法也以用也穆穆
敬也位胥伯正也閱簡也介助也爾今後
惟克憂勤于分內之職事庶幾不長有凶
惡之德亦法用穆穆之敬以在乃位再能
簡于邑之賢者
以謀其助可也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改爾田天惟畀矜爾

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

有服在大僚

果如前言爾乃自是洛邑庶幾可以永長
改爾田矣天亦將子爾憐爾我與亦必大

介助賚賜于爾將進揆在王庭庶幾爾職
有服用在大官者不徒胥伯正而已以上
二節勸勉其
未然而辭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

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爾若不能勉信我之誥命爾亦法惟不能
享此簡迪之爾凡民亦惟曰此誠不可享
矣民謂不享仰天不罪我
人君雖欲介賚豈能強乎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

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

逸放頗僻遠違探取迷遠也爾若更放逸
不敬頗僻為邪大遠遠王之誥命則是爾
書經疏畧 周書 多方

多士自取天威我則自致天罰使離遠爾
致內者以上二
節戒警之辭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承上文言我類不為多誥之言而發
惟為敬告爾生命之所係而發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又承振言我之此誥是惟爾生命之初倘
不能敬慎于和時以探天威致天罰則無
我怨也

書經疏畧卷之第五終



周書 卷之第六

張

立政

周公作立政

按周公罷洛誕保文武受命民至是天
下太平王業已成故有此誥戒成王自
此惟任官保又耳又按此篇全本阜
陶謨以九德知人天工人代為義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

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拜手稽首賀辭也告嗣天子尊成王也王
矣言天下太平而王業成也咸盡也用咸
戒于王者言雖王矣而猶有未盡用盡告
于王使悉知之也未盡者何曰王左右有
書經疏畧 周書 立政

長民之官曰常伯有任人之官曰常任有
平法之官曰準人皆王左右大臣也又有
補王過之官曰綴衣慎王勤之官曰虎賁
皆王左右近臣也大臣明道德以敷治近
臣守法紀以匡王王能得人端
任王居中無為王道乃盡矣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

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

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休美恤憂迪作也有室傳代如家故有天
下曰有室競強也顛俊求賢也知人則天
堯舜難之自皋陶告禹以九德知人而顛
俊之道遂自古莫強于禹迪知言真知也

非苟知忱恂言誠信而非苟信也九德即
寬而栗柔而立慤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
而溫簡而廉剛而塞澹而義也拜手稽首
賀辭也后矣言盡君道也宅居也乃事即
常任乃牧即常伯乃準即準人總天下之
政以居于此三官故曰三宅三宅非三人
統部屬言之見下周官篇周公嘆息言得
人端任此有大美大憂存焉能美此而知
憂者少哉古之人作此休茲知恤者惟自
禹始乃其有天下稱大強惟求賢以尊奉
天心不使人任私意恃偏賢故有夏之臣
皆真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君
曰拜手稽首君矣然當時亦惟曰宅爾任
事之官宅爾牧民之官宅爾平準之官茲
惟君道盡矣按三代設學校
教士于豫皆推禹九德之法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書經疏畧 周書 立政

謀而言其暫也訓教也三宅上三宅也義
民善人也王若不法禹九德之行而教之
于素惟是謀而之間用大教之以德乃即
宅人而官之未真知誠信其人此所以三
宅無善人矣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作爲也往向也言桀之惡德惟以先王之
九德用人爲不必作一向任用惟惡德之
人故遂以失天下絕夏之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
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
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

丕式見德

越及陟升登明耿明也及湯由諸侯而升
天子大明天之明命在于九德嶺俊也三
有宅朝廷有其官也三有俊三官有其德
也蓋湯嚴惟九德造士之大法所以能用
三宅三俊而克稱也邑畿內也三官數治
其在畿內則用和于畿內其在天下亦用
此大法
以見德

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
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
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皆強暴也羞進暴害也庶衆也逸德以逸
原爲德也作使也夏中國也奄大甸治也
書經疏畧 周書 立政

紂夫湯德惟真進刑害德衆習逸豫之人
共國共政天敬罰紂使我周有此諸夏用
湯所受之天命
以大治萬姓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
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三有宅心作官之心也惟以奉王治民爲
心而不致有私意三有俊心修行之心也
惟以九德順天爲心而不敢恃氣質灼明
也伯亦長也言及文武克皆知之極明以
之敬代天工而長民焉克知灼見中大有
學問儒者亦必須細體虞書九德之行然
後知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任人常任也。主量才授任之職。華夫準人
也。主正綱紀。考功罪之職。牧常伯也。主御
治民事之職。蓋牧正治民之官。而其官則
先自任人授之。後自華夫考其成也。文武
立政。建此三宅。以分作
三等之職事。見周官。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搆僕。百司。庶府。大

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皆官名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未詳。或趣
馬之屬官也。左右搆僕。或為左搆僕。右搆
僕之官。蔡註。搆。持。御之人。百司。庶府。未
詳。或即王制天子之六府。而百司。即司草
司木。司器。司貨之屬。官耶。大都。小伯。都伯
互文。周禮註。大都。公之采地。小都。卿之采
地。蓋大都。有大夫。小都。有士。伯。以長此邑
也。藝人。卜祝巫。執技以事于上者。表臣。
書經疏畧。周書。立政。四

百司者。或庶府內。有百司。以司器貨之物。
而外。臣亦有百司。以司其用度。相表裏。服
太史。史官。執簡記于王者。尹伯。未詳。庶衆
也。常吉。云者。即卑陶。諛彰。厥有常吉。哉之
義。言以上衆官。皆常于九德之行。而為吉
士也。惟三宅。皆常吉之德。故衆人。皆常吉
士。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丞。三。毫。阪。尹。

司徒。司馬。司空。朱子曰。謂三宅之副。與其
屬耳。亞。謂小司徒之屬。旅。三士也。見周禮
序官。夷。微。盧。丞。四國名。在中國之外。三毫
殷之故地。有三阪。尹。未詳。或曰。險要之地。
設監以尹之也。蓋三司。亞旅。皆三宅之官。
職。三宅之事。不在虎賁綴衣之列。惟于外
遠之國。如夷。微。盧。丞。及三毫之地。及險要
之所。當設監尹者。則使三宅之副。屬生而

尹之耳。此周官監于二代三宅之法。備詳
如此。又按止言夷。微。盧。丞。四國者。蓋文王
時事也。三毫。阪。尹。者。則武王時事也。武王
即位不久。周官不備于武王。故其事甚。疑
而詳于
文王焉。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

克俊有德。

克。厥宅心者。能其三宅之心也。常事。即常
任。司牧人。即常伯。不言準人。或文王時以
二宅兼準人之職。至武王始備三宅。故于
文王。不可全舉耶。以其有德而舉之。曰克
俊。以其俊之寔。曰有德。文王惟能其三宅
之心。然後知之。真信之篤。乃能立此等官
而克俊有德也。若心不能有三宅之心。則
或川之非其人。或得其人。不專于用矣。五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

夫。是。訓。用。遘。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庶言。號令也。庶獄。聽訟也。庶慎。衆事之當
微作者。言牧夫不及二宅者。理民皆牧夫
之責。庶言。庶獄。庶慎。盡乎民事。皆牧夫正
職。二官不遇。授任。考準耳。有司之職。甚煩
文王不能一身兼任之。惟于有司之牧。夫
訓教其常用。當遘而已。是文王止治三宅
三宅治。有司。有司治。下民。不煩而理矣。君
若親理。煩瑣。實所以亂之。文王故無敢知
于此也。未不及庶
言。號令。猶與知焉。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

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牧功安天下之功也。義德尊賢之德。容容
賢之德。文王牧天下之功。在宅俊謀亦在
宅俊。亦越武王。率循其牧功。不敢廢其義
德。率循其謀。從其容德。所以受此大大基
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
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
和我庶獄庶慎。

我謂成王也。周公嘆息謂孺子成王業矣。
繼此我其立政。立政奈何。亦曰立事準人
牧夫。三者我其克灼。知厥若而已。立事即
立政。又不可無定法。以憑人之私意。此準
人之責也。若夫奉中正之法。以治民。則牧
書經疏畧 周書 立政 六

人之責也。此三宅者。我能明知其所。願克
宅克俊矣。夫乃使治。相助我所受于天之
民。以和我衆
獄衆慎之事。

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
之彥。以又我受民。

同疑也。自因也。未終也。彥美稱也。是則所
任之人。不可有以間之。因一話一言之流
也。因小疵薄大臣。是不欲治民也。我則終
惟成德之彥。以治我所受于天之民。豈可
因私意小嫌
以間之手。

嗚呼。予旦已受八之教言。咸告孺子王矣。繼
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

父之

徽美也。文者禮全樂備之稱。言成王備禮
樂為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誤失也。
正者正一也。以正三宅。三宅正百官。百官正
萬民。總一正也。嘆息言我受于往昔人之
美言。盡告孺子以王道矣。繼自今。王為文
子文孫。其不可誤于自理煩瑣。惟自正正
人。以為治而已。此篇大義所重
在此。與舜欽四鄰垂衣裳同義。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
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父。

商人殷也。不言夏與武王者。省文也。立政
屬上為句。立事屬下為句。克宅之者。能得
俊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能由繹之以盡
其用也。既能得其官。又能盡其用。此所以
書經疏畧 周書 立政 七
俾治也。此又昔人
微言之要義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
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

勛相我國家。

儉音纖 儉便利也。小人以隨意便利為能。正與九
德相反。九德皆逆治之功。取不利已者。以
順天而儉人。反是。故立政自古無用此等
人者。以其不從先王九德之訓。是不明在
厥世也。不明古訓之德。雖生于世。只醉夢
中耳。如此何可使立政乎。勛勉也。其惟于
九德之吉士。用勉
以輔相我國家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

司之牧夫。

此專以庶獄為言。斯民之命尤關於天。周公于刑罰之後，諄諄戒之。牧夫，凡治民之責，皆其所隸。凡有司訟獄之成，獄于王者，牧夫決之。司寇，牧夫之官也。恐王不習民情之曲折，以意誤之耳。按此篇，屢言王矣。又亟稱文子文孫，必係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後，已告太平。禮樂明備矣。惟于所設三宅之官，告王以九德任人之法，使深知不疑，以固永業。故周公之誥，以立政終而後遂，以不聞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

之大烈。

書經疏畧 周書 立政 人
諸治也。陟行也。禹迹，禹六師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海也。禹昔窮兵于農，有丘甸車乘之法，以六卿率六軍，商末已無其制。自是周公復為此制，故為行禹之迹，而亦散夫所克詰者，司馬牧夫之官也。天下太平，刑措不用，易以生姦，故又不可廢武備。此帝王之全盛也。故必及之，觀見也。耿光，德之顯也。大烈，功之大也。文王為方伯，數征天下。武王伐紂，德功未有不以兵顯者。此可以復觀揚其盛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告王欲其傳戒後世子孫也。常人，即庶常吉士。帝此九德之行不變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

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蔡註：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直書以爲後世法也。按蘇公世爲周司寇，似亦告現在之有官職者。故曰式敬爾由獄。康叔亦爲司寇，官屬亦非一人也。並呼太史者，掌官籍宜與有聞也。由用也。長，長久也。茲式有慎，言此法在敬慎也。以列用中罰，言慎之道始以輕重條列，用其中正之罰，無偏私也。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周官，卽立政之實。成王所以從周公訓也。其所立官，仍是周公設定。成王申其義而告戒之，故曰董正治官。豈有文武廟在焉，作周官于此，告廟而董治之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書經疏畧

周書

周官

九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四征，弗庭，庭，猶朝也。于四方不來朝之國，伐之也。此卽除武庚滅淮夷之事。綏，安衆也。民，此太平刑措之實。六服，侯甸男采衛蠻蠻內爲六也。六服諸侯無不順德。此諸侯來朝也。宗周，鎬也。董，亦爲宗周。正官之長官。百官也。董率其長，各治其官。按史者文也。史官記事書四征不庭，以大其辭考實。則成王止有黜殷命滅淮夷二方之征，是序中片言隻字，皆足以訓史之疑文。文質不相失，賴有序存。故知古序益亦皆當時史筆自記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

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

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稽古者唐虞已前固有官制也百揆無不
總者四岳總方岳諸侯者州牧各總其州
者侯伯次州牧諸侯之長也官倍官惟二
百也王曰古人大謀唯制治于未亂之先
保邦于未危之時其道維何曰唐虞官百
則庶政調和而萬國安寧夏商官倍亦能
用治是昔之明君立政不在官之多少在
其人之賢耳此即制治保邦于未危亂之
道也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
若訓迪厥官

書經疏畧

周書

周書

十

德難泛言不外上篇九德之義逮及也人
君不自敬勤其德則無以教人之有德前
代禹則勉知忱恂湯則丕登丕式文王則
克如灼見今予小子敬勤于德早昏常恐
不及仰惟前代聖人敬勤是順然後可以
已之所得教導其官使有此德以治政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師者能以身著道者也傳者能以言敷道
者也保者能保安君身使無過者也論道
經邦道者天下之通路命于天而率于性
者論說之而後明道既明措施于家國天
下為常道不可易謂之經邦燮理和而調
之地天地陰陽木自不齊如天生人有剛
柔不齊則以中正之教齊之如雨暘寒燠
之不純日星山川災異之屢見則以修德

施仁補救之皆燮理之義也但此句須視
上句說論道則燮理君身之陰陽以道經
邦則燮理人物之陰陽盡人性物性自參
贊化育又燮理天地之陰陽矣官不必備
惟其人者周雖設立此官職而不必以人
備之惟在有其人而已故六卿使兼三公
也蓋師保有尊過天子之嫌惟兼為
得耳若周召以六卿代三公是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弼予一人

三孤孤特也貳三公而非其屬官故曰孤
蓋有次于三公之德乃能佐三公也貳佐
也弘化者以道動變天下使人遷善不知
謂之化即三公之論道經邦而三孤佐之
也寅敬亮明也天陽地陰之理乃人性物
性之本原不敬則不明不明則不能燮理
陰陽故寅亮所以佐燮理也弼予一人與
官不必備為五文三孤亦不備官三公亦
輔君也

書經疏畧

周書

周書

十二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宰天官卿也掌邦治管攝國之政治統
總也百官自五官卿以下皆是均平也邦
之治事在百官而冢宰總之立綱紀之法
以衡準其得失邦之治效在四海之民冢
宰均之考治亂之迹裁成而補救之六卿
雖與同官亦在所統四海雖不經其治咸
類以均此天子以下一人也故為大宰若
公孤原不備官不過兼職故無出冢宰之
者上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徒地官卿也掌邦教道使人使相親遠
五典見虞書敷布其條理以教之擬也
民性本善而感物易移以教化採授不令
自便其私久自馴順矣此二者所以教之
之方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宗伯春官卿也掌邦禮掌禮樂也凡言禮
而樂統之神謂天地山川宗廟百神之祭
祀也人謂國之吉凶軍資嘉五禮也言神
人則盡乎禮矣上下尊卑之等也禮所以
辨上下定民志上下辨民志定則和此禮
至則不爭即樂也故先正有言禮先而樂
後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書經疏畧

周書

周官

上

司馬夏官卿也掌邦政掌以兵正天下之
不正也統六師總御天子六卿之衆以司
征伐平邦國使諸侯之國早不敢犯焉強
不敢陵弱衆不敢暴寡皆得其不安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惡刑暴亂

司寇秋官卿也禁者以刑罰止人之放佚
使從教令也詰治也姦惡惡不顯著者治
之以推窮其情刑加之法也暴亂如寇
攘亡命顯惡者其情已明直刑之而已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司空冬官卿也土以居士農工商四等之
民爲之定其宅安其業曰居也土地能生
物爲民利而興作有時爲之
因天時以成地利曰時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屬所部也倡導也阜安也六卿各率其屬
官分盡其職以倡九州之牧然後九牧各
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如是則以
安衆民而成化也按三公三孤意即常在
也凡六卿牧伯之職要皆公孤卿天子以
簡任之冢宰意即準人也率其屬統百官
均四海以衡華政治之平五官意即常伯
也皆有司之教夫庶言庶獄庶慎皆各率
其屬以盡其職故謂之三宅
立政言其義周官詳其制耳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

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者五服朝
會京師于六年中徧一週也又六年十二
年也時巡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于
四岳諸侯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書經疏畧

周書

周官

上

衡等事也考即考其與六卿所倡相應否
也岳山之尊者諸侯各朝于一方岳山之
下而考其職之得失以爲黜陟黜有所削
黜以明詞陟有所升遷以明賞也各朝于
一方之岳於
日四岳諸侯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

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有官君子即上內外大小之官欽乃攸司
敬爾所職也慎尤加謹也令命令也令欲
其行不欲其反反者令出以私自不可行
而反回故必持公心以滅去私意民自信
令而懷
來我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

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莅事惟繁。

如前公孤卿牧四岳諸侯之官。古帝王各有已然之法。學之以入官。然後議事。皆本于古。以為裁制。而出政。乃不迷惑。此即爾今日為官之常法。可為今之師者也。未可以隨人造意。變更利口。其言便利于事。若古法所不及。足以亂官常。聞利口之言。足以蓄人之疑。敗人之謀。令人怠惰。忽畧。而荒廢政治。古人之訓。皆歷代聖人經驗所定。決不能外者。人不學古。猶墻面而立。終不明而難于行。臨事徒煩亂而已。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書經疏畧

周書

周官

十四

卿士六卿也。率之所成。為功。職之所務。為業。志不欲崇。其功何由而崇。力不勤赴。其業亦無自而廣。惟克果斷于志。且勤者。自無後來艱難之慮。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

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

惟畏。弗畏入畏。

卿士。蘇位最盛。故又告之。貴不期驕。而驕至。祿不期侈。而侈至。易驕者。制以恭。敬。易侈者。制以儉。儉。二者。皆自反。治其偏。私。則恭儉。即為自得之實。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作德。心安。逸。而日見其有益。故。德。美。作偽。心憂。勞。而日見其有損。故。拙。也。寵。即。祿。位。居寵。榮。之地。甚危。思則得之。則無非可畏者矣。若可畏而不畏。則遂入于

畏矣。焉得不務恭儉之實德。而敢以作偽哉。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性

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應音

賢。德。能。才。麗。雜。也。大臣。以。德。才。推。讓。于。人。不自居功。眾官。自。不。爭。而。和。若。不。和。則。政。事。雜。亂。而。不。理。此。教。卿。士。讓。善。也。稱。才。舉。也。大臣。舉。一。人。而。能。勝。任。即。爾。之。能。勝。任。舉。失。其。人。即。爾。之。不。勝。任。此。教。卿。士。舉。賢。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書經疏畧

周書

周官

十五

三事。即。三。宅。伯。公。孤。六。卿。之。稱。也。大夫。則。其。屬。有。官。君子。也。敬。其。官。乃。能。治。其。政。治。其。政。乃。能。助。其。君。以。永。安。眾。民。兆。民。安。萬。邦。乃。無。厭。教。于。我。而。長。保。其。治。矣。

斯肅慎之命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

肅慎之命

東夷。淮。夷。也。肅。慎。氏。東。北。遠。夷。榮。國。名。周。同。姓。諸。侯。為。王。卿。士。賄。賂。也。古。者。酬。來。使。有。賄。之。禮。

毫姑

周官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

畢。告周公作毫姑。

畢在長安西北今咸陽縣有文武周公墓是也蓋公欲反葬成周有諫之道存而王親之尊之葬之畢同于文武也公設馭賜天子禮樂此篇或即其事與惜乎其亡也不從所命于生而以葬畢之義告于後則必生所不肯受亦可知矣

毫姑未詳或取篇中字義為名與

君陳

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正尹之也昔周公後于洛邑誕保文武受命民實不制于天子今君陳雖正于洛凡事必秉命于成王屬于冢宰特分此職也故曰分正云東郊成周言洛邑在東方也鄭氏曰君陳周公之子序云周公既没命君陳恰與經文論孝恭六狀

書經疏畧

周書

君陳

七

訓同得子繼父事之義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

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君陳周公之子也善父母曰孝順父母曰恭成王以為惟爾之善德在于孝恭惟孝故友于兄弟又能施一家之正事故命汝繼父治此洛邑敬之哉按此君陳未出仕別無可稱惟于家庭間見其能敬順周公之教即可繼周公之治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

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父

昔周公在東郊於萬民胞胞教道有師之尊既既保安有保之親萬民懷其德澤而

不能忘汝今在惟謹爾所司之職循其常勉明周公之風訓惟民其自治也按此當時殷頑被周公之德深公沒不必更用別官恐失其意以公令子繼之懋昭家訓上下精意淡洽必倍于他人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

逸豫

至治化民成俗之治馨香美聞也休美之聲自能感動天地祖宗故黍稷以祀不為馨師保萬民之明德乃為馨也爾庶幾法是周公之謀猷訓教惟日勤勉無敢安樂而已此與孝恭之子惟言其父之猷訓則自敬勉也

書經疏畧

周書

君陳

七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凡人衆人也未及見聖人則效古人已遠常若思見而不能見既見聖人則習狎不以為意故亦不能由之而行周公古今大聖人也爾以家庭習見之常夫為易忽爾其戒哉惟敬式其猷訓以行爾不啻風而民不啻草也此可呼其式周公之猷訓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

庶言同則繹

自從師衆虞德思也凡謀政不可不出于艱難事有當止有當興作難以合宜則出謀之國人入謀之庭臣從爾衆人以虞度之迨衆論合同則爾又自釋思之此

叮嚀其無
敢逸豫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六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
若時惟良顯哉

謀者所謀之言猷者所圖之事爾后成王
自言也良以德言顯以名言周公尹洛而
上惟公是順君陳雖亦尹洛不得同于周
公成王恐其不知故明教之以必告必順
及善則稱君之禮焉又恐君陳素習于家
人之常不知此為出仕臣人之道故歎息
言臣于人者皆有是禮則為良顯之臣矣
按此段偽者疑之謂不應成王欲人順已
不知成王所命君陳者皆家人父
子之訓故卑幼之言何嫌之有
書經疏畧 周書 君陳 十八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
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弘周公丕訓者周公平日訓君陳者若在
于寬今日皆可以類充之使大故為弘大
周公之大訓下文是也以周公之子王之
一旦為尹則有勢可依不可依勢作威以
害人為尹則行法以治人不可依法以行
列削之政惟以寬厚為主而有裁斷從容
以待其和
順可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
宥惟厥中

辟法也在辟謂有犯法當議者即我偶見
其當辟爾亦不可順我而罪之即我偶寬

宥之爾亦不可順我而不罪惟在
得乎中正而已此申言有制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狂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汝以寬治民而不順于政令不化于教
訓如此之人刑之正所以止刑乃可不宥
而刑之此又所謂有制也狂習也民有習
于姦宄毀敗倫常惑亂風俗此三者雖小
罪必刑之而不宥
此又所謂有制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
有濟有容德乃大

忿怒疾惡也身不則德義之經為頑人乘
于天者本不齊有頑難化者宜憐其得于
天之薄無容忿疾有所短者必有所長器
以用矣何必求備于一人此二者人情多
不能容忍爾必忍之乃有濟于汝事頑終
化才效用也如此則有容人之量乃為大
人之德也此所
謂從容以和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亦率其或不
良

簡別也修修和也進用也良善人也其有
修和以順上之教者有不善者各簡別之
使不相混自皆有勸善之心矣乃又于善
人進用之則不善者愧慕亦必相率而為
善此又所謂
從容以和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其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因不變允升于大猷惟

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厚善也物感也膺當也惟民之生性本皆
厚善因世有薄惡之事以感之乃有引而
遷于薄惡者在上人作厚善之事以感之
然不從令而從好又民之情也爾其克敬
常在德則好德既篤上之所好下必有其
民是乃無不感而變于德矣信升此大猷
猷惟我一人膺受太平之多福
則爾之休美有令名于永世矣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

顧命

書經疏畧

周書

君陳

十

將崩之命曰顧命回視後人而發命也
召畢二公蓋以內伯分長外諸侯將傳
顧命使之率所長諸侯皆來輔王為君
也按顧命所行禮義其義則取乎王者
雖家天下而非私內而朝臣外而諸侯
有率天下共見公與之意而後嗣王得
在此位則所以慎始使嗣王不敢視天
下為己有而後可以永在此位此蓋周
公所制禮前世未詳而召公
克行之為天下萬世法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懼

始生魄十六日也不
懼有疾也懼悅也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洮頰音
桃悔

盥手曰洮洗面曰頰皆以水也相扶王之
人也被冕服相以冕服被王身也玉几以

玉飾几也成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
沐浴冕服憑几雖病猶存禮不苟如是非
成王之聖不以死生異
志豈可強哉故史詳之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

氏虎臣百尹御事

太保以下六人六卿次第也召公奭以冢
宰兼公為太保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
畢公為司馬衛侯康叔也為司空毛公為
司空儒者謂召畢毛兼三公芮彤衛兼三
孤芮彤畢毛皆國名王肅云彤姬姓之國
其餘五國姬姓師氏祭註大夫官虎臣虎
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御事治事者也不時
或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將發顧命故同召
也

書經疏畧

周書

顧命

十一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雷恐不

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漸進幾危臻至彌甚也王自嘆其疾大進
惟危病日至既彌甚而特誓雷耳恐遂不
不得出戒誓以言嗣續之事此
我所以詳審所訓以命汝等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

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重光猶重華文武兩番宣布其德光顯于
天下也奠麗者定斯民之所依也肄習也
陳列其教善民則習之習且不違也用能
達于殷邦皆蒙其奠麗教肄之休乃集成
有天下
之大命

在後之何敬冠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何愚也。成王自稱冠也。天命可畏。日天威受可畏。天命之訓也。不知天命。可畏。日昏動過天命之則。日逾。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

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殆。疾危也。弗興。不復起。弗悟。不復明。皆言死也。釗。康王名。爾。羣臣庶幾。明是我所命之言。用。敬。保。長子。釗。天。濟。于。此。艱。難。成。王。以。有。天。下。為。艱。難。之。事。而。敬。畏。如。此。其。有。得。于。周。公。之。教。不。亦。深。乎。

書經疏畧

周書

顧命

三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柔。善也。能。擾也。遠。民。懷以柔善之道。近者從容耐煩。以馴擾之安。以奠其不寧。勸以勉其為善。遠邇言民。小大言諸侯。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亂治也。威者。嚴敬有可畏。儀者。節文有可像。冒。冒昧也。貢。進也。非幾。無威儀也。幾。有動之徵。吉之先見。威儀在躬。其動甚微。而吉事皆根于此。故曰幾也。成王既言柔能安勸于天下。又復歸責于君身。曰。我思夫。人不用責。教于他人。惟在自治。其威儀。身有禮。人自敬。畏。取法于我。爾無以元子。昧進于非幾可也。

茲既受命。遷出綏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殺。天。帽。根也。羣臣既受顧命。各還居位。微出。帳帳于路寢之庭。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于

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惟宅宗。

仲桓。南宮毛。二臣名。呂伋。太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惟。爰。宅。宗。尊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于齊侯。呂伋。今率其屬。執干戈者。二人。虎賁。士百人。迎元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之尊主。成王崩。太子本在側。特出諸外。而復迎之。于內。以正其尊言。平得為居憂之宗者。即得為天子也。于王崩之日。者不可一日無君也。必自外入內者。臣民之所與。不以天下。亂傳也。自書經疏畧。周書。顧命。此下皆周公所制。禮而召公行之。

丁卯命作冊度。

丁卯。王崩之日也。命。太保命也。冊。以成王顧命之言。書之于冊也。度。禮之節文也。周公制禮。新君嗣位。皆有節文之度。如下文也。命。史官書冊命。以傳位。又書禮儀之度。數曉衆。以便行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越。七日。蓋王崩之日也。天子七日而殯。自死之明日。數之。此為既殯之後也。伯相。召公也。或稱冢宰之謂也。或謂召公為方伯。故云也。命。士取材木。供喪葬之用。預具為備。

狄設黼黻緣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師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設役而與設張之事者也黼斧文展屏風畫斧文于展曰黼展設黼展綬衣即下文所設之位而狄人之職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下坐位皆天子設朝聽政及燕私之坐今俱設之將傳嗣王也牖間南嚮路衰牖戶之間謂之層南嚮設坐此位之正即當北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纒也純緣也布設篋席三重以黼緣其席也華玉仍几以彫色玉飾其几竹因也因生時所設故名之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此下所設皆經疏畧周書

皆王者生時之位將以此位傳嗣王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東西廂謂之序此就路寢西廂設坐東向也底席蒲席也綴雜采也以綴緣其席也文貝仍几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就路寢東廂設坐西嚮也豐席莞席也畫彩色也以畫緣其席也雕刻鏤也以雕玉飾其几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廂之夾室謂之夾所謂東房西房是也西夾南嚮于西廂夾室中設坐南向也筍席

竹席也紛雜也以黑色雜為之絲漆仍几漆几也金氏云不言東夾者即初喪宅宗之翼室而西夾者新陟王西階之翼室也按頤當在路寢西楹之西西夾未合

越玉五璽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

房

越及也玉五重從孔傳一弘璧一琬琰一赤刀大訓河圖之屬也六字總曰下分別大訓文武征伐所用周尚赤赤其箭也赤刀文武征伐所用周尚赤赤其箭也大訓文武之訓言也見前弘璧大璧也琬琰皆圭名琬以治德琰以易行大玉或即介圭天子所守也夷玉未詳球鳴球也河圖文王所演河圖之數即周易也胤國名其國所制之舞衣大貝水中介蟲產交趾大一二尺有采文鼓鼓兩面鼓也以鼓軍事長八尺兌和垂或皆地名戈弓矢兵所用也凡此皆先王所傳人君所當識記以念先王修德之所致亦以傳之嗣王也

皆經疏畧周書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華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又次之華輅以封四衛又次之木輅以封藩國為最賤王乘玉輅故曰大輅連綴之者金輅也故為綴輅最遠者木輅

也故為先輅以木輅為先則輅輅象輅之
之故為大輅此從蔡傳賓階西階也而南
輅也作階東階也壘門側室也五
輅皆王者所乘將以傳嗣王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
戈上刃夾兩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

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斨立于東垂

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

階弁音便凡音士殘音
蔡鏡當作銳音允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惠三隅子也路寢
門一名畢門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上刃

刃外向也堂廉曰凡冕大夫服劉鉞屬東
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斨瞿皆象屬

書經疏畧

周書

顧命

五

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此宿衛所
臣所執兵側階北陛之階上也此宿衛所
設明王者之尊亦以傳嗣王也前陳坐位
器物皆以西為上而王賓在西階故也此
執兵宿衛之人先東後西以新王在東故
也此孔疏恐亦只是常法如此內事尚右
外事尚左之分不然下文
新君由西階又何說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卿士邦君麻冕蟻裳

人卽位

麻冕黼裳王祭服也由賓階未為君不敢
為主也階升也卿士卿大夫也邦君諸侯
也蟻裳玄色之裳亦祭服也康王吉服自
西階升羣臣諸侯亦吉服從王入各就其
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

宗奉同瑁由阼階階太史秉書由賓階階御

王冊命瑁音胃
奉音捧

太宗宗伯也彤裳赤色亦祭服也介大也
大圭天子所守也長尺二寸召公為太保
總大權故捧承天子之所守上宗即太宗
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朝親所執也方四
寸刻之以瑁請侯之圭璧以齊信瑞也二
者明為祭祀主為天下君也宗伯主祭祀
朝覲故捧同瑁由阼階升者介圭同瑁太
子未曾先受今始以傳嗣君故有圭道也
秉執也書即冊命御進也顧命先君在時
所已受者故史執之從于王山賓階以進
也

書經疏畧

周書

顧命

五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

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曰太史之言也皇太后君也道言揚稱也
末命臨終之命即冊命也稱君為汝父前
子名之意嗣訓繼末命教訓之言也臨君
莅此君位即所設展帳几席也下法也大
卞卽前五玉赤刀大訓之類及五輅之乘
七衛之兵皆有大法焉言大君成王力
疾惠玉几言稱臨終之命命汝繼此教訓
之言以臨君周邦率行大法以調和天下
用以對揚文
武之明訓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

方以敬忌天威

再拜與二拜而起也。形小也。而此也。謂君
臨天下之言。亂治忌畏也。形形然子微末
之小。于其能如此。以治四
方。以敬畏天之威命乎。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吃吃陸

受同以祭也。受瑁蓋即執之以行禮也。三
宿三至。所以致祭敬也。三祭三領。酒于
地。而後奠也。飲福酒不至。肯而去之。曰
吃。以居喪故也。此行禮于成王之極也。

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祭王酌酒以酬太保也。康王受命禮畢。禮
官告王曰。行饗禮。于是太保受王饗爵也。
太保既受爵。乃下堂盥洗。更用他爵。執璋
以酬康王焉。半圭曰璋。王執引行酬禮。故
書經疏畧。周書。顧命。

太保洗瓊行酢禮也。凡有事必有酬。有酬
必有酢禮也。况頌願命之大乎。宗人宗伯
屬官也。授宗人同者。太保受饗爵而未飲。
酢而後飲禮也。故姑以爵子禮官。而拜王
土荅拜也。

太保受同祭。嘔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祭凡奠神爵飲酬。爵皆祭先代始造飲食
之人。昭敬也。以酒至。齒曰嘔。太保拜畢。乃
受前同祭。而將飲。以成王喪。不敢飲。亦以
康王所饗。不敢辭。以至齒而已。宅居也。退
居其初就之位。復以同與禮官。而又拜王。
又荅拜。未飲而拜。所酢既飲。而又拜。所祭
又荅拜也。王皆荅拜。敬大臣也。饗酢拜。本祭
臣共之。但不敢與王抗禮。而太保自主之
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降。下堂也。收。有司收徵器用也。廟門。路寢
門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謂神居及有
殯為廟者。非諸侯出路寢門。
外侯者。侯見新君也。見下篇。

康王之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命。

尸。主也。壁經。分篇。伏
生合顧命為一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

質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

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書經疏畧。周書。顧命。

凡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別禮
五門。一曰阜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
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
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按此五
門之序。自外而內。則應門當在路門之外。
先受顧命于路寢。自為內。此見諸侯自
在外。上篇諸侯出侯。已可見矣。孔說為是。
蓋外朝在路門外者。即所謂應門之內也。
按顧命序云。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
侯相康王。蓋有外伯有內伯。二公內伯也。
外掌外諸侯。故各率諸侯也。布陳也。布乘
黃朱。按雜記。列國則禮陳乘黃。大路乘黃。
四黃馬也。此蓋諸侯各陳四馬。黃朱其色。
以為庭實也。質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
奉圭。玉兼兼幣也。曰者。太保言也。一二眾
也。臣。顧命為王。皆命也。壤地也。以本地所出

之物旅陳于庭曰壞奠。即馬幣也。王義嗣
德各拜者。王已為君。不當各拜。今日得繼
嗣王。者皆諸侯臣服之德。
王以此起義。故各拜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

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

美若克恤西土。美音友

太保芮伯。六卿之首也。咸進。羣臣諸侯皆
進至王前也。古今考。天子待臣下。以手著
膺曰揖。下手曰拜。今相揖。蓋臣下拱手相
讓。班次以行拜耳。美若。未詳。或曰。美善。若
順也。敬告天子。皇天改殷天子之命。惟我
周文武大受之者。以其善順天命。能恤西
土之民也。

書經疏畧

周書

美王之命

惟新陟王。罪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

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人死魂氣上升曰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
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戡定。武功也。敷
施也。張皇大也。六師。天子之軍。高祖。功高
之祖。文武也。寡命。寡德之命。文王常以寡
德為戒。命也。言文武美若。克恤矣。惟我新
陟王。又盡協其賞罰。凡不庭者。征之。有戰
定之功。用施遺我後人。以休美。今王其敬
慎乎。此以張皇六師。大飭戎備。然亦不可
顯武。無壞我文武寡德之戒。命常以德自責可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此因羣臣之誥。誠欲以達之。諸侯也。報誥
者。臣有告君之言。故陳王亦以誥言答報

也。按臣所告者。惟上文若天恤民。敬慎六
師之意。王所報告。在下文求眾諸侯之助
也。

昔君文武丕平。寬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

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

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

方。

咎。過底。致至。極也。齊。肅也。熊羆。武臣。如太
公韋是也。不二心。忠臣也。如周召韋是也。
端正也。訓導。付托也。昔文武為君。大其平
安。富足于民。不務求人之心。昭明于天下。人皆
敬誠信。用是文武之心。昭明于天下。人皆
見之。焉得不歸服乎。然亦非無輔助也。有
書經疏畧 周書 康王之命 三

武臣忠臣。輩保安又治于王家。輔我文武
用上帝之正命。而不由于邪。天于是用文
武訓教天下。以下正道。

托與以天下之大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

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

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

子羞。

後之人。康王自言也。天子稱同姓諸侯曰
伯父。異姓曰伯舅。此則統以尊長稱之也。
胥。相暨。及顧。視綏安也。鞠。雅也。言先臣既
輔助文武。受命文武。乃報其功。命封建諸
侯。以樹立蕃屏。其意在保衛我後之人。今
我衆伯父尚相及顧。視文武建樹之意。安

慰爾祖考臣服文武之心可也雖爾身在
外為諸侯爾心當常在王室用奉行文武
植人順天之德無違
我雅于羞辱可矣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相揖趨出始進而揖既退而揖皆禮也王
脫去冕服復着衰經之服按成王新喪君
臣冕服儒者議之甚或有援後世禮以議
召公之失禮者誤矣王者所行皆為典常
乃著之書以垂萬世後世之見豈能過周
召乎周公制禮極其明備豈于新君嗣位
而不制之禮者此蓋周公所定故前代無
文而自康王始行之凡儒者所疑吉凶之
嫌兩難之際周公正為此而裁之以不易
也禮作于周公行于召公定于孔子後世
守此自不為夫而反警經典又豈能行乎
自後世尚氣飾城大道于是執今非古者
書經疏畧 周書 康王之命 五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字下或遺公字或別有所說分居里
即表宅里成周郊即成厥終俱見經文
此篇大意命畢公任周公之
任終天下之治其責重矣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
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

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六月庚午日也朝步早行
言敬事也至豐而後發命告于文王之廟
也成周洛邑也以周家之治不成于洛邑
故號以成周衆謂殷庶也保安釐理也保
釐東郊居成周而治殷衆也成
周在鎬東皆畿內地故為東郊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

下用克受殷命

父師太師
也謂畢公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恣殷頑民遷于

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

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左右輔助也先王成王也十二年曰紀父
子曰世周公輔助成王安定國家之難恣
成殷之頑民遷于洛邑使之密邇我王室
今用化于周公之訓者既歷三十餘年殷
民父子易世頑風已變善俗已成皆無可
虞之事予一人以之而安寧按周公遷殷
頑民遷康王三十四年頑民老且死新生
幼壯不及知殷惡俗皆仁漸義漬之民矣
于此可想周公
成洛邇後之意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升降稱盛衰也道有升降言衰之久則將
盛盛之久亦可衰也今方升平之時而不
為之治即降之漸也政因俗革者革變也
昔殷民頑俗周公為政因而變之化為善

俗若俗已善不更善其所善民無所勸進而道必止降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

不祇師言嘉績多子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懋德勉于德也小物細行也細行亦加憂勤德之至也弼輔亮明也四世文武成及今也畢公輔相人君之明已四世矣正色率下以嚴正臨羣臣羣臣無有不敬者言法言也嘉績美功也言法之言可嘉之績在三王時為最多垂衣裳也拱拱手也仰受也迨予小子不勞而治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

書經疏畧

周書

畢命

疏

周公後于洛邑誕休文武受命民今欲以此事命公同往受事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

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

封守以康四海

旌表也淑善也慝惡也此一句領起下文雙承宅居也痺病也凡為善者之居里則表異之以顯其為善彼不善者自病矣樹之風聲者此旌淑之道行于洛民四方自開風觀效至其不率教訓常法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混同禮記曰不窳移之郊遂是也此別惡之道行于洛民俾四方開風克畏為惡而趨于善所與幾同可以豐鎬東連伊洛為王畿千里在王畿內界皆謂之郊昔所畫之郊所

予之封疆今世久當為一新故宜重畫其界加慎固守無事常謹有事之虞亦為諸侯所觀效以康安四海也大約凡洛政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

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政制度也辭辭令也體理也要約也辭令無理則荒蕩無所約束謂之無體要靡靡浮靡之極即無恒也利口便于辭說而無益實事即無體要也此言政治貴有可久之法辭令則以體要為尚不在好異也政好異則屢變法辭好異則無實益此皆世道升平之流弊也故商紂處治平之後其政之俗遂靡靡而不可以久其辭令惟以便口為賢而無益餘風未殄未嘗殄絕公其念之于心而以有恒體要之政令謹之

書經疏畧

周書

畢命

疏

于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

天道做化奢麗萬世同流

世祿之家習于逸樂則不能自強故少能行禮蕩放也陵侮也做壞也奢侈也麗華也我聞從來世祿之家不能由禮則以放蕩為能而陵侮有德之人此實悖逆天道做壞風化以趨于奢麗萬世同此流弊

茲殷庶士庶竈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

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席藉寵榮舊久恬恃驕傲淫巧矜大誇許也茲遷洛之庶士皆殷世祿也為藉寵榮

者既久恃多滅義惟知衣服之美于人而不知禮義之不若人也。驕淫矜侈幾將由惡以終其世。自周公遷洛之後。今雖收其放失之心。而開之以禮義。亦甚為艱難也。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

由古訓于何其訓。

資財也。能授也。今欲開之。宜何如。惟資財以富之。採授以訓之。在承久其年。不可一旦求效德。心之約于禮也。義事之當于禮也。其訓之者。惟德與義。內外交開。是即訓之大者也。此昔周公所制禮樂。以訓殷民者。由之而已。舍此更何以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書經疏畧

周書

畢命

美

殷民在王畿之內。四方之所觀化。故此殷士係周邦之安危也。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登之前。文旌別淑慝。以生其愧德。義教訓以導其善。絕無刑威。聖迎之意。前不剛不柔之治。殷士何故不允修其德乎。此總承上文。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二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

生民。四夷左社。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克慎始者。周公遷殷民時。即以爲天下計。慮之深而處之詳也。克和中者。和順無傷。君陳繼周公爲治。惟宜如此而已。克成終者。今畢公收周公之功。協心者。一心也。同底道者。無二道也。道以洽之。不剛也。政以治之不柔也。澤潤者。生氣也。左社亦

言夷也。澤既足以生。近民則出。近及遠。四夷左社之國。無不皆藉以生。中外咸治。人君乃可永享多福。此可見安危在殷士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時是也。成周之保釐。所係如此。公其惟是。成周立國家無窮之基業。亦有無窮之聲名。何也。子孫之訓教。于此而成。法則于此。而治。世世守其訓。法其治。功業與聲聞。豈不無窮乎。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書經疏畧

周書

畢命

美

既盡也。公無難之日。事大不能任。惟在盡其心。盡心則天下無難事矣。亦無易之日。民少不難治。惟在敬其事。敬事則一人亦不易治矣。敬順先王已成之功。以美于前政。可也。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者。康王孫。昭王子也。世傳其車轍馬迹。周于天下。說者謂周道始衰。今觀其三書。多切摯之言。無不見者。或出悔過之後與。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太常連綴之名周禮司職云凡有功者錫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觀禮注云王建太常繆首畫日月按王乘玉幣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

惟予小子嗣文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

春冰

緒業也先王之臣世臣也嗣守先王所遺之業即川先王所遺之臣克輔助我以治四方也履虎尾必墜人履春冰必陷溺憂四方之不治心常如此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書經疏畧

周書

君牙

翼

子翼輔我也膂力也股肱所以效力心膂所以一志續繼也舊服祖父之舊事也按成康時苒伯為司徒此欲若牙繼其祖考之舊事或即苒伯之後與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五典備布五倫之教也式用也民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五典克敷則用和民則矣典在身曰正則在心曰中司教者正其身以教民民自不敢不正其身若民心不能存中惟在司教者之能存其中民亦自知其則矣此見司徒之職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暑熱也蒸氣閉于雨則暑甚暑雨則萬物茂長時令之正也順之自和乃小民惟是怨嘆爾大也冬大寒則生氣凝聚亦時令之正也順之自和乃小民亦惟是怨嘆民情之不能從正如此蓋以大暑大寒實有艱難不可勝者以五典正民亦猶大暑大寒之難勝雖正道而怨咨必生民厥以為我教之使知難者為正而皆思慮其難仰可以圖其易而不難民乃安矣此段義理深得民隱蓋存養斯民之心即所謂和民謂中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書經疏畧

周書

君牙

翼

丕顯哉大其自諸侯而顯也汝謀也造周者始于文王之謀哉丕承哉大其能承順文王也烈功也有天下之功至武王乃成也後人咸康以下人也其漢烈之開助我後人者皆出于至正且詳審而無缺失先王成康也成康之治惟以答揚文武光顯之命而已爾君牙惟敬明爾之教訓用奉順于成康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爾祖考之輔佐成康者而已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

先正謂君牙祖父也用祖考舊常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不法則亂也爾汝祖父之所行節以顯其君之有治君孝以作忠也

罔命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罔命。

按此書則穆王悔其遊荒特簡大僕以正起居蓋聘車轍馬迹于天下其初年事也世傳其西遊崑崙崑崙東南國叛而反故于君牙之命欲以正天下而伯冏之命以正君與

王若曰伯冏惟子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伯冏臣名怵惕恐懼也厲危也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此位之危冲夜不寐而興起思念其所以免厥愆者

書經疏畧

周書

罔命

卷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且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

若萬邦咸休

聰明言其明齊敬也聖通也侍給侍左右者也御車御之官僕從羣僕之官從王者也昔在文武為丕后既已聰明齊聖而小大臣皆懷忠良至于侍御僕從無非正人以朝夕承順輔弼其君所以文武一身之動作無不敬號令天下者無不善下民敬順萬邦咸休寧何至于

惟子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

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自言其出入起居不欽號令不臧也繩直愆過糾正謬悖也繩其過愆糾其悖也歸于直正也格至也人有非而心終不自以為非是其如非之明心不至也至其非心乃自悔悟永無愆謬矣凡此皆賴眾臣匡正我之不及使能紹繼先人之功烈此中夜思免愆之法在此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

后德交修不逮

大正太僕正也孔氏曰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要之大正之官一切近侍之臣皆得而正之也羣僕眾僕從之臣也有祭僕隸僕戒僕齊僕之類作大正以正羣臣羣臣正自皆以正道勉其君上下交修其所不及

書經疏畧

周書

罔命

卷

崇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

士

以用也便者便利辟者隱僻側不正媚諛也言欲正羣臣先簡之于始敬遜爾之僚屬無用此等小人皆可致凶其惟吉士然後用之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

臣不德惟臣

僕臣太僕也太僕所司皆親近之臣人君朝夕舉動不離者也此一官正則以類相引親近皆吉士其君自能正矣此一官諛諛不正則親近皆諛諛其君無由正其而

必自以為聖人終無進德之日是若德惟
在于臣不德惟在于臣其責太僕者重矣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廼上以非先王
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

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亦音保

昵親比也儉人小人也耳目近臣也貨財
賄也瘵瘵也爾無親比小人使為近臣小
人必引導人君以非先王之典不以善人
為吉惟貨財為吉引君子利若是曠爾之
官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其罪汝矣觀此則
穆王始之荒必為小人所惑故深悔而簡
御今戒太僕正僕御可知矣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

書經疏畧 周書 呂命

彛憲常法也即先王之典也終戒
以敬永補汝君以先王之常法

呂刑 又名市刑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傳王之命故名呂刑
夏彛典原本夏書彛金作贖刑故以此
為訓按儒者多論此篇贖刑之失恐惑
之豈孔子所定而猶有非者無亦後人
所見者小未窺聖人之大乎或又云孔
子以之示戒然直垂其書未見有戒辭
也太抵尚書所定雖其人未盡可取而
言善則錄如平王秦穆者是若其言可
則雖三皇五帝文武周公亦不盡存如
逸書者是乃呂刑及康王之命數篇備
有直斥其失而一以後世所見評之是
耶非耶詳真金作贖刑其義未明呂刑

引之正可相參五証備者乃又謂彛所
贖特鞭朴非典刑也彛典無明文又何
據知之豈非轉轉皆用私見如
是以好古者深慮古之不存矣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呂命古侯以王之命命諸侯也耄老稱也
如耄期之謂荒大也度度量也大為度量
以作刑與西荒度土功同詳治也惟呂侯
命于四方諸侯云王享國百年耄期經歷
情實已多知刑罰之故大為
揆度作成刑書以治四方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古訓前古有訓世之言至配享在下皆古
訓也五帝本紀神農世哀諸侯伐代堯
書經疏畧 周書 呂刑

最強暴黃帝戰于涿鹿之野殺之鴟孽鳥
也矯詐也虔虔劉王謂古訓言蚩尤始作
亂延染平民無不為寇為賊以猛孽為姦
或姦尤以預害人或奪攘人之財物或矯
詐虔劉以殺人此
皆寇賊鴟義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

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刑椽黥越茲麗刑并制

罔差有辭

苗民謂有苗之君蓋即舜時三苗之先世
耳五虐之刑即五刑但不論情理則為虐
也苗民承出尤之亂不用善道欲以虐刑
制天下自各曰法也殺戮大辟也淫過也
劓鼻刑也椽即刑足刑也椽宮刑也麗
刑也前世蓋亦有此刑但自苗始淫用之

麗人也差別也。有辭無罪者也。此言苗于凡人刑獄之人，並皆以法制之，不差別其無罪而有辭者。

民與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于是民俗興起相進于泯泯而昏焚焚而亂罔主于信中猶主也。既不忠信則事無憑驗乃以憑于鬼神而詛盟之俗興獲猶惡也。詛咒也。盟誓也。于是變詐益甚苗民又加虐威制之而殺戮愈衆庶戮殺之衆也。民怨之極方告無辜于上帝上帝視此戮發聞莫非腥穢而已。

書經疏畧 周書 呂刑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蘇寡無蓋。

皇帝謂堯其實為舜事堯時舜攝位故也報虐以威虐民者遂以威報之遏絕苗民即舜分北三苗竄于三危是也無世在下不使繼世為諸侯于天下也重黎二臣名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俗雜揉家為巫史民竇齊盟禍災薦臻領項受之乃命而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竄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復與之族此則上世之苗即九黎也先為九黎後為三苗絕地天之通者地屬民天屬神也蓋命重之後為禱官司神之祭祀以明天理

而不必通于人事命黎之後為司徒司人之綱紀以明民義而不必通于天神罔有降格者先是民尚詛盟惟信巫史之術以為天神降不至此無有也于是羣后之及在下之民皆有非常之明德欺詐威虐之風殄絕雖蘇寡無蓋蔽之情而人無不得矣。

皇帝清問下民蘇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

明惟明。

舜乃清理察問于下民恐有蓋蔽不得申之情而蘇寡者有辭于苗蘇寡至弱者也猶敢陳說苗民之罪蓋舜以德為威故人畏而不敢犯以德為明故事明而無不察苗民非用靈以淫刑虐戮于下式相歷不啻幾世至此害始寢而德乃悅矣。

書經疏畧 周書 呂刑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伯夷明係臯陶事古人名號頗多或臯陶亦有此號。前下同舜除苗虐則功可施乃命三后致憂恤之功于民臯陶為士降下典刑以折民之邪妄禹為司空平水土定山川之名以奠民居后稷降播種之法使農人生殖嘉穀以厚民生殷盛也自是三后成功矣。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

刑之中

中正也。禮敬也。穆穆容之敬。明明心之敬。灼明也。功以三后為盛。而不廢士師之刑者。十制百姓于刑之中。非以虐民。乃教之自敬其德也。然亦非驟制此刑。若敬德有穆穆之容。臣敬德有明明之心。顯灼于四方。皆相觀感。無不惟德之勤敬。故乃使士明民于刑之中也。

率义于民。棊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書經疏畧

周書

呂刑

吳

循是以治于民。其有敢作非常者。然後主之以獄焉。訖盡也。威刑也。當言賙也。必非帝而後刑。獄加之。故當且終不以盡于刑。威惟盡于金賙而後已。至于金賙。則舜之心。極其敬慎。忌畏而天下亦無可擇之言。及于舜之身者。要言金賙之法。至善也。是舜能有上天好生之德。自我作生物之大命。是以至今天在上。而舜祀字在下也。以上皆述古訓之言也。子按舜有賙刑。後世未聞發明者。得呂命之發明。庶幾曲盡天理。闡明盛德矣。此呂刑所以諄諄述舜故序云。訓夏賙刑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

帝不獨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王曰。穆王之言也。四方司政典獄。諸侯也。天牧諸侯。典獄是為天牧民者。今爾所宜察。視者何在。非是舉幽布刑以殺民。為當法乎。今爾所宜懲戒者何在。惟是苗民不察于獄之麗。麗刑並制。罔差有辭也。又不擇吉人以明五刑之中。惟是庶威奪貨。虐威庶戮也。此以私意斷制五刑。以亂無辜。則人無所措也。上天不以為濫。而降咎責于苗。苗無所辭于罰。乃遂絕滅其世也。凡此數者。皆苗民之惡。為當懲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

書經疏畧

周書

呂刑

吳

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長而父行。兄行。次而叔行。弟行。幼而子行。孫行。皆謂諸侯也。前以其職戒之。此復屬之以情。言聽朕前戒懲之言。庶幾上天不告而降命也。今爾無不自用慰言。以為為日憂勤矣。爾則無或有戒。其不憂勤者。天齊于民。俾我者。齊猶一也。將一民之紛亂。而使我治之也。一日非終。謂終者。每一日之間。不能終其事。而又不待不末。終其言。勤也。在人者。天俾我治民。此責已不在天。在人矣。爾尚敬迎天之此命。以事我一人。此憂勤。雖畏難。而勿畏難。不憂勤。雖休暇。而勿休暇。惟在敬五刑。以成三德。予一

人既有福慶而先民亦賴藉之以安寧
長久矣三德下文五刑五罰五過是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

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詳刑刑不虐人也人謂用刑之人度審辨
也及謂臨刑之際也在今爾安百姓何者
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當度
非及乎非及何最重凡用刑固敬之于先
尤必度于臨刑之時天理良心乃見情法
如真也此即贖刑之根本也下文詳之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

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

兩造兩手者皆至也兩造備陳其情辭無
不得申也師衆官也仰所擇衆賢人而使
書經疏畧 刑用書

也五辭者五刑之例其兩造之辭各有私
入也簡核字信正定也五辭簡核有據情
無可矜雖刑之而心無疑乃定于五刑焉
五刑不簡者明犯此罪而情有可矜不以
簡核為得者也如仁人義士為忠孝擅殺
人之類豈可與奸賊同刑簡之則于罪
若無疑也及刑時則必有所不忍又若
可疑此所謂何度非及稱疑刑者也則定
于五罰焉罰贖也使納金贖罪法仍得申
于彼而疑終可釋于我此一條者法外之
法情外之情真天德好生作民元命者矣
惟者則刑有同罪而刑情不同則無可
也若五罰不服者則非此類乃簡之無實
辭與罰參差不應此係遺誤罰之可疑者
也則定為五過之例焉
此所謂成三德者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
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五過之疵自五刑五罰降至五過
聽者有以私意出入人罪之病謂之疵也
官恃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謂也貨賄
賂也來干請也皆聽者之以私意病法其
罪與犯法者同即以其罪坐之審
克者告聽獄者宜盡其心力耳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克審之

五刑之疑刑之則可疑也赦者舍也舍刑
而就罰也五罰之疑罰之則可疑也舍罰
而就過也謂聽者于五刑五罰之
赦必如是而後降乃為無疵也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書經疏畧 刑用書

有衆衆罪人也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其
簡核無疑之衆又當觀其容色果心服其
罪否也恐有深情而不能自言則常見之
于色此言慎入也至于無情實可前者然
後不聽此言慎出也其俱也天威者失出
入人罪則元命關天不但君以其罪罪之
天亦必威之俱當
審克以嚴天威焉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

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

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

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

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

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
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墨刻額而涅之也則割鼻也刑別足也宮
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
六兩曰錢古金贖用黃鐵又曰黃金皆今
之銅也開視也倍二百錢也倍差倍而
差五百錢也屬類也所犯之事不同而
于一類其輕者易犯常多重者不易犯
少上下猶重輕也比枝也三千之屬有
而入之者無定每一辭上比重罪下比
罪而後人之僭差也辭與法相似而實
乃比而同之則差也若辭與法絕不類
矣引以比之則亂也上下比罪各得其
屬而不可僭亂勿用不行惟察惟法者
兩造之辭不得屈之使不行惟在察其
以合于法而已此皆所謂閱實其罪也
書經疏畧 周書 呂刑 刑

贖刑之實正舜之遺法世儒竟謂贖刑
令國家少此一段天德俾善良助與好賊
同罪 誣矣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
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有道
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
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
詔所謂小罪非背者是也刑因如是則罰
之輕而適重重而適輕者亦有權焉惟者
進退推移而輕重適宜也刑罰世輕世重
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
平國用中典隨世為輕重者也刑罰輕重
者權一人之宜也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
宜也如是則刑罰世不齊矣

善為齊者中不齊也如是以用其不齊實
有倫序而中不齊也如是以用其不齊實
矣此節言刑又有通變以
上五節所論刑教五刑者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
非在中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哀矜折獄明啟
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

成而孚輪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謂以懲過雖非致人于死然民重出
甚病矣故非有口才者所能折獄必善良
之人乃可折獄也折獄原欲得民中正之
心而良吏無不在此見焉皆必聽而察之
不一之辭中于此見焉皆必聽而察之
從惟從者不從其辭亦不能外其辭也
書經疏畧 周書 呂刑 刑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
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
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惑家于
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

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
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

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

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官伯官長也。族姓同姓也。多懼畏。天之罰也。言之可畏。况敢輕用。厥之敬于刑者何為。人之修德惟在于刑也。相助也。單盡也。今天相助民生。作君以配于下。君之明清在于使民單盡其辭。民辭難禁。亂無不有。中正之理。使不得盡其辭。何以得其中乎。私家即所謂五棄。五棄皆為私。為家也。獄貨贖金也。府藏也。功德尤怨也。聽兩造之辭。無或徇私家之情。以亂獄之兩辭。若以獄得貨。不足為實。誰為罪。且報我。我縱彼罪。而得其貨。將以為己功。且報我。以眾怨。此皆人之難欺也。如此則長有人命。威以罰我。豈天之不中正哉。天惟重人。命耳。若天罰不甚。庶民即無有善政在于天。書經疏畧。周書。呂刑。于天。下矣。此又叮嚀。敬刑之至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上

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逆咸

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嗣孫又屬其後嗣子孫也。自今往後亦何所監視。非此作德于民之中刑乎。尚其明聽我言。自古聖哲之人。惟此中刑耳。民有無窮之獄。歸于五刑之類。以為極則必皆得中正。然後免人尤而無大罰。是有福慶也。嘉善師民也。民至于獄。然猶不離中。正故為善民。凡受王善民。而有刑獄之責者。宜其視此祥刑哉。按祥刑。贖也。總于慶及二字見其精微。

文侯之命

平王錫晉文侯桓也圭瓚作文侯之命

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禮記。諸侯賜圭。贊。然後為也。賜桓也。必賜圭瓚也。故序明之。按申侯與犬戎。攻殺幽王。晉文侯鄭武公。驅戎狄。立太子宜日為平王。于東周。故王有是命。賜桓也。弓矢為方伯。以輔王室。所以賞有功諸侯也。儒者又議王不謀國。難不復父仇。而疑孔子存此書何為也。按尚書中天子于其臣有征討之命。有建官封國之命。至于賞有功諸侯之命。尤不可無以存之。但有典功。諸侯之命。安必盡出于盛世哉。文公能定周室。已亡之國。平王遵周制。以錫有功之侯。孔子不存此書。後世將無由以知此典。風厲侯伯矣。至平王別書經疏畧。周書。文侯之命。于事姑不具論。此乃後儒區區之見。故往往皆議尚書。是後人能駕古聖人而上的也。吾不信矣。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

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

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

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稱父。義和。文侯字也。昔我大顯之文王。武王能敬明其德。其德之昭明。上而升于天。又布聞于下方。因是上帝集厥命于文王。而武王乃有天下也。先正謂唐叔。晉始封君也。懷安也。亦惟爾先人克勸助。明事于成王。行小大謀猷。無不從順。故我

先祖成王雖遭大難而安在位也。
觀嘉禾事唐叔可謂明于事矣。

嗚呼。閔子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

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

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

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閔子小子嗣者言我之為先君後可憫也。造天大譴幽王之過也。殄資澤于下民者。民所資藉者上之恩澤而殄絕之。傷國本矣。侵戎我國家者。民不歸心。故見侵伐于戎狄而國家喪亡也。純大也。純卽以下三字為句。凡殄民侵戎大因我治事之臣無老成俊德在其官耳。當此時我則無能曰。我祖我父其乃起而憂我躬乎。伊乃也。文侯之命。周書。

嗚呼。惟有功之臣。予一人乃永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華刑文武。用會紹

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并我于艱。若汝

子嘉。

顯祖謂唐叔克昭乃顯祖者。汝祖以始封國而顯汝亦以有功能光昭之也。華始刑法會合紹續也。周原未有天下。自文武肇之。今周天下已傾。得汝再立是汝使我肇有天下。法于文武也。用合其既維。續其既斬。于乃君也。文人亦謂唐叔。按唐叔在成王時。無武功。更惟稱嘉禾事。善以和成。王子周公以保國難。可謂文矣。今文公救國難。故追孝于前文人也。治內曰修。禦外曰并。汝多修并我于艱。難若汝之功。予能不

嘉賚之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

車。一占彤弓。一彤矢。一盧弓。一盧矢。百馬。四

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

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賚予也。彤。黑黍所釀。鬱鬯之酒也。尚中尊也。諸侯受錫命以祭。為先。故賜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當征伐。有方伯之責也。四匹。一乘馬也。父往哉。命往行方伯之事也。柔遠。為天子懷柔遠方諸侯也。能邇。為天子治畿內也。惠康小民。順安天下也。簡省事也。都。爵國也。教文公無怠荒。于方伯之職。其與爾國寧簡省憂恤成。周書。

爾光顯之德焉。

費誓。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

費誓。

曲阜。魯國也。述其居曲阜者。明始為諸侯也。徐。徐戎也。夷。淮夷也。二寇皆在魯東。故東郊梗塞。不閉通也。費。魯東地名。誓師于此。孔氏云。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其衆以征也。魯所征。皆于徐而言。二寇並興。述其亂也。按周官。及。王政序。當時成王止伐淮夷。而不及徐。此魯侯又止伐徐。而不及淮夷。蓋同時事。天子親伐其大者。命方伯伐其小者。也。或謂魯秦諸侯也。其書不直。爾誓。任

之後曰真謀訓誥以記善也。則論分善。別尊卑。手禹臯已有謀矣。又謂伯禽。豈無他政。何不記曰。昔皆古遺文也。古有其事。無其文。則亦無可代為之。

公曰嗟人無譚。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欲人無譚。皆靜聽誓命。征茲者。茲徂也。今此所往。為淮夷徐戎並起。為亂耳。

善敵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鉞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敵音耶。敵舉。天切弔音的。敵緩也。甲冑。繩不堅新者。穿治之也。甲。鎧也。兜鍪也。敵。繫也。干。盾也。盾有繩繫持之。平。堅實也。鉞。洋。礪磨也。

今惟淫舍牝牛馬。杜乃獲。敵乃穿。無敢傷。牝。書經疏畧。周書。賈善。羊。淫。大也。舍。出也。牝。御也。牛。服。戰車。馬。服戰車。皆被剛衛而行。不得自如。以避險。獲。穿。皆所以陷。獸者。設機其上。曰獲。無機。曰穿。杜。致皆塞也。常。刑。定法也。今。將。大。出。開。御。之。牛。馬。于。野。當。杜。塞。其。獲。穿。無。敢。有。傷。陷。其。牝。者。牝。之。有。傷。汝。則。有。常。刑。軍。行。則。有。司。除。道。路。者。故。戒。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風。放。逆。也。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逆。臣。妾。逋。逃。不。得。越。軍。邊。逐。之。惟。收。

獲者。破。還。復。之。商。量。也。賚。予。也。表。則。量。度。以。賞。賚。祇。復。之。人。有。越。逐。而。失。部。伍。者。及。收。獲。不。復。還。者。則。治。以。常。刑。或。疑。婦。女。不。從。軍。不。知。此。後。世。之。禁。古。文。明。有。此。誦。古。之。兵。農。民。而。已。原。無。驕。淫。之。氣。

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川。兵。之。期。日。也。淮。徐。並。起。今。我。所。征。惟。徐。戎。耳。時。備。也。糗。糧。食。也。不。逮。不。及。用。也。大。刑。殺。也。軍。食。為。命。故。用。大。刑。魯。人。者。所。以。別。諸。侯。之。兵。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三。郊。三。遂。而。西。北。三。方。之。郊。遂。也。楨。榦。榦。之。木。立。端。者。曰。楨。榦。兩。邊。障。土。曰。榦。備。備。榦。榦。則。使。魯。三。郊。三。遂。之。人。魯。東。郊。不。開。其。東。方。郊。遂。之。人。皆。受。敵。事。攻。守。而。儲。備。木。料。則。取。給。于。不。受。敵。之。處。也。以。是。日。征。即。以。是。日。築。蓋。築。墻。垣。與。敵。人。相。守。而。戰。也。供。供。築。事。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殺。也。芻。茭。皆。草。所。以。食。牛。馬。必。多。儲。之。軍。以。牛。馬。為。行。止。故。亦。用。大。刑。楨。榦。芻。茭。皆。三。郊。三。遂。所。供。而。亦。有。與。大。刑。則。其。所。任。亦。煩。重。自。不。與。攻。守。也。諸。侯。之。兵。本。來。戰。亦。不。能。備。物。料。東。郊。遂。人。比。敵。被。寇。故。皆。戰。亦。不。令。備。物。料。三。郊。遂。人。遠。敵。者。氣。緩。故。皆。令。當。儲。備。也。

秦誓。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哨。還歸。作。

秦誓

蚘晉險地。在引農。澗池間。說者謂秦穆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蹇叔之言。而序不明此意。不知孔子取此書正不在明著其人與其事。惟取其文。深有得于總言受善辨賢好之道。萬世不易者。其言誠可師也。若詳其事。則載在春秋。者自有貶辭。書與春秋體殊。而義不同。學者不可不知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士臣也。羣言之首。即謂此篇之文。納善言。辨賢故則衆善之言。皆擄其要。故為羣言之首。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

書經疏畧

周書

秦誓

天

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說畫也。民訖以下九字為句。盤樂也。如流言易也。古語云。人畫從若此。多樂責人。此則甚為難。古言如此。今我正然矣。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逾邁。邁行也。謂我不知受善。今始知之。心甚憂慮。日月過去。若不復來。言年歲日短。不及改此過。而遷此善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

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歆詢茲黃髮則罔所

愆

就成也。忌惡也。姑且將順也。古之為人謀者。則動曰未能成就。此等之言。不順人意。實嘉謀也。子則不知而惡之。今之為人謀者。姑且將順人意。而不謀其敗。此不善謀也。我反以為親。此我所以為憂也。雖則云然。已往者不可追矣。庶幾自今謀問于老成人。則亦可無過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

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諷言俾君子易

辭我皇多有之

番音波。諷音。

番番。番老也。愆過也。善士之老者。皆力之日。既已過。所經事多。不恃勇而有謀。如此之人。我今後庶幾有之。願聽其言也。仡仡。勇也。截截。言語辨給也。諷巧也。俾君子易辭。

書經疏畧

周書

秦誓

天

者。君子誠實待人。虛心處已。往往為人所欺。而變已之說。以從人。皇。暇也。彼勇大善射。御我尚不欲有之。况惟辨給巧言。足使君子改辭者。我暇多有之哉。必黜去此人。也要言。此後信老成責備之辭。不信少年喜事者。姑將之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

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昧昧。靜思也。一介。猶一箇也。斷斷。誠一也。猗。語辭。無他技。無別技能之長也。休休。好善之美意。如有容。大度之意。彥。士也。聖。聖人也。若已有之。其心好之。不啻其口出。休。

休之實也。是能容之。有容之實也。保子孫長有國。保黎民。不為人所有。職主也。用賢而無害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亦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

殆哉。

目同。媚。疾惡也。違逆也。達。通也。殆危也。及前言之。

邦之杞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

慶。

杞音元。隍音温。

杞。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由一人任一人之。妖國之榮安。亦由一人任一人之。休也。

書經疏畧

周書

卷六

書經疏畧卷之第六終



書經疏畧六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畧。已著錄。是書從註疏本。以書序分冠諸篇。又從古本合為一篇。列於卷首。其次第與孔安國傳及鄭康成所註百篇之序。俱互有異同。又所載孔安國序於春秋左氏傳句闕。其左氏二字解之曰。傳附經左曰左傳。以人號傳。古無此體。考左傳或曰左氏。或曰左丘。漢以來說者不同。總為人姓。沐乃以為左右之左。殊駭視聽。且謂傳以人號。古無此體。是併漢藝文志亦未見矣。蓋沐著春秋疏畧。以左傳為孔子作。故於此書亦護其說耳。所解多襲蔡傳。其獨出已見者。率多杜撰。如解無逸篇。則知小人之依。句曰。於是知小民者。君子之所依賴以安也。豈復成文義乎。

